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〇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ZB100/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〇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一〇七冊目次

## 史部・傳記類

熙朝名臣實錄二十七卷

〔明〕焦竑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一

歷代內侍考十四卷

〔明〕毛一公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

四二九

皇明十六種小傳四卷

〔明〕江盈科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九年刻本

五八八

夥壤封疆錄一卷

〔明〕魏應嘉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李文田鈔本

六八八

東林點將錄一卷

〔明〕王紹徽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宣統間長沙葉氏郎園刻雙槧景閣叢書本

六九二

東林籍貫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李文田鈔本

六九七

東林同志錄一卷

不著撰者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崇文書局刻正覺樓叢刻本

七〇三

東林朋黨錄一卷

不著撰者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崇文書局刻正覺樓叢刻本



熙朝名臣實錄二十七卷

〔明〕焦竑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熙朝名臣

實錄二十七卷》提要

熙朝名臣實錄叙

明興以來史職墮廢列

聖具有定錄於法臣事

獨有未備而野史雜出

韋布之士不登諸朝章

叙

薦紳之偏不盡負史才

低昂者不審於時勢見

少者不閱於大體修詞者

不當於故實甚乃步青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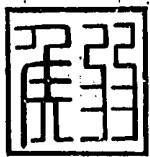
文恣臆實決所好生羽翼

所憎來瘡痛古人多步  
潤疑與人不求備之意  
減減漸矣余惧其遠  
文章望從攷證爰取家  
藏金匱石室之文名銀碩  
儒之製脰外而參訂之  
雖王侯將相士庶人方  
外編黃僮僕妾技藝  
不備載之於揚善而  
不刺惡而其中之甄別

多取似多而實心以嚴而  
寔如以疎而實覈以樸  
而實藻液學名欲以明習  
朝典追蹤先哲退以之而  
修身蓄德進以之而尊  
王臣民謀王鄰國之失  
端馭是禦寇之宏器  
辨之具是編矣昔者  
子作春秋為多者  
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是

以所見責詞而詞異詞以  
 傳少異詞而自序以文則  
 史事則齊桓晉文義  
 則自取余於亮錄義  
 以因襲詞望之忌諱棄  
 權衡破拘牽激顯闡幽  
 標新領異雖龍一蘭  
 臺專力求一代史其高  
 我罪我亦惟春秋一指  
 耳李宏甫嘗謂道有

升降政由俗革三王五  
 帝不沿禮樂孔子之是  
 非亦宜施之今日朱之渡  
 其言不能不熟且思矣  
 秣陵焦詒弱侯甫撰





熙朝名臣實錄目次

一卷

自序

二卷

金陵陳靜猷公遇

子璫別見七卷

浦江宋文憲公濂

別見七卷

宜興吳忠節雲附  
平知府李習附

祭酒宋文恪公訥

八目次

祭酒陶公凱

大學士吳公伯宗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

太子少保唐公鐸

祭酒樂公部鳳

韓國公李善長

三卷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

寧河武順王術國鄧公

總論開國名臣

青田劉文成公基

建昌周頌仙

義烏王文忠公禕

姑蘇郡公當塗陶公安

御史中丞章公濫

司業劉子高松

尚書詹公同

大學士吳公沆

鮑恂 余詮 張紳 貝瓊

尚書開公濟

學士劉三吾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

四卷

東丘郡侯花雲

高陽侯韓成

梁國武莊公趙德勝

越國武莊公吳大海

魏國忠烈公俞通海

蔡國忠毅公張德勝

楚國公廖永安

泗國武莊公耿再成

永義侯桑世傑

宋國公馮勝

涼國公藍玉

五卷

建文名臣紀事

文皇帝恭曹國公李景隆書

齊泰

張昂

徐輝祖

馬宣

廖銘

鄧氏 孫氏 雷老 高陽郡侯  
許如音 俱附

高陽丁普郎等二十六人 附

南陽郡侯葉寧 張子明  
徐令王等共十四人

李夢庚 王體 孫炎等  
共二十一人 附

弟通源 通淵 附

汪興祖 周顯 陳文 附

河間郡公俞廷玉

燕山侯孫興祖

縉雲郡伯胡琛

穎國公傅友德

鄆國忠順公宋晟

序建文名臣

陳子寧 蕭用 方孝孺

湯宗 余逢辰

謝貴 彭二

卜萬 廖鏞

瞿能 宋忠 徐凱



太史黃忠宣公福	少保金忠襄公忠
少保陳節愍公洽	<small>李任 顧福 劉順 徐騏 劉安 蔡顯 莊勝 劉子輔</small>
<small>易先 何忠 馮智 陳麟 馮貴 侯保用</small>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浚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智	尚書王文忠公英
九卷	
榮國忠靖公姚廣孝	<small>袁琪 顧士 張信 李友直 附</small>
御製榮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湯陰伯忠襄公郭資
尚書宋公禮	<small>金鍾 周長 潘叔正 許堪 附</small>
河間忠武王張王	東平武烈王朱能
定興忠烈王張輔	鄴國忠武公薛祿
八目次	五
鄴國襄僖公張信	廣寧侯忠武公劉榮
十卷	
解縉	黃淮 胡儼 楊士奇
楊榮	<small>金幼 附</small> 楊洪 高穀 薛瑄
岳正	呂原
十一卷	
李賢	商輅 彭時 劉珏
劉健	謝遷 丘濬 李東陽
王鏊	劉忠
十二卷	

楊廷和	梁儲	楊一清	黃宏
張孚敬	席書	徐階	趙貞吉
十三卷			
靖遠侯王忠毅公騏驎	<small>附 蔣貴</small>	興濟侯楊忠敏公善	
涑國公孫武毅公鏗	<small>附 石亨</small>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	
懷遠伯山襄毅公雲		平江侯陳恭襄公瑄	
武功伯徐公有貞		穎國公楊武襄公洪	
太傅王襄敏公越		都督王信	
十四卷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		都督僉事劉璽	
八目次		六	
錦衣半斌		總兵楊銳	
咸寧侯仇鉞		太保武莊公楊震	
都督馬永		都督沈希儀	
都督俞大猷		都督同知萬表	
都司戚景通	<small>子少保樂光附</small>		
十五卷			
太保王忠肅公翺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鑑	
尚書郭公璉		尚書周文襄公忱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通		尚書牛恭定公富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信良	



太師于忠肅公謙	大師王端毅公恕
少保姚文敏公夢	太子少保李襄毅公秉
太子少保崔襄敏公恭	尚書王莊毅公玄
十六卷	
尚書王恭毅公槩	尚書陳康懿公俊
都御史黃公後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
太保余肅敏公子俊	徐廷璋 馬文升 附
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布政陶公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	侍郎葉文莊公盛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少保秦襄毅公紘
太子少保鄧襄毅公廷瓚	附 太子少保童公軒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都御史高公明
十七卷	
少保倪文毅公岳	太保周文端公經
太子太保劉公大夏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瑯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敷華	尚書黃文毅公孔昭
太傅韓忠定公文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翰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弟鴻漸 附 陸堅 附
副都御史陳公鎬	都御史王公雲鳳
尚書林公俊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瓊	附 產完 附 彭澤 附 陳九疇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都御史馬公昊
十八卷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材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
尚書雍公太	尚書吳公廷舉
尚書顧公璘	少保王襄毅公以旂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金	太子太保熊公洙
尚書胡公松	尚書鄭端簡公曉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世達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十九卷	
都御史顧公佐	附 師達 附 都御史軒公倪
尚書魏文靖公驥	附 都御史魯公穆
侍郎李忠文公時勉	附 陳祥 附 薛祥 附 薛遠
都御史吳文恪公訥	附 祭酒陳公敬宗
布政司夏公寅	附 御史孫公鼎
少保林莊敏公聰	附 侍郎劉文介公儼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韶	附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悅
二十卷	
尚書楊文懿公守陳	附 太常卿張公元禎
光祿卿陳恭愍公遜	附 張舉 附 于戴 附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寬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寶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珪	尚書陳公壽
尚書謝文肅公鐸	都御史熊莊簡公繡 <small>附 胡拱</small>
<small>辰王琦李崧朱裳</small>	祭酒魯文恪公鐸
<small>孫需陶琰 附</small>	中允景公暘
副使邵公清	侍郎程公文德
尚書嚴恭肅公清	侍郎程公文德
二十一卷	
聘君吳公與弼 <small>附 陳海維</small>	陳文恭公獻章 <small>陳貞晨</small>
<small>胡居仁 劉問 附</small>	莊定山公泉
賀給事公欽	章文懿公懋
八目次	九
羅文毅公倫	副使丁公璣
吏目鄒公智	御史陳公茂烈
祭酒蔡公清	儲文懿公璣
二十二卷	
湛文簡公若水	呂文簡公枬 <small>馬汝驥王道</small>
鄒文莊公守益 <small>子善孫德</small>	王心齋公艮 <small>子璧林春附</small>
<small>子穀附</small>	董羅石公澐
王龍溪公畿	羅文恭公洪先
唐荆川公順之	侍郎殷公邁
羅近溪公汝芳	侍郎楊公起元
諭德張公元忭	

二十三卷	
劉忠愍公球	章恭懋公綸
鍾恭愍公同	廖恭敏公莊
觀察楊公瑄	<small>子源</small>
尚寶何公遵	少卿黃公華 <small>陸震張英何</small>
許忠節公達	修撰舒公芳
楊忠愍公繼盛	<small>張附</small>
楊御史公爵	沈光祿公鍊
海忠介公瑞	
二十四卷	
丘公鐸	知縣簡公祖英 <small>高彬附</small>
朱公煦 <small>附 陳圭</small>	姚公伯華
孫公惟中	錢公瑛
洪公祥	庾公謹
唐公儼	劉公和
歸公鉞 <small>附 弟編</small>	何公倫
二十五卷	
員外杜公環	樂公枬 <small>附 弟稅</small>
葉公伯巨	鄭公士利 <small>附</small>
王公芳	義僕阿寄
二十六卷	
	義媚邵金寶
	高公謹
	汪公曜 <small>夏宗顯附</small>

詹事曾公榮

修撰康公海

修撰楊公慎

副使李公夢陽

副使何公景明

徐雲卿 邊貢

考功郎薛公憲

高叔嗣 陳東

山人孫公一元

參政王公慎中

僉都御史趙公時春

尚書王公世貞

弟世懋 李攀龍

汪道昆 附

二十七卷

方公克勤

吳公敏

陳公灌

錢公本中

況公鍾 附 蔚能

劉公實

丁公積

徐公咸

唐公侃

程公燦

徐公九經

龐公嵩

八目次

十一

熙朝名臣實錄卷一

秣陵

焦竑

輯

虎林

柴應槐

訂

楊爾曾

梁杰

校

臣焦竑曰我

太祖高皇帝蓋千萬古之一帝也古唯湯武庶幾近之然

武未受命非周公則無以安殷之忠臣湯之受命也

晚非伊尹則決不能免於太甲之顛覆唯我

聖祖起自濠城以及卽位前後幾五十年無一日而不念

卷一

小民之依無一時而不思得賢之輔蓋自其託身皇

覺寺之日已憤然於貪官汙吏之虐民欲得而甘心

之矣故時時用兵時時禁諭諸將無一字而非惻怛

亦無一字而不出於忠誠故天下士咸願歸而附之

而樂爲之歟也臣是以首錄開國諸臣而先之曰開

國諸臣總叙者此也蓋叙而總之正以見歟事者之

衆皆千古之所未曾有此必有大根本存焉非可以

人力強而致也故又曰開國諸臣本根知必有本根

則知當時歟事者之所以衆矣而緣起於濠城一劍

之提伽藍神前一玦之下而已嗚呼兵力單弱子與



非夫，渺乎小哉，何所復望於入建業，滅江州榆士誠

混一江南，而平定山東、河南、北也。夫以其所緣起者，寡弱如此，而所成就者，神速至大如彼，故又曰：開國諸臣緣起焉，嗚呼！合是三者而觀之，而後知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取天下之由矣。自是而後，建文繼之，純用恩而

成祖二十有二年，則又恩威並著而不謬。

仁宗繼之，純用仁而

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則又仁義並用而不失。况正統十年之前。

卷一

二

昭聖未賓，三楊猶在，尚行

二祖三宗之政乎，則我

朝仁義立國，愛民好賢，益相繼且百有餘歲也。自古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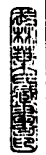
創之君，曷嘗有此哉？臣是以伏讀而詳著之，以見今

者。

聖子神孫，所以安享太平之故，當知無忘

祖宗功德於無窮也。

開國諸臣總叙



癸巳春，上年二十六，在郭元帥軍中，先是濠賊被圍，元

將賈魯成圍解，上白郭元帥，歸集鄉里壯士，得徐達等

入城，達少，上一歲，上首得達，專任之，既而徐州將彭

早仕趙均用，來奔濠城，郭元帥為所制，上察知其不可

為，乃白郭南畧地，率徐達、湯和、吳良、吳楨、花雲、陳德、顧時

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隆、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

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張銓、周德興等，二

十四人，出南略定遠，二十四人者，皆濠人，甲午春，上破

橫澗山，元義兵將繆大亨以衆二萬降，上至定遠，馮國

卷一

三

用典弟國勝，率衆歸附，上大悅，令兄弟皆宿衛左右，定

遠人李善長來謁，上一見，知其為長者，禮之，合肥人吳

復性，沉鷺，寡笑言，勇略過人，聞上至，率所部來謁，上

俾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驍勇善戰，偉貌黑面，來歸，上

以黑丁呼之，令從征洪山寨，德興先登破寨，濠州趙德

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馬上運槊如飛，上以

為帳前鋒，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亂徙他

境及聞上駐師滁州，皆來歸，定遠人沐英，八歲遭兵亂

失父母，上憐其孤，屬高皇后撫之，至是拜文忠等皆

育為子，賜文忠英姓，朱擇師教之，軍中稱文忠保赤，英

舍虹縣胡大海身長鐵而勇力過人來見上於滁上  
一見語合用爲前鋒濠州孫興祖剛毅有膽氣王忠猛  
多智略二人來歸年皆十九定遠茅成合山仇成二人皆  
驍勇有膽略來見上上悉留置麾下乙未上駐和  
陽虹縣鄧愈年十六率所部來附上命統領軍總管濠  
州常遇春年二十三率所部數十人來歸未至困臥田間  
夢金甲神人號之起曰王君來忽寤見上至卽伏謁  
上欲謀渡江乏舟楫時巢湖有水軍將巢縣廖永安與其  
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肅  
合肥張德勝輩昇無爲秦世傑合山華高皆集舟師結水  
寨自保聞上駐師和陽乃遣使間道納款上率諸將  
以兵往取之遂以永安等歸和陽適巢縣金朝興亦率眾  
來附朝興驍勇有謀既得諸將遂決計渡江六月初上  
率諸將渡江攻采石破太平者偏陶安李習迎見上召  
安與語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然其志皆在子女  
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以此  
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悅曰吾欲取金  
陵何如安言金陵宜取狀上遇安甚厚令預密議以李  
習知太平府事太平城初破邵將吳昇帥眾降上曰吾  
聞汝江右名賢也卽用爲領兵總管合肥人楊璟儒家子

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略因亂聚眾保鄉里聞上取太平  
率眾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上旣破滅陳也先其子兆  
先復集兵屯方山丙申三月上率諸軍進取金陵復破  
方山營擒兆先釋而用之元將康茂才斬州人結義兵捍  
寇江上累功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  
其精銳茂才收合潰散屯天寧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金  
陵上旣取金陵茂才欲奔鎮江我師又追及茂才乃率  
所部三千人降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事至於此處生惟  
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上遣徐達等下鎮  
江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爾入城爲吾  
訪之元之名從龍仕元爲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  
居鎮江達至訪得之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  
從龍至上親出城迎入遽與同處朝夕咨訪時政常稱  
爲老先生而不名定遠人王弼有膂力膽略遇人善用雙  
刀因亂集鄉里壯士結寨於三臺山率所部來歸上命  
宿衛帳下丁酉四月上親督師下寧國統元將朱亮祖  
亮祖六安人爲元義兵元帥初上克太平時亮祖降  
上賜以金幣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  
軍中爲所獲者六千人諸將弗能當常遇春與戰亦被創  
還上親督徐達等奮攻之亮祖兵敗城下被獲上曰

今將何如對曰非得已也生則盡力死則效死上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威七月命鄧愈胡大海率兵取徽州守臣走元帥汪同以衆降戊戌以李文忠胡大海守嚴州得郭彥仁命爲指揮使司都事使和協文忠大海不爲異上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訪時政又聞前學正朱升召問之升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悅其言命預帷幄密議又得楊國興使從征湖州未幾命爲元帥守宜興十二月至蘭溪時和州人王宗顯少業儒避亂僑居嚴州胡大海以宗顯見上止曰是與我同鄉里遂用之命都督州城中盡得其虛實攻破

卷一

七

之改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召儒士許元勳增王胡翰江仲山等皆會食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又命宗顯開郡學招延儒士蔡儀爲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己亥春樂平儒士許瑗謁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略者可以取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收覽豪傑難以成功上卽拜瑗博士冬十一月命胡大海等進攻處州元部將胡深守龍泉見元將士多急弛不用命深知天命有歸乃棄其軍問道來降且獻取處州策大海用其言破處州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薦劉基宋濂

章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又薦王禕許元黃天錫諸儒上皆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謁見上喜甚曰吾爲天下屈四先生從容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宋濂浦江人以文章行義爲時所重嘗教授義門鄭氏家章溢龍泉人葉琛麗水人皆智略過人避亂隱田里至是俱以聘至上問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文學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召劉基侍帷幄預謀機務以宋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道經年度無溢琛並爲營田司僉事阮鵬建行省察政衰

卷一

七

天祿見王師下浙東知天命有在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以福寧州來納款上賜書褒嘉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光徐椿以饒州來附上命鄧愈往納之于光等遂從愈屢敗僞漢兵饒州以安陳友諒殺趙普勝而用普勝將張志雄從侵建康友諒敗志雄與梁鉉被擒皆降志雄因獻取安慶之策上用之遂克安慶元將許顯沖縣人有勇略守泗州辛丑三月聞我師克高郵遂以泗州來降上以爲指揮使從征八月上親征友諒趣江州友諒將丁普郎迎降遂克江州宿州傳友德勇略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之敗歸明王珍不能用率所部從陳友諒于武昌及

上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衆來降。上知其才，即命爲將。上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友諒將胡廷瑞守南昌，遣使來約降，請無散離其部。衆王寅春，上幸南昌，廷瑞遂迎謁。建昌守將王博、袁州守將歐普祥、黃彬、餘干守將吳宏、寧州守將陳龍吉、安守將孫本立，皆率衆來降。上悉慰納之。安豐曹良臣、英毅剛斷，爲衆所推，衆立柵禦寇。又韓政亦集衆千人自保。至是，皆率所部來歸。上嘉之，授良臣江淮行省參政。政江淮行省平章甲辰春，上旣破藏陳友諒，旬容儒士戎簡入見。上曰：主上何敗友諒于九江？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復還金陵？後雖克之，勞費多矣。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之敗，我豈不知乘勝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彼必死關，故縱之，使偏師緩其後，知彼創殘之餘，必不能戰也。故全城降附，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知勇，所得不亦多乎？簡深歎服。他日，上謂諸將曰：鄱陽之役，當時諸將亦有勸我遜之下流，而以全師蹙武昌者，雖非吾意，然軍中以爲奇謀，不意我簡亦能言之。丙午冬，建宗廟社稷，得冷謙命製樂，謙深明音律，今樂器樂舞皆謙所製，又善幻術，後以道人盜帑藏事覺，得罪，以幻術遁免，不知所終。戊申春，上卽大位，命將征廣東。時元廣東左丞何真者，東莞

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爲河源務副使，以亂故棄官歸鄉里。後討平東莞王成、陳仲玉之亂，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至是，上遣廖永忠等平廣東，先以書招諭，真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上印綬歸附。永忠以聞，上嘉其保境息民，下詔引賓，融李勛事褒之，召真入朝，賜宴厚加賞賚。上遣徐達等北伐中原，四月，師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勇力有謀略，河南郡縣皆下。雲獨守裕州，招之不從，後兵敗被執，上釋而用之。

開國諸臣緣起

滁陽王郭子興者其先曹州人也父曰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遊淞之定遠定遠人信之業稍饒矣而尚未娶里中富翁某有女而嘗郭公爲推其子支曰是命富貴翁笑曰以替故未有歸何貴爲郭公乃請曰不鄙庸陋能見婿否翁許之郭遂委禽自贅女歸郭公而術益售索日益盈遂大買田宅爲定遠富人有子一而子興其仲也郭公歿而三千俱積積著踰於郭公時至領邑屬元季人思亂訛言大興子興忽心動遂大出其家推牛酒散錢帛結納豪勇至正壬辰羣盜起淮南子興從里中少年數千

卷一

七

人襲淞州據之興軍蒼頭畢會而帝自皇覺寺仗劍趨淞爲門者止以爲間諜將聞之子興而害之子興適巡行驟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語更置帳下俾長十夫日引與謀事時元兵數來討子興曉勇善戰每出則帝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捕生過帝於是帝日益重而宿州人馬公者嘗避警定遠與子興交善從之淞而病將歿一女以托子興曰爲我擇所歸子興指之如已女一日謂其妻張夫人曰吾曲曲不少而所見無如朱某者必且貴焉氏女亦常貴遂女之是爲孝慈皇后時同據淞州者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俱自稱元帥四人者慙而竊

率南略無遠志子興意輕之咸恨而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與語多不酬子興怒拂衣歸德崖等乃共決自是多稱疾不與會帝乘間說曰彼日益合而我日益孤不已權將它往於是子興乃勉強出會未幾而齊之敗將彭早住趙均用各以其餘衆來德崖等納焉以其故盜魁有名也而爭推之更出其下早住頗有權畧子興畧與相善而薄均用德崖等乃問均用曰郭某目中只有彭將軍真不復有將軍也於是德崖乃謀乘子興出寨而縛之置於寨帝適於他部歸或謂事叵測宜匿帝曰郭公吾生父也亟馳至家問知其爲德崖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率子興之

卷一

十一

二子急馳以語早住早住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與偕至德崖寨破械出之則府境矣已而元兵大至圍淞急乃解警合力拒凡五閱月始解早住均用俱稱王而子興等爲元帥如故乃使帝行收兵得七百餘人自益復使帝以三百人往誘劫定遠張家堡得壯士三千人遂以三千人襲元張知院橫澗山寨走之收其兵二萬而卽以其兵攻下滁州彭趙二人爭權而問彭中流矢歿趙均用因併彭故部曲而銜子興子興危甚帝乃行金賂均用親信使說之曰公昔困于彭城南趨淞若使郭公閉堡不納肉虜手矣得淞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祥且郭公

易圖耳其別部之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乃縱于與率其兵萬人入滁而帝所部已三萬餘士壯而整于與大悅悉收其兵已有讒帝者謂且欲自王子與遂細帝權奪其左右用事者使夷于它將請捉生游微危任乃委之帝益自力每戰輒有功然不標掠無所以獻高后知之乃悉其資裝賂張夫人謂子與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股掌公畏朱某而舍之今舍朱某奚托也子與悟乃稍信用帝子與以名號微欲都滁自王帝曰滁未易都亦未易王夫滁山城也不可以進取亟稱王元且帝而攻我子與為寢會滁饑子與會諸將與謀所向帝曰獨和陽可圖然當以計取之為子與畫策遂取和陽亡何濠故帥孫德崖饑以其眾就食和陽帝納之子與以德崖之見納也怒而來視師德崖謂帝曰若翁來我且他往於是帝出使德崖軍中使人于二十里外即報軍亂遂為其眾所留則德崖亦已見執於子與鎖其項而與之飲酒矣子與聞帝被留大驚如失左右手別使所親信為質使贖帝歸與德崖盟而縱之子與性剛急實欲甘心德崖以帝故強縱之既失之悒悒不樂遂發病歿子與臨終之時兵不能當帝十之三而其存者皆已歸心於帝矣孫德崖聞而欲來有其眾時帝別將與元

卷一

七

卷一

十

確戰不能救子與之子某懼而使張天祐請降於僞宋主韓林兒天祐還致林兒命以郭某為都元帥天祐為副元帥帝為左副元帥時帝略巢湖破蠻于海牙渡江取太平擁眾且數十萬矣三子蠻然北而其長者與天祐從文集慶路戰歿次子陷于賊歿少者以失職為不利歿或曰皆帝意子與遂絕有一女為帝貴妃生蜀豫谷諸王帝既居恒念非子與無以有今日且彼之不克遂王號以我阻之故即位之元年即追封為滁陽王而命有司建祠滁州以中牢祀歲歲不絕十六年詔太常丞張永職為之碑

余州外史曰來儀于薛多避少遂不得稱信史故因國史而叙次之如右豪傑之興必有所憑藉然未有如滁陽王者議真龍於豫且之網而活之且假以雲雨焉非子而子非女而女帝之有天下則誰力也物無兩大中道而祖顧胤斬聖代雖血食世世不絕焉足當報哉焉足當報哉陳建曰滁帥乏糧王命定計上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至曰何如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三千其文曰廬州路義兵士皆勇敢可令椎髻左衽衣青衣咬背懸之

以四豪馳載實物，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實養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因以絳衣兵千人繼其後，相拒十餘里。候青衣薄城，舉火為應，絳衣兵即鼓行而趨，取之必矣。王曰：「善。」於是命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進，會天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見過期不舉火，意天祐已入城，遂率眾抵城下。元守將也先帖木兒閉城門，以飛橋絕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流矢走。元兵追三十餘里，會日暮收兵。還天祐兵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遂據城也。先帖木兒遁去，再成等尚不知天祐入和陽，散

本一

十五

兵歸報王。謂天祐等眾已陷沒，王大驚，答：「上失策，俄報元兵至滁洲，遣使來招降王。」益恐，召上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上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外，使填塞街市。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見王。王諭之多失辭，上每置之眾欲殺使者。上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太言，縱使去，彼必不敢進。」王從之。王時猶未知已拔和陽命。上率二千人往收敗卒。上率徐達、李善長等進抵城下，始知天祐等已據和州。上乃入撫定城中。王遂命上總和陽兵。上聞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民間夫婦不相保，乃召諸將諭

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眾？凡軍中所掠婦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感悅。」上既總大兵，謀斷出諸將右，遂定渡江之計。

高岱曰：「我聖祖之駐滁和，為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衆，據滁和以俟時。乃居濠、賊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即有衆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齊滁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受制於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懷王之牙將耳。然則郭元帥雖有翼植之恩，而我聖祖所以報之亦

本一

十五

至。又以其所自創之滁陽奉立為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更始懷王木之有也。

李禿翁曰：「高岱之論滁陽王最當矣。」

開國諸臣本根

丙午三月，上率諸軍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盡力來禦，久不能支。城破，自縊。背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風颯，指揮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爲重臣，賊存則存，城破則死，豈有去理？」俄而兵四集，遂遇害。上入城，嘉其忠，命爲棺，余禮葬之。又以元臣余闕守安慶，力禦陳友諒將趙普勝，後城破不屈死。命安慶廟祀，其後貶元降臣危素曰：「盡往守安慶，余闕廟是也。」

陳建曰：「衆所以勵生靈，往所以勸來，夫敵人之臣盡力以禦我，一旦自敗，不喜其敗亦已矣，况嘉其能盡力而以禮殯葬之乎？」我聖祖之禮葬福壽廟祀余闕，蓋撥亂救民，顯忠勸義，真帝王之師，不可以始強而至也。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

秣陵 焦竑 輯

金陵陳靜誠先生

公名遇，字中行，曹人。先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因家焉。大父父執中，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王父文德，溧陽縣判。父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公姿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扁所居之室曰靜誠。人稱靜誠先生。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公學識不羣，因以書聘之，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兵爭，干戈四起，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和門，雖多將士，帷幄尚乏主持，恒側席以求賢，與詢謀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鬱然，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昔湯文會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爲法，儻以生民爲念，應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武實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與？拱竊車塵，起晨素蘊，蓋丙申四月八日也。既見，與語大悅，運策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諸計畫多秘，不傳。甲辰，上卽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上卽帝位，公陳治道以復



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洪武庚戌春常奉命至浙江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彩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馬甚奇公見之引漢故事爲諫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上曰士有志節者不以功名關懷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譴者多公力爲救解多所全釋

卷二

上嘗諭曰先生有子令帶刀侍朕對曰臣三子皆幼候其成立圖補報上說賜兼金對永常是時上之寵禮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甲子秋病作醫療踵至尋卒上震悼不已遣官賜祭加東園祕器賜葬鍾山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公著述嘗燬于火今畧見世德錄云弟中復嘗隨公侍上永樂中翰林待詔善給事子欽誠早卒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鄉鄰簡曰上以武功創業頗喜接耆儒時江西鉛山龔敬學博行淳鄉鄰人皆向慕之國初以明經爲府學教授御史葉孟芳薦之徵至京洪武十三年秋上坐武英殿西廡見諸儒使言志皆曰不敢上負聖主自棄明時上大始制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敬爲春官杜敬趙民望吳

源爲夏官秋官冬官缺今兼攝杜敬壺闢人勒苦力學精通易書詩吳源興化府儒學教授與王本俱以儒士行誼著聞

李贊曰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常理也然世間固有謀其政而不在其位者則常理之所未有從古之所未有而于靜誠陳公僅見之矣後此若姚恭靖亦可謂能處身於遇主之際者而戀戀一少師之榮終身役役于殿陛而不肯去則亦稍優于劉誠意而已矣其視公不太遠乎嗚呼胡惟庸之藥不待嘗也天官之九級不待歷歷下上也故吾以陳靜誠爲我朝名臣之第一人也

卷二

青田劉文成先生

公名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絕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克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呼博遊武林沈西湖見其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公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西蜀趙元澤復奇

公曰公乃受魏玄成目邪非諸葛武侯未易當也方谷珍反海上省憲舉公爲行省都事谷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以官公言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者以先入谷珍賂大怒謂公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常斬羈管紹典路公感憤慟哭流血欲自殺賴門人密埋沙等力阻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所遊必有記又多爲歌詩自適而谷珍益橫肆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委公公受兵且撫且討寇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公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

卷二

中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公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公旣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山著郁離子十卷以見志衆避谷珍多依公自保會太祖已下金華定括蒼公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邪會上使係炎以金帛來聘公乃付其衆於弟囑曰衆善保境毋爲方氏所窺即日同章溢葉琛問道走金陵且謂溢琛吾西湖言驗矣旣見上陳時務一十八策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歷金陵軍勢張甚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恒擾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

公後至獨張目不言上爲起入內趣召公公言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上固問計安山乃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微取之故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上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酬公公辭不受時上雖以定江東稱吳國公而中書省設小明王座猶奉韓林兒公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豎者爲上陳天命所在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公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城上使公授之方畧公以一赫驍封曰夜半出兵

卷二

至其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曷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衝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破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具如公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上難之公從後蹴所坐胡床上悟而許洪都下前是公以母喪告歸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申前請始許公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將夏毅憂甚迎公入衆卽帖伏公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俟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公治葬畢因騰書宣上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

降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公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屋所留皆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公入謁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鯨生謂士誠密通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公對曰陳氏據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繼崇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上遂率師迎敵之大戰于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公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

卷二

六

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子敏友諱策美充神絕他占驗亦稱是念於公謀斷勿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公領之日中有黑子公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恭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上方欲刑人而公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應之公曰頭上血衆也得以土得衆且得上也應在三日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公縱歸里樊感守心羣下皆端端以止且有加倭公密奏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上善之衆乃安大旱上特命公諭滯獄甫決雨隨澍時公寢爲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上卽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選

諸大典封賞冊拜皆公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爲之時處州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爲額曰令鄉里千係世世頌劉伯溫也將左丞相李善長貴盛公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意使凌說因彈之公言李舊勳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忠勳足任此公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東小木爲之將速傾覆臣駑鈍豈堪此上乃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復問公公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曰此稿淺殆甚于憲憲答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債轅破犁犢

卷二

七

也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生公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其後憲以怙寵廢悞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會幸鳳陽公與左丞相居守請于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寮且素驪之請公緩其獄公不聽然具馳奏報可卽斬之丞相大恚恨俟上歸訴公盛夏新雨僇人於壇墠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上惜公持其章不下而風公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洪武四年也時上再幸鳳陽有欲建中都之意又銳

欲出塞滅王保保公游行謂中都曼衍非天子之居王保保不可輕明年大封功臣手詔以公勲伐召赴京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邵公乃封公開國輔運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勲級猶二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公既歸循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上優詔答之嘗爲上陳既闕事蓋既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關界曰三魁爲饑盜藪方氏所由亂公奏于其地立巡司以控扼之其姦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大豪復陰主之公時使其子璉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

卷二

人

衛公傳語使刑部劾公欲購淡洋地爲自墓不得則創立之說以寤其人致敵發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公知奪其祿伯璉如故公馳入朝見上但引咎自責不敢言歸矣惟庸代廣洋爲右丞相視上之念公怠乃陽爲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公次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寢劇上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爲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十五公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毋令後人習之爲書勸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

形勢相連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上之無益不久必敗敗則上必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公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奮發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以爲相封拜亦輕最後恩禮亦漸薄人以爲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果復思公言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叅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子薦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公遺疏拜關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

卷二

九

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孫景曾孫祿至景泰中上思公功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因給事中吳士偉言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諡曰劉基學爲帝師稱王佐孔明之任豈問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幾聞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敵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爲太師諡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諭言臣鄉人劉基宜侑享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上是諭言下廷議皆言高帝收覽

賈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宜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之後。孫臏實嗣之。太祖嘗召論再三。俄魯丹書誓言世祿。應嗣爵未幾。旋即隕世。稅主崇於末裔。委礪帶于空言。或謂後胤孤貧。勿克荷負。或謂長陵紹統。遂至疎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基宜侑享。太廟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聖明裁定。制曰可。公入祀。太廟庶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祿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卷二

李宏甫曰。公中忌者之。泰以太直故。晚而。上之顧。寢薄。以剛故。其不肯爲子房之和光同塵。曲已藏身。明矣。此其人品。識見。實居留侯之前。而世人惑于間見。反以公爲不逮子房。非也。一進一退。自有定數。一勝一負。自有定時。而況于生死大事也。迷者俟命而行。達人知天已定。公既精曉天文。安有不知已之死日。在洪武八年而已。死之年。僅六十又五也。今觀公之封天丈秘書。以授子璉也。且責令璉亟上之矣。又爲書以授次子仲璉。而曰。必待惟庸敗後。乃可密聞。至十三年。上竟誅惟庸。累坐夷滅者數萬。果思公言召璉而拜官。遂卒。孫爲

繼之。襲封誠意伯。增祿五百石。且予世祿。公一時剛直之所貽也。不可以觀乎。而仲璉復奏公遺疏。拜閹門使。璉與爲成。卒於洪武二十五年之前。而仲璉獨著節于靖難之後。公爲開國功臣第一。仲璉爲靖難忠臣。世濟其美。孰謂公之獨授書于仲璉也。爲無意義。故曰。皆天也。公唯知天而已。不然。何貴於知天文。楊文懿公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公勲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于古人豪或疑公逮事胡元。專門象數。何異瞽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才也。子璉有文行。方上手書問天象。公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冷

卷二

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公慨然曰。使我任其事。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彼難星已過。勸上急移他舟者。特星官之一枝耳。而烏足以禦先生與。

建昌周顥仙先生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曰。顥仙姓周。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年一十四歲。入南昌乞食于市。元至正間。忽入撫州。未幾。仍歸南昌。歲將二十。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豪據險。其稱爲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顥不與語。未幾。朕親帥舟

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忽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曰此來何爲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每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臂討物置口中問其故曰虱子曰幾何對曰二三斗當首見時卽言婆娘反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人心只有胭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蠱多爲說於是製新

卷二

十二

衣易之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莖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熾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于內煨煉之薪盡火消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卽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命駕親往視之至寺遙見顛者來迎步趨無難容無饑色因盛殺修同享于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

能否主僧如命防顛者于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朕親往問之諸軍將士爭取酒肴以供之大飽皆不納所飲食者盡出之于地良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待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桶又問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而視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顛曰此行爾偕往可乎曰可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顛乃曰只管行只管

卷二

十三

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帶以船薄岸沂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當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作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于江中至湖口食訖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何不置之死地對曰難置之死地語未既顛者猝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頓首謂朕曰爾殺之朕謂曰被爾煩多且縱你行遂覓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駐于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賊中

試令人往匡廬之下，詢土居之民，要知願者之有無。地荒人無，雖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了，爾爲民者，用心種田，後于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荆楚，乙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腳僧，名覺顯者，自言于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謁。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

卷二

十四

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爾赤脚僧又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其送藥，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假，合見之，由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二片，其一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肯上磨著，金釵子內，喫一醃便好，朕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上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苜蓿香，醃底有丹沙沉墮，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內，去岩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請天眼尊者，此何人詩？

曰：卽今人上詩，又問曰：詩將觀看，對曰：已寫于石上，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卽命錄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及遣人詣匡廬，召取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取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石字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記之以示後人。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

公名濂，字景濂，浦江人，姪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稍長，文學益著，初爲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庶子徵至金陵，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

卷二

十五

氏傳，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上諭黃石公三畧，又明年，乞歸省，賜金帛，太子贈有加，還家，箋謝，上書太子，上覽書，喜，召語，太子書意，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甘露殿降，上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咎不於其祥，于其仁，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仙，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至，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平乎？三年，帝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五年，陞太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真德秀大學

衍義 上立取覽說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 上坐于西廡賜各大臣坐令公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 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離席頓首曰天下幸甚陛下幸甚讀學上乘贊善大夫今集歷代好臣事爲辨好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 祖訓祭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爲序上之公侍 上又多所陳說直諫不務文飾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上頓首力辭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公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

卷二

十六

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 上嘗強公飲醉歡笑賦楚詞一章令侍臣咸賦醉學上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人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令 太子選良馬賜公又爲良馬歌以賜時有上萬言疏者 上怒其迂衍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詆謗 召公問對曰彼應 詔上疏本效忠無他 上復覽疏頗有足至者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公幾不誤罪言者 上嘗廷諭公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

賢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唯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致仕 賜緡綺御製文集 太子贈衣三襲 上曰朕最慎實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壽幾何曰六十八歲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公辭歲請一朝是年九月入 朝 上延問公屢矣及至大喜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便殿侍食日晏始退 上嘆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歲暮辭還既行數日 上問公子璉曰朕嚙昔之夜夢爾父笑談若曩時璉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何以形之夢寐日本使奉 勅請

卷二

十七

文獻百金卻不受 上問公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十三年冬孫愼坐法論死公罪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十三歲門人方太史曰當元之衰據名號爭雄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 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公公始見即勸不嗜殺人論道 上前授經 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 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歷禮樂夷裔貢齋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 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夷朝貢接國門至必問太史公安否公墓初在夔永樂十一年孫恪以蜀



獻王命遷葬華陽置祀田正德中謚文憲瀛二子長贊  
子三人愼愼愼皆無後次璉爲中書舍人子三人懌愼愼  
恪居華陽懌字子夷奉母孝獻王時嗣璉懌力學文書  
建文召入翰林爲侍書

李贊曰上問公何以不受乞文之僊公對曰天朝  
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予謂公失對矣公亦不  
宜待問而後對也方請文時公即宜疏列其事言屬國  
遣使求文須奏請天朝待皇上允許妙令某臣撰  
作乃敢作臣等既奉勅而後撰文則日本必不可有  
所僊而得文也若受其僊卽爲私交願聖上願降撰

卷二

十

文而令來使齎還所僊之金如此則朝廷尊嚴小國  
懷畏聖上必且大喜矣而公何不知也予觀上之  
曲宴公嘗歎曰純臣哉而濂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  
嗚呼危哉斯嘆芒刺真若在背而公又尚不知何也已  
告老而歸仍請歲歲入朝欲以醉學士而養魚水此  
其意不過爲子孫宗族世世光寵之計耳愛孫之念太  
殷也孫愼愼勢作威坐法自累則公實累之矣且并累  
公則亦公之自累非孫愼愼能累公也使卿歸而卽杜門  
作浦江叟不令一人隸於仕籍孫輩亦何由而犯法乎  
蓋公徒知温室之樹不可對而不知殺身之禍固隱于

魚水而不在溫樹也俗儒亦知止足之戒徒守古語以  
爲法程七十餘歲歿葬夔峽哀哉

義烏王忠文先生

公名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山立屹有  
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潛氏子元政亂公爲書七八千言上  
時宰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戊戌徵公署  
中書省掾商略幾務上每稱子充不名問與論文章稱  
善因命采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  
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  
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司

卷二

十九

校理外艱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  
丙午升同知南昌府祿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徒散收  
廉賢士搜除奸蠹經理廢壞郡得安輯賜黃金帶丁未  
召議卽位禮部言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言上  
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  
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  
矣洪武二年召修元史爲總裁官徵逸士汪克寬胡翰  
宋禧陶凱陳基趙增曾魯高啟趙訪張文海徐尊生黃篋  
傅恕王鐸傅著謝慙十六人爲纂修官開局天界寺公史  
事擅長裁煩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

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教大木堂公經明理達善開道  
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番尋召還五  
年往諭雲南六月至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  
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  
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紲大兵西  
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旅拒明命龍驤鷁艦  
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即為改館會元遣  
使脫脫至雲南覲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  
王持兩可不决問公民間脫脫聞之請梁王不得已出公  
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

卷二

三

代之汝如燔火余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  
為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六年  
十二月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子紳字仲縉博學  
能文洪武二十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輟哭  
記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贈公翰林  
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正統六年又贈公翰林學士  
忠文公歿之明年宜典吳雲使雲南雲字友雲敏達善詞  
賦洪武初以故官召授弘文館校書郎改涓南丞有善  
政歷升刑部郎中磨勘司令刑部尚書出為湖廣叅政坐  
事被逮上憐其才釋之謂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為

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臣奉威德告以大  
義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與師未晚七年九月遣行會雲  
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為我獲上釋二十人與  
雲俱至沙糖口二十人者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  
而還罪必死共說誘雲令胡服辨髮詐為元使者又通令  
改制書共紿梁王雲不從以來自贊竟被害梁王遣人  
收雲骨葬蜀給孤寺子輒以雲家事得入國子監弘治中  
徐文靖公言于朝贈刑部尚書謚忠節與公並祠雲南  
嘉靖中又官其曾孫承宗中書舍人

姑孰郡公當塗陶先生

卷二

三

公名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元書院  
山長乙未與者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上召語時事公  
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王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  
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  
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  
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勢出臨四方何向不  
克上又曰善留叅募府習知府太平未幾公為都事丙  
申從克金陵升左司郎中贊機務既而得劉宋章葉四公  
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  
之才不如溢琛辛丑知黃州寬賦省徭招來流亡民庶悅

服甲辰移知饒州。賜詩以行。時征伐用急。公善論民樂輸。軍興不乏。歲乙巳。信州賊攻城。公與千戶朱炳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卒為遊兵。晝夜巡捍。公登城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為賊用。得無失計乎。眾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即破。不相害。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盡屠從賊者。公曰。民為賊脅。奈何殺之。不許。明年入朝。吳元年初。置翰林院。召為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為議律官。洪武元年。上嘗賜公對。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公隱過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對曰。聞之道。

卷二

三

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舉人以此為盡職。可乎。立黜。御史初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泰政汪廣洋山東。公出江西為泰政。上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為朕陳王道。論時務。深合朕心。朝夕幕府。和益良多。繼入翰林。益開議論。江西上游。都會。擇卿撫治。公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贈姑熟郡公。國初諸禮多公裁定。大配禮。專用公議。祿祿禮。定於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祀祭禮。魏觀。軍禮。陶凱。

御史中丞章先生

公名濫。字三益。龍泉人。壬辰。斬黃妖寇。犯龍泉。執公從子存仁。公憐存仁幼。顧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問計。公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為此滅族事。賊怒。并執公。公紿守者。乘間脫歸。集里兵擊却賊。上功行省。授龍泉主簿。辭結盧匡山。又辟地入閩。唐子。上徵公及劉宋葉三公至建業。問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公對曰。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提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公乞省母病。賜金綺歸。留子存厚。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公為僉事。處州總制胡琛出師溫州。還。公守處州。給餉。平荆楚。移僉事。湖廣。荆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

卷二

三

按制中原。上善公言。河內按察使宋恩。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瞻。坐法。辭連公。憂懼。上曰。予素知濫守法。毋恐。胡琛兵入閩。陷沒處州。幾變。陞公浙東按察副使。鎮處州。公辭曰。臣往任浙東。無狀。蒙恩。獨原。即陞臣官。罪過益重。殲場之事。臣死。不避。副臬之命。敢辭。上從之。比至諸山寨。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感悅。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公守禦。却賊。茗陽賊寇隣邑。遮平陽瑞安傳道。公令子存道。合平瑞兵擒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賊至。仲欽逆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公即斬惟淵。以徇。溫州平。請朝。京師。上

曰卿在邊良苦待平吳卽召卿浙西諸郡平乃召公且命分兵征闕以存道守處州公入見上諭羣臣曰溫雖儒臣父子宜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公征闕諸將對曰陽和山海道進胡廷端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闕中尤服李文忠忠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上立詔文忠出師如公策溫賊既降乃授公元帥還守之先是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又請降公曰叛而復降納之無法奏斬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公伯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常先養人廉取使避而不

卷二

三十四

犯豈直恃搏擊爲哉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大怒議禮者得罪且不測公曰風雨連朝無足爲怪卽禮官失議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宥事遂已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將軍平闕後復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公曰鄉兵本農人始令征闕許中平歸農今復調北征矣信不可上不應公曰兵已入闕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者宜籍爲軍使北征自贖則一舉而恩威著矣上曰孰謂儒者迂先生強爲朕一行公至處乞終母喪不許遣存厚還治喪公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水嘉寧海北行三上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山崑山走京師見上授處州衛指揮副使戊上黨尋移平陽指揮同知公喪母哀毀疾作二年卒公性孝友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議論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虜斷頭山力戰歿

祭酒宋文恪先生

公名訥字仲敏澤人父壽卿仕元封魏國公諡忠肅公少承家教矩矱自檢性遲重不妄言笑齒貴冑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益有造詣初舉進士爲鹽山知縣中更釋驩懷寶自晦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詬靡蒙學者歸嚮嘗侍上爲詩文渾從古雅同游諸儒

卷二

三十五

皆推公十五年夏陞翰林學士時建太學上幸學博士翼毀執經祭酒吳願進講上喜召公至奉天門公爲文立碑太學是冬初置殿閣大學士公以翰林學士爲文淵閣大學士嘗寒附火燎脅下衣傷膚上聞之爲文幣謝曰脇者協也間火焚汝脇將非汝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爲政神怒之也明年顯罷公自文淵閣遷祭酒會初開太學太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上簡川公特與勅又令曹國公管領監事公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雖硜不遺餘力寢食學廂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上親御制詞褒公公嘗應詔陳安邊策言屯兵屯田之法上

嘉納公病。遣中使諭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命繪公像。其肖上喜。吏部尚書余煥不喜公。以事逐公去。上怒。誅煥已。念公老。召其子望江主簿麟侍養。二十三年卒。于官年八十。上爲文。遣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又遣行人祭于家。爲治墳塋。官其次子卿邑訓導復祖爲司業。三十年秋。以張顯宗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上因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朕禮送回鄉葬。天今途有司祭訥。近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改廢訥學規。今命少年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投沒頭帖。謗師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中。謚公文恪。

司業劉子高先生

公名松字子高。太和人。洪武三年。以材學舉職方郎中。陞北平按察副使。坐事。輸作京師。歸鄉。十三年。胡丞相誅上手勅。召爲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請老。與勅致仕。十四年。召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爲國子祭酒。起公司業。公至。上喜。賜鞍馬。未旬日。遽得疾卒。年六十一。上爲

文祭公。公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其爲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招徠通逃。慰安反側。惟務寬厚。存大體。所著有北平八府志及詩文十八卷。藏于家。職方集行于世。李宏甫曰。如此人。安得有禍患。

祭酒陶公

公名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選授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升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公每議禮。與藁城

卷二

三七

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有不能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朕今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五年。公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上從之。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八年。召爲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參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公

姿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于言立就初游吳楚  
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  
明典應聘而起凡皆古體文章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學  
士詔令封册歌頌碑碣時時命公文章遂盛傳於世時有  
漳州楊訓文者元淮海書院山長遇亂不能去居江都吳  
元年徵爲起居注訓文學行政事亦有名

尚書詹公

公名同字同文徽婺源人甲辰天兵下武昌見上授國  
子博士陞考功郎中丙午爲起居注上命有司訪求古  
今書籍藏秘府資省覽因謂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

卷二

壬人

於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  
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  
開闢聖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觀孔子  
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貞治國之良規也美之乎論公  
曰國史貴直筆昔唐太宗命直書建成之事以公天下  
也予平日言行汝等皆當直書勿隱是年翰林待制遷  
直學士明年陞侍讀學士嘗論公曰古人文章如典謨  
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祗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何嘗隱  
刻爲文而誠意溢由至今使人讀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  
之士辭雖艱深意實淺近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達

時務無事浮藻洪武四年升吏部尚書六年爲翰林學士  
承旨兼吏部尚書上言陛下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  
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  
以傳于後世上從之命公與侍講學士宋誦爲總裁官  
七年五月大明日曆成自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  
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  
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爲一百卷藏金匱副在秘書監公及  
宋誦又言日曆藏之天府欲見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  
貞觀政要分類更輯爲書以傳天下後世上從之分四  
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皇明寶訓自後凡有

卷二

壬元

聖政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尋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未幾復爲承旨翰林學士卒子徽歷官監察都御史僉都  
御史洪武十七年陞左都御史十九年上以徽奉職公  
勤復其家二十二年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明年以徽  
子太子洗馬絳爲尚寶司丞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兼吏  
部尚書都御史與李太師不相能徽從于希原爲中書舍  
人善大書兼歐虞顏柳凡宮殿城門坊廟皆希原書徽後  
坐藍黨放

大學士吳公

公名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

賜袍笏冠帶，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朱訥同修大明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已，公性剛直，不肯相屈。下惟庸恨之。八年，惟庸竟中傷公，謫居鳳陽。公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久之為國患，辭甚剴切。上得奏，即召公還，賜衣鈔，使安南歸為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東宮明年改翰林典義，上製十題命賦，公援筆立就，詞語峻潔。上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除太常寺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辭，由是忤旨。貶陝西金縣學教諭。至淮安，召還為翰林檢討。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公為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宴

朱二

辛

大學士吳公

為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公，復為翰林檢討。明年，辛公溫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公名沆，字濬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博學善屬文。國初，舉為縣學訓導，疾辭。洪武十二年，薦授翰林待制。明年，降編脩，尋復為待制。十五年，以應對失旨，左遷涓源學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義。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錄三卷，言敬天忠君孝親事，皆述五經四書語。上命公為叙，時撰千家姓，公為表進。未幾，考功劾怠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十九年秋，致仕。公著著端言、孔子封王

為非禮，自是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以封孔子王及謚為非禮矣。

大學士朱文恪公

朱二

辛

公名善，字備萬，豐城人。少穎敏，好學。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元末兵亂，隱山中。洪武初，為郡學教授。八年，召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十二年，奏對失旨，謫教遼東。未至，放還鄉里。十七年，召為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朝廷是之。十八年，升文淵閣大學士。上御文華殿，公進讀心箴。是年九月卒。年七十二。正德中，謚文恪。是時崇德鮑恂有名，禮部主事劉庸薦恂，余銓、張紳、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治體，可備顧問。上遣使驛召。洪武十五年冬，恂銓長年三人先至。恂年八十餘，銓長年逾七十。上甚喜，賜坐顧問，退就舍。一日，上面命三人為文華殿大學士，力辭老不任役使。上曰：「念卿等皆年高，授此職，煩輔導。」東宮免卿等早朝，日宴而入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等鄉里亦為美談。何為固辭？皆言老且疾，辭益力。明日放還鄉。後至，授陝西鄜州學教諭。恂純心篤行，好學能文，出處自全，愛易災，激所著有大學傳義、西漢集銓、安吉人長、高郵人紳、登州人皆以學行稱。崇德又有只瓊隱居艾山，傳通經史，尤工詩。洪武

初復修元史累官國子助教博士上嘗坐奉天殿召四助教璫及會稽趙佩鍊宰金華鄭濤諭曰汝一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

### 太子少保唐公

公名鐸鳳陽人唐子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以至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參議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衛撫輯蠻獠公重厚不妄取予上初起兵即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公上念公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公以德勝上嘗曰都御史

卷二

三三

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偽役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得肆其食故若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言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誣誤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徽剛則謗汕滿朝鐸厚重無疵又謂儒而無為一切文移計票皆舞文弄法賄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為非淵德海涵者以為愚人心之千古有若此耶三十年辛年六十九邱賻最優

### 尚書開公

公名濟字來學洛陽人以明經舉為府學訓導陞國子助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公有治才召試刑部尚書未幾為真公勤敏有為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稽覈勤怠上喜

賜大第甚宏麗曰有司以此為式十五年謂公曰秀才今徵致數千人宜嚴試受職公等條議以經明行修為一科工習文辭為一科通曉四書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言有條理為一科曉達治道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三科已上為中三科已下為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上從之公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公役河渠事眾莫

卷二

三三

能裁定得公一算書即有條理品式可為世守公得信任益奮勵效職他部事輒兼理人忌其才高又見上每召公議事謗言遂起竟暴卒

### 祭酒樂公

公名韶鳳全椒人博學能文章有智畧謹厚自持乙未從渡江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四年轉給事中遷中書省員外郎再陞兵部侍郎尚書六年改侍講學上修大明日曆重定洪武正韻更製釋奠先師樂章尋移病免八年召開國子司業未幾陞祭酒尋致仕歸以壽終公有友人趙奎王才魯文質陳旭陳友此五人者並起獻治從上慶



江取采石，奎體貌魁岸，有才畧，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四年，從征甘肅，猝遇敵，衆畏怖，奎獨奮殊死，戰敗之。上青旭英毅，多智識，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尤材武。文質攻，醫授太醫院判奎才，並都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平蠻功，封武平伯。

### 學士劉公

公名三吾，字如孫，茶陵人。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瑺薦，徵至，老矣，而應對詳慎。上喜，除左贊善，歷升翰林學士，公傳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懿文太子卒，上意在文皇嘗問公，對曰：「皇孫年富，世

### 卷二

三

通之子子沒，徐承通統禮也，卽立燕王，置泰晉二王，何地。上領之，遂立建文君爲皇太孫。十八年三月，上省躬錄初，上命儒臣編古帝皇祭祀災祥感應，可爲鑒戒者，爲存心錄。既又命公編漢以來災異之應，臣下者爲書，賜名省躬錄。二十三年，校晉世子經坐怠慢爲吏部左侍郎侯庸劾降國子博士，未幾復學士。二十六年，以胥趙勉爲戶部尚書坐罪乞免官，未幾又復學士。上厭表箋多謾詞，纖巧，命公及右贊善王俊華撰定頒天下，尋暴卒。

###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恃文墨，而以英

率稱里中推爲祭酒，元末盜起，汝穎淮之南北俱大震，長欲從雄，未果。會高帝爲濠帥，子興大校，以計得元橫湖山兵二萬餘，畧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上問知爲里中長者，禮之，遂收之以爲掌書記，謂之曰：「若知羣雄之所以敗乎？」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贖者爲關，通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千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傅？且夫令持贖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遷爲參謀，自是益專精爲上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上復爲上布款誠，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觸，孰者委曲調護，卽不至齟齬，時子興

### 卷二

三

中流言，內嫉。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復往。子興亦不復強，尋子興死，上代總其兵，填和陽，而元衆尤盛，王子亮堅樞密糾住等分營相侵軼，上屢破之，時出襲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敵至，諱自保。上悉俘取其寨歸，元諜知和陽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提聞上乃大悅，曰：「孰謂而歷歷握策者也？」當令執戈者，相矣，因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食少，舟楫不備，姑少俟。」適巢湖將鮑通游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糧數萬石來降，善長乃說上曰：「天贊我也，旣破蠻于海，于長驅近牛渚，援采石，遂乘

勝取太平。上之發宋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論十亭石。左掠者必斬太平。下卽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上稱太平與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上作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戴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領省事。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調兵餉。陳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

卷二

三十六

應。而伏兵取之。善長曰。方患其來。何爲更誘之。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參知政事。長省事。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上爲吳王。超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逮僞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越。成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于洪都。始善長請權兩淮鹽。立茶法。既復制錢法于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司孔。善長

煩悉而裁取有喪民不爲困。而用善長乃力請上卽帝位。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我安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自有時。大將軍達已破平士誠。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宜國公。賚賜亡筭。上從容謂羣臣曰。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過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今者賴諸公之力。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也。於是善長與大將軍謀北伐。及徇東南諸州郡。令善長與御史中丞劉基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羣臣勸進。凡表乃許。以卽位儀上。上御新宮。告于上帝。皇祇稱帝。

卷二

三十七

賜英賢爲臣之輔。蓋歸德善長達等。既卽位。禮畢。奉四代考妣爲帝后。躬上冊寶于太廟。亭立。妃馬氏爲皇后。封。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皇太子爲中書令。上不許曰。吾子尊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敬問。何中書令也。於是議制。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一切。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易。天下獄。讀神祇名號。封。

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巨細悉委善長仰謀之中丞恭奉承楊憲而行之。命監修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軍常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闕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察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勿絕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詰辭謂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使剗繁治劇和輯軍民漢有蕭何比之于爾未必過也查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為

卷二

三

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器然意忌不能專平參議李飲水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寵任者張景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景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權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勑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為置守家百五十守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醪若榮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萊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有西萬田其地公為我經畧毋使失所自

是留臨濠者數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為太僕丞二子仲佐皆為羣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亂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率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而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政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園丘工

卷二

三

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上親臨判伏其罪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和表裏為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惟燭天而數以事見督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享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兵馬為外應聞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為者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嘆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為又旬日惟庸謂善長延之東西向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領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

俾以精兵寓貢船挾詐害 上而掠武庫兵入海 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夙時費聚已前夙羣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 上謂善長二十七而識善長于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實計畫為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其勿聞達止誅存義并赦佑時左大夫陳寧伏法夙右大夫安然罷歸復 命善長理臺事洪武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已七十七矣耄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

卷二

四十一

卒三百人役和探得 上青樓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休累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 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 上復為捕存義之子佑仲置獄獄其謂惟庸初為寧國公善長薦之超為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賊占劔曰玉璽玉刻蛟龍蟠桃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 不可仍于詔慰諭之召詣 奉天門與語間創艱難為流涕至右順門謂羣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仲夙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

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 陛下所得私 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恟曰臣誠負 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縊夙佑仲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為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夙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處部郎中王國用為稱寃言善長與陛下同心由萬夙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夙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自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矣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

卷二

四十二

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親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踰之凡為此者必有深憾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真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災則尤不可臣亦知善長已夙言之無益所願 陛

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

贊曰 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功胡能  
比蕭鄒侯爵爲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帶礪其班  
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惡人亦不置議夫人臣  
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  
自盡以禮葬卹 帝之恩德不亦深且厚哉雖然其初獄  
抑何曖昧少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視初  
十年而加詳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

李贊曰善長安敢望蕭鄒侯也特其一時同起豐沛跡  
相類耳漢高祖百戰以取天下年年速征乃令鄒侯獨

卷二

四三

守關中數千里給餉增兵不絕厥功大矣且日夜惶惶  
恐一言不合一舉措不慎卒無以當上心保首領最後  
僅僅爲民請上林空地片語稍拂上意然亦有何罪而  
遂至械繫畧不念故人勳舊之情也誰謂漢祖寬仁大  
度者哉吾以爲必如我 太祖乃可稱寬仁大度也大  
君逸臣勞理也亦勢也我 二祖之勤勞不敢自暇逸  
治天下二十二年如一日也昔之治天下于有天下之  
後者曾有若是否也 二祖之勤勞天下如此故亦望  
人之輔之也亦不顧親顧家而爲之者也而善長諸臣  
無有一人能體其心者也今觀歐陽駉馬所尚者 馬

后親生公主也一犯茶禁卽置極典雖 馬后亦不勸

其私所親以爲天下榜樣亦太昭揭明白矣李善長等  
到此時豈有未知 太祖之心也而善長若有未知

太祖之心而又何望于善長之弟與善長之姪若孫若  
親戚奴僕等也今善長且已屢致論列矣猶春戀崇貴

顯要不忍請老何也年已七十有七方且揚揚然偕兵  
而起大第以明得意嗚呼一介草莽當四十一歲時救

死且不暇於今何如也而猶以爲未足也得自經外  
下千幸且萬幸何足憐或曰設身處地當如何曰漢祖

大封功臣之日何乃三傑中人材亦只封文忠侯未嘗

卷二

四三

敢與韓彭埒也我又何人假然而徑據於中山王之上  
乎百頓首力辭封甘心退讓自處于劉誠意之下則  
帝必喜且夫歲入祿米五千餘石何人不嗜也推其半  
以分給伯叔兄弟子姪宗黨朋友毋使一人與職任事  
得以怙勢作威福則怨奚自生禍何從至是謂損福以  
減禍減福以致福此天之道而人之事也若王國用之  
疏自佳然以陳于我 太祖之前總是隔靴搔癢也

卷二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三

林陵 焦 竑 輯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不臣

一十

第一

中山王徐達者鳳陽人爲人長身高額赤色沈毅剛決儕伍咸莊憚之時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太祖爲其部帥用事達仗劔往從從略定遠張家堡得兵三千人又從襲橫澗山寨得兵二萬人時年二十二所委使必効而又時時以王霸之略進帝大悅曰此國器也授鎮撫使位諸宿將上尋從破元兵於滁州澗再從取和陽拒殲其援師皆有功而賊帥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

宋三

聞帝馳單騎往撫爲所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崖於是達請以身之德崖軍代曰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孫帥帝始得脫達亦得脫會滁陽王死帝爲大帥達益重從下俞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相距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深水二城斷其肘故諸軍前薄大破蠻子海牙從渡江拔采石擣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鋒冠而達獨參預密謀進止尋從破擒元將陳瑄先復大破蠻子海牙乘勝下集慶路帝稱吳國公欲將達而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等以不能戢下召軍正使定罪達等頓首請死乃已已而命達率諸將攻鎮江走苗帥完者僂平章定定號令明肅

宋三

二

城中不知有兵達自是專爲將矣置淮興翼元帥府於鎮江達領之時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發舟師自常州來逼達禦之敗其軍於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師上以兵三萬益達達乃分其軍爲三滿常州而壘士誠之弟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覆以待而別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徼士德兵既交均用鐵騎衝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遂大破其軍殺酋以萬計進圍常州不下帝乃故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曰虐降失陳保二老師孤城苦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前過大善不者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萬達乃令四營兵爲二以相救而外營常遇春來應夾攻破之凡五月而常州下達別將輕兵取馬賊沙以爲靖江縣進攻寧國府破走其將謝國璽寧國守臣楊仲英等堅守不下帝以大兵繼之而仲英降復以輕兵徇宜興繇別道下常熟距平江不百里而軍平江大震已復與平章邵榮圍宜興分兵塞太湖口援道絕宜興下時帝以重兵定葵處將略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大將趙普勝以兵陷池州復進據樅陽水寨數往來窺伺帝念不及援達遣其將選精卒襲敗之普勝棄舟走復追擒其部將獲饑腫數百遂

復池州捷聞。帝大悅，謂徽達何以紓我內顧。超拜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亡何，帝取無爲州，達以兵自無爲夜掩浮山寨，破趙普勝之別將胡總管於青山，窮追至潛山，復破斬友諒之郭參政、下潛山，達還填池州。帝諜知友諒且犯池，命金樞密院常遇春以兵來助，使使語達友諒旦夕至，則設伏九華山下，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笑選卒萬人伏九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噪，伏盡發，城中應之，遂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生獲三千人。遇春曰：「此勦敵也，不殺爲後害。」達不可以狀聞。帝帝○主○之○將○自○不○同○，使使者天下戰方始，毋多殺多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則

卷三

三

以夜阮其十之九，上不懌，命悉縱其三百人歸友諒，而曰：「此吾不壹將之故也。」達自是專爲大將矣。友諒既陷我太平，遂盛兵壓建康。帝設奇大破之，達時將南門外兵，功最多，遂與馮國勝等追及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躡其黑旗軍，復太平，遂取安慶，尋從帝取江州。友諒走，追破之，別將兵屯漢江之池口，遇沔陽戰艦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將祝宗、康泰反，大帥鄧愈走達以池口軍還討定之。宗走死，檻泰送建康，達遂移兵圍廬州。時友諒失洪都而憤，悉其衆來爭，樓船高數丈，圍數百重。帝亦悉師溯流逆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

諸將湯其前茅，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振，既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盛，帆檣後先不見際。帝謂左右：「卽不利，奈彼乘勝何？」旣而曰：「得之矣。」吾以達留守，緩急可百全也。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中約束，嚴斥堠，鎮靜若不有外兵者。而帝則已破誅友諒還矣。師還，卽吳王位，而達爲左相。國拜日，上召而諭以元政之所以失，且用息終爲戒。達等頓首謝，復從平武昌，還復論達等以更涉世故，則智勇久歷，患難則慮周，亡何率兵討廬州左君弼。君弼走安豐，遂取廬州，乃率兵徇友諒屬城之在荆湘湖南北者，而荆湘

卷三

四

悉平。召還大會師建康，計所討，率常遇春等以水陸兵往，徇士誠、淮東郡邑，首克泰州，遂降興化。會士誠犯宜興，乃以都督馮國勝攻圍高郵，常遇春攻淮安，別將守泰州，而身率中軍精卒渡江，走宜興，破擒士誠兵，解宜興圍。國勝中高郵守將說約降，使使人受之，皆見殺。上怒，撻國勝而趣達移兵會攻克之。復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破其左丞徐義兵於馬騾港，進薄其城，守將梅思祖降。元將樞密同知陸聚亦舉徐宿二州來歸，唯安豐爲元守。達進師取之，走其右丞忻都、左君弼，與其援將竹貞、元相橫麻帖木兒遣兵救徐州，達復大破斬之。淮南北悉平。帝乃與

諸將相謀討士誠右相國善長以士誠兵尚強且饒蓄積宜少緩達持不可曰張氏汰而苛其大將李伯昇輩積子女玉帛旦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白而書生易與也臣奉上威德以大兵威之當自潰上大悅以左相國達爲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萬討士誠焉於龍江進達等論以毋虜掠毋殺毋發丘壠毋毀廬舍又戒之曰士誠能以吳歸命者必全之吾聞其母葬閭閻之外墟毋樣而勿牧也時副將軍遇春欲徑擣平江上曰不然賊分其衆駐吳興錢塘以自輔我頓兵堅城不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便乃悉舟

卷三

五

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士誠之右丞張天驤參政黃寶院判陶子實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而遣驍將王國寶以長槍軍扼其歸黃寶等敗走遇春扼之遂圍其城五太子及其平章朱暉僉樞密呂珍來援屯城東舊館達遣遇春等爲十壘復敗右丞潘元紹兵而士誠自以兵來援達逆戰大敗走士誠復破獲其同僉徐志堅復破潘元紹之赤龍舡於平望鹵其軍資甲仗皆盡復大破舊館之援兵五太子及朱暉呂珍左丞張天驤等降李伯珍亦降吳興下遂下吳江州從太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鮎魚口山柵復敗其兵於尹山橋遂悉水陸兵薄平江達營葺門分兵營

妻胥閭盤諸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成曰敵樓下瞰城中纖悉皆見尋便使之建康請事帝賜璽書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天性浼毅有謀端重且武用能遏絕亂略消弭羣雄今事事稟命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禦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勿以聞平江城堅難卒拔莫大祐時爲士誠守無錫更相唇齒其將楊茂吾泗數從水中爲使達獲茂釋而厚賞之使往來爲間因盡得其虛實士誠迫自出兵戰馬驚墮水輿入城其弟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猶未及嘗而飛礮已碎其首矣士誠氣益奪達知城中困乃勵士鼓

卷三

六

而破葺門遇春亦破開門新寨其樞密唐傑皆降遂大潰士誠收其餘兵三萬巷戰復潰馳歸拒門自縊久乃蘇檻送建康卒以縊死達之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予一彈曰掠民財者死戮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告曰奈何久抗王師達乃遣輕兵渡江下通州歸獻俘於戟門進封信國公賜綺帛爲右丞相亡何議北伐平章遇春請直擣元都執孱主以臨天下帝曰壯哉而昔所畫下平江策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塵牧野



時左君弼竹貞皆走之守將國公李克彝所克彝謂君弼

頃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圉防其反軼可也達家拜命

次河陰分兵徇河北在平章龍二走追至彰德龍二復走遂敗彰德并廣平大將軍駐臨青分遣傅友德開陸迫通步騎都督顧時澄河通舟師遂前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蘆滑州擣直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速不戰走元都大震抵河西務敗其平章俺克等遂進抵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春軍西岸遇春敗其西岸兵擒國公卜顏帖木兒等入通州夜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子聞建德門以其車服重寶踰踰五日達進師填壕入陳兵擊齊化門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

卷三

九

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數以奉職無狀且不先納款修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幣幣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餽廩無缺吏士一切按堵市不易肆已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右丞劉泰政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驍騎伯遷臨口楊鎮撫以舟師守直沽提問詔達與遇春定山西遇春以兵先下保定尋下河間下真定而右副將軍宗異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帥大兵繼之使右丞劉泰政友德以鐵騎爲前鋒略平定州而北時擴廓帖木兒兵方自保安謀踰居庸關撼故都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

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棧六條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必虛巢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管轄之軍來救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集而擊戰此危道也虜不解遠斥候固營壘可掩而取達善之而合擴廓部將豁鼻馬者來約降請爲內應乃選精騎衝枚夜襲之擴廓方然燭使二童子挾書以待卒聞警倉皇不知所爲跳一足乘驛馬以十八人走大同豁鼻馬降達次日建大將旗鼓按其營得甲卒四萬馬四萬匹乘勝之大同擴廓遂走甘肅復遣顯友德以步騎徹破賀宗哲於石州而身率兵

卷三

十

自霍下平陽河州府山西悉平遂渡河鄆城守將迎降克同州趣鹿臺時奉元爲都省而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與孔興脫列伯據鹿臺各有重兵以衛奉元思道等聞達兵至三日遁達遂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十餘人出迎達撫慰之遣左丞周凱入申約東明日師進奉元其約東如下故都時秦民大悅以奉元爲西安府副將軍兵逼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請先由蘭州取慶陽後度隴攻李思齊於臨洮達曰不然思道自守虜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衆

以大兵感之思齊不走絕徽則束手降矣思齊降全陝皆  
我有遂決笑度隴克秦州走其將呂德張義至華昌總帥  
汪靈真保平章梁子中商請等降遂遣馬將軍以天策羽  
林諸衛驍騎逼臨洮李思齊降得其衆十餘萬乃以兵攻  
靖寧走知院伯卜哈度六盤山襲走孫王盡獲其部落  
輜重使速倫慶陽張思道懼留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輕  
騎跳之寧夏遇擴廓帖木兒為所擒良臣聞之使使納款  
達遣右丞顯率騎士五千步卒六千往受降良臣自疑以  
兵來者豈捕誅我乃佯為蒲伏道左獻牛酒而夜襲顯顯  
被傷走達怒甚即日以大軍圍慶陽而分布精騎使平章

卷三

十一

俞通源略其西都督顧時略其北參政友德略其東都督  
陳德略其南慶陽援路絕達進逼西門其平章姚暉等開  
門納師良臣父子自投井出而斬之并誅其黨二百餘人  
陝西悉平詔達還京師第功宴諸功臣以達為首稱  
其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  
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賜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且  
大論封會擴廓帖木兒悅達還悉兵襲我蘭州不克尋敗  
我援師殺指揮使于光時左副將軍遇春卒三年上乃  
還達大將軍印而以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為二  
大將軍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以取擴廓左副將軍居

庸出東道從大漠取元嗣主達受命即日行遂至定西擴  
廓退屯車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峪隔深溝而壘擴廓  
餐精兵千人由間道從山東下潛劫東南壘舉軍皆驚援  
左丞胡德濟舍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  
德濟故功臣越公大海子也達械之送京師而斬其部  
下趙指揮數人以徇餘衆皆股栗明日達乃整兵奔溝而  
戰以身先諸將士諸將士毋不奮而角者遂大破之獲其  
鄭王濟王闊闊公平章韓札兒虎林赤等文武僚屬千八  
百六十餘人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三百匹  
案馳羸驢牛羊以鉅萬計擴廓脫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遁

卷三

十三

沮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帝  
釋之而以書諭達謂將軍自效備青不斬蘓建獨不見獲  
置之待莊賈平將軍誅之則已不誅且念其信州諸將  
功不得不曲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達  
既以破平擴廓乃使都將軍因兵威臨降西番而自攻典  
元復取之會左副將軍亦以兵襲應昌盡得元嗣主之嫡  
孫后妃將相寶王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聞詔振旅  
還京既至帝為幸龍江勞之所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  
相參軍國事進封魏國公

大祿五千石予諡及鐵券免

三死子免二死仍世世勿絕。文綺帛百匹。明年復佩大將軍印。填北平。以便宜徙山後順寧等處軍民。戶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爲軍者。給月廩。爲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北平軍府之川皆賴之。十二月。受詔還京師。十餘日。帝召達與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馬勝宴射。賜之交趾弓五十。彤弓百。因諭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功。賜之弓矢。天下甫息肩。得無又有大興乎。旬日。帝御武極。謂達曰。橫廓遊魂。尙出沒奈何。達請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度兵幾何。曰。十萬足矣。上曰。吾子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中路。

卷三

十三

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以征西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前鋒。敗其游騎於野馬川。復敗橫廓於土刺河。橫廓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砲。而易虜驟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達因壘而收之。故徹侯功臣無死者。虜亦不敢入塞。而偏將軍湯和遇他虜於斷頭山。亦敗。左副將軍出塞。道遠乏水。後軍爲虜所掩。失徹侯曹良臣。大校數人。然得其士馬輜重。略相當。獨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西涼。屢破虜。盡收其妻子。以私匿馬馳故。賞不行。而上以達功大。弗問也。自是達連歲出填北平。歲行盡。即召還。

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見。惟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嘗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異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強沃以酒。既醉。殺以被昇臥。即正寢。達醒。大驚。俯伏階下。呼死罪不已。上益悅。命有司爲治甲第。表其坊大功。曰。令世毋忘爾功。達長女尚燕王。王帝愛子也。國北平。故達歸將印。不喻月。輒復之。鎮時北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名。不敢復犯邊。達亦戒守邊者。唯繕城戍。簡士馬。謹烽燧。毋得微功。皆毀之。鎮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燕王三子皆達女。出親爲。王舅與天子夷輩而見。王必執臣禮。不少間。

卷三

十四

王以是心念之。又得其用兵法。所練士皆精卒。胡惟庸爲左丞相。檢而貪。以達元勳。貴重。因欲內好。達惡之。反。賂達閹者。福壽使爲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時爲上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敗。後惟庸反。帝以是益重達。十七年。達在北平。疽發背。小愈。上使達子允恭視之。賜璽書。謂今九夷八蠻。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何以臻此。且召之歸。而疾益甚。帝憂之。爲延致天下名醫。復禱於山川社稷城隍之神。顯假大將軍息數載。以寧萬姓。吾他日與之同往。竟不起。十八年春二月卒。年五十四。帝袒跣奔達寢。撫屍而慟。愴然謂羣臣曰。大將軍爲朕股肱。

肱心膂，僇力行陣，東征西討，官平羣醜，克濟大勲。邇者太陰屢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奪之，悲夫！盡心國家，為社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吾何以報？但者其勲烈，宜於金石以永，垂不朽。贈中山王諡武寧，追封其三代皆中山王，而手書其混一區夏，奠安神人之功於墓道。且曰：婦女毋所受財，實毋所取，忠無疵，昭明日月。惟大將軍一人而已。自達亮，帝所授大將印，獨采國公勝、涼國公監玉，而賴川侯友德以功進封公，其受服亦數然。上待之不能如達，諸所飭厲，唯稱中山王，或中山開平二王及燕王，即帝位，所舉中山王以屬諸將軍者不一。

卷三

十五

余州外史曰：高帝之取天下，計初下建康，再與陳友諒角，實在行而其他十七皆大將軍力也。大將軍之廉靖仁武，沈幾英勝，即古名世之佐，過馬勞而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元女附配，英主整其成師於十五年後，而資靖難兩都二公，光表後裔，寵冠羣辟，夫豈幸哉！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常遇春者，濠之定遠人。元末羣盜起，盜魁劉聚得遇春而識之，使為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必剋獲而歸。以是為聚所愛重，然遇春察其急，商略毋遠志，屬高生。

卷三

十六

帝駐兵和州，乙未，遇春偕其私卒數十來歸，請顯為先鋒。上曰：爾以饑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為也，倘得效犬馬之力，其雖死猶生。上猶弗許，既渡江，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三丈餘，遇春飛舸至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敗其衆，遂乘勝取太平。始授總管府，先鋒無何進為總管，丙申，上已渡江，而諸將上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之守備單弱，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石，界其中，音問絕。上使遇春多張疑兵，而自帥正兵直倚之，既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之舟，分而為二，左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師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遂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復為領軍先鋒，徐達攻常州而降，卒叛，與張士誠合而圍達，命遇春以師援之，表裏共擊，大破士誠，復為總管進統軍。大元帥明年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尋從達下寧國，分兵取馬駝沙，遂取池州，戰功最進，行中書省都督，又明年擢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又明年從上取婺州，復有功，進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樞密院事，守婺州，遂以其兵攻衢州，衢州下，其院判張斌以卒萬人降，進僉樞密院事。庚子，召還京師，尋從達守池州，大破陳友諒之衆，友諒入寇，薄我於都城之龍灣，上設

伏大破之遇春功復最上追友諒於江州遇春留守用法嚴軍民肅欽辛丑進行省叅知政事復從上追友諒於安慶遂取江州還督龍濟寨之師張士誠之大將李伯昇圍我長興急上遣遇春以人軍援之兵至伯昇拔營遁俘斬其後軍五千餘人壬寅城安慶破池州之叛卒羅友賢斬之餘黨悉平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曰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為宿舊且善戰既賞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上飲而劫之事發就縛上猶語諸將吾欲宥榮死以慰勞臣衆唯唯遇春直前曰臣臣而以反名寧可有臣誼不與之共生上乃飲榮酒

卷三

十七

流涕而僂之以是心益愛重遇春癸卯張士誠別將呂珍圍劉福通於安豐上救之師至而珍已破城殺劉福通矣其兵勢盛而連營水陸為戰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為前鋒拔其中壘而據之會左右軍敗汪元帥兵欲出走阻於壘則殊死鬪卒不可敗而遇春以精騎橫突其後凡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大勝進圍安豐元將左君弼自廬州來救達與遇春連擊大破之遂移薄廬州且下而友諒傾其國兵來爭南昌上乃趣達遇春廬州之師歸遂從上往救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達首敗其前鋒縱火焚敵舟二十艘殺獲以千計而敵不退友諒太尉張定邊奮前犯

上上舟遠膠淺遇春從旁射定邊中之始引退上舟脫而遇春舟復膠淺乃復力戰以晚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等皆焚死連戰三日友諒之卒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亦略相當既出湖口諸將佐氣稍稍奪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絕側道凡旬五日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艘突圍湖口上蹴之自晨至酉友諒中流矢死乃班師飲至策勲以遇春及廖永忠俞通海為首賜土田金帛過當復從上討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圍甫合而其丞相張必先自岳來援

卷三

十八

遇春以五千騎連擊破擒之必先友諒驍將也甲辰陳瑄僉事出降進遇春中書平章政事尋從徐達取廬州始別將兵略定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皮等寨乙巳遂定贛州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師還取安陸襄陽丙午復從徐達克奉州已克高郵獨淮安徐宿安豐悉下之丁未大發兵討張士誠命遇春仍副大將軍徐達行舟師出太湖擒其萬戶尹義等直趣湖州之吳山與士誠兵水陸鏖戰敵大潰遂薄其城廣車戰艦高與城堞埒其丞相士信掃境內兵來援築壘舊館歷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由大全港入營於東門却歷其背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將士

立破之復破其兵於烏鎮士信跳舊館之卒六萬悉降嗣而下遂進圍平江路縛士誠以歸借其兵得二十五萬時上猶稱吳王召見戟門所以慰勞備至進銀青紫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封鄂國公上念遇春功大欲尊賞之而李善長徐達已為左右相國不能復置相乃以遇春為平章軍國重事封魏王與相國等復議討中原遇春有所獻策大較欲輕兵直搗其心腹肢節當自解上持重不之用也而心服其勇至是命遇春為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達率步騎二十五萬以北上親駕於龍江諭諸將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嚮披靡無如副

卷三

十九

將軍遇春第吾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一小校爭能其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詔既與大將軍合略定山東諸郡洪武元年遂破汴梁走其帥李景昌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殛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五月上幸汴梁遇春隨入見上勞之曰將軍與大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功亦大矣勞且倍矣遇春頓首謝上悅三時復往河南遂與大將軍略定河北進逼其大都元主北走遂移兵營太原元

太傅河南王柳嗣帖木兒自保安還師來援其鋒銳遇春與達謀夜劫之擴廓果潰走太原下收遇春為左副將軍居右副將軍馮宗異上二年取大同轉徇河東西渡關下奉元路遂與宗異合而西逼鳳翔其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衆奔臨洮鳳翔下會元丞相也速以兵寇通州至白河而遁上乃遣遇春以所部馳至故元都部署將士而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副之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寧遂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為八伏徼其歸大興之守兵

卷三

二十

走伏發遂大敗擒其丞相嗣天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孛婁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貨寶稱是師還次柳河川暴得疾卒年僅四十上為震動喪車至龍江親出奠為文哭之叙其功甚詳已而大慟始命有司制閭大臣計用宋太宗為韓王趙普舉哀禮擇葬地鍾山之陰冥器芻蕘凡九十一切皆官給不以煩其家仍驛書報大將軍達使歸而會葬特贈錫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復推恩王其三代皆賜諡明年論功賜金幣一與大將軍

等而封子茂鄭國公歲祿三千石予諡恭配饗高帝廟庭與祠雞籠山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爲第二王爲人沈鷺果毅撫士卒與同甘苦出則摧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與古人合年差長於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節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髮大將軍亦推愛之終始無小間唯性稍好殺而謹以此不能比大將軍而一時稱名將者猶曰徐常璩常璩而王亦均重之晚節每舉以勵諸將帥必曰中山開平二王不偏廢也鄭國公茂弱冠而封其婦父爲宋國公爲勝以謀宋國公北征納谿出不奉約束削爵安置廣西之龍州然猶念遇春功別封次子昇爲開國公明年加太子太保建文末以抗靖難師安置雲南臨安憂死弘治中錄六王後曾孫復得拜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世乃更封懷遠侯鄭端簡曰嘉靖十年進劉基諡太廟并議常李劉湯四王後十一年吏部會議遇春文忠愈相皆戮力中原廓清方夏曾不再傳而子孫微替歲月彌久莫敢訟功追我孝宗憫焉下詔錄其裔孫四人爲錦衣衛指揮使皇上神聖天啓勅遵祖法特詔誠意伯劉基裔孫世爵又推念四臣之功俾悉如基議從事廣祖宗崇德報功之仁修聖王典滅繼絕之典臣等遇昧謂四臣宜世其爵

制曰可封常玄振懷遠侯李性臨淮侯劉繼坤定遠侯馮紹宗靈璧侯各食祿千石與世券  
弇州外史曰封鄂而諡忠武唐之尉遲氏宋之岳氏併闕平而三

####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

岐陽王李文忠泗之盱眙人父曰貞母上之長姊也生文忠甫十二而薨特淮南北盜起父貞携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甲午聞上起兵滁陽間關往投至則相抱而哭時皇子幼上多蓄童穉之材勇者子之使文忠得國姓而從皇姪文正列延師誨之讀書史習兵法

#### 卷三

三

上嘗携所業傳示幕僚曰平世一卿士也雖然要當於馬上習之丁酉俾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奮擊破陳友諒之卒驍勇爲諸軍冠時年僅十九無何以舍人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皆下之戊戌敗元樞密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遂敗苗軍于於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夥文忠以士飽飲且驕夜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曰患不力戰耳何患不富貴遂前襲破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已亥會鄧愈胡大海之師取嚴州起爲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鎮之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來爭挾苗獠之衆水陸數萬人奄至辛丑文忠以輕兵徒陸逆擊



大破之。賊莫首。之。權。放。之。中。流。水。兵。見。而。夜。遁。遂。克。諸。暨。王。寅。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苗。將。將。英。賊。殺。其。帥。繁。政。胡。大。海。以。叛。文。忠。急。擊。破。之。蔣。英。走。癸。卯。諸。暨。守。將。謝。再。興。叛。挾。張。士。誠。寇。我。東。陽。文。忠。馳。救。復。破。之。再。興。走。文。忠。以。反。側。郡。處。兩。叛。間。又。與。強。虜。接。壤。而。練。兵。繕。甲。屹。不。可。屈。始。文。忠。所。築。通。諸。暨。而。城。者。曰。新。城。士。誠。之。司。徒。李。伯。昇。悉。兵。二。十。萬。來。圍。文。忠。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守。新。城。將。胡。德。濟。謂。賊。勢。盛。盍。少。避。之。以。俟。大。軍。文。忠。曰。侯。大。軍。城。爲。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遂。誓。師。而。鼓。之。曰。彼。衆。而。器。我。寡。而。整。且。聞。彼。之。輜。重。山。積。是。天。以。富。賜。若。也。勉。之。戰。

卷三

三

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出。賊。陣。斷。其。中。堅。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噪。而。出。遂。大。潰。斬。首。數。萬。級。擒。將。校。七。百。人。委。棄。鎧。仗。芻。粟。彌。亘。數。十。里。伯。昇。僅。以。身。免。甲。辰。上。召。文。忠。歸。宴。勞。彌。日。賜。名。馬。金。幣。甚。厚。乙。巳。進。右。丞。使。統。全。浙。兵。攻。張。士。誠。之。杭。州。丙。午。取。桐。廬。新。城。富。陽。進。攻。餘。杭。一。夕。而。下。叛。將。謝。再。興。之。五。子。降。丁。未。杭。帥。潘。原。明。使。其。員。外。力。驛。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爲。緩。師。計。乎。驛。謝。曰。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自。不。能。緩。非。敢。緩。也。文。忠。於。是。引。入。臥。內。與。飲。而。授。之。約。

東。明。日。原。明。如。師。遂。入。文。忠。營。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金。立。礫。以。徇。就。軍。中。加。榮。祿。大。夫。行。省。平。章。政。事。還。李。姓。洪。武。元。年。上。卽。位。封。文。忠。父。貞。思。親。侯。食。祿。奉。朝。請。上。念。姊。已。久。死。獨。貞。在。而。又。醇。謹。宴。見。不。以。時。每。有。征。行。輒。令。守。官。省。文。忠。既。父。子。當。腹。心。寄。親。重。與。比。尋。討。平。闕。之。叛。寇。還。爲。偏。將。軍。二。年。從。開。平。王。遇。春。北。討。由。遵。化。度。鹿。兒。嶺。進。薄。上。都。克。之。走。元。君。獲。其。士。馬。萬。計。俄。而。開。平。王。卒。文。忠。代。將。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而。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則。已。平。而。虜。衆。改。衣。伺。隙。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爲。

卷三

三

疑。文。忠。接。餉。此。曰。闕。外。之。事。吾。得。而。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楊。門。擒。四。大。王。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木。自。固。虜。果。夜。率。衆。來。攻。我。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虜。益。大。至。乃。以。二。營。委。虜。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遂。精。兵。爲。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驍。將。脫。明。伯。俘。斬。及。降。者。萬。餘。人。窮。追。至。莽。哥。舍。而。還。論。功。賜。金。幣。富。大。將。軍。之。半。三。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憫。兒。擒。其。衆。章。祝。真。諜。知。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魯。卽。位。其。衆。

離文忠喜兼程而進太破其候騎遂圍應昌明日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后妃宮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將吏等駝馬牛羊無算并獲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選精騎窮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興州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其兵民萬六千餘人提問上大悅為御木天門受草臣朝賀大封功臣文忠為開國輔正人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諡參世榮亭領都督府事四年西蜀平命文忠因兵威拊循其地五年復以左副將軍北討出東路師至哈刺

卷三

三

莽來虜先遁文忠乃留輜重驢駒河人齋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刺河元太師哈刺章蠻子悉眾渡河留其妻子北嚮而嚴騎以待文忠力戰却之遂北至喇海虜來益眾文忠乃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以虜虜疑稍稍引去文忠亦解而歸迷失道乏水渴死者甚眾文忠患之忽所乘馬跑土泉隨湧出土馬賴以濟乃自為文刑牲祭之文忠軍雖名為全而所失多得不足償而大將軍之出中路者竟敗績矣六年將兵出朔州擒其太尉伯顏不花七年總兵駐代縣分遣兵出至三不剌者俘其平章陳安禮至順寧陽門者斬其知院珍珠驢至白答者俘其國公鄧季羅帖

木兒天祚大寧高州斬其宗王梁桑失理皆酋子女人畜歸虜益避遠邊境無事文忠與大將軍皆折節延諸儒生講說經義而文忠尤號有文采上益禮重之始命與李善長通知中書省大都督府事御史臺事又命大事皆取二公處分中書省革命文忠特奏軍國大計幾如大將軍十六年命兼領國子監事十七年二月得疾上幸其第撫摩久之揮涕而別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諡武靖父貞初亦封曹國公別食公祿前文忠卒亦贈隴西王諡恭獻有二子景隆增枝景隆少奉文忠教商諸生關與天台方祥儒者既襲爵與魏國公輝祖等分鎮中原要地進掌左

卷三

三

軍都督府加太子太傅上崩皇太孫立景隆益以肺腑見親任而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時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得幸上謀削弱諸王故燕兵起齊泰黃子澄皆才景隆而薦之乃命景隆為征虜大將軍北伐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為推輪親送之江浦且令得以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宿將鮮存者雖存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行快快不肯為之下景隆暴得意自尊人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會兵五十萬乘燕王攻大寧進薄北平築壘九門為長圍欲以困燕王還師景隆逆戰大敗死者十餘萬明日九門師潰死者復數萬乃退走王

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荆關時寒甚士卒墮指戰於白溝河北凡三日復大敗殺溺及被俘者幾三十餘萬景隆乃奔濟南燕王來追復大敗死者二萬餘濟南遂見圍以泰政鐵鉉堅守得不下始人主未知敗問與泰子澄謀以景隆權尚輕特賜黃鉞金鉉朱弓矢使者渡江而風失之復製以賜而景隆敗問至矣召還既陛見黃子澄慚憤執景隆於朝班慟哭請誅以謝天下人主莫能問也又二載燕兵渡江駐龍潭人主懼乃使景隆同尚書茹瑺都督王佐謁燕王以割地講和請王笑曰事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奸臣耳於是景隆等滿伏密

卷三

王

輪欽歸佐谷王守金川門燕王至景隆等開門奉迎王即位以景隆等默相事機改號曰奉天靖難階曰光祿大夫勲曰左柱國增祿歲一千石其太子太師如故賞珥珠成二公改修高廟實錄為監修總裁諸裁定功賞大典華景隆猶以班首主議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諸功臣咸扼腕謂彼白刃刺我而今以降虜踞我上其又明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論劾景隆包藏禍心蓄養亡命與其弟左都督增枝謀為不軌已文武大臣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等吏部尚書蹇義等復言之已六科都給事中張信等復言之乃下詔盡削景隆勲階官號絕朝請勒

歸私第猶以長公主故不奪其爵亡何羣臣復言詞事者至其家景隆猶坐受關人伏謁如君臣禮大不道復株及左都督增枝因詔併奪增枝荊州帥符逮之與景隆同繫私第盡沒其莊田寶貨圖籍滅獲入之官而所繫者皆親屬矣嘗絕其食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而景隆竟以凍餒卒正統中增枝猶在以恩例聽自便又數傳而其玄孫璿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于瀛襲卒子性襲嘉靖中繼六王後封臨淮侯勲號階祿同懷遠侯卒無子叔父沂嗣卒子庭竹嗣卒子言恭嗣好文學

卷三

王

奔州外史曰高帝起民間兄之子獨大都督文正妙之子獨岐陽王大都督不善居勲父子以廢徙而高帝念之不絕蓋二百餘年而南面猶故也臨淮之紹侯其亦高帝遺意哉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公

沐英風陽定遠人父母蚤亡上收為子既長溫爽有安概機穎過人初與李岐陽等俱冒國姓賜名文英歷次皇從子文正數從上征伐入侍帷幄晝夜勤勵日無廷視上心器之壬寅年十八用為帳前都尉從守鎮江居四歲擢廣武衛親軍指揮使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福建擒平章陳友定洪武元年歸其姓沐而單名之

曰英摧鎮國將軍三年，僉大都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時都督不為階官，而英特受。上心膺托九年，命乘傳錄陝西巡行諸路，布上恩惠，事有不便者，輒更置而後聞，且使練諸部兵以待明年，遂嗣寧河王征西番，西渡黃河，略烏思藏，耀兵至於崑崙，轉戰數千里，俘虜士卒萬計，馬駝牛十倍，師還，而寧河王道卒，英代將其衆還京師，封西平侯，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勲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錢，又明年拜征西將軍，窮追西番，降元萬戶迄失迦，夷其部落，擒洮州十八族，盡其衆二萬餘，雜畜二十餘萬，平朶甘納兒七站地。

卷三

三

數千里，復率所部蕩和林，轉略亦集乃，渡黃河，登賀蘭，擒伏聽者，得穹廬所止，流沙分兵四翼，薄其營，自率精騎衝中堅，大破之，獲大帥國公脫火赤，知院亦愛足，質其全部，十四年，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築公主山長寨，掩四部卒，渡噶爾河，獲知院李宣，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同桓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王雲南、孫辰、沉固、羅恩、遂躡晉安，至白石江，梁王把都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選甲十萬來拒，桓川侯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奇兵潛從上游，遙出賊後，賊陣動，大軍乘而擊之，勁戰自且至，躡生縛達里麻，賊大潰，僵屍百里，直抵雲南，諸郡皆

下，獨大理猶為元守，英與三司議之，擒段世拔大理，移兵取車里平緬，不浹月，雲南郡邑悉平，復與桓川侯分道平東川烏蠻寇，而夷兵叛者，合圍雲南，守帥馮誠告急，英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遂悉復曲靖、永昌之失守者，是年諸將班師，詔英留鎮雲南，英鎮之三年，平廣南蠻，而破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二十一年，龍川宣慰思倫發聚其衆三十萬來寇，定遠英選卒三萬拒之，馮誠領前軍，衛正湯昭為左右，大戰左軍，小却，英令左右斬左軍帥首，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馳下，即麾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不移時，寇大敗，明年復平東川，破叛酋阿資入朝，錫宴。

卷三

三

於奉天殿，資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綵幣百襲，鈔五千錠，陞陞，上撫之曰：使我高枕而無南顧憂者，爾也。英歸鎮，二十三年復大破阿資衆，走之，二十四年，使使以兵威折脅八百國，并諸番有重譯貢者，初英留鎮之明年，哭孝慈皇后，再鎮之三年，哭懿文太子，極哀吐血，卒，年四十八，計開上慟哭，命以喪歸，賜葬觀音山，追封獻寧王，諡昭靖，侑享太廟，有子一，其子早卒，而三子遞鎮雲南，少子順尚，文皇帝公主為駙馬都尉，鎮雲南，京師督府以壽考終，惠襄侯春者，英長子也，年少有才武，嗣英侯繼，填雲南，留意屯田水利，平緬甸，東川叛夷，復平越，萬阿資。

才千孟諸君三十一卒年三十六諡忠襄無子弟歲以都督嗣時岷王之臣雲南與晟交惡上貽書王謂晟少孤不練事毋深責之吾當別飭晟然卒以王他故徙國楚而晟自如建文之自焚也文皇意其匪晟所使使詞察無狀乃已麓川宣慰使不能制其下諸蠻逐之而擅其地晟以大兵討之分其地為孟養木邦孟密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平滌潞江清甸大侯者衆互長官司而歲徵其貢賦又於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之夷遂帖息八百國之長使其酋帥以蠻衆來犯晟發兵使別將逆擊而自濟其後至蒙自蠻退走追獲其帥賜黑書備以金幣

卷三

文皇四年安南逆臣黎胡奎弑其君并殺我使者以晟為征夷左副將軍率雲南諸衛所土漢兵由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以入前鋒奪猛烈棚華關隘賊敗走造舟以濟師分遣所部據溪沕寺沙昇舟夜出洮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江與征夷將軍新城侯輔兵公破多邦城棚繼擣其東西二都及盤灘困收榕江仙侶等賊胡奎及其父僞上皇季粹狼狽棄其衆獨携家屬及左右心腹遠遁晟等窮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凱旋入朝論功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右柱國封黔國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世勿

絕賜諸券王帶金幣寶鈔既大宴上御製詩褒美之再宴於便殿還鎮雲南無何胡奎之餘孽僞上皇簡定作亂命晟兼征夷將軍討之不利於是英國公輔復以征虜副將軍率兵合而破之獲定等檻送京師伏誅召英國還僞王陳季廣等尚未平晟連戰不能下又復命輔捕季廣等送京師晟亦受賞白金三十斤寶鏐三萬錠絲幣三十有副仁宗即位召還宴勞賜金幣加太傅還鎮自是宣英二帝嗣位賞亦如是麓川思任發反侵略騰衝南甸詔諭之降不從晟使都督方政等為前鋒而大軍繼其後破平景罕等寨斬首三千餘級獲衆二十餘政

卷三

特勇以輕騎前搏賊敗績死晟退師至金齒詔還鎮內慚懼得疾至楚雄而卒詔官為治葬賜祭追封定遠王諡忠敬晟戰數不利天子以絕遠且世將藉而隱焉滇人攝服晟父子威信莊事之無異人主每片紙下上酋所具威儀出郭迎迓盟而後啟曰此令旨也前後置圖豎面紫三百六十日吾日食其一足矣晟有子斌斌尚幼嗣公不能將其軍於是晟弟昂以都督同知佩印代鎮復討麓川不利靖遠伯王驥等兵與合始平之昂得遷為左都督賜金幣加等卒贈定邊伯諡武襄斌嗣公之十一年薨贈太傅諡榮康子琮幼不克嗣於是從兄璘以才舉為右都

督代鎮卒弟璘爲都督同知復代鎮前後凡十五年而琮始嗣公又明年始佩征南將軍印爲鎮守前後平馬隆麗江劍川順寧羅雄等蠻累賜收褒獎加太子太傅嗣公凡三十二年而卒無子以都督同知璘之孫都指揮誠之子崑嗣朝議以崑爲西平侯之裔孫當從侯爵而守臣爭之謂南人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恐爲所奪崑十四歲而拜公爵尋以征南將軍填守營兵平龜山竹箐蠻論定孟養孟密之爭寨者又合川貴二鎮兵平米魯亂再擒師宗州賊張長受南安亂酋那代三賜聖書獎諭再盜歲祿百石加太子太傅嗣公二十四年卒贈太師諡莊

卷三

三

襄子紹勳嗣公十六年而卒子朝輔嗣十一年而卒父子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二子融肇皆甫襲而殤朝輔之弟朝弼當嗣虛其嫂且錮之不使還南京於是上疏相討久之始得襲佩印填守其淫惡蓋甚且旅拒王命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且代鎮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錮于南京之故第以幽死

弁州外史曰英以愼靜饒兵略爲天子軍路盤縷以開滇土晟武則不競而德繼之世保赤社爲明藩屏偉矣鄭端簡曰孝陵初起多畜養子每郡邑下輒遣養子出守蓋二十餘人而昭靖王功最大有徐司馬者揚州人九

歲棄道傍上得之名馬兒既長出入侍左右征行守禦有功歷陞都督僉事司馬好文學謙恭禮下士大夫浙東河南尤著惠政公暇退居一室蕭然如草布及卒家無餘資稱賢將云又有何文輝潯人初名道舍守宣城潼關成都北平鴈門從征淮東姑蘇福建陝西四川尤有功建寧時建寧人降文輝主帥胡廷瑞怒欲屠其城文輝力止之曰吾與公奉命安百姓乃以私忿殺人耶遂止朱文遜者從定江左淮南有功授元帥拒漢兵戰死朱文剛初名柴谷從定江左授元帥與耿再成守處州苗帥叛文剛急收兵出戰輝劔所賊大罵死文遜文剛未詳何許人

卷三

三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

寧河王鄧愈者泗州虹人父曰順典有三子長曰友隆仲卽愈元末羣盜起江淮順典從鄉里少年據臨濠與元兵拒戰死友隆代之復病死愈復代之是時愈年僅十六衆頗少愈既出戰則先歿陷陣無所不摧破衆乃喜曰使仲君早將何至以首予敵會高帝駐師滁陽愈自盱眙率所部來附授管軍總管遂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牙之兵凡數萬上禦之戰甫合而愈與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遂從下建康略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擢廣興元帥克廣

德州長鎗軍謝元，以兵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俘其總  
管武世榮，移鎮宣州。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  
攻下徽州，走其將元之苗軍楊元帥以十萬衆來爭，愈與  
大海分道逆戰，虜其大校百五十八人。婺源之裨帥汪同  
來降，愈遣驍將王弼、孫虎等進逼其城，破殺其守將鐵木  
兒不花。婺源下，尋遣萬戶朱國寶討下高河壘，遂由昱嶺  
關進攻建德，破其長鎗元帥余子貞，遂克建德，以爲嚴州。  
建同會行樞密院事，破元將苗楊之兵於烏龍嶺，進會書  
行樞密院事。饒州下，愈入守，數與陳友諒角，有功，進中書  
省參政，錄總各翼軍。馮愈乃廣布威德，撫納降附，以兵

卷三

三

義將梁走其參政侯邦佐，轉戰樂平，敗諸總管之衆，獲萬  
戶彭壽等，諸屬邑皆下，遂進圖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  
吳宏旣歸，上上因其兵，使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  
宏拒，而畏愈強，乃遣人詐獻地以緩我，愈謂得之，即率勁  
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單騎走傍邑，自  
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等四路，南豐等十八縣  
印詣愈降。愈遂定撫州，於是上進兵取洪都，降其丞相  
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等，召愈以步兵來會，改江西  
行省參政，填之，而命祝宗、康泰仍故官，以所部從。宗泰初  
不欲降，迫胡廷瑞意，快快不自得，又以愈秩卑不欲爲之。

下，而廷瑞既從，上還建康，從容爲言降故，非宗泰意，恐  
有變。時右丞徐達方進攻楚，乃發使使宗泰等以所部從  
行，舟次女兒港，遂謀叛，掠商舟，布爲旗幟，夜趣新城門，舉  
砲破之而入。愈時舍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  
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連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  
養子馬乘乃得脫，奔撫州門，奔還建康，以情歸於上。上  
弗罪也，而撫之右丞達兵復洪都，走祝宗而執康泰矣。於  
是大都督文正開府洪都，愈次焉。明年，陳友諒圍洪都，號  
五十萬，治戰艦，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  
撫州門，最爲要衝，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上來援，大

卷三

三

破其兵，射友諒殺之，開始解，論功與克敵等，尋破平鄧青  
等二萬人於永豐，從開平王遇春，揚臨江之沙坑，麻嶺十  
洞諸山寨，圍贛州下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降，進行省  
右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次丞相，而愈時年  
二十八，兵興，諸大將蚤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出鎮襄  
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拔  
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吳王初建，御史臺首  
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湯和討方谷珍，愈獨領臺事及  
大將軍經略中原，而愈以征戍將軍略定江淮，未附州郡  
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生獲守將蔡國公史克新等，遂取

隨州守將左丞王誠降，覆洪山之老馬劉寨，斬獲以萬計，均房金商地悉平。洪武元年，帝卽位，立東宮，愈兼太子右諭德。三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龍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悉覆其衆，別將招諭河州土番大酋何鎖南、普花兒只等請降，其西烏思藏等亦降，皆入貢，請受天子封師旋大論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歲祿三千石，子鐵券，子孫世襲。五年，以征南將軍討平澧州等處溪洞蠻獠，十年，吐蕃諸部爲梗，劾剽烏思藏貢使輜重，愈以征西將軍率都督同知

卷三

三十一

以萬計，鹵馬牛羊十餘萬提聞，上悅，使使召還，至壽春而卒，年四十一。上聞計哭之，輟朝三日，喪車至三山門，親臨奠行，營視葬地，以故學臨改卜於城南西山之原，葬事皆官給。追封寧河王，諡武順，是役也，都督英得討西平侯愈爲人洗殺，詳敏其事，上最恭慎，有所委不憚危苦，功成不矜，敬禮賢士大夫，上心重之，命朱夢炎爲製神道碑，五子而鎮襲，改國中赤數將兵從大將軍，卒年二十三，無子弟，銘爲錦衣衛指揮僉事，有子源，當後鎮而天，永樂中，子挺，倅襲挺子炳弘，治初，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繼坤襲，嘉靖初，繼絕世，封定遠侯，助號階祿，視懷

建侯卒，子祖錫嗣，卒，世棟嗣。

奔州外史曰：愈之初以敢戰深入名，亡幾而建方面，勦最多而不甚偉，然汗馬者無寧歲矣，僭爵上公，帶礪六王，而以天死不獲終饗，或謂高帝末功臣鮮自保者，得天爲幸，是不然，以愈之忠順勤勞，雖爲罪萬可也，余游襄陽，襄陽人至今稱衛國公。

東顧襄武王信國湯公

湯和字鼎臣，濠人，滁陽王之據濠也，和從惡少年十餘人，伏劍從，是時高帝以王塔寄肺腑，請於王，與和共事，和遂從，帝取洪山寨，復從下滁州，取和州，當是時，諸將皆

卷三

三十一

帝等夷，莫肯爲下，而和長帝三歲，願謹執部曲禮，上甚悅，從上渡江，下采石，定太平，陳也先復來寇，和擊其水軍，流矢中左臂，不爲撓，尋與中山寧河二王自東門出，甲轉戰至城北，大破擒也先，以獻，別將下溧水，復從平建業，與中山王取鎮江，進統軍，大元帥守之，略定金壇，覆窩莊，茂轉同金樞密院事，從取常州，爲其守帥，與張士誠境接，和頗好飲，有酒過嘗請事於上，上不獲允，醉而有怨言，曰：吾填常州，如據坐舍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也，上聞，隱不怒，和醒亦大愧悔，悉力拒士誠，再破其軍，遂從中山王大破士誠於錫山，僂其梟將，還拜中書左丞，與中



山王分省而治復開關王解長興關大破士誠之僞丞相士信軍起拜平章政事乙巳討平江西巨盜姚大膽取永新還守常州丙午從中山王討士誠進略太湖降其舊館師轉戰湖州降其守帥張右丞復降其吳江州將遂聞姑蘇凡九閱月而後下上召見戰門論功賜帛九有副上卽大位始建御史臺爲左御史大夫立東宮爲太子左諭德時方谷珍猶據溫台慶元三郡未下和以兵討而感之悉得其衆以降遂移兵取福州時洪武元年也陳友定猶爲元守建寧城險兵勁和以征南將軍率諸將攻下建寧虜友定以歸是歲扈上幸汴梁遂同宋國公馮勝

卷三

三

取懷慶澤潞晉絳諸郡三年從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趣鳳翔越六盤山秦隴皆蕩平明年復從中山王大破元丞相搆席帖木兒於定西遂定寧夏追虜於察罕腦兒虜其猛將虎陳是年九月大封賞功臣與衛公鄧愈俱爲御史大夫以功不如僅封中山侯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歲祿千五百石始露其守常州時語和惟頓首謝過而已明年爲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廖永忠等以舟師自夷陵入峽攻夏拒險不得進永忠趣之和而決而征虜副將軍賴川侯友德自秦隴深入取漢中永忠乃決計先入破其扼險之師長驅抵重慶夏主明昇以重

慶降而友德亦定成都鄧平天子推功友德永忠受上賞責數和逗撓而姑予之彩帛八和復頓首謝罪又明年和以偏將軍從中山王北討分道擊賊戰於斷頭山敗績失徽侯一人久之進濠州爲中都鳳陽府命和與六師李善長於其地建宮闕分置曹署以久勞於外數賜厚書慰勞尋覽通州之外郭八年從鎮彰德覺其城上以和用兵數失利不任將而堅忍多智數又能與太師善長抗故時委以綜理之任輒効且念其爲里閭長者十年竟封和爲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信國公議軍國重事歲食祿三千石與諸濬明年同曹國公練卒中都西巡至河州繕

卷三

四

完其城廓營舍十四年從中山王北伐覆灰山管復其平章刺里哥樞密副使九通又明年巡四川永寧之塘濠訓練其士馬十八年五關山獠亂和以兵討之夷其穴鹵斬四萬餘時中山岐陽二王皆以物故上念天下無事不欲諸大將屢典兵而和從容爲上言臣老不敢稱書續願得歸故鄉爲茶棺之墟以待盡上大悅立賜寶鈔五萬錠治第於中都尋悉爲諸功臣魏鄂曹宋賴涼諸國公餞侯治第皆極宏壯既而謂和曰日本最爾夷數爲侵盜我欲固我封戍卿雖老強爲一行於是使和行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民取一丁爲兵戍

之和竣事而新築成和率妻子陞辭養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絲幣四十有副又養其夫人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絲幣三十有副夫婦皆賜璽書褒諭其又明年魏曹等六公還鄉賜皆如信公而夫人不與焉自是和與諸公侯歲一朝京師朝必有宴賞及道里費而諸公侯猶不時遣鎮各邊及將兵討伐獨和以老不在行而上愈信愛之二十三年入朝忽病中風不能言上聞卽幸其第撫視悅歎良久遣還里二十七年上思公使其子前軍都督僉事鼎迎至都俾以安車入內殿與酣宴而出資金帛御膳法酒相屬最後復大朝疾寢劇不能興上復令以安車入內手摩撫其體與敘里間舊及艱難勞動和不能對稽首而已上爲之雪涕出載銀付有司爲營葬地明年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謚襄武和有五子亦前卒而少子醴積伐至同知左軍都督府征五開道卒於軍有孫十一人弗及嗣六世孫紹宗孝宗朝錄功臣後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絕世封靈璧侯凡三歲而卒佑賢嗣卒子世隆嗣領漕事者十餘年以勞加少保太子太保

弇州外史曰以湯信公之戰伐其績何寥寥也一逗撓一不利毘陵酒誥至煩廷訓而其後乃爵上公贈真王便

卷三

甲一

卷三終

卷三

蕃之錫諸勛舊不敢望焉顯融令終美哉乞骸一語基之矣夫以終侯協之定策有社稷勲而煩人主詔乃快快之國彼其君臣俱失之也余嘗按行登萊海上及宦游吳越聞其父老歷歷指烽戍云湯信公功不可削滅微信公吾其鯨鯢食矣嗟乎高皇之善器使人也如此

熙朝名臣實錄卷四

秣陵 焦 竑 輯

東丘郡侯花將軍

附 高陽郡侯許知府  
部氏 孫氏 雷老

上初得太平命院判花雲守之以許瑗爲知府庚子閏五月陳友諒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人禦之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令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雲士卒餒不能戰城遂陷友諒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縛吾主必滅爾斬爲脍也奮躍大呼縛皆絕雲起奪守者刀連殺數人賊亂擊雲碎雲首縛寘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輟妻部氏一子甫三歲抱屬侍兒孫氏曰夫

卷四

灰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保此兒遂赴水矣孫氏收部氏屍葬之抱兒出走陷賊中賊敗脫走墮水緣浮木入蘆渚中探避實啜兒凡七日得不灰有雷老者引達上所抱兒泣拜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物忽不見追之失所在時皆神異之上厚賚孫氏令撫其兒後追封雲東丘郡侯許瑗亦以被執不屈灰追封高陽郡侯命立忠臣祠於太平 勅有司歲時致祭

李贄曰花將軍既灰部夫人安得獨完然能知花將軍之不可無後孫侍兒之決可託子則其獨具隻眼爲何

如也嗚呼部氏往矣孫氏而後其苦可知也付託在躬雖明知生不如死而有口亦難說矣吾以爲孫氏可敬也嗚呼在天爲風雲在地爲雷雨灰則爲雷老灰則爲花雲總則一人而已而又何怪邪

高陽侯韓公 附 濟陽侯丁普郎等三十五人

癸卯八月上討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上屢瀕於危所乘舟偶膠淺賊乘勢攻之急欲犯上舟一時諸將計無所出帳前親兵將韓成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愛其灰遂服上袍寬對賊衆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會諸將兵至援之賊遂退上與友諒大戰五日諸戰

卷四

灰者三十六人樞密同知丁普郎被十創灰首已陷猶執兵立舟中若戰鬪狀後友諒平上謂中書省臣曰朕與友諒戰於鄱陽韓成效忠致灰朕念之不忘中書并列諸臣名上上遂追封韓成高陽侯爲諸臣首宋貴京兆侯陳兆先賴上侯李信隴西侯王勝太原侯丁普郎濟陽侯張志雄清河侯李志高隴西侯呂文貴汝南侯余某下邳侯徐公輔東海侯劉義彭城侯陳弼潁川侯程國勝安定伯王咬太原伯姜淵定遠子王鳳羅山子邱明梁縣子常惟德懷遠子王德合肥子朱鼎合肥子汪清盱胎子王先定遠子汪澤廬江子丁宇含山子遼德山汝陽子

榮隨縣子陳冲果縣子裴軫定遠子常德勝壽春男鄭男  
隨縣男袁華虹縣男史德勝定遠男王理五河男王仁舒  
城男曹信含山男立廟康郎山今有司以時致祭

李贇曰紀信誑楚滅漢興天下既定恤與何曾嗚呼  
此漢祖基業所以僅僅四百餘載也韓成誑漢照映今  
古唯帝念哉刻骨痛苦嗚呼此太祖高皇帝之業所  
以歷萬億載而未有艾也同時歿事鄱湖三十六將如  
丁普郎者首已斷矣猶執刀船頭若戰鬪狀一何忠且  
勇也然帝終以成効忠致死言念不忘封成高陽侯  
廟祀康郎山位居首嗚呼愛賢樂士視人猶已一時英

卷四

臣

傑無不樂為之歟也宜也而說者猶以一二功臣不終  
之故大為帝疑不知帝之體念諸功臣也亦已無  
所不至矣而諸功臣則未必能一一仰體之也誰其得  
似中山與開平又誰其得似西平與信國乎其為高  
皇終始眷注何如也

梁國趙武莊公 附 南陽郡侯葉琛等十四人

梁國趙武莊公名德勝鳳陽人 祝恩偉膂力過人馬上  
運槊捷疾如飛為帳前先鋒從 和陽儀真既總管先鋒  
敗方山營苗軍水寨收丹陽金 和德宣城轉領軍先鋒  
戰毘陵湖州擢左副元帥戰文 肥江下銅陵臨山寨出

卷四

臣

淮南征高郵陞統兵元帥從破漢水寨走友諒收黃梅廣  
濟克瑞臨吉撫四郡旋摩安慶降南昌祝康據南昌叛殺  
葉琛從復南昌授僉江南行樞密院事臨江吉撫三城叛  
又復三城協守南昌統精兵為戰將癸卯漢圍南昌公出  
戰射殺漢金指揮漢益兵晝夜急攻城且壞公先詣將成  
戰且戰且築城城壞復完漢賊氣門敵發驟張弩中腰  
脅箭深入六寸即拔出俯體受 也奈何大丈夫歟即  
歟恨不能從主上掃清中原垂名竹帛耳卒子獻領其  
衆公沈驚簡靜剛明質直取下嚴肅號令一行旗幟改色  
平生米嘗讀書隨機應變智略如神臨難不懼奮不顧身  
曾孫輔立功封武靖侯友諒之圖南昌也凡八十五日與  
公先後歿者右副指揮使劉齊右翼元帥同知朱潛統軍  
元帥許圭漢兵略城三人力戰歿左翼元帥副使并海龍  
突圍出戰中矢歿樞密判官李繼先左副元帥趙國昭繼  
先出戰被掠去歿國昭引兵燒賊船追至投橋歿洪都知  
府葉琛江西行省都事葉思成康祝之變琛思成迎戰市  
中歿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守臨江城城破歿管軍百戶徐  
明常圍城日漢設陷罪數臨城誘 明躍馬出城射賊賊  
走明追之墮奔中賊鈎去誘降不從歿張子明者張元帥  
之子代父為間使走金陵求援還至湖城被執友諒強官

之令狗城給降于明。佯許至城下大呼我張大舍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救兵且至。賊怒。即攢槊刺成。張德山。夏茂成。皆軍士。勇敢善戰。德山以夜半潛出城。焚賊舟。死茂成守城樓。當賊衝。中飛砲。成友諒。滅。贈德勝。梁國公。齊彭城郡侯。海龍隴西郡伯。繼先隴西郡侯。圭。高陽郡侯。國昭。天水郡侯。琛。南陽郡侯。天麟。天水郡侯。明合。肥縣男。茂成。總管。德山。千戶。子明。初。贈武毅將軍。飛騎尉。千戶。後。加贈忠節侯。潛。思。成。贈。未詳。皆。廟。祀。南昌。德勝。進。伯。亭。太廟。諡。武。莊。李。贊。曰。朱。文。正。既。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復。許。遣。軍。士。號。拾。命。王。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故。

宋四

緩其攻而後于明得以申請救之力。城中得以奮發守之。備而南昌完矣。然則拾命王終成拾命鬼。殺成南。城下。安可無追祀之報乎。同時歿守者一十三人。今。增。拾。命。王。為。十。四。令。千。載。讀。史。者。知。慨。慕。焉。

趙國胡武莊公

附 定祀 雞籠山二十人李 夢庚 王 謹 孫 炎

趙國胡武莊公者。名大海。虹人。長身鐵面。智力過人。甲午。謁。上。為。前。鋒。從。入。和。州。克。采。石。攻。金。陵。常。州。先。登。授。右。翼。統。軍。元。帥。宿。衛。佐。鄒。將。軍。守。宣。州。取。徽。嚴。陷。博。遷。樞。密。判。官。攻。下。蘭。溪。陞。僉。行。樞。密。院。事。又。收。諸。暨。衢。處。廣。信。上。以。婺。浙。東。大。郡。通。甌。引。越。以。為。行。營。參。政。守。之。已。亥。克。

處州王寅。苗軍元帥。蔣英。叛。刺公。并殺郎中王愷等。李將軍下杭。縛英至京。上命懸公像。市曹刺英血。祭公。趙國公。祭。十。壺。廟。洪。武。元。年。築。壇。鷄。籠。山。祭。故。功。臣。公。位。第一。而。附。以。文。臣。沒。王。事。者。李。夢。庚。王。愷。孫。炎。等。二。年。立。功。臣。廟。於。鷄。籠。山。定。祀。二。十。一。人。命。歿。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時。公。及。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八。人。已。卒。棲。神。十。壺。蔣。子。文。廟。六。王。及。華。高。吳。良。吳。稍。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尚。存。也。諡。公。武。莊。公。嘗。曰。吾。不。知。書。吾。行。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入。廬。舍。以。故。所。至。健。兒。驍。附。編。氓。寧。輯。有。祭。征。虜。之。風。王。

宋四

愷當塗人。贈當塗縣男。

號國俞忠烈公

公名通海。巢人。父廷玉。弟通源。通淵。江淮賊起。公父子結寨。巢湖。自守。聞。上。駐。兵。和。陽。走。歸。欽。時。上。欲。渡。江。得。通海父子水軍甚喜。發子海牙。陳兆先之戰。皆以火攻敗。其眾通海功多。陞。泰。淮。翼。元。帥。攻。鎮。江。常。州。宣。城。敗。吳。呂。珍。進。兵。吳。江。中。流。矢。鏃。不。能。出。右。目。失。明。再。破。雙。刀。趙。復。池。州。陞。僉。書。樞。密。院。事。進。同。知。從。上。征。友。諒。克。銅。陵。搗。九。江。掠。新。黃。友。諒。遁。還。武。昌。還。軍。擊。叛。將。祝。宗。復。南。昌。上。曰。斷。友。諒。臂。矣。已。而。友。諒。留。南。昌。上。率。通。海。等。西。援。

友諒解圍東出郡陽湖通戰通海乘風棹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獲友仁友貴賊稍退時通海舟深入敵寨鏖戰久之不復見意通海戰沒少頃飄風遠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奮前大敗敵賊移舟拔水寨遁去我軍先柵禦子口及橫截左邊追敵歸路通海曰湖有淺舟輒膠盍移兵入江賊上游敵見我水陸結寨不敢出糧盡益窘繞下流欲遁適遇我師之友諒夾班師還賜通海田金帛陳理降陞中書省平章政事總兵略劉家巷平臨州攝江淮行中書省事守廬州繕塘壑興農田兵民寧輯從征浙西克湖州轉戰至滅度橋中流矢卒贈號國公諡忠烈侑享太廟廷玉別見通源封南安侯通源

蔡楚河間三國公 附 汪興祖 周顯

蔡國張忠毅公名德勝合肥人才略豪邁沈毅剛果集義衆結水寨自保乙未以舟師歸上悅謂李丞相曰方欲渡江乏舟楫而德勝至殆天意也上率兵拔公至和陽營于新河授萬戶渡江拔采石取太平擒陳也先擢管軍總管蠻子海牙陳兆先復屯方山伺太平公破之從取集慶大破方山營擒兆先克鎮江陞泰淮翼元帥從下常州宜州再陞僉樞密院事從下宜興普勝陷池州公敗普勝

柵江口復池州友諒犯龍江呼諸軍力戰敗走友諒降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典劉世衍追友諒至采石戰殺贈蔡國公諡忠毅侑享太廟子宣幼養子同嗣職宣長上命宣嗣同復姓名爲汪興祖與祖以開國功封東勝侯自

有傳合肥又有周顯陳文皆驍勇顯從常將軍李將軍有功戰歿阿慕渾河贈汝南郡伯文早喪父奉母最孝從收吳越中原累戰功歷陞督府僉事洪武十七年卒贈東海侯諡孝勇

廖永安者亦巢湖水寨來歸者也庚子五月命徐達率廖永安等擊張士誠于太湖永安兵敗被執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上遣授永安光祿大夫後又遷封楚國公至丙午七月永安卒於吳上悲悼親爲文祭之配享太廟

祭

塑像功臣廟

泗國耿公燕山侯孫公

公名再成五河人癸巳來歸立功泗滁和陽建康鎮江陞元帥守鎮江克揚州改守揚州宣典數被吳寇又改守宜興上取金華爲前鋒屯縉雲取處州石抹宜孫率衆擊至公擊敗走賊先是士卒無論大小徵私粟民間號皆糧民苦莫敢誰何公白胡泰政盡罷苛糧士貢苗帥叛公方與客飲聞變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俘虜奴

國何負汝乃反急解甲降不降吾所汝舊臣揮劍連斷數  
渠兵不繼賊刺公墮馬大罵不絕口久洪武二年進公伯  
享太廟三年加贈泗國公諡武莊

癸丑夏孫興祖從徐達征西北塞外戰歿五郎口上聞  
甚悼惜之追封燕山侯聖保功臣廟其後天下既定大封  
功臣上於死事諸將尤加憫念功大者命其子得世襲  
永義侯桑公緒雲郡伯胡公

永義侯桑公名世傑無為人甲午與廖俞恭諸公結水寨  
巢湖乙未納欵趙普勝奮異志公洩其謀上得歸和陽  
集商舟載勇士至黃墩攻敗普勝及蠻子海牙趙人和陽

卷四

九

諸軍大集即攻破采石鱗魚洲鐵長官水砦取太平擒陳  
也先蠻子海牙遁擒兆先入金陵拔鎮江陞秦淮翼元帥  
下金壇丹陽從閩常州攻寧國常州平陞判行樞密院事  
取馬跡沙克大浦口江陰下太湖收宜興尋與諸將攻江  
陰石牌海寇樂瑞公奮七躍馬陷陣歿諸將大怒奮擊盡  
獲海舟擒瑞上念公贈永義侯伯享太廟子敬以父  
故封徽先伯國初以忠死事者世傑為首  
乙巳四月命胡琛等討福建陳友定克浦城崇安建安友  
定併力來攻琛突陣與決戰馬蹶為友定所執不屈被殺  
上痛惜之追封縉雲郡伯

宋國馮公

馮勝者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定遠人也父文質  
有三子長曰國用季曰勝皆驍勇饒智略國用貌都雅動  
止舉舉而勝長軀偉面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烟霧  
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南兵大起國用與勝從惡少年數  
百人立誓以自固焉高帝以兵略地至妙山國用舍眾  
來謁上曰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邪試為我計安出國  
用曰建康龍蟠帝王都會其帥懦弱不任兵宜急擊  
平其城寨以號召四方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遂召致  
左祐彈頭隄止機宜當李善長亞而有所攻戰輒探申直

卷四

十

前奮擊時國用已進勝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備宿衛從  
克滁州三汊河之戰國用手獲其帥與勝偕攻和之板門  
寨先登又敗鷄籠山寇會得巢湖水寨兵遂贊上拔采  
石取太平上大破陳也先兵盡覆其眾獲之赦也先與  
關秋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見矣也先果叛而為  
其下所殺子兆先復擁大衆據方山與中丞蠻子海牙分  
水陸而軍眾各數十萬國用等從攻破海牙已大破兆先  
先盡得其眾上選降卒之驍勇者五百人為宿衛衛國  
用與勝操甲侍帳中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上  
即以屬國用勝將而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戶

復從取寧國、定秦、興宜、興俱、進大元帥、用尋、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興、功最多、屬疾卒、上親臨奠、哭之慟、賜葬江寧、贈鄂國公、明年、勝代為都指揮使、陳友諒陷太平、進逼我龍濟、上禦之大戰於石灰山、未決、勝率宿衛士、直擣其中堅、遂大破之、溺死者數萬、俘七千人、窮追至采石、復破之、遂復太平、師旋、再從上討友諒、掩其安慶水兵、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走武昌、江州平、進、親軍都護、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走元將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常遇春、合兵下、推東、壽、以勝、開高郵、下之、尋取淮安、安豐、從討

卷四

十二

張士誠下吳興、破執其將呂珍、遂進圍蕪州、破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充、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皇太子、以功臣備宮家、勝領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為都督同知、總諸衛兵、取樂安、守將俞勝遁、獲其將牛右丞、別部兵、瀾、黃河、會取汴梁、克河南、陝州、西趣潼關、其將張德欽等來逆戰、大敗之、遂奪潼關、守焉、復西下華州、旋師汴梁、謁上於行在、上慰勞之、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梁、還從大將軍達、下山西、克武陟、懷慶、踰太行、克礮子城、取澤州、遂、潞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於絳州、獲之、平

卷四

十二

陽絳州平、制詔右副將軍勝居遇春下、偏將軍湯和居勝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下、渡河、發陝西、取鳳翔、李思齊走、臨洮、獲其大將薛平章等、遂度隴、克鞏昌、降其總帥汪靈、魚、進兵逼臨洮、還從大將軍攻固邊陽、執叛將張良、出全陝平、前是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達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耶、吾欲將軍外遇虜、內填撫關內、所寄豈淺鮮、而一旦弁髦之何也、勝頓首請死、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頗列其事、金幣不能當大將軍半、俄復為右都督、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向大將軍出西安、橋定西、大破王保保之師、禽其士馬數萬、王保保、即孛剌帖木兒也、分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狗略陽、禽元平章蔡琳、遂入河州、又遣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震、移兵北、土番、征哨極於西北、凱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叅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子誥、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股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肝腹之患、外則建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甚、至賜文綺及帛八十疋、明年、出填陝西、修城隍、簡士馬、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軍率



五萬騎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虜且分其勢勝至蘭州遣右副將軍傅友德以驍騎五千爲前鋒連戰敗虜遂定甘肅進至亦集乃敗降其守將小頭帖木兒次別駕山口岐王朵兒只班走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及馬驢牛羊十餘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說私虜索驢馬者賞不行自是遇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復自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剌等還鎮陝西陝河南冊其女爲周王櫛妃夫人何氏卒於京上賜璽書慰籍加餐夫人身後吾已任之卽欲

卷四

十三

吳將軍討虜也見不花勝以征虜將軍練兵河南待發數賜書慰勉時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衆由金山數窺伺爲邊患上乃拜勝征虜大將軍領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將軍率參將南雄侯趙鼎等以步騎二十萬乘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中國公鄒鎮并子侯等皆從軍上復遣故所獲納哈山部將乃刺吾奉 璽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謀虜有屯慶州者遣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平章朵來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四城遂駐大寧諭兩月留兵五萬守大寧以全師壓金山刺哈出見

乃刺吾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刺吾爲述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事卽遣其左丞探馬赤等至勝軍獻馬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曰榆林一曰養鷺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畜輜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召之亦不往勝大軍直前過納哈出度不敵乃因乃刺吾請降勝使監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規知開兵盛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出酒與飲納哈出別酌所携耐醢玉玉讓之先納哈出卽先飲復酌給玉玉解衣衣之納哈出讓弗肯承玉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壻也勝欲欲見子畜之茂不受且追欲自

卷四

十四

見而其部將趙鼎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通也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驢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勝遣降將觀童往諭之亦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受馬所部凡二十餘萬羊馬駝驢車服至百餘里勝以禮宴待納哈出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上聞大悅使使諭勝等所以勞賜納哈出玉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算械鄭公茂至京會有言勝娶虜妃及受良馬無算者又失都督濮英三千騎而茂亦自陳所以搏納哈出故且許勝過上乃命收大將軍

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  
茂削爵安置嶺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有所任使還卽上  
事仍奉朝請久之加太子太師時列勲臣望重者八人勝  
仍居第三賞賜黃金至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萬錠然  
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號爲雄勇又時時失上意洪  
武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  
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贊曰馮國用不處其岐陽伯仲乎勝有大將材積戰功久  
而其中不能無欲且又時時見驚桀焉能免乎金山之役  
璽書凡三下以中山開平二王爲喻始而勉之中而戒之

宋

十五

終而愧焉雖然勝功大罪不能相掩謫廢可也嫌然不可  
也不王可也不侯不可也

李贊曰馮勝以大將軍統數十萬衆出沙漠平定反位  
爲聖天子伸威萬里之外糧餉不計灰亡不恤惟惟  
倦以不勝掠不擾害爲言此爲何等事而我爲何等人  
乎而敢娶元妃以自肆私夷財以自利也吾謂不卽梟  
首已爲大幸乃猶以爲可侯吾不知之矣且我朝聖  
祖於凡有功諸臣賞資原不薄體悉原無所不至也

頴國傳公

友德者宿州人也少驍勇多方擊刺騎射冠絕一時

季避亂頴州碭山中爲大盜李喜之所得從破山東焚燒  
上都官關騁關隴轉剽入蜀常爲軍鋒冠李喜之敗歸明  
王珍王珍疑不能川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聞  
上舟師伐江州乃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上奇之俾爲  
別將屬常遇春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逆擊陳友諒於鄱  
陽湖友德操輕舟蓋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  
復與諸將還之禁江口友諒歿師旋第功最復從上親  
征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上顧諸將誰能  
奪此山者賞友德卽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  
鐵出膺後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衛指揮使復

宋

十六

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略衡州襄陽安陸俱取之與元  
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將任亮還師淮東克泰州進逼  
淮安破張士誠援兵於馬驢港復大破元將竹貞於安豐  
所過焚其積聚上卽吳王位之元年友德守彭城而王  
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度兵寡不敵詢其衆  
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趨擊之李二有驍將曰  
韓乙者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師乘而進遂敗之  
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皆臥槍以待聞鼓卽  
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鬪友德鼓之士騰躍搏  
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上大悅召友德還建康進江淮

行省奉政命以麾蓋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中書奏議李  
飲水楊希聖携音聲伎人一部就友德飲飲水等裸而酣  
上怒皆黜之而論友德曰若探甲冑出百歲一懼之固當  
而彼士人何爲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軍北征上所  
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參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略冠諸  
將可授之選鋒當一面友德遂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  
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  
德以輕騎五百爲誘師敵追至伏而迴師擊之伏盡殲也  
連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復從克汴梁  
河南及收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東取廣平臨

卷四

十七

清汴德進克元都以精騎偵邏古北諸隘掩其殘卒略大  
同而還從狗保定中山真定皆下略平定州遂克太原王  
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兵士  
五百拒却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驛  
馬以十八騎走友德追至土門關弗及盡獲其士馬四萬  
餘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逐竹貞至宣府敗脫  
列伯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鹿臺  
逼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大將軍圍慶陽友德以驍騎扼  
其走路慶陽下關陝悉平預賜白金文綺從上典又明年  
復從大將軍擒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移兵伐

蜀友德領前鋒出秦州奪略陽關虜其平章蔡琳遂入沔  
分兵緝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饋還不繼還軍  
西安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精  
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驚遁凱  
旋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  
穎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  
伐蜀征西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趣重  
慶友德爲征虜副將軍由秦嶺以步騎趣成都既受命  
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我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  
先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搗階文門戶既陷腹

卷四

十八

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至陝言出金牛規階  
文守備弱即趨陳倉選鋒攀緣山谷晝夜行大軍繼之直  
抵階州蜀斷白龍江橋阻我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  
石友德奮攻拔文州兵渡白水江遂趨綿州至漢江遣  
戰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爲水師數千書克階  
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拔漢州夏  
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悉衆守瞿塘聞友德破階文擣江  
油壽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保成都未至友德舟師  
逼漢州敗其將向太亨城下逆擊壽兵敗之拔其城時湯  
將軍駐大溪口未進上引友德冒險克階文功責湯將

軍湯將軍已獲友德所書木牌，遂赴夔州。七月，壽大亨以成都降友德，湯將軍亦克重慶。友德分兵盡下川蜀諸郡。縣十月還京。上大悅，曰：「穎川侯友德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保寧諸郡功最大。」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文綺二十表裏，人酋以為薄。未厭，云：「是時故誠意伯劉基上平蜀頌。」上不自居，推勞諸將，別為文首褒揚友德，而永忠次之。征西將軍不與馬，明年副征西將軍馬勝由西路出金蘭，友德先率驍勇五千騎馳趣西涼，遇元將失刺罕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朵兒只巴，獲馬牛羊十餘萬。進略甘肅，手射殺平章不花，降太尉瑣納兒等，獲馬萬疋。至瓜沙，破其守將，獲金印三，馬牛羊二萬。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獲全勝，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賞。驗年大軍復出鴈門西北，巡長城外，友德為前鋒，虜聞之，絕漠徙去，追獲其平章鄧宇羅帖木兒等，還軍鎮北平。上疏言便宜五事，上報曰：「將軍言是，其下所司悉從將軍。」尋召還，扈皇太子諸王講武荆山下，與諸徵侯俱增歲祿千石。同中山侯和發兵駐延安，以備伯顏帖木兒僞請和。上乃賜召和還，而留友德以誘之。伯顏帖木兒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大破之，獲其士馬輜重無算。上將下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郭，繕關梁，因兵威撫納金

筑普定等諸土夷皆納款，還獻馬五百疋。上別選內殿良馬十五疋賜之，虜乃兒不花寇邊，復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達出塞，抵北黃河，夜覆其灰山寨，洪武之十四年，命友德為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徹侯人將步騎三十萬討雲南軍行。上親餞之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親至其地，然嘗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趣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都落可撫而有也。友德行二十日而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選精卒五萬，由永寧趣烏撒，而自率大軍由辰沅趣貴州，進攻普定，克土酋安瑣羅鬼，從從諸苗望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靖。梁王把匝剌兀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戰，友德用右副將軍夾策勒兵至白石江，與相拒，揚聲欲渡，而別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衆畢渡，悉師薄之，右副將軍馳鉄騎搗其中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遂大破，擒達里麻，俘其衆以萬計。友德縱之歸農，謹聲聞遠邇，友德遂自率衆數萬檣烏撒，而遣兩將軍趣雲南，梁王走死，雲南平，兩將軍遣使

侯曹震等分道徇郡邑之未下者友德兵已抵烏撒欲通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皆遁遂城烏撒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故恃重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爲陳蠻康集友德鼓士騰赴遂大破其衆斬首三千餘級蠻遁逐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叅部俱請降威楚曲靖中慶澄江武定及諸路亦降左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下大理虜其帥段世分兵取鶴慶略麗江蕩金齒俄而烏撒諸蠻復叛友德討之斬首三萬餘獲馬牛羊十餘萬縱兵搜山谷以脫者其強首竊翠亦降雲南悉降時上崩後下更書友德等凡數十懸斷

萬里外委曲中款友德等所以奉行不敢爽諸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賊骨廣屯田遠邇畏悅以是遂大定乃詔友德玉等還京而右副將軍英以數萬衆留填之友德入見所以宴勞有加進封頤國公食祿歲三千石予諡及鐵券子孫世襲錫錦綺帛二十表裏鈔百錠再賜米千五百石以皇女歸其子忠尋以征虜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襲虜將納哈出於金山盡降其衆大將軍以譴召歸留友德撫降虜尋亦召還率辰沅貴州諸衛兵討平廣西之韃靼反者東川蠻復叛據烏蠻山道路友德復以征南將軍率諸軍往討之且討越州之叛酋阿資道築平夷下

戶所進擊阿資破之斬首千餘級阿資請降遂平平越諸叛苗詔還軍駐沅州尋召還京爲征虜前將軍率副將軍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古北口襲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等降之悉收其部落駝馬輜重詔友德以諸降將還朝命援信國公和例還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文綺三十疋綾十疋加賜鈔五百錠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再以征虜將軍率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等於淮北山東北平諸屬衛選練精卒備邊賜白金三百兩鈔二百錠尋從燕王捕諸番將阿朱里等復命同朱公勝涼公王柱陝西練將士

未久召還嘗請懷遠田千畝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祿賜不薄矣而復侵民利何居友德慚而退復出理山西諸衛兵已副宋國公總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勝往北平山西備邊聽朱燕二王節制自藍玉敗友德與宋公相繼暴卒子孫不得襲封云

贊曰當時持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嗜鳴跳盪獨開平玉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益展而有方面勲取巴蜀定滇竿其睥睨蓋庶幾中山矣後及德公者爲涼公藍玉其職功亞友德至上寵任之友

德弗如也然卒以謀反

京國藍公

藍玉者鳳陽定遠人開平王之婦弟也長身頰面有勇略從開平王之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開平王數稱於高帝帝亦以王故寵異之初授管軍鎮撫進武德衛千戶收親軍千戶累轉武德衛指揮使皆自積戰功超爲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其酋壇子肉斬以千計獲馬二萬餘疋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穎川侯討雲南轉戰平之增祿五百石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襲金山納哈出降之

卷四

三十三

併降其衆十餘萬遂即軍中拜征虜大將軍代宋國公諭年謀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兒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之用定遠侯王弼謀戒諸軍皆穴地而營毋使見烟火距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虜方整衆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其太尉蠻子輕來逆破而傷之衆遂潰皆請降虜主與其太子天保奴丞相失烈門知院捏怯等數十騎遁去玉遣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百三十餘人吳王朵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口馬四萬七千疋駝四千八百頭牛羊十餘萬車二千餘輛并得其傳國璽寶王金印聚其鎧仗而焚之復

卷四

三十四

破降其太師哈剌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駝四萬八千餘疋提問上大悅使使齎勅諭玉比之衛青李靖玉傲而淫私元主后事露后自縊死凱旋上特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然猶面責數之擬封梁國公噤惜且久乃收封涼國公而錫其過於鐵券尋討平散毛喇擒土酋刺慈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南忠建二宜撫司板蠻還置歲祿五百石賜鈔千錠尋詔還鄉賜金帛給兵如穎國公尋與魏曹二公措置陝西遼事至蘭州墜馬微傷上手詔慰勞之比于中山開平二王尋召還賜米千五百石復出理蘭州莊浪等七衛兵玉追捕逃寇祁者孫遂略西番罕東之地玉兵入罕東欲大掠番衆皆遠遁而會歸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使玉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翟能等已大破其衆月魯帖木兒走相與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而盡降其餘黨便宜請增設諸衛且請籍民人爲兵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民遂班師定東宮官屬王兼太子太傅意不樂居宋王二公下詔曰我乃不堪太師邪王故詩上龍多著莊奴假子數千人常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爲置獄王執御史笞而逐之度喜峰關關吏以夜不待續玉大怒縱兵毀關入上聞之不喜也玉因奏請不盡聽退而謂所

上疑我矣遂謀反爲錦承指揮蔣璘所告獄具磔於市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王之誅徹矣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謀反者可二萬人勝友德用材武且名位極雖不入蜚語亦皆不良死又四年而上崩燕師稱靖難宿將皆盡無與抗者

李贄曰我聖祖起滁陽入建業定江南以至定山東定河南北九十有餘歲始卽帝位及卽位又享國三十有一年此蓋上帝之所篤生天固縱之使多歷年所以福壽我黎民原非漢唐宋首創諸君假仁義以行者之所得比也並時唯湯信國壽躋七十餘俱不及則至于

卷四

三五

靖難之世又安得有故將乎未可遽以是而遂爲不惜才者之憾吾以爲最惜才者當無如我明太祖矣

鄆國宋忠順公

公名晟定遠人父朝用兄國典皆起定遠田間朝用官至右都督國典總管戰歿南臺公嗣兄官克徽寧征關陝三鎮涼州進官督府洪武二十三年克總兵官征破哈密哈密者虜所城也公誅其僞王子別列怯等三十餘人獲虜衆千三百人金甲一銀甲二所得馬牛羊咸給將士又明年征罕東西番誅擒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班師二十七年調中府克副總兵討遼東邊寇戰勝

溫江大捷明年平廣西峽蠻諸寨又明年總羽林八軍平伍開龍里十三洞三十一年率師城萬全諸衛還京建文元年以公久居涼州著威信回番畏服充總兵官鎮河西靖難後來朝進左都督充平羌將軍復鎮永樂三年諭降虜酋把都帖木兒倫篤兒灰遣使持節卽軍中封西寧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留鎮未幾卒贈鄆國公諡忠順

熙朝名臣實錄卷五

建文名臣紀事 秣陵 焦竑 輯

文皇卽位之歲八月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于犯者悉焚不問建文四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請治建文諸死事臣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於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

永樂十一年正月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

十四年論法司奸惡齊黃等遠親未拏者悉宥之來告者勿理

卷五

二十一年十一月御諭禮部尚書呂震盡赦諸死義家於是稍稍有言建文時事者諸死義家人亦稍復還廬里

吉水人許錢習禮爲練子寧姻戚爲瞿家所持習禮惶急楊榮爲白於上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

仁宗卽位之歲十一月御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爲民給還田土洪熙元年仁宗撰長陵碑文稱建文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

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爲忠臣云

睿皇復辟之年釋建庶人吳庶人繫令自便

吏部侍郎楊守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

卽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史臣不紀建文事遂使建文數

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

可補國史之缺草奏欲上以病不果南京吏部侍郎儲惟

曰方正學一時諸公必不可泯又曰永樂初節行之士尤

見志尚所在某不自揆念其忠於所事嘗欲蒐其遺事稍

發其替

卷五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六事其一紀

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爲王奉祀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

奏奏大駭罵恭學子何爲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

命賴敬皇明聖詔勿罪放恭還鄉

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周是修練子

寧黃子澄鄒瑾魏冕顏伯瑾齊太諸死義者

嘉靖十四年給事中雲南楊傑請表揚建文諸忠臣下禮

部議議未上上因召對禮官問曰昨給事中言建文諸

臣事云何夏言對曰諸臣誤君亂國先朝誅殛豈宜褒錄

上色變曰言官得無誚朕言對曰言官本書生初入仕間



又皇帝答曹國公李景隆書

覽書知無恙甚喜但謂何其虛誕矯飾而矜高誇大也夫言貴以誠事貴論理誠斯無往不孚理斯無往不服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汝

太祖高皇帝之甥至親也吾所爲是非曲直上有

天地有

宗廟神明照鑒之下有羣臣有一國軍民共見之而至親

乃不見不知可乎大抵今日之事爲權奸之勢所脅雖

天子尚在其掌握凡是非邪正瞭然明白者皆移易變置

卷五

四

以眩惑之目

天子以下唯其言之聽生殺予奪唯其所惡欲予素不能

誦事權奸故今日必欲見害雖

天子不能不從之爾亦不免爲所驅迫者屈於其勢而已

之力不足也若汝之心彼固不能迫而昏之也今反覆

來書是汝心亦爲所昏乎何其虛誕矯飾而無誠矜高

誇大而無理歟權奸所指予罪凡六其六事皆予遵承

祖訓而行

皇考之世者何圖今日反以爲罪乎其一謂第二子高煦

擅管驛吏是其過矣而遂指爲父之不軌其亦可以服

人心乎其一謂予招納異人術士此尤是莊無聲影凌虛駕誕之說

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以此而輒加極惡大罪勢壓威迫將戕其一家權奸所爲毒刃如此故自救之計不容已也

爾今言息兵固上合

天心下合人心矣然當明兵禍實始予誰明其所始而一言以弭之孰不忻願凡事有本有末爲之必自其本庶

幾可成今權奸肇兵禍之本也誠欲弭兵必自去權奸

始權奸去則

朝廷清明上下之情通斯兵不待言而自弭矣汝不思此

卷五

五

而但盛稱謀臣之精勇士之衆車馬之富強傲自矜大以爲太山壓雞子之勢此固權奸所恃以肇禍者而汝

亦同之汝亦愚矣夫區區北平一隅之衆不足以當天

下之力三尺童子知其然也然行師必以忠爲勇以義

爲壯有以衆而勝者亦有恃衆而覆好驕而敗者初不

係人之衆寡力之強弱也況今天下謀臣勇將素受

皇考之恩而今嫉權奸之跋扈憫

宗室之無辜所在有之故臨戰之際倒戈來歸已數萬

人雖却之不納遣之不去助謀効力翕然同心吾何足

以得此哉蓋忠義之心人人所同則汝所矜

一 大者又豈可終恃乎此蓋因汝諂諛聊爲言之然不足深辦但當推誠以明今日之事理夫吾所欲去者權奸臣齊泰黃子澄等輩耳去之而使綱紀政令一出於天子朝廷清肅

宗社莫安悉復

皇考之舊仰歸守藩屏永祇臣職非敢萌分毫踰分之望一此吾之誠心也如固陋權奸不去禍本而唯欲散吾之衆豈獨吾心所不能從將士忠義之憤其肯從乎懇懇之心唯在如此前嘗兩奏書于朝敷懇中惻悉不賜答此必奸臣慮非已利邀截蔽匿不以上聞今備錄往汝

卷五

本

觀之如汝不惑于權奸之所迫而能篤念我

皇考之大德

宗社之大計以及予至親之誼則以密間於

朝廷達予之誠於上聽上處之若汝唯知有好臣不復他念卽無益之書繼今宜絕遂以兵刃兄加予亦不得以辭避矣

李贄曰此一封回書足當百萬雄兵猛將矣靖難師聞之磨拳擦掌景隆師聞之閉目搔頭有血性者覽此自知敵裏有人不戰遂前也此必姚恭靖爲之仇人未必能辦

遜國名臣記序

李贄曰遜國臣記首方黃見遜國之事所以成次張昇見靖難之師所以起故以此二項入爲卷之一第二卷首徐輝祖首協殷是誠遜國之名臣也若文職其人最堪托者則鐵尚書鉉等其言皆堪采者則紀善周是修修譔王叔英給事黃鉞御史韓師尹昌隆參軍高嶽等而其中最得力終始與遜國同難則有編修程濟在故以尚書侍郎九卿翰林諸文臣爲第三卷科道爲第四卷布按二司并府縣州佐雜流教官生員舉人衛卒等爲第五卷有名無官有官無名及官名俱泯恍恍忽忽莫可推尋若轉輪藏頂一束書若四川補鍋匠等爲第六卷而以哭寃狗餒子爲第七卷終焉嗚呼爲臣不易讀之真令人心寒矣姚恭靖所謂讀書種絕不其然乎

卷大等改定

卷五

七

遜國名臣

兵部尚書齊公

齊泰、深水人。初名德賜，名泰。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上嘗召太問邊將姓名，太歷數無遺。又問諸國籍，太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上大奇之。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歸邸中，毋得與王國所在，使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說，謂此齊納諸王間我地，當使北平。賄太，太受歸，請為兵費。上益倚重太。文皇時，自燕邸入臨，至淮安，太言上急出，勅符勒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凡親王有罪，國輒除。建文元年，靖難兵起，太專主籌畫，命將出師。上日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詔問外事，一付太。太遂移易指斥，削屬籍，或難之，太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故靖難兵遂以誅太為名。上疏請發奸臣齊、太、黃子澄等與臣訊究。陛下即不發，臣必不休兵。且抵京赤地千里，時尚遣諸王督監諸軍，太以各王總漏師慮遠，寧二王近燕為變，皆召還。逮王至，寧王竟不至。二年，靖難兵日進，逼淮、泗，乃假謫太與澄官，求解兵遣李

景隆致書於燕，謂齊、黃屏竄避荒，可息兵歸藩，不聽。進兵益急，尋召太未及還，金川門開。建文遜去，太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典復竟被執見。文皇歎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歾。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其子孫猶存，故居為舖舍，人猶稱尚書舖。仁宗為長陵神功聖德碑，述建文焚崩，褒以天子禮，臣僚非其罪者，咸復之。於是太等宗黨皆得赦，給還田土，且飛天下毋得讒以奸黨相告。許云：嘉靖中，知縣謝廷龍為祠祀太，嘉靖乙酉尚書鄭曉至深，水造太祠，見其五世孫光裕，即六歲兒之後也。

卷五

李贊曰：齊太等四條所謂功之首而罪之魁也。罪之魁，滅建文功之首，罪與我成祖。

太常卿黃公

太常卿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少受易歐陽真書，周與學春秋梁寅，有文行，負盛名。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為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呼子澄黃。

先生 太孫卽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

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太議。制奪諸王兵權。未幾。

周王得罪。建文書諭。文皇。文皇爲曲解。子澄曰。燕。

周同母兄弟。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併去燕。後雖。

圖於是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平守臣。伺府中事。日急。

靖難兵遂起。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北。建文召問了。

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

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而並進。旦夕且成擒。子澄。

遂薦李景隆爲大將。代炳文。景隆尤昏懦。忌刻。戰輒敗。棄。

其師。通召還京。又赦不誅。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

心。不亟誅。何以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曰。

數請誅之。皆不聽。江淮諸將連敗。子澄拊膺慟哭曰。大事。

去矣。誤薦景隆。萬成不足贖誤國之罪。靖難兵至淮上。

建文不得已。逐子澄。且密使募兵。而以寬齊黃使告。燕。

文皇曰。此緩我也。請悉召吳傑。平安盛庸師還。卽已。金川。

門失守。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家。一子走。易姓名。

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

御史大夫練公。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父伯尚。洪。

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臨汀鎮。

安二府通判。子寧初從鄉長者竹庄先生游。命賦水竹居。

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響龍長之句。竹庄大異。

之。稍長。與金少保。勿孜。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

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廷對。言近日朝廷。

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

道。剴切不顧忌諱。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丁內。

艱。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卽位。

改吏部。與蹇義爲左右侍郎。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奸邪。

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

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

靖難兵既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

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

怒。詆二人于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詆者愧而。

止。文皇卽位。縲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

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

戚遠戍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及達。

爲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欣。

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同當用之。況習禮乎。子寧所著詩。

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爲金川。

書院祠子寧。刊其集行于世。

文學博士方公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孝孺自幼精敏絕倫襲庠炯炯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深醇鄉人呼爲小韓子長從宋濂游宋門下多名士孝孺一旦遂出其上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也恒以明王道關異端爲已任故世咸以爲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傒薦召見上喜其舉止端正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且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關下上識孝孺名特賜開釋令奉祖母寧妻子還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上曰今非用孝孺時

卷五

十三

稍擢漢中府學教授孝孺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王必陳說道德講經論文無虛日王甚喜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卽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上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座前批答孝孺嘗作書事詩曰斧戾臨軒几硯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拂得香烟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比定官制改文

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建文遜

去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曉諭再三終不從又召草詔及見悲慟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歟孝孺曰成王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苦此朕家事耳置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抵數字云云投筆于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成卽成詔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諸市降孺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

卷五

十三

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今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敗其妻鄭鄭先自經歟宗族坐歟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孺初被薦時王叔英與書以時措之宜爲言孝孺亦然之及侍上輒慕古王政卽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其文章四方夷裔得一字寶於金壁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其餘諸書逸不傳洪熙初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或曰錄孝孺家時得魏典史澤周旋裁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

一葉是君恩也。孝孺歿後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狀靡懈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魏惠安公澤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自粉飾和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澤字彥思。應天人為刑部尚書。南海寧。

李

曰。太祖初見孝孺。其舉止端整。曰。此莊士。

當老其材。且勅還家。既十年。又以薦得召。曰。此本是川孝孺時。嗚呼。我太祖豈但具有天眼。蓋真具正法眼矣。然唯太祖乃能用孝孺。使孝孺得用於太祖之時。則孝孺便成得一箇好良臣。唯用於建文。故遂成一

卷五

十四

忠臣。以歿耳。嗚呼。悲哉。雖然。才者材也。材於春夏則長。養材於霜雪則摧殘。人但知摧殘之易。而不知長養之亦易也。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并不時時招賢納士。而一不當則斥。一得罪則誅。蓋霜雪之用多。而摧殘之意亦其不少。建文繼之。專一煦以陽春。而孝孺輩又為太祖所留之人材。長養成就。以致亨通。拔茅連茹。隨榮並進。是以四年之內。皆成傑節。夾義之臣耳。故曰。四方風動。夫以孝孺為之風。雖姚恭靖以一好殺之和尚。亦深勸。文皇帝以勿殺何者。一殺孝孺。則後來讀書者遂無種也。無種則忠義人材豈復更生乎。故建文之時。

夾難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孝孺風之連茹拔之。而建文復以春溫煦之耳。然在建文。但可謂能長養夾難之人材。而不可謂能長養輔弼之人材也。使建文果能長養輔弼之人材。則何難可成乎。我成祖又安能成一統之大業乎。

張葛湯余四公

張葛湯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刑部左侍郎。建文即位。諸大臣言。藩王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為守臣。彈壓。葛山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奉幾詔。諭文皇。葛貴遂集兵部署守王城。文皇亦

卷五

十五

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謂葛。王無恙。葛不信。張王朱能請文皇起兵。文皇曰。葛貴已先發。非計擒二人不可。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文皇盡縛官校置廷中。召葛貴入。與械去。葛以文皇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防守。遂解二人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縛二人。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為爾輩所迫耳。葛不屈。夾屍得還葬。葛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可寄心腹。令詞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葛謀以故府中得為備。葛友直遂得為北平參議。靖難後。族葛家。焚殺近戚。程亨輩疎遠及里人並戍邊。一子得避脫。文皇嘗夢

鬪被髮爲厲出焚其尸面色如生鬪家上滾墳在水南正  
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鬪汝驥有行誼官至禮部  
侍郎諡文節

葛誠未詳何許人爲燕府長史文皇稱病暑月圍火輒  
言寒三司官入問疾誠密告鬪王非疾以不得上心故  
誠又密疏聞上會燕人奏事京師遂執下獄得密謀踪跡  
卽發符逮府官校又令貴閭發兵內應盡傳錄王府人  
文皇大恨殺誠族其家

湯宗未詳何許人爲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  
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靖難後喚召還

院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亦論成

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爲燕府教授陞伴讀靖難兵未  
起逢辰頗聞其謀遣書戒其子自必成起兵時逢辰泣  
諫成之

### 魏國徐公

魏國公徐輝祖中山王長子也初名允恭太祖賜名輝  
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十一年嗣魏國公二十六年  
遣諭北平防閑明年練浙江海上兵芳倭二十九年會禮  
部翰林院試國子師生第優劣移吏部錄用輝祖常侍  
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希元學書善書大字戊寅

閏五月建文卽位特見信任八月兼太子太傅靖難兵起  
與齊黃盧振張昂葛誠通謀議督諸兵北進靖難兵至江  
上輝祖及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  
肯向敵遂還京文皇卽位勒罷尋幽繫永樂五年卒年

四十上曰輝祖與齊太章罪同宜論成朕念中山王平  
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今病故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  
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歿後祿輝祖長子釋迦保見  
上賜名欽中山王四子次添福次增壽次磨緒長女文  
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增壽素通款于北平壬午秋靖  
難兵入金川門建文手刃增壽於左順門廡下永樂二年

### 卷五

七

贈定國公子景昌嗣初燕王以太祖小祥遣世子及  
二弟往行禮世子兄弟三人皆魏國公徐輝祖之甥輝祖  
察高煦異常欲帝留之密奏曰臣觀三甥中獨高煦勇悍  
無賴自倚騎射非唯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帝  
以輝祖弟都督增壽與駙馬王寧皆力爲庇護乃遣歸國  
頗行高煦竊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

陳建曰齊眉山之戰輝祖帥師援何福斬其蔚州衛千  
戶李斌等十餘人斌于北軍中最號雄勇於是北兵退  
走還營掘塹以自固是時南軍再提北將皆懼議欲旋  
師未能獨斥之口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殿下自

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而事人邪會京師傳言燕王已歸建文謂京師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夫兩敵相持貴進退未定能勸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決矣

又曰增壽之歿上痛悼不已故即位首褒封之卒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兩公與國並世本朝武弁鮮有其儔

又曰文皇即位武臣無一人不歸附唯輝祖不屈上親見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文皇大怒亦輝祖干獄法司追取供招輝祖操筆唯書其父開國

卷五

十八

功勞子孫免死而已上雖甚怒終以元勳國舅欲誅輒止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  
王世貞曰當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妃弟也公舍而恬然處一何次也於建文為純臣於中山王為令子矣故文皇以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李禪翁曰徐輝祖獨處嫌疑之地時事之極難者一心王室不唯建文終始委任在朝諸臣亦真心信之矣既見文皇絕口不開一語唯到法司逼取供招書中山王功勞子孫免死數字而已彼其絕無乞憐之意推戴之詞雖成且不復顧又何有於世祿之隆崇乎吾以為

輝祖可敬也

駙馬都尉梅公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為駙馬都尉恭謹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高皇尤愛殷嘗受密命輔建文靖難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文皇假道殷割使人耳鼻口授詞答文皇曰留汝口與殷下言君父恩義文皇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肝胎由六合至京師即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上迫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為書遣中使達殷殷得書慟哭詢建文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

卷五

十九

與亡吾姑恐俟之乃還京見上上曰駙馬勞苦口勞而無功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誘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呪詛幾得罪明年冬入朝殷仇家都督譚深指揮趙賊令人擠殷於篋中篋譚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賊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初公主謂上殺殷牽衣大哭問駙馬所在上笑曰為公主踪跡賊無自苦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上以順昌為中府都督景福指揮旗手衛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



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進士為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  
嘗遣書阻靖難兵 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典  
師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勿惟兵禍公主亦不答公  
主 高皇后長女后二女次適歐陽倫倫犯茶馬禁或

陳建曰殷有才智太祖最眷注臨崩皇太孫與殷侍側  
太祖首囑太孫曰燕王不可忽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  
可托幼主乃出誓詔及遣部校之曰敢有違天者汝其為  
朕伐之至是靖難兵漸南逼建文乃召募淮南民兵  
合軍士號四十萬以殷統臨淮上扼燕師燕王遣殷書  
以進香至金陵為辭殷答曰進香 皇考有禁遵者為孝  
不遵者為不孝王大怒復書言今典兵以誅君側之惡

卷五

三

天命所歸實非人能所阻殷制使者耳鼻不復報書口授  
數語曰留汝口回去說知其詞其峻

都指揮謝公等二十七人

附有名者三人不可  
考者百餘人

都指揮謝貴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即位兵部尚書李太薦  
貴智勇以為北平都指揮使俾視藩府令其練兵即有變  
先發後聞已卯六月貴部置北平七衛兵布城中通上賊  
盡柵端禮四門 文皇討先擒貴貴歿兵盡散

都指揮彭二亦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初為北平都指揮有  
威名靖難兵起殺謝貴二急路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

人欲入端禮門 文皇遣健卒麗來與丁勝格殺二  
北平都指揮使馬宣靖難兵起殺張昂謝貴宣巷戰不勝  
東走薊州起兵西逆戰不利退守薊州出城再戰又敗被  
執馬不絕口歿

北平行都司都指揮朱鑑守大寧靖難兵至諸將陳亨房  
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縛馬不絕口歿 文皇微中所謂  
萬段凌遲處歿者即鑑也

大寧大將卜萬謀勇自負效成無恨每戰輒先登靖難兵  
畏萬萬部將陣亡欲降燕畏萬不敢發 文皇貽萬書盛  
稱萬極詆毀亨統諸軍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

卷五

三

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  
為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于卜都司卒跪告守者曰我  
得偕行請惟命無庸賞我守者為請得俱還竟不得賞不  
得賞者至即已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  
執下獄藉其家其間吳高亦預此未幾亨竟降貞遁遼東  
大寧相繼不守矣今寧陽侯者即亨後也

都督廖鏞巢人祖承忠以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  
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靖難後 上以惠侯兩  
子鏞與銘嘗授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  
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 上怒令軍校收孝孺孝孺從

衰經至闕下大哭。上益怒，令以刀挾其口，兩旁至耳，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月，罵聲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廖氏亦見收。兩子遂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俱謫戍邊。鏞母陳氏，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都督孫岳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為戰艦，樓櫓戈甲，以塞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門不守，岳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帝步安置海南。

都指揮譚能不知何許人，驍勇有名。建文卽位，從李景

卷五

十一

隆為裨將，戰敗白溝河，諸將皆狼狽走。能父子獨力戰死，精兵萬餘人皆死。或曰：能通之子。

錦衣衛指揮使宋忠，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自戶有論死者，非其罪也。忠疏救百戶御史劾忠，上曰：忠率直無隱，為人請命，何罪為？并有百戶戍邊。建文元年三月，勅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北平有永清、左右衛、左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璣屯山海，與忠相犄角。約北平滿關張昺、謝貴、長史葛誠為內應。文皇殺昺、貴，誠起兵，忠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文皇曰：忠懷

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率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譚言忠謂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為燕府誅滅，盡努力復家，誓報國恩。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為先鋒，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無恙，輒喜，罵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文皇一麾渡河，大戰，敗奔入城，被執。死。子謙鎮南衛指揮使靖難後，謫戍邊。年廿六賜死。

卷五

十三

北平都指揮使余瑄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瑄走居庸關。宋忠承制，令瑄守關。瑄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若據此，拊我背，宜急取，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今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擊瑄，瑄且守且戰，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兵又敗，同被執，不屈死。

北平都指揮彭聚與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敗，聚力戰。當是時，諸將校為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憤憤死。大半不可考矣。

都指揮使孫太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並射太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

都指揮莊得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敗，僅得一軍獨

全盛庸戰夾河得力戰助庸斬澤潤已而靖難兵助騎乘暮掩擊得力戰歿

江西都指揮使陳質建文初充將守大同陞中府都督同知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敗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歿

都指揮楚智驍將也從曹國公統騎卒遇靖難兵輒奮力戰夾河之役被執不屈歿

都指揮張皂旗者不知其名力挽千斤每戰靖難兵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為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戰歿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卷五

廿四

指揮王資有齊力善騎射靈壁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兵敗輜重芻糈委棄狼籍不能獨完遂被執遣還京走鳳陽從徐知府防禦靖難後追罪廢歿

揚州衛世指揮崇剛靖難兵起剛練兵結濟賊濠御史王彬倚任之兵至專以城守事屬剛晝夜不解甲同列懷武心者忌剛畏彬不敢發及彬被執為徐政所縛張木又素不喜剛剛亦不屈而歿

指揮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知兵建文元年以諒為留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效職無私交未逾月靖難兵起諒時奉密命往來諸將

軍中督察王午秋常宗人並得罪諒亦主廢憂懼卒

指揮宋瑄鄆國忠順公晟子也靈璧之戰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官兵敗瑄猶格鬥力屈歿靖難後晟功名大著封西寧侯卒永樂六年兵部上奏諸子孫乞嗣

封瑄子本晨長孫宜嗣上惡瑄今瑄弟琥嗣侯琥尚安成公主琥弟瑛尚咸寧公主琥罪廢瑛嗣侯瑛歿於土木

指揮張倫勇悍負氣常喜觀古忠義事建文元年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歿倫聞之發憤合兩衛官兵各率其兵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景隆已而從盛庸有功靖難後歿

卷五

二十五

薊州衛鎮撫曾濬同馬宣守州城靖難兵攻之不能下招之降不肯出兵力戰兵敗為張玉所執不屈歿

衛鎮撫楊本中牟人或曰處州人初為太學生精於道法建文元年募才略之士本應募兵部試校錦衣衛鎮撫時吳王撫軍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本森然平階一軍皆不見

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進破之景隆忌本不亡其功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為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臂之一

國爪我輩種得無乃被別人採去邪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略曰刑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石德莫大於盡忠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

督袁宇與耿炳文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皇上憐其爲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兵馬無限。皇上責問，乃歸罪羣下。乞假臣爲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當自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於塗炭。冀宗社於泰山矣。本遂師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文皇攻濟南，夫利趙王介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本殺之。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略，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本頸後無髮，力戰有功，而爵賞不及。

燕山左護衛千戶倪諒上變告府中事，府中官旗盡逮詔。

卷五

廿六

獄平諒周鐸皆伏誅沒產。壯者戍瘴鄉，幼者刺離間親王字。充錦衣鞍轡局幼軍，靖難後諒死之。

所鎮撫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鑒中相交易蠻人信之。建文元年應募入京，試騎射，策授錦衣所鎮撫。軍前差遣占候輒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靖難後死。

兵部尚書鐵公

鐵鉉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上喜，賜字鼎石，藩府坐法刑官久鞠不能奏。當上屬鉉立決，上益喜。凡兩法司疑獄盡屬鉉，未幾

陞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檄扼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鉉暨徐將軍盛統兵高會憲來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開城門候。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罵。文皇宮大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之南去。來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參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逃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參公便宜署部，號令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

卷五

廿七

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參公微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參公館，殺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而序稿問辛若，述賦府散發忠義，未幾又有東昌之捷。建文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再陞兵部尚書。參盛庸軍務，賜金幣，命封三代。鉉入謝京師，賜宴饋粟肉，小河之捷中原震動。文皇欲北還，以諸將言再戰

得勝遂長驅渡江鉞感憤欲自殺 文皇登極鉞尚樵殘  
兵駐淮南已而擒鉞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  
鼻竟不肯領勞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嗣  
安戌河池康安先卒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安置海南

禮部侍中黃公

黃觀字淵伯貴池人初從父貧姓許幼穎敏受學元黃學  
嘒成詩禮益無彌嘗策翠微書舍讀書洪武二十四年會  
試禮部第一廷對策茂策擢進士第一授官翰林復黃姓  
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中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  
方濟並見信用 文皇素濟黃時觀草詔極其詆斥建文

卷五

王不

四年觀奉詔募兵上游并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觀痛  
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寇莽之江上明日家  
人奔自京師言翁夫人與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翁持  
釵鉏倖使由市酒殺遂急携二女率家屬十餘人投通濟  
門橋下死觀至李陽河既聞建文遜去即朝服東向再拜  
亦自投羅網磯瀦流之中籍其家逮及喇童何進初為觀  
傳秘不肯視人後三十年縣尹清江龔守愚於觀故址立  
祠祀之今金陵賽工橋側亦有翁夫人暨二女墓祠

禮部尚書陳公

禮部尚書陳迪字景道宣城人洪武八年薦辟為郡學訓

導嘗為郡草萬壽賀表 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薦召  
為翰林編修十八年陞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  
左叅政二十七年內艱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政使時普  
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迪率上兵擊破之捷聞 賜

金幣三十一年建文即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免尚書鄭  
沂等徵迪為禮部尚書建文二年知貢舉三年加太子太  
師拜表休請推其起其子澄等上疏陳大計迪受命督  
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 文皇繼統召迪  
貴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  
鳳山呼曰父累我迪此勿言罵不絕口剗鳳山等鼻舌熬

卷五

王不

熟食迎迪唾之益指斥遂俱凌遲死既死人于衣帶中得  
詩有曰三受 天王顧命新山河帶彌此絲綸千秋公  
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詩並悲烈蒼頭侯來  
保者拾其遺骸歸葬縣計家橋洪熙初 詔釋迪宗姻成  
邊者還鄉給產業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  
涂觀復于迪故居立祠祀之後潭廢嘉靖乙未驗封郎中  
李默謫判寧國復置祠祀郡人私謚曰靖獻然文學才行  
表著一時仕至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丙辰春為趙文華  
所誣逮詔獄卒

李贊曰陳迪蒼頭侯來保當附

刑部尚書侯公

侯太直隸南和人靖難兵起太督餉山東濟寧不守輜船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總市餉得便宜行事文皇卽位太至高郵與其謀上高茅卯仔同執下錦衣獄是年七月來弟敬祖子玘皆論成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

刑部尚書暴公

刑部尚書暴昭山西人爲北平參政未幾遷刑部侍郎充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聞上建文元年設平撫布政司於真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平安諸兵敗召

卷五

三十一

歸京師靖難兵入山亡被執見成祖抗罵不屈去轎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頭乃已

吏部尚書張公

附毛太

張統字昭季陝西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統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太子器重統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參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山爲右

參政陞辭上賦詩二章賜統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夷民孚說遠邇真安是時雲南富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六年三月

秩滿入親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天下勿考賜璽書

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純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歡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爾績復命爾仍治雲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三十一一年召爲吏部尚書諡人知父母時建文旁求遺逸日集閣下奉命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統得楊士奇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一授王府審理副靖難後召統及戶部尚書王鈞論曰卿二人久事

卷二

三十一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失舊制者直告朕無隱統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成時吏部侍郎毛大亦歿太文章政事皆優所交並中朝俊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略收張統歿太亦歿統嘗爲雲南公辭記曰公辭廣三十七丈衣百丈有奇段氏時稱東府元爲行省皇明底綏萬方以洪武壬戌戡定雲南就置布政使司屋宇階庭雖有成績較之華夏則規模差陋唯堂與寢其製頗精緻旋榮累節軒翺峻起但歷歲已久柱傾其漏者屢矣周廡之外儀以重門功緒甚略意精者其舊貫而繼者元之改作也東瑛左右司以下西

環管勾廳以下，屬寺悉附焉。純備員以來，旋拒烏合之徒，內訌而外叛，兵既未休，饑疫隨之，日不服給者，凡五年。歲丙寅，始克儲材，明年冬，撤其堂而新之，正六楹，櫺窗五尺，棟九架，而衍其前，脊高四尋，簷殺介之半，以強越二年，再治材，且因且革，門寢暨經歷司始成，其外門兩廡，仍未易也。初，今有司計木之數，與巨細，若戶力之盈，胸差而賦之，轉致不立期，一從其便，其典徒也。較四州十一縣大之壯者，每一州縣，均作三四番，每番期十日，乍作乍輟，不敢妨其務，不敢竭其力，遷就數逾年，而迄未畢工，如是乎其難，且滯者，何哉？蓋兵民之役，有征有屯，有築有餉，其大者如

卷五

三

此其小者，未可枚舉，故不得已，為是迂拙之政，誠不忍更促之也。竊嘗論之，雲南於古為荒外不治之地，山林幽阻，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故令等威之制，無宮室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既不足，係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以樂縱恣而安悻，亂苟束之以法，而強之以不能，彼不信然，相噬則歟，然而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即其要會而領之，隋唐間，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中國，閭井其人也。元以四夷氣類相近，因而撫之為宜，然其弗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欲草薶而禽稱之，顧其勢有所不行，亦喟齡久之乃已。徐而思之，有如耐饑

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威而不顧者，乃其所長，然而性多荒情，賭事機，素無節制之可守，雖明易合，亦復易離，習者察此，則知所以制之矣。必有人焉，才兼文武，而道濟方域，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者，而事不定，人不安，吾不信也。故當無事，則宜佚蕩簡易，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言，或有蠱賊，則乘其未定，還衝電激，指節而中之，以懲其餘，斯亦攻心伐謀之大端。夫如是，良怖急者可床下伏矣。敬告來哲，誠不知所以裁之。洪武二十三年庚午閏四月十有八日。

李贄曰：洪武初年，却有如此好人才。

續藏書

卷五

三

戶部尚書王公

王鈍，字上魯，太康人。洪武十年，舉秀才，授主客主事。後復舉明經，授大名通判。屢遷，福建泰寧參政。坐轉漕不給，當罷。特有召遣特節，諭撫隴川平緬，即贈金。或曰：夷且疑武，奈何？鈍受之，悉輸雲南。省藏，遂陞浙江左布政使。建文初，陞戶部尚書，請難兵至，鈍踰城走。後召見，曰：爾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頗邪？鈍頓首謝，命改仕，月給尚書半俸。永樂元年六月，鈍上言：軍令屯種數事，皆從之。復命往北京。山東撫綏軍民經理屯戍，二年四月，仍浙江布政使，與劾致仕。卒。子璽，官至戶部侍郎。

武曰王鉅安得列名臣李宏甫曰卽其受贈金悉輸省藏一節便可稱大臣特名臣云爾哉受贈金所以撫夷毋使疑貳輸省藏所以奉公非直爲索大臣之道如是而已矣其得與張絳龔震血等同居六卿之長有以也然張絳處於部堂王鉅不處文皇亦卒聽受其言而時時用之則張公若不處亦未必全身以退也然王公之全身者幸也抑或有見於張公之既死遂憐而全之邪要之到此時而後矣不處於靖難兵至之日則當如解縉胡廣楊士奇輩之勸進未有隱忍在列待詰問而後來者非余之樂勸人死也樂其能處死耳

續家書

卷五

三

至六卿之長在職又已多年竟解縉諸人居下列者比乎吾謂張公常請老於建文卽位之二年

工部尚書嚴公

工部尚書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歷陞工部右侍郎進尚書二十六年鄉民誦其弟姪不法上付震直訊報具獄上以爲不欺赦其弟姪已而坐事降監察御史二十八年陞右都御史復爲工部尚書洪武三十年二月震直上諭兩廣鹽法得行江西安南吉臨諸府震直質直勤敏上數稱之時時賜令復其家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魯間兵敗爲北兵所縛齊魯夾昇至北平

建文遜位後復爲工部尚書奉使安南至雲南見建文悲愴不食吞金而死

戶部侍郎卓公

戶部侍郎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準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兒牛馮之蹄比入門乃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明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

卷五

三

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建文默然文皇卽位責敬不奉迎怒欲殺敬而憐其才謂廣孝曰諸奸臣皆欲害朕唯敬諫從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叢取物耳使敬言減川陞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死敬臨刑從容嘆曰發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喪三族文皇帝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點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



峭拔磊落所著文集五十卷

黃盧郭陳胡徐六公

禮部侍郎黃魁與陳迥黃觀共事魁行古雅有文學習典禮迥觀皆敬愛之靖難初不屈而死

戶部侍郎盧迥浙江仙居人為人疎爽不屈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其狂既仕領折節恭慎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誦而來聞者悲之或曰盧琪

戶部侍郎郭任月徒人廉慎有吏才調兵食軍典不乏靖難兵入金川門在不屈死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成廣西嘉靖中鎮江知府劉儲秀配之鄉賢祠兵部侍郎陳植

卷五

三

盧江人元舉河南鄉試不仕洪武間起為吏部文選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江上有督將密議降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遇害督將率眾奉迎自陳邀賞文皇立誅之具棺斂植遣官護喪葬於白石山植宗人大懼皆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者

刑部侍郎胡子昭字仲常大足人初名志高富經術性方介從學方孝孺游漢中蜀獻王重子昭贈子昭詩以明經儒士薦為榮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又陞山東按察僉事建文四年九月卒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氏

皆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紹續繼等皆諡成正德中巡按御史熊和立祠祀之

兵部侍郎徐庭字宗實黃巖人以字行聘授風紀官庭以草茅愚僻辭授銅陵簿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多所造就召見獎諭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右侍郎靖難兵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勇明年建文遜位去庭家沒于京師屋義梁侃然杜門終老

卷五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六

秣陵 焦 竑 輯

御史大夫景公

景清陝西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初領鄉薦遊國學同舍生有秘書清請之不肯與清固請請以明旦即還而書生旦往索書清曰吾不知何書吾不假書于汝生忿怒訟之祭酒清即持書往見祭酒曰此清所誦書即誦書微卷問生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生退清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清初赴舉時過宿淳化主家主家有女爲妖所惑是夜清在而妖不來女詰之

卷六

曰吾避景秀才清也女以告父父追及清詰之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歸枯其門妖遂絕清試禮部第三錄詩書二經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才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與實係出川陝巡察私茶建文即位擢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文皇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都成而清獨委蛇侍朝人以其素頗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已疑清及朝清獨著緋遂收清得所帶劍不屈而歿是夕精靈迭見族其家已而時入殿庭爲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都御史茅公

都御史茅大芳太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應株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說之擢泰府長史勉以童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厚大芳感激頌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爲記稱大芳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誦建文即位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遣詩淮南守將柳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歿于順寧道壽

卷六

文生並論成二孫添孫歸生成獄中有希董集五卷行于世

都御史陳公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上見性善凝重謂侍臣曰性善君子人授行人司副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命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應即出觀象玩占石室中書從鐸詣關上之性善善楷書召入便殿繕錄上威嚴進見者惶汗手顫不成字唯性善動止安雅書法端正上悅賜性善酒是時威謹巨淵性善留竟日家人以爲成矣比出大驚喜久之超陞禮部左

侍郎薦薛正言輩雲南布政使韓宜可諫謫籍性善薦起  
爲副都御史 皇太孫在東宮時熟聞性善名及即位獨  
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性善所言悉從然施行未竟  
輒爲有司所更性善請見曰陛下不以臣愚假承顧問臣  
既僭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爲法自戾何以信  
天下靖難兵起改性善爲副都御史監軍建文四年三月  
辛巳賊靈壁敗績與彭與明劉伯完王賓皆被執 文皇  
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後加追襲家徙遷已而赦  
還

大理少卿胡公

卷六

胡閔字松友鄱陽人博學修行 高皇征陳友諒至鄱陽  
吳芮祠見壁間題竹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  
來飛騰作靈物 高皇問祠中人此誰詩對曰里中儒生  
胡閔立召閔見置帳前久之官督府經歷建文中以直諫  
知名遷右補闕尋進大理少卿靖難兵起數與齊黃議軍  
國事壬午七月不屈死籍其家子傳道論成傳慶謫戍邊  
一女得釋歸貧甚無倚鄉人競遺錢救曰此忠臣女也旬  
日饒足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祀之學宮

大理丞劉公王公

大理寺丞劉端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驟遷大理寺丞靖

難後與同邑王高並坐縱方孝孺忌樹陰削鼻而終高與  
端同年進士又與端同官

右二賢皆是並坐縱方孝孺忌樹陰削鼻而終者又是  
一樣人也

大理寺丞鄒公

鄒瑾吉安永豐人洪武二十七年遇金華王紳紳偁瑾志  
篤才敏議論磊落可嘉忠義人也洪武末薦至京建文二  
年爲大理右寺丞靖難後不屈死

大理寺丞彭公

彭與明萬安人貢入太學洪武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

卷六

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元年陞湖廣按察使事尋陞  
大理右寺丞與明廉勤律已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四年擇  
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爲衆所推  
遂出淮西至靈璧會何福戰敗爲北兵所執 文皇遣歸  
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慷慨裂冠裳棄官變姓名而隱不知  
所終

太常少卿盧公

盧原質字希魯浙江寧海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  
授翰林編修孝孺遺原質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  
南得異才好與青蘿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二十三年

丁外艱 賜傳奔喪二十八年陞太常少卿事建文累有建白靖難後召見不屈族其家

大理少卿薛公

薛昂閩鄉人有口辯建文三年以鎮江知府爲大理左少卿是年方孝孺建議草詔令昂贊至北平又作宣諭數千言刊印千紙付昂令密散北兵諸將士昂見成祖曰上言殿下且釋甲調孝陵暮卽旋師成祖叱曰事至此尚誰欺左右請殺昂成祖曰天子命使也釋之歸靖難後免昂族滿廣西

太常少卿廖公

卷六

五

廖昇湖廣襄陽人不知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中爲左府斷事上知其賢二十九年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勅修高廟實錄昇降雅有史才朗達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撫實聞忠誠伯等自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成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璋皆不順天命效成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上詔勿問

衡府紀善周公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丘學訓導人見太祖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

力田太祖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建文元年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修以嘗諫勸得免改衡府紀善衡府者建文之弟當是時衡王猶未

之國是修留京預修纂翰林好薦達知名士陳說國家大計及指斥川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

動靖難師渡江官中自焚是修留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縉胡靖諱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

成煥年四十九文皇繼統都御史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常曰

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

卷六

六

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先代及近世忠節遺事輯爲觀感錄朝夕省覽

李禿翁曰周先生猶勝王先生良多

翰林修撰王公

翰林修撰王叔英字原采台州黃巖人洪武二十年薦起爲仙居訓導三十年改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有惠政嘗遇早祈禱不效遂絕食天大雨復祈晴遂霽建文初方孝孺欲復古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者尤難子房之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天下之

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而行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爲翰林修撰靖難兵至淮上建文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間上已遜位卽慟哭會齊泰叔英曰泰賊心矣急擒泰至密問之乃相抱哭相語共圖再舉已而知不可爲乃沐浴衣冠誓絕命詞藏衣裾間自經于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末有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之句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

卷六

七

徒然庶無憾于後世妻金安人繫獄次二女赴井歿祠山道士盛希年收葬叔英于本州城西五里之地正統中楊士奇題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墓士奇叔英所薦起也成化中州守蒲田周瑛封植表識之嘉靖中鄉守益瀟爲州判官立祠奉祀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祀叔英妻并二女又有貞烈祠在黃溪縣上

翰林修撰王公

王良字敬止吉水人建文元年江西發解第一明年舉禮部廷試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良第二李貫第三並授翰林修撰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良初開靖難兵起輒

憂不食日應憊及渡淮閉門涕泣不已訣妻子服藥或建文哀其忠遣禮部侍中黃觀諭祭永樂初上山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解縉等編開留軍馬錢糧數盡焚諸言語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足爲憂朕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有事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于建文者惡導誘建文壞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歿獄中貫亦吉水人

卷六

人

侍郎學士董公

董倫字安常恩縣人僑居宛平質直有文學從游者稱爲貝川先生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薦倫洪武十五年遣使徵爲右贊善事懿文太子十八年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卒出爲河南左叅政上因事數干言又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上擢伯衡陝西右叅議三十年註誤免官典教滇南建文在東宮憐其老且遠去賜白金若干鑑及卽位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賜御書怡老堂扁及綵几玉鳩杖各一倫上表謝畧曰桓榮設几杖於太常不聞宸喻之賜晏殊題舊學于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

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饉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傾連之嘆或曰此孝孺代筆也時解縉諫河州衛吏與倫書所授倫左右縉得召還為待詔倫為人質直敦厚建文間屢懇言宜親睦宗人不聽靖難後倫年八十餘令致仕出京惓惓成疾數日卒

董倫王景皆從雲南謫籍而起至于六卿長武為朝廷侍從左右親密近臣者也建文與君主矣今王景不來董倫至勒令致仕乃惓惓然是不欲去也夫去豈人所欲哉然居此地到此時安有不去之理也建文二年廷試一榜胡廣第一親改名靖其二王良以貌嫌似

卷六

于建文未為知已反烈烈而外如此可敬也夫若第三名李貫曷足道哉今董倫王景等吾若橋之使與李貫等並則有人品有文學實亦其等夷或曰此列建文時諸名臣書也何必以夷為重乎若專重外節則直曰遜國忠臣可矣何以曰遜國名臣也卓吾子曰予因惡夫為李貫者幾錯會了鄭端簡公一場主意

侍郎學士王公

王景字景乾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懷遠教諭歷知州山西參政謫雲南建文召景為知縣留與修高廟實錄母憂去服闋吏部尚書張統為雲南布政使時知景薦陞禮部

右侍郎兼翰林侍講兄總裁官靖難後進學士時言建文崩上問景葬禮景頓首言宜用天子禮上從之景博學能文章善書

翰林侍講唐公

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山陰人建文二年勅翰林侍從之臣方孝孺等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為一書又命舉優通文學之士孝孺首薦愚士愚士時寓金陵為李景隆子師立召為翰林侍讀賜冠帶令與孝孺俱領修書事進講前漢書愚士父蘭在國初應奉翰林文字以故愚士得遍游公卿間宋濂稱其文迥肅謫處臨濠愚士奉喪歸葬求

卷六

父遺文雖荒郵敗壁高崖斷石靡不纂錄什襲時時伏讀聲甚妄切聞者皆掩涕愚士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為文蔚贍尤長于詩翰洪武中數從景隆徧游燕趙秦周所過靡都舊邑名賢古帝遺跡輒為詩歌論記性喜飲酒酒酣夜談傾坐曉得官近侍未幾病病愈復起明年病甚此卒遺言請銘孝孺愚士貧無他宗族喪事數千百緡倚辦景隆孝孺為聞上詔有司給舟歸葬

少卿學士高公

高遜志字士敏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好問學嘗侍父宦遊吳中受業宣城貢師大鄱陽周伯琦遂昌鄭元佑為文

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爲鄧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敘修元史，入翰林爲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建文時遷太常右少卿兼學士。庚辰會試，與董倫爲考試官，所舉士胡靖、吳淵、楊子榮、楊澤、胡深輩，靖難後皆爲名臣。遜志存沒不可考。是科同預較藝者，右拾遺朱逢吉、編修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采、張監、御史王度、俞士言皆一時之選。惟惠仲王度成難，餘皆位如故。

國子祭酒張公

張顯宗，字明達，汀州寧化人。少喪父母，黃守志，訓教顯宗以文學著名。洪武二十四年進士及第，二十九年以編修

卷六

十一

陞太常寺丞，賜衣一襲。三十年，署國子祭酒事。建文卽位，爲真，上便宜數事，學政一新。壬午正月，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兵至淮，顯宗奉詔起義兵。江西募民出粟給軍餉。六月還，復爲祭酒。靖難後，江西兵執顯宗及布政使楊迪，按察使房安、僉事呂昇至南京。顯宗等成興州後，平交趾，起顯宗爲左布政使，勞來撫戢，民安附。永樂七年卒。子官顯宗，性行孝友，政事敏達，時以文學備吏事，介交趾初平，人情未定，清林知州王賦武寧知州魏思善能奉行顯宗約束，皆有惠政，並卒于官。

清林侍講樓公

樓連，字士連，金華人。常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歷官至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嗣位，屢下詔求賢，連以文學舉入翰林，爲侍讀。靖難兵入，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投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連及王景連惶懼不敢辭，歸而憤悶。妻子曰：「得無傷方先生邪？」連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輩耳。」遂絕一夕自經死。

侍講學士王公

王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間爲大同訓導，過北平，私上謁成祖，成祖喜，禮達建文末，薦陞國子教職。靖難後，姚廣孝又薦達，陞翰林編修，再陞侍講學士。達謙和恭慎，能

卷六

十二

詩文。上嘗問達建文君事，對曰：「建文君亦可與爲善，願輔導非人耳。」上終薄達。一日達侍，問達十難字，達識其八。上曰：「朕更有難字難汝，達懼服銀屑灰。」上顧憐之，命有司歸其喪，或曰：「達草靖難，答極詔，或曰：「草詔者，括蒼王景學士也。」

蔡軍斷事高公

高巍，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旌，授前軍都督府左斷事。建文卽位，知州王欽應請辟，馳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其一曰：「太祖有文王純一之德，皇上有后妃不妬之行，百男君王，上齊三代，分茅胙

土先據形勢陝西百二山河其人悍勇西隣土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將者是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保順平大名諸府所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供賦饒衍北雖沙漠不毛廣蓄馬羊其人不耕不蠶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興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玄德諸葛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充寧遼谷代慶肅星羅棋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適當然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此我

皇上所難處也以詎遇見若賢如河間東平則下詔褒賞之其或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客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後洽親王告大願制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皇上覽察焉建文大奇覽會靖難兵起命從李景隆出師恭贊軍務雖復上書言願使燕拔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遂遣往燕繼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至其詞云云不報景隆兵敗繼自拔南歸建文二年五月過鎮鉉于臨邑相持餽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靖難兵繼作賦志惠有曰至濟南而被圍恩張巡之志堅

幸遇知已之鐵相更從英軍以雲騰若於非軍之赴赴盛統兵之桓桓會憲高公之糾謾大祭宋公之周旋探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構之勉旃衆資羣策屈力保全盛統兵者盛庸也餘不可考矣京城破魏繼成驛舍又有高不危者仕建文時成義弟宣成南海衛或曰不危魏字也李贊曰當時曷不以齊黃之任任高不危以李景隆之任任鐵相等乎

### 經歷宋公監副劉公

宗人經歷宋微不知何許人嘗與盧振謝昇牛景先數言

### 朱六

耿曹諸將失律懷賊心靖難後縛至不屈成并殺其妻丁欽天監副劉伯完不知何許人洪武時重天官之學稍通歷象占步風角者咸得承食于官凡有征討必選通知天文者從行伯完精於占候又諳回回曆法起時人歷官欽天監副靖難兵南下在歷城戍軍中從何福戰靈璧敗績被獲釋還竟山莫知所終

### 給事中黃公

禮科給事中黃鎮字叔揚常熟人以生員薦除湖廣宜章縣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改禮科建文三年外艱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



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錢曰三郡唯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不可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憤激烈有國士風但仁慈有餘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于善善得書慟哭靖難兵至江上善受詔總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勤王以書招錢錢即日營葬訖遂趣善所時童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捕善急善麾下許百戶素親善縛善去邀賞錢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日求死或告錢曰善狀服已得省錢腔曰吾知善決無二心

卷六

十五

且少俟善事定吾死未晚脫善果不灰吾將下報布直遂復稍稍食是年七月十一日善灰報至錢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哭曰君今與希直同來國吾恐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灰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籍籍言且併錄錢家親族悉驚伏錢友人楊福其棺食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錢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水中福大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竟成禮葬之福父深早奇錢錢與福共學福亦有古行

李宏甫曰卽此便見楊福古行矣不必言福亦有古行也此何時也動卽誅灰見卽綁縛請賞至親皆避匿

後福獨哭立水傍卒以禮從容殯葬其屍此亦黃黃門一類人全不以灰爲念者使方正學早知而用之安至今日觀黃黃門與正學對面數語具見才識可以用大用

給事中龔公韓公陳公

都給事中龔太字叔安浙江義烏人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太學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試給事中建文三年遷都給事中文皇渡江太與妻傅訣曰事至此我自分灰爾第携幼稚歸否則俱溺井無辱破宮中火起太馳赴爲兵校所執見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太白投城以灰年三十六子永吉累官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大理卿致仕

卷六

十六

仕

戶科給事中韓永陝西西安人或曰浮山人豐軀美髯音吐宏朗毋慷慨論兵建文喜之靖難後杜門不出召入見不屈灰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福建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靖難兵起建白多不遜靖難兵入賊遂灰父秀母黃氏謫戍甘肅道灰子微什妻姚氏女進奴京奴沒入官弟余朔等悉遷戍

左拾遺戴公

戴德葵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初爲翰林編

修三十年與張信並陞侍讀上諭曰汝為侍臣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論補益當時建文中改左拾遺靖難兵起與方黃晝兵事靖難後不屈死

監察御史韓公

韓郁未詳何許人建文中上書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為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此皆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威處太深至此夫辱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

卷六

十七

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今燕米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人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典輒乏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少垂洞鑑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宗社幸甚不聽郁未詳其所終

李宏甫曰此或為補鍋匠或為河西儲或為轉輸散頂

之二十餘人嘖嘖有聲者皆未可知也大臣生事禍國一至此哉絕可悲嘆黃子澄齊太輩雖寸斬亦終不足以謝天下矣

監察御史曾公

曾鳳韶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為御史會藩王入覲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太不敬上曰至親勿問靖難兵起鳳韶使北平請罷兵不報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縉衣郎既死矣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并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經死

卷六

十八

監察御史王公

御史王彬字文質兗州東平人洪武中進士起家為御史巡江淮靖難兵至彬與指揮崇剛共守揚州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宗厚賂力士母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遂為千戶徐政張勝所

縛昇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政遂出禮等千獄與工都知縣張本開城門出降正德中揚州祀彬名宦

董葉魏廿四御史

御史董鑣或作庸不知始所自起亦不知有許人建文時諸御史有志節效忠者時時會鑣所校懷貳不力職者輒露章劾之靖難後爲衆所持論死家徙戍邊

御史葉希賢或曰浙東人或曰是家鄉爲人臺侃侃自負建文時屢疏言兵事又嘗劾陳三二大將失律喪師靖難後坐逆黨死

御史魏冕吉安永豐人勁直有才氣靖難兵至有約開門

卷六

十九

者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殿之幾處會輟朝冕及鄉瑄大呼請速加誅明日宮中火起冕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

御史甘霖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爲御史剛介敢言中臺

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死從容受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

正德中知府胡繼宗祀之鄉賢祠

御史王公鄭公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以明經薦爲山東道監察御史卓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靖難時李景隆累敗退保濟寧以盛庸代度密陳便宜是以有東昌之捷徵景隆還

不誅反用事忌盛庸與度度稍疎斥三年夏靖難兵益急度請募兵未幾遂有小河之捷勅度勞軍徐州比還鳳陽不守方孝孺與度書相誓以死四年秋七月滿戌賀朔坐語不遜夷其族年四十七

鄭公智字叔貞台之寧海人方學好古工文辭方孝孺薦之蜀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時稅王大說建文初侍孝至京尋舉賢良爲監察御史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御史尹公主事巨公

尹昌隆字彥謙太和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翰林修撰改監察御史建文即位早朝晏昌隆諫曰太祖高皇帝難

卷六

二十

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以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今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繩祖武未明求衣乃溺于晏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何廢業上下懈弛非社稷福也建文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即頒示天下靖難兵旣南昌隆上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每以周公輔成王爲言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旣欲中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或有蹉便當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靖難後昌隆名在奸黨驅出就戮昌隆大呼曰臣曾上書勸讓位奏牘尚在可覆也于是檢奏有之上曰火燒

頭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酷朕亦無此勞苦遂  
貸昌隆歎仁何以爲北平按察知事行戶部主事改禮部  
尚書呂震喜誦忘昌隆誣昌隆與谷庶人通謀遂論歟沒  
其家後震病時時呼號乞解曰尹相尹相妻子問故曰昌  
隆守欲殺我震竟歿

按察使王公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間  
燕國人罪從末減左遷浙江按察使文皇卽位詔召良

卷六

主

良集臬司諸印私第躊躇未能決妻問故曰我亦應歟未  
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  
餽良食置其子池傍自投池歟良殮妻畢自列薪于戶寫  
遺囑付家人今妾抱幼子往匿其金事所遂舉火燔室自  
焚歟事聞上曰歟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不得輒毀良  
毀印不得無罪徙其家於邊台人陳璉私識良歟事每談  
及流涕沾襟正德戊寅浙江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  
改公署東水鑑亭爲祠祀良

李宏甫曰良以問燕人罪從末減被謫則其人已有大  
學識可任用矣文皇詔召蓋欲用之也良與夫人乃

從容以歟夫人餽食于良先良而歟良殮祭夫人囑遺  
幼子畢然後外雖建文印信亦不肯留一顆以與文  
皇嗚呼烈哉

按察副使程公

程本立系出伊川徙崇德與海鹽沈壽康友善洪武九年  
除泰府引禮舍人十三年補周府引禮官從王之國二十  
年春進長史從王來朝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  
吏目留家大梁從一僕去會歟可伐煽誘百夷爲逆本立  
單騎入夷巢諭以利害諸酋落感說是冬諸夷復變帥藩  
沐英張統屬本立行縣典兵事且撫且禦本立不避險難

卷六

主

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  
民夷稍安二十五年英卒本立爲文祭英宗人重本立請  
本立撰碑記述英功德三十一年奏記入京應天府尹向  
寶翰林學士董倫薦本立學行政事宜留徵入翰林充纂  
修官修太祖實錄建文三年實錄成改江西按察副使  
未至江西聞靖難兵入自縊歟後百三十年福建布政使  
吳昂刻其異隱集于閩壽康洪武庚戌旌表孝子知縣王  
文禮敬之

僉事胡公林公

按察僉事胡子義刑部侍郎子耶弟也薦辟爲威遠訓導

歷蜀府典寶山東按察僉事聞兄歿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有二子克棄去莫知所終

按察僉事林嘉猷台之鮮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

南嘉猷徒步千里追別又行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孝

孺得嘉猷鄭叔貞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二十九年以

儒士校文四川累遷陝西按察僉事靖難後坐方黨逮至

京建文四年九月丁亥歿

### 參政鄭公

鄭居貞徽州人洪武中以明經舉授華昌通判陞禮部郎

中建文時爲河南參政永樂初坐方黨歿于南京方孝孺

### 參政

壬三

名爲漢中教授也居貞常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翮

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播江海於焉覽德輝濟濟銷環

佩天門何處義羣仙久相待晨沐曉朝陽夜息飲沅湘如

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遙啄食良自愛終當巢

阿閣庶以鳴昭代

卷六終

### 熙朝名臣實錄卷七

林陵 焦 竑 輯

### 知府姚公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爲諸生時偏讀書所曰待旦軒

會稽唐之淳爲之銘洪武中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

慶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善洞達政體張弛寬密允協時宜

數造請郡賢考求治道稍因俗救正吏民回轍轉稱大治

爲列郡最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爲誰

曰姚善賓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又將

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

### 卷七

可見者錢片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

見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米于

貞木誤送片所片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

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

候仍先使人道意片對使者曰片誠願見然片民也若明

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片置上

坐請質經義片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

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片出授一簡竟不交一言而出

善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時靖難兵已出北平善于是密

結常鎮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荐片爲行軍

司馬建文元年善至京師畫策防禦建文用漢破七國策  
貶齊黃于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畧可扶順濟危者  
反置散地不用今事已狼狽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  
三詢之曰今人才豈有過于黃大卿者遂復召還二人四  
年詔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勸王木及職文皇卽  
位索子澄甚急于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  
不可去公朝臣因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賊存  
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計于戶等縛見文皇詰善曰若  
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邪善厲聲不遜歲時年四十三子  
節誦戊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項兒習匠

卷七

正德十一年湖廣巡撫秦金祀善鄉賢祠韓奕潛心理學  
尤精于醫洪武初累薦不起所著有韓山人集

知府陳公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歸安丞被誣論次家  
破彥回謫戍滇南弟彥困遼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成  
此至蜀唯彥回與祖母郭存會故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  
之又貧不能歸乃往候定遠知縣黃積良稱黃姓積良罷  
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已而問中教諭嚴德政若彥回明經  
爲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至平江  
閏十三月上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維康荐彥回文學

廉幹陞徽州知府至徽數日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  
年春以循良受上賞是冬大母郭氏卒承重徽父老走京  
乞留會彥回哀經赴闕疏乞得復陳姓奪服留徽除彥  
回戍籍葬郭徽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時走山中哭故  
徽人名爲太守山云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勇勤王  
文皇卽位械至京歿籍其家

知府王公葉公

王璉字器之日照人以賢能荐洪武中授寧波知府璉自  
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令撤而瘞之號理美太守  
靖難兵至江上璉造船取海道勤王爲衛吏卒縛至京見

卷七

文皇文皇問造船何爲璉徐對曰由海道趨瓜州截路耳  
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鄉人黃學憲潤玉贊璉曰富貴不  
淫患難奚恤神明其心始終一德

知府葉惠仲名見恭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初任廣武衛知

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高廟實錄二年同

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爲

逆黨論死籍其家

知縣顏鄭二公 附明志子有爲弟友安

浦縣知縣顏伯璋江西廬陵人名壞以字行應徽介重能  
文章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浦縣知縣靖難兵起淮北民

終歲給軍餉伯瑋征戰有方民不告勞三年六月比兵掠濟寧游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瑋設法招徠會設豐沛軍民伯瑋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尋調三千人益山東兵是月望日靖難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間行至徐告急都督援兵竟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珏與子有為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本豆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遂采民艱達聖明是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靖難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

卷七

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為不忍去復還見父屍遂自刎以從珏脫走濟寧逾月還沛詢邑人知胡先已收葬伯瑋父子于沛南關外乃至徐告伯瑋友人晏璧璧與伯瑋同郡官于徐因為伯瑋傳其事伯瑋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于族姻鄉黨稱其六行無異舜以故守令知而荐之及為沛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床共食談誦慷慨練達機宜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昔伯瑋寄百里之命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賢于人遠矣視此璧亦行誼君子也正統中御史彭勗為伯瑋起墳祠祀

之

蕭縣知縣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寧波知府禮聘為昌國訓導未幾陞蕭縣知縣留心撫字民愛敬之建文四年情難支將汪聰攻破蕭起死之年五十六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子濂挺姪溫以嗣北平種田

縣丞劉公

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人君子徵拜親老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人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言事忤執政出為壽州訓導三十一年冬建文詔求言亨言文武並用父長之術而六卿秩卑于五府

卷七

五

並為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之道多見采用陞武進丞靖難後有言亨昔在建文時上書改舊制者又坐他事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及薦修永樂大典力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為師表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璉曰孔子言老者安之宜聽還鄉自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吏目鄭公等九人

附朱寧等二百九十人

史目鄭華浙江臨海人字孝思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投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元年詿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乃稱病送還家時州長貳以靖難兵再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憑城守力不支不食五日死

主簿唐子清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頗知縣守沛專調兵食一切運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不屈死

典史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廉謹稱

卷七

六

令事捕蝗弭盜靖難兵起永清地近燕縉極力拒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道聞母喪歸終喪卽出糾義旅勸王戎器數日略具聞南師燬遂去  
匿民間壬午十月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皇上靖難時俱棄職遠避宜置法典命入粟贖罪屯戍典州有司遂械縉至京謫典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吳文定公嘗爲縉傳以故得獨傳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竟不可考

典史黃謙亦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爲沛縣典史果敢能戰下頗知縣禮遇之益効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徐招降縉

不屈死

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勸王詔下同知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靖難之兵垂恩逮我文皇卽位械至京磔于市

盧振靖難兵起與徐輝祖齊黃謀畫攻守効力爲多靖難兵畏之壬午秋逮至不屈磔振名數其罪殺之夷其族

牛景先禦靖難兵數有功金川門失守景先變姓名易服出走死蕭寺中已而窮治齊黃黨逮景先妻妾發教坊司

罰瘡建文中從將校戮力戰守靖難後不屈死妻王氏子蠻兒皆沒官

卷七

七

謝昇當建文時練兵給餉夙夜効勞靖難後不屈死振景先瘡昇皆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始所自起任何官或曰瘡諸城人

李禿翁曰當時吏目官主簿官典史官皆能死守不辱如此若松江同知知其官名而不知其姓名若牛景先周瘡謝昇并盧振等四人知其姓名又不知爲何官雖然猶念於朱寧等二百九十人官名姓名兩失而兩無傳也此後學後生者之罪不敢不以爲恨也

舉人劉公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聰敏力學治春秋建文元年秋方孝



審試義輔士題命論語托孤寄命章得政卷喜曰此鳥中  
孤鳳當虛左處于是科登賢書二百十四人政第一四年  
建文遜位殺孝孺政慟哭不食死或曰政在永樂中誓不  
復仕校徒終其身

李宏甫曰劉政兩處皆得右師義一劉政義在其師孝  
孺義在故主等死矣安有兩死不死亦無二

典史魏公

魏澤字彥思溪木人有學行洪武中累遷至刑部尚書先  
是文皇南下姚廣孝曰殿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人  
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曰然比至京建文遁去召

卷七

九

孝孺孝孺作言因有滅十族等語遂械繫獄然以廣孝  
言猶未殺孝孺且收捕其族黨每捕至輒下獄林孝孺終  
不屈乃盡殺之澤是時謫為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悉力保  
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言謂文肅公詩所謂係使一葉者  
澤之力也後過孝孺故居為詩悲悼詩曰荀與衡雨過  
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轉清猿墮淚只三聲  
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  
歸華表不勝情

卓吾曰劉政為其師魏澤為其友嗚呼世無若人則師  
友之道絕矣

教授陳公

任地原 陳應宗 林正  
鄭君然 曾廷瑞 呂賢

陳思賢廣東澄名人洪武末為福建漳州府儒學教授以  
忠孝行誼勸諸生隨材教有多所成就文皇靖難詔至  
漳州思賢放聲大哭曰明倫之義止在今日遂堅卧不出  
迎詔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正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即  
明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既六生咸  
以身殉或曰咸死丁道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教諭王公

附 丁慎 女許

卷七

九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  
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  
上親試循古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  
諭外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省為游  
兵所執從容引臂詞義慷慨衆令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  
集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為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  
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  
即墨薄周岐鳳聞靖難兵至濟陽謂父必死三遣人往訪  
竟得遺骸歸葬省子伯為慶州通判亦抗節死服喪

生員高公

高賢寧濟陽儒學諸生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為  
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字

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執  
文皇曰此作論秀才邪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  
紀綱時為錦衣指揮作用事勸賢寧就職賢寧拒不聽君  
以軍旅發身我本書生食祿有年於義不可綱言於上  
得遣歸年至九十七卒

李宏甫曰此人頗近自然唯不失吾正氣而已故亦自  
然不損了正氣也

### 燕山衛卒

儲福無錫人建文末挈母妻以逃文皇即位詔換購  
戍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乃調雲南曲靖衛福仰天哭

### 卷七

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為叛逆之臣在舟中且夜泣不止  
竟不食而死母韓氏妻范氏為營地葬福范有姿色年尚  
幼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使姑聞官  
有聞其色欲委禽者問知其事則曰此節孝婦安可犯一  
日往澗邊浣衣見水邊有草類菰蒲因取以綴席售以養  
姑姑至七十餘終范亦八十外乃卒卒後席草遂不生上  
人義之仰其居葺為菴集尼居之名崇孝恭焉嗚呼此卒  
此婦可謂真方正學之高弟矣可敬也哉

### 山西清遠戍卒

羅義者靖難兵起諸關上書乞息兵講和又錄其上燕王

書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  
輔成王之義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即遂其願猶為不可  
況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建文四年  
六月文皇出義于獄擢戶科給事中未幾陞湖廣左叅  
政

李宏甫曰此衛卒見識勝於正學十倍人亦何必多讀  
書哉嗚呼以今盛之天下泰湯之世界付與講究周禮  
精熟大學衍義之大學士不四年而卒敗可畏哉書也

### 金川門守卒

龔翔者字大章崑山人年十八為門卒守金川門靖難兵

### 卷七

由金川門入翔大哭宣德中周巡撫悅兩薦為崑山太倉  
學官翔曰翔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勦耳竟隱終  
身門人私諡為安節先生

李宏甫曰此人質任自然可與之共學矣在門墻為孔  
門上上品非正學所能教也

### 國子博士黃公

附 師御史給舍門十餘人

黃彥清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彥清以在騎馬都尉梅  
軍中私諡建文坐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展  
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金蘭後官至知縣南京  
故老言建文已卯庚辰間法網疎濶道不拾遺有得鈔於

儒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靖難兵入京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縱城遁去詰朝御史以聞文皇不問已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蕭服自活禪寂自居如所謂雪庵和尚者可愛可悲

雪庵和尚 附 杜景賢

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即不殺謫戍窮邊不死于道而死于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為僧西南走順慶大竹善慶里里墟中有隱堵杜景賢知其非常人也與之遊往來自龍諸山山

卷之

十二

有松相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即為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來居斯夕誦經山中人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讀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輕投一葉于水投已飄哭矣已又讀終卷乃已景賢知之亦不問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至輒飲客無客即拉牧豎共飲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愜然已寐和尚頽形秀爽指柔白剪落筆成文雖不甚工格而意氣渙發能感諸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為御史不

數月建文遜位和尚因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何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于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為監察御史

河西備 附 莊浪魯家

河西備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靖難師入金陵備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備嘗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為備備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而覆以故葛衣葛衣益破縷縷竟不肯脫夏或衣暑流布即新故葛衣輒覆其上備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

卷之

十三

與酒與市中乞兒共飲食備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備欲與語備走南山中避之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備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之且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為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補鍋者至即教

之補鍋而今先學補鍋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皆呼補鍋者爲老鍋匠云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卽不索錢錢稍稍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但坐食寄宿蕭寺而已一日於夔州市上逢馮翁彼此相顧愕然已而復相持哭哭已乃相牽入深巖中對語竟日學補鍋之流屏不得聞其語但見其語已又相持哭乃別去自今永訣不復相見也後竟不知其所終蜀中蛾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寄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力爲君王固首陽

馮翁東湖漁夫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能爲對句及古詩詩成輒自題馬二字或馬公或宋馬先生每作詩輒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後卽削去前後所題詩詩有傳者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瀛池濱光燁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時益永樂甲申乙酉間耳未幾翁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漁夫者漁漸東臨海東湖上也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住日燒官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東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投水

而死又何緣致也

鄭端簡先生曰余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撫卷長嘆不能已已余獨幸夫雪庵諸君子忍誦茹荼卒晦其明以不滅其族也

郎中梁公等二十餘人

附王詔鄭僖

郎中梁田玉定海人靖難兵入金陵與葉御史俱髡髮爲僧避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間藏上嘖嘖有聲異之令人緣藏上登頂無所見唯見一卷書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池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詮錄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

卷七

主

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奇秘錄贊田玉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父而同輝

中書舍人梁良玉與梁郎中同族靖難兵入諫妻子易姓名挾微賫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弔書爲業以死贊曰忠臣寒寒達彼海灣脫書脫市資以盡簪也如遭如哀此陸沉

中書舍人宋和郭節皆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何洲海州人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

最靖難後遂相約棄官爲竺人客死異域詩合淵與宋和郭節而贊之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寥寥宜鶴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經靖難後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

郭良亦不知何官何處人靖難後亦棄官爲道士合贊曰駕言導引笑傲林泉頽波莫挽使我心勞

梁良川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靖難後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爲舟師已而死于水或曰梁氏父子兄弟爲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栢舟載浮載沉中

卷七

十六

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死非名是尋以完我族庶明我心

中書舍人何申不知何許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贊曰兩淮洶洶中作霹靂義氣憑股與之俱激好談過此寧不惕息鄭端簡乃爲隱括王子之詞合而銘之曰今吾故吾知我者誰瘡若漆身希蹤采薇戰戰潛龍寥寥其焉豈吝其晴而甘漢卜山陬水濱天涯海濤會其可逢鼓以南音肯欠一死以明我心白霓晝見虞淵沉沉就呵護此悠悠古今嗟乎靖難時死者無慮千人宋張林黃諸君子百方搜考

僅得百餘人此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死又得好義者錄其姓名藏之蕭寺秘處歷百餘年而王詔始見之縉雲鄭僑爲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九人其十一人不可考矣

太監吳公

太監吳亮建文中中官也建文焚官遜去文皇疑匿僧溥洽所永樂四年以他事禁錮溥洽命胡給事淡以訪張邇邇爲名遣太監鄭和等下西洋徧物色之不得正統七年有僧出自田州土官所來至廣西藩司自稱建文皇帝曰我自蜀入滇遊方到此今我老矣欲送骨歸故鄉官司

卷七

十七

奏上送入京稱老佛爲大興隆寺京城內外僧拜謁不停咸曰是海外高僧科道官恐惑衆上言請下獄朝廷不忍以亮曾侍建文使往審問老佛見亮即曰汝吳亮也亮答不是曰我昔御便殿食子鰲藥塊肉在地汝時手執壺狗舐之何謂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遂取老佛入西內卒葬西山不封不樹鄧人黃潤玉有學行爲廣西提學親見建文跌坐藩堂曰我朱允收也長身巨鼻聲如洪鐘

編修程公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

寢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曰某月某日  
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召入見仰  
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  
而果兵起赦濟為翰林編修克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  
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潛往祭碑人  
莫測所以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  
再椎遂曰止止為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  
脫者濟名姓正椎脫處得免及淮上諸將敗建文乃召濟  
還京濟初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奸術  
數翔止濟勿為此濟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  
知所終

御史高公

高翔陝西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為御史所論奏皆當  
上心靖難後上召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  
族翔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今世世罵翔也親  
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為

漏澤園

李宏甫曰高公雖與程公同邑相善但高貴死忠程貴  
智免此兩公所以自謂不同也然高欲死忠同也若程  
者判以其身從君逃難至滿數十載其忘家忘親忘身  
之忠又如此則人臣之大忠也何得自以為不同也夫  
一以殺身為忠反使族屬之親祖考之骨亦不得免  
以智術為忠乃能致其主驅走道遠於物外老還歸闕  
還葬西山是何心之最忠慮之最遠所全最大也嗚呼  
吾願世之為臣子者心最忠而世卒莫能知以是為忠  
之大云

長史劉公

附 子類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公伯溫也弱冠淹濡經傳喜談兵  
究極節略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跳賊葉丁香叛  
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薦璟才略上喜  
曰璟真伯溫兒矣召見璟謂曰朕欲汝日夕左右惟問門  
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上官達為職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  
之賜第馬衣帶金書除奸敵倭四字於鐵簡賜之且命  
曰百官敢有不法汝持此糾止會谷王封宜府謂侍臣曰  
谷王年少誰可羽翼王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閣門使劉  
璟忠勇果敢可任上領之授谷府之印勅提調肅遠

慶寧燕趙六王皆事璟嘗至燕 文皇與璟變璟勝 文  
皇曰卿獨不少讓我不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  
可讓處璟不敢讓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  
奉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夜半渡蘆溝  
河水陷馬斃璟力破水跳躋岸目雪走良鄉躍裂跛行三  
十里璟子猶自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璟翼璟上馬  
奔還家養疾建文三年璟與疾北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  
不聽令璟還家待用明年六月建文既遜位璟稱疾不起  
法官論璟逃叛逮至京見 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  
後逃不得一箇字下詔獄辨髮自經死法官希青緣坐其  
家 上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  
文成祠

國子博士王公 附子祿

王紳字仲縉學士祿之子年十三穎敏過人宋濂一見奇  
之曰華川有子洪武十五年蜀王禮聘教授蜀郡紳痛哭  
遺幣未返丘隴白王走雲南慟哭行求不能得即奠死所  
仰天一號幾絕滇人感愴稱王孝子時雲南布政使張純  
重紳純孝爲作吊王翰林文建文卽位以薦召爲國子博  
士預修 高皇實錄與方孝孺友善嘗尊孝孺爲百代儒  
宗建文元年紳上言父死節狀且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

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微臣得展情事之時先臣志節  
獲伸之日也下翰林定議降制特贈諱翰林院學士奉議  
大夫諡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諡自祿始也時蹇義被拔  
擢而奸與時浮沉紳上書勸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  
否安危實係於進退去取之是非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賦  
非其所事位高千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于職則有積薪  
之譏非其才而強委之至於慎事則是執事欲爲尋常無  
聞之人而不可得况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  
義得書極憾之建文二年卒年四十有一子祿字叔盟少  
有志行壯力問學性至孝紳痛念父沒食不兼味祿遵教  
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母喪三年酒肉不入口卒年五  
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祿初從學孝孺靖難後嘗欲  
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坐  
逮繫獄 文皇念祿忠特宥之且用祿祿葬疾終其身讀  
書青巖山下祿與童景庸書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  
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家傳  
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然默識而謹藏之矣祿  
遂輯方氏遺文爲族城集後百年始傳  
李卓吾曰王忠文之子若孫真忠文之子孫也劉誠意  
之子真誠意伯之子也快人哉余獨怪誠意善天文知

難星正過急勸 上登別舟以免而不知已之難星在  
胡惟庸頭上來何也宜老星官亦但能知人而不能自  
知邪要之總不若疑恭站老禿卒以僧錄司善世終其  
身我見其十六年於朝隨班行禮賜出官人不拜亦不  
近然一比丘以故絕無免死狐烹之疑又何待泛舟  
五湖與夫勞勞攘攘欲從赤松子學辟穀事乎意者必  
如姚而後可稱善始善終而善於天文乎

翰林侍書宋公

宋惲字子夷文憲公孫也惲父遜中書舍人惲思紹父學  
專心力學書益工建文卽位念遜爲興宗舊學之臣乃遠

卷七

七

處蜀召惲入翰林爲侍書與劉彥銘朱思平及濂門人樓  
璉鄭楷皆見擢用永樂十年濂孫情坐卿公智黨刑部侍  
郎張本請罪情 文皇曰濂名儒開國時事 皇考有勞  
原情勿問

卷七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八

秣陵 焦 竑 輯

太師蹇忠定公

事 李陵 景陵 長陵 獻陵

公名義字宜之初名珠巴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  
舍人一日 上顧公問汝喪叔後乎卽書義字賜公易名  
一考當調命滿九載曰朕且用義 建文卽位知 太祖  
欲用超陞公吏部右侍郎靖難後轉左逾月陞尚書代張  
純當是時盡改 建文諸例一復洪武之舊公從容爲  
上言 上喜公忠實或遂諧公不忘 建文 上不聽永  
樂三年兼詹事 上欲論 太子率令詹事往導意 太  
子尤愛重公七年巡北京佐 太子監國諸王及遠夷奏  
請詣行在所餘悉啓 太子處分九年與夏公同考滿  
賜宴勅獎諭十七年父喪歸起復詣北京謝遣中官護還  
京明年從 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災特勅廷臣二十  
八人巡行天下公及給事中馬俊巡應天諸郡問民疾苦  
乃察陝斥文武吏出太甚者數人還吏部二十年 上北  
征還坐東官事與西楊頌繫錦衣衛尋釋 獻陵卽位首  
進公少保兼尚書支二俸歷進少傅少師 賜公等絕愆  
糾繆銀圖書各一 諭曰朕有過舉卿卽具疏用此封識  
及黃文簡公誥草 上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



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此朕實心未幾又製寒忠貞印賜公公重厚不敢專斷每承顧問常持兩端不能決西楊謂公過思公應曰事不熟慮恐後有患上笑曰義士奇所言皆是東楊或詆公語間上上不直東楊公頓首言禁無他即左右有譏禁者願皇上慎察上笑曰吾亦不信偶言及耳宣德初從征漢庶人軍中進止多從公時議赦交趾公及夏公力言祖宗疆土不可棄上不聽命擇人使交趾公欲薦伏伯安西楊語夏公伯安不可使公當楊前力爭當是時上尤信夏公比召諸大臣入議公薦伯安上顧原吉云何對曰不可公曰伯安有口才羣臣不及上又顧問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遣使必辱國上從二人言不遣伯安公亦不以二人爲異已宣德三年秋從巡邊還上顧蹇少師老不欲煩以事教曰卿事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允資贊輔今春秋尚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唯師保官實亮爲職可輟吏部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理其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明年夏郭進代公尚書又賜公忠厚寬弘銀章一十七年秋令有司治公第八年一品九年賜宴禮部公生日賜鈔萬馬一裕陵卽位日公齋宿得疾越五日辛年七十三贈太師諡忠

卷八

二

定公孝友質實和厚人皆量未嘗一語傷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肯不縱公子英萃皆尚書司丞長陵卽位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部尚書四人公及郭公兩王公而何公協佐者不與焉自後至正德終五十四年凡更十八人而尹公最久十四年

太師夏忠靖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公名原吉字維禕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詒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請司事劉郎中者忌公會劾諸司怠事者上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敢汝新竟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人殺尚書者意中公上問新爲誰對曰堂後書算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又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放尚書上曰問原吉能佐尚書汝願欲用原吉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素市建文卽位逾月陞戶部侍郎明年左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浙州靖難後轉左政司公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上曰原吉忠於建文以故忠於建文又豈不朕忠耶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漸大水公行視水遣僉都御史俞吉賜公水利集累遣侍郎李文傑大

卷八

三

理少卿袁復陝西參政朱性佐公。公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湖嘉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州宜歛諸山水。注潞山諸湖入三浦。項浦港。溇塞。漚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澆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

卷八

四

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倘有范家浦。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調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歲饑。奏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大利。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夷下番營北京費億計。皆取辦于公。從。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兵部都察院

事八年。上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

論曰。朕以房玄齡視卿。公旦入朝。獨近展前。參決機務。朝

退。郎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駕還。扈還

京。尋令侍。太孫問行鄉落。取藝藝進。太孫曰。願殿下

味此。九年滿考。宴便殿。論廷臣曰。原吉。高皇養成賢德。

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

北巡。侍。太孫居。上營後。十四年。侍。太孫還南京。十

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官殿成。命召。太子。太孫于南

京。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

率肅儀。清沈峻。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審議數月。言還

卷八

五

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上跪言官大臣午門。難遷都利

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令左右

問衆議云。何公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

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上說盡釋

言官大臣。上御便殿。闕門。每召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

退。則恟恟若無預者。交趾平。上問陞賞孰便。對曰。賞費

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上從之。法王來朝。上

欲郊勞。公以爲不可。法王見便殿。命公拜。又不肯拜。上

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遠矣。十九年。上議

征虜。公力諫。上怒。繫內官監。籍其家。竟北征。阿魯台及

元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  
顧左右曰原吉愛我上計至太子走公繫所呼公哭  
曰楊榮至父皇賓天矣公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卽位  
復公戶部尚書會母喪乞終制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  
難卿無母我有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立  
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  
俸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俸洪熙元年冬無雪上作憂民  
吟授公和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諍激上大怒  
言時勉當朝辱朕公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  
威下法司議罪未晚太子去南京上崩昭皇后命

卷八

六

公急迎太子太子將至羣臣郊迎后留公佐襄王  
居守太子既卽位時時密咨公或袖小帖付公公亦時  
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賊人反指公徵赦租爲奸臣首  
上夜召諸大臣議公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  
卿爲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東楊百勸親征上難之  
顧公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語臣兵事慷慨臨事可  
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決卽臨城虜人猶令人繞城罵公三年賜範金銀  
印曰令弘貞靖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從巡邊還上念  
公老勅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召郭資代公是冬

從閱武郊外公生日上繪壽星圖爲詩賜公五年春辛  
贈太師謚忠靖復其家朝議公宜贈伯西楊不可後三年  
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公天性寬平約大體略煩苛以故雖  
數興大役供餉贍給而民不騷擾入無讎不讎皆謂公君  
子長者呂震嘗上前短公柔奸震爲子求官上問公  
公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公公力薦瑄才總漕  
運周忱爲長史或薦爲郡守公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  
陞侍郎巡撫當是時寒夏齊名寒公簡重夏公弘裕外兼  
臺省內參館閣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  
監修太祖成祖仁宗三朝實錄太祖實錄凡三

卷八

七

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公監修解  
學士表公治水東南有功吳人尸祝之正統間勢家奪水  
利溝防盡壞周文襄公治之纔十餘年又壞景泰中李侍  
郎敏治之弘治中又壞徐侍郎賈又治之正德末又壞李  
尚書克嗣又治之

太保黃忠宣公

李陵 長陵 缺陵

公名福字如錫昌邑人鄉貢士爲項城主簿改清源有惠  
政遷金吾前衛知事陞龍江衛經歷洪武中上言論大計  
上奇公三十一年四月起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後李景隆  
指公爲齊黃黨公厲聲言臣罪固應死但目爲奸黨則臣

心未服。上不。復其官尋轉左。逾月陞尚書。永樂三年。都御史陳瑛。劾公不恤工匠。改北京行部尚書。四年。征交趾。公及大理卿陳洽。轉軍餉。既郡縣交趾。公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事。公視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又戒郡邑吏。專意撫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並宜寬簡。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溫恤。問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咸悅。夷蠻欣附。中官馬騏。怙恩肆虐。誣公有異志。上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也。不問。獻陵卽位。召還曰。卿老成人。久勞於外。朕亟欲見卿。公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爰入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宣德九年。騏激交趾。反時。洽以兵部

卷八

人

尚書代公。累奏乞公還撫安人。會公持節出封親藩。卽日召還。勅曰。卿遺愛在交。安人思卿。卿強爲朕再行。其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欲遠卿。願還友新附。終始勞卿安輯。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交趾藩臬事。比至。柳總兵敗死。公亦被賊執。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儀糧。肩輿衛送出境。至廣州。公盡取賊遺歸官。還京。爲行在工部尚書。四年。與平江伯計潛謀。五年。公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省漕粟。下行在戶兵部議。郭資張本。言緣河屯田。便事竟不行。七年。上官中覽公言漕事便宜。喜公有經略。

卷八

九

出其章示。西楊曰。言者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對曰。福受知。太祖最先大用。今六卿中。鮮及福者。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級輯洞療。及得交趾。命總藩憲。安新附。具有成績。才德兼備。有大臣體。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與馬。騎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西楊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官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上曰。然。明且遂。命吏部改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裕陵卽位。加少保。參贊機務。留都有文臣參贊機務。

少師金忠義公

自公始。公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襄城伯亦敬信公。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或以爲言。公曰。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時以公議復設提學憲臣。正統五年卒。成化初。贈太保。謚忠宣。公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爲君子。斥奸闢諛。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贍族姻。屬續之日。室無百緡。公名忠。鄞人。少慷慨。負義氣。兄戍通州。公省兄。詰難兵起。公布衣田冠。上謁典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得召見。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耕。

江海間及來往齊魯道上，開殿下賢舉，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人材爲急。戊辰，祖說立授署紀善，日侍帷幄，贊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爲真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爲尚書，公博覽史籍，議論河懸，儲位未定。上密問公歷數，古昔適孽，故事對。上喜，賜公大鑲。又曰：詹事官端，汝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太子公侍監國，時時勸起孝敬，篤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殿舉禍福聽諸天，或請誦廷臣及宮寮過者。上密令公察審，公退，每數日頓首，再三爲白，無是事，願陛下寬宥。上或不喜，卽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踪跡，卽如人

參人

十

言臣甘連坐，以故諸所獲全者多人，亦不知也。公每導人寬愛，無爲苛刻，公事概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爲已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俸賜有餘，周賑親族。太子卽位，念公贈少師，謚忠襄。

少保陳節愍公

孝陵 長陵 獻陵

公名洽，武進人，謹敏有才識。洪武中，薦布衣善書，授兵科給事中，憂去。建文中，起復文選郎中，靖難後，陞右侍郎，轉左，改大理卿，討交趾，出參軍，兼給餉，交趾李觀將士功罪，建授土官，經理兵食，分守隘塞，皆中節。建文東都左侍郎，是時黃尚書兼掌布按兩司事，洪熙元年，召黃尚書還，公

代兼兩司，仍參軍事，未幾內官馬騏奇飲，不與交人，再叛，攻交州城，敗賊去。王通復引兵渡江，擊賊，戰事橋，公言賊狡，有伏誘我，不可出，通不聽，遇賊，公奮身力戰，不支，被賊執，不屈，罵賊，賊事聞。上曰：大臣以忠徇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諡節愍。官其子惲，刑科給事中，時交趾布政使戈謙上言乞褒，次節，贈都指揮李任都督同知，指揮使顧福，劉順徐騏皆都指揮同知，指揮僉事劉安，指揮同知正千戶蔡顯，指揮僉事副千戶桂勝，正千戶知府諒江，劉子輔，諒山易先布政司參政政平，知州何忠府同知內官馮智太監，並復其家，交賊獲都督蔡福，福至昌江城，呼任等降，任

參人

十一

罵福叛君賊，狗彘不如，與顧福等且守且戰，前後三十餘戰，輒破賊，賊益兵衆，九月，糧盡，衆困，賊雲梯登城，奪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賊，賊擁兵衆大進，不能支，任福皆自刎死，智順自縊死，城中人不肯降，死者數千人，子輔，廬陵人，以太學生爲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用法公平，不見喜怒，巡浙江，有風裁，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守諒江，撫民如子，民亦愛戴，子輔，賊攻城，勢猖獗，旁郡縣皆陷，子輔獨死守，援久不至，食盡，城破，城中兵民盡闕死，不肯降，子輔曰：郡中我義不汙賊，自縊死，一子一妾皆先死，何忠，江陵人，進士，爲御史，持正，永樂十九年，三殿災，

言事出知政平州明敏有吏才居州應慈忠計事上藩司  
會寧橋軍敗賊乘勝逼城成山後遂與賊和且請赦朝  
廷賊遣酋陳潤老表謝侯令忠賜同澤七行請益兵征勦  
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賊拘忠等欲降之忠不聽刀鋸  
臨忠不降且銘忠益大罵賊賊不屈忠父子及勝同日死  
賊與順守立溫賊攻城糧盡猶率罷卒固守城陷無一人

屠賊雖順皆自縊死易先湘陰人國子生為知府

諒山有善政任滿當還交人乞留進三品祿留諒山城陷  
自縊死劉安征交趾有功留官交趾前衛守備又安將還  
保東關至富良江遇賊被執安審與衆謀候討賊兵至內

卷本

十二

應千戶包宜以告賊賊將殺安安與指揮陳麟奮起奪賊  
刀殺數人自刎都督蔡福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瓊指揮魯  
貴千戶李忠皆伏誅福鎮守又安不與賊戰率廣等降賊  
又教賊造攻具破東關時有官軍九千餘人發憤欲劫焚  
賊營福又遣百戶年英告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破昌  
江等城又輒至各城說降至清化知州羅通罵福反賊宣  
德三年蔡利歸福等京師盡棄市籍其家又有馮貴侯保  
為交趾左右叅政討賊力戰死景陵卽位贈二人左右  
布政使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

建文帝

景陵

長陵

景陵

公名濬字源潔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為兵科給事中永  
樂元年陞都給事中戶科時傳建文崩或云逸去諸舊臣  
多從建文去者上益疑遣公巡天下名訪張傑偁又召  
頒書徧行郡縣察人心時又傳建文在滇南公以故在楚  
湖南最久十四年內艱起為禮部右侍郎明年巡江浙二  
十一年巡均襄還朝會上駐宣府公馳夜上謁上已  
就寢聞公至被承急起召入勞公賜坐與語公言不足慮  
也先公未至傳言建文蹈海去上分遣內臣鄭和數輩  
浮海下西洋至是上疑始釋太子監國藩王謀奪適  
造飛語上命公往察密疏聞公具述監國七事言太

卷本

十三

子誠敬孝謹無他太子卽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南京  
未幾閱官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公忠慎朕不及知  
也俄崩景陵卽位復召為侍郎禮部兼太子賓客會公  
來朝留行在禮部宣德元年進尚書二年賜第給關三年  
賜文恭世家清和恭靖二銀章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  
夏再扈巡邊沒常家人田宅盡賜公尋兼詹事六年兼領  
行在戶部事公有才猷深厚不洩禮典財賦經畫有章  
景陵嘗曲宴公及西楊葵夏曰海內無虞四卿力也祿  
陵卽位益禮敬公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劾上不問以  
給行禮部印九年疏引年不允十四年北征留守京師延

議迎 上皇時三歲三歲時上皇在宮中且

宗土地爰方大耳象相顧不敢言于少保徐曰此變方略

我與總戎責也俄旅還賴公有定乾竟上泰迎儀注景泰

元年楊善使虜漢言 上皇蒙塵已久宜 等進上服

食不報又請明年正旦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

異乞歸不允三年以太子太傅加少傅懷獻太子立進兼

太子太師是年十一月己巳 上皇萬壽節公乞令百官

拜賀於延安門不許六月疾作又明年 上皇復位力疾

入一見請老去遣子長寧來謝 上念公疏屢請令百官

朝廷安門授長寧官錦衣世鎮撫卒年八十九謚忠安公

平陽寬和立朝幾六十年十知禮部貢舉

李贊曰胡忠安之忠大矣當永樂在位之二十一年也

猶未放心於建文之遜去而所托腹心之臣唯忠安一

人孰知忠安一日在湖湘則建文一日得安穩於滇粵

諸山寺邪留一建文同無損於事 永樂之忠而反足

以結 文皇之寵完君父叔姪之倫今觀公之告 文

皇直言其無足慮而已嗚呼誠哉其無足慮也公豈欺

文皇者哉 上疑始釋建文無恙吾故以謂胡忠安之

忠大矣說海曰天順初公年八十二以疾乞休其弟克

恭克寧克誠並年踰七十蒼顏白髮燕樂一堂遂歸其

堂曰壽暄又曰公初生時髮白如絲滿月方黑是夕母

夢一僧持花入室覺而生公生數日有吳僧至家索公

一見公見僧而笑父問之僧曰此吾先師天池僧也先

師嘗示夢某甲云我今已生胡氏家爾來見我當以一

笑為記今果然矣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 事 孝陵 長慶

公名智高密人洪武中薦為教官知高郵州高郵人皆愛

公曰知州長者陞知寶慶府寶慶人健悍又畏敬公曰太

守不可犯永樂二年遷東宮官陞通政兼右中允未幾陞

總督布政使三年入侍郎禮部十一年元旦日食呂尚書

贊如常公獨爭議不可 上令吏部翰林院擇一老儒

侍 太孫明日 太子召問得人來蹇公及西楊薦公又

曰人鮮知智者以故議未決 太子曰吾嘗學李繼岡大

誤悔無及如智誠端士然老矣西楊稱智起家學官明理

守正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

上顧 太子問曰侍 太孫講讀得人未 太子應曰禮

部侍郎儀智議尚未決 上喜曰得人得人智雖老能直

言元旦日食智能議免賀智可用公寬平嚴正務 大體

尚忠厚遇事是非又輒別白為 太孫陳說不附會年八

十致仕

尚書王文忠公

長陵 景陵

公名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公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授修撰。扈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湖廣，兄海旋師至，威虜命碎李陵臺，驛令牌沉河中，絕虜爭。上顧公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前書者朕需爾為用，宜力勿憚勞。公因言虜遁，幸勿入險窮追。上笑曰：朕為天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欲驢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即密奏。朕又顧內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阻之。上駐安平鎮，中書有怨言，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宥，北過稍與恩澤，與日得其死力。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餉及輜，東宮即位，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兼故官，支兼俸。明年乞省歸朝，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慎自勉。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七年，內艱起復，祿陵即位，充史館總裁，講官，陞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八年，出理部事，領日講。十一年，引年不允。十三年，陞尚書南京禮部，景泰元年卒，謚文安，改謚文忠。公與修文仁宣三朝實錄，文章典贍，尤善草書，頗直諒，好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

八卷終

歷朝名臣實錄卷九

秋陵 焦 竑 輯

榮國姚恭靖公

公名廣孝，長洲人，少祝髮為僧，里中妙智菴，名衍，字斯道，已又不學佛，頗好讀兵書，尚謀略，兼為詩學，書畫遇異人授占術，輒為人決休咎，與王賓高啓輩善，厚亦與宋濂蘇伯衡來往。洪武四年，詔取高僧會病免，八年，詔僧通儒者授以官，公試禮部，不得官，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宗泐薦公時，高皇帝封秦晉燕等十王，成祖封燕將之北平，公乘間請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願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蓋王上加白，其文皇也。成祖已稔知公，亦欲得公會，高皇后崩，上曰：王與一名僧誦經念佛修齋，公名在燕府籍中，則大喜。至北平，居故慶壽寺，公每夢與劉秉忠語，高帝崩，建文即位，謀諸大臣齊黃方等，逼執伊周齊谷削爵為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燕王懼甚，問公曰：能卜乎？公曰：能，即以三錢授。成祖密視而擲之，曰：大王卜天子乎？王曰：咄，毋妄言。公拜曰：大王幸賜臣燕亡左右，窺聽故敢畢其愚，主上猜間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士伍，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神明英武，得士



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粟粟悉雄。薊屬郡之材官良家子發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爲抗禦。大王卽不南機先發欲高卧得邪。且秦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無異也。遂王曰子休矣公曰臣有所與相者袁珙請以次曰與信上珙至就傳舍。燕王從貌類者十餘人往就珙相曰吾等俱護衛校耳珙獨起指燕王拜。燕王手止之稍間命入宮悉屏左右珙俯伏曰大王太平天子也臣遊燕市燕市中諸將相肩接則皆以大

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縋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遺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南兵不覺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成祖軍中有間見異事及兵進止輒緘書飛騎問公條答附去。並申機適靖難後爲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立東宮陞太子少師輔太子南京。上令公蓄髮再三終不肯蓄髮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亦不辭。上乃召還兩宮人永樂二年賑濟蘇湖十六年來朝北京寓慶壽寺病車駕再臨視卒贈少師榮國公諡恭靖。上爲文神道碑洪熙元年侑享。成祖廟庭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罷侑享。

高岱曰袁珙初相成祖年四十鬚長過臍當登大位成祖恐人知陽以罪遣之行至潞河密召入邸於是成祖見其鬚及臍召珙昂首謂曰何如珙對曰鬚則及臍殿下何昂首邪昂則猶少不及然時至矣特爲力稍難時有顙士不知何許人亦亡姓名佯狂謔語多不倫然事或奇中。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隱語贊成大事一日見張王子輔坐背有梁塵拍其背曰如此大塵猶不起邪又嘗啓。成祖曰城西某所有地貴不可言殿下豈有可葬者乎。成祖怪其言不祥曰無之顙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死藁葬矣顙曰亟改葬是是當有徵。成祖從之今所

稱聖夫人墓是也。又曰：孝子都指揮張信爲成祖舊所信任，密勸信使乾。成祖還京師，信憂甚，不敢言。以告母，母驚曰：「不可！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亡何，有勅使馳信，信慨然曰：「何太甚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宮門，成祖見其挺身來，乃召信入拜於床下。成祖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成祖曰：「誠疾，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乎？』今朝廷有勅擒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廣孝至謀事，適簷瓦墮地，成祖心惡之。廣孝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即見成祖曰：「殿下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成祖叱曰：「狂夫何來妄言？」二人曰：「臣爲布政司吏李友直、潘泉諸臣密疏殿下欲謀大事，得旨遣殿下脫不信，跪草在此。」成祖以潘泉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二人曰：「逐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不出，乃留匿邸中。」成祖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者？」遂令王等帥壯士八百入入衛。又曰：成祖師圍濟南日久，百計攻之不下，以有鐵鉉守禦故也。姚廣孝進劄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師還，鐵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及東

卷九

四

昌再北。成祖師復還北平，姚廣孝曰：「前固已言之矣，師行必克，但費兩日。」昌爲文從兩日，此後當全勝也。筆記曰：燕王南下，留太子守北平，而廣孝輔焉。李景隆、吳高平安之師前後數十百萬，皆計却之。燕王已定京師，卽帝位，首欲付廣孝。廣孝固辭，爲留髮，賜冠服居第室女，亦辭。乃拜僧錄左善世，賜今名，遣使於武當山營玄武宮殿，楮柱梵篋，悉用黃金，是時天下金幾盡。又一日，上忽顧謂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曰：「吾已知矣，毋諱。」廣孝曰：「臣朝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是以介介耳。」上曰：「吾所以欲爵卿也，卽拜太子少師，尋命督修高皇帝實錄，成遣撫巡吳地，廣孝有故人王賓者，居委巷，不妄出入，廣孝至吳，三往見之，皆不可遇，屏騎從徒步造門，賓遙語曰：『和尚差矣，卒不見謁其嫌，嫌亦揮出之。』然徐視，捫其頂曰：『幸此尚在。』後還京師，卒年八十五。公幼名天信，爲僧名衍，爲左善世名廣孝，逸史氏曰：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終不得以富貴易之。奇士哉！李卓吾曰：『卽不循初服，若李鄴侯亦何妨？奇士總不在此也。』若王賓者，奚足言？嗚呼！公知故人，而故人不知公，但知公之差而不知公之大也。李贊曰：公官太子少師，推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階特進

卷九

五

榮祿大夫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加贈少師別號獨  
菴老人又自謂迷虛子予時年七十五矣偶至燕寓西山  
極樂寺訪問公遺書遺像甚勤迺有告者曰公自輟配享  
祀大典隆寺而今燬矣今移公像于崇國西偏甚不稱予  
齊戒擇日往崇國寺瞻禮見墨蹟宛然儼有生氣俯仰慨  
慕欲涕者久之以爲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遂  
至今日士安於飽煖人忘其戰爭皆我成祖文皇帝與  
姚少師之力也而其可如此苟簡棄置之哉而其可如此  
苟簡棄置之哉公像甚精峭上有題偈乃公親筆若以爲  
古物亦當守爲世寶况眞儀乎意欲移住崇國寺朝夕瞻

卷九

六

拜以致皈依縱在世不久亦愈于空抱遺恨也公有書名  
道餘錄絕可觀漕河尚書劉東星不知於何處索得之宜  
再梓行以資道力開出世法眼

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朕惟商宗得傅巖之叟以佐中興漢高用赤松之流以成  
大業蓋天之生斯人也豈偶然哉惟我太子少師姚  
廣孝蘇之長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積善母費氏廣  
孝器宇恢弘性懷冲澹初學佛名道衍潛心內典得  
其闢奧發揮激昂廣博敷暢波瀾老成太振宗風有

通儒術至諸子百家無不貫穿故其文章闕嚴詩律

高簡皆超絕塵世雖名人魁士心服其能每以爲不

及也洪武十五年僧宗泐奉至京師

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事朕藩邸每

進見論說勤勤懇懇無非有道之言祭其所以堅確

有守積純無疵朕益重之及

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更舊章構爲禍亂危迫朕躬朕

惟

宗社至重臣救之責實有所在廣孝于時識進退存亡之

理明安危禍福之機先幾效謀言無不合出入左右

卷九

七

帷幄之間啟沃良多內難既平社稷奠安乃召至京

師命易今名特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既又賜之

誥命祖考皆追封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如其官朕命儒臣

纂修

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錄廣孝爲監修官躬自校閱克勤所

事嘗歸吳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人其平生

樂善好施天性然也永樂之六年三月來朝北京仍

居慶壽寺朕往視之與語極懽至二十八日詔諸門

人告以去期卽欽袂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聞

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司爲治喪葬追封榮

國公謚恭靖贈以勳號百司官僚暨畿內士庶遠近  
傾赴肩摩踵接填郭塞衢雖武夫悍卒間巷夫婦莫  
不贊嘆嗟咨瞻拜敬禮惟恐弗及凡七日儀形如生  
異香不散卜地西山麓石建塔四月六日發引靈輻  
飄灑法幢旋繞于以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  
利皆五色其所養深矣六月十一日乃葬墓在房山  
縣東北四十里嗚呼廣孝德公始終行通神明功存  
社稷澤被後世若斯人者使其栖栖于草野不遇其時以  
輔佐興王之運則亦安得播聲光於宇宙垂功名于  
竹帛哉香惟耆艾深切念懷乃揚其功德之不可泯

卷九

八

者勒之金石以詔來人

湯陰伯郭忠襄公

公名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為戶科庶吉士  
試主事戶部總部歷改湖廣陝西司為真陞僉都御史尚  
書郁新薦改比平參議陞參政不數月進布政使靖難兵  
起公獻策防禦已而留侍獻陵居守李景隆攻比平晝  
夜扞備輒睦兵民轉給餉餉靖難後陞戶部尚書上曰  
資朕蕭何也未聞月出掌比平布政司事即建北京置行  
部與雜僉並改行部尚書深見信用永樂十九年罷行部  
復為戶部尚書時巡符管建百費並興皆公調度獻陵

即位立東宮兼太子賓客臣六十太師以足疾賜輅給半  
俸致仕復其家宣德四年召公以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  
朝參公益恭慎祁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卒年七十  
三贈湯陰伯謚忠襄永樂後文臣贈伯四人公純山陽伯  
吳中桂平伯金濂沐陽伯

尚書宋公

公名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為山西按察僉事  
坐事左遷戶部主事謫戍寧夏建文初薦授陝西僉事辛  
巳又坐事除刑部員外郎靖難後命署禮部事依陞禮部  
右侍郎逾月轉左永樂二年尚書工部或曰公為陝西布

卷九

九

政使召為工部尚書時營北京公取材川蜀七年奪愛伐  
山通道深入險阻時下勅嘉公勞績九年治漕河已又  
入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來朝又入蜀是歲理獄江  
西十七年又入蜀是年病召還京理部事造番舟十九年  
造黃舟是年又入蜀公初治漕河濟寧與侍郎金純都督  
周長修復會通河置十五閘盡用濟寧同知潘勗正策役  
夫三十萬工十旬調租一百十萬石浚黃河故道用侍郎  
張信圖策與典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自祥符魚王口至  
中深下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實功公第一長以徇私虐  
人不得賞又於寧陽築堤城壩迫汶水盡入漕河用御史

治址策。疏洩河至海。豐大古河入凡四百五十七里。役夫三千。工一旬。自是挽漕京師。罷海運。公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元年。呂震言。公郵典未備。與葬祭。正德七年。始賜祠。祀會通河上。公剛果質直。有經濟才。取下列。嚴以故事。亦易集。純。泗洲人。洪武中太學生。為文選郎中。江西參政。召為門部侍郎。彪。比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賓客。所至有政績。淮。泗間治木功最著。卒。贈山陽伯。純寬和有容。吏事幹敏。宣德三年。夏。暑。勅法司。疏獄。純數會客宴飲。言官論純。淹囚。頌。繫錦衣獄。上念純老臣。與致仕去。純在刑部。獻陵嘗論純。及臺寺劉觀。虞謙曰。法司尚

卷九

羅織言及國事。輒論。誹謗。其無謂自今。諸告誹謗者。悉勿治。又嘗曰。朕或嫉惡過甚。處法失中。卿等須執正。長天長人有臂力。善騎射。從靖難。白溝。東昌。葉城。戰有功。歷官督府。治漕河。卒。贈萊陽伯。謚忠毅。又有蘭芳者。夏人。讀書通古今。洪武中。舉孝廉。為刑部郎官。知吉安府。有惠政。民思之。生事。謫為辦事吏。從治河。濟寧。復為工部主事。永樂十年。以公薦。陞工部右侍郎。清。潔。無私。

河間張忠武王

王名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為樞密知院。洪武十八年。自拔來歸。二十一年。從征捕漁海子。哈喇哈。授濟南衛副千

戶。以至都指揮同知。建文即位。命王。成祖舉兵靖難。王謀畫為多。事可否進止。眾論未定者。王正色數語立決。首用王。策。奔北平。九門。撫順。鋤強。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會馬。宣。起兵。薊州。迎拒。王攻之。宣率眾出戰。執殺宣。并執毛指揮。使是夜急趨遷化。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為本。簡敢勇士。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眾拒戰。執殺之不傷一人。分兵永平。客雲。皆望風輪。從。上至灤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漢州。扼吾南路。宜先擒之。土悅立發兵。曰。汝為先鋒。遂攻涿州。雄縣。擒潘楊二都督。

卷九

時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王自請往。覲敵。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為。上至無極。以敵眾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兵所向。度可必勝否。眾未有說。王曰。今當徑趨真定。彼眾新集。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也。上曰。善。吾倚王一人足辦吾事。抵真定。接戰。炳文大敗。獲其左右副將軍李堅。甯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二萬。復敗安陸侯吳傑軍。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圍城急。又謀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上與王謀。東援永平。既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土從。上追斬甚眾。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

免後顧。上從之。遂攻大寧。殺其都指揮朱鑑。北平報景隆兵圍城急。遂旋師。王請搗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大同。悉下。謀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上命王率眾馳駐河上。三日。景隆兵至。王以騎兵接戰。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夾戰。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上數匝。衝擊得出。王不知。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竟被創。歿年五十八。上哭。既旋師。諸將侍

卷九

十三

語及東昌事。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王。今吾寢不帖席。食不下咽耳。阻滯不已。諸將皆泣。上卽位。論功。領侍臣曰。王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歿。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諡忠顯。仁宗在春宮。數與侍臣言王識見謀略。卓然老成。非諸將所及。且端方有匡直之益。洪熙元年。加封河間王。改諡忠武。侑享成祖廟庭。子輔別有傳。

### 東平朱武烈王

王名能。字士弘。懷遠人。父亮。國初功。世燕山護衛正千戶。

王嗣官事。成祖薨。建文元年。起兵靖難。王天。河間王首議縛三司。奪九門。卽引兵東攻薊州。敗都指揮馬宣兵。拔薊州。度石門。又拔遵化。襲破大寧。還兵破雄縣。漢州。擒都督楊松。長驅至真定。敗長興侯耿炳文。再戰滹沱河。王躍馬大呼突陣。敗炳文兵。還鄭村壩。破九門兵。又敗平安兵。白溝河。二年。攻濟南。追戰敗鐔山下。戰東昌。盛庸鐵鉉力戰。圍上數匝。平安兵又至。圍益急。王率周長等兵。合胡騎奮戰。上潰圍東北角出。還營。王在諸將中。最年少。善戰。河間王善謀。戰沒東昌。軍事一諮王。是年。歷陞都指揮同知。三年。收合諸軍將薛祿等。進戰夾河。擒都指揮張

卷九

十三

安夾河之戰。譚淵死。靖難兵窘。得王至。再戰勝。軍聲復振。敗盛庸兵。薊城三戰三敗之。遂率王與陳亨諸將攻真定。王先鋒衝庸中堅。殺幾萬人。擒都督顧成。出奇兵截南兵。哨騎連戰。顧德大。名彰德衛輝。皆有功。戰西嘉山。破定州。十月。戰蠡南。兵大潰。是年。陞都督僉事。四年。克東阿。進攻東平。殺判官鄭華。盡破汶上諸寨。至小河。王真戰死。平安兵大捷。靖難諸將議旋師。王獨按劍奮罵諸將曰。漢高祖十戰九敗。終有四海。今舉事連捷。小挫輒歸。更能北向事人耶。諸將皆大不忠。當斬。衆遂定。上引兵南下。大戰大店。又戰小河橋。又大戰齊眉山。遂捷。盛庸平安等合兵六

十萬依潼山爲陣王率李遠等設奇四面進攻大敗平安等銀牌軍都督陳暉來援安又敗暉橋平安等三十人降十萬衆六月渡江進屯金川門夜漏下五刻門開定京城建文四年封成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永樂四年克征夷將軍率十五將軍討安南加祿千石至龍州卒能身長八尺沉毅曉果善拊士卒被服常依儒生追封東平王謚武烈附廟成祖廟庭

定興張忠烈王

王名輔河間忠武王子也靖難功歷陞指揮同知辛巳嗣父都指揮同知統父兵戰夾河薨城彰德靈壁有功壬午

參元

士四

九月封信安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三年以父功進新城世侯加祿三百石四年克征夷右副將軍佐成國公討交趾成國公卒軍中進王大將統二十五將軍兵八十萬入賊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我師至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破交州乘勝引兵蹙清化覆其巢穴降夷民十餘萬季犛遁入海屯兵鹹子關賊襲我逆擊敗之五年督舟師進攻斬馘數萬追至奇羅海口擒季犛并其二子蒼澄交南平得聽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上議復古聽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六年進封英國公食祿三千石是年交賊簡定又反王率師二十

萬討之七年獲簡定召還京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陳氏王又出討之賊走海洋據陰荷花口王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我王偵知令先驅曰羣象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象奔還自相蹂大軍乘之賊敗十二年縛季擴十三年留王鎮守盡平餘寇十四年召還京二十年從上北征胡二十三年冊王女爲貴妃洪熙元年加太師改王從兄兵部右侍郎信爲錦衣世指揮同知宣德元年漢王謀反密遣人通王王母賢令王縛見上得早覺從上親征加祿歲三百石顧佐爲都御史諸係塗功臣王辭兵權時與塞夏三楊諸大臣侍上左右

參元

士五

鄴國薛忠武公

公名祿膠人也起卒伍從靖難奪九門東攻薊南破雄漢圍真定擒駙馬李堅東援永平襲大寧旋師解北平圍大敗白溝河又戰夾河濬泚河先登有功單橋之戰馬蹶被

擒奮脫縛破刀斬守兵數人復上馬去再戰大敗平安軍  
轉戰淮上有功陞督府僉事從北征胡有功進右軍都督  
訓練幼軍重建官殿永樂十一年封陽武侯食祿千一百  
石又再出征胡獻陵即位巡北邊戰虜大松嶺斬殺功  
多遣鴻臚卿即軍中勞賞與世泰加祿五百石洪熙元年  
克鎮朔大將軍延邊景陵討高煦以公宿將忠謹克先  
鋒圍樂安城擒高煦留鎮樂安明年從上巡邊出會州  
戰敗虜塞下留鎮薊州永平復克鎮朔大將軍護軍餉開  
平又出巡邊戰虜鳳凰嶺斬其酋敗孽畜數萬加太保條  
上邊事城赤城永寧獨石疾作召還卒贈鄧國公諡忠武

卷九

十六

公有勇略謀定後戰以故戰必勝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又  
潔廉善撫健兒同甘苦人樂為效力靖難諸將推河間東  
平二王及公三人為最

鄧國張襄僖公 事 長陵

張信臨淮人父興開國功為永寧指揮僉事信嗣官紫江  
草塘功陞都指揮僉事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即位疑比平  
大臣薦信有謀勇調比平都司受密勅令與謝貴張昂合  
力盡縛藩府人信日夕憂惜母怪而問之信跪對曰兒統  
兵邊關焉能無憂母曰汝非此憂其語我故信屏左右對  
曰密旨欲得親王奈何母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氣在

燕汝無妄為禍家族信益憂懼未幾勅促信益急信絕然  
起曰何忍已甚至此三遣燕邸文皇辭不見乃乘婦人  
輿求見文皇召入拜床下時父皇稱風病不能言久  
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即有恙當急論臣文皇曰余誠  
病且困待死爾信復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廷密勅信執  
殿下殿下意果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即有意宜告臣  
文皇見信稱臣又意甚誠惻泣下告信密謀立召姚廣孝  
朱能張玉定計奪九門信遂從靖難兵戰大寧真定鄭村  
壩還軍攻九門管西克大同轉戰夾河藁城渡淮破盛庸  
兵入金川門陞都督僉事再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與券

卷九

十七

世伯文皇時時呼信為恩張凡召太子北京察藩王  
動靜諸密要事皆命信永樂二十年征胡功加少師洪熙  
元年與世侯泰支兩倖子鏞自立功為指揮僉事先卒鏞  
子淳嗣官正統七年信卒贈鄧國公諡襄僖淳以指揮僉  
事嗣侯卒子福嗣侯無子弟祐嗣侯卒無子弟祿正德三  
年嗣侯卒子偉優給十二年嗣侯

廣寧侯劉忠武公 事 長陵

劉榮宿遷人為總旗從靖難立功夾河藁城淝河陞督府  
僉事出塞討馬哈木阿魯台進左都督克總兵守遼東敗  
名江當是時倭寇數入永樂十七年倭艇入王家山島傳



烽至公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堤明日倭數千人分乘二十艘直搗馬雄島圍望海堤榮發伏出戰遣奇兵伏山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公令圍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自是倭大創迄今不敢犯遼東召封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祚復名榮還鎮十八年卒贈侯諡忠武子端嗣卒無子弟安嗣正統十四年從征降都督同知景泰中守大同詔復伯爵時上皇至大同安邀郭登出見郭曰虜不可測吾二人者守土為職脫有變奈社稷何環甲登城北面拜曰臣義與城存亡安竟出見命進侯從

卷九

皇入京言官葉濫劾安落侯復為伯天順元年進封侯加祿六百石與世侯成化七年卒贈寧國公諡忠僊

卷九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

秣陵 焦 竑 輯

左春坊大學士解公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會試禮部第七廷試第三甲縉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亦同登第太祖授綸禮部祠祭主事縉與金華皆中庶吉士一日幸大庖西論縉曰爾試舉今政所宜施行者縉上封事萬言及太平十策上喜稱奇才兵部尚書沈潛思之縉乞改官乃官御史李善長夙縉言善長出萬死佐上得天下為勲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奈何希望不測以佐胡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已失刑而臣懇惻為言願戒來者縉又為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寬為詹徽所嫉又為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商恨之既時時敢直言上乃召縉父謂曰大器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論縉曰而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晚也八年上崩縉奔喪被劾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入為翰林侍詔靖難後成祖召縉及黃淮備顧問遂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等陞縉侍讀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縉始也時儲位未定召縉密議縉言立嫡

以長。又言好聖孫。上遂立世子爲皇太子。封高唐漢王。陞繡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繡。未幾用兵交趾。繡力言交趾古羈縻國。又謂不宜過寵漢王。上怒。乃出繡廣西叅議。李至剛奏繡怨望。改交趾八年。上北征。繡入奏事。不見。上見。東宮而還。漢王乘隙譖繡。遂徵下獄。三年。次獄中。次年四十七。繡喜引拔士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當時寒夏。繡之用繡密贊居多。文皇嘗與論羣臣。御書塞義等十人。命各疏其下。仁宗後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繡狂。士奇非狂士也。官其子繡期爲中書舍人。

卷十

六

大庖西封事。萬言畧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既無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又無貨利聲色游畋玩好之欲。此皆遠過於漢宋。又何溢讓於唐虞。唯願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今出唯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今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無變之法。無一日無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繁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讀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讀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繩集一時。

兇國案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又云。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華孽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染盛之絮。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屬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勸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益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遂迎其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進人不擇。

卷一

七

於賢否。授職不量其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錫鉢。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咸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惟埋區悍。聞其下愚者。朝捐刀鐻。暮擁冠裳。左華篋策。右綰符章。剔履之賤。衣綉纈。我負販之儻。與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豈恍惚有德。古者鄉隣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性。謬妄恍惚。無不洞鑒。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夫罪人不挈。罰

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擊戮本於偽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蹈其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何取夫節義哉？

吾學編云初，成祖寵信公手書倚任大臣十人，塞義等名授公十人者，皆與公厚善，公具實封以對，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元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錡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慈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驅僉之心，奏上，成祖以示，東官曰：至剛朕

卷一

人

已洞燭，餘徐驗之，東官問縉，建文君所用之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楊東里云：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爲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煖，平生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後裔，而襟宇闊畧，不屑意細故，表裏洞達，絕無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故求文與書者，日輒輟，得不畏輟，樂承運庫官張與恃寵而橫，嘗答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曰：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其文雄勁，奇古詩豪。

右豐瞻書小楷精紀行草亦佳

天順日錄云：文廟過江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修俱約同，友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自爲贊，繫衣帶，繼東廡下，後縉爲周作傳戲謂其子曰：嘗謂若同，友誰與爾？父作傳邪？

畜德錄云：解應制題虎額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見詩，大有所感，卽命所親信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

傳信錄云：宮闈初成，成祖命書門帖，縉書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遂大喜，厚齎之，又云中秋節，開宴賞月，而月

卷一

九

爲濃雲所掩，上命縉賦詩，縉作風落梅一闕，其辭曰：嬌娥而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上覽惟其，賜飲至東白。

閣學記云：高皇帝細羅英俊，留學策常時，胡選元臣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謙如、觀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懼，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批鱗逆心，罔所諱忌，而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歎，不可想見，規模真弘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密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及知，卒罹於讒，莫之敢白，悲夫。

瑣錄云：成祖渡江，周是修與胡解等俱有約，既而解

令覘胡見胡如何問家人餒猪否解笑曰一猪尚不捨肯捨性命又云文華寶鑑成上諭繙曰皇考訓一太子普采經傳格言為昭鑑錄朕此書稍加充廣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能守此足為賢君矣

少保黃文簡公

黃潛字宗傑永嘉人洪武丁丑舉二甲進士授中書舍人壬午靖難師過江淮同百官歸順文皇簡入內閣授翰林院編修進侍讀三月欲立東宮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冊立仁宗為皇太子命淮為庶子兼

卷十

十

侍讀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輔導皇太孫七年巡狩北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論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八年親征胡虜適長沙妖人李法良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漢王言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以掩不備既而法良就擒漢王愈忌淮九年虜酋阿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淮曰北虜狼子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為一則難圖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所見唯目前耳十一年再命留守南京陞翰林院學士十二年漢王隨侍北征

日夜窺伺間隙謠言監國之禍適淮進表行在上大怒逮繫獄中十年仁宗嗣位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洪熙元年加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夏五月仁宗宴駕皇太子往南京省謁孝陵未至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德改元八月漢庶人反上親征命淮留守師旋固請歸田時淮父靜菴年八十有九淮褻事畢拜恩闕下上留累月賜遊西苑乘肩輿登萬歲山錫宴山麓翌日仍宴俊太液池論曰明年朕誕辰卿其復來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淮家居二十餘歲証統十四年卒壽八十三謚文簡

卷十

士

瑣錄錄云有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於文簡祭酒劉益謂文簡好嘗毀同列縣笥瑣探云文廟嘗選進士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今大學士解縉督其業時周文襄公忱奏願入選然所選二十八人已足上特嘉獎曰此有志之士許之又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習義獻書以黃文簡淮專領其事一日謂文簡曰諸生習書如何對曰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不敢儕二十八人之列但日日跪階下臨榻上問卿持所書來否淮即出書上問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之後上白當令與二十八人同習淮對此人尚在匠籍須臾候

食給筆劄於是即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脫匠籍徑入士流矣

殷學記云予觀文貞所載日錄謂淮忌胡廣解縉再觀省愆錄乃知淮之不幸夫一黃淮耳下獄十年家食二十餘年杜門掃輒不問國事者三十餘年而同事七人縉既建相廣亦憾天唯文貞秉鈞文敏謀縉之蒙詬其可知也吾學縉云初與公並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卒解縉沒詔獄唯西楊秉鈞最久東楊謀輒最密並總修累朝實錄而公圖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家詬簡廣君子弗信也禿翁曰此一段是文簡公斷案

卷十

十二

太子賓客胡公

胡儼字若思南昌縣人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副榜授華亭教諭以內艱去丙子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餘干遂著爲令建文元年己卯陞桐城知縣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安薦儼學足達天人之際智足資帷幄之籌下吏部召儼比至京靖難兵渡江矣文皇卽位釋翰林官吏部更薦儼上曰儼曉天文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解縉又薦儼遂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內閣尋陞侍讀永樂二年陞左諭德兼侍讀外艱去詔奪情儼持論少愆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薦

儼學行堪爲師表陞國子祭酒上幸太學御發倫堂賜

坐講經俯聽甚悅賜賚優厚六年薦修撰吳溥爲司業八

年上北征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

監國洪熙元年春以疾乞休賜璽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

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時諸生託故告歸者坐法戍邊類儼

中論得免儼雖出內閣不復預機務然朝廷大制作凡

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推總裁正統八年

年八十三卒諡自處炎溥衣食僅足方岳重臣俱侍以師

禮膏典湖廣鄉試取楊溥居首批其所刻文曰他日立玉

階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私曲後

卷十

十三

楊溥歷內閣少保卒爲時名臣

天順日錄云胡願卷急流中勇退人也又云儼爲祭酒以

師道自重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

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

太師楊文貞公

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初試吏部尚書張統讀其策

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列名第一授王府審理副會成

祖卽位遂擢翰林編修尋陞侍讀時方開內閣于東角門

內命士奇等七人處其中因論士奇曰朕知爾文學親擢

至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二年立皇太子兼左春坊左

中允一日講大學士奇呈講義 上覽畢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矣 侍講學士王逵講乾九四舉儲貳以說 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說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條豈敢妄出意見五年廣東布政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產諸物或得其日以進 上閱之無士奇名獨召問士奇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東皆作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爲物微甚當無他意 上遂命煇其日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視草既稱善卽命與諸尚書皆親兵部尚書劉偶私謂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衆謂二義不相遠且 上旣稱善可勿易士奇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偶言 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七年車駕巡北京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專職輔導皇太子覽文章正宗稱其德秀學術純正閱歐陽修文集喜其奏議懇切因謂士奇曰廬陵有君子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 皇太子士奇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而薰之詩皆言志也 殿下明經講道之暇若娛意文

字兩漢詔今皆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九年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士奇問曰爾輔東宮日久果何如士奇對曰殿下孝敬無比 上使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 殿下曰汗卽不敢肅祭左右請遣代曰 上以命我可遣代乎遂親祭祭畢汗體疾遂愈并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行不致耗在下人 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從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 上悅十二年正旦日食 上問禮部翰林諸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與否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恐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獨召士奇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義對曰不知若朕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旣知矣言之何害耶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事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唯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唯 殿下善處之使

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怒視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以東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謁孝陵上命皇太子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別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班分列兩傍上出所書誥次與士奇合卽遣鴻臚寺寺丞周昇持赴陵少頃復命以宸翰上上遂以與士奇寶藏之皇太孫勤學好問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侍講讀士奇

卷十

十六

一機也思之所及必先息從征行之臣臣兩人不應先及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于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做漢制易吉上未答震退徧語羣臣易從吉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成祖皇帝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上於皇考可遽卽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塞義兼取二說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上亦未答明日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唯學士武臣唯英國公如上所服罷朝上諭左右大臣曰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保本年十月一日大理寺卿虞謙上封事過激上怒降謙爲大理寺少卿而以屬吏楊時習爲卿士奇以爲不可卽復其官本年十二月加少傅進階榮祿大夫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郎有司皆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于上曰民間馬畜已散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壯馬佐二官領牝馬太僕寺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奇謂不可慶忿不納士奇獨奏曰朝廷選賢授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下賢者誰復肯仕益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產累子孫

卷十

十七

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上許由內批罷其事已而不報明日士奇又言曰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觀其奔逸而號泣於道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恐無志於問學矣此令之失非小也。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邪聞李慶呂震輩皆念卿朕念爾孤立恐為衆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耳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勅止散馬矣士奇頓首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已領者如何。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駒虧損不責微末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唯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本月。上以梓宮在殯新正朝儀不用樂及鴻臚習儀仍用之士奇與黃淮等疏言前已議不用樂乞勅禮部設而不作遂有旨如士奇言洪熙元年正月命士奇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辭曰臣為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上厲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士奇請辭俸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職當辭厚何用取虛名。上曰朕成卿志乃聽其辭。

卷十

十

辭戶部尚書俸。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連吉後已陞為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卽位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命都察院逮治士奇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卽位皆悉寬宥今追理仲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召衛綰不赴卽位用綰前史證之上喜卽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勅獎諭二月。賜士奇田二頃士奇懇辭。上曰卿事朕未裏一誠資益良多卿前辭祿今又辭田何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賜踰分幸少延殘喘得更事。陛下二三年獲全歸山林受賜多矣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是

卷十

十



後世唯解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唯難共思保守  
唯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對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  
休永世無斁 上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  
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  
用今試卷例紙姓名諸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南六  
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川矣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  
征罪人既得向青陳山迎見請乘勢移師彰德 上問楊  
榮榮亦力贊 上又問蹇義夏原吉吉義依違而已榮隨  
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當有實今以何為辭榮曰今  
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  
往見蹇夏言不可狀蹇夏曰 上今特信榮言不係吾輩  
可否乃復見榮曰 太宗皇帝唯三子今 上唯二叔其  
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  
曰汝不草勅吾當以聞依復召蹇夏蹇夏乃以士奇言白  
上上於是不得已而止然言者猶喋喋乃特召士奇問曰論  
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唯趙於 陛下最親  
上曰吾亦思之今欲甘羣言示之今日處何如士奇曰更  
得一賢書論之尤好於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  
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久之 上復召士奇論曰吾待  
趙奴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白金文綺楮幣二十年十

卷十

三

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鬻表乞立為陳氏後大  
臣皆言此黎利之誦當發兵誅討或謂與之無名徒爾示  
弱 上召士奇與楊榮榮曰永樂中費數十萬人命得此  
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曰榮言  
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未得乃  
郡縣其地數年以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 祖宗之  
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正 陛下盛德  
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為美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  
皇帝久矣聖心每憾此事恐有意外之慮願 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六年七月日既夕 上微行至士奇家士奇扣  
首曰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自輕 上笑曰朕思卿一  
言故來爾七年二月士奇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  
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公廉端厚能為國為民者吏  
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以賍問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  
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  
為小人所誣 英廟即位 陛下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  
知經筵事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專用保舉即是  
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只令吏部選除士奇上疏  
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人百  
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稱

卷十

三

得人間有一二菲才，蓋緣舉主一時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故耳。且宣宗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議，多以得人爲喜。今乃以爲不美，邪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皆令後來至天下斗米三錢，今謂保官恩出於下，夫聚臣舉保，吏部審實，具名奏請，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即不授，恩實非出於下者。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遂爲諂諂，專欲廢壞。先帝良法，使小人皆得進用，伏望聖斷只依先帝勅旨施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唯念用人賢否，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詔如士奇議。六年，麓川變反，太監王振主征討，命王驤爲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奉之士奇贈詩，有征蠻忽遠圖之句。其後師雖有功，實爲南方大病。八年，士奇子機坐事逮繫，給事中廖莊等、御史陳員穎等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人事上。士奇疏乞致仕，上優旨留之。九年，復賜璽書，口稱歷事祖宗，寔唯簡在，暨朕繼統，啟沃彌贊，厥勞尤多。卿子既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以副倚畀。士奇感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嗚呼功成名遂。

身退難矣哉。然士奇實無可退之義也。唯有舉賢以自代耳。

三朝聖諭錄云：宣宗皇帝嘗奉太皇太后往調陵，士奇與蹇義、楊榮等皆從。上傳太皇太后旨，命士奇等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既數日，上諭士奇曰：太皇太后爲朕言，皇考往在宮中，談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其間才學優劣，孰肯任事，不任事者皆有評議，言寔重厚小心，但多思少斷，卿能持正言，不避逆意，方議事時，先帝本不從卿然，卒從卿始，不敗事。士奇對曰：此太皇太后之盛德。仁宗皇帝之盛德願陛下常奉聖訓。

卷十

三

野記云：皇后大漸召王楊宰相至榻前，問朝廷尙有何事未辦者。文貞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后曰：曆日已革，除豈可復用？對曰：曆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后領之。其二：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太宗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成乞弛其禁。凡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蘇談云：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三經博士陳嗣初等，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塞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

皆入啓事悉登臺閣

縣簡項探云 仁廟帝幸文淵閣問今之山林有知名士否對曰東吳有陳繼善爲文 仁宗召至吏部擬授國子

博士 上曰此當在禁庭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相識因夏忠靖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

菽園雜記云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一日知

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東里問崑山有屈昉永年茫然

慚報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

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又云 國初諸司皂隸主驕從而

已宜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蓋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改

卷十

字四

名曰柴薪銀也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陸里定立名數每歲

銀解部以巨萬計在京諸司則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河

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

殿學記云予觀沙羨稿石臺稿見文貞蚤歲斯池魁岸視

天下莫已若及觀國史暨三朝聖諭錄乃知管仲之才優

於召忽魏徵之績多於王珪輔亮 東宮保全趙邸歷事

四朝終始一轍或者乃以周是修之戚子覆之獄少之則

吾不知也

吾學端云十二年秋 上北征還下公錦衣衛領繫尋宥

之二十年秋 上北征還又下公錦衣衛領繫逾旬乃釋

可知監國之不如從幸審矣監國之臣易生嫌隙又云洪

熙元年四月公及蹇夏東楊侍 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

曰未見 上慘然曰天命也歎息而起又明日召公及蹇

公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譏惡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

賴 皇考仁明幸得保全言已而泣二人亦泣 上曰卽

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遂賜公楊貞一印

閱月 上崩又云宣德三年 上謂朝臣貪濁奈何公對

曰貪風始自永樂末年 上問何故對曰永樂十五六年

後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耳 仁宗

嘗諭侍臣曰諸臣唯吏部侍郎師遠東楊曰當時亦唯

卷十

字五

方賓有貪名 景陵卽位顧東楊問今日誰最貪對曰莫

甚劉觀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觀去誰可代於是乃以

顧佐代觀又云 上立文華殿召公屏左右言張瑄嘗言

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饋榮者士奇對曰榮屢從

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不

阨塞險易遠近及虜情願逆唯榮耳臣等皆遠不及 上

笑曰朕卽卽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顧爲榮地邪士

奇頓首曰願 陛下以幽容臣者容榮又云 裕陵卽位

冲年 昭皇后臨朝獨委任公公乞屯田以省漕運獨通

慎獄作養生民嚴數百司推薦才傑公卿藩臬頗稱得人

上又高拱九重。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減三四。奄振上畏。母后下憚公。雖欲侵權。猶自欲戢七年。聖后崩。又明年公卒。世事遂非。李贄曰。可知。昭聖臨朝。一祿陵。初冲既委。伏公公亦義不得去。未可遽以不知止足為公病。富病公不汲汲。畜養人才。猶然溺愛倚勢。敗家。逆子也。時有李賢王。躬商格。彭時皆在。可曰無賢。特公不汲汲耳。蓋汲汲者。固自有在。今觀學士周叙自南京貽王文端公之言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容掩也。竊思三楊輔政之初。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難。賜欽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令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為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仰能效子房之獎赤松晉公之營綠野乎。

太師楊文敏公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領福建鄉薦。解額庚辰會試。第三。廷對二甲。授翰林。文皇履極。更名榮。簡入內閣。初入閣之臣七人。唯榮最少。最警悟。一日晚。寧夏報被圍。上急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唯榮赴命。上示以奏報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榮曰。不須遣。臣嘗奉

卷十

二十六

卷十

二十六

使至彼。彼城堅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退矣。但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備夜半報至。勞圍解。詰旦上以報示榮曰。何料之審也。永樂二年夏四月甲戌。立皇太子。陞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四年丙戌二月。得寒疾。不能造朝。亟命宦官偕御醫。蔣用文往視。并賜藥物。且命用文通夕守視。時奏報及榮入謝。上加慰。賚令休息。旬餘乃出。五年丁亥夏。奉命往甘肅。規畫軍務。七月回京。奏對稱旨。時盛暑。上命取瓜。親割賜榮。勅命休息。六年戊子夏。聞父訃告歸。賜鈔幣。馳傳以往。既襄事。詔奉情起復。抵京未閱月。命榮等輔導。皇長孫。賜勅曰。朕嫡長孫。天章曰表。玉質金相。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朕嘗試以事。輒能裁決。然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宜協心同志。輔導於成。七年己丑春正月。榮聞母訃。時車駕將幸北京。特留扈從。賜錦衣。狐裘鞍馬。三月抵京。七月甘肅總兵官何福言。鞏岷脫脫不花王等各率部落來歸。遣榮往甘肅。與福經畫。還奏稱。旨九月復命。持節詣亦集乃之地。封何福為寧遠侯。伴往寧夏。與寧陽伯陳懋。規畫邊務。冬十一月。還京。復命。陳邊境便宜十事。上皆嘉納。賜襲衣鈔幣。八年庚寅二月。從征北虜。賜衣被鞍

馬壬戌 上度野狐嶺至山巔召學士胡廣及榮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上賦平胡詩榮有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虜自相殘之句未幾諜知虜酋本雅失理與其下阿魯台營殺東西奔遁亟召榮諭曰此賊果自相殘前詩不爲識乎三月 駕發凌霄峯榮與學士胡廣論德金幼孜刑部侍郎金純四人失道 成祖命中官二人及傳令者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摩馬胡廣金純不顧榮下馬爲幼孜整鞍營不數步復墜馬鞍盡裂榮卽以所乘馬讓之而自乘孱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至午方詣中軍 成祖大喜笑語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楊榮殆將不免三月 駕次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有近水皆苦鹹不可飲明日營西北二三里忽有泉湧出味甚甘 上遣中官以銀瓶汲取親嘗之乃賜榮等飲而士馬皆給因名爲神應泉焉榮等應制賦詩五首 駕至鹽湖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通賊境 上駐蹕河上親選勇士三百人專主護衛而以榮掌之胡冠平班師軍士食之榮言宜召乏糧者卽日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糧炒散給并下令凡軍士糧炒多者許假貸回京倍償秋七月至開平召榮還南京計事事竣還京冬十月扈 駕南旋 上賜鞍馬錦衣褲襪路費九年辛卯乞奔母喪賜白金鈔幣

卷十

三十九

達中官宋成送至家抵家服已闋六月還京賜酒餼勅戶部優免其家徭役八月命爲應天府鄉試考官九月 皇太子命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十月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爲總裁十年壬辰冬十一月甘肅守將駱馬都尉西寧侯宋璘言叛寇老的罕等逃去主赤斤蒙古衛指揮塔力厄將爲邊患 勅守陝西豐城侯李彬討之仍命榮往經畧榮還具言戎狄豺狼叛服常態不足以勤大軍遂勅彬旋師未幾叛者皆附十一年癸巳二月復扈 駕幸北京 賜 幣鈔米等物十二年甲午三月扈征瓦剌時皇太孫侍行 成祖謂榮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知過人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四月駐蹕興和以尚寶司之人命榮兼掌凡出警令與宣傳之事勅旨旌牌不得榮奏允不敢發乙卯師次大石嶺成祖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憂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食不足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一月 上諭榮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傳註之外諸儒論議有相發明者宜采附於下周程張朱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宜類聚成編以榮總其事十三年乙未三月禮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太學命榮爲記五月

卷十

三十九

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榮進詩文加賜上尊東帛鈔永九月所修書成賜名性理大全宴於禮部十四年丙申四月陞翰林院學士仍兼春坊庶子冬十月起駕南還十五年丁酉三月駕復幸北京屋召問民情賜白金鈔將金織紗羅紵絲衣帶十六年戊戌五月進太祖高皇帝實錄成祖御奉天殿受之禮闈長久嘉獎再四命學士胡廣殷命榮兼掌翰林院事成祖注意益隆而諸大臣忌之屬北京國子監飲祭酒衆因薦榮成祖曰吾固知其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衆意銷阻六月詔修天下郡邑志命榮總之十七年己亥十二月進言十事皆指

卷十

三十

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成祖覽而喜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鄒真偁入奏乃詔諸司即日檢改十八年庚子元宵節上御午門觀燈賜百官宴并示以御製詩榮和而進成祖悅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贈奉政大夫賜宴禮部十九年辛丑正月北京宮殿成初御朝賀成祖念榮日侍左右密加賞賚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偏切近密閣榮奮身直入危衛七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初文書昇致東華門河上之賜銀酒杯古

卷十

三十

銅器各一事鈔千錠時翰林侍讀李時先等十餘人爲飛語所中成祖大怒榮力爲救解得免是冬兵部尚書方賓得罪成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皆下獄禮部尚書呂震侍左右屢言夏原吉儉邪誣罔上益怒榮極言其無他二三人者唯以救征北虜之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險邪未之見也由是上置不問二十年壬寅三月從征沙漠秋八月還京師九月宴隨征將士命榮坐前列賜鈔幣并二品金織襲衣靴襪閏十二月甲子詔復西征有以建文間江西聚集民兵與餽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爲言者榮曰此兵夫昔有詔令復業矣今復徵之則是失信成祖笑曰卿言正合朕意二十一年癸卯秋七月扈從征西八月駐師萬全一應軍務悉命榮掌自晝至夜或三接五接或宣詔但以楊學士稱而不名冬十月次天威寧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上千納款命榮往太同議約降之禮榮回營奏對稱旨冬十一月旋師二十二年甲辰三月復征北虜五月甲申榮言軍士勞苦宜遣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乙未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奏處州麗水建寧政和山寇行劫請發兵誅捕榮謂彼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若寬而撫之當遂分散此而果悉順服七月庚辰次清

水源道旁有石崖高數十丈。命榮紀年月日刻於上。丁亥次翠微閣。上御武帳中憑几而坐。頗內侍海壽曰。計日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可至。辛卯次榆木川。不豫。召榮等受遺命。傳位。皇太子遂崩。衆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寶。馳報者。榮曰。先帝在稱勅。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雙筆峯。榮先馳計。皇太子八月至北京。致大行皇帝遺命。丁巳。仁宗即位。賜榮白金二錠。鈔二萬緡幣二十表裏。及胡椒諸物。已未。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兼前二職。九月丁酉。進太子少傅。兼護身殿大學士。階資善大夫。戊戌。賜銀印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榮曰。卿國家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輔朕東宮。今嗣位。須協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憚煩。十一月。仁宗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詞。頗謂榮等曰。卿三人暨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凡朕所行。卿等知其有未善。皆當盡言。因取五人者誥詞。親增二語云。勿謂榮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十二月。加工部尚書。仍兼二職。勅曰。醜虜梗化。累犯邊疆。我皇考文皇帝爲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六師。往行天

討班師之日。不幸中道。皇考上賓。朕遠違膝下。唯卿盡忠爲國。今辰奏告。忽思至此。感傷不已。卿當重養。最者哀悼倉惶之際。報卿甚微。今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緡幣十表裏。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千石。特陞卿爲工部尚書。前官如故。初。榮扈從北征。成祖委以軍務。及上賓之日。所行喪禮。并軍中處置事宜。上聞計時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故遂降勅獎諭。丁巳。梓宮葬長陵。榮護喪事。洪熙元年正月。上御奉天門。朝羣臣。做樂。止行五拜禮。三月。命魏國公徐顯宗讀書國子監。召榮諭曰。爾宜往諭司案。此開國元勳之裔。秩其家與國同久。必教之讀書。知道理。五月朔。勅修成祖文皇帝實錄。榮爲總裁。辛巳。仁宗升遐。時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惻惻。榮奉皇太后懿旨。馳往迎。至德州謁見。宣宗卽位。益推心委任。屢沐白金緡幣之賜。閏七月。勅修仁宗昭皇帝實錄。復爲總裁。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總之。八月辛未。漢王叛。皇太后召榮使定計。榮請親征。皇太后及上俱有難色。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皇太后壯之。勅上從其計。榮卽起行。晝夜疾馳。至卽合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

漢王遂開門出降。詔免漢王爲庶人。改樂安州爲武定州。事平。同京賜鞍馬白金鈔幣。二年丁未二月。賜範銀圓書五。其文口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其安楊榮。楊氏勉仁。十一月乙未。皇太子生。宣宗皇帝親酌酒賜榮。并賜白金鈔幣及金酒器。十二月。召至東苑。詢訪政務。賜酒饌。三年戊申。元宵節。賜文武大臣親燈於萬壽山。命內官侍宴。榮進元宵賦。二月。命榮同少師塞義等十八人。從遊萬壽山。詔許乘馬。從東北門入。各携從者二人。至乾明門下馬。登山。經金乘舟泛太液池。少頃。宣宗乘黑驢馬至。召士奇與榮詢問民情甚悉。賜以醪醑。酒人各令盡。

卷十

三十四

一。既復命遊小山。看西城所貢二獅。日將西。令中官侍宴松林之下。秋七月。遊內苑。賜以金銀綵幣。玉杯酒饌等物。八月。駕巡邊。給內廐良馬。命榮從。乙卯。師次寬河。遇虜衆將入寇。且遣監師難並進。宣宗親帥師勦平之。甲子。班師還京。榮進平胡詩十篇。十二月。兩遊南海子。賜羊酒及鈔。四年己丑正月。陪祀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五月。端午節。賜扇及五色長命綾繫腰。八月。賜枸杞湯。且令中官吳誠諭旨曰。服此可以延年益壽。祛諸疾。九月。重陽節。賜宴及御製詩一章。十月。駕雨至文淵閣。賜詩及鈔。并酒饌。十一月。有囚犯告都御史顏佐狂。公重罪。不聽訴理。

卷十

三十五

者。上大怒。召榮及楊士奇論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及法司鞫實。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立命磔清於市。五年庚戌。元夕。命親燈於萬壽山。賜宴。榮以詩進。賞鈔六十錠。壬戌。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安於中府。二月。宣宗皇太后謝長陵。獻陵。庚子。宣宗以皇太后命。召見榮等五人於行殿。諭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皆卿等贊翼之功。賜酒飯及金織紵絲表裏。三月。回京。賜青紅氍毹。子駝褥。陞少傅。仍兼前二職。階榮祿。大夫。三俸俱支。榮固辭大學士俸。詔許之。丙申。賜宴文華殿。宣宗親待。六年二月。聖節。賜宴。乙巳。復賜宴內廷。特賜詩一章。七年壬子。元宵節。親燈內苑。仍賜白金綵幣。八年癸丑七月。吏部奏少傅滿三載。賜宴禮部。九年九月。駕巡邊。給以天關名馬。光祿寺日供酒饌。十年乙卯正月。宣宗宴駕。壬午。英廟卽位。累賜白金綵幣鈔錠。丁亥。往視山陵。還奏稱旨。復有白金鈔幣之賜。夏六月。命葬官葬景陵。賜白金二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二千錠。秋九月。宣宗皇帝實錄。充總裁。賜宴禮部。冬十月。命監立天壽山碑。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及上尊珍饌。明年丙辰。改元正統。甲戌。上御文華殿開講。榮



講義典克明峻德章敷祈明暢音吐鴻亮聖心悅豫賜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卽宴於禮部夏五月奏少傅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三年戊午二月陞授光祿大夫柱國夏四月宣宗實錄成陞少師賜白金一百兩綵幣六表裏鞍轡名馬宴於禮部辛未復賜玉帶金織麒麟羅衣五疋庚申二月從耕藉田禮成卽上章請告展墓詔降勅書諭其念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來且命內侍阮江伴行六月還京力疾就道次杭州而劇卒於武林驛享年七十內侍阮江以計聞上爲之慟輟視朝一旬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等論祭仍命阮江護喪歸其里工部遣官督所在有司營葬

水東日記云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曰吾見人臣以抗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譬○若○侍○上○讀○千○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嘗○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爲○玄○紅○遽○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見○昔○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又○云○盧○都○御○史○府○在○邊○以○虜○使○入○境○節○損○供○給○爲○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爲○公○家○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各○其○小○費○而○遠○患○

武生則所費益不貲矣此不可不知天順日錄云文廟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唯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入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主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唯不忍却人之餽凡鄉人有餽必先詢訪其人之貧富若貧亦不却但酬以別物與所餽相稱而已又曰居仕途者或早年得意晚卽坎坷或少年見滯老乃顯達或始終多難而中歲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卽得君無日不在崇貴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任四朝曾無一日之恙終始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武者聞氣所生而稟賦自爾完厚邪

殿學記云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信斯言也豈得謂之才哉夫國家多難羽傲旁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蕭牆交構匪才弗定醜虜窺伺內猜外疑匪才弗靖奸雄僭竊彼甲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張良借筋前籌才矣而謂之小人可乎或謂文貞正而不譎文敏譎而不正則予豈敢

寓圃雜錄云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晏不遑暇食唯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卽位楊榮等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迺奏止依所陳傳旨英宗

既崩三臣久沒無人敢復 祖宗之舊迄今遂爲定制矣

附傳

金幼孜新淦人少習春秋與同邑練子寧俱負時名練自許爲忠臣而以良臣待幼孜革除間練職憲臺幼孜中庚辰二甲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師過江練歿節幼孜改翰林檢討入內閣轉侍講永樂二年 皇太子立幼孜爲講官侍日講專講春秋五年遷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附奉訓大夫七年扈從巡北京八年二月 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次永安甸雪初霽 上曰雪後看山景最佳過雞鳴山躡野狐嶺 上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典和

卷十

三

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卽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爲壑因壑爲池守茲巖險雖有鐵騎千羣安能飛度邪次鳴鑾戍曰此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爲小伯顏東北則爲開平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凌宵峯 上召幼孜等至帳殿夜分乃出翌日次環壇圖指示塞北山川謂幼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喇火州兩河相交故名交河水出沙出唐之碑蹟尚在也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皆白色所謂長白山是也至長清寨 上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經潤澤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噓响凡七河注其中 上遂更名海爲玄溟池次通川

旬又遙指海邊石山曰此卽三石山也爾等記之冬還南京陞幼孜奉直大夫十一年扈巡北京十三年扈從北征是年冬還北京命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翰林院學士仍兼右諭德本年冬扈還南京十五年扈巡北京預修 高廟實錄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二十二年扈從北征次開平 上召至櫺中諭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幼孜請班師 上卽命草詔回鑾次清平鎮宴羣臣命內侍歌 高皇御製詞五章曰此 先帝垂諭叙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酗之失朕嗣洪業唯恐失墜於是自製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仍命內

卷十

三

侍歌之次清水源命幼孜刻石紀行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 仁宗嗣位進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貽月加太子少保兼武學殿大學士洪熙元年命兼禮部尚書附資善大夫三俸並支尋告歸省丁憂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起爲總裁官五年十月扈從遼邊度雞鳴山 上曰唐太宗征遼嘗過此幼孜對曰太宗後亦悔之此憫忠閣所由建也 上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人皆謂是元亡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六年遘疾卒壽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 吾學繼去建寧公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

憲屢受遺音撫順討逆勦萬里迴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曾度圓融祿厚財豐瞻服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幼孜附驥藉以完名不亦美乎

### 太師楊文定公

楊溥字宏齋石首人建文己卯舉湖廣鄉試第一胡儼以桐城令與溥交衡拔其文既而中庚辰二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永樂二年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一日東宮歎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賢然非漢文帝寬仁無由得行其志臣以為釋之在漢廷誠不易得如文帝者

### 卷十

### 四

三代而下尤不易得也退而采文帝事編類以獻十二年七月車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稽緩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黃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尚可宥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命法司鞠之辭連溥及尚善上愷遂俱逮繫仁宗登極始得釋擢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本年陞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王璉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為編修訓導何登為給事中俱輪班奏對上親握閣印授溥曰朕用卿等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卽有建白封識以進宣

### 卷十

### 四

宗嗣位復還內閣預修兩朝實錄為總裁官三年扈上出喜峰口征虜四年秋以母喪去位詔奪情起復復入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雞鳴山駕旋卽幸文淵閣諭溥等曰朕聞有道之君崇禮備臣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其有所聞也五年實錄成賜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綵幣十二端六年冬上御文華殿溥同士奇楊榮入侍論口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省覽今以刻本賜卿當亦思開創之難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安矣元年秋滿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十年英宗繼統溥復入內閣與楊士奇楊榮同

經筵正統三年總裁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溥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瘡瘍南人苦嚴寒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方且洪武中犯戍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戍而懲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十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諡文定

永東日記云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

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公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所過州

縣官迎送饋遺甚繁。知江陵縣事范公理獨不然。公開而異之。薦知安府。其爲縣才八月也。

瑣綴錄云。宣廟最好詞章。選南楊英。陳芳澤。日直南宮。應制南楊思達。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陳援筆贊云。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賴忠貞兮弼成。宜壽域兮同升。南楊以指圖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去。以賜內閣。中官詰問西楊曰。壽域二字何如。西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遂告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南楊曰。好詩。中官曰。先生指壽域未爲好也。南楊默然。正

卷十

三

統間朝鍾一日不受杵。命內閣述祠鍾文。南楊入室中。謂傳稿不得。太監候久促陳曰。先生何不作。陳乃曰。南楊曰。傳稿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起一語。陳遂續成之。奉命御製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密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曰。大明新建廟學之碑。南楊執用其題。西楊言凡言重建者。既作之後。又作。是也。廟學前元所建。非國朝事。且廟與學是二。若只書太學。而不書廟。於禮未安。廷議雖建。西楊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

餘冬叙錄云。英廟初立。朝廷大改。多承張太皇太后

指教。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

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太后召問。人人皆有獎勵之語。及溥乃默口。先皇帝嘗稱卿史。不謂今日得見。蓋仁宗監國時。以寵故。官僚大臣。輒下詔獄。陳壽解縉馬京徐善述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入獄。中公及黃淮。一繫十年。頗歎者數矣。獻陵每與后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昭皇后以爲言。

卷十

三

天順日錄云。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故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則所舉之人。官亦在諫。以此輿論不平。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輿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之爲愈耳。李禿翁曰。若有私情。吏部自擢。尤易私也。

瑣綴錄云。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隱然相望。然猶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孫淳。皆潛邸舊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息。國事艱難。經費無幾。

民間人稀地廣，宜募英武獨斷乾綱百司，守令久任，不易官民相安。天下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起也。時福建金憲廖謨杖威驛丞，東楊以鄉宦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憤，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調降府同知。太后趣之，自是振日操拾內閣之誤，而三楊迭請告展省矣。道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解之，以此振權益專。遂因麓川思機發恩仁發兄弟營叛，遽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我耗中國，溢費貲實。九溪苗獠乘機不靖，延至葉滿宗鄧茂七黃苗養輩相煽而起，極於土木之大變。此皆三楊

卷十

四十四

失計，無以服振之心，故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內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云，陸談錄云：我朝相業，以三楊為首。然亦賴朝廷委遇責成之專。正統初，英宗以幼君臨御，張太后每加擁護，專任三楊。有議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一日遣王振至內閣，西楊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西楊憤懣而退。三日不出，太后遣使問故。東楊語之。太后震怒，詔輟振，仍押至閣謝罪。且戒振曰：再爾必殺無赦。以是數年朝綱整肅。海內晏安。及太后賓天，三楊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吾學編云：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為首。楊文敏為東楊，公琦

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又明年，昭聖皇后崩。又明年，西楊卒。十一年，公卒。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又云：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斤游刃，遇事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醪醑，參合成名。並稱賢相。余問之先人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畧北塞，金湯萬里，有武績焉。文定中更險難，北入內閣，遇二楊者，二十三年，復還弘文，再入內閣。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四海晏然，皆其力也。

太保高文義公

卷十

高文義公，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為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楊文貞公薦公學術醇正，克講官修實錄。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上北征，曹文忠公從行。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工部，兼翰林學士。是年，虜數請使迎。上自校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公壯榮解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上皇將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匭名書公所，公補入朝，傳示羣公卿。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上不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闕下。下詔

錄 上亦不深罪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廢東  
官爲沂王而立懷獻爲太子公悲憤不敢爭加公太子太  
傅是時內閣不相能公薦大理少卿陳詢侍講楊龜充日  
講官左都御史王文達得入內閣文既入內閣又輒與公  
相擠五年赦公視南畿災尋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得  
不來七年進少保大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  
皆以子不得舉許順天考官劉文介公儼上令公覆試  
公曰貴冑與寒士爭進已不可況從而爲之辭止奏斥林  
廷一人事遂已裕陵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寬庭唯語  
人曰敕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較無他腸

卷十

景泰

可致仕公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  
順間事輒不應成化初姚文敏公既請謚王佐郎又  
上言公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士侍英宗經  
筵入內閣輔政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  
建備禮郊迎之策天順初以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  
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謚庶表臣節得贈太保謚文義

侍郎薛文清公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年領鄉薦爲真定  
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永樂己亥  
貞改河南鄆陵瑄補鄆陵諸生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

年辛丑登進士第及父喪服闋 宣廟恩得良憲臣擢瑄  
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  
舉者吏部尚書郭瑄薦瑄與學山東學校瑄首以朱子白  
鹿洞學規開示學者諸生皆呼爲薛夫子太監王振之專  
政也問閣臣曰吾鄉亦有可爲京堂者乎即以瑄對召爲  
大理少卿瑄至京宿朝房閣臣過詢不值語其僕曰可語  
若主明日詣王太監王之權是王太監力瑄聞之不往  
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諸公知李賢素善瑄語賢轉致言振  
數問之也賢至朝房道意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一日會  
議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其爲瑄也振連揖之

卷十一

景泰

有憲衛瑄矣會有指揮某戚繼姪王山欲娶其妻其妻不  
可妻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爲辯寃駁還  
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誣瑄出入人罪振喉言  
官劾瑄得賄故庇成獄瑄遂逮繫當及至午門會審瑄  
呼王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  
瑄不服問理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瑄神色  
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曰聞公  
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  
救遂傳詔赦免瑄家居六年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  
程信論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

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土瑄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是歲瑄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英廟復位素知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一日上御便殿召瑄入語移時尋命主考官試事變轉左瑄與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卒年七十三天順八年也謚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從祀廟庭

今從祀

太常岳文肅公

卷十

四八

岳正字季方別號象泉學者稱爲象泉先生順天府涿縣人也長身美鬚髯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時勉時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商文毅軫彭文憲時王端毅怒皆與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仕寧見曰此我輩人也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英廟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忠肅劾亦薦之六月召見文華殿上選見正遽曰好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三四十上曰正好

問何處人對曰涿縣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頗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軹自外入見之愕然比入見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軹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軹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對曰陛下旣得人俟果稱職進官亦未爲晚然自是宣召賜餐絡繹於道一日錦衣衛官校還得一僧是妖言惑衆者獄具僧坐反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還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還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朝議庭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等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與呂文憲原見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輒勝不如勿究上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算皆梟於林木之上不能悉數止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梟首置於何所其人不能對正間爲上言曹石勢盛宜早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嗚呼成

顧之體恤楊榮。仁宗之體恤楊士奇。可謂委曲周至。不  
啻手足矣。臣其有不以腹心報上乎。夫此何事也。可使岳  
正廷意哉。正獨委身事主。不顧禍患。直徑造亨。諷令飲。載  
以此二人怨。正曰。深矣。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親草屋  
陳弊政。有曰。敬事天。神有未盡。與。祖宗成憲。有不遵。與  
善惡不分。而用舍乖。則直不辯。而刑獄冤。與。征調多方。  
而軍旅勞。與。賞勞無。與。虛與。請。謂不息。而官爵濫  
與。賄賂公行。而政事廢。與。朋黨欺罔。而阿附權勢。與。尋吏  
弄法。而擅作威福。與。徵歛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  
寧。與。謗語奔競之徒倖進。而忠直正士不用。與。抑為軍衛

卷十

李

有司聞其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與。詞極切  
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為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  
州同知道邵。以母老。留閩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  
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詭獄。拷掠  
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傳舍。手牋急氣奔欲  
成。涿人楊四者。為正所解。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  
睡。謂正曰。牋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燒。焚令熟。以酒噴封。紙  
就炙之。紙得燥。自然昂起。揭乃為去釘脫牋。刺其中。復釘  
而封之。其人既醒。覺有異。得乃告曰。業已然。可如何。今奉  
銀數十兩為壽。不如納之。正因此乃得至戍所。時傳有

卷十

李

密諭岳正須生不須死。又鎮巡而下。素雅重正。以故皆敢  
容。禮賦不能害也。上亦時憶及。慨曰。岳正倒好。只是太  
賒。越四五年。曹石俱敗。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嘗言  
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為  
民。甲申。茂陵即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  
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詔正仍居原職。吏部擬調  
南京。有。旨勿調。留充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時陳  
緝熙那遜之。相繼為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簿被讒得罪。  
去。文達勸正代為祭酒。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為。命  
廷薦正為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  
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  
湖。開兼濟河。築南北堤。塞白垠港。別購民田開河。直趨潮  
口。修江口橋。以至通津。鐵河振溪諸橋。無不修治。而白垠  
功最鉅。復購穀予饑民。舍出羨餘。以備村價。民輸料京庫。  
類多侵剋。正親為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十費。而素寬利於  
官者。一旦弗得。勝為謗書。獨彭惠安公詔。陳太常音知而  
辯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引疾致仕去。至壬辰  
九月十一日。卒於家。卒年五十五。正於言無所不讀。謂天  
下事無不可為。高自負許。嘗觀一世詩文高簡峻拔。迨古  
作者。字法精遒。大書充偉。旁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常戲



書荷菊遂稱絕品有類傳稿十卷行於世

李東陽贊云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難也  
我明一區夏幾百年至宣德正統庶富而教極矣公當  
是時以文學取甲科天順復辟而府召命居有密遭際之  
盛擬諸夢卜感慨奮發忘身殉國方將以功烈顯於天下  
而為權奸所搆又厄於日嫉長荒處僻竟不究其志以成  
魯才弗能哉夫當英祖之盛德憲皇之更化幸於側  
有人焉猶且復引則猶可以自見也惜哉然公之文章  
氣節震撼海內傳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典化人既  
去而思為祠以祀之他可知已或乃以浚恒之凶不密之

卷十

五

述之以備國史之闕

石淙楊一清簡李西涯曰蒙泉先生以文章氣節高一世  
夫人所共知至其遭際本末後生小子或未之能悉也走  
不及游先生門而獲從詞林先達後嘗疑之漢汲黯未李  
綱之儔成敗利鈍不論也國史不可見若曠石之文葉吏  
部文莊固先生同志撰述似未盡金錄在躬非所以幸先  
生又借李白柳宗元為喻雖意有所指豈其倫哉承示近  
所為補傳閱之平生所知開包括殆盡夫以門牆肺腑之  
深厚見而知之其言足傳而信宜莫若吾西涯公者而是

傳乃成於三十年之後抑又何故是亟急托之木與諸錦  
並傳以解學士大夫之惑罔俾衡遺其後之人

本東日記云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  
生犯孔子戒矣胡未信而遽諫也季方應曰初上用我  
責任教戒甚至故我不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  
未然

類傳稿云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諒下甘肅曰岳正倒好只  
是大膽或以賀正正遂繫括其辭題於寫肖之上曰岳正  
倒好只是大膽唯帝念哉必嘗有感如或救汝再敢不  
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成而靡憾也

卷十

五

定義伯郭登岳先生贊云器弘而博義精而約才偽而廉  
志端而確既鍾之以秀美又文之以禮樂鏘金玉而協韶  
鈞豁煙雲而瞻山嶽是以蚤登龍虎之榜遂入絳綸之閣  
陪天語以從容握斗杓而斟酌寔王臣之寔寔匪常流之  
諾諾奏諛側目若紱車之擊秋風忠鯁犯顏尚若口而思  
良藥廟堂之高不足易其介金革之困不足改其樂雖萬  
折而必東信六尺之可托噫斯人也行七十子之列則吾  
夫子答申枨之先必不曰吾未見剛愎顏淵之後必不曰  
未聞好學者也

李宏甫曰楊遵麓雖以葉文莊續誌為未詳以太白柳州

凡為非類以金銀在躬為非所以幸先生字字皆滴血可畏也然文莊振絕亦仁好宜并錄讀之又責李文正補傳成於三十年後其言尤為其切嗚呼世間白日如過隙誰能耐煩等爾一落筆遂三十年也然文正祭文等皆淋漓可誦有欲知蒙泉岳先生者定當細閱文正先生之筆文正真不謬為岳先生門下士與佳婿也其婿經其女甥婿辰祭文亦好且道二人皆是岳先生自幼選擇而成者豈不快哉

故園雜記云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季方同遊太學相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客京師後季方過陳緝

卷十

五

熙內翰見其友季思試季方愕視久之云此吾故友潘流清應真也翌日廷試命工寫真以手辰曰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泣而藏焉此亦衣冠中一異事

侍郎呂文懿公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公權厝景州時時至哀慟哭景人及道旁聞者皆酸惜已而奉母南歸家益貧知府黃懋親秀水學宮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懿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慟歎郡中乃有大小如呂生遺草萊

卷一

五

者邪急召公公入見衣藍襖試之舉業文理皆勝問經書輒能默誦懋驚異與新衣不受會理甚費舍與諸餘材木又不受懋曰生家貧醫此且得善價受之何妨終不受太守因益太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即遣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選翰林講讀官裴綸等說璵王王仁淵陳文李紹高翰劉俊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景泰中命倪謙及公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上一日至應中命倪謙詩國風公講書光典上說問二人何官謙對臣右中允兼翰林侍講公對右中允兼侍講上又問中允請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上曰何踟躕乃爾二人頓首對君父當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驛正語咸東西行不復坐矣天順初改通政右叅議兼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曹用事知教公未幾岳公正暨公列上石曹罪狀上留中不發曹石微覺上意大怒坐便殿召近臣厲聲曰正大瞻固敢爾臣誅上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厲聲曰正大瞻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岳正去公待留公與李賢同在

內閣修 大明一統志公充總裁母憂去道景州啟父空  
歸合葬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公在內閣六年端潔  
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統綳篋中唯賜衣幾襲輒分祿贍  
宗姻貧賤者子憲廕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  
常卿有學行

歷朝名臣實錄卷十一

林茂 焦竑 輯

太師李文達公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而氣宇凝重舉宣德七年壬子鄉  
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事上布政使李昌祺  
舉酒酌曰將必有名世之士乎癸丑舉進士奉 命察山  
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瑄以御史家居賢往造焉 英宗  
嗣統賢上疏言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  
三十五萬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  
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乞 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

卷十一

唯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雖議者難  
之而已已之變畿內韃官羣起扇亂應虜賢言始驗也正  
統元年丙辰授吏部驗封主事會有 旨文武諸勅三年  
不得請必候九年賢復上言此獎勵臣下之良法若候九  
年則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  
便十年乙丑陞考功郎中轉文選十四年己巳秋虜寇大  
同時閩王振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之  
英宗北狩扈從官多預難賢瀕死而還景泰二年詔議禦  
虜長策賢請用戰車火鎗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民力耕  
是年以廷薦陞兵部右侍郎明年壬申奉 命察四川有

司不職。又明年癸酉，遷京，改戶部。五年甲戌，轉吏部。英宗復辟，一時輔臣多竄跡，遂以人望召賢，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汪后殉葬，上問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后卽不得志，況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爲宜厚遇之。上愜然以賢言爲然。山東奏民飢，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飢者。」賢言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然而不拯也。因墮廢食，豈爲人上之理。上深以爲是，命增銀四萬兩，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

卷十一

二

辟功，竊弄威福。上漸不堪，密語有貞及賢，會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上嘉瑄敢言，命吏部議其名。亨還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賢所使，相與懇於上。言已有迎復功爲有貞賢等所傾，因伏地流涕不已。乃諭旨言官劾賢等并下詔獄，其日風雷雨電大作，損毀宇公署瓦木。上悟釋之，俱詔謫外，賢得福建布政司參政，將行，吏部尚書鹽山王翔是日得專對，語有間。上曰：「李某不宜與有貞同罰。」王翔固頓首力言：「賢淳謹，可大用，只宜暫改南京。」翔意賢且可遠去，避禍不意。上領不喜曰：「南京遠，宜留賢。」吏部左侍郎學士踰月，承天門突

詔復尚書。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賢曰：「陛下此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亮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御史劉濟劾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上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校聞溥言，豈不解體，欲遣人繫溥，賢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唯明上用其是而舍其非，不當見譴也。」石亨等遂乘間譏賢以爲阿護文臣。上知賢已深，大悟賢言爲是。溥得薄責已而溥還自陝西。上曰：「溥爲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何以警衆。」遂下溥獄。初，上於便殿屏人謂賢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賢曰：「人

卷十一

三

主之權不可下移。若陛下每事自斷，公以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自少矣。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譏大同薦已。上廉其詐，并逮亨置法。因問賢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推之賢曰：「天位乃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爲功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不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陛下者，因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今爲此輩損大半矣。」上竦然大悟。詔凡以迎駕奪門

目力陞者四千人悉就職中外肅然蓋非賢忘身殉國不  
遷讐怨莫敢發者是冬賜甲第一區賢上章懇辭上曰  
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居以便官召也遷居日上  
及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費時江南大水加以師旅賢  
言宜布寬恤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木板枋之類乃暫免  
采柴追為清匠刷卷諸事而采柴一歲省銀三十餘萬兩  
吉祥從子昭武伯欽般人事覺欽懼與吉祥養炊士謀不  
軌欽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是日因西師行乘機  
入內為亂朝臣當道或有賊者賊害之擊賢傷首及耳且  
持賢謂曰某等迫於譏聞不得已為此請入疏申救我賢  
曰爾既殺讐憤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上得疏乃知  
賢在既脫難急召入宮賢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  
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自古治朝本有不開  
言路者唯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自石亭等排黜臺臣言  
路閉塞遂至此極上悉報可下寬恤條而以開言路殿  
焉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  
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虜虜引去邊臣請罷  
兵而議者懼有後警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  
則為壯久則為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  
休息之期况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赴河開班師使民得

卷十一

四

屯種為便上命廷議卒從賢言七年癸未春上以足  
疾不視朝召賢曰大肥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  
賢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宮復  
召賢曰朕惟俯伏艱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賢曰  
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展事而還八年甲申  
春正月上不豫臥便殿召賢論曰今歲事頗寧而大者  
反搖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  
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  
至賢扶太子曰謝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  
泣譏竟不得行太子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  
如故會突異屢見大風拔郊壇樹木飄瓦賢疏上無御左  
右聽其冒誘吳后廢飛語欲害賢上遣衛士宿賢家出  
入呵護總修英宗麻皇帝實錄成有司請造齒簿已得  
有矣賢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  
者今恩詔方頒百姓始得休息奈何復為此上即日  
寢其旨會奪門功冒陞者又羣譖訴上賢言曰自古  
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唯幸有事宜早治  
之且請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上亟  
是賢言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與  
濟伯楊琮以下俱奪爵蓋賢欲消患於未萌故於上即

卷十一

五

仇極言之由是洵洵者哀息有識者至今以為難丙戌二月間榮祿公之喪詔起復賜賻甚厚使賜素品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為營葬事遣太監林典輔行既抵家襄事興即日促賢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加而賢感疾決旬不愈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賜第享年五十有九贈太師諡文達李亮翁口番知起復到京即病故不如終三年喪矣然此人不壽非國之福也故至于今猶令人痛時會試設黜者訴考官有弊上以章示賢賢曰考官實公如臣弟議亦不在中列可見矣上意遂解路屢閱屢闕而不至於銷鑠皆賢力主之其薦用耿九

卷十一

六

軒輊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王許貴顏彪馮宗諸文武大吏皆得人

菽園雜記云羅修撰倫疏論南陽李公奪情事請泉州市舶提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弟檢討果皆疏論元且觀燈事章論知臨武黃論知湘潭弟論杜陽州判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上皆復其官於是羅為南京翰林修撰章黃皆為南京大理評事莊為南京行人司副適庶陳公文卒有為詩悼之者末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官蓋先是大臣遭喪奪情起復此比皆是至是始著為令聽終喪三年奪情起復間亦有之然實出朝廷勉

留至意如南陽李乃可

菽園雜記云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好陷害人同時有袁彬指揮者隨英宗北狩有護駕功達恐其逼已令邏卒餐其陰私欲致於死有楊暄者智謀士也素識彬因抱不平為彬訴願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上令達逮問暄至神色不變伴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暄以實告因告曰此內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為此奏使暄投進瑄實不知所言者何達聞其喜方飯至即以酒肉賞之早朝達以其情奏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

卷十一

七

門之前方引暄至達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也賢驚訝暄即曰此達以酒肉賜暄使暄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餘條略無餘蘊押官與大臣皆曰達不能辭其罪矣錄詞以進上命法官正達罪滿成廣西以成暄得脫袁復罷任如故京師人多能道其事者又云天順改元徐有貞方得君上問岳正可用否有貞曰岳剛編正又過臣恐不能共事又問李賢何如有貞遂替賢因得入閣

雙溪雜記云宣德間三楊用事勅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天順末李賢始令吏部方面官有缺推

舉二人請旨簡用至今爲例。

項經錄云天順七年錦衣衛指揮門達總管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人莫敢言自計得以進言者唯李開老與袁指揮彬耳謀欲排去之乃招擁數十事以聞上欲法行但諭之曰從汝擊去間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一藝人楊昭善倭漆工所器號楊倭漆者憤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開老逼楊昭指爲李所賺楊懼將灰於獄乃誣達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請會多官廷詰我對衆言之李無得辭達信之明日遂遣二官校徑詣開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楊大

卷十一

八

言曰或則我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見得開老鬼神昭鑒此實達教我指也達失色由此彬得從輕楊亦免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達亦遣校尉往稱務欲傾李達尋坐劫誘戊彬復職送達出城如禮亦人所難矣

項經錄云公爲人恭莊嚴重天順庚辰會試罷予同衆考官見公詢及人物予曰五經魁中張元順神童也人物獨王一夔及請選庶吉士元順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犯取急追回與之成化丙戌廷試王家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爲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憲廟

卽位踰年公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其中

詞涉詆訐公怒力辭職朝廷黜倫乃已予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留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贊此公之言未爲無理亮翁曰襲亦不必要不襲亦不必總是愛官做耳又云天順中李文達獨見寵任時家宰王九臯大司馬馬昂雖蒙英廟眷遇而實賴公維持公凡有所薦必先諭意於二公及至御前瞻容時文官則諉王公武官則諉馬公或時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遂演召某等再審以是上不致疑下皆信服又云天順初徐有貞薛文清許道中皆被逐唯李文達端凝得體薛雖學行

卷十一

九

老成而因奏對誤稱學生遂失寵求退徐貌陋心險許鄙劣放曠英廟始見徐退論左右曰徐有貞可惜無福有貞一日入東閣階峻雪滑許失脚傾仆何流匍匐復上徐俛首側項噤然而笑至東閣會揖後與許翳笑不已岳正進對盡言而唾涕潸御承不自覺英廟嘗論侍臣曰羅繼子對我言指手畫脚故此數人旋被棄斥唯李始終保全

李宏甫曰旣已食君之祿官居一品君命起復卽宜不候駕行矣不必惟東帷西謂彭華曠使羅倫以代公表白使羅倫亦蒙不韙之名也余謂若欲盡孝自不宜出仕旣

出仕藉君養親又持終喪之說以買名皆無廉耻之甚者  
苟在朝不受俸不與慶賀不穿吉服日間入公門理政事  
早晚焚香哭臨何曾失了孝道况忠以事君敬以禮罔委  
身以報主忘私忘家又忘身正孝之大者乃反以爲不孝  
可與天順反正八年之間非文達挺身負荷則曹石之徒  
依然敗壞潰裂不可收拾矣何莫非文達行孝去處而必  
以區區虛慕哭泣乃爲孝邪吾不知之矣

太傅商文公

商輅字弘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生永樂甲午二月二十  
五日舉宣德乙卯解元。明年會試弗利入太學。李忠文公

卷十一

十

時勉爲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正統  
九年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丁卯命選詞臣劉儼等  
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已已車駕北狩邸王監國召  
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陞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輅  
力主羣議請邸王即真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唾而  
斥之虜逼京城輅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旬居  
之虜徼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酋僞爲喜寧報  
誘擒也先書虜得勝與書自相疑通明年景泰紀元陞翰  
林院學士本年秋英廟回鑾輅迎至居庸關既而錦衣  
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雖被重刑猶窮治

不已輅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  
得罪三年議易儲輅謂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  
誰敢議此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兼學士五  
年鍾同章繪相繼請復儲上怒下之獄輅因召對力陳  
給竟得免景泰七年丙子宸宇通志成擬進官秩時閣老  
皆職保傅止進兼官擬輅陞兵部尚書稿已定付太監王  
忱將進少保王文耳語王忱云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商豈  
可獨陞至期勅出輅仍舊兵侍加兼太常卿而已丁丑春  
景皇帝不豫與陳循等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  
輅援筆增二語云陛下爲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卷十一

十一

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且進至期變作實正月十七日也  
英廟復位卽日以迎立事置少保于謙王文等極刑召輅  
與高學士殺入便殿慰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  
心如今正要爾宜用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草詔頒  
敕石亨密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輅  
曰舊制就敢擅改亨輩不悅騰謗謗輅欲附致于少保刑  
案太監興安爲輅和解而土愈怒興安奏曰當時此輩  
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卽復爾邪  
上怒乃解但削輅爲民輅去後上每入商學士朕所取  
三元嘗與姚葵效力東宮最多而議者從旁排擠竟不復



召、憲廟即位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裕復舊任。戊子，地震，乞休不允。尋因羣兒言官有所誣詆，裕又力求退，奉旨朕用卿不疑，何鄙人言即欲加譴言者，裕言臣嘗勸上優容言官，召用羅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上乃召裕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為兵部尚書，仍兼學士。時皇莊甚為民厲，裕言天子以天下為家，何以莊為。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一日召見，議及邸王監國，裕觀機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之皆泣。上亦泣，遂復帝號。夏月，皇子榮，憲皇以嗣續為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畏忌無敢語，裕獨婉

卷十一

十三

轉探引，東宮乃立，復上疏略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者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另居，又不得見，察之人情，猶為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養，仰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遂其母子之情，惟衆人公論逾月而東宮母紀貴妃薨，裕舉宋李宸妃故事，略缺悉如禮。十三年丁酉，命兼謹身殿大學士，時內官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裕疏十罪并指羣小章瑛、王英、革過惡以聞，且曰：川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內臣遂係天下安危乎。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裕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該請，旨

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而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改易此人不熟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上乃即日徹去西廠由是見忤於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驥以罪逮至京語連及裕直從中主之同列又從旁切擠裕遂請老加少保給驛以歸裕去萬安為首相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直矣裕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諡文毅裕丰儀山時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馬鈞陽曰我朝賢相前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子良臣為翰

卷十一

十三

林侍講

楊子器傳云公致仕歸北劉見其子孫衆多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若是瑣綴錄云公罷政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及陛見方巾絲緋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為民臣商裕行取到京見殿學記云予以闕逢致祥發練浦泚清溪騰棹桐江眺望文毅之廬高峰回合千巖蜿蜒殆間氣所鍾也及讀國史見諸疏侃侃有大節嗚呼宋之王且王曾朱庠俱以三魁致位宰輔若文教者視古先哲何愧邪

太師彭文憲公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時自小端重寡言及領鄉薦入國學  
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戊辰會試第二廷  
對賜進士第一初謝恩以誤入朝被劾上唯命錦衣衛  
尋索而已已秋英廟北狩卿王監國被命同商輅  
入內閣與陳循諸老遊繼母余卒時乞終喪不許尋陞翰  
林院侍讀復上疏力求終制許旨去三年服除遷左春坊  
大學士兼侍讀不得入內閣矣七年宸宇通志成遷太常  
寺少卿英廟復辟之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譴罷上召  
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邪對曰臣不  
才誤蒙聖恩拔擢因叩頭者三上又問第二陳鑑第  
三岳正乎對曰然又問汝年幾何對曰臣大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正好用已而命下復入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  
林院學士上方倚任李賢故召而議賢退亦詔時而心  
服其誠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戊寅春上皇烈慈壽皇  
太后尊號詔告天下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  
李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時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  
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諸勳百姓年八十與  
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典始與上徵號  
相稱李賢喜曰是也即操進呈上大悅甲申正月上

卷十一

十四

卷十一

十二

不豫至初十日庚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  
占使書其一東宮即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  
三勿以嬪御殉葬其四頒飲器服書畢命牛玉將去閣下  
令為朕潤色時等見而大驚牛玉曰上意謂事不可測  
且說下不用何妨時等嘆曰非上聰明不能及此而止  
殉事尤高出千古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淚下牛玉備以  
前言復命且曰彭某甚悲愴上聞而隕涕已而曰且收  
着待我去後遵行至十七日駕遂崩憲皇嗣統進吏  
部右侍郎兼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兩宮徽號內臣夏  
時倡言曰錢又病只導所生母為太后足矣李賢曰今日  
各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若為此舉反  
違所當尊豈不乖戾李言是夏既入少頃出傳仁壽宮  
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  
理宜德自有例李月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  
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  
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  
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是日同議  
者心知不可而不敢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你每  
偏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大言曰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

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皇上聖德也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乃曰如此是好夏色少恒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是同尊如何又要分別時曰加二字便好稱呼非有尊卑也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日諸臣咸懼逆意隱而不言唯李開端時極力繼之賴皇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以成大禮後數日太監單包至閣曰同尊二母是上位本心但相於親母而不知禮之人即欲逢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時同僚不言者

卷十一

十六

面聽單語深有慙色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遣長隨張敬護送抵家未踰月手勅促還朝三年丁亥二月至京八月總裁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年戊子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附廟無可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時與在廷文武羣臣跪伏文章殿三請上爲感動始從時議七月陝西奏報平涼府屬縣土達滿四糾衆劫掠四出時請勅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開參將劉濟

禦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以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仍復輕進大敗死者數千人軍器悉爲賊得賊又保守石城山勢險固劉項進兵近山分兵七路圍之而副將毛忠素恃勇敢不顧大軍之集自領銳卒登山仰攻復致敗衄身殞賊巢京師士夫聞益危懼兵部尚書程信恐劉項不勝任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四萬助戰命已下撫寧難之奏定賞格謂必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時見其張

卷十一

十七

大難於截止第令且整軍裝待有急報啓行至十一月項知朝廷已別命將乃奏云宜令總兵星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上命太監懷許黃三人召兵部至閣計議程謂事急行不可緩時曰賊若四出攻劫誠不可緩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亦曰觀項布置賊不足憂矣時四問程曰京軍若往何日始到程曰來年二三月時曰益緩不及事之成敗只在歲終京軍不行爲宜諸太監皆曰然因問邊軍去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前日邊軍去無害也乃令邊軍行留京軍而住營將不遣程又請差錦衣衛千

戶一人去看動靜時止之曰去看無異遂安將士心耳程  
德愈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折一二人然後移兵去相  
知者咸爲時懼曰止軍不發公何所見時曰觀項忠諸折  
知賊決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故也果猶不信至  
十一月二十三日提至知以十月二十一日執滿四等賊案  
悉平羣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  
親問之云某等既到清軍指年馮保則前不過且又追捕  
爲盜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因下到清馮保於獄詢問得  
實詠之中外稱快上大嘉賜內閣等停奴一人改賜吏  
部尚書十一年乙未正月陞少保尋得病遂不起贈太師

卷十一

十八

謚文憲

太保劉文和公

劉珣字叔溫青州府壽光縣人正統十三年戊辰進士改  
法吉士授翰林編修天順二年陞右春坊右中允侍東  
官講讀憲廟登極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化十一年  
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珣在講筵甚久受  
知憲廟呼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二十一年或構其罪  
假俳優以中傷珣珣遂乞休詔允之珣即薨萬安相  
客罵安負國無耻安積聞深恨之故去及卒贈太保謚文  
和公美姿容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建泰成化初

議睿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劾擢因木密  
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當是時公與周野同在內  
閣人稱公東劉博野北劉林俊嘗曰余以妖僧孽寺售術  
貢邪肆典土木不揆狂躁上千宸怒萬頸俱縮縛下詔獄  
鬼錄爲伍唯公立爲上解乃得薄滿崔銑曰公秉心不  
疑諒直無顧而讒嫉肆行播惡於羣小假威於遷卒竟去  
位嘉靖二年言官疏公孝友字化於鄉閭乃爲立昭賢祠  
以祀公

卷十一

十九

閣學記云予親東土志謂珣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舅在  
珣昧爽問安畢復詣墓所郡守李昂表其里曰仁孝豈卽  
昌黎所謂出則秉笏垂魚入則問安侍膳者邪嗚呼孫子  
之昌固有本矣

太師劉文靖公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父任華州教諭先時大母張氏  
夢一偉人致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而驚恍然猶有  
見也時白夫人已有身比寤則報生男矣教諭公大異之  
景泰癸酉舉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  
化甲午進修撰丙申陞春坊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  
陞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  
孝宗錄輔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

預授勳賜朝服。庚戌年，改元弘治。知經筵事。主事。武  
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歸。武  
英殿。戊午，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護身殿大學士。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益  
殿大學士。自戊申以來，孝廟御極已十餘年，益明目機  
務，屬精求治，而健亦身任天下之事。凡選用大臣及政事  
或否，反覆侃侃，忠惻。上未嘗不嘉納也。健又引李謝  
○二○公○入○同○輔○政○。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至，則屏  
左右，俾莫得聞，但聞上數數稱善而已。上性至孝，望  
治甚切，而謹守成法，不輕變易。有時及官府，必欲領仰近

卷十一

三十一

侍之禮。復太祖之舊，而誰料其遽至宴駕也哉。豈非蒼  
生之不幸與乙丑，上寢疾，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玩  
手歡飲。令太子侍立，具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  
健等皆泣受命。莫能仰視事。具載秘史。弗能詳也。武宗  
即位，健以顧命大臣，與新政。舉故事，百廢振肅。海內晏然。  
屬建璫竊柄，奸黨盤據。國事日非。健率同官，自劾上奏。其  
略曰：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  
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僚，從從成風，非唯廢格不  
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  
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社稷，生

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  
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滿  
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  
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  
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為  
兵戶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俟  
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  
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臣等趨向  
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  
之常。但敢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  
衷，事非獲已。若談顧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因循翫愒，  
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用是共歷愚誠，上塵  
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  
追分毫之罪。幸延大馬之齡。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  
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不報。健又率同官上奏政令  
十失，極其剴切。上付各該衙門查奏革之。未幾，戶部尚  
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太監王岳范等徐智，共為內  
應。健等助之。獨焦芳媚瑾，以健不附已，力攻健。希入內閣。  
致上震怒。傳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瑾等先  
嘗奏內閣，納賄行私，欺壓內官軍職，形於劇戲。上已信

卷十一

三十一

之至是遂令劉健謝遜自陳致仕，又榜示天下，指爲朋黨。矯詔奪其官，謫罰米。肅皇嗣位，詢謀遺老，意欲召用，而健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像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三，贈太師，謚文靖。

太史氏曰：國朝監前代壅蔽之弊，罷宰相官，事歸六曹，權在人主。迨文皇時，肇設內閣，立大學士，與天子議機務，可否稍稍有權矣。然官不過五品，比後乃至三孤，領尚書職，猶不得專制外事，嗚呼！其慮豈不深遠哉！弘治間，孝宗皇帝卽位既久，勵精思治，登庸俊賢，內則文靖暨李謝二公，參議朝政，外則鈞陽華容洪洞浮梁諸公，戮力陳列。

卷十一

三

君明臣良，此萬世一時也。迨敬皇帝崩，武廟卽位，遵瑾以黠悍竊政，罷棄諸大臣，朝政反覆鴻盪。雙溪雜記云：劉健在內閣時，河南有馬文升許進劉宇焦芳李燧何景明六人在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票旨不准，許進爲戶部侍郎，同平江伯陳鏡統帥出宣大禦虜，畏怯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爲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四事，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空礙難行。李燧爲鴻臚寺卿，年已深矣，止轉太僕少卿。何景明年少而文人，謂必遷入翰林，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除景明中書舍人，至提學副使，不壽卒，然則居內閣而不狗。

故舊者，僅健一人耳。李燧曰：長舊，不當入才尤不可棄。又云：國朝名臣謚文靖者，尚書韓山相公，年九十八，顧未得柄用，少師宜典徐公，謚矣。壽纔七十二，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者，十年奇矣哉。

近峰聞略曰：公罷政歸，西崖李公祖饒，歎歎泣下，公厲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白沙語要云：劉文靖講人之生也，直章一論，判善惡於一言，決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與。

太傅謝文正公

卷十一

三

謝遷字子喬，餘姚人。成化甲午，鄉試第一，乙未會試第三，廷試一甲第一，授翰林修撰。辛丑，同考禮部。癸卯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甲辰，再同考禮部。孝宗統德春宮，慎簡侍從，首及遷。乙巳，克經筵講官。丁未，孝宗祭極，推恩宮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仍加俸一級。初開經筵，奉勅爲日講官，與修憲廟實錄。辛亥，實錄成，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俸如前。八年，乙卯春，詔以本官入閣辦事。丙辰，命主會試。丁巳，勅修大明會典，爲總裁官。戊午春，皇太子出閣，奉勅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己未，賜一品服。癸亥，會典成，陞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武廟登極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餘秩如舊十月引疾乞休去先是焦芳入閣憾  
遷嘗舉王鏊吳寬而不及已會鄉人以賢良應薦芳和逆  
璉謂遷違詔格與劉公健俱覩職又矯旨令遷第武選  
員外郎趙致仕子綸修丕除名庚午理誅 詔復職致仕  
辛巳 世宗登極臺諫連疏薦遷乃遣行人齎 勅存問  
趙起奏議不復任翰林遷遣子正入謝應爲中書舍人  
未復令有司時加存問丁亥二月遣行人陳侃齎 勅起  
遷於家時年七十九矣十月抵京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辛卯二月疾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諡文正

卷十一

三十四

太傅丘文莊公

丘濬字仲深瓊山縣人正統甲子舉廣東鄉試第一兩試  
禮部名在乙榜當授教職尋卒業太學祭酒蕭鐵深器重  
之景泰甲戌復試禮部廷試第二甲第一選庶吉士讀書  
秘閣七年授翰林院編修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決  
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賢一見卽代上之成化元年陞侍  
講命與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疾當著其不軌  
之迹濬曰已已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  
誣以不軌豈可信哉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  
學士濬自由已見撰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泰

隆之末未可遽奪漢唐之初未可遽予乃作世史正綱以  
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本年陞祭酒十六年知禮  
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復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  
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作大學衍義補值 孝  
宗嗣位書適成乃表上之 上覽之甚嘉賜白金二十兩  
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  
坊刊行時濬年餘七十矣弘治四年 憲宗實錄成公充  
副總裁加太子太保本年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初  
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  
者黜之所黜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

卷十一

三十五

公方岳以下有微瑕輒黜黜者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言  
於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  
黜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 祖宗舊制 上深然之  
會吏部上大小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官未三載  
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亦勿黜陞官劉文  
奉平時往來丘家以失職怨望奏計冢宰王公怒衆疑出  
丘意李宏甫曰非丘嚇之醫官敢計冢宰哉故宜科道  
以爲言也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八年卒於官贈太傅特進光祿大  
夫左柱國諡文莊官其孫爲尚寶司司丞濬嘗謂朱子

家禮崇本敦實然儀節略焉爲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有考又謂朱子微言散見語錄間學者率未易求采其精者爲二十篇做魯論語作朱子學的其著述甚富世稱其傳

治世餘聞云瓊臺丘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賢劉文泰討奏三原王公嘗與劉吉不協劉作一聯書其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爲然李禿翁曰公既爲吉所貶則可以知公矣時論亦何足憑邪又云丘瓊臺嘗以糯米淘淨挾水粉之瀝乾計粉三分白麪一分攪和圓爲餅其中餡隨用煨熟爲供軟膩

卷十一

三本

甚適口公以此饋中官因而得進上上食之喜命尚膳監爲之進食不中式司膳者俱被責因請之丘丘終不告中官歎曰以飲食服飾車馬器用進上取寵此吾等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也由是京師傳爲閑老解局守溪長語云丘閑老於子史無所不通而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以爲非人所共否必以爲是其論泰恰曰朱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倫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李禿翁曰時既有泰恰自然恢復不成矣其黜元不當與正統許衡不當仕元尤舛謬

雙溪雜記云劉吉致仕丘濬徐溥在內閣濬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癸丑春朝覲吏部以黜陟間濬擬旨留用者數人衆多笑之又曰與濬論所異同濬輒怒於冠於案執愈堅真不脫海蠻氣習

太師李文正公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上甚喜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鑑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唯荒度土功一段大義命肄京庠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

卷十一

三十七

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三年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進侍講學士二十年充東宮講讀官二十二年丙午主考順天鄉試尋丁憂弘治二年己酉起復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辛亥預修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爲第一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托命



若置而不問，積威已多，即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獲寵，東陽復會同官疏奏未報，會武岡知州劉遜連繫科道具奏，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救，上為霽威，即日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職焉。十一年戊午，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復召問親定團營總兵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有為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

卷十一

三十八

為不可及，清寧宮成，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為不可，上俱從之。已未，程敏政典試為給事中，華泉所劾，上命東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癸亥，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孔子於闕里，還，上時政疏，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乙丑，上不豫，召入玉几前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如故，元年丙寅，上不親政，東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於是復同疏曰：先帝顧命，惟德以，陛下為託，邇者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於民，生因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牢不可破，或行從中，出落

卷十一

不豫，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疏請錄瑾，不遂，瑾遂矯詔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尚書劉瑾，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為邏卒誣執，荷校長安，東陽上疏力救，乃得戍邊三年，給事安奎，御史張武，疏請赦東陽，又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連繫至東陽，又上疏救，見其早朝，罷有文書一卷，委於丹墀，皆其專錄理等語，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瑾等面詰何人所為，眾目暑忍，儀久跪，隨有仆地曳出而死者，數人，申刻一時

卷十一

三十九

三百餘人，俱下詔獄，東陽論救，乃得釋，有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陞上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為主，贖依，俱照新例，沒發遣，東陽皆怪之，乃得免，查究瑾，又巧取橫徵，因而窮迫文臣，凡有公錯，詰誤，假以姑免，提究為名，各發米實邊，士大夫畏其凌虐，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舍移為開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天下司府州縣預積倉糧，東陽因言各官罰納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為實用，遂免輸邊之勞，其隨事應變，潛消默奪，使天下墜受其福，類如此

四川鎮守太監羅椿請便宜行事瑾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勅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拘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

卷十一

三十一

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唯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餘如所議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下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銀為賊遂致大獄必欲寘之死東陽力爭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陽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璘耳璘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鄭愈湯和輩百戰之

功今其子孫俱已革職璘不從璘後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為第一蕭何不曾斬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為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絕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較之且陳璘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止革熊爵會真鑄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諸天下內一欵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

卷十一

三十一

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偽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八月十三日寧夏獻俘既入東安門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早令太監溫祥等持永疏至內閣讀畢徐問曰今當如何祥輩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願旨自行東陽援筆擬進於是降旨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膾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焉是時籍瑾書籍得泰府承壽王為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上怒甚欲降敕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

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故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託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民予奪唯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雖於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况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若指此論罪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僞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今劉瑾已正典刑伏乞聖明廣大涵容將此書詞置之不問一應文書并行燒毀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上以爲然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汲者上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蓋其從子

卷十一

三

兆蕃爲尚寶司丞復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唯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於朝奏講談之暇安處官闈薄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七年巨寇劉六衆至數十萬及賊平加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上疏力辭有獻密計

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開議東陽力以爲不可大川謂此事非我輩所爲自有先入之說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卽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往返再四乃具揭帖略陳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緊要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猖獗動調官軍乃是一時權宜非得已也况今正是防冬時月如以聖駕看牲在邇欲此常加意竊見總兵部承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審

卷十一

三

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安靖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令擬票去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有急事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強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不肯禁邊方受害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押恩市愛做睨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不相續六不

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變起於道途，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內降行之。

卷十一

三十五

李濟於家壽比寸，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有懷麓堂集，前後續百餘卷。

汪俊云：畿甸羣盜，勢甚張大，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爲所脅制，倡爲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公，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非夷狄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者數千萬，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嘆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近峰聞略云：少師西涯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以所

凡輸之節用度，如開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蓄，廣儲蓄，知淵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唯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善啓人主之聽。

楊一清云：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全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欣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特不易所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於世者。蘇對錄云：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上召至暖閣，健等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不可。」

卷十一

三十五

名商人無利，不肯上納。上問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歐陽瑞馬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近來廢弛殆盡，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

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屬精思治如此

雙溪雜記云東陽以神童與程敏政齊名專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當時有識之士以為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文士尚名矯激世變必起後李夢陽草疏欲殺劉瑾而謀慮不審且疏中既以甘露之變為言而躬自蹈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永冠之禍中官自為制度自此不可變更矣且草疏者李夢陽部屬而諸司英傑平昔以文章氣節取重於世皆翕然和之韓文亦與東陽交厚夢陽詩甚為東陽賞鑒故文

卷十一

三十七

不致少遲夢陽之奏而九卿大臣景從文後亦不肯略出商量萬全之策皆氣節之盛使人不敢致思也李充翁曰此段亦是一大議論但當時洛陽為首相其識見亦只是夢陽等雖文正為次輔亦不敢與之商量萬全之策況韓文九卿諸公哉故謂當時諸老盡出一時搏擊之習無一人能為朝廷計又遠圖萬全者可也謂其咸相隨而就夢陽之後不可也文正雖以才學知夢陽然夢陽實不知文正使其能知文正一兩分則文正不孤矣何待結識新都倚託梁費而後致身以去邪故知為文正者實難後之學者慎勿容易草草論文正又曰劉瑾竊政戶部韓文為首

率九卿共劾瑾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為內應而內閣劉健等又叩之時王岳等大為上所信任審奏朝中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欲待明早發旨捕瑾下獄瑾等遂趨至御所俯伏哀號訴岳等內外交通欲害我等上曰且待明日瑾等曰若待明日臣等再不得見天顏矣頃今晚拿岳等三人送獄方可上不不得已領之瑾等遂出傳旨夜捕岳等繫獄明日奏請劉瑾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行至臨清將王岳

卷十一

三十七

縊死由是權歸瑾等勢傾中外卒令劉健等三人自陳致仕李東陽獨留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最盛初皆以為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於朝陽門外創造玄真觀東陽為制碑文極其稱頌人始議其泄捕瑾等之事真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也哀哉又云劉瑾既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彬掌司禮監印決大政馬永成等又奏有旨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時東陽延和梁儲費宏四人在閣以窮苦魚菜四字為題各作長詩示承東陽為窮字拆點畫為句極工承大悅命工刊印

輻送人未久山東盜起人以爲窮苦之應東陽又囑楊一清作平定寧夏碑頌永功德後民不傳鳴呼傳亦有何嫌也又云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勅皆劉瑾分付內閣李東陽楊廷和創爲之使東陽執奏我輩不過講讀祝草之官不由六部執掌奏行者不敢撰寫且舉大明律結黨亂政之法最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後東陽卒謚文正何所據哉李禿翁曰此真是放臭屁也

戲學記云予觀楊遂菴叙懷麓堂藁云高才絕學獨步二載如太河之源出崑崙經積石由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

卷十一

三

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仰二泉敘續藁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內如大將禦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嗟乎可謂知言矣予以爲弘治間薄海外內泰和流行兵以不試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刑以不用爲治伊誰之力邪君子是以知文正不可及也

國史實錄云弘治七年大學士徐溥等奏文臣誥勅當如舊專官撰擬遂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領其事又曰東陽在翰林以文學名前輩或忌之遷侍講學士數年不與經筵劉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唯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助瑾煽害東陽隨事彌縫去其

太甚

鄭端簡云文正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奉陵稱忠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卿寺人顧思之

太傅王文恪公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自幼穎悟不凡侍郎葉盛提學陳選咸以天下士奇之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廷對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弘治初滿九載陞侍講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八年晉侍講學士兼

卷十一

孝九

日講官孝宗遊後苑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講罷召所幸李廣戒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宜好爲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首薦鏊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遂爲吏部侍郎王德初內閣謝遷以鏊自代時中官劉瑾欲引冢宰焦芳而衆議推鏊遂與焦俱入閣大司馬華容劉大夏以瑾舊怨逮至京坐激變土官岑氏罪成律鏊言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以故劉得赦成或惡石淙楊一清於瑾謂其築邊太費鏊言楊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喪以減述曰喪不可成服鏊言服可以不成非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鏊言妃廢不以

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然見蔡開誠與言初亦聞聽及焦芳專事姦阿蔡阻之不能得於是懇疏三上遂得許蔡歸吳屏謝紛置常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道浩然無聞爵嗣公孤官居臺閣志懷輪忠幾昧納約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詞不能妒阿一有違言超然不屑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窺避歸臥空山晏然寤寐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於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爲應變之崇居閑十餘年論薦文章嘉靖初遣衍

卷十一

聖

人在問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上講學親政講學篇曰國家經筵之設盛矣然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月不過三日三日之期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風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親密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於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學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今乃闕略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安能得也且不獨高宗成王爲然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

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唯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審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臨御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諸書於官中觀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

卷十一

聖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闕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問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唯所好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時御經筵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

開章奏批答相閣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也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臣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

卷十一

聖主

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護身武英等殿並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間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寒暑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閣鮮或窺焉孝宗晚年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親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爲恨唯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做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諸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和顏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唐虞之世明日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不過是也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起鑒未及起病卒年七十五絕撫吳廷舉上言泰高文清節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東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乞與褒恤贈太傅謚文恪泰之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育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離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凡天地間腥羶充滿皆氣也氣之

卷十一

聖主

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護身武英等殿並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間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寒暑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閣鮮或窺焉孝宗晚年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親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爲恨唯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做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諸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和顏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唐虞之世明日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不過是也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起鑒未及起病卒年七十五絕撫吳廷舉上言泰高文清節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東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乞與褒恤贈太傅謚文恪泰之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育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離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凡天地間腥羶充滿皆氣也氣之



靈皆性也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魂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尤之於物者也其所論述後儒多未之及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末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塵談錄云王守溪文章明暢其論修史一條極切時弊曰班固歟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一言一動皆其親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移全不

卷十一

甲

與聞唯易世之後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耳又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公平乎宰臣之意果皆平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是非曲直茫然無據縱有所聞亦無其實縱然得實又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見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勲業沮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戒後世監領者又往往私好惡其間故曰不復有史

太保劉文肅公

劉忠字司直河南陳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在翰林歷侍講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弘治十八年進給

林學士掌院事正德二年爲講官每附經義視上闕去

及諷時政久之傳旨陞南京禮部侍郎進本部尚書本年改南京吏部南京大率開佚居官者自名史隱忠毅然持風裁越閭胥人革役者貨縣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忠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意接代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庶寮滿秩爲署考必當實御史某特勢驕橫忠署下考郎中某理黨張絲私昵者也署考曰守已乖於士論行事拂乎人情自是諸司弗傷者咸讎讒焉瑾誅始被推入內閣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是時政權在閣永大臣改事瑾者事永

卷十一

甲

忠臨政持重守法同事者忌而擠之在位不滿三月乞致仕同事者尼之乃托祭掃請假始得歸世廟入繼兩遣行人存問忠及洛陽劉健卒贈太保諡文肅

太常卿魏校云公留意人才嚴於考績臧否精當人不敢干風裁肅然爲南都之重

侍郎崔銑云銑初入翰林謝少傅于高坡私第公慨然曰苦羈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敢非義取財况居位祿食者乎許襄毅語銑曰子初任慎事大夫翰林唯司直一人耳其見重名流如此又云正德辛未給事中馬卿爲同考官未揭曉禮部移文內廉副考官斬貴學士家僮可勘說試

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千金公爲主考駁號一人中式充  
填榜黜之曰用戒黷貨已出院卽上疏請究曰縱不實可  
使大臣毋受議於四方竟坐奴罪一舉子充吏新公大愧

卷十二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二

秣陵 焦竑 輯

太保楊文忠公

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廷和成  
化十四年戊戌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翰林院檢討弘  
治二年歷修撰陞侍讀九年進左春坊左中允十六年陞  
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十八年命同太常寺  
卿兼學士張元禎爲會試考官取董玘等三百人尋陞詹  
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正德元年進詹事仍兼學士  
二年三月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初 武宗御經筵講書故

卷十二

一

事講書義畢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同學士劉忠講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何故添出許多說話瑾奏曰此二  
人當打發他南京去乃陞二人南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  
皆添註五月陞南京戶部尚書十月改戶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年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  
二月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加少傅兼謹身  
殿大學士七年十月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九年正月上  
疏請視朝御經筵罷邊兵西僧市肆等項奉 旨早朝深  
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邊兵只照前 旨市肆  
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動十年二月疏請重視朝嚴官禁

三月以憂去十二年十一月服闋大學士梁儲請遣行人起廷和復入內閣而已遷居其下十二月、上巡邊廷和言北虜不時出沒正統末年可爲明鑑不報十三年六月上復議北征廷和諫萬乘不宜輕出上又自稱威武大將軍令內閣草勅廷和等又諫俱不聽十五年廷和同大學士毛紀上疏謂大祀之禮在正月社稷之祀與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稍廟人俱改卜至再天下朝觀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伏望

卷十二

聖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并各衙門題奏文書不報十六年三月武宗不豫廷和等密請太后懿旨誅江彬籍其家會世廟將至京廷和請出東安門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初儀制郎中具儀注途攷上謂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爲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會命議典獻王主祀稱號尚書毛澄請之內閣廷和檢文獻通考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異論者卽奸邪當斬七月進士張璠疏論統繼嗣不同力詆朝議之非上令送至內閣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頃

召廷和等入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四叔以手勅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國極之惡無由得報今尊父爲典獻皇帝母爲典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等退而上言禮謂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唯尊其服而又異其名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勅既而御批復加典獻帝后皇子廷和等復封還御批曰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矣願罷歸上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錄皇號廷和等倡九卿翰林科道連章劾張璠邪說乞罷

卷十二

斥不報嘉靖元年壬午春以翊戴功加伯爵磨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使辭免仍加錄磨二年二月以少師十二年考滿奉手勅楊廷和輔翊朕躬勤勞懋著特加大傅不斥三年二月以議大禮忤旨致仕後削籍爲民國琛集云武皇南巡天下洶洶倖臣竊國柄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狂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規已而武皇崩於豹房安危俄頃棄從兵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殺太后請旨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日覺領賄無人遂就擒乃定遣迎今上禮下詔紀元釐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溫役月省食糧一十六萬餘

宋史云戊申命禮官議崇祀 典獻王楊廷和出漢定陶  
王宋漢王事授禮部尚書毛澄曰是禮良正異議者以奸  
諛誅時有舉人張璵者禮部侍郎王瓚同邑人也詣瓚言  
帝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與漢哀宋英殊科瓚宣言於朝廷  
和惡之璵言官論列調南京而以學士汪俊代之又云尚  
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  
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 今上宜以 孝宗  
為考而稱 典獻王為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 典獻  
稱考而顧稱益王為叔 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邪其更  
議大學士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漢議最為得體 典

卷十二

四

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侯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廷  
和復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王願 皇上  
取法二君以光聖德又云 聖母至通州禮部議由東安  
門入不聽復議大明左門入亦不聽斷由中門入謁 太  
廟舉朝以為不可 帝命錦衣衛以母后儀駕及製太后  
法服以俟 聖母聞朝議欲考 孝宗志曰安得以吾子  
為人子請從官曰爾儕已極顯榮獨不為 獻王地乎胡  
尊稱至今未定也因留通州不入 帝聞之涕泗號泣啟  
慈壽皇太后願遜位本母歸藩羣臣惶懼不知所裁又云  
張璵作大禮或問端緒統緒嗣之異以遺內閣不聽乃上

卷十二

五

之兵部主事霍輯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清各上  
言禮官持議之非留中廷和知勢不獲已乃草勅云奉  
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本生父典獻王稱典獻帝母稱典  
獻后 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 慈命不敢因違  
上允之又云給事中熊汝璜言 皇上貴為天子聖父聖  
母以諸王處之于禮安乎臣謂尊稱必以帝后而祀於列  
廟則大統之義本生之恩庶為兩全費宏以渎為鄉人恐  
延和疑已乃出為湖廣參政又云 帝下張璵所進大禮  
或問於禮部廷和授青禮部尚書喬宇選為南京刑部四  
川司主事諭之曰南中非子所宜奈何以大禮相厄也尚  
書石琚語璵曰行矣慎之大禮議久當見用耳而楊一清  
亦云張生此論聖人不易也又云郊祀甫畢清寧宮小室  
火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登 典獻帝后加  
稱 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中邵繼曾言五行于  
火主禮火失其正廢禮之應也主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  
帝心動乃勉從廷議稱 孝宗為皇考 慈壽皇太后為  
聖母 典獻帝后為本生父母不稱皇又云 上諭 典  
獻帝冊文朕宜稱子廷和曰不可復論宜稱孝子廷和曰  
宜稱長子廷和令禮部侍郎賈詠題主題曰 典獻帝神  
主不稱考亦不稱叔不著子名遣太監及成國公詣安陸

上尊號又云 太后邵氏崩后 憲宗貴妃也生 典獻

帝尊為壽安太后楊廷和議哭臨一日十三日除服移文南京不布詔 帝不從命以二十七日丙寅禮官請素服

御西角門 帝曰朕哀慕方切安忍為此十二月甲戌

帝勅禮部曰 祖母壽安皇太后夙事 皇祖誕生 典

獻帝肆致眇躬入承大統方隆帝號則享遐齡孝養未終

奄忽違棄是唯德宜有尊稱上尊號曰孝惠康肅溫仁

懿順協天佑聖皇太后又云 帝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工

部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及科臣章僑等各諫止不聽命

廷和撰勅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以後亢陽為虐入秋

以來霖雨不止饑窘非常正供不給淮揚徐邵田廬漂沒

幼稚計斤而鬻母子墜水而歿若更重以織造恐激他變

勅書必不敢草 上怒其違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

允之科臣葛鴻奏乞慰留不報又云 帝命費宏監修大

禮全書已而易名明倫大典以 清聰等監修至是書成

加聰少傅太子太傅史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久之帝

享太廟數日聰賜以御詩及青象衣 勅曰大學士楊廷

和謬主濮議尚書毛浴不能執經據理蔣冕毛紀轉相附

和林後者論迎合喬宇為六卿之首乃與九卿官交章奏

執汪俊繼為禮部仍主邪議吏部郎中夏良勝為書院官

望遂邪志何孟春以待郎掌禮部故舞朝臣伏闕喧呼朕

初見道未明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然不欲已甚姑從輕

議廷和為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

修市特寬宥削籍為民毛澄林俊既病故各奪生前官職

蔣冕毛紀喬宇汪俊已致仕各奪職閑住何孟春情犯特

重夏良勝釀禍獨深俱為民其餘南京各官附名入奏或

被人代署而已不與聞者俱不問其先已正法典編成為

民者茲不再究禮部大書揭諸承天門俾在位者咸知警

省

趙文肅曰唯皇天篤我 明之祐間出哲臣為社稷隸二

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於謀事最

著矣蓋正統已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阻空沉

陸爰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授手其

間哉于公已表於 憲皇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

我 皇上奉我 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

文忠謚一孫為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

嗚呼休哉不惑臣下之勞其 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且

是始皆談誦公行事矣噫公希世之英也按公系出湖廣

之麻城五世祖避亂入蜀居新都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

日生公幼以奇穎舉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慨然

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猶持大明律與別日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三十年修文講讀聲譽茂藉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正德丁卯冬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瑞之煽燕宸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平北討政府器欲而長沙亦倦念夫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夫余公識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平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上憂朝議奪情疏上議得寢唯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目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起而時事益難

卷十二

人

爲矣武皇帝匹馬垂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拱將踰巖矣嗟噫自宸濠播亂詭言截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演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等景象邪公血誠雙影周旋其間遠奉綸音近承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鏑衙寮驚安平日泰侯上之回鳴呼可不謂公勞已乎大駕至自通津車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密泉鏡在側磨牙談舌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邪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內言計其從事始以一刺給影入賀獸吻縛之被押虎之機此輩

張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郿塢之勝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功已乎然後清宮警道迎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勳名著矣風烈高矣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公嘗歎曰衆无交責吾何逃乎義之无我命也人之无我遇也事之无我時也吾唯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國機達識豈不知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就樂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理之間身任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

卷十二

人

必推心挈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保忘名之完名侯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盡晚哉然欲仰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于去所以免義我无也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權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無滅異之厲四子之於公獨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于去所以免人我无也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鋼于習聞之久附聲和響翻翻寔繁徒致聖主懷怒疑有諷喉罪且不測豈非時固然哉公之決于去蓋以免事我无也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人臣之道

豈易盡哉。悲夫。傳稱公幼讀書，日以爲計，長於學，無不貫。唯以資經濟，故於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煩遠隔，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儀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厥功乞封，已持內旨，引內官劉馬兒例，夢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傳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同，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威武勅，已瀆矣。逮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秦如瓊，稍疎皆足以成。新詔裁華人數十，四萬八

卷十二

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誰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於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辭矣，然而不外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者耳。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百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卓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轎導公出，再以往，而公卒。公始天人稟間氣而生者邪？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戶，庶三辭文職四品世襲，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頗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

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愚局，初運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拾建坊，牌費以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完生命者萬計。次置義田于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業三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上嚴吏馬永卿輩書之，未易舉也。

支大綸曰：大禮之議，肇於永嘉，而諸桂諸君子之和，倫序昭然，名義甚正，自無可疑。廷和上畏昭聖，下畏人言，力主議，諸卿佐復畏廷和之排擊，附和者爲守正，以附永嘉者爲干進，互相標榜，毒盈縉紳，皆當國者不善通融耳。然以

卷十二

冲齡之主，而舉朝元老卿輔，至三百餘臣，皆喧呼慟哭，不少動。聖孝天植，神武獨斷，萬古一君而已。李宏甫曰：世廟初入，據古執禮，公當其時，可謂正直不阿。卓然名世矣。是豈賂墮賣友取容之人乎？此市井之談，愛憎之口，不待辯者。獨大禮議起，人皆是張桂而非公，予謂公只是未脫見聞窠臼耳。若其一念恐陷主於非禮，則精忠貫日，可掬也。故謂公之議有所未當，則可謂公之心，有一毫不忠，則不可。此趙文肅所以極力爲公表也。善乎鄭淡泉之論曰：康陵時，劉公鞠躬盡瘁，以匡其始，楊公撥亂反正，以扶其終，或去或不去，均之爲大臣，其言當

矣。其加或者之說，於司直爲賣友，於劉瑾爲阿勢，則大體之議，委曲扶同，公自優爲之矣。然公之議大體也，可以計其忠，而未敢以許其妙。若處康陵之朝，非但人不知其妙，而亦不能信其忠。蓋大忠者不見忠，至妙者人自然不知其妙也。是以當時知公者，僅僅有李文正、梁文康、費文憲數人耳。文正必得公而後敢以去梁、費，公亦必得公而後敢即安，則公所係何如哉？予又怪其不能以事康陵者而事永陵也，豈其真挾定策之功，或恃世宗仁

太師梁文康公

卷十二

十二

梁儲字叔厚，廣州順德人，別號鬱洲居士。晚更號厚齋。成化戊戌會試第一，廷試第二甲，居首。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編修。二十二年兼司經局校書侍。孝廟於東宮，日進講讀，丁未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內外艱，弘治辛亥服闋，進侍講，與修憲廟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復侍武宗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庚申九年考滿，遷翰林學士，辛酉再主試順天壬戌奉詔教庶吉士，與修大明會典書成，進少詹事，仍兼學士。本年遷吏部右侍郎，奉命充正使冊封藩正德改元，詔纂修孝廟實錄及會典，俱爲副總裁。

卷十三

十三

還轉左侍郎。明年遷吏部尚書兼學士，專典誥勅堂詹事。府事又明年戊辰主會試，時逆瑾竊權專恣，有不附已者，輒以計去之，乃指摘會典纒終，貶爲吏部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瑾憾公不置，指撫媒孽，俄有旨調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五年瑾敗，召復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既至，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歷子錦衣世千戶，公辭改尚寶司丞，又辭改中書舍人，又回辭弗允。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文衡。六年考滿，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石齋楊公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公言于武宗，敕遣行人慰諭，命有司卹其家，督促上道，楊公至，公遷居其下，士論多之。武宗之將幸宣大也，楊石齋暨敬所將公皆在告中外，洵洵莫敢先發，公與東萊毛公泣諫於左順門內，旣而毛公亦在告，公獨延爭累日，不得命，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爲牧地，錢寧江彬及宦官張忠輩受重賄，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禁，茲田不得畀藩封，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爲間言，大學士楊廷和將是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公等皆托疾如國家事何是時上怒甚，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上制草，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舍



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令內閣草制大學士楊廷和同儲力諫不聽屢使促勅廷和稱疾不出至是上御左順門面促儲儲不敢草願就成上釋之時禮部尚書李選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賄謀入寧王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遂藩儲大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鉞矣王璵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已卯考一品九年滿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勲左柱國兼給誥命褒諭賜禮部會江西兵變大駕南征公與蔣公扈從至南都凡七請回鑾不報時且郊公與蔣公疏言兩都郊祀祖宗配位不同乃不果而定議北歸然尚未有期公復跪請於行宮西階中使傳諭再四公弗起得報乃起庚辰冬至德州自劾請罷不允抵京再疏又不允儲乃杜門求歸言妻喪未葬先壟未修老病之軀無所陳力武廟因留遣官為治葬事葺先人墓而賜祭遂與羣公同受遺命策世廟自典即入正大統儲與見實奉行勅進事稍定復中前請既而外議謂儲黨逆濠復護衛儲然不辯攻詆者纓纓儲乃復固申前請上始可其奏賜勅特遣行人送歸命有司月給廩食歲致輿隸益辛巳夏五月也公歸日與弟恭議君億倘行山水間嘉靖乙酉秋上念定策危迎功唯儲未

卷十二

十四

錄詔廢千世錦衣衛指揮公疏辭上重違懇誠報可而遷均輔為尚寶司丞公疏陳謝慰勞有加丁亥三月二十五日公卒享年七十有七贈太師諡文康論祭九壇遣官營葬公沉重博雅接人和易立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故羣邪用事公從容其間若履坦途所著有鬱洲集藏於家霍輅撰公傳曰公立朝四十年其功多矣乃自掩蔽不肯以功自誇故人不得知公間謗不辯故謗言日積平生好施德於人或賴公以自庇反操戈向公故海內後進之士未嘗面公者徒聞謗公云云亦附和而毀公也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忠皆助為之請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不可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公當草制曰若遂草制界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帝意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武皇震怒內臣督促公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界藩封非各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界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

卷十二

十五

得已王其慎之母忽 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決於數詞偉矣哉正德已卯 武皇帝欲自巡邊乃稱咸武大將軍詔宰臣草成武大將軍勅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 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儲儲奏曰臣不敢草勅 帝震怒手劔立曰不草勅齒此劔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 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 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 武皇帝通察其誠欬擲劔起不促草勅矣已卯宸濠反 武皇帝欲親征乃議楊公居守梁公蔣公皆從 武皇帝汪南都議郊儲與冕奏曰南都郊 仁祖皇

卷十二

十六

帝配天北都郊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天若遂郊配位不知所裁 武皇乃不郊又將南幸儲冕手執章奏跪行在門外自卯至酉汗浹背 武皇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奉命旨不敢起 武皇帝乃諭曰不南幸矣儲冕乃起始宸濠未反時凡所愧皆有記籍濠誅後閱籍唯厚齋梁公晉溪王公無受愧世人猶指此以疵二公未見此記籍耳廣都沈同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田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瘦敝不食之土耳世人乃以辭受之濫疵公賴故著此以俟篤論之君子云 王御史濬請典刑公田給事賦公門人也請沒公貲以代天下輸

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公家公在南京初報聞色不動今上御極言官連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為故縱反者請召置獄正罪如陸尚書完云公曰余唯致仕去而已終不肯辯人曰是公大罪何所容辯公終不辯而劾者不已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非公實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之為也蓋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而誣也公唯引罪連三疏乞致仕無片言自明然後知公之為大矣

卷十二

十七

黃佐撰公傳略曰蔣冕方在庶寮公延舉官府力拔為輔御史西安張璉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儲引冕往謝立意薦楊竟至大用璉終身憾之時楊一清在內閣親承聖諭命撰勅召用而計音至矣

太保楊文襄公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幼以奇童薦入翰林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偉淳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頗為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矣登成化八年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三年擢山西提學僉事丁憂服闕補陝西提學副使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凡八年在陝大作士類士有傳記誦者修文辭者專攻舉業者所學不一皆誘而進之三邊學多士廣歲必一試雖僻壤不遺也其

蒞事愈久愈嚴夏楚之用若無虛日士試禦禦守法莫敢左右顧及去任士追憶往事凡中才已上可貢可舉者未嘗一朴及之性明知人方進取日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卒如所言故其造士五十餘年猶用不盡當是之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按不能撓課試之權爲國朝提學之最久乃召爲太常寺少卿至十四年轉南京太常卿壬戌虜火歸入寇馬政廢弛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十七年清出荒蕪熟牧地凡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餘奏准每年於陝西按察司揀用憲臣一員于臨洮府駐紮巡禁茶馬又奏准選取都布按三司官三員專

卷十二

十元

候委任及添注華昌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委十八年又題准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窰轉運茶司每一千斤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同至今以爲便甲子虜賊大舉大司馬劉大夏薦爲陝西巡撫兼經理邊務一清上疏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使自劾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頻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己丑冬虜數十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經兵曹維衆進道爭謂不可

以謂平涼一路絕無行人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清不答徑去賊聞一清至遂舉衆北走在陝未踰年百務具舉正德收元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議處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濬垣壘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四事復上六事丁卯忤劉瑾歸休丹徒復逮詔獄賴大學士李文正救免庚午慶藩賓鐙叛起爲總制靈州土人素苦漢官科需一清昔時多所釐革已復踵舊至是紛相訐訐一清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閱舊築邊

卷十二

十元

牆自紅山橫城高厚堅完儼然巨障念成功之甚難歎前志之未遂感而賦詩有老去寸心猶不灰仗誰經略了餘忠復入城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謂邊軍之困本由科差煩重而私役買閑爲弊居多屯軍地去糧存通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爲將領所據反役軍采取以自封殖於是鎮守太監鋤及總兵楊英仇儀遊擊史鏞監餘少監馬良等各退出役占軍士楊英又將所收草灘湖地呈退三之二銀以下各退有差乃行巡撫將本鎮馬步軍士稽查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循次撥用毋得脫者又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條陳

地方急務十數事上奏其大者如乞旌罵賊而歟都指揮楊忠李睿逃難而殞百戶張欽等門閭仍廢其子以嗣臣節皆與劉瑾意忤一清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乞將英取回調用薦副總兵仇鉞察將保勘遊擊將軍史鏞是時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零賊一清上疏以謂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空虛邊儲缺乏而河西是賊屢肆搶攘況河東後達賊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鋒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寇何補于事而往回動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虜而

卷十二

主

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遺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蓋瑾素憾一清特以事變倉卒不得已起用既平復悔乃矯詔改一清專在寧夏撫馭實除奪其總制之權也無何瑾誅衆但知瑾之誅爲張永所發不知永實受美于一清遂成之耳踰月召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辟未順天應天山東河南盜起一清疏上十一事上嘉納改吏部起廢拔幽凡爲逆瑾所構陷連茹以起江西盜久未平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山東盜日熾又疏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及劉六劉七等聚衆數千充斥近圻兵部尚書王敞束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

卷十二

主

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類者陞一級大學士李東陽從中票旨極其褒美悉從所言施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同征流賊馬張不知兵專主招撫賊盜放縱大肆劫剽果魁劉七也兵近圻要請赦宥廷議將從之一清獨執不可曰中原百姓敢稱兵賊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命太監谷大川總督軍務薦侍郎陸完爲提督及賊至鎮江貽書于完願以松潯救焚爲念星馳前去量帶西北勅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爲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仇總兵兵馬亦于南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遏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爲瓜真二壩之防又思此賊出沒無常或奔淮陽通海二州以趨山東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地不宜虛卒之金山之捷竟如所料云寇平加少保甲戌簡入內閣以時事多爭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而上疏自劾疏入錢寧銜之遂謝政正德己卯秋霖潦發起一清以鎮江爲江南首郡此處有備則三吳無虞乃親閱賊設險出粟賑軍乃調金山鎮海官兵爲外援設中軍營爲內應故城內外皆以無恐後武宗南征幸其第宴飲賡歌兩晝夜有導上幸浙江者一清從容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卽以最急且切四事上疏俱蒙採行

及大學士楊廷和將免毛紀去位再召入閣。上以張錦奏遷顯陵事諭一清對曰：「地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大事既襄，無故舉遷恐有他虞。況獻皇帝大葬之後，陛下自藩邸升為天子，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不果遷，初張孚敬桂萼二臣言官多有論列，疑一清所授。二臣既去，霍輅乃上疏毀一清。上疑之，遂乞歸。一清明於知人，若拔仇鉞于列校，而賁鐸就擒，舉王守仁於庶僚，而宸濠受誅。錄楊宏於編戊，而總兵漕運。至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提喬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總制江右，是皆儲賢於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大矣。

卷十二

三

制府祿錄云：公在雲州，人有笑其前營習陣者，公謂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為法故每論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時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為能邪？」  
臨陽謝純撰公行狀曰：安寧州有石淙渡，公凡撰述題識，皆以石淙繫之。故時人稱為石淙先生。父諱景中，永樂癸卯鄉試，初判霸州，改澧州，遷廣東化州。同知景泰甲戌十二月朔六日，生公于化州。天順庚辰，父乞致仕，携公便道訪前母劉氏家于巴陵壬辰，登進士。癸巳，以外艱解官。

訪姊氏於丹徒，會公前室段氏繼卒，二喪不任遠歸，乃葬丹徒。因家焉。公為山西提學僉事，陝西提學副使，作典士類，連魁天下為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者聞者甚多。具見于正學書院志及關西政教集。尋薦陞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親歷荒邊，攷求利弊，茶利大興，而馬亦蕃盛。三邊仰給，詳見御史陳講所著馬政志中。會虜賊大舉，司馬劉大夏奏謂楊一清在彼，多才好問，有謀善斷，請勅改為巡撫，兼經略邊務。勅下，公即率兵禦之。上疏具陳邊事，其一切典章，計處事宜，載西征實錄中。世宗即位，薦起公者凡二十疏，詔待缺起用。特先遷官賞勅存問。嘉

卷十二

三

靖四年正月，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陝西諸邊軍務。命巡撫都御史鄧家敦遣啟行。十一月，召入闕。明年五月，陛見，復公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傅。御製詩一章賜公，卒之期，為嘉靖九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是夕寒風颭颭，堂戶閉，皆洞開，有一卒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與出，騎從旗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病，今將何之？」公病起邪？及聞出大事，又遇公如故，天明方聞公歿矣。  
李元陽撰公墓表曰：正德初，闈人劉瑾有寵于上，竊弄政柄，公時總制三邊，條列修邊事宜，極有端緒。朝中翕然

稱之瑾惡公不先白已內批罷公公遂引疾去位瑾怒公不已下之詔獄首相長沙李力救得釋瑾惟日益重鼻息所向無敵違者六卿一言不合輒辱以荷校敢有乞骸骨去者中以奇禍相逢禁中跪伏不敢仰視國事唯其意指危亂之機已在旦夕時公家食日夜籌度不遑寢處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各處軍務協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常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伴若不知纔入陝界果聞仇敵已擒賊永見

卷十二

王

公料事如神促勝問內變事公手書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不離上一時不見渠不樂今其根幹枝葉連結已成上傍皆彼手目安從得一言入乎公曰此時已有間可入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言已即就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進寧夏奏上必就公問公跪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願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公可頓首請上即時召瑾沒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僕狗又頓首哭泣上必大怒瑾瑾誅公大用益矯所

已強張永業暨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即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上命縛瑾下獄時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繩絕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上庶方敢出氣惟聲震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公不謀與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公始柄用矣公七歲能屬文聰敏絕世讀書過目成誦人欲試其心計戲取市家日曆鱗雜米鹽之數冷目一過輒無遺脫故六經百氏無所不窺官制兵衛本

卷十二

三

朝故事歷歷詳晚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爲秀才及中進士爲中書舍人結交海內名士文章日益有名從學者日衆如丹徒靳貴同在內閣太原喬宇爲家宰皆執弟子禮公葬翁自太原至丹徒持服奔喪其師友之義何如也公爲提學謂都人曰吾於陝得三士康海呂柟馬理也後果爲聞人弘治十五年劉忠宣言馬政廢壞薦公陞副都御史督馬召諸關而授勅行明年公條上茶鹽監牧事宜及易主馬史奏請輒允牧事有成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漕涼固間雲錦成羣十七年虜入花馬池塞十八年初公經略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虜素畏公威名聞

公至通去改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在陞右都御史公上疏曰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唯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理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折衝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徠處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修邊牆二百餘里濬溝壑一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狃邊備稍疎墻旣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虜由花馬池折衝而入戍

卷十二

三

破內郡始茂我邊墻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折入寧夏鎮巡屢奏乞築牆濬壚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紱紱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挖邊墻一道七百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折衝深入紱所修邊壘營壘不能捍禦門邊虜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厓宸慮勅臣經理臣關芳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條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旣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

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常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慶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沿邊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察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牆壘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但陝西財賦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而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卹此臣區區犬馬寸心也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

卷十二

三

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后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虜鹿巢穴其中深山大漠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

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緩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未  
有以待之雖非上計尤愈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  
敢輕犯我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  
論邊事者或專主于戰伐臣以築牆挑塹為言宜必增絃  
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為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  
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為伏望聖明俯垂省覽下兵  
部議勅公經理正德二年公言臣兼巡撫不能專力馬政  
璫惡公公遂去兵部疏言邊務甚急修邊防廢舍一清無  
可代者不報乃議上文貴張璫曹元乞簡用璫不欲修邊  
內批罷役銀鎔大鑪解京由是朔方復套之議竟中止人

卷十二

三

謂璫虜交通欲外亂以濟已私或然也璫諫召公入戶  
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十年入內閣加少傅太子太傅武  
英殿大學士

吾學編云公生而隱官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  
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勿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  
宜又好汲引人人或訾已傾揚薦之一時俊達喜功名者  
爭趨其門嘉靖二十七年贈太保諡文襄

太保費文憲公

費宏字子充號鶩湖鉛山縣人祖樂庵授五千長珣起鄉  
薦早卒次珣起進士官至叅議號復庵復庵宦遊于外而

五峰簪弟順庵與達主家政宏生而秀異與季叔雪峰瑞  
相上下復庵喜曰亢吾宗者必二子也携入京躬課督之  
癸卯甫冠遂與雪峰同領鄉薦甲辰試春官不利卒業北  
雍時少保丘文莊公為祭酒少宗伯顧庵費公為司業皆  
重之丁未舉進士為廷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初宏之  
上春官也復庵方以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賄書與宏曰汝  
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宏訊曰伯父何  
以知宏不第令人北監也復庵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吾  
嘗夢汝入北監領班籤籤乃彭文憲公故物文憲嘗遊北  
監中狀元矣汝弟勉之至是果然是歲八月憲廟上賓

卷十二

三

預修實錄庚戌同考禮部試丙辰皇太子出學青宮首  
改左春坊左贊善武廟嗣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  
侍讀丁卯擢禮部右侍郎進左侍郎時逆璫竊柄凌轢公  
卿會璫敗諸所變更悉皆釐正唯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  
試解額璫稍增其數宏謂求賢國家大典且開計期迫請  
今科姑聽之俟後復舊上可之十月璫罷部尚書歸印  
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授考  
者不下數千人請托者半之當事者每難處分宏於食糧  
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度可逾  
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請托者皆絕跡辛未十二月卒



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供事甲戌二月進戶部尚書兼秩如故會錢寧入宸濠賄規復護衛宏執不可有同列嫉宏而覲其位者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詣青宏因引咎力請退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宋亦罷抵家杜門謝客不敢履城府築樓一區日課諸子會羣從有與鄉人爲仇者赴懇會賊濠知之招仇家人令搆撫入奏欲以聳動上意奏人下都察院時大司馬幸庵彭公澤掌院事洞燭其奸既駁罷又欲加罪濠知計不行乃囑羣兒嘯聚奸細焚略其室廬積聚又侵毀其先墓宏恐避處縣城已卯六月濠因朝會殺巡撫孫燧及副使許達發兵反隨遣數十騎趨信國宏適進賢爲縣令劉源清所斬會王公守仁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給令杜民表等皆率兵往宏爲貨畫方略遣人間道致書於王濠平王欲上聞賄侍御謝若源伍君希儒方隨軍紀功乃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宋當護衛之再請也昌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既成也間道獻策又急勸王之義逾年世廟入繼大統甫旬日即降勅起宏而宋亦召用時辛巳四月也甲申五月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八月大同卒叛殺察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者欲遣將出師以討之宏曰變出于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

抗命損威傷重甚矣乃議先遣兵部右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佑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乙酉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賜宴禮部時弟宋從子懋中皆翰林編修預史事宋進左贊善懋中進修撰丙午六月獻皇實錄成如正一品俸兼華蓋殿大學士是年累以疾辭上不允丁亥二月疾再作辭益力上乃允之時子懋賢登進士選庶吉士疏乞歸侍養疾并允之今疾瘳日懋舊作養乙未四月有旨起用遣行人王憲芝捧勅催促宏遂于六月朔冒暑行至七月十二日到京入閣供職丙午召見文華右室賜錄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十月十九日陪祀歸一夕逝享年六十八贈太保謚文憲

太師張文忠公

張孚敬初名聰字乘用永嘉人別號羅峰弘治丙午以詩經中省試七上春官始中庚辰會試辛巳世宗臨軒策士賜進士出身時廷議容宗獻皇帝尊號聰上疏爲中明父子之倫語意諄切嘉靖壬午授南京刑部主事甲酉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士丙戌擢兵部右侍郎經筵講書如舊進調廟議及奉安獻皇帝神主禮議丁亥轉左

進大禮要略。命開館纂修明倫大典。及命識大獄。署都察院事。賜勅獎諭。并賜二品服色金帶。給三代誥命。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照舊纂修。勅賜玉帶。并銀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彈違。理都察院未久。奏華各處濫設鎮守內臣。請勘近京皇親庄田。戊子。加少保。上享太廟。回。恩侍道側。上屢顧。賜詩褒美。有貌奇真才併形端志氣。卿于青荷天脫。賢作邦珍之句。再賜玉帶。璽進姚溪書院集。上賜書院名及堂名。命有司于書院中建敬一亭。石刻。御註范氏程氏五箴。命註冠服圖成。賜勅并金帛蟒衣。本年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

卷十二

三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給四代誥命。給一子為中書舍人。章聖皇太后賜諭慰勞。并賜金綰。已丑。命主會試。尋勅諭重修大明會典。是年。夫人蔡氏卒於京。命禮部尚書李時諭祭。遣員外郎張宸治葬。事八月。以災異辭。准休致。至天津。遣行人周釋齋勅守取復任。仍賜銀記一枚。庶宣。賜明倫大典。大學衍義。五經。四書。各一部。以一品初考。賜勅褒諭。給一子為國子生。會議郊祀成。賜玉帶。尋以名音同。御名。請更易疏再上。上親為撰名字。賜名孚。字茂恭。孚敬遂以賜金作堂於寓所。上又以獻皇帝手書榮恩堂。裝潢成軸。御筆金書。皇考手澤。

以扁公堂。賜銀印篆曰永嘉張茂恭印。又賜孚敬茂恭御書大字二幅。是年。雷震午門西樓。乞休。賜牙笏公服。比抵家而西苑工完。乃遣布政使以平貴。賜銀幣。上念公不置。又遣行人周文燭賁。勅取復任。壬辰。命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復乞致仕。癸巳。差少卿陳璋賁。勅起取復。加少師。再給三代誥命。封贈如制。賜銀印二。是年。皇嗣生。賜銀幣甲午。命有司為作樓於府城。以藏御書文劄。賜額曰勅諭。又命工部置扁。差署丞朱守宣。賁送乙未。兩考。賜寶獎諭。給一子為中書舍人。以疾再乞休。致差行人周文光御醫袁遷賁。勅送還鄉。月給廩

卷十二

三

米歲撥興。隸有司時加存問。丙申。差錦衣衛千戶劉昂賁。勅視疾。論疾愈。還朝。至處州。疾作。遂回。再起。至金華。疾又作。已亥。二月六日。疾革。遂不起。王世貞傳曰。公漸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為笑曰。諸生不當書院邪。遂為諸生祭酒。益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而武廟方前選。明年。世宗皇帝即位。始臨軒策士。公得二甲。隸事大理。時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若后者。久之不決。公乃上書大略

言上以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終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勿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已報聞公亦去而爲南京刑部主事因下議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帝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等疏亦上其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歸之矣然天子益以心動方公獻夫霍公輅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天子用以連挂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定召公與桂公超拜翰林學士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學士侍經筵如故遂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領都察院賜勅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獎殊至賜玉帶尋賜銀記二得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上已尊崇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衷于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公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諱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首揆以才受上知然不能如公深而上之所密問公

月以十數時時稱公別號及字桂公亦入輔名寵俱當公亞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爲惡語交關上前楊公得因是以問公詔公暫歸俟用而桂公削保傅以免公歸至天津而上念之卽詔行人召復相公公入而楊公爲霍公所論逐矣上怒楊公甚欲置之詔獄公力爲寬解得免上嘗論公曰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上爲悉裁革鎮守監鎗市舶之類後先殆盡是時上日事經筵作敬一箴及宋書五箴註皆發之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起上以明聖述作爲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尋壇於東西爲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上帝后行耕鑿禮皆其大者居第成以獻皇帝手書合春室及金帛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爲新之賜名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公亦以言禮貴驟當上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公橫者乃乞休比行上賜公服牙笏以議意歸無何召復位進居太子太師再乞休再召進少師時昭聖皇太后于上有推立恩而上所生章聖皇太后日重昭聖

以故事裁之。上不憚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早倖橫燕中。所爲多不法。燕中少年微知。上指乃上變。告其誼。厥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公以爲延齡殺人。當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請問其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上疏。謂。昭聖太后春秋高。卒間延齡。必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謂公自古強臣。今君非一。若今愛厥四。今我矣。常自悔不從延和邪。延和者。初持考。敬皇帝相也。

卷十二

三七

上故爲重語。欲以惕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公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其初潯州盜陳卿掠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而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叛。卒殺其將。公薦劉源清。御承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上。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矣。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上謂公。胡忍舍朕也。得無以言故也。邑幸寬之。蓋謂夏公也。公抗辭不置。然自是乞歸益力。而上益厚公。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藥和藥者。吾手調藥。

卷十二

三七

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養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公感泣。疾益甚。以疾告歸。上知不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駟。月俸米八石。公歸明年。上使錦衣緹騎視公疾。且促還朝。公強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蓋又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上時幸承天。聞訃。爲哀慟。下書褒揚。甚至贈太師。謚文忠。按公在公事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天子之所以信用之者。自明興無兩焉。凡所創華典制。雖上自信以大。而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公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而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觀。公哉。公別號羅峰。所爲名書院者也。最後。上呼羅山。贊曰。公相而中涓之勢。繼至于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之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才皆磊磊。卽不言禮。亦有以自見。

許文簡曰。公天性孝友。氣度朗豁。博極羣書。奇偉迥特。非時俗膚淺所能揆測。及當事蒞政。執法以往。剛斷不回。遭遇聖主。建明大體。乃知殷宗思治。夢帝贊傅。周宣中興。歲降生中有由然也。

吾學編曰。吾兄學士大夫多譽公。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文正爲政值奸凶阻名毀迹保護善類卒之日諸門生故吏釀金錢爲葬具不一二年家人不免于凍餒余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近日輔臣一宴會之費楊公文武兼資處遠永懷杜間固有深意非直任權術其濟不濟命也

矣

永史云張璪抗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典獻王者

拘定陶讓王陳述耳漢哀宋英立爲皇訓育之官中稍有

卷十二

三

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常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

宗後也稱典獻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

母得不爲皇上臣乎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

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帝熟覽之喜曰此論

一出吾父子獲全矣道論廷和曰此論定遠祖訓據古禮

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又云甲申

三月帝召張璪等詣京都御史吳廷來恐璪等復倡初

說請勅諸王及兩京耆舊大臣各陳所見以備採擇璪等

復上言統嗣之辯且曰今日加稱不在皇不皇寔在考不

考若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帝御平

臺召冤紀宏論加尊號及議建室冤紀曰臣願陛下爲堯

舜不願爲漢哀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冤等不能

對時黃紹亦申懇議帝命草勅加尊號戶部侍郎胡璿

言大禮已定廟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上從

之併止懇等懇時已至風陽見邸報乃上疏極論兩考之

非且云本生二字次非聖衷所裁者此禮官陰術似親

之寔外之也祔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帝復命召蔣寬

曰二人來必撲殺之帝趣使來以席書爲禮部尚書又

命必加孝字去本生毋三字冤爭曰孝字唯用于祖廟祝

文今稱長子已竭孝思復加以孝有于正統本生母係初

卷十二

三

論擬定亦難遽刪已酉上昭聖冊曰昭聖康惠慈壽皇

太后庚戌上典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后曰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布誥天下時張璪至東昌見之歎

曰執政欺上忍至此乎兩考並稱綱常愈紊不可但已

又云璪等至京臺諫交章請與席書並罪章十條上懇請

上親臨便殿集執政體官聽臣等各據典籍而議兩考之

非再詔之誤有臣張璪敢先後章奏請發刑部擬罪尚書

私語曰若得命旨即撲殺之帝稍聞遂陞桂萼張璪爲

翰林學士方獻夫侍講學士喬宇言桂萼僞執異說搖動

人心請罷黜帝切責宇遂求去從之璪等列十三事以

上一日三代已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不言立後三曰孔子射於矍圃斥為人後者四曰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輕木生父母六曰祖訓稱天子為叔伯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為父立皇考廟八曰宋熹嘗言定陶事為壞禮九曰古者遜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假昭聖懿旨十一曰皇上于大行壽安太后不得奪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宜改正十三曰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妄罪不可追疏入何孟春復為論條辭帝切責之帝采璵議造論紀等去本生字紀復力爭帝御平臺召紀宏珪責之曰此禮常速改爾輩事君不以忠朕亦不以禮處爾輩無君乃欲使朕無父乎紀等惶怖而退又云九月己亥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帝諭撫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宏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初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以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帝問璵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祀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典禮之全席書劉龍曰高皇帝準古廟見禮為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謁奉先殿璵所引

俱婚禮今行大祭禮不可附會璵言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袞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禕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三毅然舉行以復古帝王之盛未為不可因具儀以上席書等不能難乃請聖母謁廟必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又云初費宏議世廟樂止用文舞隨全何淵言武舞未備宜議定一清詠鑒及侍郎劉龍言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始之舞惠文二帝止用文始昭德世廟不用武舞未為缺典張璵曰王制祭用生者爵皇上尊獻皇為天子父樂顏可缺耶且天子八佾為人六十四諸侯六佾為人三十六國朝太廟文武舞各八計一百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佾各六計七十二人獻皇在藩已用七十二人矣今追王而僅六十四人可乎桂夢言周禮以司千掌舞器祭統以翟為樂之賤蓋音貴人聲而容貴千戚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而可乎帝曰爾據經籍推論甚明朕心甚嘉不用武舞實為缺典其仰增之又云上與輔臣從容評騭諸臣曰張孚敬忠誠才略但不惜人才耳人咸服上遂鑒又云張文忠其狗國之純臣振古之人傑哉當議禮時舉朝元老公卿百執事三百餘人羣然一詞而上援孝廟近庶昭聖口執程朱之成說至撼門伏闕哭聲動地

其昇象何似而以一新進郎佐屹立其中不憚不悚詞嚴氣壯卒破千古之謬成聖主之孝張寅大獄盡剖洪吏成案活一家數十無辜之命以摧蔽主柱黨之奸豈世俗僥倖位者埒哉既荷知眷擢列台鼎慷慨任事署都察院而申明憲綱糾正下吏風紀肅然在內閣持議正直雖屢蒙嚴責而剖明益堅密議論同列多不與聞清勤戚莊田韋侯伯世襲罷歸守內臣有隔十年不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調不濫給一子姓之兵文武選所指為內閣質庫者未嘗有纖芥之私道有不合即奉身而退衣囊一簞已渡潞河既有溫旨旋踵復入以行李鮮而內顧輕也嘉

卷十二

聖

靖末年華亭富國世亦共以為賢然莊田美屋勝州郡出京之日大車幾百輛滿月不輟方丹而下連數百艘於文忠何如也霍文敏素仇直不輕予人而獨重文忠以此

太傅席文襄公

席書字文同四川潼川州遂寧縣人弘治庚戌登進士授劍城知縣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差督漕船于清江厥著漕船志具見綜理之才通變之學矣十四年改戶部山西司主事歷河南司員外郎會雲南費晦五日朝命考察雲貴官員書具疏云災異係朝廷而不係雲貴在大臣而不在小臣因條奏時政數千言孝皇欣覽貼置座右十

八年出為河南僉憲德四年陞副使提學貴州時王陽

明謫龍場驛書每學其秀者一二人集省城書院事龍場為師士始得聞正學焉李充翁曰即此一事公之才識已足蓋當世矣當是時人之尊信朱夫子猶夫子也而能識朱子之非夫子唯陽明之學乃真夫子則其識見為何如者然有識而才不充膽不足則亦未敢違排衆好奪時論而遂歸依龍場以驛丞為師也官為提學而率諸生以事驛宰苛亦其矣見何超絕志何峻卓況不虞賊璫之其後乎六年陞河南參政丁憂八年起復陞浙江按察使九年陞山東右布政使再丁憂十二年補雲南右布政使

卷十二

聖

十三年陞福建左布政使十六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嘉靖二年南直隸大饑戶部議發銀賑貸書上疏謂江北淮揚處鳳諸郡災傷為甚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會書適上賑粥要議衆喜曰此任當屬此公也命兼僉都御史賑濟江北時餓殍塞途至人相食盜賊莫可制書被命講求時宜調給散銀米實滋藏端且饑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將州縣每十里為一局先發見銀米為粥饑民趨之盜賊漸鮮乃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米兩月饑者少

題始定議銀米間月兼給沾寔惠云甲申春南刑部主事桂葵以書及方獻夫大禮疏錄奏上下其疏議特陞禮部尚書初廷臣執議謂今上宜考孝皇母耶聖太后父母稱本生叔父母上勉從之既下詔終以爲疑苦及張璠霍輻抗議謂上以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尊號宜具貢以稱爭論數年幾成聚訟至是上下書等及廷臣先後所奏會文武百司集議於朝衆論既定卒如書等言大禮始告成守加太子太保內戊會試知貢舉舊廷試內閣所讀卷多取入一甲二甲九卿分讀者則以官爵爲次雖好卷亦不能置前列書其疏言

卷十二

四十四

廷試以敗人望服士心請明旨痛革廷試一大弊上是其言六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典機務未任而疾亟遂卒書才識敏決文章政事亦卓然可稱其學專右象山而抑考亭嘗著鳴冤錄以明象山之冤識者避之

一清誌銘畧曰嘉靖丁亥春二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席公以目疾久未愈求致仕先是凡三上疏乞休不允至是上曰卿學行才識朕所簡注方賴輔成化理而卿疾彌留志不可奪特加武英殿大學士以示優異然不遂欲卿遠去賜第京師月俸支如故蓋自國初以來文

臣得謝恩禮之優未嘗有是命下而公卒是月十日也計聞上悼惜贈太傅賜諡文襄諭祭九壇初喪文出親製備述君臣始終之義聽之感動給官舟遣行人馮震護喪歸其鄉凡葬事則遣工部主事張淑督有司治之又官其子中爲尚寶司丞卹典之優亦前此所未有嗚呼上之所以待公者如此地下有知亦可以自慰矣按公之陞河南按察僉事也歲人饑撫按議賑時鎮守中貴甚橫督修黃河諸工役賸削無算所在騷然公曰第停工役禁剋削不煩賑濟也撫按從之而民稍安後遷福建左布政宸濠之變公募軍二萬赴援道聞賊平乃歸又建道山書院

卷十二

四十五

以祀闕中諸賢皆千古偉事甲申春世宗入繼大統三年矣再命遣官徵公入京獻公者乃咸謂賑粥非善訪議紛起公疏乞終事三月特陞禮部尚書公疏辭不允南北言官交章劾公公又疏乞休致以全臣節溫旨褒答仍命吏部趣公五月公再疏乞休并上所撰大禮考議有論公侵賑濟銀者公乞差官嚴勘上遣近臣偕戶部及法司會查已明公復疏乞放還不允使者催趣相望於道公不得已北行至德州聞百官伏闕被逮繫公上疏乞宥學士曹鼐等不許仍趣其來八月至京陛見而言官復有所劾公杜門三上疏乞罷俱不允不得已出視事乃上所修



大禮考議四卷纂要二卷卽蒙降手勅如太子太保賜白金五十兩紵絲衣四襲頒其書於天下梓行之五月偶感暑疾在告日漸大明又具疏辭上遣中官齎賜牲酒食米瓜果來問疾又賜詩遣官慰問以獻皇帝實錄成進少保兼秩如故賜白金文綺鞍馬公以世廟告成宜做宋郊祀單恩將先日議禮獲罪諸臣從寬貸詔褒答又疏舉禮部尚書起復羅公欽願自代嗟公立朝僅歲有餘耳居常以卑自牧至義所在則勇往直前無所忌避言若不出諸口至當大事決大疑發幽憤紛則極其明辯衆莫能奪跡其行履素孚於人宣轍所至聲聞藉其部使

卷十二

四六

者刻薦未嘗不及官至侍郎尚書計日可得也而直以議禮之疏與衆不合譁言遂興一倡百和半不可解公方自信不疑謂公論在萬世不待辯而達禮君子固有先得公心之同然者矣初桂公疏上或勸公宜勿承不然忤衆且得罪公不肯以書質子予復之曰公既實有此疏今安得不承亦據其所見者耳何必同此尚書命下或止公不宜來予曰上命若是公不去愚衣冠之禍起矣此公入朝聖心悅懌上下相安消重禍釋隱憂不可謂無功也是時上方圖新政理公特被知遇假之歲年所建明樹立可量哉天顧喪其明又過其年使不克大究厥施以沒嗚呼其

命也夫銘曰唯士窮經或不達於政公以經術飾其政令析繁舉劇心得手應而要其終卒歸乎正雷風春棹衆恃公以定士有從政或未闕於禮公執典禮以佐天子謂禮弗習如跣地弗視羣咻奈何曰有人紀匪衆之狗唯權度在已我求天知亦求同理食少慮多云胡不傷能喪其目不能奪其明煌煌禮書匪裁曷彰有命在天公不起在床帝聞曰嗟我鑑斯亡矧顯我忠曷遂我良辭以諫之公雖歿有耿光稽行易名無忝文襄

卷十二

四七

未嘗不以替鯨爲父也皇上尊爲天子而父母無尊稱果人情乎此非周武追王之心也今唯定號皇考典獻帝立廟大內祀以天子之禮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矣吏部員外方獻夫疏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典獻之異羣廟當稱禰而不稱宗請改孝宗曰皇伯與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草具未上適南刑部主事桂萼與張聰議令乃言臣按范純仁論英宗親許爲仁宗子陛下人繼大統果許爲孝宗子乎且孝宗有子更爲立後獻帝一子乃以出繼皆非也臣見席書方廢夫皆以具疏故不敢復贊迄今未奉宸斷皇上老親見

邪抑二臣未果上邪謹錄以聞 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羣臣集議

大師徐文貞公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壬午中應天試明年賜進士第三人授編修與告歸娶甲申丁外艱服除復故官會承嘉張公議獄子像下儒臣問狀衆莫敢持異公條其三不必五不可張 上以不奉詔罪公廷多申救者得勿問謫延平推官至則毀淫祠朔社學清久繫獄因以文致入者咸得平反盜阻尤溪爲亂監司以屬公乃設方畧窮其窟穴旬日而獲其渠帥并餘黨百二十人滿三載遷黃州府

卷十二

四

同知未任擢浙江僉事督學政又三載陞副使改督江西學稱述王文成所著說因像祀馬會 皇太子出閣選官察改洗馬兼侍讀丁內艱服除進祭酒爲籍籍諸生淑慝月朝廷誦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惡籍然有駿豚失者亦務覆蓋之諸生以故人人感激相戒勉久之擢禮部右侍郎尋遷吏部故事吏部官率鑄門示重公以爲不能盡人才破例延訪無倦署部事所推轂不用刻深優捷者而用恩厚長者常引以爲賢於已當大計所敗退能不以衆口爲定天下翕然稱賢未幾兼學士掌院事尋擢禮部尚書莊敬皇太子薨公議喪禮稱 上旨上察公慎勤召直

無逸殿公遂累請立 皇太子不報庚戌虜闖入塞薄都城中外震恐公請出罪獄給珍於獄復其官俾敵愾自效又密言虜間潛入請 上遂大內信非常 上雖難於

還而心念公忠會中涓隨虜歸爲虜乞貢 上幸便殿問羣臣公曰賊深矣不許激怒許則操左券以責我臣請計緩之 上曰何謂緩公曰遣辯士風諭以無文故且徵其情實實則令聽命於隴脫爲外臣通貢市往返少日我備完而兵益集虜且退不退從而拒之其勢必得所欲 上稱善因請 上視朝會廷臣議廷臣皆言貢非虜始意許之愈一小快耳而墮軍威長虜志不可居數日勅王兵集

卷十二

四

虜亦退時聶公豹以副使坐法戍豹令華亭公爲弟子悉其才曰欲威虜非豹不可即日薦起行伍爲中丞公上言延安幸善戰而雲中卒善謀宜各用所長 上從之時以衆頗三衛爲虜耳目請顯責之公謂三衛導虜有其情而無其迹罪之不可置之不可不若責以扞圉失職使彼易受而後撫之 上以爲然自是言便宜者率密諮公公寢盜任用太宰缺廷推公 上曰階素內直奈何中道而棄之外乎亡何 孝烈附廟之議起初 孝烈方皇后自九嬪冊立庚子宮闈之變有翊護功 上德之既崩始謚曰孝尋易今謚一日 上忽諭禮部議祔 仁宗而以孝烈

主祔廟公言女后不宜先入廟宜配之奉天殿別室上  
盛怒趣公再議公不得已遜言曰祔廟乃聖子神孫事  
臣子之心何怨煩上親議無已宜依古廟數遞加之蓋  
太廟奉先殿各一室令仁宗緩後而后再祔或可上  
不許竟祔仁宗稱孝烈然天下皆以公議爲正未幾  
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上欲罷入衛卒公言其非計又  
請汰營兵老弱者而取其餉以充賞養倡勇敢皆見納一  
品滿三載遷柱國太子太傅癸丑主會試時倭事起公上  
疏謂將校主戰而守令主守今將校北輒用軍典法而守  
令無恙及賊潰矣復坐將校成而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  
刑而法不一也民進止視守令不視將帥今兵一而民百  
奈何以戰守併責將帥將校履肝肺以死而文吏持口舌  
以制難以責其振矣夫守令勸則帥時具守令果則哨探  
嚴守令警則間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以爲重責守令  
可也公又請罷浙江撫臣與更江南督臣皆報許公念虜  
盜邊士不得田畜宜大麥買無所得而戊卒月餉七銀  
僅易粟二斗時畿甸二麥熟石止重四銀可月所收買數  
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銀可出紫荆抵  
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飽士卒一月其地麥  
價且漸平上如其言給事中吳時學等劾上尊德京

卷十二

五十一

張綱極論嚴嵩罪狀嵩念公于吳張俱座主而公又鄉人  
於上前具道本旨所以爲者上下三君獄考掠無所  
得三君遠戍公獲解尋加太子太師相嵩所以危公百端  
無如之何會上所居西苑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隣其  
公朝夕傍徨曰此豈至尊安居所乃請論三殿餘材營  
之數旬而宮成更名萬壽宮進公少師時分宜姦益露  
上久而察公忠密札譴問交午公所鮮及分宜矣居無何  
御史鄒應龍論嵩父子不法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  
蕃獄戍之擢應龍五品京職上雖退嵩而心憐之忽忽  
不樂手諭公欲傳嗣令擬詔公謝不敢而吏禮二部  
奏遷應龍通政叅議報可矣忽有旨切責二部臣以應  
龍爲邪不宜官公爲之闢說應龍得無恙上亦悟較嵩  
直處賜公公既居首揆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  
僅能天下翕然想望風采初嵩在事操權自利六卿皆束  
手公盡謝却之或謂非宰臣體公曰夫操表擬以瞻望者  
而亦負荷荷鍾鼎前是奏軍功率資閣臣公以爲不稼取  
禾無以示勸自是報捷不復與賞將作大臣徐果有殊寵  
上欲崇以宮保公力持祖宗無是法無度位端上默  
然已十五年滿加上柱國國辭公辭不受上親爲調藥  
溫諭諄切方上熊額等進長生藥公曰不可修又問公

卷十二

五十一

比日凡何以不下公謂此曹持紫姑術實得於衆口而托之神語未宜深信上由此亦息厭方士之怪迂語矣大虜山嶺千嶺入寇通州報至大司馬楊博以上方有竹宮祠釐不敢奏而便宜令關門戒嚴虜阻自河水退掠香河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古北口虜果走順義不能入出古北口遇伏大敗天子制虜恨司馬不早討博危懼公從容言博悉其情盡力縣官上始解公以張家灣當天下要衝請出光祿羨金三萬贖之設一裨將始爲重鎮穆宗在裕邸而景王木之國愛幸日異姦人謀欲更樹公力稱引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

卷十二  
三十二

公力也上下制建寧壇及更興都故宮殿公第以藏置爲言工遂已天下鹽額准揚最重歲賦六十餘萬金尚當國令都御史馴懋卿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爲功遂著額額不登商多亡匿急則催經公請仍其舊流徙悉復而額盡登先是分圖以上債事輒以縱騎逮所至爲暴公在政地省減十九其後益不復遺戶部主事游瑞上書斥乘輿上恚甚逮詔獄欲殺之公疏言瑞草野侶儼然不過仰恃聖明以灰沽直名耳不如置之則彼計失而聖德益廣瑞以是得毋死上久疾欲幸興都公以保聖躬防姦究爲對語甚切至上崩穆宗卽位公推先

帝意罷耨黜土木改諫諍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恬退久廢者所草登極詔華孽急民和天下翕然想望太平矣公明習典制中外倚重上欲幸故邸公言祖宗時非郊祀幸學耕藉駕不出今諸大典未一行而先幸故邸可乎上嚴公雖不輟幸而以頃刻歸矣亡何御史齊康受新鄭旨力詆公公引咎乞休於是九卿大臣皆爲公辯雪而臺諫因劾康并及新鄭新鄭竟以此去位康亦遠謫而公少安時有中旨令館臣撰中秋致語公謂先帝新薨羣臣非安樂時臣不敢奉詔上於是爲罷宴上謁陵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以意問曰祀在次日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公曰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上竟以祀畢出觀上欲以太監李用等分監營兵又令修內教場勸中貴習騎射公持其力上難公乃止一品九年再滿力求去詔慰留加公伯爵俸因辭久之乃視事上欲幸南苑子公諫不聽又與中使李芳忤遂稱病不出御史張齊因汙公劾州六事公再疏辭獲允公還里杜門自守而新鄭再起以舊事銜公乃出其黨爲監司郡守伺公引繩批根而生平與公有睚眦怨者皆乘是侵公公怡然不校會俱收獲免甲戌孫元春舉進士每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

卷十二  
五十三

無恩之身可以遠訪咸謂名官壬午公年八十今上使  
使存問賜論優渥鄉人榮之公雖材器天成而實本之學  
自爲諸生即從嚴貞襄公切砥理道其後與歐陽文非公  
輩推明王文成良知之旨知爲磨淬然獨不事口耳而以  
躬行爲實際以經濟爲真詮故其發於事業光明俊偉非  
俗儒所可彷彿生平無嫌惡之待無毫相之飾友弟悖謔  
胞胞無傷田宅錄極輒以推分弟姪癸未閏二月二十六  
日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諡文貞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  
卷又手校錄程純公言若干卷公爲文有根柢嚴於法度  
不爲無益語王司寇稱曰世廟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爲

卷十二

壬午

少保趙文肅公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穎六歲誦書  
日盡數卷年十五讀王文成傳習錄驚曰予固知物理之  
遠於本也今獲所歸矣白二親往從不許遂遍誦六經自  
求之嘉靖戊子由鄉薦走馬故相楊文忠里第文忠伯曰  
是社稷器也明年下第歸太夫人逝泣曰人世幾苦若星  
遂兼修出世業日靜古訓不飾沐浴解衣者皆如公

強令赴試舉禮部廷對都御史王公廷相撫其卷曰雖治  
安策非能絕也上嫌其語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  
吉士特旨留館授編修公感上初年銳意聖學後稍惑  
方術遂上求真儒贊大業疏執政不悛公日與同志徐公  
樾華切劘論歲請告歸蜀爲多士發明大學致知本旨蜀  
士知有問學出咄咄上召自公始也二年冊封三年敘司  
禮監同修會典充會試同考試官又三年遷右春坊右中  
允管國子司業事當此時天下士高者固守物理紛若射  
覆一聞知本之學反加詆訾於聖門性道之旨莽如也公  
慨然曰學之不明未知性也進論六館士首揭中庸性道  
教爲訓諸士聞之慨然舊習若濯而新是歲爲庚戌公進  
當事者曰虜將大舉蓋爲防禦計八月虜果闖入古北口  
由通州薄都城公乃上破虜疏是時虜方有求貢嫚書入  
朝上詔禮部尚書徐公階集百官議日中莫有發一語  
者公獨出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既許貢則虜必  
入城要索不已卽內外夾攻胡以禦之徐公曰足下必有  
奇畫公曰爲今計請主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問尚  
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  
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  
戰其他無可爲者上已偵知公言手詔嘉公壯猷陞左

卷十二

壬午

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勅宣諭并給銀惟所借殊劾未有督戰語可統攝諸將以行也公以請于相嚴嵩嵩故有卻又其黨趙文華素銜公冀相齟齬而甘心焉故不與事權卽兵曹一護卒不可得時虜騎充斥公單騎山賊先詣總兵仇鸞營次過諸將官上肯激勵付賞功銀一時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房則屬鸞傳諭而公以詰朝入城復命方公之入也仍欲上請督戰已撰有疏草矣而鸞陰畏公至遂令人請備膳疏故爲遲之公入朝趣疏不來何以宣諭事畢奏上上怒謂公領銀未覈措置第爲尚文東遊說詔錦衣逮杖落職補廣西荔波縣

卷十二

五十六

典史癸丑量移徽州府判稍遷南吏部文選司主事未至進郎中乙卯陞南光祿寺少卿遷南通政司叅議先是嵩已嗾吏部推公藩泰因上問趙某何在故有是遷丙辰陞南右通政明年陞南光祿寺卿聞三殿災公移書執政言大丁復作不宜提編加賦重困民嵩見大忤又三年乃陞公南戶部右侍郎時公已聞計歸服闋改戶部右侍郎抵任上屢遣代祭示優眷嵩滋不樂亡何有建議薊州增設戶侍一員督糧練兵者嵩以屬公且以公酒詭曰是行非公不可公曰人臣之義歟生以之復何諉哉酒半公徐曰今欲戶侍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

掌卽部中與出薊州何異添官徒增擾耳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練兵也嵩作色怒且罷適嵩在告上手詔大相徐公問薊州事徐對以查理當用習邊糧者吏部因得易管理爲查理而以林侍郎行嵩出愈忿公而詬林侍郎嗾其黨張給事益劾林不數日并劾公竟奪官去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謂必出世乃可經世道注遊嵩高抱樹伏牛諸山巡撫蔡公汝南逆而問學公遂列爲圖明三教之所繇起曰儒者見之曰儒仙者見之曰仙佛者見之曰儂其實一也蔡梓以傳公家食多居玉溪莊嘗爲諸生申致知之旨又爲講說人心道心精

卷十二

五十七

一執中大要以中卽性命卽天則也而後儒乃不識中爲何物至以爲物物有之是有同於刻舟之愚雕形之苦殊失其旨丙寅肅皇帝崩公哭最哀曰先皇帝知我隆慶收元詔起公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實錄副總裁會有言幸學祭酒坐講當預擇者德攝之遂奉旨以原官燹掌國子事八月朔駕幸學賜坐講禹謨后克艱章上見公開發精明音吐洪亮大爲感動問之知爲新起用臣益喜尋命解監事充日講官先是北虜陷石州公與執政數議邊事不合乃求補南禮書既行御史李惟觀南戶科給事岑用中交章言趙某居啟沃之任

可以格心贊治不宜置遠地適上頓謂廷舉公不悅論曰  
前年高往南京者仍今日講遂復以禮部尚書兼翰學協  
管詹事府事戊辰三月公還京會文武邊臣建議欲招練  
南兵十萬于張家灣公恍不可曰黃南宗建張武營致大  
變今乃欲建十振武營於師威則哉元惡乃成馬場豈  
藉南兵當事者輒遂移練兵于薊鎮惟陳南兵三千彼烏  
銳誠者謂為得算頃之奉 命教庶吉士仍充講讀纂修  
又命代祭先師孔子為 皇太子千秋講席太宗諭太子  
章賜齋無虛日時薊鎮奏修敵臺幾千座公以為徒費無  
裨戰守因講語中力言之語具為執政格不得上公遂邑

卷十二

五十八

邑懷去志而 上之眷用意益切尋詔以原官兼文淵閣  
大學士同諸臣入輔大政一日于講筵謝 上而論盡心  
輔佐公稽首對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第近日  
朝綱邊防多廢壞臣欲捐身任事惟陛下主之 上色益  
喜于時 上多恭默而面諭公者再舉臣謂自臨御以來  
所未有翌日御便殿手詔閣臣謂公已有年當同任閣事  
又撰勅令中貴捧詣閣下皆特典也先是大同邊臣棄城  
走為巡按暨科道所參而閣臣未有言治罪者公謂宜照  
元年山西失事例治之執政不得已乃行巡按覆勘公為  
是遂註籍不出 上聞溫諭遣醫賜羊酒瓜果公感 上

聰乃上疏乞解贊輔重任退俱講職且言大同之罪惟  
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字勘之足矣今兵部與閣臣俱仍  
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故懷慚思退 上亟慰留之是  
日 上以原票還閣中政擬有不襲昔年虛套之論而閣  
中猶以將才難得題復 上姑兩解之然信公益篤明年  
庚午上言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略云我 朝內外兵  
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操  
兵之害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  
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  
統末年嘗變為十國營弘治間又加為十二團營正德間

卷十三

五十九

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  
嘉靖庚戌嚴嵩欲為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  
外兵籍歸總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  
盡變 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眾而統於一人則盡變  
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誅晚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  
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為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統  
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  
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令  
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勅將兵於關外事畢則歸  
卒於營中如是則太河之禍固持於上而倖於下有數萬

精兵隨所用而可矣。上曰：分營練兵，乃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時本兵科挾前大同事，議遂蜂起。及失公建白本意，上以公兼掌都察院，加太子太保，時閣臣高拱兼掌吏部，方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公爲分謗地，故推公兼院事。已而本兵霍冀被科臣論劾，疑公前議大同及已乃於求退疏中誣公主使，公疏辨，欲付法司究問，以糾官邪。且兩上疏乞休，上不允，乃請給假回籍遷葬，不允。拱尤銜，故相徐公欲中以危法，疏言當時議事臣假托遺詔，凡先帝所斥如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加起羅，死者贈官廕，子是仇視。先帝近於無君，又引弘治間彭程事欲有以治之，公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奸黨碑矣。拱色變，強留公，乃共改票，止於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公言去大獄字，拱以是迄不得還於徐公，後又以故編衣陸炳爲徐姻家，已嗾張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爵例在應議列，當請勅三法司集議定之。奏下閣中擬票，是日拱避公，久不至，既至欲從容商之，拱遂徑擬削爵沒產，自是拱與公勢不兩立矣。亡何宣太督撫王崇古等奏，奏僉答孫把漢阿吉等入降，公語輔臣李公春芳曰：此邊疆幸事已，而本兵奏上，李公票吉，僅曰是公曰大約淨言，謂恐開邊費，然自僉答橫行五十餘年，至是始數百萬，何

卷十一

六十一

年無費，雖不在納降也。惟當請鑒與降人官職，慰來者心，其制虜機宜一付之督撫，乃同改票如公言。與那阿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時虜求封貢，朝議憐然，獨公力主其議，亟令督撫姑置封貢事，徐議之。第令僉答速獻投虜叛人趙全等九人，易其孫去，且當慎交質，防虜劫盟。又貽王書曰：吾外憐悉怛謀之附人，內恐李文饒之失助，公爲邊計，篤切類此。先是給事中張齊者爲拱劾，劾徐公，而王都御史因訂齊賊罪，抵戍後齊倚拱辨復，力擊王與毛司寇，欲因以傾徐，乃奏行法司，而刑科給事中舒化奏寢不得行，拱懷怒，思一逞，於是考察科道旨從內出，公曰：是將倚法爲報復計也，疏請止之。拱聞卽上揭謂有成命不當中止，公遂同赴吏部，有給事中吳時來者故嘗劾嵩父子，謫戍起用，守仇直，不附拱者也。拱銳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日中，拱知公不可奪，竟從公，以故臺省名士得全者衆。然拱益恨公刺骨，嫉心腹給事中韓輯枉劾公，公疏懇乞歸，且曰：願上放臣歸田里，令拱復還內閣，毋久專大權，附衆黨，別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悖。祖訓下不紊職掌。上雖眷公甚，而拱交通中外，亟謀逐公，天子不得自持，遂允公暫還，時論惜焉。公行後虜果還叛人趙全等獻俘禮成，上以公與議，廢一子中書舍人，明年春公抵家，諸

卷十二

六十二



門人請設教聖示奇會 穆宗大漸公哭臨至哀毀成疾

乙亥遂杜門不復會議第擬作二通選諸門人內篇曰經

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

通外篇門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八部史通部曰統曰

傳曰制曰誌業通部曰典曰行曰義曰術八部其而百代

九流之緒備矣外通之門四部說通部曰經曰律曰論宗

通部曰單傳直指四部其而頓漸半圓之旨悉矣所貴俾

三千年未經折衷之籍聚為一書以俟來賢是歲十月即

開局編述乃為文祭諸聖賢告始事其略曰身居臣子之

地每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門時發出世之願邇來垂

卷十二

六十二

白謝事忽生勇猛乃取舊書以類臚列隨文點布各就部

曲約要而言經世者不殫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忘經世之

用然後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聖人憂世之念可少慰矣語

具公內外篇都序及貽曾巡撫書中至冬末疾作輟編丙

子三月薨春秋六十有九計開上輟朝論祭語贈少保

謚曰文肅公孝友天至從總髮與弟蒙吉自相師友剛忠

英偉稱其氣貌解渴即身任天下憂先一世雖百挫不回

至其問學淵源上探堯孔之微而并包逮於伯陽子羽爰

達泥洹雅自命曰經世出世其古之博大人哉荀楊諸子

未足窺其奧也其文章不襲人後而博辯雄深要歸于道

所著詩文若干卷進講錄若干卷行于世

卷十二

六十二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三

秣陵 焦 輯

靖遠侯王忠毅公

事 長陵 景陵

王驥字尚德，東鹿人，三十餘歲進士，驥為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略，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承樂間，上神聖，羣臣奉職不瞻，而給事中職不專，計駁論建，驥嘗奉命填山西，兼傍邊，備奏獨鹽池通課二十餘萬緡，其人德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為順天府尹，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為要重，張本材而燕，稍以刻稱，許廓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朵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為偏將，驥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修敬軍中以殲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提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盡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臘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任禮為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為監督，討阿台朵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驥謀，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為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虜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於砭城，虜食盡，窺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朵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賜死，而任禮兵亦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得偽萬戶二人，以為鄉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等，由昌寧，至刀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授舜舞千羽，格有

卷十三

卷十三

苗事請使使撫諭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紉文淵說而命定西伯將貴為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潞行賜驥貴黃金幾車細纓蟒緇緋衣朱弓矢驥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刀令道等以眾三萬象八十抵大猴州欲略景東諸處參軍兵部郎中侯璉等微破之驥乃奏上方略請遣參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沐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擊之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捧以鎮廉隆道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眾破昔刺寨進攻孟道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參將官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欄遂大破之殺其將刀放晏刀招漢父子虜刀門項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為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眾乘高據險為七營相救驥遣劉聚官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受賴騰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於泥溝

卷十三

正

管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眾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夷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界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蠻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論之立釋構命師旋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齋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子孫世世承襲賜詔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為竭而驥以侯伯未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不知貴實賴驥始能奮發得自見也是時思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眾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俞事毛福壽以兵往圖之賜金牌信符便

卷十三

四

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誓爲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搗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驥三百石，其白金鈔幣如初，而保毛福壽等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驥老，師亡兄緒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定西侯亦病死，亡何西巡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隘，練士卒，勝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竄之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遂於是驥復總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官聚討之，師抵金

卷十三

五

沙江，賊立柵西岸，驥作浮梁以渡，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召還京，停獎勞勅，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刻平王，蟲富者檻送京，師傷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群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驥，景帝初，召爲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嫗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爲一新，而大司馬議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以罷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閩人，俱令籍入宮，唯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奉

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太上皇於南宮，而驥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諡忠毅，子瑞嗣，至今不絕，一孫添，尚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李贊曰：弇州謂靖遠材而欲武略，則優噫，安得有大將之才如驥？又得無欲如弇州言者而用之，使之爲我禦虜，征蠻以封侯乎？然既無欲矣，則雖封侯亦其所不欲者，吾又安能使之捨棄性命以爲我征蠻禦虜，而與其所不欲之侯封也？其言謬矣，然其曰靖遠差寬，不然，以麓川三大役

卷十三

六

塗炭幾天下半，而卒以長世，此則稍有識見，非復彼時訓導諸人踞語，夫國家用人，唯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得用，卒自北於中貴人有授力者，以自見其爲宰相，冢宰本兵，吾謂其慚汗滿面，愧死無地矣，乃反以有欲病人何哉？又何取於居要路者爲也？我朝文臣世爵，今唯靖遠猶存，故弇州獨以爲仁德之報，不信彼讒妬之口云，然王越楊善爵安可以不復，祿又安可以不世也？世王越楊善之爵祿，則人才自然思奮，又何必以臨時乏才爲恨邪？

與濟侯楊忠敏公

事長陵 景帝 景陵

楊善字思敬，順天大興人，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沈

敏能為人笑事時年甫十七 文皇起義兵已知善名署  
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睥睨間 文皇即位之明年召補  
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司賓署丞選侍 昭  
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為卿善偉丰儀  
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進奏時 上目屬之善亦  
重文翰與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貴治  
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  
家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何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  
仲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進禮部左侍郎明  
年發北征至土木師潰開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脰

卷十三

七

不為倦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  
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是時 太上皇帝在漠  
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即相率於朝房投詞稱賀善獨流  
涕曰此何時也 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邪眾為止  
時所遣使漠北若王復王榮李賢等皆以庶僚假卿佐性  
皆不得其要領李賢得一見 太上頗倨而其辭態虜始  
挾 太上請賂不甚贊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至是以虜  
酋貴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再往然絕不為奉迎計亦不  
下善一錢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

師比阿剌女紅線卸之類既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  
帳中詔善曰土木之役為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  
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故里福  
為戰備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客技  
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入  
馬腹透七機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  
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後淫而皆已矣置之無用  
矣問何言無用曰和議成則散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  
略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又大駭也先也先喜  
坐定善乃前責之曰 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

卷十三

八

人歲必再即得子亡弗責者金帛器服絳緹道太師乃  
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口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  
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善曰非敢制馬價也太師之馬歲  
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  
比前孰多也先曰者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  
幅不足者諸通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所使進馬  
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邪也先又曰者者善因復進  
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剝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  
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  
有雷警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廡

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蓋喜曰者考因謂善歸而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今名爽爽何况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若者遂以善見太上皇善再拜進醪脯問萬歲侍立不敢坐也先數日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囑指領其下曰

卷十三

九

而大司馬謙心許之時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詞善復泣然曰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善中貴人辰後善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善知吉祥有理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鋼太上皇即位論善功日奉天朔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典濟伯尋加號守正改文臣歲祿一千二百石子品券世世承襲改領左軍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為勳衛一為指揮僉事一為千戶一為鎮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又嘗陰薦李賢

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誼善人子其位之三公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上漸疎績西四年善亦卒年七十五贈典濟侯諡忠敏子宗自勳衛襲四歲例奪爵為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馬都尉李賢曰唯景泰絕無迎太上皇之意是以太上皇自不待迎而後至豈景泰君臣當時真能富有意於無意之中而若是吊詭與則官不綱太子不廢門不假奪矣惜哉終始一無意思之人耳乃也先反因之以好來歸以我害我兄弟君臣是真為有意而送之來歸也非果揚善之能也也先為巧而我為拙也先為主而

卷十三

十

我為賓不亦太不如人矣乎雖然事勢至此社稷為重君為輕身又為輕焉者也于忠肅之功千載不可誣也故論社稷功則于謙為首論歸太上皇功則楊善為最然則楊善其真有意之人哉故能以無意得之

沐國係武敏公

事

長陵

景帝

景陵

係鎮康勝州人也永樂二十年嗣父指揮同知從出塞征胡功再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四年克左察將捕虜州賊功陞督府僉事戰也先都城先登有功天順元年以奪門功封懷寧伯明年與世券五年克陝西總兵與兵部書馬昂出禦虜期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夜初指揮馬昂走

告鐘曹欽反謀先殺鐘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鐘披衣起急  
草奏呼長安左門開人曰與爾奏疾遣上前告急變稽  
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鐘  
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武  
大臣上出密帖隙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問鐘云何能  
報鐘督殺此賊上喜手勅鐘父子為朕川心滅賊賊攻  
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直  
趨東安門發火力攻上又勅鐘賊犯關急鐘等努力殺  
賊俄又勅鐘昂盡統各營兵殺賊鐘子輔子軌追賊至  
東市大戰斬奮刀入陣砍欽兩臂傷賊并力圍軌攢鎗殺

卷十三

十一

軌鐘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并其  
黨盡擒伏誅進封侯食祿千三百石與世券成化七年卒  
贈涑國公諡武敏同時石亨者最用事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體貌雄偉髯亦  
過臍亨嘗與彪賈酒相工遇而大奇之曰今當平世奈何  
二人有封侯相亨本軍官嗣伯父為寬河衛指揮僉事英  
果壯毅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刀當  
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  
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遷都  
督僉事為大同左叅將守萬全路彪亦陞至指揮使從亨

恭諱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總兵官楊洪等並械繫  
錦衣衛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于謙薦亨  
出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即與虜遇挺刃單馬  
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惟  
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  
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  
亨率眾乘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比  
虜將出紫荆關馬關懼我蹕其後亨遣譯者給虜亨且未  
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  
數十騎奮大呼直貫虜陣刃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

卷十三

十一

知亨在器亂相蹂踐亨悉眾乘之虜盡棄所掠羊馬財物  
餌我得遁去亨既敗虜賊名益震虜自是不敢復踰塞深  
入輒請和見邊人輒呼石爺爺論功亨第一封武清伯尋  
進封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彪陞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叅  
將諸子姪淵濟仁並陞千戶鎮撫彪為叅將虜畏之稱  
石王于少保請勅亨巡邊至大同召還為圍營總兵于少  
保忠義清直不避強禦景帝倚任之亨恃功驕橫于少  
保又時時裁抑亨長于少保不敢動然積恨于心天順  
元年正月景帝不豫是月壬午四更亨與都督張軫都  
御史徐有貞內官曹吉祥等定謀奉上皇復辟為飛語

謂于少保及王文矯取金牌敕符送襄世子矣請殺于少保上意未決亨有貞力言不殺諫今日事無名上不  
得已殺諫及文陳循商略尚書江淵俞士悅等咸還歸田  
廢景泰皇帝為郕王亨以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歲  
祿三千石與世芬有貞封武功伯入內閣彪封定遠伯為  
大同副總兵諸從弟子姪及諸婦子孫皆以奪門功得官  
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二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  
諸竄名奪門冒官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吉祥出  
臥禁廷在止左右弄權進退文武大臣盡輩邊鎮撫奪民  
田婦女田產財物無算彪亦益驕橫凌鎮守文武大臣御  
史楊瑄等聯章劾亨亨奏有貞李賢等嘆言官見上泣  
訴強上下賢有貞并都御史御史臥九疇瑄等于獄會  
天大變異賢得釋有貞九疇竟逐去諸御史謫戍調除有  
差及賢再入閣亨亦有功亨益干朝政乞請無忌上亦  
厭之左右怒亨者伺隙數言亨短一日上登翔鳳樓見  
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  
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  
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上又諭賢曰總兵官豈可  
無故輒入內廷今左順門閉者非宜召不得輒入總兵又  
以軍官貪暴復設巡撫亨慚憤必欲上復革之上不

許會兵部尚書陳汝言奸賊得罪上嘆息曰奸箇于謙  
亨亦不自安上嘗與賢論及奪門功賢曰迎駕可奪門  
不可且內府門豈可奪奪字尤非順不可示後世臣愚謂  
郕王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  
誰叨陞賞誰復敢招權納賂上曰善由是益薄亨  
生子男未滿月上見亨喜人見之見朕上見兒又  
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亨不喻輒  
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金鎖繫  
兒項賜封鎮定侯亨頓首謝負出彪在大同肆貪暴誣劾  
都御史年富逮至京上疑問賢賢乞遣官即訊果不實彪  
又數侮其總兵總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為流言誣  
彪有異志上固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為總兵  
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欲留據大同為亨外援  
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召還京待衛亨覺上疑今人  
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會北虜入貢見彪於朝羅拜稱石  
王上問益疑不可解天順四年二月上密詔御史按  
劾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衣獄死亨既死法司  
請瘞亨尸上念亨功欲從之問賢賢請盡法斬首上  
不肯竟瘞亨都御史寇深等素惡亨論彪大逆收亨家籍  
其財產亨從孫進士俊亦被收死獨亨從姪錦衣都指揮



使漢得戊郴州少子潛鎖定侯者効未收漢在榔累功陞  
指揮至正德末尚游食京師亨縣人孫弘初以舉人歷  
肥鄉洛陽令歷陞太僕寺丞少卿以迎駕功陞工部右侍  
郎亨再薦弘為尚書上陞吏部左侍郎曰再陞當為尚  
書亨曰即尚書何不可何再陞耐煩邪亨相豪直囊軒豁  
無機巧嘗薦馬昂為兵部尚書又力薦賢有貞入內閣已  
逐有貞留賢亨權日重威名震主不知謙損竟及於難五  
年七月朔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反皆伏誅

李卓吾曰使石亨早沒於未奪門之前豈不足稱武烈  
名臣哉馬昂之本兵有貞李賢之內閣皆亨所薦也

卷十三

十五

定襄侯郭忠武公

長陵 獻陵 景帝 京陵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輒成誦  
十歲能文詞永樂二十二年克勳衛正統七年從王驥征  
麓川有功九年從沐斌征騰衝有功歷陞署都指揮僉事  
十四年七月虜入塞急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會  
上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  
倉卒議班師公告學士張弼張益駕入宜從紫泥閣乃忽  
東折向居庸纔四十里虜至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  
蕭條城門盡閉人心危疑公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捐循上  
卒弔死問傷裏創傳藥眾皆感戴是年八月虜奉 上皇

至城下索金幣約賂至歸駕公閉門不納上皇曰朕與  
登有姻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  
擅啓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瑄出見獻上皇金帛瑄尤

効力及約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十月虜以和為名犯  
京師公欲率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  
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為患非輕  
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關庭使賊腹背受敵首尾  
不掇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再上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  
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關事  
雖未信情亦可疑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公以京兵新退

卷十三

十六

不可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  
智不可鬪勇其涑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  
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歷陞右  
都督景泰元年正月賊入境率兵蹕之行七十里至水頭  
日暮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公召將士  
問計武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公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  
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敵言  
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先登  
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  
眾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虜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

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閏正月公獲虜謀二人械至京皆也先所親信勅之云喜寧與也先謀遣人至京覲兵衆察大明皇帝立未立期今年五月名送上皇奪京城誘也先入寇皆喜寧及小兒也先戰大同把八平章死戰北京那孩平章及其弟孛羅死人馬約九萬戰死疫死不下萬餘老骨駐九龍口其精銳在斷頭山又言虜甚怕我大砲神銳短鎗公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庶有爲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肅耻之心蒞政唯肆貪淫之志釀成汚濁

卷十三

十七

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儻或淪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欲大典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爲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公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公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已意設爲擾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上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當是時巡撫年富知公天順元年奪爵爲都督

食事南京是秋謫戍甘肅未幾召還克開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諡忠武公無子以兄尚寶丞斌之子嵩請于朝爲後得嗣伯減祿五百石十四年卒子恭乞嗣不許板世指揮使

懷遠伯山襄毅公

平

長陵

景陵

山雲初以指揮同都御史王彰修邊自居庸至山海著勞績從長陵出來力戰功陞都督兼事宣德初廷臣薦公應勇有謀克征發將軍代領與祖鎮廣西廣西溪峒猺獍叛服不常歲發掠吏民萬計公至鎮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卒三年降南安廣源蠻四年討柳

卷十三

大

潯賊斬首二千四百顆五年斬平樂蠻四百級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七年進都督同知公沈毅不洩燕正自持馭諸土官專厲威嚴刻期征調無敢先後帥府有鄉牢者老諫也頗直敢言公呼牢試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食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滿公笑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竊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邪公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我正統元年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公作威福公自陳上不問卒贈懷遠伯諡襄毅

平江侯陳恭襄公

事

長陵

景陵

景陵

公名瑄字彥純合肥人父開國功臣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公嗣父謫戍遼陽公請代原戍從征卜木瓦寨日險先登敗賊復從征餘寇賈哈刺一日十三戰明日又七戰擒賈哈刺陞四川行都司同知進督府僉事建文時召防江靖難兵至江上具舟迎降封平江伯食祿千石世指揮使永樂初北京遠東軍儲不足京師兵部督信為副師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請建自萬倉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會有倭劫沙門島公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三率舟師備倭閩海海溢江北岸崩公起堤自

卷十三

十九

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又役人二十萬起高丘嘉定為海運表識名寶山上為文樹碑山上既開會通河罷海運公建議造淺縣二子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出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堤五十里以便引舟後儀真瓜洲通湖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輪稅餘臨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倉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綠河隄黎井樹木便人行

行

困上覽之咸然今有言議所以寬恤者仍勅獎公與世伯券景陵時鎮守淮安兼督漕運漕政益修卒贈侯諡恭襄公聞爽英毅弘度偉略稠人廣會談論聲亮公餘披閱載籍考知社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逢掖士時相講議能推利濟人所謂海運者本虞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自達頭水諸大洋船又有伏礁洞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公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又治邳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濤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公功為大在齊魯間者宋公為多公又祠清江浦漕渠旁往往有公祠至正德中始祀宋公濟寧分水河上宣德十年公子佐嗣卒子濬正統二年嗣十三年統兵討福建叛寇有功明年滅鄧茂七進流侯加祿百石景泰中兩鎮臨清卒贈顯國公諡莊敏子銳天順八年嗣出鎮兩廣勦蠻賊卒還俘掠萬人召總漕運二年建自百餘疏修治渠有功加祿二百石歷進太傅卒子熊弘治十六年嗣正德三年總漕運劉瑾橫索熊金錢不得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戍海南衛卒諸券璫誅復爵卒正德七年子直優給卒無子熊姪上嘉靖元年嗣

武功伯徐公

景陵 景帝 裕陵

公名有貞字元武初名理字元王吳人宣德八年進士庶

吉士授纘修陸侍謚已三之變有薦公才者召問計流曰  
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避虜于謙力言  
不可遂止景帝卽位勅十五人守要害屯兵爲京師援  
公權監察御史守彰德景泰四年秋公爲諭德兼侍講是  
冬河決張秋石堦治之久無功集議文淵閣推公擢兼都  
御史治河公自北東徂南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道漢  
范冤源流度地行水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  
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深出險之夷水勢既康又由豫  
而兗土益疎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  
於是決而奪濟汝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

卷十三

三

淤。淤。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墾。墾。則。潰。者。益。潰。  
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淤。多。  
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  
公。往。來。展。布。經。營。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  
行。九。里。至。濮。陽。澤。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  
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於。白。嶺。灣。又。一。里。至。  
李。單。由。李。單。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溝。  
潭。乃。踰。范。既。濟。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漕。淵。以。接。河。沁。公。  
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修。其。退。而。導。其。微。平。其。水。  
勢。既。成。渠。名。廣。濟。開。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開。有。上。下。凡。

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既  
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鄭東曹南  
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漑者爲田百數十萬頃公又參綜古  
法就長擇善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堰以水門下捍以  
長隄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丈  
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梁漕截流欄木絳竹  
實之石而鍵以鐵蓋今土木之費以平水性又導汶泗之  
源出諸山漕漕漢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  
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  
於東昌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皆通古

卷十三

三

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宜用平水道初  
議者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由京軍疏河  
公因奏獨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  
工部請如公言以是得成功是役也聚而問役者四萬五  
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  
十有二萬錠三千緡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荆倍之  
粟倍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算然用糧於官僅五萬石  
爲日五百五十有五君曰元武之才徵於是役也白渠  
溉而不漕鄭渠漕而不貢工皆累年費萬萬計瓠子不溉  
不漕又不以貢久役勞人至勤萬乘獻璧馬額神視張秋

輕重難易何如也七年陞副都御史還朝公負文武材臨  
事敢爲有經略乃與石亨善竟以奪門功陞兵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入內閣  
時內閣諸臣盡得罪死徒落籍去公得爲首相欲立功名  
自異稍與石總兵相左李賢旁助公凡用人行政稍持正  
左右已不能堪內臣曹吉祥亦以奪門功與國政不通文  
墨恐事歸公置方贊上事須經內閣意能絡內閣使附  
已也己而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阻吉祥固不悅天順  
元年御史楊瑄劾曹石擬出公意乞逮御史初曹石爭寵  
利不相能至是遂合率上表哭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  
輩伏地哭不已又言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爲內閣所陷  
遂下楊御史及都御史耿九疇公及賢詔獄即日雷電交  
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二凶家大木皆折水雹尤甚上  
遂釋賢謫公廣東參政行至德州會有校匠名書斤朝政  
者曹石以爲由公復逮詔獄拷治無驗命取公諸券示三  
法司刑部侍郎等處衡等遂劾公許撰制文竊弄國柄自  
謂治本希蹤神禹故以定策日食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  
論斬會災變得有編置金齒四年冬上坐文華殿諭賢  
王翱曰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石亨張帆所  
陷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卒於家

卷十三

三

頤國楊武襄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洪六公人祖政立功世漢中百戶公嗣官調開平機  
變敏捷善用計出奇兵擣虛或夜劫營累功陞都指揮正  
統元年內臣韓政阮鷺疏公短上詰內官曰此必小  
人左右汝上又每舉公功勵諸將公益自奮公守遼屯  
營專川鐵蒺藜諄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石門寶昌  
州捕虜阿台打刺花斬首功二百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  
食祿千石充總兵鎮宣府虜畏公呼楊王十月年虜人敗  
我土木上皇道宣府北狩去公閉城門連繫詔獄是年  
十月虜犯京師出公獄中與孫鐘范廣等率兵一萬擊虜  
涿州紫荆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  
首功四百八十遞還俘掠人萬計馬牛羊弓刀數萬虜去  
建侯景泰二年賜世券還鎮宣府卒贈頤國公諡武襄公  
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將不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  
間稱名將諸大臣皆重公威略每左右公初指揮杜衡誣  
公尚書魏原即訊雪公貶衡廣西部卒孚友全誣奏公  
上付公自治公以故感激也先之難奮不傾身轉戰千里  
一時諸將公功爲最公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  
蒼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幾卒傑庶  
兄後嗣侯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陞都督

卷十三

三

太傅威寧伯王襄敏公

景帝

裕陵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潞人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濟人略脾胃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人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制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

景帝問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孫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英宗復時日視朝視越進止奏對數日屬之時定深長都察院東濕僚吏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久之擢

卷十三

三十五

山東按察使名聲愈藉藉尋大同有虜警常置巡撫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乃飭兵修器械簡士伍修堡寨爲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窰川俘四十餘人南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人南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濫武騎爲腹心將而與虜

戰矣然尚不敢與虜爭鋒者越以留議探虜累重而聚而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奮發成功名越再設伏微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械仗稱是越復謀知虜滿都魯字羅亂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塩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稱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而遇諸鎮兵遂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酋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既以

卷十三

三十五

失利矣歸而盧帳妻于畜產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休同李賓等部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塩池之戰謀皆自臣出爲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詔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好直欲誅建州夷以爲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之重且始謀

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身監其軍。陳銑參而不以。及越尋破建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聽之。乃謀於直。以虜酋犯邊。詔保國公永爲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譟虜帳在威寧海則逐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東風。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虜斬首虜四百三十七級。酋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虜羸甲仗萬餘。捷聞。越遂進討。奉天朔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戴祿千二百石。予諡。券子孫世世永襲。越旣封。不當復領都察

卷十三

三七

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例。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而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銑得爲兵部尚書。上嘗曲宴。內伶戲爲貴人裝。兩手各標金銀。恣雕而前問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銀耳。不仗此不能一步。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無功。召還。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捷馬七百餘匹。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役也。新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上以直在事。

欲貴重之。越於是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得侯也。而汪直亦爲其僭所忌。惡遂復命越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參將支玉敗之於大家梁。更殺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七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巧請移越師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師許寧填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

卷十三

三八

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旣行則姦事大露。上乃命給事御史論。紕直八罪。因併紕越。詔削越官爵。追諡。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爲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非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淵侶鍾等皆爲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賄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冤狀。會有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得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死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王塲。

宴奏伐越語王下官爲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鎚使諸伎也琵琶捧觴侑而一千戶謂虜還卽召入與談虜事甚哲大喜口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卽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手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築虜帳將至風暴起塵囂目衆咸欲歸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歷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教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

卷十三

三九

言之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時屠淵爲吏部知越且德越而中貴人廣吏之以越名上上遂許陛見上慰諭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緩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卽排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覆之斬首捕牛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哈密村以兵援其王還國跪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上雖雅重之不爲報而越坐憂悴病劇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諡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魯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余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毋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蔑如也卓吾曰此妙絕人才雖有難逢余州識之當稱其眼

逸史氏曰余聞沈先生周云始威寧伯與保國公永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爲陣列自固虜疑不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月乃謂永曰我一動虜蹄擊無難類矣結陳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虜不覺也

都督王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卷十三

三

公名信字君實南鄉人正統中世官寬河千戶父忠征迤北殺戰母岳氏生公半歲持節旌爲忠臣節婦已已虜犯京師拒戰西直門功陞指揮僉事景泰六年從征五開諸營遷指揮同知天順五年破曹賊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守通州改守倒馬關移守荆襄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則襄公進據房陵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公上帥退還不援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砲賊以爲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陞都指揮同知鎮臨清兼管倉糧移鎮潮廣條陳八事又條上慎專任實余儲修戶創禁科罰四事十七年詔言潮廣



蠻夷雖腹中之蠶實無能為但我軍奸黠之徒刊其竊發  
 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戢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荆  
 襄流通本意逃避後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恐  
 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收穫未竟饑饉已空候行繼  
 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  
 慮千百無一矢之勞日崇階之貴乞各司訓諭三司方面  
 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當公以恰物庶以律已所部指  
 揮剿賊張全智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子處心剛  
 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擢拔則賢才多隱  
 志士沈匿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仰日上道常語人曰荷  
 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公  
 洗殺簡重被服備素出入省騎從歷鎮大邦不啻私產平  
 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獨飯蔬羹故人婚喪傾心賑  
 恤出鎮三十年荷無革衣鹿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  
 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卷十三

三

卷十三終

歷朝名臣實錄卷十四

林陵 焦 竑 輯

新建侯王文成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  
 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端敏  
 孫忠烈同舉鄉試公中弘治十二年二甲授刑部主事十  
 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公首抗疏瑾怒  
 杖公問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四年閏九月陞廬陵知縣則  
 瑾誅矣十二月入覲陞南京刑部主事即月調驗封陞署  
 員外郎父諱文選七年陞考功郎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少

卷十四

卿九月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七月陞食都御史巡撫南  
 贛汀漳等處公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  
 遇當是時宸濠苦逆謀江西上流山谷中劇盜出肆劫掠  
 英官府募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  
 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賊十二年七月公請提  
 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公請 上即與公兵符改提  
 督是年茶峯賊大起江廣湖柳騷然 上命三省會征公  
 首誅通賊監生與讓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  
 溪巢穴 連戰奔桶岡十一月又攻桶岡大戰西山  
 聚賊大潰盡殲之 獲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

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契其險阻洞頭賊尤悍黠擬官僭號是冬舉從既殄益增機險時秦虞王師公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明年正月計擒賊魁遂進兵擊其懈連破三洞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二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數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公四月陞副都御史敍子錦衣百戶又進千戶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泌指心顧天誓不與濠俱生急走小銅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又密遣諜四出投機

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兵則已大集矣師傳檄罵宸濠賊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賓劉養正及閻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賓等士賓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斬黃廷京師宸濠不聽公遂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起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斬黃

公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佞諛言巧譖百計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機曲算內設凶俦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勁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因忌公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瓊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詞喉言官論沮公不使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謫請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錄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唯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公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竟格不行嘉靖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公代姚鏌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慈愛等自縛來歸公薄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常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川州寧田水潑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華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公論蘊等朝廷省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効死公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密與慈等約

期日去又先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羅受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遇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公擒宸濠攻城紀律不臧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上憐公功但停恤典子不得嗣封而已公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對客笑談萬衆過集擒首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

王世貞曰前是守仁上宸濠偽檄未謂陛下在位一十

卷十四

四

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擾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黜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與言至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咸泣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細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

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遇太監張永永駐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羣小在君側欲左右調護聖躬耳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街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諧之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

卷十四

五

之於是守仁請賑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兼贊機務遂歸者尋論封奉天朔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華尋卒守仁愛居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以下南昌縱士南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焚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宅皆名示遷而陰抑細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溫旨慰

論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  
禮得幸。上方稱守仁賢而張璁霍輅等皆有所推轂然  
江西輔臣故衛守仁不但薦猶待前論而其鄉人之忌  
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開營皆弗果用而最  
後乃出征田州守仁之出由張璁杜蓐薦蓐本不善守仁  
以璁強之及蓐長吏部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安南守仁  
辭不應楊一清雖雅知守仁會黃綰上疏稱守仁賢謂當  
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言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  
憾也守仁既病上疏乞骸因北歸度大庾而華卒於南安  
舟中年五十八桂蓐因奏參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

卷十四

六

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停世襲蓋停其他卹典隆  
慶初用諫官言乃贈新建侯諡文成賜棗子祭乃贈諡詞  
惟明爲元勳聖學了正億得嗣爵正億卒子承勳嗣

鄒魯簡曰王公才高學達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  
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唯學術  
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說易行煩心徧快爾今人  
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  
子靜則游夏純于顏魯而思孟劣于雄況矣公所論攷古  
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虚心平氣反覆融玩  
又當見之寧庶人反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

荆卒平大難宣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 景陵無疆約之  
勞矣

李贊曰陽明先生在江西與孫許同時則爲江西三忠臣  
先生又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薦曾聞夜半時有巨人  
文場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則在浙江又  
爲三大人矣止夫古之立大功者亦誠多有但未有旬日  
之間不待諸兵請糧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然古今  
亦未有失一朝廷即時有一朝廷若不見有朝廷爲胡虜  
所留者舉朝晏然三邊晏然大同城不得人居庸城不得  
入卽至通州城下亦如無有此則于少保之勲千載所不

卷十四

七

可誣也若英宗北狩楊善徒手片言單詞歡喜也先遂今  
也先卽時遣人隨善護送上皇來歸以予觀之古唯斷  
養卒今僅有楊善耳吁以善視養卒則養卒又不足言矣  
此皆今古大功未易指屈則先生與于與楊又爲千古三  
大功臣焉者也嗚呼天生先生豈易也邪在江西爲三  
忠在浙江爲三夫人在今古爲三大功而况理學又足繼  
孔聖之統者哉

都督僉事劉公 事 奉陵 康陵 永陵

劉公璽字廷守南京龍驤衛人博雅開將略爲提學御史  
陳公琳所器重襲世職卽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

幾遷撥船廠把總公以清慎勤蒞之無不肅然大司馬喬  
公宇少司馬王公倬薦陞南京旗手等衛把總運糧值  
武廟時江彬用事以勢迫公索運船之利公瀕死不從臺  
諫薦奉勅守脩浙江溫州等府地方到任卽清宿弊以  
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中丞陶公琰特奏溫處  
一隅漕運重務必得公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  
江西都司把總運糧溫處之人其狀撫按乞留不獲乃勒  
石建亭民到今思之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兇者越歲  
不克完公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盛科道撫按交章薦列  
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盛公應期知公公

卷十四

八

明每屬以疑獄多所平反公乃請依期給糧以卹軍士清  
衙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  
枉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濠之租稅以歸公庠  
善政美意不一而足時公祿入猶薄自處有寒士所不堪  
者于是科道撫按薦踰交馳士林有青萊劉及劉窮之號  
當道者亦以聞之朝廷王公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  
卽重之奏取副參命未下而王公卒遂奉勅克參將  
協同漕運兼守淮安銓注錦衣衛卽有議處船糧以免凍  
阻至皆議行言官又累論薦奉勅陞署都督僉事卅  
二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奏增除丁月課以均

勞逸定考課以裨軍政明清規以一衆心疏濬江南河道  
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糧米以免稽遲凡三十餘疏至今爲  
漕政良規復患淮揚河道淤淺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  
詔賜白金彩幣隨選恩例賞授誥贈三代卽具疏乞  
休合屬狀留如去溫時撫按以聞得溫旨慰留再疏遂  
改僉南京前府事南道復薦改僉後軍都督府事赴任歲  
餘乞休復改僉南前府甫半歲再被命克總兵官提督  
漕運鎮守淮安公再蒞以來于勢憂愈不假借惟冀退休  
未幾得解任回鄉行李蕭然書數卷而已丁未詔復起  
公而已宸疾矣公平生志意恬退清例總兵三年當晉級

卷十四

九

賜王帶大司馬張公瓚毛公伯溫先後欲爲公請公皆力  
辭少事父疾極甚勞瘁遭喪哀毀至嘔血弟早喪撫其遺  
孤愛踰己子官雖廉歲時必捐俸以贖親黨至于却舊屬  
之金丁暮夜之間還亡友之寄于十年之後嗚呼公之德  
亦盛矣公問學該洽議論識見出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沉  
靜人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嗜好不置侍妾雖燕居衣冠  
端坐無情容亦國朝人物之表表者  
尚書王暉昭德錄敘略云始予友公于江關觀公面峻削  
無羶顏聳肩敞服類寒士及聽其言也堂堂纒纒依理據  
法與之上下論議古今人物事理是是非非無所舛謬載

稽其績效，非井秩秩具有倫敘，退省其私，躬行毫髮，無所苟。一日巡按御史范南昌、邵學、鄭學生講中庸，天下國家可均章，至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御史問諸生，若鄉人先輩，誰可當此？諸生未及對，則曰：文天祥其人也。公在坐聞之，縮頸側目，斷斷作嘆語，曾謂以專肅之行，加諸仁至義盡之夫，仁至義盡外，何處更討中庸？欠身欲起，辯同儕躡其足而止，其他應物酬事多類此。所親或規其慙，予特疎然敬之，因與定交。晚獲同漕務于淮，漕務間多紛糾，公能熟悉肯綮，予賴裨益焉。予嘗病總漕者之不盡得人，因憶正德中運事大困，公嘗任把總，適河凍舟阻，程愆于

卷十四

十

期公以兩尊，衣夾木棉，以禦嚴寒，悉力經理，卒免于罰。漕卒依公若父母，然當是時，權奸用事，率以忤人之貨，通漕總領，俵各船，而倍責其息，運事困憊多緣此。故公乃預置一棺舟中，右手持刀，左手招權奸，很幹言：若能死，犯吾罪，吾殺汝，即自殺附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吾不能內若貨，以困吾軍，其人思而退，然終亦不能害公，談者迄今作氣，不謂公面峻削，無渥顏，鋒肩駭服，類寒士，乃能爾爾使總漕者之盡得若人焉。運困其有藉乎？

念事陳鳳新纂編云：公字廷佑，少業儒，有名，居官廉潔，不受錢，羣公推轂，致位兩府，初分闢江西計廩而食，妻子布

衣不完，巡按穆御史相特疏薦之，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語，推總漕運，上識其名，喜曰：是前窮鬼邪？亟可其奏。公夙諳利弊，與罷殆盡，士心悅服，侯勛方有寵，請公為市南物，付運所分載入都，以罔利，公不應，以疾請告。久之，總漕非人，復召用公，有欲得公位者，嗾言官論劾，罷歸卒。晚年祿入既豐，輿服稍踰昔，疏乃謂其昔稱青菜，劉今為黃金，墮人多冤之。贊曰：國有大計，曰惟轉輸，既稱利府，亦曰要樞，自靖自獻，利人足國，上友恭襄，丹青麟閣。

錦衣年公

事 康陵

卷十四

十一

公名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遭瑾竊政，遂方正大，臣言官劉龍、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公輕刑緩械，曲為申救，任御史者自題諸條上，奏時置其名，彼寔他出，公曰：古人耻不與黨人爾，爾得與名，乃悔邪？瑾令復獄，詞去銑，並首椎闖字，公不肯，謂其條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自他，且昔宋鄉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亦自為計，奏入，嗾大怒。又偵知公庇言官，矯旨廷杖，公垂死，瑾誅，公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訐，下公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照公，公不從，雄陷公，安置武昌，感疾而卒。公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官賄三百金，公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夭。

若受金行及此矣。公庫屋敞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崔鏡曰。正德中。前則劉瑾。慘行其毒。中則張永。巧益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江彬。肆其恩暴。士靡靡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公忠。尚書傅公珪。及公。凡三人。公前有袁彬者。以小校從。裕陵北狩。當是時。文武羣臣。或捐軀草野。或奉頭鼠竄。彬獨從。上恭謹服勞。駕還入南宮。陞試百戶。復辟後。陞都指揮。掌錦衣衛事。門達。中傷彬。調南京。達敗戍邊。召彬還。嘉靖中。劉東山之獄。錦衣王佐。忠勤。肅勳。有名。

總兵楊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楊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曾祖某。正統間。以功進南

卷十四

十三

京羽林前衛指揮使。父贊。嗣其官。掌小軍營。公自見時有機警。弘治庚申。代父官羽林總神機營。正德元年。掌龍江右衛事。衛又稱敵。至是一新。二年。督造漕船于淮浦。歲計費有贏。御史中丞總戎。每議大事。曰。非銳不可。四年。總江西十二衛所儲運。船艘聯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兼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闢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于蓮花洲。監司喜。以事上聞。公曰。江賊矣。足憂。所慮者。豫章耳。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為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甲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

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為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公坐城上。與衆誓。勸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勸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俞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

卷十四

十三

城降。得不死。公語鵬曰。汝死已後。尚視顏為悼言乎。吾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為敵樓數。向城。有甲冑者。出關。捕外。持鉤距大呼。公發矢中左腋。葉火齊發。項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為蔽。甚急。公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為棧。與城接。快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鏡。實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海力憊。夜新睡去。公募善泅

者數人於船中，斷髮，即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  
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震數  
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涕，舉帳順風而泣。奏捷。武皇下璽  
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  
國戰守奇功二術，賞校都指揮僉事，克恭將仍守安慶，兼  
湖廣地方公廩。舉鄭公岳胡公世寧當大用，蓋鄭嘗為布  
政，胡嘗為副使，以拒濠，謫者濠既平。十六年，司馬部論功，  
進公為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賡于評為羽林千戶。又疏  
辭，舉御史楊必達嘗與謀于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安慶  
立生祠以祀。嘉靖元年，僉書府事，掌仲威軍營，未幾，以三

卷十四

十四

閣弗靖，移守保定諸郡，授驃騎將軍。四年，詔還京師，保  
定人亦立祠生祀之。至京，寧立威營。五年，以母老乞歸養，  
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年，制下，授公總兵官，鎮守遼東，  
掛征虜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思奮，明年改漕運，  
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淮安等處地方。明年，思者有言，  
乃罷歸南京。又明年，以疾卒，嗚呼。寧濠叛作，一時討平之，  
人可謂有社稷功矣。新建伯王公守仁奪其爵，大司馬伍  
公文定罷其官。都御史張公文錦王主事冕皆遇害。公位  
至西樞，兩懸將印，終老闕下，復何憾哉。公自立官，足不及  
樞門，請託身歿，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為葬。

咸寧侯仇公 事 康陵

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立功陞使，克遊擊將軍寧夏，馳  
勇敢戰，正德五年，寘鐔反，鉞陷賊中，京師詔言鉞從賊，與  
武營守備保助者，又與賊聯姻，為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  
不從賊，助以賊，故姻遂疑助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  
復歸正矣。白上用，助為參將，以鉞為副總兵，討賊，命下  
纔數日，助跪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  
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  
候保助，楊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為內應，俄蒼頭書童  
渡河，潛入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鉞嗾人謂賊何錦

卷十四

一五

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遇東岸兵勿使渡河，鎗果出  
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則來問病，鉞猶堅卧呻吟，  
言且夕且死。蒼頭卒起，揮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  
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黃鐔，克總兵寧  
夏，封咸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仍總兵方寅鐔之變，朝廷  
遣張永同楊遂卷將兵出討，遂卷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  
仇鉞在彼，非久常有捷報。蓋鉞自列校，楊公議拔以起者，  
其蚤受知於大賢如此。七年，克平賊將，征流賊，功進侯。  
與世券加祿百石。十六年，子恩病，恩子鸞嗣侯，以罪誅。

太保梁武壯公 事 永陵



公名震新野人世翰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與武管慣戰敢先登破虜八年進遊擊將軍益奮勵士卒練訓東西援應有斬虜功十一年進副總兵延綏十三年斬虜首功歷陞都督同知十四年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虜患大同宣府虜數入塞殺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即反脣瞪目或飛章訛言以相搖撼公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洪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

卷十四

十六

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耳自是鎮兵稍稍欽縮十六年春公率兵出玉林川斬虜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山門備兒庄各斬首八十叙一子百戶十八年公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公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公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公沒五堡亦旋廢十九年二十年俺荅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逾太原窺平陽公不死五堡不再廢虜亦不敢輒輕入自是鴈門河東雲中上谷殘破朝廷亦思公優與卹典贈太保諡武壯公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虜營虜不敢輒近塞得虜

管馬盡與諸出塞劫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虜以故益畏公或謂公出邊起衆者起衆律有之謂承平時虜牧獵爲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虜數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我曾搗巢否也公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人伍與衣糧邊將頗得其力

李贊曰余所見有俞大猷戚繼光所聞有周尚文郭琥皆具將材乃顧養謙獨以大將推俞而謂戚只可稱名將豈其然乎今紀劾新書等所言具在文亦切約可誦可畏安在其不能大將也要當以俞戚等爲嘉靖大將名臣而以顧養謙爲當代豪傑名將

卷十四

十七

都督馬公

事 康陵

永陵

都督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即自稱疾爲不隸彬以參將守太平虜人塞再剽去兄總兵官治三屯盡備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者健士卒咸奮習武藝益精富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木幾上至喜峯口馳馬欲出塞永叩馬諫不可上沮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朵顏酋把兒孫結諸虜選官賞不得轉入塞永迎擊再敗之自是效順保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鎮參將賈鑑朝議且撫永力言不

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勅永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驅乞宥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祿南京十二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斬軍遂定陞左都督卒於遼遠人為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焉永為將善調虜情先知所從來及眾寡因勢設伏以故虜往往失利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獎拔列校皆拔起為方鎮云

都督沈公 事 永陵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未弱冠已

卷十四

七

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漳中騰而及於陸三酋前遇之希儀拔頸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決項死又擊刀斫刀首於鏢間斷其頰車又射其弩竟却其追兵而還遷都指揮僉事易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眾可薄也蛟龍灘闊眾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潤而致之狹伐岸竹樹岸上編筏以為緣頃刻成數百旗樟之蛟龍灘今廢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且半渡發伏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姚督府鎮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嬖翁也當助猛奈

卷十四

七

何希儀能素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豈悟危矣奈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為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臨而糧盡乃潛渡江詣左哨將乞糧請并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為解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人綠山上繞出工堯背而焚餘糧為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幟工堯山頂矣賊大驚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初歸順岑璋素信希儀使圖猛則遣兵二千人助猛精卒千人名義女實為間官軍得工堯則先奮工堯破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順境索猛歸順斬他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屍軍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思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權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璉殲於賊希儀至賊士氣破賊謂者耳目偏官府即聞關中稍動色賊在谿洞數百里外趣知希儀至囑令熟徭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

得與從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便爲調於是賊動靜靡  
息願往往爲我所先得所購勦風雨來去每出勦卽肘腋  
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日出某門旗頭  
卽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自不知項之劉營賊衆至  
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  
先在維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  
在賊驚以爲神卽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購勦  
必其剿吳縛管經爲記無妄殺於剿賊巢得婦女牛畜果  
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  
戰武刀弩而門購者曰罰若牛五若奈何刀弩購我師於

卷十四

三十

是賊營無敢助賊及門購者嘗欲勦一巢乃伴病  
所部人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  
若輩能從我獵乎卽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  
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  
見者股慄常以其兩妻風天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  
人篝火若砲永晝相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來賊大駭  
曰老沈來矣挈妻子潛伏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  
觸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洞之則寂無人  
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陰謂之  
則老沈固在寨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爲熟從而

柳城有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調者矣後熟從既伏公  
威信調征他巢雖懼營不敢不往甚而大雨從懼失期沮  
溪水以應要有溺死者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  
之倫能使從不爲賊比希儀則能使從人攻賊前此未有  
也思恩奏設流官而州數反側不靖已開藩有子曰金在  
鎮安益河河首楊留者在賓州乃辭去曰留小主人在請  
往希儀時方憂思恩問留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留  
應之且爲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喉立梗矣乃婉色  
好語謂留曰是岑潯第九子耶我往征田時聞之因作  
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呼留入密室要賂

卷十四

三十一

卽得賂行爲金復官留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軍費餘五  
人分將思恩必營金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留以  
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不土官子非賊奈何  
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請兵獨隨盡散其五千人卒  
縛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非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柳度  
十三年移淑瀘後總兵貴州會北虜入寇詔屯宜大未  
幾署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離叛之警  
幾絕然天雨輒苦剝痛數在告已還廣西瓊南五指山熟  
黎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濟者贖貨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  
不休希儀言于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將從

逆者如虎投奔勢不可釋它諸夷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獨拘其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者視魏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改貴州入銅平巢其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爲耳目者實不失頃刻膏肓之危病所部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神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徧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唐太史順之言余宦游得當世名將數人比馬永梁震西何卿南希儀震與卿千未之識而識希儀永永魁瑗長偉見人頽首下視寡言笑希儀短小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

卷十四

主

所謂偉男子也故撰次其事希儀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礙不能展嗟夫若希儀猶爲未盡其用哉

鄧督俞公

事 永隆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亂時輒倒僮以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餐顧誦讀不輟銳意文事已父卒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劍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中登會舉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干毛尚書伯溫翟侍郎鑾

卷十四

主

聖得書驚歎禮之驚一軍然終不盡用乃奉勅守汀漳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人欽廉爲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多集海舟以擊之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函賊首以獻倭難作大猷以兩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連捷而提督尙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浙直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鏡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奔襲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于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勦盜王直者徽人也以亡命入海餘烈港勾倭夷貿易爲逋逃主天子以連歲倭變劇皆直故必得之至勤精裡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緇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通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益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志失信快快曰吾爲俞帥笑矣而孽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聞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

追以爲解而大猷速詔獄謫戍邊饒平民張璉反僭名張官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贛將時胡宗憲已來詔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剽劫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山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能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感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兩走哉於是副兵萬五千人疾走相嵩嶺敵璉巢賊果歸保巢而

卷十四

五

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諸便說璉黨執璉已爲兩廣師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已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璽書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韓莊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提浙兵未至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得之可使子無遺且連戰勝亦

可遁負亦可通此賊之利也遇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共訴病之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蓋閩士夫業已爲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爲廣患詔移鎮湖廣羣盜憚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說殺倭自效遂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於督府都御史吳桂芳曰韃賊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聞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萬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阻若不勝又

卷十四

五

散之令得遁去則遷贖日久爲勞費無已也於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爲大猷負生免官都御史爲抗言於朝乃得留二源山表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鸞者盛駒從克裨將爲死間賊得鸞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聚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滇史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云童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爲方叔元老之猷云大猷

為將事先必周慮萬全既事往往為善後長久之責為人  
易簡無町畦而有容善忍以忠厚自任重然諾功則稱人  
罪則稱已參將楊克寬罪抵死大猷力為當道言克寬忠  
勇慣戰請保任不効甘同罪詔獄時妻子寄食甚窘百戶  
鄧城亦就逮適有遺數百金者立與之諸推較楊弘舉曾  
清之倫皆大辟疾呼期必用後皆為名將禮布衣士為上  
賓平生蒞官普眾陳師鞠旅一決于理雖支干孤處雲物  
氛稜堪輿奇通兵家以為務者未嘗一訊焉譚侍郎給與  
書言綸近對人言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實必罰公不如  
綸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謂小知誠如霍子孟任如諸

卷十四

五十六

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肅愍可以托孤寄  
命則公之大受然也公精誠富不以老衰不為時變哉蓋  
信重如此而士大夫稱平閩浙功最者往往推戚將軍繼  
光

都督同知萬公 事 永陵

萬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居士浙之寧波人公生有異相玉  
色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炯炯慨慷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  
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年十七襲衛指揮僉事  
志在鵠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  
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煩

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闕公卷以為  
奇置第一眾以所對多忤時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  
浙糧運晉視浙江閩篆南都坐營錦承已為漕運參將者  
二漕鎮總兵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  
以宿望為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既久國計絀乏河溝通塞  
祖制及時敝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  
舟竝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沈  
汝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榮陽入漕河潰  
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疏自蘭陽  
東至徐入漕必瓶澹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

卷十四

五十七

年黃始盛來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  
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  
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澗人心乍見不能無  
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  
原備河衝入為清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  
故及水不來至蹶滯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為藥也渦河在  
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  
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  
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  
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為費不貲以彼棄七十

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于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都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于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為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此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船皆由海至山東至萊陽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於江太倉近海歲糧運與海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請為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無斛若輕齎之羨以還運卒故卒

卷十四

王

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廢制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驅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為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為漸減歲消之地尤恨本至論議者遣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救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金吾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嬰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射目矢石推賊鋒身中流矢不為止遺書于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關八圍為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公琬賊內

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適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而去為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滅千人也以較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豪眾賊寢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餘皇若干內地稍戢因作海寇議所為辭盡其具賊方峰屯諸島而欲王直者以號雄魁其曹公策其跡處可誘而縛也薦鄭人請洲張惟遠使為開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貽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嬰

卷十四

王

然一時謂為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此勝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為之用而能突人者夫華夷異類居處飲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為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此年勝入太原殺掠慘毒上歷九重之憂中外章牘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賭殺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為功而他暇不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為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蘘飯發表逐邪

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爲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法壞而邊儲日不克矣邊儲不克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靡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士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向導故地重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資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爭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飢餓劬瘁之卒聞先棄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之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計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謂失敵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

卷十四

三

也先是庚戌虜闖入塞內傳大都公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卧時耶尋事定乃已公少嗜玄學已而闕內典獨契于心關西釋自然在以若行鍊磨得悟絕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言貴真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已淺言論領子也大視聽言動而謂焉已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

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問教後舟中終日所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官藏果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公雖趨諸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首談性命而自愧於倫物得無爲耶者耶爲文敏給陳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贊言九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艾集玩錄亭詩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于世公梅田僅供餽粥諸爲德千鄉如建橋賑飢不可指數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餅蘇蕭疎與野衲借遊見者不知其爲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于庭光射數十丈

卷十四

三

都司成公 事 康陵  
成將軍景通字世顯定遠人其先自戶祥以喀地戰死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景通長幹節操頗關壯繆既世官踐更京師常席地讀書當暑不輟劉瑾結黨條爲逆陰遣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發難著此者爲劉景通旦日爲黃冠遁去將率六郡良家子赴不測瑾敗乃還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景通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琪夜至伏姦民舍旁遂禽琪項之



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景通移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  
母而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盍避諸  
景通曰彼卒遇我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  
以待賊擊鄒之遂入鄒登陴督衆嚴守備一日帥輕騎過  
孟子庄賊大至列陳如前遂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  
累數十捷卒保境嘗六月過戰場僞屍枕籍衆皆掩鼻不  
欲近景通曰傳哉國士名與骨俱存吾誠得與同遊九原  
無憾矣爾曹頗病之邪騎過沮澤中率先下得休其餘力  
遇賊輒有功兵罷以軍政掌印部使者舉孝廉陞江南運  
糧紀總至則杜積弊卻羨餘比輸太倉故有需需之弊客

卷十

景通

以告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壹勿欺吾寧受薄責毋寧  
自欺已輸倉不中計對簿度支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懷  
廩金三百餽之景通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顧納廩金爲欺  
耶事白復官咸勲以總督備倭至欲引將軍爲同姓景通  
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勲府卽自附璽書之謂何幸却之  
拜總督備倭陞山東都司僉書陞大寧都司掌印河間治  
河父未底績屬爲植不踰月而告成大寧缺僉書一人部  
署匈奴內附者景通言安榮可榮奉百金爲壽目攝之曰  
吾薦賢故薦君以此相加則吾薦非也榮慙而退奉詔  
坐神機營母聞貞節年老矣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便

奉給景通白首子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雛前卽不當母  
心蒲伏請受杖母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毀斑白始  
有子曰繼光繼光恭履過庭將軍大詬曰童子何知恭履  
必錦承錦承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饜子  
伍以自封既知爲外氏所遺卒裂恭履勿着居第垂二百  
年始改作命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工請益綺疏十二景通  
曰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猶聚族於斯四戶足矣不然此且  
不保季年畫策備胡累數百牘其後趣繼光受職京師病  
革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上納之乎未耶垂絕舍人納  
諸幣衷中豁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冥司必不受我錢悉

卷十

景通

出之乃順後繼光著戰功爲東南名將繼光字元敬世稱  
戚少保云幼而押圍多雅奇隆準方頤銳而鷹揚英氣勃  
勃旣舞象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旣冠奉父命上勲府襲世  
官待次司馬門善相人者目逆之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  
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庚戌待試武閣匈奴大入部列城  
守簡材官戍九門少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遭治  
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春秋入戍少保任中軍從務輯衆  
心一軍皆服使者推轂進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  
書會倭難甚少保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  
無臂而格于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

可也。聞義烏人其氣傲其習悍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撥少保募三千人假以節制測以什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爲營陣若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諸旌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撥少保西行既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頃之聞寇張其分壘爲三竊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蕭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叛

卷十

書

兵勇出入賊若無人少保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趨牛田俘賊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勒功平遠臺少保既班師大司馬趙公代督府發浙南馬少保募精兵萬人闕望援兵如望時兩兵至寇相蹂踐而死屍以澤澤當戰務釋俘囚獨勝從首功居多隆慶初降陷石州東薄昌黎用廷臣議召譚司馮威總戎入策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馮積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廢軍費泰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鵬勦掩老靡鴻功級既貴而實有差刳殯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

惜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迨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也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決既譚公出就督府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矣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測吟視總理猶寓公無厝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

卷十

書

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即不易衝而練兵之議寢矣又言薊當肩脊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圍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通圯通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盡地受工跨墻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像糧具在勝至則當陴以守退則番休第力調未能舉廢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強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教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壯總于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精班軍則以

南兵爲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薪少保巡工  
介弟爲植少舍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督益以壯麗  
獻功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  
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  
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紉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  
虜乘陣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鉅虜馬  
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比慮師不宿飽復益  
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笑應主兵戍守  
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  
稍導次掛橋次遮擊次追襲次俘賊次首功軍政畢張無

卷十

七

不以律比年東西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至卜不祥遂  
謝東胡款關入貢部言虜數苦薊北修內備不戰而伐虜  
謀卽軍正無所謀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深益且將求  
多總理故以參將入闕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  
同知克總兵入薊撫總理虛名秩如故夏江陵當國上  
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  
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右司馬賄  
入諸營驗諸器械疑諸國臣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  
闕閭此還報悉以狀聞既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  
以征伐自天子出其如主幼何旣而以修薊功進左

都督其加秩訓少保兼太子太保其階則特進光祿大夫  
及江陵殉人言波及少保西禪將起記室少保知翼而就  
之乃陰布蜚語京師傾少保而自代始移鎮南鄭虜入黑  
峪開薊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尸祝之少保  
度嶺南任疆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少保歲散  
千金徇客急歸而暴折卽延醫治病且無資以丁亥蜡日  
卒先是任子恩皆停謫襲祖職得指揮僉事

卷十

七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五

林陵 焦 竑 輯

太保王忠肅公

長陵 景陵 景陵 景陵

公名翺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者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公兩試皆高等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誥誤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公提督軍務留撫

卷十五

遼東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乏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公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典武殺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劾乞用一人上用公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吏部何尚書下獄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公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人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今久弛不復知有

卷十五

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公至諸將庭參責其耽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公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結濟塘溝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候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公益簡練卒伍賑窮乏偶配錄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輒匿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殺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和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王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北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公威望已著諸蠻聞公來大懼公略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所畏猶向公嘗言蠻賊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繹騷之患公初入吏部佐王文端公天順初落太子太保文端公致仕專任公公嚴考察公鈐註抑弁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南陽為石亨逐去裕陵召見公問賢何如人公力言賢才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南陽在內閣亦左右公上進退大臣時召公面可否稱公先生屢乞休不允公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太子少保上嘗諭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爾時公年七十八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南陽對曰若繼翺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茂陵即位免公

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忠肅公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輓年富李秉程信皆公薦用公本北人嘗因召對裕陵曰此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以故公推轂北人為多至姚夔又及公往往右南人清舉稍不及公功名損於禮部時公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日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公徐退宿朝房唯朔望時聆歸謁先時曹賊亦知重公不忍加害南陽嘗曰泉陶言死德王公有其五鳳而敬嚴而毅簡而廉剛而寒嚴而義

彭惠安公贊公淡然無欲不識姜嫄而兒苞首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人皆以為確論子世官錦承嗣千戶

太子太保陳佑敏公 事 長陵 景陵 祿陵

公名鑑字有成吳人永樂十年進士為御史陞按察副使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寬洪清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薦按察使王文副使金源入內臺正統元年與于公上疏請定輪粟贖罪法在陝十餘年教典政理每入朝民必滿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久旱公至即雨雨久

公至必驚人益愛戴公召入臺為右都御史尋陞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景太四年秋致仕卒諡修敏陝人戶祝焉

尚書郭公 事 長陵 景陵 祿陵

公名璉北圻新安人初名進太學生永樂中為戶部郎官公質直寬厚臨事從容不見喜怒精練吏事簡約有條宜德初為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上為改名璉四年代塞忠定公為行在吏部尚書罷兼職五年冬上諭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為朕擇才昨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即錄故官不乏才居象正褒褒虞允文材節錄是也慎留意正統元年進士

李賢人選公試賢嘉禾詩奇賢輔相材授驗封主事未幾早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公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其理宜引罪乞改過理老矣官至宰

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眾是公言疏上盡留諸大臣公秉銓十四年名不及塞公然潔廉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為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正統七年請老

尚書周文襄公 事 長陵 景陵 祿陵

公名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八

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預 上喜公有志改翰林庶吉士十  
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二十二年爲越府右長史宣德  
五年東南財賦煩敝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  
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巡撫嘉湖二府十四年八月陞  
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老不允明年請老  
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凡在江南二十二年先是胡榮巡  
撫江南用法嚴刻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公  
不及胡卿使下情不能上達公笑應曰胡卿劾有祛除民  
害語我勑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當是時蘇州  
府通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公聞牒大異詢父老皆

卷十五

五

伏地哭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  
能支盡流徙公創爲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  
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況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  
得國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  
一人名糧長收鄉圖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  
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爲押運視遠近勞逸爲上下酌量  
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  
爲舟橋糾轉諸費填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荒餘  
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縣爲倉  
名預備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綱運風漂盜奪者國

服轉假至秋斗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浚湖人支口糧  
以爲農事或不責償時時藉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  
多寡給之秋與糧并賦凶歲再賑秋熟不償者來歲不復  
給時裏河漕軍與民爭軍船出官願民平願舟又經年往  
復失農業公與平江伯議奏軍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  
交兌江北衛所漕者出通關還繳淮安一石兌如五斗瓜  
洲五斗如裏河舟未渡江南京諸衛抵倉兌者加與過江  
米及觀墊蘆席與折米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公  
請通州草場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止三十兩南  
京輕齎赴貢上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支南京米賤時銀

卷十五

六

一兩得米七八石公請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准  
折納金花銀一兩准米四石解京折京官俸蘇有官  
布足准糧一石舊例足重三觔比解又以紗縐十退八九  
公言農間布足觔重紗縐價頗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  
觔重務在長潤如式耳傳中馬永被諸應客者舊皆領於  
馬頭馬頭豪者橫科弱者鬻產公令田畝收米升九合與  
糧俱征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公  
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  
鹽場准爲縣明年田租聽寵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  
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緣給官殿計用牛膠萬餘

舫遣官勅公 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室初使速

公且還治公不應至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

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

公出餘米造上明盛者須水磨非近歲月不可公令且沃

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至海鹽某得海塘令郡七縣令役

萬夫自七年正月至十一年費萬計皆出公度支海竟不

能爲患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

凡百上俱及縣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

一切取餘米歲不下萬計施及僧道問報饋遺往往各得

其歡心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至今思周尚書

卷十五

七

也公宇量恢弘才識通敏流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

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聞心訪納性尤機警籌畫諸郡錢

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

雨有告報輒按摠品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

緩急爲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

皆不能及卒年七十三諡文襄

鄭端簡論曰忠定秉鈐忠靖握利權皆二十七年忠宣尚

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忠安爲禮部尚

書三十二年文襄巡撫江南二十二年皆久任責成以故

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事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

故在後鮮能及焉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

景陵長陵景陵景陵

公名通字學古吉水人年二十四舉永樂壬辰進士授監

察御史通與諸御史上疏忤旨未幾亡何交趾平地絕

遠多瘴癘而夷僚新附畏約束中制士憚往 上詔御史

予三級知交趾諸州通得清化已而黎利叛來攻清化通

累擊却之而成山侯王通擅與利媾棄交趾故史士歸微

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等曰王通不奉 上命喪地辱

國此城羅生或所耳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與黎利清

化利大發兵八萬晝夜來攻圍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而

卷十五

八

詔使至如成山侯語乃令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

成贖爲庶人餘非罷卽謫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郎又

之坐法免徙南邊赦歸 睿皇帝北廂虜虜日近 詔羣

臣舉將略有以通應者拜職方郎中尋擢右副都御史守

居庸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喇知院三萬騎逼居庸

甚急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參將楊俊者以

精騎入衛京師道聞夜遣裨將告通通使劒厲聲曰若欲

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渡者

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水堅滑不可破

七日虜退趨紫荆通選兵追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

捷聞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賜書慰獎焉。通數上書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或曰。通在清化。得異人授以遁甲諸書。習之精。重禍南荒。復延秘師。處寇居庸。整烟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弘治末年。降與父老。秦已已之變。通守關。有保障功。終病苦。闕。

尚書年恭定公

景陵

公名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籍詭為年。木樂中鄉貢。為山東德平訓導。召為吏科給事中。陞陝西參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賦吏。正統九年。陞河南布政使。飢民流聚十數萬。剽掠居民。撫輯散解。力行節儉。

本卷十五

九

却修靡風俗為之一變也。先數侵邊。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舉廢政。革科徭。抑豪橫。廣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賔賞。必嚴無濫。襄垣王遷輝誣公。公請老。戶部言公廉威為奸豪所忌。不可許。景帝為勅工。守法度。勿得汗風憲大臣。卒。吳淮誣公不法。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上諭議曰。懷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泰管。齊以一機。其故。情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我朝近日左都御史下。翰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翔等淮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公又嘗按山西參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公。臺置獄訊。景帝

日厚怨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籍。公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轉誣公。巡按御史為雪公。誣狀事得已。天順初。石彪倚亨中公。危法逮詔獄。上素知公。南陽又力為解。得致仕。未幾。南陽薦賈銓為戶部尚書。召銓至。又薦公。左右不悅。公者。輒巧滑沮公。上諭南陽。戶部非年富不可。對曰。人多不喜富。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竟召公為戶部尚書。時王忠肅公年七十八。上又諭南陽曰。繼嗣吏部。非富不可。公經理財賦。蕭以勤廉。不勸聲色。出納節適。八年。秦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典。公薦楊瑄。余子俊。吏部疏論公侵官。公上言。薦賢為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已。勤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且乞致仕。不許。公曰。正計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卒年七十。諡恭定。

尚書耿清惠公

景陵

公名九疇。字禹範。廬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六年為禮科給事中。正統二年。兩淮鹽法大敝。擢運司。屢知公性節儉嚴肅。尤慎交接。吏胥豪商。勞家。潔凜不敢肆。嘗條奏鹽法便宜事。著為令。丁內艱。鹽場數千人。走門下乞留。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清。已而被



誣逮下獄得釋又以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景帝初陞  
刑部右侍郎屢辯疑獄有婦訟其夫坐離異公不可杖其  
婦歸夫尋出理兩淮鹽法已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公善  
循拊流民復業者七萬家勅錄諸郡大辟囚寃得釋者  
二十六人有婦人來何苟家者去而歎婦家訟苟與弟殺  
婦苟誣服公疑之釋苟兄弟已而竟得殺婦者無家也代  
還京景泰三年王文當出陝西鎮守代陳鑑文不欲行誠  
諸御史留已公以侍郎出陝西鎮守除弊屏貪威望益著  
先是巡撫多部寺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下亦  
不肯受約束公奏得經下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公  
議公言邊賊士卒不為少府官能嚴紀律精練往勦撫  
絕浸漁養銳氣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  
竟不增戍是秋勅公考察陝西方面官四年冬陝西左  
布政使許宜言侍郎鎮守與御史不相攝文移輒縱改公  
右副都御史鎮守會又言市平角為上供燈公疏論曰  
昔宋神宗買浙燈檣賦諫止今買平角製燈無乃類是  
上遂止天順元年公來自陝西留為右都御史勅公考  
察諸御史是年諸御史劾曹石逮詔獄并逮公降江西右  
布政使尋轉四川上知公清正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  
九疇去非其罪南陽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以禮

部召至京陛見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尚書曰遂卿優  
閑四年卒上又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公  
公孝友純至居喪乘禮平生無他嗜好雖權貴亦敬憚不  
敢犯好善嫉邪別白太過以故與眾不合累遭讒困卒謚  
清惠子椿自有傳

金都御史楊恭惠公

事 景陵 裕陵

公名信民新昌人永樂中舉人宣德間權工科給事中正  
統間陞廣東左參議嘗劾罷按察使被逮至京廣中數千  
人走萬里詣闕疏公公勤廉能乞留以安百姓得復職適  
海盜盜起陞金都御史守其地公宣布恩威獎勵士卒屢

卷十五

十二

戰屢捷撫歸數萬人景泰元年卒官廣人手香燭弔哭者  
幾萬人錄其子琬為太學生廣者民又相率走京乞立祠  
祀公著祀典成化中謚恭惠

太傅于忠肅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于金為汾州節  
度使子孫世世為大官至高祖襲仕元為河南江北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進封河南郡公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  
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子杭遂為杭人大  
父文始仕明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君子行受  
謙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六父俱贈少保兵部尚

書謙七歲，僧蘭吉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毋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倭寇僉事行學督諸生過峻，爭噪而特之，方詭攘問僉事墮泮官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僉事，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噪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也。今不罪噪公者，猶可而囚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乃止。而謙由此顯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恩，每奏對宣廟前，上必為傾聽，而是時領端肅公佐長臺，事其御寮，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為已弗如也。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冤，來者滿國，挾和買為市，屢宰謙，復按

卷十五

三

懲之，歸復偕錦衣官校，撻捕官河之匪私，離者所按，嚴於摧倖，不小避，厄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而縛降，上卒令謙致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而已。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謙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起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時年僅三十三，謙感上知遇，夙夜拊循，部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饑，則多出官錢，糴民粟歸，庾餘則吐庚粟，減直以糴，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流河

勢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簷，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資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往往詭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為官屯，邊用充溢，謙于吏胥民事，在所不精，訓而充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為急，當是時，居攻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足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食二品俸，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勵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為我公也。」嘗入朝議事，人謂即不索

卷十五

十四

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入朝，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恃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謙之，勸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檀東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著獄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為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略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

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鄭瑋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而亡何爲正統已巳，虜酋也先既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鄭瑋上言也。先醜豎于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上不聽，禁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鄭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以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提允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

卷十五

十五

承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捕之，立夾又捕二關之嘗私振者，或時隔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王曰：「啓王下今日捕順與二關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皇太后即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姑退。于是王乃起，謙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是爲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既成亦不宜濫卹報許。」鄭王既卽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

入對，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可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濟卒自益，可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領，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弘等奉馬凡兵皆出管郭外，毋令過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實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選，仍以贏米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諸版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生繁，楊洪亦以選適當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

卷十五

十五

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虜懼益急，而晉徐理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又設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悉上者相軋未定，而指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所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是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太上皇帝破紫荊，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

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諜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鐘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諜使諜諜上皇舉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詔褒予諜進少保總督軍務諜固辭不許諜退而語人口四郊多壘卿大夫耻之入諜不能成而以微功賞能無愧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體其幣以款虜而徐為討伐諜謂前者其不遣使都指揮李輝指揮岳謙而虜隨人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進而不復微款上一信其狡焉悔我何似而可言和况虜不具其天誓

卷十五

十一

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敵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介貴之臣妄廢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制焉始欲歸太上矣諜以未易與保諸州郡為京師拱衛而事力單其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壯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馬父之皆屹然重鎮使諜報虜通總兵朱諜於關子日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馬門關烽火連屬眾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諜笑大虜尚遠眾必張疑兵以誘我乃上方略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今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下獄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為

卷十五

十一

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諜密校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諜為虜問者小田見虜自是益計屈時復誘遣使與也先和且迎太上羣臣王直等請之力上意不憚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而今復作紛紜何眾不知所對諜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言和者觀以解目前而得為備耳上顧而笑春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上皇得逐駕矣先朝處降虜近幾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諜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害諜謂此宜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討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掠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又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軍之諜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爨道且無故而集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間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撞嶺而三楚之貴竹苗獫狁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諜言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即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耀霆擊靡不臨慄効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諜而歸

景帝能用人。太上既歸。上奉之南城。又欲易。皇太

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呈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

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二條。羣公皆一辭。謙獨

再辭。其文統約以示風。上弗許。時已已城下之役。石亨

功不如謙。而得世族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

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為子求官。自當

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關西甲第。謙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去病暨

子。尚如此意。臣敢鑒此。又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聖書

袍。銀冠。帶。弓。劔。之屬於堂。而加封。謙歲時一謹祝而已。謙

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上使中貴人興安太

醫院董宿視之。云。治痰必需竹瀝。上為親幸。萬歲山伐

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自。尚方。謙皇恐謝。且乞

歸。詔免朝謁。尋賜。聖書。褒予。備至。太宗以北伐故。

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

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

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為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

以一部督領之。五千人為一小營。營以一部指揮領之。餘

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為大帥。

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顏首而已。洪亨皆老帥。宿衛而

亨尤貪縱。自快。謙事裁之。洪然而子俊恃勇。驕桀。不可馴

習。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釋其王庭。可以

得志。謙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未必勝。而彼率

其別部。異道而擄我虛。寧萬全策也。後語塞。後竟以不法

為謙。糾論。則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為

大同游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

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嘲謙氣陵之。景皇帝不豫。石亨謀

與吉祥等。發南城。錮。迎。太上復辟。田御殿。而執謙與大

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

襄王。為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

鞫。日。引。等。加鉗鎖。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意

欲成我何益。既奏上。上猶豫曰。子謙實有功。若何時徐

理者。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修謙此舉為無名。謙遂

論棄市。籍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靈翳天。

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桑耳者。以一觴。醉其地。

而。勸吉祥。表。什之。明日復酌。勸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湖。龜

底。孫原貞。時。與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謙

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為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

列內廡。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子謙終始。景泰朝

被遇。若一身。久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亟。

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璉待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上  
為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  
齒。又三年亨下獄庚戌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  
子昭武伯欽反族謙有一子寬自府軍前衛千戶救歸。  
憲宗初上疏自寬狀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  
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姦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責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孝宗  
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賜特祠於其墓  
曰旌功寬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川聲諫為文肆筆  
立就詩亦爽偶然少裁割獨其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

卷十五

三

諡忠肅

會州外史曰李夢陽為于謙祠記曰謙或一時痛之云驚  
鷺水上走何處尋魚鱗而當虜之擁太上而南至宜府  
宜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而大  
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颺言曰  
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  
謙以介冑分不言和而守戰守當太上之迎復謙不為  
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圍非有  
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賒再不違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

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  
天命所假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姦發元勳甫就膺此  
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

太師王端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正統十三年年三十餘成進  
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為古  
文辭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濟以是不得留用  
為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條上刑罰之不中者六事於  
朝而議行之五年擢知揚州府天順四年以考最超拜江  
西右布政使嶺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轉河南

卷十五

三

為左成化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撫治南陽襄荊諸府時  
以襄南多山秦楚之流民萃焉礦賊又不時發特開府撫  
治而恕首得之已會兵搗襄盜平其巢又平湖廣劉千斤  
石和尚之亂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流民聚貫立生祠祀  
恕家家繪恕像母憂歸四年即家起復巡撫河南明年入  
朝議事因上六事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七年服除  
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九年改南京戶部十二年改左副  
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  
接交人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携  
二童往中貴人錢能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

吳淩元、韓調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  
牙等物、其等復與其國互市、稠載還、恕廉得之、遣騎道執  
景景迫授井外、因悉銀鎰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賄、飛  
章露効能、通外夷、罪當火、當是時、灝別為私部、以通漢  
省、欲乘間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  
鸞、進恕、復上章、極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  
有以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言昔交趾以  
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襲致麓川、叛逆、今日之事  
殆又甚焉、上為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  
卿、以及上首皆備、備奉三尺矣、恕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

卷十五

三

上十三年、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明年、召掌南京都察  
院事、往返、永書一索而已、掌院未幾、察贊南京守備、又還  
南京、兵部尚書、察贊如故、盡攝營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  
走私門、奉使過龍江、驟嚴禁、織作工費、并奉旨、毋得自為  
互市、考選軍政、即同事者、無敢干、慮不便、而適有與力  
取、中旨、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兼督糧餉、恕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至破家  
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粳、柴及庖人賤工、請稍裁省、背  
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  
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

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  
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為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  
與周、悅兩人而已、悅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誓不相  
富、然悅彷彿、悅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杜福、以  
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言、帝王  
之學、貴要典、謀訓誥、及無逸、旅葵、上、不之取、而取截江  
網者、何也、中貴人王敬、拔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甲旨、  
齎御帑、全收市鬪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  
太情洵洵、恕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奏、恕因  
罷、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其

卷十五

三

狀、上始下敬、錦衣獄、滿戊、并戊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  
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二十年、復為南京兵  
部尚書、察贊機務、時錢能復、賁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  
事、然亦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唯有敬事而已、滿  
九載、加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  
與妖僧繼曉、比、而遣大鎮國承昌寺、旨下詔獄、都督  
經歷張輔、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  
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外也、一寺立、而移  
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且數十萬、後言、當不宜罪、宜特  
復其官、併復輔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遠

俊黼南京。恕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恨可天  
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則又  
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為諡曰兩京十二部。獨有  
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所言  
政令失信尤中。上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  
恕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  
推薦累上。上崩。孝廟即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即家  
特召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不許。改吏部尚書。入見。即加太  
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以  
備顧問。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

卷十五

二十五

不聽從。何必內閣也。恕薦彭韶張稅周綱為左右侍郎。朕  
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被  
抑。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紀總兵  
安遠虞柳景不法。反為景所誅。與俱罷。恕言紘不當罷。卒  
奏起為戶部尚書。有徐生者。太醫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  
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祖  
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上曰。徐生善藥。與  
院判。恕遂乞休。屢疏上。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  
辭。恕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溫言留。恕內  
閣滋不悅。謂為好名。滿三載。授恕光祿大夫柱國。上念

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  
御醫視脈。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  
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奉官效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逮  
問。有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  
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  
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據濬上。會考察天下應  
覲官奏黜。而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言官有拾遺疏。復指  
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  
以聞。有旨未必實。今再詳訪具奏。恕自疑有沮之者。乃  
求去益力。而上特慰留。居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恕

卷十五

二十六

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  
傳而鑲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  
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此伊周無人。臣禮有  
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憚。疏辭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  
致仕乃在二十二年。即臣傳內所言皆昭。先帝納諫之  
盛。何名彰惡。文泰無賴。逞此機巧。非若於文學陰謀詭計  
者不能。乞於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  
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  
直。謗君傳若行。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依論。  
恕以語故為民都御史。異積積亦為督醫。潤色文泰草。而



授之因請逮恕及潘慎面質。上為左文奉秩而責恕賣直沽名，俾焚其劾草而潘慎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不聽。於是再三懇疏引疾乞休。上乃許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而文奉心快快謂潘不能為地。又二歲潘卒，文奉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為若而使，我相公騎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弔為？」時人快之。恕歷仕四十五年，家居健無恙。日龍大學讀書，嘗言我輩老方理會學問，而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走謁，再拜叩頭，疑難，恕亦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為正德改元，乞歲恕九十矣。天子遣行人齎手勅，半醪絲幣存問，益

卷十五

二十一

月廩歲夫恕乃復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恕噉食兼數人，至其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自氣瀾漫透牖，計聞。上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者，而少子承裕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謚康僖，有學行，不廢其家聲。

李夢陽曰：國制文極六曹，天造不論，莫經綸惻惻。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陽，熙臺省生孫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英廟之遇文達，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句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軍縣封丘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齊斷，小細海蓄帷幄，倏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憚，斯

其人處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壽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何體又一變矣。雖形迹則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與。

少保姚文敏公 事 睿 景帝 景帝 景帝

公名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四年為吏科給事中，內艱闋，復入科，會房變，景帝監國，議即與公豫議，有力量奉元年，起陞南京刑部侍郎，三年，改南京禮部侍郎，勅考察雲南諸吏，四年，還朝，留禮部，上不豫，羣情洶洶，

卷十五

二十一

禮官方具議，上皇已復辟，調南京刑部，未幾召還禮。天順二年，南陽薦改吏部，七年，代石琚為尚書禮部，上顧公儀度，奏對都雅，大喜，成化四年，睿皇后崩，議合葬，祔廟禮，上以孝滿太后故，輒報聞，公疏言：「先帝治命，錢后與我合葬，內閣無忘朕言，率百官伏文華殿門哭諫。」泰陵嘗見公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為國如此。」五年，李秉去，商輅欲薦公，彭時欲薦王榮，而尹旻又欲得尚書，相持久之，乃以崔恭為尚書。是年六月，公代崔，七年，滿九葬，加太子少保，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成化初，公言少保黃福得諡忠宣，土木成事，大臣尚書王佐

腳墊雖賄少保未得易名佐撫存正大經略弘遠整心術  
端介處事嚴恪沒於王事乞諡如福例制曰可諡佐忠簡  
坐忠肅尹旻字同仁歷城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入翰林為  
庶吉士景泰間歷戶吏二科給事中天順初遷通政司叅  
議六年督餉陝西成化二年陞吏部右侍郎五年轉左歷  
佐王李相繼四公九年代姚公尚書累進太子少保太子  
太保太子太傅二十二年致仕弘治十六年卒贈太保諡  
恭簡公選法通敏賢越皆諡端簡論曰九皋執中相繼在  
吏部南人不喜謂二公右北人也時內閣南人各欲用南  
人吏部以故執中僅一年去北人紛然詆南黨善傾人內  
閣不得已用克讓南人又不喜克讓數月去而大章入吏  
部出入五年北人為之語曰斬却姚夔頭去奈王陽景回  
仁代大章凡十三年內閣又指同仁為北黨父子奪官去  
甚矣餘曹之難任也

卷十五

壬午

太子少保李英

裕陵 景帝

公名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為監察御史才識  
宏博議論持正已負公輔之望景泰二年以僉都御史總  
督宣府邊儲參贊軍務三年秋无刺入貢上言迺使臣  
納哈赤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宣府  
日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馬不給

何以供虜使且永樂宣德間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虜  
草地牧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許往牧大同以故  
深知地利數犯邊今虜使畜多誦許之計不可不防是年  
兼巡撫尋改提督軍務公遂薦葉盛參贊獨石諸城軍務  
劾總兵紀廣副總兵楊能上曰塞田方棘不得以細故  
據大將下巡按御史勘報廣亦訴公專權召公還京以右  
通政蔣琳為僉都御史代公言官交章請留公上為遣  
言官即勘改琳貴州鎮守督軍務公留宣府四年掩土木  
鷄兒嶺戰沒遺骸萬五千請下大詞紫荊諸鎮並掩九十  
數萬是秋病乞代不許許公一子視疾後復起遼東巡撫

卷十五

三十

公節用愛人恩威兼濟吏民畏而服之又識投將校斥  
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即小入輒先覺驅出塞即已以  
故邊民得休息軍無冗費虜亦知公名輒徙帳避去成化  
二年董山誘誘西寇遼東公及武靖伯討降山述山至廣  
寧誅之徙其黨廣西加太子少保還臺四年入吏部民  
山為尚書五年卒致仕先是公與王陽明以剛方負重  
坐廢再起巡撫公遼東王陝西改淮揚時都給事中黃寧  
薦公為兵部尚書王左都御史葉盛入閣時葉自廣東入  
議事御史呂洪言公尤可薦葉聲名損於嶺南不可薦薦  
公及王竑上用王兵部公都察院葉亦改宣府未幾公

入吏部公在吏部時崔尹為侍郎不相能適巡檢事為考功郎中張環所持康御史以星變合諸言官乞汰京官且劾戶禮兵三部尚書馬坤姚夔程信并學士商輅康御史者與公善故諸大臣疑公公又請會臺官考察京官大臣被劾聽自陳上留姚程商而馬能去有戴御史者請方而官復如正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諸稍稍侵吏部劉御史言薦舉開競門不可是年朝覲斥退者眾又多大臣烟黨兩侍郎時短公蕭給事中遂劾公下廷議兩侍郎唯唯曰吾二人嘗言之奈不肯聽公遂致仕與來朝被斥官同弊竟快諸議忌者蕭給事中又為山西布

卷十五

三十一

政使丘陵許建詔獄諸言官又疏言王傑欲入吏部彭時為內主以故逐秉彭不自安側宿尚欲弭琴口請用出侍郎吏部尹轉左藍陟右侍郎代尹東綱二御史蕭給事中疏請官公居家言官屢薦大臣忌其方輒不起謫襄敏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

事 略 景帝

公名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為戶部主事有能舉出督延綏邊備南陽薦知萊州府府庫故歲入漕海布范爛守者幸破家公請量留漕海布餘並出為軍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十三年萊大旱蝗乞免

下邑通租明年虜犯京師集兵數千遣官部署勤王在萊六年吏畏民懷景泰三年陞湖廣右布政使盡革諸冗費及和市苗民侵武岡督餉調民兵勦賊賊皆聽撫公安監利流民相殺公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調左江西囊中惟律比圖書承數策省有廣濟庫者庫官吏乾沒五十萬公發其奸賊行臺韓雍竟法連坐布政使失職郡邑肅然制為役法調輕重任一歲之勞得九年之逸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蘄松諸郡所至進耆老詢利害為興革會都督徐泰請浚儀真漕河公役夫六萬人程工贍廩民不告勞又浚常

卷一五

三十一

鎮河避江險四年鹽山薦為吏部左侍郎成化五年代李秉為尚書不久罷歸九年起為南京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莊敏公寬平坦易中無芥蒂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蕪其在吏部憚惜人才獎拔後進廉靖自居人知畏憚尚書王莊敏公 事 略 景帝 茂陵

公名茲字公度江夏人成化河州正統四年進士公正而剛毅有經濟才初為戶科給事中郎王監國初坐門百官劾王振誤國請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掉順者曰此正姦臣當誅百官批殺順又索毛王二長隨監國為擊死血漬丹陛內臣潑血儀

長史曰勿濫爲若曹鑒俄遣都御史陳鑑籍振家并其黨是冬虜犯京師命公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退虜京師解嚴公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爲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以車政一新又論以大義感動羣心北門屹然尋病還京薦代公於泰二年總漕淮上三年兼巡撫清理鹽法賑濟効巡河御史王珉貪淫謫珉戍開平會災傷公輒開倉賑而以狀聞迺自劾上曰賢哉都御史活我百姓勿劾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皆言公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况總督漕運姦貪畏憚兼理巡撫兵民慕

卷十五

三十五

卷十五

卷十五

三十四

謫公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逐細民嚴狎不自愛秉亦非公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爲哉李贊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二公皆正一品也唯相笑故落第二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六

株陵 焦 竑 輯

尚書王恭毅公

事 株陵 茂陵

公名梈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屢遷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冤詞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冤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猾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為百姓奏皇帝還我王廉使上喜立命法司雪公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設法救荒全活數萬人流徙歸業天順七年遷

卷十六

大理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畿藩職奏參錯情法多所

平及時吏諸律比者類多深刻公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籍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商文毅薦代姚文敏吏部主議者不喜南人竟用尹同仁十年卒諡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廣西參政

尚書陳康懿公

事 株陵 茂陵

公名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戶部征秋青草天津諸衛公言舊負未蠲新額湊積人不能堪詔減三十五萬束天順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公假便宜勅

督軍興內艱起復明年蠻平解兵始得奔喪成化元年以

戶部郎中陞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為戶部右侍郎公練習錢穀凡四方災傷邊鎮請芻粟為裁盈縮條析利害曲折七年京師大飢勅公出太倉米百萬斛賑糶公禁絕奸利者請石以上閉不與八年虜入河套兵出公督餉上便宜乞內帑助邊除徑道發丁飛輓軍興不乏榆林大捷進俸一等明年改吏部十三年侍郎九載陞南京戶部尚書歷吏兵二部又九載請老公孝友廉慎沉毅簡賢南曹務開唯戶部金錢布穀出納與內外諸司相關多撓沮不可盡如法公一按典則制國用省財不啻數十萬卒諡康懿

卷十六

都御史黃公

事 株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綬字川章封丘人曾祖思豫事孝陵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州又徙戊平越公以故為平越諸生舉雲南正統十三年進士行人歷南刑部郎中為人廉直遇事處發即重忤時貴不恤人或笑黃郎中呆公正色抗言不為移沮亦竟以是得名諱于戶者大猾任俠結權貴顯人嘗奪民蘆場萬畝貴顯人業與譚千戶酒食往來即知民枉不能直公竟盡法直蘆場歸民歷四川參議參政右布政使參政時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公曰即有冤且散吾為若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於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

云、公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公旦起率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狀甚悍惡詰之無祠牒卽塗醋里額上曬洗之隱有巾痕公曰是盜也卽訊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囊貨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妻女隱窖中恣淫毒久矣公盡按律殺僧毀其寺倉吏倚王親侵沒官糧萬計王曲庇倉吏公竟按如法公爲錢穀吏精律比輒能發摘幻伏威行川中青神令聞風解印綬去右使時秦開建昌礦爲左使湖廣妖僧繼曉至公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雖名掃墓實逸賊儼武昌府館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恭將郭鏞等擒豪奸張綱公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俯首歎息曰令健兒貧至此我何面目臨其上乎亟令豫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而延綏特其大臣名爲巡撫健兒雖凍餓亦不問延綏人忠朴聞公歎人人感泣願出力爲黃都堂一戰已爲尚書戶部威稜毅然盡革財賦內外諸積弊改左都御史入臺天下仰望其風采公憇直崖異常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幾卒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卷十六

三

卷十六

四

公名忠字盡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扈上北征得走還漸陞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內艱陝人數千里赴闕乞留乃奪服還任及徵入爲大理卿陝人復詣闕乞留改右副都御史陝西巡撫成化元年虜入延綏公及寧遠伯肇虜遁去明年又與彰武伯破虜四年固原上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勅公總督軍務將兵往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歿我軍遠退公卽陣斬指揮以徇陣始定移兵據賊水草因賊兵部恐賊來乘請詔問公當濟師否公不請濟師進與賊相持宿日賊稍急公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賊目相率來降賊有愛將楊虎狸者被我擒公叱令所頭來虎狸伏地乞宥或自效公卽假以詞色許令立功解金鉤束賜虎狸遣去故滿四竟爲虎狸所誘擒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算公因陳四事爲經久計是時兵事急訛言洶洶公督軍矢石而下無懼色嘗歎曰奉命討賊又無功日心效成矣鈞陽服公勇毅狗國召還仍協理院事故馬端肅公每語人曰土達鷙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馘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綏封拜如寄者不無功

懲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荆襄流民咸遁入山。李嗣子者，劉千斤黨也，倡流民爲亂。復勅公出總督軍務，公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卽負險不服。縱兵擒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論荆襄妄殺，公再疏自劾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荆襄以公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公妄殺致干天和。交章論奏，故公辯疏略曰：臣思庸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媚疾流言，仰實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參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倖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謂祛殺慘酷甚于夷狄，肆出早傷，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唯荆襄自劉千斤和尙王彪就擒而後，有李嗣子王洪、燃燼、煽禍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驥參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邪？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千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

卷十六

五

爭鬪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殲聚揭榜諭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千，益張虛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囚繫死者實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慘于夷狄，而致肆出早傷，亦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目溢，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嗣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欺罔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劉千斤，尙遺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盡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意苴之謗，鄧艾代蜀，來檻車之徵，非唯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奏入。帝曰：荆襄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皆不聽。今覽卿奏，事理益明，卿何嫌何疑，遽告退避？所辭不允。十年，代王樞爲刑部尚書。十一年，爲兵部尚書，代白圭。公以職方最屬要樞，卽調劉

卷十六

六

忠宣公大夏陸文量公容爲郎時有錦衣百戶韋瑛者挾汪直爲詞察屢興大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公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或先漏言於前而尹旻又先送疏草與直幸上明聖大怒罷直瑛瑛戍邊而前見上獨流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奴御史戴綱因而言直奉法無他以迎上意故上復令直照舊領職直遂首誣公下廷訊事本起於千戶吳綬綬在楚軍中撓法公急奏取回因而附直用事構公公廷辯落職去久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劉忠宣曰公平土達流賊功較諸臣爲最而官未延世奈何

卷十六

七

此可以見公道矣初直用事諸大臣雖與往來已而一二大臣首結直於是商文毅公首乞去都御史李賓刑部尚書董方戶部薛遠兵部侍郎程萬里繼去翁世資代遠余子俊代公公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皆馬鈞陽諸公之力也公明果倜儻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子綬孫錫舉進士綬爲江西參政錫爲南光祿卿錫兄鏞以公功世蘇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逸史氏曰韓雍罷二廣五載而卒項忠先雍舉進士至弘治初猶無恙給事御史交薦不起八十餘乃卒俱謚襄毅也

年譜曰禿堅子留公牧馬于沙場公胡服挾所二良馬乘之閒道走望斗而南越四日夜馬疲乃棄馬潛步忽遇一山崖險路絕攀援而上至山半飢憊且行且仆倚石飲飲忽見松下有物塊然遺于路視之乃肉乾公啖肉吸泉復起行若有扶掖之者遠見胡騎出沒恐爲所獲晝匿夜趨凡七日夜始達宣府會御史張公吳按宣府聞關納之既見仆地移時乃甦視其足有刺羨黎百數而公不知也時都御史羅公亨信爲巡撫來視公令人拔之竟日乃盡不能履臥調上谷兩月餘始能起步

卷十六

八

西洋獲奇珍異貨無算帝乃命中貴至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爲郎公令都吏檢故牘劉公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復令他吏檢公詰都吏曰署中牘焉得失劉公微笑曰王三保下西洋時費錢穀數十萬軍民灰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積卽在尚宜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邪公聳然再折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團體此不父屬公矣

陳建曰嗚呼土木之變文武冠紳灰于勝者何限而公與李文達白恭欽周莊懿蕭文昭諸公皆出一生於萬灰非諸公點名事業有命自天幾何不爲無定河邊骨耶又曰



項襄毅坐困叛四可比趙充國之坐困西羌而彭文憲商  
文毅主議不移不媿魏相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也使當  
時叛四不殄而與套虜連兵則誠可懼然則京軍雖往徒  
費餉搖人心何益邪

太保余肅敏公

事

景帝

肅陵

茂陵

公名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歷戶曹郎擢知  
西安府西安關中會府也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  
來極冗繁難治公從容酬酢而上下皆孚悅之西安城中  
水鹹民飲輒病公爲開新渠引山泉匝衛城市人得戶汲  
至公便利號曰余公渠公又鑿山開道瀉斤鹵灌田千有

卷十六

七

餘頃歷陞左布政轉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  
都督王禕鎮守榆林未城也禕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  
榆林尚未備也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公請復廣榆林城  
增添三十六營堡盡補陝中伍籍之脫落及罪謫而戊子  
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還伍以實榆林建學立官師擇其  
少者爲弟子員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勤力以樹蔬果并  
開界石外地使與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爲重  
鎮矣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恣肆出入公又  
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  
地國初遷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

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  
各據險以守難窺伺唯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  
來犯邊掠我邊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  
虜額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于沿邊  
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牆立若堡凡舊界石一帶多高山  
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創削或累築或挑鑿綿引相接以  
爲邊境實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峯西接寧夏花  
馬池東西二十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若連比不絕  
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若八百  
二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虜寇益稀矣十

卷十六

十

二年移鎮陝西十三年入兵部爲尚書公在邊日久熟知  
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故凡邊臣奏  
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未幾致仕復召加太子太保改戶  
部公又能知錢穀經費曲籌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皆自  
謂不及也十八年又召公出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  
務公言禦虜利用戰車條式奏上二十二年再出宣大還  
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公爲兵部尚書公乞致仕不肯  
出公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榆林修邊之功爲最已而入  
兵部出邊鎮欲推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境而沮  
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就唯鎮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

挽卒能成功。番利百世也。公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諡肅敏。時羅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浚濠築壘。繕亭障。有功。賞而釣陽。巡撫陝西。亦大有名。故稱關中三巡撫云。廷璋山選舉。

都御史韓襄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雍。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命錄囚碭山。教諭丘純責賄夫丘席兒。席兒父教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筆。或吾子他御史榜掠純。強自誣服。然無所得屍。黃河撈一浮體。支解者。父迺哭吾兒也。于是紳坐極刑。雍疑之。蹤跡得磨兒純。始白。久之。出巡按江西。衆猶

卷下六

十一

謂雍年少。未經事。雍抵嶺。振刷精彩。經措宏父。後先皆弗如也。廬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餘孽以次伏誅。楊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印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大學士陳循廬陵人。熟知雍才。言於上。擢金都御史。代寧巡撫。雍時未三十。黜屬吏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英宗皇帝狩土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獨江西恃雍少安。息。英宗復辟。下陳循獄。誅戌。雍坐調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金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愎少許可。迺獨心敬雍。雍亦時時有所輸益。

卷下六

十二

不亨。誅錦衣指揮劉敬生。並所邀亭午具川朋黨律罪。或舉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宴會。且累時。今不坐。獨坐敬何也。敬卒不戚。虜復寇掠內地。制詔雍巡撫大同。宣府。陞陞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遁。修戰守。練卒。固城堡。為一時北方之重。七年。還議事。上喜公狀貌。進兵部侍郎。論南陽曰。九邊撫臣。宜得如雍者。南陽復薦山東按察使王魁。代公。越至見上。上又喜曰。是其將官。英宗崩。內閣學士陳文忠奏。因事聞于大學士李賢。左遷浙江參政。雍為參政。頗不理省務。日選勝從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娛。純皇帝初。兩廣僭寇復大起。拜都督趙輔。征夷將軍。參湖湘間。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敏言。于朝曰。韓雍才氣無雙。盜事非雍莫可。雍舊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韓雍。左金都御史。贊理諸軍。務雍印日拜命。會衆議。進取。或請分軍。屢賊入廣西。可破。雍曰。不然。古仗鐵臨戎。制關外。謂利國家得粵之也。夫兵有合為正。分為奇者。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為賊藪。本也。諸軍不先濟其本。適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投高廉。甯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

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知雅才軍事一聽雅于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為良民願先三軍鋒雅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快中利刃出乃悉斷頸散手足劍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提上天子大嘉賞雅功制詔卽軍中拜雅左副都御史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鎮雅請以讓其弟詔可雅復獻策二廣賊勢實相聯屬於是命雅總督軍務撫鎮而

卷十六

十三

下威臨約東雅既得以便宜行益修防陣伍擇別將分捕窮黨與功最鉅進都察院右都御史雅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千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時之選

鄭端簡曰公言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唯戰勝自散叔放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於是衆從公會諸軍出東道遣徭將平陽峒諸賊又進平修仁誘諸峒寇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交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餘黨斬其藤改爲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

班師四年公言嶺東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宜預爲擇壓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六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開府梧州公得承制專決盡法絕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內臣黃沁忌公束縛不得肆嗾人上書誣公上爲遣使卽訊公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謚襄毅公祠達凱泉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岸谷臨戎蒞政豹變賜捕雖發奸摘伏而事簡心平江西嶺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父母擢詞酒翰風生水湧天才逸發

卷十六

十四

建史氏曰雅雅少時多奇跡至今鄉里能誦道之近怪故謂雅爲賢士大夫每稱指雅曰此百世功也大藤峽天險賊蟠據無敢窺獨雅及王守仁兩至之信然哉

布政陶公事 茂陵

公名魯字自強鬱林人父成爲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或之上旌成事者贈官錄一千人曾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茲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二廣都御史韓雅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雅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惴惴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漫謂曰丞穠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雅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雅怒曰賊銳甚又

操匪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  
當吾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最爾  
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矣當督魯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  
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  
明公未悉魯也蔣宛麗統廢邑事後乃為蜀名臣公幸毋  
棄魯使得畢夜當悉縛諸醜以獻通異之改容曰若所將  
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為多兵貴  
精請任選擇雍曰任為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  
矢射二百步者來二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  
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為別將日  
操練陣法惟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為死率以先登大  
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  
無與者眾益奮韓雍大稱賞言于朝擢為令累功進同知  
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為錦衣千  
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  
駭慄遁避不及遇即叩首乞為良民得無死幸甚然此三  
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贖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况三百  
人乎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

事 景帝 廢陵 茂陵

遠史氏曰土有遇有不遇魯雖才非韓雍幾失魯

卷十六

十五

卷十六

十六

公名信字彥實休寧人生於河間正統七年進士十年選  
給事中吏科 景帝即位疏薦起薛文清瑄虜犯京師公  
監軍守西城上五事都督孫鏜禦虜西城失利鏜急呼城  
門求入公疏言鏜小失利即開城納鏜虜益張人心益危  
趣鏜戰必效死力 上立詔勿納鏜虜逼城鏜兵亦附城  
戰公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發鎗砲佐鏜虜  
退遂請勅石總兵于少保移營關廟外禦虜號令諸將景  
泰元年使蜀還廷議奉迎 上皇有龔千戶者投密書高  
穀家言禮宜厚語漸聞其敢發公倡同列會疏入明年上  
中興固本十策又明年上修德疏陞公及葉文莊公叅政  
山東山西公至遼東憂去六年服闕改四川理餉松番天  
順元年入賀會錄景泰間進言者陞公太僕卿公案故事  
理管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  
馬隸兵部太僕寺言 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  
部馬督耗太僕不得聞即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 上  
是公言復歸太僕二年陞食都御史巡撫遼東建州酋董  
山通朝鮮受偽制為中樞密使公廉得偽制疏請先發伐  
其謀 上為遣給事中使朝鮮錦承譯官出建州董山陞  
不承出偽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遼東總兵海寧伯  
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部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

發竊奸賊罪四十事公條上 詔錦永指揮郭英述竊籍  
其家英得竊貨末減竊寇深遂劾公惑外臺官潰聖聽  
詔詰公不肯引咎徵下詔獄調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還  
侍郎刑部憂去成化元年起爲兵部侍郎當是時兩廣川  
陝荆襄諸路用兵獨署部區畫方畧皆中機宜先是四川  
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下兵又無功朝議遣憲  
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  
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三年進公尚書督軍與襄  
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賊公至永寧分大軍三  
道自督入金鷄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

卷十六

十七

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開渡船鋪賊恃險拒  
敵飛梭下界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稍却攀崖而上  
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已踣其  
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矣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  
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窾幽暗不  
可入壺洞圍守月餘賊灰幾盡九姓土僚附賊乘還師撲  
勦又大捷請移瀘州渡航鋪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  
寧芒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  
卿言官論公上首虜不實公四疏請老不允七年春無雨  
雪公應詔條開政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申理者五

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提問朝以捷賀上下相  
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荆襄不早區畫爰起中土  
天子六師馭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頓朽非大更張  
緩急可憂是歲改南部察賫機務公曰參贊謹非常有司  
事非所預八年合南都大臣言典刑除害三十餘事乞召  
還給事中王徽劾退南京守臣應城伯孫繼光明年致仕  
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毅以功得世錦衣百戶先是  
虜入據河套中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套公執  
不可公征南蠻制詞賞殺皆得專斷迄班師不敢賞殺一  
人曰刑賞 天子大柄顧闕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東攝人

卷十六

十八

卽幸事集輒自專非分也  
侍郎葉文莊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已  
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然後練兵選將誅  
虜復讐一日三疏虜退請明賞罰言效勞如孫鏌歟事如  
謝澤韓清宜賞以示勸守關不嚴赴難不力不可不罰以  
示懲陞都給事中監守城兵劾于少保德勝之捷時北虜  
方張大臣有奏留邊兵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爲  
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  
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

耳志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會河內陳。流民聚為變。勅公往視。稍解散得安。輯景泰元年春還朝。疏進沒名書。請迎駕者。留中。三年遷山西右叅政。督宣府軍餉。尋以李秉薦。協贊獨石諸城守備都督孫安。軍務獨石馬營八城被虜。殘毀列上。利害可興。革八條。又設腰鋪便行旅。均疏圖。給將士瞻火。扶傷。繼悉備具。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頭。摘戊卒不任戰者屯田。給軍中諸費。七年外。擢去。天順二年召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請令鹽商入米餉。邊與都督顏彪。破賊砦八百所。斬首萬級。八年移鎮宣府。代李秉修建屯堡。虜至。蜂蟻。發不得掠人畜。公在兩廣時。丘文莊

卷十六

十九

不喜公以故。李文達亦惡公。遂有謗公殺降。至斥公勞。擢嶺南者。成化二年文達卒。上欲得人人內閣。勅王忠肅公慎簡內閣。忠肅公薦柯潛。萬安。劉定之。吳節。及公五人。上用定之。四年陳公禮部侍郎。五年改吏部。六年賑畿內。八年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健民耕守其中。勅公往議方略。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唯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剗剗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上從之。九年轉左侍郎。未幾卒。年五十五。謚文莊。公博學宏才。清修苦節。每稱慕范希文。惜其未獲柄用。當是

時。慎舉諫官。如公及姚夔。尹聰。尹旻。張寧。輩皆其選也。尹嘗問張宣德。以來科中人物。誰第一。張曰。季聰。尹曰。季聰何敢望與中。

太師馬端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羣兒戲。十數為羣。角之靡不仆。年二十六。登景泰二年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材。選授監察御史。時領院事者王文王。翺皆嚴重。鮮可而獨以文升為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之稱。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

卷十六

二十

文升能制之。使稍稍斂戢。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成化初。固原土夷滿四。與其黨助其從子指揮。瑄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天敗復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又大敗。詔逮巡撫諸臣下獄。而印家超拜文升右副都御史。代為巡撫。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東。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屯中路。文升言於項忠。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石城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提闕進文升左副都御史。賜金帛。遂疏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三

第 上皆嘉納進提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虜寇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列孫虜復寇章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百餘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以紀遂進兵平岷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為參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父之始入為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俸仍出飭薊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為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為巡撫多謂伺養吏小罪輒逮連輒罰馬而釋之將吏既怨且狎法

卷十六

三

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計驗夷管指揮受夷人真珠豹皮官為究管指揮管懼略都督產察使繫答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十餘騎入貢欲以面聞鉞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三衛以朝廷昔誅董山誅不平因留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獨近寨者僧格等十八族皆以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之撫順所自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搗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志方銳欲自往為言上遣太監懷

恩單冒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人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為中國恩太監曰撫之乎曰撫之則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足矣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上即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勘直不得行恨文升文升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給以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文升察其意不實乃具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以兵威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出至遼左而事已定文升與議切勿用兵直亦惕聽而中不善又銜其敵禮

卷十六

三

空手無饋遺而陳鉞則飭厨傳盛供帳見即叩頭便辟左右僚從皆有賄於是遂相與謀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綠幣羊酒理部事如故然直則以密疏言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也於是復遣直偕刑部尚書林聰往勘勘則竟如直言遂下文升詔獄文升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汪直既陷文升使讀戊重慶衛以去則偕陳鉞大發兵破諸屬夷鉞拜賞賜領府庫已而皆敗十九年起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士卒聞文升復至皆鼓掌喧舞蓋文升至是凡三渡遼矣故東人至今思之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旋人為兵部尚書文升念天

下方困於兵，會貴州都司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遣討，文升不可，惟遣官勸處卒，無他也。時上幸方士李孜賢，欲有所薦引，代文升，忽有中旨調文升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上躬耕籍田，既宴而教坊以雜伎進，出褒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而已褒語何為？」公卿愧之。文升乃復條上十五事，上皆為嘉納，特命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時子總以鄉貢上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尋復為兵部尚書，京師大水，上疏陳時事，於貴幸多所侵，又嚴殿六軍諸校，斥

卷十六

三

其貪黷選，懷者二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擊文升，門又飛書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為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賜上尊，餽備四間計，文升謂此虜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為也。請密為之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五州地，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國各入貢，乃請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溥相讐殺，巡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

已皆悔悟，納款請款，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旱，文升請亟勅撫臣發庾以賑，遣使崇祀羣神，為民祈請，馬政弊甚，民苦學生寄養，請覆覈減定其額，著為令，特加太子少保，久之，又加太子太保，有旨傳陞，盡工張祀等二十七員為錦衣千戶，文升力諫，謂此先朝弊孔，賴上初窒之，今復啓之，無功而冒武職，徒使邊將解體也。江南歲侵，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諫，以為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只宜授散官，上皆為停。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文皇帝寵其王，子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

卷十六

十四

成王母當國，為上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商人畜併奪金印去，鎖檀阿力奴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為忠順王，填之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虜陝巴及金印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室，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質，使為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聞，廣而為都，御史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攻城，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為赤斤衛兵所微殺，乃遣使上書。



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彌以少金帛而哈密復皇清寧宮災

仁壽宮上命文升與工部議修建文升言園營軍統於役不可復苦是蜀宋不勝採伐三殿有儲木尚可村太僕馬惜諸新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儲不足則幸發內帑金數萬足之故落成而公私不告匱

甚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優等北虜火師大入邊殺掠吏民上憂之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詞以戰守之策虜雖訂竟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即首推文升給事中亦言吏部非文升不可乃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

傳十四年岳卒文升乃為吏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傅七年上召文升至暖閣諭之曰明年入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彰黜陟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之福也上乃令中貴人掖文升下階後至考察京僚給事中吳舜王恭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法乎悉署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上崩梓宮當出德勝門文升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武宗立吉四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計無所之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勛親莊田租課文升言人主即佐例推

恩思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御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昂等七人偕蒙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祭無行且不良於書今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瑞慙恚誣文升抗旨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歲已丙移而文升居位久左侍郎焦芳日夜覲之會楚人熊繡為兵部左侍郎文升推出兩廣總制不欲行流言布聞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文升二十一疏乞歸乃報許而御史王時中又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故為文升劾大夏珪二公去二公皆賢既相繼去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文升之去人主尚優禮賜勅予寶鑰錦絲驄驛以行月給祿米六石歲給人夫八名供帳領都又三年焦芳構于中貴人譴削文升官秩正德五年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斥復贈太傅諡端肅子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鐸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文升家在捨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華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為天下殺此賊

少保秦襄毅公事景帝泰陵康陵茂陵

公名欽字世縷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為南京御史有風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拔第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陳綱薦知雄縣禁中官捕獵  
被誣得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寃得宥調知府  
谷縣陞知葭州調秦州成化中爲鞏昌知府十三年陞陝  
西參政有軍功坐事調廣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宣  
府破虜柴溝堡及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悉擒治不  
少貸王許公愛親王茂陵怒逮公詔獄命內臣尚亨籍  
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中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  
實嘉歎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巡撫河南時會  
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公獨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  
勢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公廉能上出公

卷十六

三十七

疏示直直頓首伏罪蓋稱公賢弘治三年以右都御史總  
制兩廣軍務破岑銀鵬鵠嶺走匪洞城遂克田州又破海  
南黎及瀘水後山賊四年劾總兵安遠侯柳景食不法逮  
景下刑部獄追賊矩萬視其爵景得內降賊賊因據他事  
誣公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論救上報聞三原在吏部  
極言公廉直忠信不可棄內批南戶部尚書黃紱改南左  
都御史公代紱南戶部尚書八年乞致仕不允十一年致  
仕十四年虜報急以王忠肅馬恭襄故事召公戶部尚書  
兼憲職巡撫陝西十五年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花馬池  
鹽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開窖一

萬四千所解山崖三千里十七年乞致仕不允加太子少  
保是歲革總制召還部尋得致仕十八年年八十卒贈少  
保謚襄毅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  
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飯不改其舊逆瑾專政時  
公義兒丁玉與公繼妻弟楊瑾爭訐楊瑾因誣公子嗣有  
資萬計逆瑾喜即籍公家無所得

太子少保鄧襄毅公

事

景帝 隆慶

公名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爲淳安知縣問  
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  
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薦知梧州會母憂去貴州程番府

卷十六

三八

在萬山中夷僚雜聚難治公知程番悉心規畫凡城郭街  
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檮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  
不感悅蠻夷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後  
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勅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初撫不從  
始合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  
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  
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  
奪貨已四十餘年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今幸黨惡消  
除非大更張不可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  
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以右

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出鎮梧州。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公性不瑣瑣，益思安靜，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顧羣蠻以劫掠為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度軍馬錢糧可以調度，至於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柳州便。又以廣東龍水為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為久計。公於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臨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

卷十一

二十九

公斬獲首惡李景光、覃潔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兩廣總鎮又有桂陽朱英，正統十年進士，初為御史，禦賊葉宗留處州，効外戚汪金內臣，善增陞廣東參議葉文莊公，每事詢英。英奏政陝西調兵食，征固原，巡撫甘肅，條邊事。陞兩廣督撫，專意安輯，民得休息。流入復業者十五萬家。出入十年，召入臺，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英性度宏暢，才識通敏，剛介而仁恕，所至有惠政。

太子少保童公 事 景帝 穆陵 茂陵

公名軒，字士昂，故鄆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占籍南京。

欽天監公幼穎敏，讀書過目成誦。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公思舉職深居簡出，不妄與物接。嘗上疏言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儒杜倖進。恤京民，又言南京羅貴民飢，請命官賑之。俾御史體察，多見採納。時詔南京守備採辦翠毛魚鮑諸物，以萬計。公極言止之。英廟復辟，覽公奏，嘉其敢言。尋上疏言強盜安民數事，尤切時弊。天順己卯，以嫡母艱歸。服闋，改戶科給事中。癸未，同考禮部會試，得倪公岳輩十數人，時稱得士。憲廟踐阼，公增上疏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變非良，謹邊備，沐也。而簿書刑名，其末也。願時引儒臣講求。祖宗謨訓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道，推而行之，則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其任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於便殿，各舉一人，不當者科道糾之。則賢才用，臺諫之言賞，其直貸其過，則忠諫養民之政在戶部。凡奏報災傷，即加優恤，則小民安。多方求將，歷試所長，文武有犯輸粟于邊，則邊備謹。上優詔褒美，並下諸司舉行之。公又言漕河為官舟所阻，請命大臣督其事，仍乞省貢舟而嚴禁之。未幾，四川盜作，命公往撫。公至，遍歷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福。賊首王應高等聞公名，羅拜乞生，悉慰遣之。夏六月，進都給事中。會賊首趙

公悍不聽撫旋復叛去公借鎮巡三司分兵勦捕躬冒矢石斬獲無算凱還蜀人繪班師圖紀焉明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委谷于公且議出師公曰賊已平奚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猶生言者謫浙壽昌令已丑入覲上疏自理廷議以爲寬於是宗伯姚公薦改公僉事督雲貴學政公精于考核隨才造就士風爲變按臣交章薦公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公嚴考天文諸生公僚屬之薦省曆紙之費夙弊一清已亥夏進太常寺卿仍掌監事教諭余正已奏言曆法之差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

卷十六

三十一

淳熙不無先後畧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故其正已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復正天下陰陽官網累免考非制癸卯春予告歸日日蕭然一室非知舊不輕接納紹紳重之弘治改元會欽天官以不職罷衆復以公薦命仍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公言日食紀元之記當盛八旺之候宜修身窮理進君子退小人以謹戒尋辭文舉吳吳張紳高鍾自代是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平糶兼巡撫時蜀歲侵公首舉荒政設粥以待飢饉

程以歸流移平訟以決久禁先是久旱公至雨亦隨足乃爲禁令三十餘條皆安邊保民之政復以南路鎮番一帶苦蠻夷出沒歲減軍糧備犒賞非計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戎卒乃安公復以其地險遠蠻夷雜居疏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舍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復言沿邊偏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夷其有害而無利宜捐松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關堡倉廩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機凡八害三利畫一以聞事下所司議行嘗創兵器給諸關堡爲禦敵具

卷十六

三十二

鴻按察使林俊可任中丞時論避之辛亥晉南吏部右侍郎甲寅夏進南禮部尚書累疏乞骸骨上再四勉留公力陳數千言謂朝廷大政闕門一議不足決是非宜如古公卿大夫各得獻議以俟采擇未幾以疾卒贈太子少保公身若不勝承強學好問至老不倦爲文淵博雄麗詩有唐人體裁書學遒勁見者寶藏之性孝友事嫡母夫人備極色養分祿以贍兄嫂撫姪靈及諸孫應禎皆有恩平生喜賑人之急而自奉蔬食水飲泊如也顧司寇璘作鄉正篇以訓士云公擇地而蹈擇言而出吐辭濡翰必軌其方慎哉愿乎君子以爲知言所著有清風亭藁枕肱集海岳

涓埃論錄 夢徵錄 各若干卷 藏于家

尚書何文肅公 事 景帝 祿陵 茂陵

公名祚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父文淵進士嘗知溫州府廉靖平恕召入刑部為侍郎請告歸正統中薦起吏部侍郎景泰中進太子太保佐王前同為尚書被劾致仕去公初主事南京禮部歸葬父下地不得吉會宋樞密陳文定公葬父廣昌子孫貧欲弼其葬地眾謂此吉壤公曰暴入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為按察副使福建陞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倚強援莫敢詰公盡鑄暴生法去撫戢南陽山谷流民六萬戶陞布政使湖廣成化十七年副都

卷十六

三

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兵事虜自河曲入塞急遣伏兵灰溝旁斬虜大敗去召入刑部左侍郎虜首擁眾寇大同殺邊將紫荆居庸告急勅公巡邊遣謀覘虜管聲言遣兵搗其巢虜懼不戰遁去檇州宣慰使楊輝嬖妾乃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酋不肯從輝矯令大喇鎮軍諸夷寨立懷遠宣化二長官司又割檇州凱離五十二寨設安寧宜撫司立友為使張都御史輒為輝畫請得旨會愛母友友母益橫誣愛反交通唐王朝廷疑愛遣公即訊友母子又輩金寶賂諸權貴人欲公因愛眾籍籍為友遊說必欲去愛公至盡得友子母奸惡罪條上曰愛無反謀輩友宣撫

削官銷印遷保寧與產業自給檇州遂定陞南刑部尚書疏奪內臣守備蘆洲還民

泰陵初召公刑部為尚書上疏乞禁京師胡服胡語鄉御史者南橫欲躡得大理丞公薦由早魏紳郎中鄉御史恨公會公外氏與鄉人訟即誣公得金錢與行賂輒上下其手要他人又從中主之公杜門引咎辭位下諸根連人詔獄窮治無踪跡公雖湧白竟不安其獄請老去公卿臺諫交薦起公竟不得卒後江西巡撫林俊論公文行政節應謹法得謚文肅公守官清慎律已方正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怨必行其志

卷十六

三

都御史高公 事 景帝 祿陵 泰陵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景泰二年進士為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南徙民耕於地畝收歲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公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天順四年御史趙明等疏勅來朝吏語觸上怒詰疏出誰公任實草疏都御史寇深言累年奏牘皆屬高明乞貸明過上怒亦解顧喜公曰高明能御史先是公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納賂下獄死汝言潼關人代千少保為尚書不數月奸賊萬計誅石亨公及門達籍享家公言亨無反謀蒼頭得免次者百

人臨山薦陞山東按察使。上謂南陽曰：高明宜內用。又謂寇深曰：高明可都御史。南京、南京久亂，縱公振綱紀，劾罷諸貪殘吏。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勅公勦捕。公造巨艦，榜籌亭，往來江南北督戰。又授方略，御史戴琥領以山擒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高山望候，賊出沒露踪跡，不得逞。江海間稍靖。中官粥私鹽，縛儀真指揮琴卒大開公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巡撫縱法狀，及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公。公亦三疏請終養，成化二年上杭賊起，卽家賜公勅便宜討賊。公力疾赴閩，先論撫賊降賊，恃險不應進兵，搗其巢，大破賊，俘四百人，誅渠魁十一，餘並

三五

擒。生拆上杭溪南里爲永定縣，控賊海口，民僑令募亡命，謀不軌。公不欲再起大獄，或至用兵，坐誅妖言，衆遂定。卽土疏乞休，納符勅去。嘗曰：孔殲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微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公天性孝直俊，暢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儼然。

卷十六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七

秣陵 焦 竑 輯

少保倪文毅公 事 秣陵 茂陵 奉陵

公名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讓，正統四年進士，歷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天順元年，晉學士，侍東宮。上大學諸直解，又明年考順天鄉試，勢家子弟不獲倖進，遣飛函誚公，適成間，平八年赦還，外艱去，歷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文僖。文僖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公。四名岳，公瓌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編修，考校纂綴，精

卷十七

詳安雅，進講。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

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不諳暢。每大廷集議，公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公裁定。公又長於奏議，一爲千言，春容飽達，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成化二十三年，茂陵升祠，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公爲侍郎，疏言：上詔可，耿公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公，每見公疏，稱善不啻已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諸儒抱遺經，專門講

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共疏寅畏天戒七事未幾復陳八事守嶺南內臣章春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賊爲尚書內臣章春傳旨召國師領占竹子四川公抗言領占竹借號法王淫昏矯僞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制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羣聽馬鈞陽言成化間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公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

卷十七

七

二年二十二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版日耗宜立嚴科痛加條革如文升議便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南兵部參贊機務十一年清寧宮災條上修省二十八事十三年召入吏部爲尚書公才學識量優於經濟於諸卿中唯推遜馬鈞陽至論國事亦不肯苟徇先是弘治六年鈞陽言五獄之名宜從京師我朝比獄乃在京南公言比獄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獄太常卿范淇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獄公議良是十四年卒贈少保諡

文毅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論文自公父子始文集並傳自王忠文後再見云公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邊事狀略云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日肥易於屯剽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輟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虞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饒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

卷十七

七

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稍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厯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鬻爵優游朝行輦帛與金克叨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首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援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安編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比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鈞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

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為冗怯。陣陣退縮。反器邊兵之功。望敵奔潰。又為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遠也。去京師遠。宜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階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還不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器於奔佚。况聲東擊西。虜人奸德。播虛批吭。兵家與策。精銳既盡。而西若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為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為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

卷十之

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執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其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驛而校之。而倉庾無升合之人。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需之。而商賈費倍蓰之。科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克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輓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

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租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為准折。權假實則侵剋軍儲。故朝廷有崇崇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望。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迨至過一日之間。或一二軍。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除懷竊取之計。巧為影射之謀。凡其經履之處。悉為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為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敵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効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紛。據指掌之圖。肆

卷十之

竊應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比以為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為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饋餉為艱。彼或作為遁避。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蹙其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之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風之心。雖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襄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



厥險微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  
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  
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  
勝直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大挫大挫之機銷毀沒  
之機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  
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遂下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衆  
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  
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足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  
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  
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  
皆愛之於天於祖宗不可忽也何失東勝故今日之害  
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  
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撲此實寡謀故  
晉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  
功既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昔生典兵謂詞  
謀爲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執已意而不回  
處置多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既爲苟且之舉已  
損威而失信近之議置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起釁而示  
怯遠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性其他可  
知徒使下弛兵機上黷國紀又皆北堂舞文之過重貽後

時望勝之術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  
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  
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貴成功曰增城壁廣斥堠以保  
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  
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  
紓民力其論邊漕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  
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折津龍門之險然昔  
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鹽船木筏往來無常且口小戶  
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而河南  
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  
河通舟楫往來極便而行走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  
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當潼關之比數十里接連渭河可  
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  
安及北上源可通邊陲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  
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脣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  
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  
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運某處可  
造船以備運運漕寒暑如導漕漕河務在通毋憚一時  
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憂可紓雖四方  
之物無不可致矣

太保周文端公

事

裕陵

英陵

恭陵

景陵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王陽曲人宣德乙卯貢士初主事刑部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尚書寬大詳雅修脩長身善議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諡莊毅贈太子少保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奉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子勢公宜晚請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放上官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修費省遊幸征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顯傳上踪跡此疏出誰欺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寔具草公曰疏草本出經節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幣兩淮准給中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執不與上悅公言併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詹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

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靈臺奏增酒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修清寧宮調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額役清寧宮家官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得附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墾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荷指目前輒增稅貽累貧民轉為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為東官莊者上念公言擢其奏抵罪十二年致仕康陵即位起南戶部憂去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諡文端公初在清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務守正應變刺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

太子太保劉公 事 裕陵 英陵 恭陵 景陵

公名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舉鄉試第一明年為天順八年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還為職方司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紳於天下事所奏覆多當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

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戚寧伯比劍邊蒙大夏敬郭細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澗破倭占城地西略諸土夷敗於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嶺大夏匿弗予尚書爲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第一間西南立廢爛矣尚書怒乃已朝鮮貢道由鴨綠關迂廻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大夏謂山鴨綠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而待今日始有微意乃勿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夏規調兵食有餘太宰才之欲以爲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參政已遷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及宋慈元后陵泫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太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乃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浙江左布政去廣東陳獻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與大夏善嘗稱曰綱公愛民如子字身如女朕論於今人中仰古人亦未易當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詔遣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至最厚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聽乃自上疏遂置議其案可三十里復疏四府管之案可十里疏長限以公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連艘無滯功重而費輕逾於徐有貞甚 爾書褒賞入爲戶部左右侍郎十年出治邊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

卷十七

十

曰虞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徇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解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卽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糧買糧必有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卽欲收報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矣十一年三上章乞致仕歸築草堂居之天下因稱曰東山先生十三年廣東西督撫缺卽家起右都御史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大夏亦精心無倦一時肅然盜賊衰止在廣東西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十五年召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既廷謝上解羈殿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微飲俱有常何至今日獨言民窮財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臣在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卿猶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微飲一一詳而革也於是上益察知大夏廉且敏事時左都御史黃璠亦以材見知上嘗常朝坐金臺旁宣必大夏再宣必

卷十七

十

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爾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達者在延綏嘗搗虜營妻子有尅獲乃以捷聞上器之察謀令帥師搗虜而問於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達乎延綏至今少息肩矣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所得獲歸雖十數耳幸而大虜洋人不相值值之則無唯類也上曰卿爾太字何以得志於虜大夏對曰陛下神武敵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且其時淇國公一小費飾制舉士為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會上策唯有守耳茲爾亦從傍贊次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為所誤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

卷十七

十三

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怨而使以恩歸上似未足深怒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為天子皋陶為士師執之而已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意允珪請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衛者臣但言民窮而卒窮始甚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甚對曰江南因轉漕江北因京操它國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上與其帥共之上欺急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為人上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弊政莊浪土帥魯麟為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強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者有欲召還者

之散地者上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為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為賂發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怏怏病死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以為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為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悉失兵遣飛語揭之宮中主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不利於夫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對曰臣無暇及他鎮臣在廣廣之食城樞按總兵主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

卷十七

十三

必令庶如鄧廖參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上面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帝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苗璋恃夙貴耻不肯與選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即奏奏大夏曰如前旨何上曰吾雖意之未發也何謂旨既而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奏上上切責璋示若逮繫者而姑宥之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曹大夏曰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

事細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間而有側目大夏者矣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煩瑣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上自是益信大夏與戴珊賞資金幣有禮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上一日召對良久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鄉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庶且屬

卷十七

十四

又賜白金彩幣寶鐘而郎中李夢陽爲東山草堂歌語跌宕悲壯天下傳之大夏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邸劉宇又微間造膝事衛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上師岑濬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先帝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淵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即不死可無皮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辭之又瑾所使使詞大夏家實貧始永成甘肅衛瑾辭辭悉復瑾帝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併復其廢秩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耕種贏卽以貸予姻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爲重輕居數歲卒壽八十一言官復推大夏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諡忠宣鄉端簡曰修清寧宮有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減十五督工者訴上上令內臣諄內閣擬旨詰責洛陽曰惜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故彈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內臣以告上欣然如公議嘗召論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啟朕公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者可戒上曰卿與朕

卷十七

十五

舍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遷六

李夢陽送太司馬劉公歸東山草堂歌曰東山有草堂縹

卷中記

受三朝祿、此時邊徼多戰聲、曳履謁帝登承明、謝安笑却。

汧殿英謀密語人不知左右微聞至尊羨自從龍去不可

唯書苦死只欲歸聖肯優容意悽惻內府盤螭縷金織賜

威明水雲自是日觀者金絡塞城中冠蓋盡追送塵埃不

未事皆不見。冀二疏千我思。某等盡圖即。即草堂可說。

無祿食視竊胡為乎乃知我公真丈夫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

事 裕陵 茂陵 恭陵

公名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三年御史督學南畿十四年督學陝西為按察副使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尋陞福建兩布政使弘治二年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為利公刻日令自首嚴練兵伍自製為管陣法蜀盜野王剛起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峽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四年陞刑部侍郎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改左都

泰中

太

御史上親鞫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天威頓霽上知公清慎每延宣接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覺泣下上亦為動容一日公私懇辭容曰珊老病子幼黃一客死異鄉不得瞑目公同年友受知上上獨不為我言乎一日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允上曰渠情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日為彼達情惻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華容以上語

告公茫曰吾不得返家矣十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諡恭簡公奉職守法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辰入西出窮寒暑不變厥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

事 康陵 茂陵 恭陵

公名敷華字公質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父洪進士為御史沒於土木公少有奇氣里中有竹村為帷公年七歲即指揮羣小兒盡斬去入翰林為庶吉士與華容同出兵部為主事歷郎中華容醇亮端恪公方毅坦直並負時名成弘十一年奏議浙江景寧有礦盜聚且議用兵公力請撫

泰中

太

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憂去六年復山西巡撫奏增解池鹽課補潘祿餉大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北可車行者致沐八年改陝西會妖僧據山中為逆朝議且用兵鈞陽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公果授討山中父老縛妖僧至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右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時例漕司負筭假銀太倉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尼負益積公曰下剝上擾漕是以窮國貸取息大非政體築高郵湖隄溝殺水勢又築隄寶應十四年改南臺與翰林翰林俊章懇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遷南刑部尚書尋召還內臺上知公名與

華容鈞陽浮梁同心故職一時並稱名卿正德元年瑾燭  
旨逐公歸田又明年女病且華儼永冠掛家廟退終正寢  
公丰采煥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貴節吏治贈太子少保  
諡簡肅

尚書黃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奉陵

公名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爲屯田主  
事察友忌公嫉奸吏誣奏事竟白同察生傾險去官公以  
故舉益起陞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汲汲以  
人才爲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  
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矯激沽名以閉

卷十七

三

開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公退客至輒見訪訪有  
得必書于冊量其才品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  
才或勢家干請欲用其私人輒力言不可公亦不妄交游  
陳恭愍謝文肅獨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樊瑩福  
建按察僉事章懋文肅言公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  
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  
始終不少變陞右通政通政五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  
原屢薦公竟未及柄用而卒張莊簡稱公學純志潔公正  
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  
禮部尚書諡文毅子備亦爲文選郎中備子綰官生論大

禮歷官禮部侍郎遣使交南陞尚書未行落尚書以待  
致仕

太傅韓忠定公 事 茂陵 奉陵 康陵

公名文字貫道洪洞人母姓夢紫承人言與爾文潞公已  
而生子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爲給事中工科劾都御史  
王越薦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紘語頗涉兩宮越又附汪堅  
以故逮文華嚴考訊幾死出爲湖廣參議累官都御史侍  
郎南兵部尚書奉陵知公召爲尚書戶部時時召見公  
奉日顧公長歎公頓首謝不職上曰朕欲理鹽法若人  
難任今邊儲竭急奈何公又頓首謝山上疏請革七弊一

卷十七

三

開中引鹽二典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來帶  
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上盡行其言康陵初  
卽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上大馬鷹兔舞唱角觝  
廢萬幾公每朝退輒泣屬吏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其休戚  
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  
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  
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乃具疏以進曰臣等得罪股肱值  
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  
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  
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



巧爲浮蕩。上心擊毬走馬於鷹逐犬武備優絀劇錯陳  
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鷹蝶囊無復禮體日遊不  
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  
寧霄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  
人唯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  
皆在陛下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  
雖將此輩茶粉蠟醢何補于事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  
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  
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  
累聖德乎李馬承成等罪惡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  
憚爲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剝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  
馬承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  
保靈長之業厥入上驚泣不舍璫等大懼初閣老持言  
官章不肯下閣璫等窘已相對泣會諸大臣跪又入上  
遣司禮監八人詰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明日  
忽召諸大臣入洛陽語王臺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  
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跪曰有旨諸先生愛  
君愛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是日璫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  
不肯下璫等無奈何乘夜繞上前跪伏哭頓觸地曰微

上思奴儕且磔僕狗上怒動璫益復伏地痛哭不止  
日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諫無忌者司禮監無人  
耳有則唯上所欲爲誰敢言者於是上立詔璫人司  
禮監連斥洛陽徐璫二閣老自是璫益專弄權矯詔奪公  
官二千士聽士奇皆削籍又矯詔逮公詔獄秋殺公會有  
授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贖米先後三千石破公家璫復  
官致仕未幾卽位羣臣交薦加太子太保賜諡存問曰  
起文彥博於九察之餘人心使屬璫璫公于自代之後  
家慶彌長卒贈太傅諡議稱公恩同衛子而竟保其身老  
似武公而不弛於學諡忠定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瀚字亨大閩人成化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歷陞諭  
德弘治三年爲祭酒公爲祭酒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  
故事祭酒膳役銀歲且百公悉貽官攝祭酒公署及監中  
諸師儒寓舍九年進禮部侍郎掌監事十二年入吏部爲  
侍郎明年爲南吏部尚書會災異率羣僚陳十二事時有  
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黃緣傳奉授中書舍人者公  
上疏申救御史乞寬宥以全風憲之職收回中書舍人成  
命以杜倖進之門不報十七年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  
事明年甲子請老正德元年家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

玠為公學優才瞻剛方貞介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是時通璉測日方正上命南京科道  
官言事被逮公徇往送賜休金且議上章直詣言官理問  
之恨勒科道招詞逮公為黨矯詔降浙江左參政改任璉  
恨未已復矯詔指公與大學士劉謝尚書韓文等為姦黨  
璉誅復尚書致仕按察副使陳伯獻嘗稱公嚴者即之不  
知其為貴甲者即之不知其為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  
為賢且習獨非意相于者即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  
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安子庭樞嘉靖中為工部尚  
書諡康懿庭樞弟庭機官南京禮部尚書庭機子煥亦為  
南京尚書禮部機與煥三世皆為祭酒煥孜孜不倦教誘  
後進唯恐有忤祖德蓋慈仁謙厚允矣君子弟輝亦舉進  
士為兩司三品大官庭機與煥皆宜諡文庭機文康煥文  
懿當矣

尚書王文莊公

事 成陵 恭陵 康陵

公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公應悟天  
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為府史者嘗致  
公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公書顧奇史史對曰史里人王  
生書也堅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耶留讀書  
府中積食授衣遣入郡學為諸生提學副使陳遷異其文

卷七

七

卷七

七

曰此生文章經世非主舉業夫幾發麟河南第一第仕南  
京戶部弘治九年僉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在  
晉九載泰陵勵治思賢嘗召見華容論人材曰潘泉中  
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正德改元乞致仕賜誥四年家拜  
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七年又拜南戶部侍郎十年召入  
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適名者亦趨  
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將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與宸濠  
通公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完意不說十四  
年三月陞公南戶部尚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公出督  
餉領鄉至九江聞變馳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  
聞康陵南巡益憤懣疽發背卒諡文莊公傳聞多識凡  
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已歷歷能言至論時務要  
決成敗可否通窒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不問人私人亦  
不敢以私問也既太守蘭州人治南陽脫略簿書宣導化  
理公及舉人張景純皆太守所議拔弟鴻漸亦舉河南鄉  
試第一官至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廉靖有吏才

副都御史陳公

公名鏞字宗之系出會稽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南京  
占籍欽天監父獻錄鄉舉為豐城教諭公賦質卓穎少受  
庭訓以文行聞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丁未成進士授禮

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為人明  
敏有吏幹董學時校閱積數公廉謄慎終始如一諸生登  
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洪洞誌振發士習諸生  
感其風誼典興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  
晉江西參政庚午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劫郡縣  
民之貧無賴者蟻附其間純黨日衆公設方略督官兵以  
次討平之餘賊未盡朝廷即晉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  
撫其地公曰良民可驅而為賊顧不能驅賊為良民手於  
是移撫諸郡有從者不治湖湘素服公威信見微即盡散  
諸盜盜資阻涿者咸鳴唱有更生之樂矣壬申以疾乞

卷十七

三

歸命朱下面卒所著有矩庵漫藁金陵人物志行於世  
欽字諒之蚤負文譽與兄鎬齊名成化丙午丁未同登科  
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軍政未持清恪峻拒請托豪貴者  
側目咸思中之會武庫郎妻性被誣下獄取助同部人皆  
搖手避莫敢救恭自公獨奮身躍其冤狀詔并建公同繫  
者二千妻病日寢賴公周旋之得不死久之妻乃獲免而  
公亦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為畿輔要郡簿書填  
委公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踴鴈風發百廢具興以時  
巡行屬縣問民所疾苦庶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  
解印去者郡人號為陳母弘治乙丑入覲吏部舉二千石

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公首與焉晉廣東提學副使條教  
甄別士方嚮風以疾卒時論惜之公嚴毅方正所與游必  
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  
讀其文典則閑遠知其於忠愛孝友甚隆也司寇顧公璘  
刻其自卷集四卷湖山聯句集四卷今行於世

都御史王公

中茂陵

集陵

公名雲鳳字應韶和順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弘治十年為  
祠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伴進者是歲十二  
月朔駕自郊壇還坐車臨陝州知州編修劉瑞上疏言副  
使楊茂元才識優長特憲得體郎中王雲鳳守官肅正持

卷十七

三

行清介相繼獲罪乞早賜召用十一年僉事提學陝西十  
五年改副使提學正德四年為國子祭酒明年改南通政  
是歲請告七年起家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益奮發才氣日  
浸理邊邊吏憚其威逾年憂去十年又起家副都御史理  
饒淮浙亡何上疏乞休嘗移書吏部尚書楊文襄曰山中  
屢聞謠言近留王昂一甌人尤傳誦昔唐介貶數月兩轉  
未久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既不獲留推薦超擢在公筆端  
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峯淪落以死岳蒙泉坎  
壈終身極食陸布政領得超拜尚書今文達之富貴安在  
哉切恐奔趨富貴譴談利達者相見輒稱功頌德乞憐求

官直諫之言無出上達雲鳳臺。感激激憤。敢不布其愚。今兩耳並聾。百藥不効。只得耕田納稅。養親讀書。唯俯垂憐念。使鴟鹿魚蝦各得其性。幸甚。公當官孤立。直行已意。以故上下多齟齬。家素貧。遭此誣賸。補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山西巡按官公忠義。無庸請周其家。

尚書林公

事 奉 康陵 永陵

公名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少力學。有文。成化中以進士授刑曹主事。日習法。執比。御史。而卒歸之平恕。時上方寵僧。網羅及寺人。恐芳俊以災異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

卷十七

三

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薄蝕。野熊入城。鑒戒之昭。莫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我比鄰。邊氓騷擾。戍卒怨咨。然臣愚謂此手足之疾耳。未甚害也。山西河南連年飢荒。而關陝尤甚。人民流徙。被于荆襄。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倉庫懸磬。拯救無法。樹皮草根。採取盡竭。野無餘糧。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隕涕。而撫按三司等官。肉食其地。顧盼徘徊。專事膝蔽。民飢至此。漠不為言。大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謂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卽遣才力大臣。及科道廉能官。分賞帑金。馳詣近地。其臨清起運及鄰封。

卷十七

五

蓄積之糧。聽令顧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贍濟。則未死飢民。抑猶可及濟也。抑臣又有說焉。孟子有云。死我。所惡。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不辟。臣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陛下為聖明納諫之主。冀億萬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一身。臣何惜一身之禍。而不為陛下陳之哉。臣聞修養。一曰。韓氏之教。惟誕無稽。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誣每見於漢唐宋史之間。可考也。妖僧繼曉。市井無賴。猥挾邪術。詐欺楚府。竄身逃罪。潛住京師。多方貨綠。致蒙聖眷。敢復惑亂。繼曉。以進銀數十萬兩。蓋造寺塔。是必繼曉小人。過為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彌昌。民命咸永。邊疆底寧。以此啗陛下也。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鑒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教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盡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然且不為。况萬無是理。而有大害也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位。子將焉戰。夫鶴之好未害。其失人若此。臣懼夫不斬繼曉。異日之禍。誠恐未涯也。然薦之者。梁芳。芳傾覆陰狡。引用邪佞。附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若趙高。

奢侈若石崇數年間以進貢買辦為名盜國帑藏貲財山積尚銘汪直未能或先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夫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為疾為病臣切為身危之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下及閭井飢餓之民咸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無一人敢以此言進者獨惜官而畏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而以爲陛下仁聖之累耶下詔獄謫劉姓州弘治初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大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後行部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電損稼後與之約積薪伺之果電即止已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

卷十七

七

輪官債民逋毀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撤其材新學擢湖廣按察使風儀整肅屬吏不敢犯會境內雨雪震電引咎疏時政言貴州調官軍軍苦戰聞民疲轉輸德安安陸創造興岐二王府吉府復增修蓋工役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命且府大則心侈後則驕驕則踰分府大則難于創蓋而又難于修葺又居人難克疾易生臣謂興岐二府宜小而不宜大吉府宜修而不宜蓋乞循寧襄德故事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闥為著例不報後引疾乞休不待報竟歸得允後以言官薦拜金都御史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涌後疏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唐來官閣內侍柄臣之禍

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成逸欲遠後幸親賢士大夫語甚明切時毅皇帝在青宮上廟瀛未廣後特以為言已又疏言昔殷武丁為太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祖甲高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民間涉艱虞故能周悉民情為守成令主蓋處境太順驕惰易生未必福而求禍也今農畝細民家無十金之產猶慎教子以守先業況太子國本天地祖宗華夷所付託耶今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而多處席中少就外傳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意也乞召禮侍鄧綬陳漢少卿儲璫南光祿少卿楊廉克講讀官其資序不合實行可更如致仕按察副使曹時中渾厚澄堂粹然和氣處士劉閔恭慎醇粹學行高古于勸講宜稱仍乞禮致時中使為官僚而令閔以布衣入侍更勅各部翰林院科道官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以充則兩養薰陶宜有裨益而推立教之本於聖躬已屢疏乞休又薦時中自代不允以左金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江西歲飢盜起條災異預備奏均條里甲賦稅事宜所至宣上德汰官弊問民疾苦以風俗教化為大務賑荒蠲賦褒表賢老一主于阜俗靖民雖險僻山縣未嘗見上官至者靡不畢造撫循勞來吳城毛竹弘山賊巢單車深入平之一省以安民

至今追頌時宰庶人貪得營枝害取祿米過倍官校采奪民利俊至約束之不爲動奏請定祿米歲額布政司徵收貯庫每季長史司支領爲著令已濠秦府段請易琬瑤瓦俊力言當斷以大義毋涉吳王几杖之賜濠大恨時濠雖暴橫然未有逆萌或以爲過後卒反人服其先識內艱歸陞副都御史再撫江西俊恐爲濠所倚斂力辭不赴四川盜僭王璠賊藩省大臣起巡撫四川宣布威德勦撫並行四川平會瑾誅上疏言昔以沙衛殺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以爲功出關寺國爲無人也今賊瑾謀逆危干子鈞一髮而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文武無人以陛下信文武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如永豈不能早發其奸致危迫若是耶今瑾雖誅黨魁猶在終日失刑請擇宗室有官中而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許進等以修復舊政意指斥用事者故大臣交忌旨下請責時諸邊征勦宦者必屬其子弟私人寄兵籍目功俊一切拒絕權幸愈益惡會與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者謂盜衰易與無所事後可其奏命下朝論大駭蜀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俊去蜀而兩川之寇復作矣寧庶人反俊聞報卽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鎗并抄火藥方手書與南鎮都御史王守仁勉令竭忠討賊時言

官交薦不起嘉靖初天子在藩邸知俊名人入繼統召起工部尚書疏三弊敦促轉刑部尚書未至卽罷祖宗親儒臣故事乞傾心延接加意採納使邪念消妄心息驕氣平以出政布令又言今太倉之儲盡于無名之冗食小民之蓄盡于無名之誅求陛下初詔所舉皆其渠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往往稱不便冀萬有一更誠更之則諸所革者盡復而天下之公議廢矣又言移風易俗修身先率之士大夫先奉行之成約質渾樸之風既至命倚經筵會舉罷講俊疏言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且言學無編無萬惜才珍經筵聽講頗不謂勞文華清燕亦不謂熱如陛下天稟全智年方志學願毋輟罷廢又舉古師臣坐講故事以廣上德上嘉納之俊在位于親大臣勸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數數爲上言諸正德中結權倖干政納賂者通政張龍廖鵬齊佐王獻俱奏伏法時內使蒼景盧良太監劉寶左少監李朝用來御劉孟陽諸不法事連發爲科道所糾旨勿問下司禮監發落俊具言法立乎祖宗守于陛下而奉行于法官諸葛亮有言官中府中俱爲一體藏者賞罰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今法于內臣親屬者俱得免是法獨行于外而不行于內雖陛下盛德左右幸心萬一有作奸

犯科而無法以制之其流之弊安可止耶竊揆 陛下見近日參論內臣之多以人情不甚相遠論細謹內臣豈無縱恣外臣難免而近日參論意必外臣有輕重于其間也竊惟大小臣工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有科道之糾劾有撫按二司之推舉一千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年而沙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內臣犯法事無大小法皆具奏故 陛下祇見參論之多而不知爲執法之平也惟 陛下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上不聽案定暨私人獄且其內降送鎮撫司俊奏言 祖宗設巡別部御史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大小罪犯無不畢由錦衣衛謂之規軍所以倚伺機密察奸細鎮撫司則聽訊大盜妖言者也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獄具申鞠刑之禁並送法司 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僥倖以所忌惡付鎮撫文致成獄此法之所以壞也今宋鈺所告太監文事不待法司問結而輒送鎮撫非 祖宗之舊也疏上獄竟付鎮撫俊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重大獄情皆將板求內降以圖幸免將亂階始此 上怒詰責俊以不得其職乞致仕疏入上乃允俊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用兵以殺降爲大成以撫綏爲上策性簡檢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發公廩蕭然若寒素深服木

俗修汰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每推先焉及遭疾遺表薦尚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宜留輔德襄大政云

少保李康惠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公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箕承顏各修勵行業公初知太湖爲南京主事刑部歷戶工郎中出守南昌富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騷擾內外孔棘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上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調謀繕壁壘扼溪澗進與賊戰擒胡雲二纔

奉十七 三五

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論降健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爲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卽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東總制俞諱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贖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擄掠我間原隰路蒲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墩堡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隱樹木

爲阻。因東園稍寧。進公係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公南  
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  
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  
敏公提督團營。公惡邪助驕縱。剪其羽翼。勸愬公。欲并中  
胡端敏公。聲營務。不允。八年。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岑猛  
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沙保。又叛。上魯番。奪我哈密。搖河  
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端敏公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  
頗戢。公奏裁各營。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  
勇內府衛軍數千人。此皆破。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  
腹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目莫敢問者。公特上聖明。

卷十七

三

一旦剪剔去。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官  
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  
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  
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  
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  
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也。上從公議。公楚人有名。上  
稔知。幾欲用爲吏部尚書。是年春。克正使。冊九嬪。晨起。越  
朝。暴疾卒。贈少保。諡康惠。公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  
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子教。益府長史。  
筆記曰。李承勛二十舉進士。爲太湖令。有聲。入拜南京刑

部。事六載。滿始遷戶部員外郎。陞廣德郎。中出知南昌  
府。時瑞饒諸屬邑。高安。姚源。東鄉。華林。瑪瑞。趙王。仙女。雞  
公。宴章法城。益田。石馬。新安。盜互起。執舉政趙士賢。吳廷  
舉。各道兵促縮。不敢進。承勛獨前進。破賊於山麓。又破之  
於邑門。斬首幾六百。平五寨。華林賊丁大全等。敗我副使  
周憲。殺之。承勛單騎入憲軍。寢其牀。衆乃定。賊黨王奇來  
聽撫。搜得其表。刀縱使還。奇愧激。偕同黨陳羅降。復約舉  
火爲志。承勛乘之。賊大潰。俘斬四千五百。擒散者二萬餘。  
賊平。俄而姚源王浩八復叛。承勛復討。獨有功。時吳廷舉  
在賊所。誘其下。共劫首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二人名。誣下

卷十八

三

獄。廷議白。承勛枉。起拜浙江按察使。遷陝西右布政使。轉  
河南左布政。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地比隣。朔  
漠。南枕滄溟。東臨鴨綠。與朝鮮界。而開原。孤懸絕域。密邇  
奴兒。千黑龍。混同。禿魯。艾瑟。東西全山。諸夷。窺伺者衆。承  
勛奏請築邊牆。而賊不時。誑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燕。經  
清鎮。楊鎮。兵。關。松。靖。險。劉。男。康。福。分二軍。除定遠。慶雲。柴  
河道。而身負。斧。鉞。先士卒。不日而就。尋又城中。固。鐵。嶺。斷  
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塞女直。寇。城。撫順。道建州。貢。諸。要  
害。悉復。嘗薦許泰有大將才。言者尼之。弗果用。召爲南京  
都察院右都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左都御史掌院事總督十二團營上手書詩遺之承勛與太監張永竭意輩宿弊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郭勛忤久改理部事時岑猛以田州叛沙保芒部相仇殺土魯番寇哈密小王子殺掠陽和吏民警報旁午承勛書閣夜籌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慮冗食為竊因大學士張孚敬革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總衣衛千百戶官五百員騰驤衛兵及各監局冒役數千為之肅然在兵部三歲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 事 奉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為戶部郎歷藩臬

卷十七

五

二千石皆第最武宗廟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為人多計策穎敏默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陲夷險偏裨才否一覽悉記無遺武宗末政在宦官多遊幸飢民乘間起為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鍾蜀藍鄆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稚掠克食劉趙輩尋為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餘黨次起日益盛封事告變旁午瓊手錄指悉計合機宜虜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幾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太子太保陳金討兩廣蠻有功調指瓊進少

傳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典法便宜行事瓊才之咸報可果以次賊平而瓊又再進少師及子太師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亡人色而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反已執之亡何守仁果執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瓊素與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瓊惡吏部尚書蔣隆定會完以罪去遂代之嘉靖改元言官論其奸狀一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已赦出之歲遠左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釋為民虜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犄角逐虜

卷十七

五

去斬獲累二百餘瓊上言鹽池北邊虜覬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是絕不肯來請外修塹護之然多風沙易滿改築塹房既阻塹不得進商乃肯稍復來邊人以配楊一清進太子太保復收吏部卒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將其議哈密事相矛盾論者謂瓊議為得云陸完字全卿長洲人郡諸生闕敬偕上命括奇貨江南諷張甚過蘄常延戍諸生諸生競擊敬走完時實不與而隙者其完名首諸生狀聞巡撫王恕列敬罪上逮還完後舉進士而恕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口是故擊闕人者耶擢御史當已尚為御史累遷至兵部右侍郎朔州民劉六劉七起盜前後

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劫聚眾至數萬人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申錫儒緩好名下教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爲就教者兵遂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迺大悔詔逮下獄庚死而完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與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至臨清遣副總兵馮禎許泰遊擊將軍鄧永襲楊虎於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尋又磨格裴子崇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楊虎死賊分爲兩山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尤狼暴師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彭澤城寧候仇敵師泰兵擒之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尚書工部郎出知其定府累進按察使澤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顧盼矜如也平居鮮笑容雖與爲偶語叱咤聲若晉召拜食都御史遷進副都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假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領軍正論行法建燕諸大校無不惕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殺虜以萬計趙鏈跳劉三死於陣於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下詔切責完懼日夜督諸將徵賊而賊隨劬隨聚燒運艘掠臨清邳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蒿淺坡時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大敗

卷十七

四十一

之六七彥名獨挾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達觀厄關險不衛道度河南關荆楚奪艘瓜洲掠泊通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道六七先後赴水死彥名斬首將六百俘三百溺水死者千餘還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子世襲錦衣千戶完尋遷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蜀盜藍廷瑞鄆本恕爲尚書供鍾學撫且平餘黨廖麻子復起勢愈熾鍾老不復能將詔澤充總督討之澤悉兵破賊殺廖麻子衆逃竄山寨多伏弩箭棘中澤分兵搤出入奪水道度窘開一面縱夾誅之且盡或云廖有異術能隱形既事悉獨身跳牆之卒不獲還加太子太保虜萬騎入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澤出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澤好因酒使氣時時出境上嬖人錢寧挾威公卿咸僂首折節澤切齒不能平復因寧所遣親近語事邀澤飲澤醉謾罵朱寧奴才壞天下復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大怒會哈密賊及金印爲土魯番所取詔諭還不可且澤得將寇日肅狀廷推澤經理之澤調寧夏兵自使使請土魯番子緡幣二千銀楮一孟求和還哈密城及叩土魯番陽許澤輒奏事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變矣薄肅州萬寧全軍沒境條澤死罪錢寧欲從中下閣臣力掄乃免嘉靖初徵拜兵部尚書以老

卷十七

四十一

加少保致仕卒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權略善騎射歷仕至肅州兵備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不得要領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稜效弱宋故楚何顏立天地乃勸士卒繕壘堡捕繫番謀巴思等殺之上魯番掠肅州遊擊將軍苗寧戰敗沒九疇遣奇兵襲其營却之大臣奏其激變下獄永陵卽位尋進按察使超拜都御史肅土魯番復入寇九疇率兵拒戰陷番營四部內外夾擊大破之上捷九疇當封而大臣中土魯番流言復以愆功誤逮論誣聞輸誠天正寬之先虜再寇九疇輒從間道入登睥睨從上射虜噙

冬十七

聖

指擬能分身號飛將云曹謙博習子史有機略揣兵事多商中父雄立功西北破寧夏調度寔資謙謙從楊一清學清家居謙遺書略曰先生世所不可無者而又世所忌也此何時哉彼勸先生出者非愛先生者也然雄與劉瑾通姻好謙不能止瑾誅父子俱死於獄一清惜之曰謙料人則明也處人則忠也其所自料自處何如哉李卓吾曰父欲與瑾聯姻謙爲予可奈之何遂巷先生但聽忠言免發背毒以死便了勿幸謙之不能自料也李贄曰弇州謂晉溪公貪財好睚眦中人夫滿朝皆受宸濠賂獨晉溪公與梁公亡有也楊廷和爲首相受宸濠賂

擅誣譏衛乃駕禍於梁公而梁公不辨卒被劾去又駕禍於晉溪公晉溪公又不辨卒被誣下獄論死是孰爲貪財乎孰爲好睚眦人乎嗚呼晉溪不貪宸濠之賂而陰用守仁使居上流以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錢與人而不與一面相識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少具眼者自當了了何況弇州素讀書作文人邪彼不拒江彬者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使守仁等諸大家傑上得爲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克嗣之撫應天喬宇輩之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旋起而旋滅是誰之功乎嗚呼此唯可與智者道

少保胡端敏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冬十七

聖

公名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爲德安推官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永助魏校余祐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弘治十八年春詔求言公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紹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敘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乏人佐理出知府廣西太平太平瘴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黠好夷其上先守多難之公至則取以威信略去文法李濟太平酋豪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公誘濟中表兄趙元堆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

世殺土知府古三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黃賜更服事之至是畏慕公欲來歸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文昌懼反來奪公守孤城危甚而屬邑王兵嘗被公德者聞之奔命遠來一夕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黃賜乞為公養子矣土官世襲輒展轉結勘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益輕中朝人土公令土官生子即問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得携見太守太守為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為請土官大悅尋以母喪歸事拉留弗得也服除補寶慶知府推江西按察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林馬璫桃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諫

卷十七

四

發近地兵討之公以兵備從賊氣勢相連絡號數十萬江西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桀不可使公日夜拊循漸為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為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始強迺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所殺虜遠復業無慮數萬人而參議王泰者忌公功譖之俞諫狀不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寧王宸濠縱毒陰結群盜欲為不軌公上疏論攻治二策未及王乞早以禮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公指宸濠怒論公斬罪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為離間親藩因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發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介坐公誹謗妖言離間罪

必欲殺公公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九歸抵家宸濠徧遣兇徒秋上旨襲公巡浙御史潘鵬附濠盡囚公家人索公甚急會李承勛為浙江按察使匿公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慈恩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啟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請好亦懼公乃得出戍藩陽居四年宸濠果反起公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為吏部右侍郎父喪歸世宗新即位公自喪所上言聖孝治體二難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

卷十七

四

尚書兩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時已得疾力論西北事不休溫詔慰行之然薦陳九疇馬昊等有將略大為時宰所厄乃懇求致仕歸賜勅給驛續輿廩歸無幾召理南京兵部事復辭乃止卒贈少保諡端敏鄉端簡曰公朴忠直諫氣壯才雄淡泊寧靜清素不淆席文襄稱公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余兩為公屬吏手書勉余忠孝大節公議略密與南海不合論芒部功王浚川以為發其過大不喜薦賢才安仁以為侵官相壓亂政發怒詬於朝公遂上奏登疏制置極詳士魯希劫曲先衛人牙木蘭為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

我土魯番遣使來而大臣即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公議曲先循本中國屬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時貴自成化至于今中國為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誘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為餌釣大利宜勅王瓊為國忠謀先盡復瓜沙等處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為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勅降印庶不辱王命且上魯番方洞明中國應酬者長也遠越流沙為今難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及薦馬吳施儒楊必進及九疇為將皆報聞

卷十七

附不

河西之議語侵永嘉彭澤陳九疇得免奇禍昌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幣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公論大體是不當妄說竟不肯相依附賴上明聖憐其忠鯁終始眷注公自奏議行於世其危言正色遠慮深憂天性然也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屢登薦剡引疾乞致仕次子繼勿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世寧歸聞大異之領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諱其實告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

繼方略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寧王事繼晚日踵入必重禍奈何父曰吾業以身許國矣既到世寧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死世寧母獨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都御史馬公 非 奉慶 康慶 永慶

公名吳開中人吳長身曉捷善騎射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尋以御史時論真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武多布置鉤指民家有流賊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開州吏士伏欄上言馬吳於真定稱保障甚宜真定請勿謫詔許之亡何蜀盜藍鄂叛侵掠蜀合四省兵討之

卷十七

車七

未効吏部尚書言馬吳才可獨按察金事佐治兵吳至閩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吳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蹈籍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未有者吳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為應吳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擣伏賊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虜降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賊請降而乞往劄臨清市空其民吳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啟

下連湖湘其地饒富沃衍胡可委賊自困獨益傍治兵募召豪傑賊困不敢東伏漢州平填米幾復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嚮成都吳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首廖麻子遂進有金都御史巡撫劉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於東鄉山排嶺老人爲帥吳請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派人進擊主或迷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山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吳言賊果縛喻老人請降而它賊在越寧崇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逾歲虜亦不刺自西海龜然諸蜀大震吳招土番爲間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及衣械夥事聞加祿俸一高珙筠樊人普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劫吳率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吳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扼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現南關薄夜走兵從後捕首虜又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還右都御史予一子銀永百戶然吳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退下獄罷免

卷十七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八  
株陵 焦 竑 輯  
太子太保梁肅肅公 事 奉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儼如成人甫受學輒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己未登進士授德清令尅苦而勤敏一日勘事他邑重囚越獄去公還禱於城隍未幾就擒公詰之曰汝旣遁何復爲我擒賊曰有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爲異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外郎獄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公鍾每命諸司錄其職案以爲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巡瑾誅楊諭天下出公手筆大學士李公東陽見而絕愛之及爲史記李公與楊公廷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會司寇何公鑑中丞楊公綸令其屬徧爲之李公見公作喜曰此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公至愈以清約自勵入覲具一書二帕費京貴橐中無一長物而公之廉幹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叅政尋進按察使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邇倚鎮守中人畢眞爲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公曰事急矣將若何公卽就案草檄調兵方略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眞令撤兵衛自是姦謀內沮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

關再爲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讐夷者六載未定御  
史曰須公爲之公卽召至論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  
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顙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言  
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調知夷果密調兵  
聞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凡人民課  
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  
來傳置諸所餽遺卽果疏弗受也公兩典名郡及爲藩臬  
長壹以便民爲務頒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六年進右  
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  
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備總制伍公往平

卷十八

雲南至澧州聞捷還拜兼職冬晉尚書十年丁內艱十三  
年召復任駕謁山陵公受勅偕宣城伯衛公鐸居  
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  
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肅直終始  
不渝且綜理既閑出納有執實清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  
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上俞之起公原官加太  
子少保公在位素令親信察市價低昂視戶不得乾沒所  
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公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  
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  
諸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黷黷弗了也既而

偵之則無弗風具者乃歎曰渠固若是剛耶上念吏治  
靡雜特命公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人人人大服  
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上命兼司寇諫勸之居數日盡  
得其情擬奏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  
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特旨從事前此未有也平生  
爲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公卿或阿  
上取寵而公獨屹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以此忤於時  
翊國公郭勛恃寵專擅損兵日伺公蹏劾之上下其章  
所司警助威莫敢詰復按劾不法十事草成未上爲僚友  
泄其語反爲所中遂落職歸歸兩月而卒嘉靖中工作大

卷十八

興邊費無藝加以水旱竊疫所在告災公籌之殫竭心力  
必不稍以加賦於民在職力主節財諸濫請浮費悉斥不  
應初世廟以祠禱故於額外有所需公執曰終不以無  
益虧國計世廟心弗善也頃之公去且死卒至邊儲大  
窘計無所出世廟乃歎曰公梁材在當不至是居恒約  
數僚屬意奉公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解者什九私  
居者什一終日高拱堂皇內外肅然在廣東日右布政林  
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誠勿過豐富聞之大怒短衣露頂踉  
蹌而出誓不已公頻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還爲司徒  
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杯酒飲有下謂能峻却之乎幸

之日坐部治事無敢闕出入以故黃綠詰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治公狃潔正直出於天性佐食以園蔬絕無兼味公服用漸蕉極下者底裏不厭綈綈唯兩裾鮮潔而已爲尚書宅爰歸始有居室崔公銑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召回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西長安有屋一區子嫌其陋公至卽居之但埽地塗壁而已子其媿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斬卹典隆慶初奉遺詔補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諡端肅子祭四墳哀祭之典爲始備云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卷十八

四

公名麟字元瑞其先江西安仁人國初以武功籍南京廣洋衛至公始登弘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驕橫執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公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敬皇爲之霽威事尋得解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所踴雪冤滯無慮數百人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日郡聲大和逆瑾衛公出守不修謁猶掇郎中時瑣細廢爲編氓郡人爭致贖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故家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像爲小劉祠語在大宗伯王公華記中時與龍寬及湖人吳琬施侃陸崑交因徙居子湖山人孫大初亦以羈旅入社湖中風雅稱

中興焉理誅起知西安遭內難去郡服闋遷陝西參政局開內飢房數深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異公曰靖邊本以衛民也民可先困乎使者色沮會有赴闕陳訴者命與參政共圖其便議遂寢公亦嚴覈侵漁括道負邊儲竟以不乏踰年權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起爲太僕寺卿擢副都御史巡撫北畿復引疾章至三四上始得讀時論方高公才節再起爲大理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公咨白吏部盡選才庶克曹任仍請築外祭祠四司之財貯之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上嘉公意賜庫名曰

卷十八

五

節慎實自公始凡工部上供率閭內庶所徵多淆典式不受嚴公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用此衛公會上遣近瑞督造龍袍於蘓松公請罷遣忤旨勒令解職公既歸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公者其於文以冲夷雅淡之詞發瑰璋奇崛之氣幼耽穠纖寘與神會書法宗義獻以還片簡尺牘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謔往往出微辭殊妙趣早參玄理庶達天命嘗請王公廷相預作墓銘好棲居而力不能作友人文徵明寫層樓圖遺之常懸之壁命曰神樓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爲娛叩以時事不答公聊交薦公不知也性清約疏布自喜事繼母孝遇異



母弟鳳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紀不以豐約累心  
大幸李默言公就居深陽管遣門人候之公引至卧內見  
四壁惟掛書數卷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子岷山逸老堂  
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傳市沽風雨滿瀟欣然達夜其風尚  
如此嘗以為公揆文似公幹治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器  
之至于廉約省素家無餘貲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  
東牟劉祖榮何異世稱二劉不其然乎年八十有八卒贈  
太子少保諡清惠

尚書雍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太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縣知縣

卷十八

太

吳濱湖湖漲沒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稱雍公堤吳民  
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殺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夫訊  
夫曰妾逃兩月踪跡莫知妾父脇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  
其尸乃訊父曰夫殺汝汝安知匿于石下且此豈兩月  
尸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拷而服十年  
召為監察御史巡鹽兩淮淮甯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公  
巡滿俱與完室歷陞浙江右布政使時勢家鬻販私鹽鄉  
人效尤盜竊橫行公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盜竊稍息為  
都御史巡撫宣府參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具草且  
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公曰此亦軍法縛下杖之三軍股慄

已乃請公于時相言官遂劾公以擅屏將官罷之退居葦  
曲別墅不涉城市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鐸薦公有敢死之  
節克亂之才超起左副都御史操江固辭弗允未幾陞南  
京戶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不肯相親斥公去而  
諸所嘗薦公者鈞陽靈寶皆獲罪公歸復居葦曲與鄉人  
論稿事不與上官相見於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  
幸無以太故相法也年八十卒

尚書吳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成籍梧州成化二十三年進士  
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時華容劉公為左布政使知

卷十八

七

公移公輒具尺書公益盡力效職有都御史召見公甚溫  
廷舉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瑞某屬我修其家廟可稍  
葺之公謝曰今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  
市舶太監出銀市尊公仰以銀市二尊曰奉此為式如不  
中請還金且尊雷產非此中石也太監怒取金去江御史  
惡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會公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  
書院賢館修學宮御史按面會其直竹木碎屑計斤兩公  
因服楷手日詣訟所主大夫羣泣訴公亡私盜狀御史大  
慚釋公弘治九年都御史者入為吏部尚書公時為令十  
年矣乃遷成都同知起復改松江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

備金事討平十三村池水盜正德二年華兵備三年改鹽法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右叅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使時道瑾專權公發鎮守內官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照錢賂瑾也五年瑾矯旨坐公枉道荷校不死戍鴈門四月赦還鄉是年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六年陞江西右叅政討桃源賊時總制數易官兵不協力歷數年賊益熾公使智略勇不避難與副使胡世寧發憤欲設奇取捷平賊論使解散反為賊得賊劫公求撫公詞色不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公誘勁賊執其酋出復入討平之九年陞廣東右布政使立

卷十八

九

番船進貢交易之法不傳役十年嶺西猺獍作亂兼兵備副使撫治廣東諸府十一年轉左十二年湖南飢陞副都御史賑濟十三年勅助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公為堅明約束條奏上十四年還京復出湖南定諸夷地界又疏言六事備宸濠變宸濠大恨唯恐公巡撫江西嘉靖初召為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南畿肅然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爪衣敝帶穿不事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如糞土妻子飢寒而施予不較有亡陞南工部尚書即疏歸歸二年卒年

六十六公居湫隘亡郭外田頗有書至萬卷卒之日不能飲都御史姚鏞為之經理崔文敏公稱公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僂又曰公恒衣食人妻子乃不能給官四十年百瘁九死不能一日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卒未聞報德者

鄭端簡曰大臣持績斧督撫方隅固欲其威望素著然必  
有恩信焉非約已俗人與士卒同甘苦與農疇其休戚而  
徒欲以武健警吏蠻金墮媚津要數月日幸無事得內遷  
即翊祠樹碑稱頌功德人誰信之此五公陽信民極難得  
舉者信心而行磊磊落落恩威敷布沒世不忘卓乎不可

卷十八

九

及矣

尚書顧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廣平縣知縣入  
為南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勲郎中正德庚午出知河南  
開封府癸酉調授廣西全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  
陞浙江左叅政嘉靖改元陞山西按察使以病免庚寅起  
為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布政使壬辰召為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疏乞終養忤旨落都御史以布  
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己亥陞刑  
部右侍郎改吏部會顯陵肇工改工部領山陵事進工

部尚書事竣還朝。改南刑部尚書。公融朗潤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初藩廣平。甫弱冠耳。而關決敏利。稍伏若神。及爲開封。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所在騷騷。彭公澤領兵歷境上。簡公自輔。公練兵轉側。取具呼吸。折衝戡亂。謀畫居多。鎮守中人。廖堂恃逆。璋黨困奪自恣。公每折其萌芽。誅廖罷去。而上宏者尤誇設。繼廖出鎮。公故不爲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謀。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錢寧爲援。矯詔逮赴錦永獄。公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鍋三階徙金。全僻荒遠。陋公不鄙夷其民而拊教之。久之。民用又

卷十八

十一

安士興于學。甫三年。移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吏並緣爲姦。公爬剔剔抉。求得其利弊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爲修築。費率爲主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公鉤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邏卒窘之。相賊殺不止。公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則僉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多水患。有中津橋。且壞。公修復之。因築石堤而棲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已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公久

于台。悉浙中事宜。繼起參藩與左轄。日益練達。長承錯事。惟志所欲爲。若賦發科謫。調補吏胥。皆吏蠹蟠結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絕。蔓振剔。不少縱文牒糾紛。隨事朝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欽手無所事事。迨撫湖南。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輟車編歷州郡。跋涉險阻。不爲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臣自隨。公悉謝去。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不知勞。念荆湖沃衍。而流庸惰弛。科輸煩擾。故所至勸農業。平徭稅。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藩祿無節。後繼爲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代。勢

卷十八

十一

不得徧欲添差。御史分蒞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臣多茂異。比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非舊制。乞越例推選。以收滯才。時雖不盡行。聞者以爲篤論。顯陵之作。經費不貲。公長于料簡。程省弗懈。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之。且規制宏偉。民不告病。晚與邦禁。不肯馳骭狗人。苟罹於辜。必以法繩之。而怨譟興矣。蓋公負天下重。望高視。潤步遇權貴。或傲然不爲意。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乃講均敵禮。孳孳獎進之。唯恐不給。坐是忌者側目。雖晚躋大位。卒困于譏。以沒惜哉。平居事親孝。父病疽。公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濯扶掖。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委勞于

人處羣從兄弟尤極友愛少學于李瞻先生李死妻翁不免飢寒公分俸資給又爲其子置產旋置旋廢而其子卒困以死乃迎翁養于家死爲飲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衰友人胡欽死妻方食貧養姑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于朝文牒往來與一切費咸自公出至于里黨族屬婚喪緩急多倚成于公其於倫誼甚篤也爲文不事險刻雄深爾雅詩尤雋永時出奇峭樂府歌辭不失漢魏風格自少已有名世志舉進士卽自免歸與陳侍講舉南王太僕欽佩及從弟憲副英玉相雁澤聲望奕然出入所雅遊若李獻吉何仲默朱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而公頡頏其間

卷十八

十三

不知其孰高孰下也所歷沅湘天台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噫不可及已所著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領氏七記詩文曰浮湘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悲几集曰登衡小記總若干卷英玉名璵有奇節著寒松齋集並行于世

少保王襄敏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生而廣額豐頤音吐如鐘弱冠游膠庠才名蔚起鄉先生金公澤以右都御史掌南院鮮園帶贈公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江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

方熾流賊復入江掠舟揚旗剽劫庫獄公集鄉兵要害處遍置鐵蒺藜以防之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已又生擒流賊伍廣等數十人闔境帖然公益省刑紓賦與民休息縣大治選河南道御史臺長彭公澤尤器重公一日指其坐曰當拂拭待子矣出河南省試期至會宸濠叛聞劉瑾者濠黨也乃倡議罷試公徐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無名遂事事如故瑾又傳武廟親征道出汴輒下驛取帑銀四萬備供應諸司莫能應公執不可謂天子御六飛必戒前路勅至闕之未晚今豫發帑萬一從他道銀數不可歸誰執其咎瑾乃沮嘉靖壬午按福建時泉漳

卷十八

十三

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公檄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之月餘平癸未予告還先是公父感風痺再踈終養家居十年壬辰仍補河南道督北畿學甫十閱月擢南太僕寺少卿甲午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春陞光祿寺卿八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有議革撫治者公繪四省交會圖錢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渴漕舟滯不行臺諫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于是公受命兼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脈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治頭增開若干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

于漕舫得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故有四水櫃置湖中  
曰安山曰南旺曰馬場曰昭陽勢豪侵沒多獻德邸藉其  
牽制有司因循不敢問公謂水櫃復庶畜洩有地河溢則  
懸河以入湖河溢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  
之事竣上嘉悅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鄉  
人億金公贈帶事至是驗矣公處父母邦務持重屏驕從  
簡出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填溢歲時歸祀必由他道  
謂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以爲法也乙巳考察  
京官中外翕然服其常是年刷卷御史以公錯泰武弁至  
千餘員有旨贖罪公念衛官多貧值熱減詔至卽承

卷十八

十

德意悉錫之歡聲載道丙午召入爲工部尚書至則疏  
瑯河圓明園工興經營節縮得不重費工完賜銀幣者  
再九月二品滿考上遣中官賜寶鑄羊酒丁未二月改  
左都御史掌院事公思彭公誥益感奮三月一廷試克讀  
卷官九月轉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先是陝西總督曾公  
銑倡議復套業奉命集議俄旨出逮銑卽命公以尚  
書兼右僉都御史代之公陞銓馳入關亟罷郡縣軍需  
停造器具邀功生事之言一切屏遠又嚴盜馬之罰禁劫  
營之弊勵諸將慎固封守雖舍卒建牙而能推布腹心畢  
屈羣策如延安設游擊一人清平高家二堡與清水營文

縣設守備四人岷州設判官一人文縣參將改分守靈州  
參將移橫城平虜西寧二守備改參將疏入皆得允前此  
哈密熟番久留甘肅公患之同都御史楊博燕閔外鉢和  
寺備可田可廬召諭諸番爲繕室廬分比令卽口授田示  
之生計仍約朔望族首得入閩爲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  
遂徙帳房七百有六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夫  
而數十年種類爲之一清自二十七年入鎮至三十二年  
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虜西者無大舉無深入戊申虜犯  
山丹已酉犯波羅堡及莊浪已又犯高家堡再及鎮羌皆  
督師敗之冬出塞揚兵被虜忻都庚戌虜擾磨石移軍敗

卷十八

十

走之又敗之寧塞敗之甘涼鎮永斬首一百三級蓋數年  
所未有者復敗之寧夏西沙窩辛亥再戰肅州斬首五十  
七級又敗之寧夏壬子大破虜於清平堡斬首九十四級  
又連敗之扇馬城燕麥川火燒溝神塘嶺已酉番賊出沒  
境上斬一十五級庚戌番賊再犯調兵甘涼斬首五十七級  
辛亥斬三十七級計斬虜六百六十八級番族二百級奪  
獲夷器共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及番族  
三千餘人邊人自虜中聞而歸者千二百有六十人修完  
延慶定邊等處城堡塞寨四千六百四墩臺一十二築完  
瓦查梁及蘭州邊牆二百餘里前後上功蒙恩賚子者

二、賜金帛者八、賜勅獎勵者二、壬子八月、二品九年滿考、詔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給三代、誥命、癸丑春、病劇、撫按代奏、業得、旨致仕、竟不及聞、閏三月三日、卒於國原督府、聞者莫不奔哭失聲、諸鎮軍民爲罷市者數日、蓋公平生不務矯激之行、而唯存實心、不取倖得之功、而必圖成事、不期顯效、耀目前、而要之久遠、不出已意、達衆論、而協諸公議、有古大臣之風、四十三年間、所至政聲大振、功績可數、計間、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予祭九壇、贈少保、賜諡襄敏、仍瘞子一人入監、蓋異數也、公性恬和、事父至孝、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溺器亦自浣滌、與鄉

卷十八

十七

人處、皆得其歡心、雖介節凜然、而無幾微見於顏色、於宗族知舊恩義尤篤、爲司空入京、至東光、聞鄉友蔣淮三喪、厝連寓寺、時舟已踰百里、亟命回舟、留五日、出俸易棺、遣人護歸南都、鄉人謂公長厚、自金公澤後、方再見云、所著有漕河奏議、漕河撮稿、督府稿、督府奏議、若干卷、行於世、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金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原官薦起、陞兵部侍郎、轉都御史、歷撫延綏、宣府、保定、淮鳳諸處、已陞尚書南京、南京、公所生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人以爲

榮、公爲人調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諳習世務、章數十條、上、度可施行、而後言、武廟數游幸、公上疏請早朝、躬覽章奏、總樞綱、頗見采納、又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當痛爲澄汰、中官以迎佛、監織、濫討引鹽、暴橫道路、當罷、又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及公沒、禮部爲公請贈諡、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是時奄幸擅勢、與言路爲仇、不旦募死、則寃、公給事中九年、老成周慎、卒免於戮辱、而以久次擢爲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初在瑣闥、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衆輒引屬公、公口對甚

卷十八

十七

辯、聞者心慚、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有正副、參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麻、而參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極哈密、可乎、衆曰、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于是衆以公可屬邊事、以此延綏、宣府、皆推公往、公既諮達不拘、謫、有帥臣體裁、又善煦嫗、接下、其在兩鎮、人見公色詞、既已心安、公、公益務

寬簡以熨帖之、嘗欲管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稔、公惻然曰、邊人若乃若是、遂不忍管、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墪、疏石渠、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踟躕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眾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眾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眾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

卷十八

十八

下疑阻、及之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公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請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細制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驚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宜皆虜衝、公內撫諸軍、外策強敵、閭閻晏閉、邊氓綏帶、四五年

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自公去宣府八年、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荆、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其邑、聞銳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扶之死、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捕守、一城盡空、公聞變、星馳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爲之訟寃、公復上章力辯、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公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然大體所在、不肯苟爲煢煢、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也、章聖梓官南附、始奉 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江險、懼懼不敢任、公獨言沿江山險、

卷十八

十九

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上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錢維舟行、如期至承天以葬、江千里、免於伐樹堞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之力也、爲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年餘病卒、年七十有四、公喜讀書、雖裨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略、尤喜爲詩歌、羽檄倥偬中、率不廢詩、有上谷漁陽稿、字書有晉人風骨、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其有益、平生儉樸、既貴、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歎客極豐潔、曰、賓祭重事也、

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妾，教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公沒，賜葬祭，贈太子太保，諡襄敏。

太子太保熊公

字

康茂

永陵

公名浹，字悅之，別號北原，幼質穎敏，博學，尤精於易，為文詞清勁，以儒士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第進士，拜禮科給事中，持議寒謬，一時權姦沮懾。已卯，宸濠以南昌叛，初濠之異圖也，鋼公及御史熊公蘭至，親為質，又陰結朝貴，阻絕封事，巡撫孫忠烈公瓚上，不達。公曰：「伐謀貴豫，否則羽翼已就，難圖矣。」一日，公偕熊公密授草御史蕭公淮上之濠，大懼洩露，遂發兵反，不再月果擒，有檢人者，因導。

卷十八

三

武廟南狩，公倡明臣累日伏諫不已，奉命查核松潘邊餉，總兵某者，怙勢侵冒，動以萬計，公應責狀聞，寘之法。壬午，詔討求追崇典禮，朝論準治平間安懿故事，公在蜀聞之，抗疏論。今上承統御天，弗緣所後，而禮讓國不得考於宋英，今獻皇豈漢國比哉？反覆以倫理天性辯之，遂與輔臣抵牾，出補河南右叅議。至則起廢，招遺弼訟，時部境寇作，公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耶？」即勒兵捕之，會外艱歸。丁亥，召修明倫大典，公乞終制，次年大獄明，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偕嘉魚李公講求振刷，臺憲一新。明年，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副，又明年轉右都御史堂。

卷十八

三

事，七閱月，有人命獄成於殿衙羅織者，勅下法司會鞫，眾依違，公獨奮筆曰：「殺人以媚人，弗為也。」力白其枉，既重忤中貴，而忌公者因擠之，遂罷免。已亥，駕謁山陵，御行殿，召近直追論舊臣，上曰：「浹老成，論吏部起用，尋陞南京禮部尚書，句曲人王某者，疏欲表揚朱家巷，以崇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為，今日又跡湮涉，幸今非禮也。」遂寢其議，廷論趨之。庚子，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考校軍政，去留當材，品人服其公。又奏，被龍江淺船餘丁討甲若干，以難困卒，又禁和買，罷諸苛法，留都軍民倚重焉。癸卯，召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公慎差遣，無遠近勞逸，一揆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官邪，而先自枉可乎？」眾志遂定。有建關者，聞警報托疾自逸，公遣首領促之，竟無敢逾宿，按歷有懼威福甚者，必貽書令省改，嘗辨官民冤牘，剖成案，未嘗徇勢屬。甲辰，改吏部尚書，公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臆哉？」凡陞敘無小大，流品日興，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司屬之賢者，共為每，每注選，必語所司曰：「此缺相宜否？」如否，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拔寒賤，惟恐其墮落，臺官自嘉靖初，部使者舉刺漸廣，公曰：「非制也，其敝有司炫威，市恩不免矣。」諸凡中差論列，苟非其專職，無濫及，遂著為令。公在部院，京察二外察。



一皆蒞以公嚴京察惟黜其行誼尤無良者有直道被誣者公必辯救之凡遇姦人傾陷善類公皆月言正色諍而全之衆皆悚服公宰銓逾月上優以勅臣之遇凡朔望拜朝東遣祭先師帝王社稷皆預焉乙巳公滿考六年加太子太保母萬太夫人年九十公乞終養上溫旨勉留詔有司以粟帛存問曠典也公自是殫竭忠盡於國體公議無弗侃侃者八月疏斥凡仙之妄忤旨公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校械繫以歸抗戰役在田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每見邸報知時事災異輒憂形於色尤以未報國恩爲恨每厭術數之學好觀程朱語錄體驗於身心以是臨大政決大疑確有原本蓋以抗直任事以惠利救時公識其大矣

卷十八

三

尚書胡公

事永陵昭陵定陵

公名松字汝茂幼卽嗜學家窘無所得異籍則徇借抄讀更輯古名臣奏疏諦觀之喟然歎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其志向已槩見於此云嘉靖戊子領鄉薦已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秩滿遷南京兵部員外郎改禮部祠祭司進郎中陞湖廣叅議山西督學副使進叅政以言事指斥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言者薦再起公爲陝西叅政尋轉浙江按察使進右布政使轉江西左遂擢公爲右

卷十八

三

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陞兵部左侍郎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吏部尚書召入方其爲州時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不能收捕設法擒殲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理不得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公之惠而畏公之威至攝祠祀公其在留都時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卽聚經史求微詞與古叅機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已且曰爲學如儲積既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及在湖藩職糧餉值湖北叛苗鎮軍之變公紆籌策親履行陣遂致蕩平捷聞特降璽書慰勞且有白金綵幣之賜秋闈試士以公爲提調而是科得士爲多其督學山西時公乃樹風聲明經術將以儲實材爲天下用而士類亦彬彬然蔚然矣會虜酋入南地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公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爲守將懼達納民民賴以全活甚衆於是公遂上疏曰虜之敢于深入者以邊將賄慢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豪替入虜地爲嚮道而莫之察帥臣隱挫切目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深入竊爲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礙曰懷携貳曰蓄孽收曰慎任使曰利器具曰廣問諫曰清耗蠹曰嚴備禦曰核屯戍曰預積貲曰撫傷痍壹壹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

上可其奏，卽擢公參政，協守鴈關。蓋知公可大用也。公文臣也，一旦起言邊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公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構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偕一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常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友羅君洪先，唐君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竝有志學古者，與入宜興山中，盤桓，寃解而公之神已脫然超上乘矣。當是時，言者以邊才薦公，乃起公陝西，駐平涼，乃條數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大都可爲經久計者。其在浙，將吏多餽軍食，轉峙公案發之，賊巨萬，人心肅然。其撫江西，適流賊豕突。

卷廿八

三

殺長吏，公受命卽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曰：豫章爲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城濠，屯戍守，先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冤獄，舉賢良，黜貪墨，民得蘊息，乃立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者，黠慧，僥倖爲諸酋最，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群蠻時出寇抄，邊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蓋公之功居多云。公勲隆望重，不數遷卽爲太宰。公固將獎恬退，抑躁進，擢用才備，以報稱德意，而一旦遭疾不起矣。公於書靡所不讀，然得其精意，大義皆可見之施行，故事起輒應，不假旁求，探索如武庫之儲，百器畢具，唯其所用，至其所爲文，出入班

馬，其大旨本之程朱，其體格則嚴而峻，斯本深末茂者乎。有奏疏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尚書鄭端簡公

事 永陵

公名曉，字室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宋高宗南渡始家鹽官，遷化訓導。吾核公季子，其母費夫人也。公少有異質，年甫十歲，吾核公授之經傳，卽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卽能讀子史。吾核公數指古今人賢，不肯事誠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公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二其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中峯董先生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

卷十八

三

公名公竟不一謁政府，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蔡溪金公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公抗疏以爲不可，不報。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於者又八年，會世宗皇帝特詔起廢時，許文簡爲太宰，調公考功，逾年始至。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郎中，巡按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公勸得其實，反誦御史夏貴溪罷相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已者，公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癸卯，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

實丞公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終疏公抗上市恩

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司丞矣公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中尋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金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公至鎮廟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如皋擊之於海門擒之於呂祠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漕渠開湖陂以興水利淮以南楚今

卷十八

三六

無水患分宜故銜公僅擬齊予加俸公素以文學聞海內又龐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乙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未幾世宗以公知兵特旨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果戚戚奮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奉命兼掌兵部事時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楊公久鎮北門公上疏謂楊公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戰守之事咸饒所可恃以無恐寧獨宜大爾邪世宗皇帝雅重楊公且重公議乃詔楊還本兵公還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既又

謂王直于法必當誅留都亂卒于漸不可長劾分宜張紳

董傳策異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顏不可殺蒯鎮闔廣提督憲臣王忬阮鶚候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分宜議不合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妄以職掌奏公公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搆之遂忤旨詔曰鄭曉執法終是自導乃落職還公家居角巾布衣數摘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簾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卿性儉朴尤審於辭受所居絕去紛華松窓竹几蒲茵練帷蕭然如山僧焉丙寅秋病卒子慶學等訟公受誣事于朝詔復公官穆宗改元賜祭

卷十八

三七

陳顯太子少保諡端簡廕一子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戌進士歷尚寶丞準以廕官南京都察院照磨公爲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辨咸能剖析精微直窺室奧華亭徐公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真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

事

永慶

昭陵

定陵

公名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廓菴關中涇陽人生而穎異日誦十言自其髫年卽具博大之器卓犖之議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學使者殷公置高等補博士

第子員尋爲方伯楊恪愍公所知諸所崇禮徇至西安守  
石州胡公甫下車見而奇之與爲忘年之交當是時已登  
精大道孔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寤寐中嘗夢謁高皇  
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爲國寶也年十九  
登嘉靖壬子賢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  
考功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勲員  
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曾大父憂  
三年起陞膳黃通政給假回起陞南太僕卿今上改元  
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  
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巡撫

卷一人

三

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陞吏部左侍郎  
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召爲刑部  
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  
少保癸巳乞骸骨歸奉旨馳驛養病已亥卒年六十有  
七計開上震悼久之賜諭祭諡敏肅始公在戶部監  
允湖湘旦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黜陟品  
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裁卽見斥者無  
小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而秉銓者爲嚴文靖公  
公與陸莊簡公同爲司屬得以移楊側陋薦進之往往從  
田間躋華臚列卿貳銓局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

其開府山東議班操獨積通減馬價著爲禁令時蔣大爵  
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選齡以知印擢楊果趙蛟以都  
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挂吏議又力昭雪之不以身格  
爲軒輊也膠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爲條  
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爲大役累公之功多矣  
戊寅改撫浙江不數月公疏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  
念實應湖險惡歲漂舳艫無筭爲請開越河殺水勢列  
五欸以上綱領節目犁然畢具其年而竣比原估料價省  
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剛峯海公意氣相期擔荷國事  
所甄敘群品如屬眉睫大察汰遺數百人下逮輿臺無不

卷十八

三

悅服者入爲大司寇章數十上無非平允詳慎務廣上  
好生之德時上惡邊臣僞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劾于  
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詔卒出其人  
于必死之地真回天力也會審遣厥校偵部事公慮其  
不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上改容謝乃已權珣惡  
藉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革其禁近  
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官閣所未發之奸而開廷  
臣所不敢問之口已御史職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  
長不其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繇  
乃舉回道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臺

中始悚然改觀易慮。壹以奉公爲急。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撫巡無得以問。倪相加遣所薦下吏。亦無得執。門違者論如法。于時道路風清。苞苴弊絕。嗚呼。盛矣。公正以提躬忠。以徇國不難。以一人排群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宏而不疎。綱而不忤。獨斷于是。非雜選之中。抗色于傾側。危疑之際。國事既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焦弱侯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蘧子瞻乃謂蕭何知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無所不如。納卽窮鄉下吏。片長寸善。或舉以告公。無不知者。此豈得

卷十八

三

之性哉。呂聖功爲相於四方。替罷謁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才。如取之橐。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獲。誠儲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人才臧否良楮。種種皆具。惜夫未正冢宰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

尚書陸莊簡公 事 永陵 昭陵 史

公名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浙之平湖人。性岐嶷。不凡。四歲讀毛詩成誦。八歲從其父游。道遇客。語安南事。公曰。是必克夫以。聖天子聲罪討小夷。如振槁然。何煩兵甲。客高公言。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同舉鄉試。又十年丁未。成

進士。授濟縣令。游故額五十里。邑疲耗。不能役。公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公持益力。良久。卒如公請。秋潦傷稼。公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贖公自爲。跪上之。辭甚懇。天子測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多輕俠。爲盜案。公把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軍令。咸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獨鉅盜卡以平昔異志不悛。乘公入覲。端在符中爲變。公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生盧楠富而才。先後令皆與相昵。後令至。楠爲具享令。令不時至。楠拒戶。嫚罵。令恚。中。柳麗大辟。坐繫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貴。莫敢釋。公抵任。立出之。楠爲謝。公曰。我仲三尺爾。竟

卷十八

三

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張甚。邑有李榮爲其私人。橫行里中。公捕置諸法。仲文奉命祠郎。故出魏郊爲榮地。公不爲移獄。陶亦莫能中公。內卿王占長。垣民田爲業。民訟諸臺。長安令。嚙。不能。詞臺以屬公。勘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虜闖入寨。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公持不可。錦劾公撓軍興。上置不問。公復請出錢踐更。三輔民賴公皆免。發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稱馬。價騰貴。公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令濟四年。課高第。宗人緹綺帥。炳綠。上寵以要樞引。公不應。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相嚴嵩稔公名。語人曰。陸在

耶我符卿可得也。公不往。會給事吳時來劾嵩。公與時。奉善。嵩憾之。欲以考功法中公。南。奉幸王。用實力救得。遂以母病乞歸。遭母喪。廬居。服闋。值嵩罷。起祠部郎。尋轉儀曹。侃侃持正論。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公却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公召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爲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慚。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醮祝釐。有司邊維垣等要牌位不道。上怒甚。公言王禮離國遠。祖禁宜有所懲。艾他。妻非語不足聽。上從公議。神宗生裕邸。公請告廟。受百官賀。疏入。留中有項。賜聖母寶鑑。中外翕然謂公有卓識。若此。癸亥。調

卷十八

三

司封郎。已轉文選。公雅有人倫鑑。知天下士高下甚悉。至是。在太宰語。對如流。黑白分明。乙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公崇古。仁和張公瀚嘉魚。方公逢時。曲周王公一鶚。肥鄉張公學顏。皆掛人齒頰。公力爭之。謂此皆大度士。可濟緩急。奈何以蜚語挫抑。王公等得無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疆績著。淳安公海公瑞。爲上官所排。公力明其志節。得授戶部主事。侍郎朱公衡。以才進。日負南司空缺。公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耶。已公升奉常典屬國。朱職孫御史論公恣橫。內璫王本仁申宿憾。從中搆得。責罷免。居數年。神宗登

極言者謂公不宜久廢。起佐南。問政。歷遷廷尉。以外艱歸。丁丑。起。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公與大學士張公居正同年厚善。及張公在政府。公引誼規諷甚悉。已。張公承父諱。奉旨不服憂。公遺書問諭。已。諫言官。又遺書止之。張公不納。然未有以傷及論。收折事。公因請輕折。張公變色曰。公爲豪地耶。公曰。我爲菜色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張公語塞。南御史張一鯤承旨論公。公復罷。張公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冢宰。時諸後進皆文致江陵。罪以逢富路。公獨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且權尾綱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司空。力請歸。又

卷十八

三

三年。起南司寇。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公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渙不受囑。爲御史劾。公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奈何枉其屬哉。事竟白。已。改南太宰。先後與大臣列巨璫張鯨不法狀。蒙旨切責。後鯨卒敗。庚寅。召入爲大司寇。光祿署丞徐性善。貲甲長安。御史所有需不應。論徐盜內府財。籍其家。擬大辟。公知其冤。三疏得減等。辛卯夏。冢宰闕。廷推公。上雅重公名。遂拜爲冢宰。公既掌銓。抑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祖宗朝故事。戒闕者無入中涓書。時。旨下署名用二臣入內閣。公言。廷推舊制。毋壞。祖宗法。上從之。所推轂

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也。其絕跡所汰黜，即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時弊者亦不顧，已復請旌，庶更示獎勵，未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上意有旨斥，選郎王教等，公為申救，因自引咎，不聽。會有乘此論公者，公稱疾不出，亡何，詔許歸。時大學士王公家屏亦以爭冊立去，兩賢同日出都門，觀者噴噴歎息云：公歸謝諸客，兀坐小室，焚香淪茗，經旬月不窺庭。丁酉仲冬，得疾，至晦日命其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瞑於正寢。是日海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亦異已。初，公館於陶氏，夜夢三神昇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徵，以公在，薄其災，語畢，焰起，公力

卷十八

三

懸神舜威，曰：第及三舍，不傷延也。異日果焚三禮，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湏臾若有物曳舟者，泊淺洲免焉。自此戒水族及諸牲，庖無鮮食，生平口不道阿堵，手不親衡石，飯無饔衣，無餘錢，仕居華要，門未入一緣一金，居鄉好行其德，義廩義田歲有加，遇饑必罄家果為賑，所識以緩急告者，無不應。梁端肅公材裔孫在南都，貧甚，公嘆曰：昔人稱庶吏安可為，謂此耶？佐之請廩于朝，與人交，披肝見膽，杜機絕械，富平孫公丕揚，向為御史，論公，公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誼當歸，其言實，玉成我矣。慙慙謝之，其後在事，冠薦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大司寇

起之，御史陳登雲亦嘗論公。壬辰大計，公推陳寧河南道，言論相惟，若無纖介，至於當利害，則邪正遠識高節，天下望如麟鳳，久而愈重，且信。通籍以來，六仕六已，強半丘壑，未嘗有所攀附，問天下長者，雖素不識面，及有宿隙者，必亟推轂，不啻口出，然終不令其知，郡邑政或不宜民，或有冤抑，公一聞，即切切以告，其人或變容，而公意氣自若，私居無戲言，無遜色，子弟臧獲化之，市中如也。所訢如也，平生憐才任事，卓非儕輩所敢望，蓋公之學主於信心，故亟進亟退，略無繫吝，公之心一於為國，故任嬖任怨，不為雷呵，可謂凜然古大臣之風節矣。

卷十八

三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九

林陵 焦 竑 輯

都御史顧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爲知縣。莊浪拜御史，巡廣西。採木四川，防守邊隘。陞陝西按察副使，再陞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棘，收順天、公歷兩京尹。剛稜不撓，貴戚欲承樂十九年，貴州有夷警，改按察使貴州。或曰：勲戚家不利，公以故相排擯去。獻陵素知公廉健，召爲通政使。宣德三年，臣僚奢縱，御史多淫貪不法。都御史劉觀破斥，上問東西楊廷臣孰可掌憲者，二人未卽對。上曰：未必乏

卷十九

人至此。西楊言：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風采。東楊亦言：佐尹京威廉，上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與璽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剛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羣僚驚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國何賴焉。爾佐剛直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勞。彈劾愆謬，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縱姦究。各道御史卽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耻及魯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不得濫授。欽哉！遂考覈御史貪淫不

卷十九

二

律嚴聰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宜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五年，贈潛入京造詞脅人公，又劾贈踪跡詭秘，且欲殺臣。上誅贈西市。陞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摺奏公受隸金，私遣歸。上以公臺端，不欲祭其過，密示西楊，且曰：爾不舉佐廉乎？西楊聞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勸，咸資之隸。遣隸謀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先帝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俸。上怒曰：朕方擇佐用，小人輒誣佐，必下法。司法對曰：未事不足干。上怒，請付佐治。思法並行矣。上召公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

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公頓首謝。公呼吏至，言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上聞之，益喜。數月，又有囚告公久淹不理。上又怒，召西楊論曰：此必外四教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會鞠，實出千戶臧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上曰：不誅清，安能行法。立命磔清西市。正統二年，公請老家居十餘年，卒。公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竟擠之去。先是有師遠者，東阿人。長陵北巡，嘗問：太子南京羣臣孰廉？太子對曰：皆廉。上曰：從朕北來者，率奸貨，惟吏部侍郎師遠一人廉耳。遠起太學生，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靖難後陞兵部右



侍郎改吏部領行在吏部事征胡總軍餉陞南京戶部尚書兼領吏部達孝行純至操履端潔又有進賢向珪洪武十八年進士歷職方員外郎九年滿陞通政使不能奏對自陳改應天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靖難後復府尹坐繫獄數年左遷運司判官獻陵知其廉直召為副都御史兼詹事宣德初蒞南臺致仕珪有文學屢經窮厄介節不渝蔬食水飲布衣泊如也

都御史軒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輓字惟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督漕淮上嚴冬忽墮水援出裹被生有司急進永却去竟侯舊衣乾除

卷十九

三

行人司副陞監察御史正統元年與御史十六人出清理軍政清修苦節嚴明不苛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留飯飯唯一肉或至殺雞見者皆驚異輓廉使殺雞為客大破費遭喪即行僚屬尚未及知時守浙阮監丞隨亦清謹安靖與公善公既去陳璇代公亦清嚴浙泉稱治景泰四年公為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改南臺內艱奔喪天順初首用公為刑部尚書耿九疇為右都御史二人廉介有名海內信向朱幾耿公欲去石亨不果反為亨逐去公亦病請致仕上召公至文華殿面諭留視公疾不可強與

致仕及陞辭上復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公

又頓首辭疾上賜金為道路費公去上復思公召為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公嚴毅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公來輒避去不樂與公處南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唯公及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問令吏寫公牘數十冊卒後修史有司從其家取行實無有也公前有南海周新者永樂中為浙江按察使廉梗有威為錦衣紀綱中傷久獻陵每悼惜之人稱新為冷面寒鐵公

卷十九

四

尚書魏文靖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明年為松江府學訓導諸生讀書學宮或夜携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琪等詣闕乞留獻陵監國令還任復教三年十七年師達薦陞太常博士宣德初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京太常少卿三年召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為真八年老辭調禮部又辭調南京吏部正統十三年陞尚書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公嘗至京師大學士陳循公所取士謂公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立朝願少待公曰君為輔臣宜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茂陵復位

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簡約廉勤性好吟詠矢口適情自有雋味耄年事其兄教諭馴愈恭謹成化間監察御史梁防疏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特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祭月三石公病遺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已有司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力辭公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遠尊卒年九十八諡文靖

都御史魯公

李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元年進士為監察御史獻陵監國時列上漢庶人不法罪狀留中陞福建按察僉事雪冤濫懲貪墨摧豪強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舊與富

卷十九

五

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李道中并殺其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公故廉得踪跡甚詳一訊林即服漳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妾有子與兄子背三之一托以已子許死兄子言妾子非許子逐去盡奪其貲公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兄子始服罪超陞僉都御史召入臺正統七年巡視應天府公幼舉動異常兒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遺並絕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歿不能歛公卿贈賻僅足棺

參國初有薛祥無為州人佐孝陵開國有功歷陞工部

尚書頗以怨言聞下獄死家徙瓊州孫遠進士授戶部主

事天順初使交南還陞右侍郎母憂去起復為工部侍郎

治河河南尋遷揚州河四十里成化初兵計兩廣叛徠改

戶部調兵食論眾能破賊者即有其輜重人人奮勇師至

大藤峽賊平陞左侍郎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行視

漕河十三年致仕明年起為兵部尚書參贊軍務十六

年致仕弘治八年卒年八十三遠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曆

無不涉獵尤熟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奏劄悉出其

手按定戶部事務繁正訛均節委積內外遠近多寡輕

卷十五

六

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始一人以為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為可罷而罷公一切弗聽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餘

侍郎李忠文公

李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字時勉名懋以字行先金陵人徙居安福永樂二年進士公少有大志甫成童每自勵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庶吉士時預修太祖實錄憂去服闋授主事刑部召入修書書成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求直言條上十五事未幾謫構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初即位公

有疏諫疏留中不知所指云何。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播十八瓜折其觔，幾成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且下詔獄。宣德元年十月，上恨公言釐綱，仁考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鞠，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公已為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上。上顧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公桎梏，復其官，預修兩朝實錄。陞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進學士。尋陞國子祭酒。是時祭酒缺，西楊歡祭酒難其人，公曰：「豈遂乏人耶？」程雲南在旁言：「無過公者。」公不悅，竟以公為祭酒。初，公與陳敬宗在翰林，京忠徹與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陳儀觀魁梧，公貌稍寢，聞者未信。後二人皆至祭酒。陳方嚴肅，下公平恕，得士並著聲大學。公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為贍給。督諸生讀書，乘輿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公守正，構公荷校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請赦公者數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走涕泣送，觀者塞途。商賈為罷市。又明年，聞北狩，北面頓首號慟。上疏言：「選將練兵，迎還。」軍駕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諡文毅，成化

卷十九

七

景泰

中贈禮部侍郎，改諡忠文。宣德中，姑蘇有陳僉事，初以進士仕。永樂時，為河南參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置均州、泰和山，且十年。景陵起為御史，疏請上讀大學衍義。上怒曰：「蠻蠻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并逮其妻子，族人繫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文定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蹈而復奮，幾死不悔者也。」

祭酒陳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庶吉士七十餘人，再選留曾榮及公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上時臨試，易其文行。公預修永樂大典，成授刑部主事。永樂十二年，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入史館，預重修高皇實錄。成，改翰林侍講。獻北京賦，平胡頌及為善陰薦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再降于孝陵松柏，復獻頌。又獻龍馬麒麟獅子騶虞賦，內艱去。宣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及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公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齊宗之政肅於朝廷，公以是得名，亦以是致怨。僉事徒懷忿訟，公法司請逮。聖祖周文襄曰：「孟疏申雪，即為屬草，不

果上事亦白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公學上從之鼎至監清苦力學後舉禮部亦第一延試第二仕至戶部尚書公嘗飲嘗飲襄城伯李隆所隆知重公賓罷輒留公再飲飲酣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顏中人伺公見公拳握最謹其矜嚴如此公剛正介潔不見喜愠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公獨久不調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與魏文靖公同致仕公德望文章名聞朝野既退家居不輒出入別號濬菴居士至是又號休樂老人云有詩文十八卷行於時曰濬菴居

卷十九

九

士集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彭惠安公

贊曰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頽然無累抑抑德聞人望知畏詞林重輕小其進退時有古廉於公作配古廉即時勉

都御史吳文恪公

事 獻陵 景陵

公名訓字敏德常熟人父為沅陵主簿誣繫京公乞身代入白父沒治喪如禮公篤行好古兼善醫術有名江東郡邑交薦為學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疏懇辭時太子監國知公命教大臣子弟於禮部儀侍郎重公遣子銘從學洪熙元年除監察御史歷陞南院僉副都御史移

慎直廉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自耻詭隨嘗巡撫浙西表陸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以扶植綱常為務為文根抵經書通達今古在臺十餘年昌詞義色風采凜然雖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賊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推沮宣德五年請老年八十六卒諡文恪所著小學解集錄文章辨體行於世

御史孫公

事 獻陵 景帝

公名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浦松江學博士甚得士心彬彬多典起者楊文定溥薦為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公教堂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學置本源錄

卷十九

十

錄諸生善行以身為率不事譏防行部令勿先知從單與猝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或破題數首隨門隨定單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懷私囑者無所措手嘗見庭橋方熟命左右摘嘗因分畀諸生同哂之一生獨取其二公問之以奉親對公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飢甚奏免其租什七賑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眾庚午秋試時上北狩公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替北燕餞今日為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既而詣闕上疏請隨所用以效死不報乃自矢於文信公祠去滌所部

道遇金尚書濂、懷、慨對泣。有萬里丹表、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庚午、勅封其父母、得告歸省。父聞、恩命至、擁騎郊迎、公塗行、控御甚虔、觀者榮之。明年還朝、念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缺、常道屢欲論起之、郡守金陵張瑄、疏公孝追、曾、閔、學、踵、程、朱、立起居論思之職、皆未果。名卿大夫過公鄉者、必禮於其廬。鄉人子弟考德問業者、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歸六載、為天順元年十月朔卒於家。年六十有六。

布政使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幼岐嶷、有巨人

卷十九

十一

志、自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初為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杜門、誦經史百家言、久之、發為文章、淵闊奧密、脫去流俗、自成機杼。陞江西按察副使、提學、專崇實行、黜浮華。閱卷一目數行下。又善鑒別、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陞浙江參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招不聽。口須夏參政來、公檄至、即散。成化二十二年、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有容、愛民節用、公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為郎二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侍郎劉文介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嚴、字宣化、吉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茂陵在東宮、公為左春坊大學士、充國史副總裁。已而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公、公不為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文、訟公閱文不明、取士徇私、會譯字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遂入貢院、比書榜、竟落淳名。二人因劾公違制、并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公罪、重開科試士。上命高文義公覆試、高公力言三臣之子、文亦可觀、顧解有定額、儼等無罪。上重違二人意、令順天

卷十九

十三

府准其子會試。王文復疏辯、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臣擅法論、乃已。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以詭籍斥還縣學。時人為之語曰、榜有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明年、裕陵復位、二人得罪、其子竟不得試。禮部公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公學有沉潛、文無險案、取子明潔。

少保林莊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為刑科給事中、劾石亨楊洪孫鏗諸大將及內臣善增金英著風裁。景泰元年遷都給事中。上皇將還、會有投匿名書者、王文端得

上皇北狩與 陛下迎鑾背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  
悔竟從其議景泰三年議易儲改右司直郎不敢辭四年  
商文毅薦復爲吏科都給事中劾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  
尚書余士俊通政司等錫江部侍郎張敏諸大臣益多忌

十

公王少保。獻御史王濤。劾公扶持吏部。甥選教官。得善近。地下廷議。按致公賂。不得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不肯署。稱病臥數日。上遣中使問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上聞意立解。公左遷國子學正。裕陵復辟。起陞右僉都御史。賑山東飢。陞右副都御史。捕江淮鹽賊。天順三年。內艱。明年起復。又明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充陷冒功者。至劄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公時署院。事力請禁戢。卒雪警。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公往賑。奏截漕粟數十萬。明年。九載滿秩。陞右都御史。七年。出撫大同。將吏用命。邊事稍寧。逾年。致仕。越二年。起掌南院。又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

事  
裕陵  
秦陵  
茂陵

公名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少凝靜篤學力行鄉里推重及居官奉職守法自刑部出爲浙江提學初糊名校士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覲覲屹不爲動成化三年湖廣按察使朝覲時東廠尚銘忌公伺察無所得

卷十

十

宋幾銘敗，厲璽、王部侍郎。泰陵卽位，改禮部，再改吏部。六年大旱，陳數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時三原在吏部，倚俸公。三原致仕，衆望屬公。徐丘皆不喜公，欲用翰林人吏部。出公南銓尚書，尋改兵部。察贊機務，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歆爲，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至，况復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四年，六疏乞歸。上爲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歸。處舊廬，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口甚益崇節儉。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醢有而設酒隨量而酌，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

宰牲匪直可久亦以安生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楊文懿  
公嘗曰吾友三人時敏廷秀鳳儀皆始仕刑部為名卿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 事 泰陵 茂陵

公名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為郎刑部時張岐  
以壽寧侯兄從外臺職僉都御史入院公疏岐不可用乞  
召故尚書王竑李秉侍郎葉盛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論  
救得釋尋郎中廣東司司隸輦轂間事多涉貴近豪戚費  
挾撓沮公屹然不吐茹外戚家目賜額奪民田勅公即按  
頃畝公至真定繞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  
驩收債于薛驪願折券解賜薛人今真定田祖宗以來許

卷十七 十五

民開種即為恒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往年韓太監廣寧  
侯奏虐民賴先皇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璣又復  
強詞飾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尺寸地附益  
貴戚又逮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荒田  
者上怒顧左右曰周璣為彭韶所持令朕負朝論奈何  
又以為請耶當是時何喬新與公同官刑部純懿貞方並  
負重望成化六年陞公副使按察四川進按察使請王府  
葬祭停遣內臣及行人又劾雲南太監錢能冒貢珍奇擾  
驛遞十四年為廣東布政使薦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  
非禮貢獻又劾市舶太監韋春矯稱進奉私庇富豪輒亂

舊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贖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  
又妨珠池監丞黃福保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  
梁海海者太監芳弟也芳見疏大怒會公應詔陳言條上  
漸不克終四事 上不喜芳從旁言公每事輒邀名方命  
左班相左右得大官 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謝公貴

卷十七 十六

州未幾吏部尹尚書屢薦公大臣器 上故知公名二十  
年遂陞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督糧儲明年召入為大理卿  
未上又坐論內外官貢獻道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奉  
陵即位交薦召侍郎刑部會浙江不靖勅公巡視公劾罷  
不職等臣謀其渠魁事遂定戶部言鹽法沮壞復勅公理  
鹽法公給表海貪人晒淋熬負折閱朋儕之苦節為八圖  
以獻尋召入吏部為侍郎弘治四年尚書刑部安遠侯柳  
景總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餐其奸贓鉅萬景有挾欲破  
法擠紘公竟抵景法磔其爵景贓入八百兩忽降綢旨公  
言景贓十未及一即蠲其日遂可營復爵位爵位既復遂  
可營求征鎮不可長公在部二年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  
諡惠安林俊嘗疏言韶諡不副行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  
論不報公孝友直諫寡慾清心儀狀歉然不啻寒士所著  
有國朝名臣錄贊莆陽文獻志政志文集百餘卷

卷十九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

秣陵 焦竑 輯

尚書楊文懿公

事 祿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守陳字維新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成化三年累官司經局洗馬充講官經筵公進講武成曰論語稱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顧後世人主深拱禁中委政內侍反召閭樂之禍高居無爲唯對嬖寵反啓祿山之亂何也蓋舜武能舉相除凶悖信明義後世人主直安危利災耳八年遷侍講學士內艱去公守官五品一十六年泰陵出閣簡公日講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倣

卷二十

大學衍義事涉中官今不得刪去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公譽望日起薦國子祭酒薦吏部侍郎又薦入內閣皆不果用泰陵卽位進宮寮官柄臣忌公擬侍郎南吏部上覽疏曰守陳宜留此卽塗去南京字未幾詔議祿禮禮官請祿懿祖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疏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卽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宋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也時不能從弘治元年疏論講學聽

政累數百言略曰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翫放遠奇袤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慮正始猶易保終實難若內養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愆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上是公言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得知公奏後數年上時召輔臣坐論政事閱章奏皆自公發之大臣顧畏上英明一見卽頓首伏地請退上留再三又謝容臣等出議上上每退歎息公在吏部保保持正論會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又辭且請老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况臣迂踈宜亟退

卷二十

上不許公請老益力乃以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而以張莊簡代公云公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目舊書邨辰王附宜改正凡疏留中者卽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上卒論文懿後二年實錄成始贈禮部尚書公孝友方正與人交篤於信誼居常恂恂若不出口至論事辯是非毅然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詞淳雅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挾凡數百卷弟守陞南吏部尚書從弟守隨掌大



理寺事工部尚書謚康簡守隅廣西布政使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皆能濟美克世其家

太常卿張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元禎字廷祥南昌人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茂陵卽位未幾與時宰議不合請告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理學名益高廷臣交薦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錄成陞侍講學士去南京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以修大明會典衆交薦之召爲副總裁陞翰林學士日講泰陵知公名特聽公講說母服闋又交薦進南京太常卿修通鑑纂要又召爲副總裁改太常卿

卷二十

兼翰林學士日講又侍東宮講讀未幾掌詹事府管內閣誥勅疏勸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諸書東宮講孝經小學上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公貌癯然纖弱而剛果之氣不可屈好面折人過交陳選羅倫陳獻章皆以正學相規切

光祿卿陳恭愍公 事 裕陵 茂陵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端慤寡言潛修獨詣唯以古聖賢爲志天順庚辰試禮部嶺南丘浚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宣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浚曰吾聞荀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

謫官公抗疏直之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謂每易素服以入公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觀君服必視其品類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皆動色相戒不敢犯已督學南畿念學者不修實行而競爲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士一以德行為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耶除冠帶朝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按部就止學宮徐行審觀周旋聲折絃歌邊亘古風郁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衿佩而成就興起至不可縷數論者謂自盛陵孫公以來一人而已成化初遷河南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設教亦如南畿會倖奄汪直被命巡

卷二十

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卽提學寧大於都御史邪公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公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釋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臧吏不貸自是官屬歛戢未幾聞母喪卽日奔歸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一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布政使時嶺南苦中人椎剝公嚴條約罷和買減徭役爲惠養計會肇慶大水公具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太監韋眷專恣勒富民供辦公奏

減其數，春復縱黨通番，番禺知縣高瑤，祭其貳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瑤，番人馬力麻者，買貨海口，詭稱蘓門答刺國貢使，春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僞，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道至廣，謂將往滿刺加，市役覘入貢，公上言此西域賈胡，借以牟利耳，使墮其術，必為安南諸夷笑，不報，春知中官戚疾公，乃誣據公黨北高瑤，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春，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襲，令誣執公，襲不從，行等阿春，執襲拷掠，襲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

卷二十

五

公矯制祭粟，曲庇屬官，論罪當徒，奏入，詔奪公官，遣錦衣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綵，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賄服，公志也。」張襲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臣，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朋，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銷骨也，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遼，少崇正學，風抱孤忠，才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章春通番敗露，知縣高瑤

按法持之，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怙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春橫行胸臆，汚穢清節，榮改聖明，勘官李行，承春願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誣誤觸法，為選罷黜，實臣自取，春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陷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春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噉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額天終無異，且行等乃依傍春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是豈共姜為夏姬，諸夷齊為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潘杲，若

卷二十

六

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為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殞，李行幸其就死，不為醫療，又潛遣養子密報選死於春，以快其忿，宵人佞母，一至于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為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橫斥田野，乘來自給，百無所圖，敢目死披陳，甘心並錢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為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春，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公寃，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諡恭愍，初公

做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非迫幸族以公甚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乎人謂公有子云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

事 茂陵 秦陵

公名寬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時年三十八公爲諸生時有文行卽負重望徐武功嘗稱吳生館閣器歲貢入太學張汝弼尤奇公歷官翰林坊磨侍 康陵東宮宮中侍堅不欲 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率官僚上疏曰仰惟 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朝堂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死又聞

卷二十

七

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傳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外 上嘉納公進講開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尤反覆朗誦弘治十七年 孝肅太后崩議附葬廟禮先是成化四年

孝莊睿后崩中外藉藉言周太后萬歲後葬 裕陵祭

睿廟禮皆如適至謚稱睿皇后與孝莊同輔臣覺其誤又未敢顯言 詔禮官議議未能決賴 上仁聖張上綱常

再三召輔臣密議便殿悲愴感悟必欲如禮又下議廷臣公以掌詹事與議衆促公言公出批衆議臣曰魯頌姜嫄閔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並

祠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歿仁宗傷痛始追尊稱祭非禮不足爲法衆議臣皆是公言定議上 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稱 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奉慈殿者在奉先殿西 上初建奉祀 母孝穆太后令稍展其制中室 孝肅左奉 孝穆嘉靖初右奉 孝安邵太后公忠信宏厚廉靖方嚴好古力學文翰淳美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王文恪公稱公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明典文士獨推西楊有典則公無愧焉

卷二十

八

鄭端簡曰 太祖曰吾取士欲得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此十君子可以當之行誼足以師人文章足以華國問學足以明道才器足以濟務隱約足以激時所謂先進於禮樂者非歟嗟乎吾不得而見之矣十人李時勉陳敬宗魏驥吳訥葉盛楊守陳張悅謝鐸卓憲并公也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

事 茂陵 秦陵

公名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弘治七年入戶部爲員外郎郎中陞按察副使提學江西累官泉藩長 正德四年陞副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公有清

譽在江淮不事赫赫漕大小將校皆嚴憚未幾事忤逆瑾瑾又惡平江伯平江伯者漕帥也事運公瑾益怒禍且不測長沙力解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陞戶部侍郎公故熟知戶部程法見財用竭耗心憂之七年請養母歸十四年陞南京禮部尚書尋嘉靖初再拜詔特與終養母服闋請致仕不允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公質性淳懿問學該洽孝親牧族獎誨後進應務之才細巨皆適所著學史簡端錄二書巡撫吳廷果上于朝

太子少保傳文毅公

事 茂陵 秦陵 康陵

公名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唐吉士授編

卷二十

九

修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逆瑾惡翰林不附已矯旨大明會典文說外奪預修者官公降修撰陞敗復中允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陞禮部尚書常是時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而無徵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為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等公伴不知執奏就為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襲天子果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寵伶藏賢請改牙牌公曰優敢亂祖宗法邪藏又欲改教坊司印公曰優敢亂祖宗法邪皆格不行時流賊亂中原太監陸閏總軍容征久不捷諸內臣又立監銷名

益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眾莫敢先發公奮曰兵老民疲賊日熾以冒功者冗債事者漏網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肺腑間民驚然思亂禍在宗社旦夕吾輩死不贖責諸公尚首鼠耶疏上竟遣監銷諸內臣俄有旨令公致仕杜門謝客及卒遺命無請葬祭嘉靖元年理守正文臣贈太子少保謚文毅公朴端簡靜自檢甚嚴孝友之行孚於鄉曲

尚書陳公

事 茂陵 秦陵 康陵

公名壽字本仁新淦人成籍遼東成化八年進士弘治元年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御史爭寺丞劾公吏部尚書

卷二十

十

三原王公言壽廉正稱執法吏改南光祿少卿陞鄉南鴻臚十三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陞南京副都御史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劾逆瑾被逮公抗疏救諸言官瑾怒奪職八年薦起巡撫陝西未幾遷南京兵部侍郎九上疏乞休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初壽在科萬貴妃寵族人橫甚中官梁芳又結妖僧繼曉公疏論繫詔獄得釋在榆林會火歸入寇出奇兵却之加俸一等既歸田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內臣廖鐘暴虐吏民楊文襄公言公忠鯁輕去就宜起公撫陝公至陝鐘畏欽服此公去陝人號哭擁公不得行公卒久之都督楊宏陝人也上疏言壽仁廉恤下

知兵能過勝請卹其後公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康名最著老無所歸諸子旅寓飄泊公歿不能葬久之親相周僅歸其喪公爲言官時直論時政得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成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文襄公曰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憂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尚書謝文肅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鐸字鳴治浙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元年授翰林編修校勘通鑑綱目因上封事言講學圖治十一年進

卷二十

十一

侍講未幾請告弘治元年薦起修實錄三年陞南國子祭酒上修明教化六事明年致仕又累薦十二年家拜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力辭不允公先後在國學律已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羨金公盡籍於官均贖僚屬構害樓東西庑諸經史刻北監廟街湫隘蓋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贖給衣者賙襪皆出羨金不妄費一錢請從祀楊時十六年預修通鑑纂要是歲請致仕特賜告正德三年瑾勒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謚文肅鄉人方正學殞身滅族沉鬱

百年公不避忌諱收綴遺文行于世所著有桃溪集續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忠諫錄祭禮儀注公嘗曰我太祖有度越歷代者五事攘克夷狄收復諸夏也肇基南服統一天下也成加勝國鋒刃不交也躬自創業臨御最久也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也

都御史熊莊簡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繡字汝明道州人成化三年進士爲御史生事謫清溪知縣累官都御史巡撫延綏操勵潔廉頗有羨不入私室套虜三年不大入塞憂去起拜兵部侍郎陞兩廣右

卷三十一

十二

都御史逾年召入南臺正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熊繡致仕公屏居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困公卒長子已天繼子又天巡撫秦金爲請于朝贈南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數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狗公撫賢嫉惡不邀時譽不徇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傾影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生屬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其家聖朝表勸清賢不吝恩澤繡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賜謚卹孤惟寘衷軫允幸甚詔給繡繼子子端米月一石謚莊簡時

有工部侍郎潘禮歸德人清廉恬退未老乞休弘治間年八十一巡撫韓邦問疏言禮歷官房鄉益堅晚節草廬蔬食不求安飽詔給米月三石南工部尚書胡拱辰淳安人著勞蹟晚益清謹弘治間御史上其貧薄特給輿廩正德初遣行人存問年九十二贈太子少傅諡莊懿邦問亦仕至尚書致仕年九十二卒仁和有王琦字文進舉人乙榜授汝州學正陞御史山西僉事提學改四川乞致仕歸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雪僵臥不能出門戶或唁之曰吾求無愧於心耳雖飢寒無不樂也天順間竟以飢寒卒

卷二十

十三

六年進士歷知廬州府陞河南參政清慎絕俗吏事克修卒之且貧不能葬妻郝不免飢寒守臣爲奏上得給米終其身沙河朱裳字公垂正德九年進士少勵清節貧困裕如也提學御史顧潛知棠樞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炊汲爲御史寒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禾入稱裳爲長齋御史爲章昌知府歷浙江副使福建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乞歸再起治河卒清堅自信士頌其廉民懷其惠饒州孫需字季吉成化八年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守法畏公議白首清風嶠然不滓雖不能餐揚功名有赫赫之譽顧正德間大臣多掎克回通需獨以

廉約稱卒贈太子太保諡清簡終人陶瑛字廷信成化十七年進士歷仕至都御史三理漕事嘉靖初爲工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乞致仕加太子太保歸瑛宏才偉度累試繁劇卹國勤民勸著聲績中忤權倖屢進屢退方毅直亮喜愠不形自來儉節每飯一蔬微行罷歸蕭然行李三竹筒相隨者數十年卒年八十四贈少保諡恭介子滋正德九年進士爲武選郎中論大禮謫戍

祭酒魯文恪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鏗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開門飲蹴不事交遊爲編修益沉潛學問不專爲文詞歷

卷二十

十四

司業祭酒端飭自勵日危坐焚香讀五經四書不肯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虛心約已清慎不諂屢請告屢起屢歸羣情鄉慕益兢持名節嘉靖初交薦不起卒年六十七諡文恪

副使邵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甫三歲母疾革置公別室哭不已謂家人曰死者吾母也曷俾我一視聞者哀之爲弟子員卽以文行爲當路所推許屬頒制諸郡京兆冀公綺欲以此贍公擇維揚運司委之公辭不往弘治壬子領鄉薦明年授江西德化學諭正已率人流俗問遺無敢及門者乙

卯秋主山東試去取咸自主事竣就道有謁贊者拒不受  
滿九載留於家督學邵公寶巡撫林公俊累疏薦公吏部  
移文趣行十月部試第一太宰馬公文升都御史戴公  
珊廉公賢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委督溝橋抽分公痛革宿  
弊奸無所容近侍肅敬陳寬託院堂相囑不少貸正德改  
元以公督皂禁諸後原額百名外院長及年深御史用之  
公悉數以應後咸曉張延齡奏人負券若干緡得旨追  
給公自御史執法之官豈為人索私負者邪駭馬崔公都  
御史張公咸以為囑公不從隨進二疏一崇大信以全國  
體一停織造以清鹽法所論劾皆中貴人下戶部議行七

卷二十一

七

明按鹽長蘆兼理河道公覈餘鹽革買補恤竈下禁應捕  
勢豪鹽商廩廩重足立食吏多棄印綬去自天津抵濟寧  
一路夫力公壹意節縮約省千餘金逮諸姦豪倚威官為  
窟者論如律權倖及中人多不利于是馬永成家僮及諸  
賈人合謀妄奏逆瑾因遣官校逮公榜於午門下家人泣  
公慰之曰我非自敗名節以辱先人至此况得失在我何  
哭為抵家杜門屏居淮疏課子而已瑾怒未釋據公所陳  
停布足疏罰米一百石及保舉都御史雍泰罰米二百石  
瑾伏誅都御史李公克嗣巡按王公完交薦嘉靖癸未有  
雲南金憲之命公至任適巡撫王啟惡臨安推官江魚鰲

千戶龔勝鰲魚欲坐以貪淫黜之公知其誣擬以公罪還  
職王大不悅後巡歷新建諸寨繕兵旅修城垣來商賈疏  
溝洫為久遠計滇南多珍奇所入庫祿柴薪而已比齎賀  
詣京行李圖書之外無一長物事竣回滇分巡洱海會叅  
議趙淵往勘武定土官約救甚嚴下至胥吏與臺一無所  
染夷人悅服後以親察富調問報印南家居逾時見山桂  
公重其名檄取赴京公以疾辭已丑蒙宰西樵方公檄如  
限赴選補廣西分巡桂林後改左江兵備忠州龍州上官  
罪惡日甚公不動一兵而坐擒之疆圉晏然撫巡以公清  
苦之餘明敏之材方倚重之而公業倦游矣上書兩乞休

卷二十二

七

乃得請歸無室廬依外氏以居日中或未舉火意豁如也  
督學御史林有孚往訪之笑語移時貧無若具可設林歎  
息而去宗伯霍公賴以沒官田餽公力却之丙午秋年八  
十而歿陳公鳳贊曰嗟嗟介士邦之司直可賤可貴簞簋  
必飾萬里來歸葆茲固窮蕭然素業邈矣高風

中允景公

事 康陵 承陵

景公賜字伯時少產揚之真州尋徙居金陵為人器量弘  
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大夏見其文  
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  
修時逆瑾亂政挾勢凌轅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

爲阿者。賜及何。璠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評補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允受職於天子。若臺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畢。終日業業。以從事也。尚慮其有遺。若謬焉。若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緩也。而流是職者。必自責。自將於勤慎。所以補過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既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而退復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於心能自寧。乎。古稱竊位。蓋近是也已。夫語弗慎。爲誇爲毀譽。爲誕爲

卷二十一

十七

凡近。爲諂爲易。爲佞爲諛。行已弗慎。爲矜爲貪。墨爲放縱。爲邪淫。爲幸易。爲苟且。爲側媚。爲薄。居家弗慎。爲兄弟妻。膝女凌童僕。輿卑卑。閑昏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書史。精研義理。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耻。能無忤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也。況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有警罰。女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于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久之爲

卷二十二

十六

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觀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續案儲曰。成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賜口朝廷官人。敢自擇邪。於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得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上競便利。賜於諸記。宜切誦不行。士行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餽廩。私益以解。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真州。病卒。易實之地。卽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賜爲人篤於孝義。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疾如失。八稱其孝。感云。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友人張貢見賜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尋卒。賜哭曰。曩業心許之。恐負吾亡友乎。卒召其子妻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蹠蹠行。旁觀者率不能堪。賜自若。工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時。至今人藏之。以爲榮。爲文以意勝。耻事鉤棘。詩藹散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草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寸寸寸。務求有似。何以達吾意哉。識者韙其言。所著有前谿集若干卷。行於世。論曰。賈生爲傳。不得職。至哭泣以死。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秩近世。視爲冷局。類以輒自放。而賜爲詞。以自勉。責何其厚也。乃若處高爵。膺仕略。不以國安危爲念。而唯身家是



營開賜之言可以愧死矣

尚書嚴恭肅公

事 永慶 鄧安 定陵

嚴恭肅公清字直甫號賓所其先五代祖名子敬者自浙之嘉興徙居滇父燦生四子公最少而咄咄奇悟鄉先達光祿施昱擇塔得公以女適之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調公此未泮之劍而輕斬蛟斷犀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劍也乃方在治中惟工之所儲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荒課為天下最丁母憂再除郎中督修外城及九陵皆斤斤謹出納至事歷員外郎郎中督修外城及九陵皆斤斤謹出納

侵牟吏膠手所省費以巨萬已工成當叙陞公辭不受受加俸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生竹出知保定府居保定三年課復最歷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參政四川按察使即其地轉右布政使所至自撫按特舉及兩京臺諫會舉不下數十疏隆慶戊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公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議訓二十萬金就近收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團操成都擾民者貢番入邊則為定限額數額外不得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為本而痛持豪家悍吏以法以是士大夫譽誹常參半而內江趙文肅公獨深知之會有以流

盜註公當落職趙公力爭得予告候調候調五年起督

鴈門關不果改貴州入為南大理寺卿尋改北歷刑部吏

部右侍郎陞刑部尚書上之知公自其在刑部能執法

不悅權勢始既柄川典鈐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承按以

下皆親為標署楊遵彥之默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絕也

上孽孽以太平屬公且未艾而公歸矣歸之日遣使

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曆庚寅卒於家公性檢厲勤於事其

操行嚴於趨舍辭受尤廉廩所苦官身自與僮僕食蠶衣

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鶴不敢取諸人蜀王蔡公

使使致扇鉅微餉不受初拜尚書貧不能具服色束素庫

帶以朝其輩或指戲之公釋褐時祇珥七品帶故在耶

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為上耳

公薰然長者色溫氣和人無賢不貴賤皆禮接之其亭

法處議木人情計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誰咤抵掌之談

以故明主眷遇尤渥而海內至今稱大人之能安國家

鎮雅俗者必首公云

侍郎程公

程公文德字舜殷嘉靖己丑進士方上臨軒策士覽公

對嘉之賜御批擢第一甲第二人官翰林編修已坐同

官楊實卿封事下詔獄謫信宜典史前後翰林三年餘

所獻 郊祀議 之庶吉士疏 靈雪頌 靈鶴詩 各一 親奉  
行 再進內訓 謙章及四詩 上嘗問無逸 毀宴近臣 公得  
與上無逸 謙章乙未 量移安福知縣 丙申 召為南京兵  
部車駕主事 轉員外郎 迎養歲餘 丁外艱 辛丑起復 補兵  
部車駕 轉郎中 屢上劾房疏 甲辰 擢廣東按察副使 提督  
學校 未上 擢南京國子監祭酒 庚戌 擢禮部右侍郎 以外  
警奉 旨提調監督宣武門 并相陸妃墳 壬子 轉吏部左  
侍郎 癸丑會試知貢舉 畢事 兼翰林院學士 掌詹事府事  
教庶吉士例 賜帝社稷 胙二 乙卯 將擢南京吏部尚書  
忤 旨 改南京工部左侍郎 辭謝有言 疏職罷歸 公為人  
博厚坦夷 不設町畦 聞甘泉湛冢宰若水 明道術 走其門  
未有得其後 激於人言 卓立檢飭 斷斷必為君子 不忍以  
世俗終其身 幡然變故態 視舊所為如兩人 嘗祭 長陵  
中道偶談 孝宗皇帝事 為涕下 悲不自勝 見實卿封事  
調停削名甚眾 批榜掠 無一語在 廣中 舉何王全謝之學  
詢諸生 遷信宜學 建麗澤書院 至安福行鄉約 處里役推  
強節用 下士愛民 建復古書院 兵曹嘗言車戰法 多見采  
行 臨南雍 以體諸身者為言 用情尚質 而謹服習 吏部當  
考察京朝官 留意賢否 嘿有助益 詹事故事 養尊望而遠  
外嫌 公聞南直隸河南山東大饑 朝議開納而澤不速下

為計粟麥黍菽可助食者 稱其數 請早入以期有濟 上  
從之 南京冢宰之擬 公苦親喪未舉也 願以得罪 既歸囊  
無餘金

卷二十終

三十一

秣陵 焦 竑 輯

聘君吳公 事 景帝 祔陵

公名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父溥為國子司業事建文永樂中為翰林修撰公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已巖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耽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為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闢諸錄收歛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

卷二十一

飲食誨教天順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南陽為草疏薦留中數日泰中已遣行人聘之非始石亨也亨知數公前勝後之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上曰善卿草勅加東帛遣使聘處士勅曰朕承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為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顧乃嘉邇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諒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所居徵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

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比至上問南陽與弼

宜何官對曰宜授官寮侍太子講學上曰與論德左對

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問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

張上曰然已而見上文華殿公辭官上曰前公前

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為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茅賤

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木無高行徒以蒼閒過情誤薦薦

廣聖明過聽龍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

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上曰官寮優閑不

必辭公辭益力上賜文幣八酒半廩遣內臣牛玉送館

次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公三辭不

卷二十一

允遂稱病篤上又諭南陽曰與弼召至何為不受職即

受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同留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

卿為朕論此意公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南陽

為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陛下第老且病進

退狼狽幸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上曰果爾亦

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上首肯曰既

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弼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

南陽頓首曰帝王盛德事也公陳十事復表謝而歸公風

格高邁議論英偉曾次灑落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

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雪之意亦通

時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嘗曰。計策繁無益。以故不務著述。云清江有陳海雅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避世無悶。公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公。公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策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宿。辯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兄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翰林檢討陳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

卷三十二

三

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談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受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不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閒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意。遂決去。獻章以聰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

卷三十一

四

朝廷謚文恭。公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益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脗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有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獲也。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其熟。德器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烟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是時有布衣陳真晟字晦德。又字刺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卽能自拔于俗。專心儒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自是不復事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

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請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既而走臨川就正康齋貨其家直得五金攜兄子一人行戒之曰我久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爲也遂歸鎮海教人專一靜坐卒年六十四後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兩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鏌祀之

卷二十一

鄉賢祠又有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既而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之期行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敬爲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顚沛未嘗少違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門人吏部侍郎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業

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故筆之于冊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萬曆中追謚文敬從祀孔子廟庭又有莆田劉閔恭慎醇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病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劉太夏徐貫每拜其門知府王爾齊所必致閔曰對劉君鄙吝自消詳見孝義傳

郎中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昶字孟暘江浦人成化二年進士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羅倫陳獻章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

卷二十一

六

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冷各賦詩臣等各授一帖內開花果烟火等項而帖詩證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翫好之物鄙棄之詞臣謂陛下卽位之初下溫詔放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天下欣然承望太平久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大臣之疏而遂罷且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臣未嘗不頌陛下從善如流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以奉其體耳然大孝養志不在翫好母后恭儉德著天下不在烟

火况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之日臣知陛下決不暇為此也且翰林以論思代言為職雖俱奉文字而節制不經之詞豈宜撰進嘗伏讀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是以不敢妄陳疏入謫往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史陳莊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久之以家艱去不復起居定山垂三十年有薦公者召至京徐文靖公言當復公官翰林竟復司副遷南驗封郎中得風疾遷延野寺明年乞告未得允輒歸又明年罷

本卷二十一

七

參議賀公

事

茂陵

秦陵

公名欽字克恭別號醫問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戍廣寧後屯為遼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誦讀成化二年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龜鼎即我而我受以為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奉陵初薦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

賢為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曹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王江直向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為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盡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實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國

本卷二十一

八

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公辭正德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眾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公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眾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設語又趨跪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

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昏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子士誥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太子少保章文懿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逾年除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進果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內廷燃燈朝

卷二十一

九

坐踏歌蓋天子仁聖孝奉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也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大孝養志吾輩盡諫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爲言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峰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諫官又稱爲翰林四諫公未行給事中毛玉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其議處番貨通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絕盜托清軍以擒泰寧之寇先賑濟以平尤沙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時年四十一閉門卻歸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執業問難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弘治十二年召謝文肅

爲北監祭酒十四年召公祭酒南監時遭父喪力辭

詔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十六年照閣上任尋上修舉學政條陳獎政二疏正德元年陳言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六年陞南禮部侍郎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之麗朴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迎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授古確乎不易發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姜僉事麟贊公喜怒

卷二十一

十

宋形於色思怨不樂於心於我不出諸口驕泰不借於身頑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以聞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公曰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欽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爲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子孫皆天孫誥又不慧晚有子接公卒特恩與國子生從子拯歷官工部尚書有才行

翰林修撰羅公

事

茂陵

公名衡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策對萬  
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視  
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公不從爲翰林修撰  
會南陽起復公詣私第言不可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非  
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瑄故事言事反  
復數千言謫副提舉福建市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明年  
召復官改南京尋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  
年卒知公者謂公有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至其  
心所欲爲而力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公嗜學好古篤志力  
行避惡若堦間善若鶩嘗欲做古置義田贍族人或助之

卷二十一

十一

堂食錢謝弗受或承之永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覆去客  
晨至留飯借之傍舍比果火日已近午白沙稱公才大不  
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副使丁公 事 茂陵

公名璣字玉夫鎮江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  
學者稱爲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巖然早悟弱冠舉進士  
授中書舍人同官烏傷王君長逾倍尊事之吳文定寬與  
爲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  
反覆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心諸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願  
用人重名器恤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未言方士等

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爲學務劄目以同官公過連達  
出爲普安州判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獨  
從一僕怡然行奉如也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爲太宰雅重  
璣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言今日無急於  
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間進  
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避  
其言欲引爲吏部竟爲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猶伍以怨  
謫隣民爲盜斷其舌斃之獄汚需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  
事者處之曲有恩至可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辦此  
一片心事君敢爲欺耶內服闋倪文毅掌銓卽家起儀制

卷二十一

十二

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清遠山水暴發而沒翌  
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璣充養深粹居闕運方身不  
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衆  
譟不震不棟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  
居冠婚喪葬一取衷之其故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  
釋慮消方與間講其析疑義入竟世而文主雅純其爲政  
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  
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憂國一出天性蓋儒學不傳得  
其門者或寡璣窮探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不息不岐  
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



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未脫葉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尊事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污之中任道甚力制行甚方涵養甚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潤云

吏目鄒公 事 茂陵

公名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生而穎敏過八年十二能文章經史一日卽不忘嘗居龍泉庵掃樹葉焚照讀書如是三年文思警拔千言立就改庶吉士翰林會星變應詔陳言極論陰陽之理言少師萬安待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宜扶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

卷二十一

十一

致仕王恕記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弘治三年御史壽州湯藥劾萬劉尹萬尹去劉獨留恨罷御史魏璋附劉劉嘆璋能去龜陞食都御史璋卽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龜與壽州知州劉集妄言朝政嫉公者因入公名下詔獄公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獄官苦訊公公書詞曰智與今湯龜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當事者恨公坐公龜集妖言惑衆罪成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徐文靖公亦力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始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吏目龜謫戍河西公旣謫毅然就道承結屢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總督仰御史秦紱檄遣董修驛書得居廣城與陳白沙遊四年暴疾卒年二十六

御史陳公 事 泰陵 康陵

卷二十一

十四

公名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公先世瑞安人戊籍興化遂居郡梅峰公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過俗不與羣兒伍晝人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輟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魯之引省豈非學之法與作者克錄自考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瘼之謨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旣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覲服時郡守嚴擊強豪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刻徐開解得寬釋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無官者有尚書子受賂崔志端以

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勅不動公劾尚書去崔竟留  
遂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  
畦一蒼頭給薪水山則自執小油葢妻子服食蠶繭一女  
適彭惠安孫輔嫁其涼薄皆人甚不堪者公泰然自足日  
坐十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  
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耳正德中吏部以公養母清苦  
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  
禮例奏給月米上嘉陳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  
以資孝養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  
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  
奉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  
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備負米皆以爲親  
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  
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  
日無多逐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  
不允公辭公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  
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卒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  
子遠揚爲後都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  
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  
其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既深而充養亦熟隱衷粹行對天

卷二十一

十五

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鄭端簡論曰黃伯固肇陳時周茂烈二公皆蕭產忠潔足  
以明志孝廉足以存節究其用經濟才也孰非人臣孰非  
人子觀此能無深省乎

國子祭酒蔡公 事 茂陵 奉陵

公名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爲禮部主事三  
年三原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又請告起按察副使督  
學江西賀濬王壽旦獨去朝服中蔽膝三司官舊用朔望  
朝王次日謁孔子公請三司先謁孔子濬王素憾林俊讒  
者因言公與林厚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

卷二十一

十六

公一日宴藩王所議公不能詩文公據理正對拂其意僚  
友又有相傾者遂決意引疾致仕去逆瑾專政起國子祭  
酒以厭人心而公則已卒矣公明經篤學氣清色和外簡  
而內辯嘗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學生今吾數  
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  
劣於此亦可見又嘗題臥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  
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又曰吾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  
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  
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

侍郎儲文懿公 事 茂陵 奉陵

公名璣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功主事文選郎中弘治七年調考功十年陞太僕少卿公典物無競而自守介然在考功出入三年臧否不淆交遊稀寡嘗薦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救科道龐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康陵初陞太僕卿明年會都御史總督南京開局無事專心經史訪輯國朝故事又明年入戶部為侍郎逆瑾專權公卿奔走瑾前公愧憤引疾求去長沙與公善得允致仕內批公有才望行且起公去數月瑾誅不數月起公時瑾雖誅諸倖依繼用公亦不樂明年又乞休去七年起南京戶部是年冬改吏部南京公辭益力起益數其洋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諡文懿

宏甫曰公視陽明先生居然前輩矣陽明中弘治十二年進士時公則已太僕少卿而往來問學若弟子吁此公之所以益不可及也後泰州有心齋先生其開風而興者與心齋之子東崖公贊之師東崖之學雖出自庭訓然心齋先生在日親遺之事龍谿於越東與東崖之交月泉老衲矣所得更深遠也東崖幼時親見陽明

卷二十一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二

林陵 焦 竑 輯

尚書湛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以書魁其倫尋從白沙先生遊即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所引書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為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辟而益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禴楊廷和主考撫其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為拔第二名賜進士高等選為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王

公在吏部相與倡道方師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輩和之道價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黎嗣却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為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開禮舍于僧寺至齊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遠與言嘉靖初趨朝考九年滿陞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勸聖學等疏凡數十上總為獻納編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莊學于新泉書院江都

休寧貴池等處公書院所在而是。清九年考吏部奏其績。上以年逾七十許致仕。所著有遵道錄、熊語、古文小學、四書訓、二禮經傳、溯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溯學庸訓、溯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臨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視白沙雖用莊亦然。嘗於所居天關精舍，參贊尚書府立祝。聖所置倉廩，館穀多士。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沙為白沙祠。平生志為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為本，體以勿忘勿助為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為多。白沙嘗謂曰：人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為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為宗，不可不理会。又曰：學以自然為宗，承喻目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腳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氣。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鸞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明萬化自然。人盡會說，繡羅一方金針，誰撥其得於指授者如此。與中門戶丁巳卒于所居小陽洞。年九十五。有大星隕于應之河南，其聲如雷。云公在南都久，春時勸農，別請田畝，修治定喪祭之制，頒

卷五十七

三

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無不樂從。有劉公廟，聚眾燒香為沈其像於江絕。眾惑貧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為泮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侍郎呂文簡公 事 東陵 永陵

公名紳，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居涇水之陽。學者稱涇野先生。祖柳卿，葬日曠中有聲如雷。卜者以為當顯六世後。六傳至紳。生公。果符卜言。公資性穎悟，始就傳習。幼儀郎中高選。奇之曰：此大器也。提學馬中錫異其文，收入縣學。尚朱總帥，即志聖賢之學，危坐朗誦小屋中，祁寒酷暑不踰

卷五十七

三

戶限。已受學孫行人，昂克然有得。督學楊遂菴王虎谷拔入正學書院。嘗夢明道東萊親為指授，而義理愈精。熊李二叅政問其賢，欲延為塾師。公以禮無往教，辭之。乃遣其子就學山寺。未幾，聞父疾，奔還。二公川驛馬追送，弗受。疾平，移居雲槐精舍。從遊者日眾。辛酉年二十三，中鄉試。刻其文明年下第卒業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觀、倫次寇子憚、安陽張仲修、崔仲昆、林縣馬敬臣、輟樂業而講理學。習古冠婚士相見禮。孝廟賓天，眾在順天府哭臨，惟具禮耳。公則涕淚交下，通國異而誚之。弗恤也。孫行人歿，為之服衰，拜送弔客。戊辰中會試第六人。廷試擢第一。先

是康對山爲會試同考批其卷云卷甚佳惜力微不能首薦子然子自當魁天下矣自鄉試至是僅八年有成帙詩文集爲翰林修撰受祿祀先祝稱某之子某問者羨其知禮父母書至對使拜受退而跪讀其他親友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爲位哭奠饋遺非禮不受連擅權竊政附之者驟遷顯秩公雖同鄉獨不往且却其賀雖不堪又因西夏構論上疏請上入宮親政事庶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理更惡其直欲殺之遂與何伯齊相繼引疾去何亦當時所不能容者遣官校偵其過不得至半途返公抵家數月瑾誅陝之縉紳株連者無算人以是服其先見杜門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焉父戚因小失責次子桐公跪而同受責父怒旋解科道薦剡交上乃起供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經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寧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或讓其過直公曰昔賈山借秦爲喻文帝尚能用之矧上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爲賈山乎疏上蒙嘉納以乾清宮災復應詔陳言六事其遣去義子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敢言以言不行復求退秋父病侍湯藥夜衣帶不解晝履無聲及其卒也痛哭嘔血將葬時大雨如注跣躄踣泥淖中道路環視有泣下者葬畢廬於中門外旦夕不輟自

成服莫葬遷柩題主以及卒哭三虞大小祥禫斟酌損益各有儀注楊東江輩葬父母咸踵其遺意行之鎮守太監廖鐸賻以金幣立却之客有托交游以三百金求書者公峻拒之曰人心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相視也客慚而退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師熊相曹珪累薦適世廟入繼大統召召公至請然有用世志壬午與修武廟實錄上御經筵當進講是日伯仁祖淳皇后忌辰因口奏宜著恭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避之疏勸勤聖學以爲新政之助略曰學貴力行而知要帝王之學與常布不同須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太平之業可不難致大禮議典意見與時不合復以十三事自陳議者謂大臣字執之職不宜引爲己責因下詔獄尋謫解州判官知州缺攝行州事於是恤鰥獨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載諸著解文移者可考也已又集省民鄉長講讀教民膺文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察孝弟節義者標題其門求子夏後調諸學宮建司馬溫公祠正首陽夷齊墓訂雲長關公集迎其母與孝養爲百姓先隣近及遠方學者日衆御史爲闢解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之節歌風雅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稱其爲王佐才聖宗

人府經歷士民無慮千數哭送河干去後州人爲之立碑  
塑像以志不忘云陝南吏部考功司郎中尚寶司卿政務  
清簡得閑門讀書兼設教習峯精藍吳楚閩越士從者殆  
百餘人時張相國應詔道出南都有醴禮爲賀者公托  
以官平休誨拒之通政王張之甥也轉比祭酒通國送之  
江上公獨不往張銜之欲乘機罷其官不果陞南太常少  
卿太常會飲皆役樂籍更有相差公悉與寬免禁道士俗  
粧每月朔望令演樂二次太廟災乞罷黜答天戒不允  
自庚寅至甲午在南都六年乙未始入爲北祭酒監中教  
導士氣所弛不振次矣遂以道範師模嚴自表樹敦禮讓

卷三十二

六

勤講習棄去一切繁文一二貴游子弟稍不率者卽繩之  
以法而乞差手撥之風頓息有以敎教在寬規者對曰寬  
非縱肆乃日刮月磨而不責效於旦暮間云耳然曰敎煥  
則易言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古  
豈古今人真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始  
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公立敎皆躬行以率之以正心修  
身忠君孝親爲本李誠諸生必刻其文之優者以式德行  
著稱者則揭之榜仍早撥歷以示勸病者問而醫之死者  
賻而歸之間取儀禮及爲詩樂圖譜分日講解禮義之條  
絃歌之聲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又言之吏部滿一監

丞兩廳六堂諸屬罔不清慎不但敎及諸生雖歷事監生  
觀政進士向學中官亦從而質疑問難奏減歷日以通淹  
滯申飭監規五事請之上皆報可議者以爲自朱興李  
章四祭酒外鮮見其比陞南禮部右侍郎同諸公卿謁  
孝陵衆將着緋公曰望墓生哀宜去角帶衆從之署吏  
部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章長霍走簡欽祭張  
故相公峻拒之曰云一變而爲正人有何不可其元而敎  
言如此上將躬視示天陵累疏勸止留中未出林表  
賀萬壽節道出河南見餓莩相枕藉語所在隨宜墾之  
朝賀禮畢值天變遂乞致仕歸事疾淑人敬養備至不殊

卷三十二

七

生母疾病頭風壯寒親製艾稱乃安歲饑以俸餘贖其族  
太事叔博如父姊適劉家貧常分財濟之痛宋外祖無嗣  
每展墓垂涕不止從舅宋瑄流同州務尋訪還其鄉卒哀  
毀亦不殊生母未及葬以壬寅六月疽發背坐卧北泉精  
舍至七月一日卒年六十四是日有雷火日食之變及夕  
有大星隕於華陰弔者以千計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  
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奠位持心喪計開上爲輟朝  
一日賜諭祭命有司營墳事公頃頗圓潤體貌豐隆  
海江童顏輪耳方面兩目炯炯有神雖官三品履僅途三  
步餘年座止圖書室無塵髮家無長子平生不以私事干

人亦不受人私干門人相守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語情容  
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  
學而行是信之可也有効甘泉之學者則曰聖君在上  
賢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偽學之禁有問朱陸之學者  
則曰初時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  
究竟本原其致一也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  
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案暑經圖解史  
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同時有馬汝  
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文簡武城王道  
字純甫正德六年進士歷官吏部侍郎謚文定保邑穆孔

卷三十三

人

卿字伯潛官太常卿謚文簡三人皆淳懿端亮深於理學  
有文學負時望難進易退未究其用而卒善類惜之

侍郎鄒文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守益字謙之安福縣人父賢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司  
僉事年十七舉江西鄉試正德辛未會試陽明先生為同  
考賞識之拔為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  
踰年告歸竟意問學嘗讀中庸歎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  
庸首言慎獨不及格物者何耶發疑於懷命陽明先生開  
府虔臺公  
周旋於公久之

是陽明先生

周旋於公

久之

陽明先生於越留月餘陽明懇懇不能別門人問之曰曾  
子所謂有若無若虛犯而不校諫之近之矣舍大禮議  
起上書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公未歷吏事而蒞官  
臨民務以誠心相感令奸猾伏人稱神明公顧常自訟曰  
如保赤子愧未遑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  
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徽寧池太間志學之風至  
今冠江左公啟之也丁亥陞南上客郎中踰年文成卒  
師公服心喪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  
會稽哭文成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于天興書院戊戌  
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旨簡官僚召入為司

卷三十三

九

廟洗馬克經筵講官應詔上薛文清公從祀議時與  
徐文貞階羅文恭洪先唐荆川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  
眾居頃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  
其人也尋改南監祭酒公遵成憲申章程立號冊俾出  
入相友淑慝相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若無何  
九廟災大臣當自陳公疏中寓交微意議者因中傷之竟  
解官歸壬戌公年七十有二九月中寢疾召家人訓飭之  
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  
莊集若干卷行於世嘗語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  
分黑白口辨甘苦鼻別香臭今之人左異三代乎是非

人猶黑白甘苦謂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  
知愛敬入井而知懼噉齧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  
心之靈明知是知非若黑白甘苦非然不爽自慊自欺在  
已而已又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時之覺自其無放逸  
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從言之異  
耳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以戒懼爲難意非惟誤認戒懼  
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公之持論蓋如此乎居與學者接不  
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物有出  
於言語作爲外者師門一時相推重不虛耳于善太僕卿  
孫德遠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心齋王公

卷二十二

十

公名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  
汝止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鹽冷水乃痛哭曰甚爲  
子而令親天寒鹽冷水乎何用人子爲出代親役人掃舍  
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益純急心量洞明悟  
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  
題其坐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悟入時已能如此  
於是謝役秉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益有年王文成以  
副都御史撫江西矣江西人有客安豐者問汝止說論語  
註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汝止乃大喜即日造江

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贊以賓禮見文成異之下  
階迎入良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佈情  
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  
子禮已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  
也夫何風之未遠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  
師說化導所至人聚觀聽者無虛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  
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諸衆心而反而汝止意終遠矣  
汝止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睫仰知其所存學者意  
慮稍踈漏見之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隸雖顯貴  
釋矣不說學者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

卷三十二

十

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  
剖析精審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蓋汝止之學以  
悟性爲宗以反已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克虛  
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收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  
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  
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  
夫愚婦與知與能與爲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  
語持切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間放心難收  
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卽事是心更  
無心矣卽心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



師而學學不誠矣。教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此道也。或問先生何不往。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是。草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佛。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為吳聖歸真。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或曰。世不可易。云生五子。永壁。從。補。維。皆。有。立。而。壁。最。知。名。而。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嘯。喘。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為。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王。芝。皆。在。公。左。右。宗。順。

卷五十二

十二

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陶汰。氣竦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歸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溯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思。悠。然。講。論。緒。然。不。管。陽。明。之。存。也。心。齋。功。宗。順。望。降。陟。方。聘。以。上。教。者。查。至。羅。近。溪。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樞。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真。州。黃。憲。迎。之。建。寧。餘。殆。難。悉。數。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徑。來。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為。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天。臺。耿。公。嘗。晤。宗。順。起。謂。之。天。臺。一。子。於。道。有。

得。君。自。謂。若。何。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聞。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不。辭。其。欲。以。去。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復。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如。於。道。之外。也。然。則。學。何。以。曰。吾。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在。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滑。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然。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

卷五十三

十三

非樂道邪。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愛。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為。戚。戚。也。所。愛。者。道。也。愛。道。者。愛。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平。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恒。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虛。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為。竟。日。乃。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為。鵠。宗。順。嚴。取。子。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究。然。先。人。之。法。度。中。丞。凌。江。公。嘗。語。於。朝。部。擢。召。

用宗願堅卧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論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夫宗願之才。藉有所命其度。其功業豈有既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蓋自心齋絕去利祿。一以明道覺人爲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宗願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替。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心齋之與從遊者其衆。推顯諱者以林春子仁爲第。

林春字子仁。亦泰州人。子仁生平束脩之間。畏之若苞苴。行必懷人情之所安。故不爲鬼崖斬絕之行。言必衡平力。故不爲要眇浮濶之言。於世紛華盛麗。儼巧慧辯。未嘗一

卷二十一

十四

有濡膩也。起家爲會試舉首。登進士第。官吏曹。至文選郎中。吏部稱文選至要重。故峻其門第。雖親故不往拜。子仁出門無留賓。同志中雖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惟謹。出部則編走刺諸賓客。夜則挾衾被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其論學輒曰。吾師心齋說如是。惟恐人之不入。意恣恣如也。而同志日臻。是時縉紳士以學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推山陰王汝中。畿志行惴惴。則推子仁。與吉水羅達夫洪先達夫於朋友中。最沈密矣。然子仁猶而疵之。以其露才也。然子仁本以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託其意向。臧否醇醪。自程

度。而時學徵本體益精。頗以子仁爲未至。卽子仁亦自歎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然其後蕩者失所歸。而子仁終以賢行名。子仁官吏曹。又以母病謝歸養。掌選事。慎擇監司守令。而賢同志者。薦進之。恐後。其論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於君。相與宰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宰宰之心。未必皆選。其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宰宰之心。誠令相宰宰之心。與天下之人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

補黃蘗石董公

卷二十一

十五

忽樂詩者十數輩。爲詩賦。旦夕吟咏。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其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也。已遊會稽。聞王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上坐。文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輩羅石也。與之語。連日夜。羅石退謂何生泰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衆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

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而有所不可乎泰延翔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人以請於父故故哉明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為禮乎泰延聞之曰夫子始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乘其歸途一絲而來謂泰曰此吾老妻之所藏也吾之誠積若茲終矣夫子其許我乎泰人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為文辭稍記習訓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間有或從師問學者則問然其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過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日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而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羅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羅石乎羅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人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蠡峯陟泰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羅石曰有間益克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為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為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耶

卷二十二

十六

羅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若也顧以吾為苦耶吾方揚臂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夫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子殺仕至漢陽守亦精於名理有門存稿行世

郎中王公

事 永陵

公名幾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為宗鄉人駭而不信公首往授業焉公弱冠以高才領鄉薦上望之為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為諸士言願從者日眾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辛棄於師門師為治靜室居

卷三十一

十七

芝蘭年快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公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流毅能開明之者無踰子今官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公曰諾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藝者口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泊郡縣入謁諸同志爭迎公與相辨証大為推服入場屋所為文直寫已見不數數於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公語緒山曰此非吾輩

仕時也不就 廷試而還時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備  
指授則屬公與緒山分教之而公所典起爲多文成論學  
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  
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  
不可更易公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  
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  
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物即  
是無善無惡之物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門  
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  
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  
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  
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有善有惡  
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  
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公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  
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  
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  
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  
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  
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  
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

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  
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  
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  
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  
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躍等今  
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  
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  
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  
固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  
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証道脉始歸於一云文成發舟公  
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玄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  
詔之公獨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  
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九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  
成亟可之文成至洪都鄉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  
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  
諸君只崇程性漸相與質之當有證也明年文成平思田  
歸卒於南安公方偕緒山赴 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  
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加  
焉公請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輿歸越經  
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於省竹文成

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問及  
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公取正焉心  
喪畢壬辰始赴廷對時相張永嘉欲置一甲不果聞吉士  
科道之選欲引之公不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  
歸病已待補時相夏貴溪言議選宮僚其皆與儀制春公  
門生也首以公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  
性投刺乃可公謝曰補官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  
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視我爲何如人遂大恨  
公補南武選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  
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貴溪票旨詆爲僞學而罷薦首吏  
科都給事戚賢官公再疏乞休銓司報予告矣踰年當考  
察貴溪使謂考功薛應旂曰王其僞學有明旨卽黜一人  
不可遺考功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公者交以  
書責考功唐太史順之至以爲不復知人間庶幾事考功  
怒遂決去以快意而因厚自結於貴溪故公名雖高仕竟  
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而孳孳以講學爲務所至接引無  
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  
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真好勞  
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有審制其命而  
不自覺者縱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

卷二十一

七

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幹辦此  
一事閑思妄念與世情俗態無從而入蓋欲究極自己性  
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  
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  
也又曰不肖自念已灰而敗於心不容自己者有二師  
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遊必帶一二法器相與證明衍  
此一脉天壤悠悠誰能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  
億測附會道學龍巖千有年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  
旨千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侍診承受記時舉六  
經疑議而和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  
也  
蓋衰年日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悔師門之罪人  
也思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問舉所聞編摩纂輯  
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脉足徵亦  
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  
萬曆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後學溫陵李贊聞  
龍溪先生之計爲位於龍潭以奠而告之曰先生聖代儒  
宗人天法昭白玉無瑕黃金百鍊今其沒矣後將何仰吾  
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既以一姓而起詣中升西河  
夫子之坐遂至殁身而不替要以朋來爲樂今不以不知  
而愠也真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八知而信今不以去

卷二十二

七

信而解也。允符乎不厭不倦之理。蓋修身行道將九十歲而隨地兩法者已六十紀矣。以故四域之內或皓首而執經五陵之間多繼世以傳業。遂令及知密載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輒令沐浴淵源沛乎決江湖而通四海。非直斯文之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於斯為盛。憶昔淮南兒孫布地。倘與盛衰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流更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不知前人付託之重。而徒為自私自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已。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務為遠嫌遠謫之圖。既失以此設心是誠道也。非傳道也是失已也。非成已也。

卷二十二

三

先生其忍之乎。嗟我先生。唯以世人之聲譽為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解嘲也。唯以子孫之陷溺為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必相扶。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託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予小子所以一向先生而遂信其為非常人也。雖生也晚。居非近。其言多疑。辟而注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爾矣。先生今既安矣。公小子將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咄咄其語言。以為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為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

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聞先生之計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天壽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雖亡。因存者也。其必以我為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為知先生也。夫尚饗。

金都御史唐公

事 永陵

公名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為學者所宗。稱為荆川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遂卷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公以年少。僅仕守已。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菴洪先也。自與羅公見。知其人品甚高。固定為石交。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

卷二十二

三

寒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為終身自立之地。庚寅春。蹶病得歸。值母報服闋。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教。乃速裝。壬辰改稽勲主事。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通關節。留滯不時用。公即密白其賢。權科與道。不使其人知之。羅峯相公改各屬官。為翰林。部中首舉公。拜編修。校對累朝實錄。于時王遵岩陳后崗高樞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公。作心服之。而公未敢以為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得之趣。公尤自歎。時則王龍溪以陽明先生高弟。寓京師。公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完。例當陞賞。公不

欲受又以羅峯愛已將遜其嫌遂告歸張緣是怒以吏部  
原職致仕居家窘甚而于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贊儀未嘗  
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  
公所却至三千金會 皇太子立妙選官僚 上面諭宰  
臣起公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 東宮落職歸自是御一  
布袍嘗居宜典山中與諸生講學官於其地者欲一見之  
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以得見爲榮  
刺薦殆無虛日獨雲川舒侍御之薦章有曰學以聖賢爲  
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塞謬正直之風居鄉有無玷無  
累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 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

卷二十一

書

得其真矣公喜靜坐樂與外方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  
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  
于今之儒也居恒于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于歷  
算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追李杜然嘗曰此不過  
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與人無  
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喞然見  
於顏面遇之途亦爲之趨避曰匿怨而友吾弗爲也其與  
人言罄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開機要則深沉隱默際不  
可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于籌畫世故則辨悉毫  
芒性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頓又若病瘵切身

思救援之如不及貌不喻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  
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  
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審武子之愚蓋自況也甲寅倭  
奴起氛流血東南公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有懷公  
喪而趙文華者以 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公與陳機略且  
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歸 朝首薦公以南  
部車駕主事起之尋陞北都職方員外堅卧不起及巡按  
提學二侍御奉 旨促行不得已赴京陞本司郎中 陞  
見後卽奉 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公奮然曰一月  
不獲請 奉將 諸盜不果請 奉 郎中十三月公將至

卷二十二

書

浙賊聞而遁去公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  
不熟乃自江陰與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蛟門而還未  
幾春汛急自登海紅督諸將泊崇明沙沈賊紅十三隻斬  
賊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陞太僕少卿胡公奏留同事  
又陞右通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  
鍾往援公以江北 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微鎧堅守身  
往江北與李首尾擊賊敗之於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場  
度其勢無能爲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鹽  
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  
江北岸矣公每以此自愧其斬賊功皆遜不居而胡公竟

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公每與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曰胡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陞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朝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值歲歉請于朝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各鎮為粥以食飢民公素仁心不忍見民之飢死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即有變于內倭寇乘之胎患不細故于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治軍不少休三月五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臬將使吾病而溺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

主

平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不起矣將革猶以為與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自恨時天倏倏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公氣絕

下者所不忍出也始島夷躡姑蘓戟嬰兒為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輕煙之節繩之哉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于清慈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已之人殆難與道此也

光祿少卿羅文恭公

事 永陵

公名湛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為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有摩自知為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謂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

卷五十二

七

羅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即嚮往遂早視舉子業常飲自瑞坐同舍生請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于鄉時同里谷平李公家食公師事之嘉靖八年廷試世宗親閱所對策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識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深至苦覘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問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鄭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召改左春坊贊善疏請預定



東官朝儀忤旨罷為民家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  
取與一裁以義不徇時局人不敢干以私親賢問道橋謙  
求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為之潛消遊  
衛獄僧楚石客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為虎  
穴荆莽蒼鬱關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若時  
出聚友於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皆曰寒江水漲  
公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樞院馬公森以公家故宴而嘗御  
臺者餽坊數千金貯縣帑徵縣取為構室助竟歸之荆川  
府公以兵事起官約偕出公曰天下事為之非甲則乙某  
欲為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此自效可也笑必我出時相亦

卷二十二

王

趙嘗致意公塔書願畢志林整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  
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  
答曰是偶然不足道比荆川計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  
念危瀕重為民病戒里中按收賦督冊憲使即以邑冊  
請公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惟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光  
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兄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  
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欬手端然而卒年  
六十有一公學始致力千踐履中歸掃子寂靜晚徹悟於  
仁體丁巳學憲王公宗沐訪石蓮洞中問靜曰君可聞者  
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

亦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靜為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  
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  
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后  
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  
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為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  
有得是以守吾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王戊上  
公繼以專靜不達而為疑訪于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  
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即感應處便自順適龍溪曰工夫  
有先後否答曰即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憎厭執  
著故縱張皇衰侮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

卷二十三

王

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即靜定工夫非專以  
默坐時為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  
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  
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  
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  
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麵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  
為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  
不負一生耳語具所作松原志昭中明年錢緒山公德洪  
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公為序曰善學者竭才為上解  
悟次之聽言為下蓋有恃妙莫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

者多矣。甲子郡節推周弘祖問學。公手書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惘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簇生生，寬然不煩。又曰：此非可以作至也，却從尋求中得。山人識取，益卒之先一月也。公於陽明王公之學，極其尊信，而後學見公躬行之實，既慕服於其公之言，而益知王公之學為常尊信王公之學，得公以身發明之，其有功於斯道大矣。公始歸田，攻苦淡鍊，寒暑羅馬，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理，儀禮典章，漕餉邊防，輿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視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飢渴由已，撻市引率之裏，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

恭政雜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爾。為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母受書，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曰：吾人於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三篇，起萬誠之私，凡吾心父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潸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

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開闢臨田寺，凡上置鏡與孟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父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造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公曰：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克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子其當下日用而不知，安疑天性之息也。公時如大夢得醒，遂于鄉人中，信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求信，未可以仕，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

卷三十三

主

人胡宗正，偶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通致之。觀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公略為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障緣益增，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同，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為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其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飢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遇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公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發而目不瞋，撥推而氣

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癩也公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浸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公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隨入京赴廷試初仕為今人為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為功課一時形影有法歌風歲大計以守入觀見華亭相徐徐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部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公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為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尤幸徐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已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東之時已向老滿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公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不知梁公徐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公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在柬之即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徐首肯公復曰宗社以人心為本今來朝南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端則心事一先生趣此公并一肱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光明俊偉也哉徐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公婉婉發明音吐洪亮典起者不可勝數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盱江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眾癸酉起復入京見

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為開水利壑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眾轉藩參齊捧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請前洋濫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舊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徃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為九月初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諡曰明德

侍郎殷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邁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生而氣貌淳靖有雅志若恒自奮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辛卯舉於鄉及入太學與何善山游因問陽明先生緒言益自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閒收驗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為

江西參議擢貴州督學副使。疏請致仕。丁母。穆朝改元。用薦者言。起原官視學兩浙。歷江西參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神宗在御。復就家起。公南京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會議非公不可。強起公視職。居數月。復稱疾。疏一再上。允致仕。公自致仕。至卿貳史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前後運起。公有職。皆進而代。應論薦者。以致公一出為重。始公以南驗封考滿。如京。上論擬留公比銓。力辭不就。每進輒引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恒辦乙卯提調江西試事。稱得公於浙。掄士。一先德行。諸生中有以出妻抵誣者。獄久滯。

卷三十三

嘉

公暴其枉釋之。夫亡而煩從死。議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死不二為貴。從死非中制也。議者趨公在太僕。值同政浚弛。吏因緣為姦。公隨事振刷。不辭煩細。至典國學。則中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士喁喁嚮風。其得大體類若此。性尚玄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請公不得。至海內士與公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學術相辯證。少求格致之義。不得其說。至啜咽終日。究心中庸證諸內典。已而澄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徧。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其所得亦可窺其崖略矣。陸公樹聲稱公坐鎮雅俗。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錢宜靖。洞明宗要。則楊次公。晁太傅。至其信追之。篤不言而默成。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所著有懲忿室。慈編。逍遙訣。測言。閒雲館野語。行於世。

左論德張公

事 昭陵 定陵

公名元忬。字子蓋。別號陽和。其先蓋蜀之緜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代有間。十傳為贈吏部主事。詔生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寺卿。配劉安人。生公。公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安人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公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激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答也。

卷三十二

嘉

楊樹忠惡諫。死公遙為誄詞。慷慨泣下。需襟太僕公乃色喜。大奇之。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沉思。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嘆曰。聖賢學自有真。曲士抱蠹蛙之見。不務卽心證聖。而猥踵其下風。宜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公有滇難。蓋太僕公故嘗副滇臬。擊武定叛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公身掖太僕公萬里。赴建於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詔免太僕。公官歸越。復馳如越。履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

林修撰君自以遭逢 聖明釋職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  
 樹日彙筆守官下蒐羅金匱憲 而研究之詞林故清署  
 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施為解君獨聚徒講  
 求世務人才相與藉記之戶外履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  
 不為首鼠兩端萬曆之元年君嘗跪直御史某且請進講  
 列女傳丁 酒言以修 而之化不報戊寅免太僕公喪  
 起家奉 貴教習內書堂公曰若曹星近 皇位不可去  
 可使習為善勃詔管撫非人乎乃取中鑒錄自為條解又  
 作訓忠諸吟吟歌之尋管理 誥勅直起居館會 皇子  
 生策書告楚藩因上匡廬浮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  
 陳其槎間漫筆中丁亥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為左春坊左  
 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清理武黃尋克經筵講官既入侍金  
 華退而嘆曰明主方華幸向學嘔喻受講臣風物而講臣  
 不竭忠畢智以進 宸聽非夫也每喟喟然盟心待對莫  
 有所感乎焉初 上御曆單恩公仰躍曰太僕公寬狀而  
 以恩及已者移太僕公冠服至是復中前請忤 旨格不  
 行君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  
 操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 明主而不能  
 為父洗沉寃長負 君親吾死為後蓋居常深念兩世登  
 朝父建功不讐志以歿願以身代父報 國而子且微

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緼紫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  
 顧弟子呼 陛下者再又曰 朝廷亦多有人乃賤公平  
 生雅志聖賢之學宗王文成然不容事口耳顧務以實踐  
 為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  
 徒剿文成之外邪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末流乃岐之非是  
 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  
 以祛世儒之惑特操端介絕不喜婚姻事人然坦馬駒中  
 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蓋公之進也出江陵門下賞  
 其炎炎時甲者蟻附高者鶯鳴而公不隨不激有以自守  
 會語同門曰某門人也早蒙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  
 喪請留病請禱某即死弗為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  
 然事關公義則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  
 祀四先生于學越人至今誦為美談天性孝友侍太僕公  
 若安人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樂築墓而喪葬悉遵  
 古禮盡輩燕賓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人太  
 僕公病以屬公公捐之恩哀隆備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  
 賑施宗黨若弗及蓋公行誼力追古人其文章春容爾雅  
 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出陸縣志未成公續成之已  
 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家範足稱一方信史他所  
 著有雲門志略山游漫稿槎間漫筆行于世又有不二齋

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于家

侍郎楊公

平定陵

公名起元字貞復別號復所廣東歸善縣人弱冠賊躪東平焚民舍公爲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明歲中鄉試第一人年二十一歲試南宮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績學邂逅江黎允儒欣然相得也黎爲近谿羅先生之甥爲述先生言行甚具公大契於中衆駭駭嚮往之矣丁丑舉進士改庶吉士已卯授翰林院編修丙戌分校禮闈是歲冊封崇藩歸省覲還朝取道盱江執贄羅先

卷二十二

三十八

生而稟學焉往復參證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會語爲答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爲識仁編日諷誦之并示學者丁亥進修撰戊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同志者爭傳誦不置已丑復分校禮闈三月遷國子監司業辛卯晉司經局洗馬恩修王際元經筵講官上崇聖志勤聖學疏語具集中壬辰復分校禮闈先後所得多名士聞父喪奔還服闋起國子監祭酒丙申晉南京禮部右侍郎修皇陵功成上命祭告公至中都士大夫暨師生來問學公卽中庸首章反覆開論中多典起者丁酉秋因災異復上恭勸勵學疏

集刻行之於其中稍爲詮注取洪範諸名曰訓行錄擬上未果遷南吏部戊戌召爲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夫人卒於官舍公扶柩還已亥八月營葬事躬荷舂鍾哀毀之餘感寒疾以是月十九日卒年五十三平生事親孝與弟友厚宗族間黨人有過耳不欲聞而惟就其所善獎成之備僕有違亦不如鞭扑微以意諭戒之而已一聞羅先生之學銘心刻骨無遺忘忘雕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居以爲常四方之士受學者屢常滿戶外公隨機指授人人躍然意滿去持論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宗而要歸於孝弟慈謂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心卽聖人之不思不勉耳手足之生生卽心思夫愚婦之知能卽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其觀其問卽不認不聞之本體大抵皆本父師之言而推衍之問者始而提中而講以歸又之舉發服者以公之言取成於心非世儒矯強義襲半塗而廢者也所著有證學編楊子學解論學存寄稿楊子格言楊子政序輯白渺語錄證道書義等書行於世

卷二十二

三十九

卷二十二終

歷朝名臣實錄卷二十三

林陵 焦 玆 輯

學士劉忠愍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初為主事儀制薦侍經筵修 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雷震奉天殿應 詔陳十事王振怒公言總乾綱意在詆振欲置公死地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為太常卿幸神下詔獄公疏中偶言太常官必得儒臣馬順附振喜曰此可并殺公遂酷考璘誣服公為盡此罪矯旨逮公當朝梓公去公不知何坐大呼死訴 太祖 太宗縛公至暗獄中

卷二十三

斧礮暴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咸器設公位龍泉山巔為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為祭忠臺公天性忠潔議論堅正沉思積學好義力行文詞鏗鏘金春玉映人共寶之如月噴天犀也正統十四年冬贈翰林學士諡忠愍于鈇鉞舉進士俄官廣東參政鈇雲南按察使

尚書章恭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綸字大綸初名崧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為主事南京禮部景泰初為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太平十四事反復萬餘言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公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公聞發憤

即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又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親為臣子又以天位授陛下稱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幸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汪后於中宮以正肅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上見疏大怒下公詔獄炮烙煅煉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公銅禁獄中越二年 裕陵復辟慷慨給好臣子為朕家事受苦毒也出之獄中脫桎梏并禮部右侍郎上令內侍檢公十四事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上亟稱數曰好官人公整獄父因有足疾會石亭招公卿飲公不往短公上前改南禮部上固諭賜公幣文華慶道行尋改南京吏部茂陵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公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婚情禮自別乞勅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飢條救荒四事四年勅公會南臺高明考察公欲盡去諸不職者高公不可公獨疏上南諸司構公激言官怒並誣章劾公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即訊留都公誣得自五年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卒 泰陵即位

特贈尚書諡恭毅官其子立為鴻臚主簿。君子曰：茂陵卒踐天祚者，三君子為有力矣。成化初，謝鐸、項修、英宗實錄、檢公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流下，公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百歲後劉定之應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謝。公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為大？不書此矣。書盡請上，增入錄中，竟不從。長子玄應給事中，南京。

寺丞鍾恭愍公

事 景帝

公名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為監察御史。公當易儲時，每獨坐深恩流下，已而懷獻太子卒。

卷二十三

三

公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關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又杖闕下，下獄，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骸掩闕上，莫敢收葬。裕陵復辟，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貴金石。贈大理寺丞。官其子啟知縣。茂陵又憐公忠受慘禍，祿公妻羅氏。官其一子通政知事。故上疏請公遺骸得出闕上歸葬時，公歿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公子援綸例請諡。禮官謂公應詔陳言中及復儲事，不若綸言詳切，執不與。諡眾共嗤笑。禮官耻之，公得諡恭愍。

尚書廖恭敏公

事 獻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十八年，遷庶吉士。十年，給事中。刑科。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飢，得便宜從事。當是時，西楊在內閣，公抗章劾西楊不職八年。著大理寺事，踰月陞大理丞。十一年，陞少卿。南京大理。景泰五年七月，災異下詔求言。公上疏仰唯。上皇被留虜庭，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繫輿未復虜，誓未報為意。皇上之心，即堯親九族，舜徽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算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不也。臣自

卷二十三

四

為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觀。上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璉為正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朝。皇上於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人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朝見。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為。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



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叠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謂御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閏六月。以內艱來京。適章鍾二疏人。上忽念公往。年有踰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幸不死。謫定羌驛丞。祿陵復辟。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上憐公忠。特并與祭葬。除服。改南大理。言官劾公。公請老。上曰。莊有大節。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諡恭敏。公任性易直。而好剛尚氣。言辭憤激。人不能堪。公雖無芥蒂。人故益恨公。公又不屑細行。遠嫌疑。好存謝賓客。諸遊知。為惟狎。及至卒時。無以為殯。欲舉率錢相哀助。人始信公廉靖。其潤達天性然耳。

卷二十三

五

按察使楊公 事 景帝 祿陵 茂陵

楊公瑄者。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為御史。印馬斯內。民舉。請曹有。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凶枯寵。擅權勢。上喜。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既還京。其字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凶有洩語。二凶者。二凶先譖諸御史。上前。聲聲

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請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還公。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公坐死。寧道者。謫戍。餘貶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得從末減。公竟戍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請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二凶相繼逆誅。釋歸。茂陵即位。言官論奏。復公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霏衝所裏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皆公修築。海鹽塘踰三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陞按察使。甫半載。病亟。

卷二十三

六

察案問候。尚論築海塘法。及濬西湖之利。卒祠海鹽東海。上著祀典。子源弘治間。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冀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閣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

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河陽驛妻斬蘆覆尸葬之

少卿黃公

事 恭陵 康陵 永陵

黃章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推官德安府陞主事刑部掌十三司讞牘陞員外郎改兵部歷車駕職方郎中內艱服除會康陵北狩人心危疑或沮公行公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爲生太拙鳴夷馬革自許何愚衆不能沮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上將南巡時寧庶人久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庶人交通江彬又握勁兵在上左右公卿交趾不聽兵部司屬倡諸

卷二十三

七

司上疏諫公曰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敢斥言彬吾不可舍彬爲支語恐上不悟獨疏六事其略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爲最急者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唯聖人爲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論思勸講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

卷二十三

六

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二曰通言路夫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伏望陛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則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成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惟事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卽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畋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

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怒而不敢言。即今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威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為流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大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

卷三十三

九

伏望陛下翻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為也。五日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人簞弄威權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則江彬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倣誕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

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綱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况於無本其何以安恭唯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勲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遴

卷三十三

十

選親賢一人養于官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公疏即碎已疏草曰願同署名進疏入二公自分必死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二公縛下詔獄俱校子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公體最羸眾咸痛公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公疏公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隣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召為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少卿公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

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邪公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震字汝亨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爲江西泰和知縣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祀爲武庫主事孝貞皇后喪武宗自宣府奔喪歸又復欲出震抗疏諫上怒罪且不測幸諸大臣力救得免陞車駕員外郎杖下廷死矣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亂神不亂也竟以瘡故卒卒後三年贈太常少卿子體仁廕國子生爲通政知事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事何遵劉校尚寶卿主事林公蘭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刑部照磨劉珏兵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槃孟陽李紹賢李惠于翰監察御史

卷二十三

七

各廕子姪一人入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件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倖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關事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將死廷關或流寬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人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御極褒恤忠諫此輩更何面目復立清明之朝耶章下吏部爲寢張英者京衛指揮使聞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卽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廷灑

土掩血耳殞命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吳弟雄都指揮

李贊曰當瑾初用事時科道有言俱被慘禍其後勢成銓柄在已非其私人不置言路是以一時省臺皆爲不鳴之仗馬而捐軀死諫之士反在于翰林部寺諸臣也迨世宗新政若輩盡宜汰去而件瑜之疏既下復寢豈當事者懼傷國體而不欲空署逐之耶抑猶有所避忌耶然讀瑜一疏若輩已當愧死矣

尚寶司卿何公事康陵

何公名遵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以諫死嘉靖初贈尚寶

卷二十三

十二

司卿廕子世守入太學既祀公鄉賢應天府又請於禮部爲祠專祀公宗伯霍公名祠曰庶直方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彬導上遊幸禱祠名山將入江南而寧濠方謀以侍子入朝恃彬爲內應比南巡詔下彬幸得便窺伺懼中阻乃爲危言撼衆衆亦相視搖手戒莫敢出語甚則以諛言媚彬彬氣益盛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稍稍題之武皇帝怒鞏等彬復揚言鞏且夕且死冀以脇衆公已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收亂且曰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禍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公慮衆爲彬所脇又鞏罪巨測

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幸勿為左右姦邪、蠱惑輩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既欲杜衆口、聞是言、愈自懼、更四出機弄。下公等於獄、復嗾其黨劾言者懷奸誦上、無人臣禮。武皇帝益大怒、榜示朝堂、無得效尤、遵等獄上被、肯荷校暴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視杖、杖者故視賄為輕、重至是、審奉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為甚。公體故羸、又憤所言不達、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即令獨僮奴何安一人當草疏時、詞覺之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邪。公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為謝萬死。兒子

卷二十三

止

令勿廢學足矣。章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鑑、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蓋是時、予世守方數歲、公年三十四、爾公既卒、而巡議亦竟寢。公幼無他好、為弟子員、適武城王公純甫為教授、以道義、劇切諸生。一日策問范滂母事、公感之、歸告母曰、兒設為滂、大人能慨然為滂母乎。母笑而許之。正德癸酉、舉鄉試、甲戌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公完器重公、未幾、當試臺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拜工部管繕主事。明年、權木荆南、故事多昵奸胥、歲增羨以自潤。商人苦權、過於虓虎。公更置一切、而壹以廉率之。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繼耶。

乃令下商自百金下減算三之一。風水敗貲者勿算以羨足常數。但令相等、入算者手實其數幾何、自識之、藏於郡帑。其或越貨敗令、與以謁至者、盡沒入之。威惠並舉、至今守為推令。比去、行李蕭然。卒之日、貧不能殮、待鄉人賻、而後以輓歸葬。先是、被杖時、父鐸與家人募祭、有鳥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令、問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夫已而果然。

尚書孫忠烈公 亭 奉陵 康陵

公名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叅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

卷三十三

上

劉瑾亂政、寧庶人已著逆謀。瑾誅、又結錢寧、張雄、日夜詞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九年、乾清宮災、羣臣輒請建儲。庶人多輩、金壁通奸、優戚賢、偏遺諸奸臣、欲且徵庶人子、石上廟燒香、成則自取之。諸奸臣既得庶人賂、又疑畏不敢發、直以好語給庶人。庶人自以為事十成八九。日恣橫、朝議選才節大臣、摧其機牙。陸公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簡命、歎曰、投獄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童入南昌、南昌洶洶謂庶人且募得為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賊依附者、相助為聲勢。公旁盡庶人奸黨、言動輒告庶人。先是宸濠中傷胡端敏公、下詔獄、得公力為消雪、不

死至是雖誦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  
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  
賊淵藪近割地開爲縣僥撫二府罷兵備公曰緩急易倚  
奏復僥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  
饒相爲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  
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寨  
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  
兵器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公見宸濠逆謀急恐  
變起不測乃屢密疏言宸濠必反又盡爲竊濠伏途諸奸  
所得卽達上所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壁謝公

卷二十三

五

不得已乞休不允稍憂勞數月髮變黑白十三年江西大  
水宸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聞念四出沒鄱陽湖行劫  
公與按察副使許達議調兵勦之三賊遁沙井去公出不  
意乘夜出江外掩捕遇大風雨不克濟三賊竟走匿宸濠  
林墓中不可踪跡會言官發宸濠反狀朝廷遣大臣卽  
訊宸濠懼十四年六月丙午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大言  
曰太后睿旨召我監國公毅然應曰安得有睿旨者又  
曰天祥暗移汝獨不知耶公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  
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公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大罵  
宸濠遂縛公許副使奮起爭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

梅無禮又縛許許且縛且罵賊錘折公左臂併許公殺惠  
民門外宸濠竟用三賊爲牙爪僞稱將軍首遣婁伯招誘  
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  
黨賊黨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不  
得兵器皆持梃竿比至安慶王公起義兵擒宸濠湖中諸  
通賊至安義縣有守吏不能走故盡獲湖廣浙江以饒撫  
故不被賊禍公死節久之阻于奸倖未得褒贈嘉靖改元  
贈公禮部尚書諡忠烈立祠祀江西敘其子堪錦衣百戶  
進正千戶武舉第一人歷官都督次陞進士第二人歷官  
南京禮部尚書

卷二十三

六

許公名達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口猿臂  
燕頤沈靜有謀略初爲樂陵知縣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  
守或遣賊竊粟飲食弓馬或棄城走公募死士千人人持  
大梃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境以功陞山東  
按察僉事分巡遼海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許獄邊鎮懷  
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內外構結莫敢誰何公每禁  
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  
公以爲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  
公議宸濠反公不屈曰孫都堂朝廷大臣不可輒無禮宸

濠並轉公。公罵賊。汝反。萬段。汝汝悔無及。宸濠遂呼賊。推二公出。公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刀斫其頸。屹不動。賊眾共推仰。令跪。竟不得一跪。遂死。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二人。即為位。易服。哭人。恠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諡忠節。立祠祀公。官其子璫。錦承百戶。進正千戶。武舉。進指揮同知。錦承。

修撰舒公 事 康陵 永陵

舒芬。字國衆。生而穎異。不羣凡兒。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縣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漁至。獻馴馬賦。大奇之。薦補博士弟子。督學蔡公清。試輒首。語人曰。此天下士也。中正德丁卯鄉試。戊辰卒業。南雍。宵夜分不寐。於書無所不讀。而實勵志於聖學。最喜濂溪。嘗稱之為中興之聖。所著有太極通書釋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書論二十篇。詩釋說三十餘條。春秋疑義三十餘篇。一時名士咸推讓焉。丁丑。考官陸文裕公深薦第一。主試者抑居十一。及對大廷。萬言立就。是科制題獨詳。上自義農。以及近代。凡經史所載為治之事。悉以咨焉。公敷陳道法。至詳至備。直言時弊。諄諄懇切。而卒澤於道德仁義。粹如也。御批第一。

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時殺皇帝不時巡幸。公憂之。戊寅春二月。孝貞皇后崩。諭月即欲往視。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公度其且至。宜府遂上隆。聖孝。疏謂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策策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既而又上車服。疏謂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其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會江。西洪水。決圩漂舍。遂乞恩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弟。父母老疾。恐填溝壑。辭極淒愴。凡五上疏。不允。己卯春。車駕議以五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溯江浮漢。登太嶽。且適中土繁麗。先是江西宸濠。人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寧。輩為內應。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以故一聞駕出。人情洶洶。皆以為天下事不可為矣。公乃慷慨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為。陛下言者。江右親王。倡異。渙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陸完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陛下為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為故事。復痛刺閣中。謂一切危亡之迹。不苦言以救。而聽主上之自壞。時完以

智術倖高位，利于主上遠出，則已得以自恣，或濫之謀倖遂則已，又有非望之禍，故造為惡語，沮抑諫者，謂主上聞直諫，便舉刀為刎狀，且曰：「今撤煩矣，初以此沮公，公不聽，復以此沮諸欲諫者。」公乃邀考功夏公良勝、儀制萬公潮、太常陳公九川至寓舍，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不可奪志，是夕遂連跪入，時號江西四君子。明日，吏部張衍瑞等、兵部黃鞏、陸震等、刑部陸偉等，跪俱入。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跪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葵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向使公為陸完沮，則夏葵之跪且緩，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以尼主上之行哉？」

卷二十三

五

乃二十日，天威震怒，命舒芬等百有七人于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退，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于午門前褫衣杖三十，公以跪首杖，特其神色不喪，惟口呼「高廟之靈，冀以感動」，上心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杖畢幾斃，卧院中，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探出之，公屹不為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又命為首者調外任，遂謫福建市舶副提舉羅一峯劾大臣遭喪起復，亦謫此官，公謫同其地，比歸，閩人宗其道德風節，乃立祠以祀。二公云：「即吳病就道，或勸俟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邪？』是時死而

復禮，遠近相傳，為野祭，有一峯之後，見先生語既至，闕布德宜威遠，夷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衆。六月丙子，江西宸濠果反，敗庚辰閏八月，聞外報，慟絕，兼程而歸，歸則哀毀骨立，壹循朱子家禮，辛巳夏，世宗卽位，肆赦諸寘謫者，癸未，服闋，應詔復官翰林，道濟入謁，先師行釋菜禮，周歷官宇，璽場堂閣，覽山川勝槩，徘徊數日，與聖公講士相見禮，聖公固讓，因錄所撰謁闕里記，所畫闕里圖，所貌夫子宮牆圖，所行釋菜禮儀，及士相見禮儀，并問答五章，聯句三十五韻，總題曰「東觀錄」，時吏部依詔書例，陞俸一級，公上辭，陞俸級，疏六月奏請，勅命遂得賜恩。

卷二十三

二十

又進公階儒林郎，降勅褒之，甲申春二月，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公上乞命婦朝賀，疏謂皇太后奉陛下宗社大計，而陛下承繼大統，親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太祖制服之意，則是陛下于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懼心以事其親，而不可使皇太后之淒涼也。三月乞致仕，以圖便養，疏再上，不允。泊夏，又再上，不允，又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時世宗欲尊典獻王為皇帝，為皇考，命下羣臣議大禮，公執議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慟哭於廟，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罰俸三



個月時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乙酉太安人卒于京。扶柩南還。行李蕭然。抵家三月而葬。生平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譜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別爲一卷。既乃校定。正經仍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門人魏公良貴刻于寧波府官舍。又嘗修三禮書。未就而公歿。世公幼卽穎拔。日記數千言。貫穿經史百家。于天文尤精。觀望星氣有占必應。雖同館號知天文如黃公佐者亦自以爲不及也。又言鍾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來禮樂必也周公。觀大司樂則律曆備矣。識者韙之。七歲能詩。十二工

卷二十三

三

賦大或千言。少儻數語。志意溢發。多所自得。嘗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若與懷利相因者也。急勝欲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像在此。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於易之說。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脉。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一書。常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之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載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少擢大魁。初不色喜。繼謫閩舶。了無愠容。獨立敢言。不撓不懼。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卽相告。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不敢少

失尺寸。每聞庭訓。惟恐行之不逮。比列侍從。卽委身於國。曰此太史公教也。一聞高堂之疾。前後陳乞終養。無慮十疏。忠諫兩朝。先後一節。如諫南巡議大禮。言必要諸大道。通籍十年。義氣激烈。諫而杖。杖而竄。又復諫。絕無一毫得失死生之念。勿以聖賢自期。嘗悼異學之謬。曰。空言無補。不若修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緇流羽客。悉毅然絕之。至于權倖奄宦有求通者。拒之。亦如釋老。居闕未幾。奔父喪。琉球人自長史金爵而下。莫不哀號追送。扶母喪入江。忽雲垂波立。危甚。乃爲文額祭風濤頭息。與朋友相劇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嘗語之曰。士當爵祿不入于心。溝壑不忘于念。公始生。士人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舒。殿之前日。門生謹柵。夢垂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殿之夕。大風雷電伐木。鳥巢覆屋。瓦飛。其關係有如此者。病中矩度毫髮不踰。臨終沐浴。與衆指別。長子泣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乃瞪目謂曰。六經大明于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余生平精力盡在此書。第未及進御爲歎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肅皇帝有精醇端介。文魁天下。賢名大振之褒。又有陳仁義格君心之褒。楊一清諸公稱之爲忠孝狀元。至儕之伊洛之賢。海內士以公與羅一峯並稱。實不愧云。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 事 永陵

忠愍公名繼盛直隸容城人幼苦家難貧楚甚力學堅苦嘉靖初仕爲南吏曹郎別宿弊立章程吏曹肅然轉兵部車駕員外郎時虜方亟而部曹承習上下文書爲支吾大不愜會咸寧侯鸞議開馬市部議推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決不可開然既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開市五事一必令俺答愛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虜邊氓三議開市後他種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爲三等五欲整兵爲戰守備毋玩忽生虜心部尚書聞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可開矣乃別遣生事行而繼盛疏竟上上

卷二十三

空閱之曰繼盛言是皆誤溫而鸞有揭帖進乃下大臣入人者會議鸞能方盛又大臣皆中憚附和許開市而繼盛遂逮獄訊詢狄道典史故事詢官者不事事繼盛乃日求民利病輿車之距桃水以灌塲開煤山以省薪芻狄道官無冊籍輸賦獨聽書算生操重輕乃集書算生科綜之於是異時飛詭之弊盡絕而贏糧數十石均諸民糧重地徃求售不得者又傾貲易其中二十畝助諸生上官私易叛禍者扣不聽已建書院舉諸生學其中建社館教書漢生學於是士知嚮往番漢生亦各知揖讓敬上矣比去民哭送者千人明年遷諸城知縣豪強斂戢盜賊屏息

卷二十三

三

尋遷南部曹主事已召入遷刑曹改兵武選郎繼盛念起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者於是以元旦日食具疏大學士嵩專權誤國者十罪逮詔獄問主使問引二王嵩嵩意疑公嘗受業閣學士階而二王爲上所諱言故也繼盛對獄曰今廷臣無慮皆嵩黨孰爲主使所爲引二王者以奸臣誤國雖能欺皇上而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又常不見上非奸臣所避防至親莫如父子故幸皇上一覺悟問之庶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苦終不撓又明旨下錦衣衛杖一百送法司附許傳親王令旨律論死方繼盛詣衛受杖時校尉苗生者飲之酒曰此蚺蛇膽酒也可服繼盛曰椒山自有膽豈必蚺蛇哉遂談笑赴杖杖畢下刑部獄死復甦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已蒼脫然時部諸司皆憚輔臣頌繫之甚固繼盛自刳腐肉去膿血甚楚而泰然安之王比部世貞爲奔走求救王司業材請嵩爲力解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持竟不上村流涕爭不得而繼盛竟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論忠愍是時抗疏論輔臣罪者吳給事時來張主事紳董主事傳策紳以上憂邊甚具疏言國家所恃以并翰醜虜者在邊鎮邊鎮諸臣皆由公推舉具得人則邊務畢飭何至若今日之紛紜

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盡行賄賂。未推之先。不論其才。但通關節者。乃得推。既推之後。不論其功。但勤問安者。乃得遷。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餽嵩也。托名築堡者。非實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收為功。或謂入為通。覆沒全軍者。得以蔭子。狀獲平民者。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 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盡為廢壞。如此。則醜虜安能不橫。右衛安得不困。臣竊謂嵩不能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為也。國家定額。以給發各邊者在戶部。苟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當亦足用。何至若今日之大困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

卷二十三

五

師。既以賄賂為事。必至剋減軍餉。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絡繹。悉邊鎮齋餽。未得見嵩。先餽其子世蕃。未見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嚴年之富。已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國。嵩意欲何為耶。致使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祖宗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盡為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窮。臣竊謂嵩不能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餉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為之人才者。猶足以供 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奈何今日之人才。又為嵩所敗壞。無有底止。自嵩輔政以來。不顧朝廷名器。惟務私家囊橐。于世蕃市井無賴。倚

藉父資。一時無耻之徒。如梟獍。搜腐如蛆。呻吟穢或在內也。則圖為改官。終日干謁於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為遷秩。終歲打點於京師。有以三千五百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美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庶幾禮義。盡為嵩所敗壞。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負忠為 國愛民憂時如昔人者耶。臣竊謂嵩不罷。則人才日下。才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為也。夫 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為所敗壞如此。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亦奚益於治哉。臣觀嵩為人。臉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辯足以

卷二十三

五

斷正。才足以濟惡。附己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己者。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將以箝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甚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後益得以恣其惡。此忠義之士。所以悵憤激憤。懷深長之憂者也。陛下聖神剛健。黜奸臣趙文華。百官兆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以為太平盛事。今嵩罪浮文華十倍。願賜罪斥。則沿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天下幸甚。

光祿少卿沈公

事 永陵

青霞沈公名鍊。字純甫。越人也。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王伯安先生遊。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

東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為溧陽令其治以捕擊豪強衛赤子為急用仇倨忤御史得調在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為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加公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公間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即

卷二十三

三七

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喜從商賈承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鳴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於時虜圍入塞都門不啟天子坐西齋宮憂之會虜獲我中貴人為嬖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髮而郭時華亭公頌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天子下其書太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耶彼傳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竊以為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解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強喘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延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為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惟而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嚙弗言故小吏言胡憐也且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陝

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脣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為閑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追誅蓋入賊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起言者日以嵩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欲飲詘詘亦孔之哀謀之其賊則具是違謀之不賊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也且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稷國大計請傷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著歲誼諱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

卷二十三

三八

臣伯為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舍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侮脫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請祭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憊爭為公言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日相與言嵩父子以為常至為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選懷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微避兵人僂之以為功沈公應得其首

主名貽書請之前大帥憲既得代卽以屬順曰是故挽乃  
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  
坐益縱吏士殺傷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庶得其  
狀貽書請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  
有言責毋爲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吾眼  
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  
順聞益患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鍾走嵩子世蕃  
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聞而取若父子世蕃  
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  
芝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  
史路楷來又講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  
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笑捕諸曰遵教  
通虜者寃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  
取中旨修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承千戶楷候選五品  
卿寺順猶快快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  
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  
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  
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縱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  
久之相嵩敗世蕃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  
還其諸生 穆宗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祿

卷二十三

三

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襲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  
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姦黨狀而給事中亮瓚相  
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當虜掠近郊  
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政民矣陸公爲言  
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  
麗甚而不能盡制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以故人  
咸讀而憐之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二  
子四長卽襄次袁次襄死公難故少子泰以稱免襄既白  
報公嘗雅太學魁泰  
論曰爲國擊虜不勝公幾爲驚擊公勝而公死公不死  
神釋釋者億百千紀嗚呼驚乎蒼乎順乎楷乎死而死矣  
余謂公死而生當生而死公固流芳百世豈亦遺與萬年  
若嚴嵩諸人真所謂求死不得者曷嘗死也卓吾子私記  
御史楊公 事 永陵

卷二十三

三

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  
非祥瑞而稱賀讒說面諛黨同伐異士風民俗於此大壞  
臣早夜耿耿至痛心流涕誠不忍默然保位以上負洪恩  
下負所學也惟 聖明垂聽焉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  
爲安以災爲利以可憂爲太平洪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  
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積弊云 所以爲不可救藥  
之病也往年夏秋恒陽不雨畿輔千里 冬無雪暖  
氣如春元旦僅雪卽止民失所望河涸無聊此正  
撤樂減膳率羣下祈惠祐之時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者  
方以爲靈瑞而稱頌之不幾於安危利災以大可憂者爲

卷二十三

三

樂耶孔子告顏淵爲邦在遠攸人如言等所謂攸人非耶  
失臣之職當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以爲憂無患亮體國  
之心而若人臣之極位是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夫  
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惡 朝廷之蠹也迹  
其卑勳亦豈能有過於 聖鑒哉顧 聖德優容不忍卽  
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  
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 朝廷優禮大臣體貌未失而武  
勳餘裔亦得以善其終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羣邪趨  
附善類退處於天下國家之禍必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  
其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

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  
今民勤食不得而頻速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亡臣近  
見河南府中凍餓死者八十一人此兩城一郭其諸  
五城尚未知有幾也千里之遠耳目之所不能及又不知其  
有幾也此皆 陛下之赤子望豆覬延涖與之生而不得  
正 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累  
年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至數十員又以一方士之故差官  
萬里遠修雷壇沒民膏血而不知卹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窮民之財盡民之力其無乃自感其根本也乎昔漢文帝  
惜百金之費而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官室

卷二十三

三

而至於亡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加以頻年災異上下一  
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  
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以勤  
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堯兢兢如舜業業如禹惜寸陰如文  
王日昃不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  
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天下  
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而服行之矣數年以來朝儀  
闕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嘗得一視 聖容  
敷奏未嘗得一聆 天語今庶官入覲遠自萬里孰不欲  
一望 天顏以慰快觀之心而咫尺闕庭不得一見臣恐

人心日益怠情中外日益玩愒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王之世執左道以惑人者必誅而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也今舉名器之重而昇諸迂拙之徒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赤綬延及方外而名器之濫極於此矣陛下以天縱聖資爲上天元后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旃廣厦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而藉之爲聖躬之福耶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

卷二十一

三

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厲所及人違異教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議於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諒虛懷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省故一時臣工侍陛下能容敢以直言干目天聰言過激切而不獲罪者亦多有之比年以來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爲罪而斥故臣下懷危慮禍無復有犯顏直諫爲匡救逆耳之言夫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咎高宗商令主也傳說以木從繩則止后從諫則

原缺第三十四葉

謂上常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爲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甚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自世沿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娼娼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媮所從來矣特論若此尋進淳安令淳嚴邑也地瘠而民書所產茶竹杉相外無他物且重嚴復憚民易逃匿山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諸官勅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慨然思拯之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簡陳所爲奉法字字意畢悉跪曰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窮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且及取自贍自江外無開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其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制府竟無讓前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豐城郭慈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楊三臺使釀燕之費至千餘金郭將往微齊雲驛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郵甚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具郭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

卷二十二

三

曰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憚？幾累我輩矣。」公時已晉嘉興別駕，鄢私人御史袁迎鄢意，以他事摘公從舊職論調與國典國地故單薄，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爲患。公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亟清丈以逋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帝尚玄修，朝政多曠，公慷慨言天下大計，謂典土本爲傷民，數推廣事例爲害，爵以師陶仲文爲非體，以仙桃樂九爲惟妄，其者以不見二王不還大內，誹謗猜疑，僂辱臣下，爲薄于父子夫婦君臣，其言皆敵以下所不能堪者。上震怒，投其章于地，已徐聞之意，若爲動者，留驗月不下，而會。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

卷二十三

三

獄中外緒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亡何，肅皇帝崩，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已晉承尚寶，承大理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惟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藉其門以居。聞公至，卽易緒而黜中人監造者，以人人肩輿行見公，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匯震澤入海，浙江田藉其灌漑，已爲潮鹺淤爲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爲奸利，輸不必入公，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

中貴人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陟武斷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竄迹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意，故其令敵邑撫三異，皆以清丈爲急，而力行條編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之。至今小民得保守田業，相率繪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然公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里，居十餘年，九卿若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今上聞公名

卷二十三

三

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爲南京吏部侍郎，公至首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爲姦，決不可縱，而歸本君身多責難語，疏奏。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有陰沮者，乃以爲都御史掌南院，浹歲三遷皆出。特簡海內端人舉手相慶，以爲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傾日公爲迂濶詆之甚力，章亦寢不下。公屢疏乞歸，上展報間竟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公至罷市者數日，祭于塗，累數百里不絕，計聞。上震悼久之，贈太子少保，諡忠介。

續藏書卷二十三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四

林陵 焦 竑 輯

丘公 事 孝陵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名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鐸驛愛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趨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給親亡何母弟鉞擢會稽上虞

卷二十四

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於神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下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年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死皆返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之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其制行皆類此

知縣簡公

簡祖英字世英廣之東莞人學問該博有才略事元爲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相何真起兵保鄉邑贊平邵宗愚功居多廖永忠克廣東乃徵祖英赴闕燕勞之資以緡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老疏辭歸其略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少長知學冀或用世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爲何左丞相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者五人老母陳氏爲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卽死其有愧于石苞多矣茲遇 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鉅鎖臣母得以生還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報烏私情者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再肉銘感 聖德縉于肝肺雖九死其何能報 陛下復加甄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逡巡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 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遠人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伏望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爲幸大矣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西山之日其來幾何苟違親而事主 陛下安所用之上從其請時 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凡勝國輒降之臣始雖榮遇終必擯斥名士如危素張以寧輩皆所不免祖

英之見卓矣。又有高彬者，字文質，南海人，何真部曲也。仁元至萬戶，佩金虎符入國朝，乃走江湖為巨賈，徵為武職，固辭，久之，把筆學為詩，有奇語，孫贊稱之。晚年日坐一小樓，讀易，不知其身之老也。號蟾溪云。

### 姚公

元末兵亂，桐廬在浙上游，客過於杭，獨當其衝，寇盜苟午肆剽掠，民不聊生。父母妻子避匿山澤，不相顧。邑人姚伯華，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度不能存，奉二親匿閭原山中，各挾資以行。倉卒為羣盜所迫，投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

### 卷二十

五

笑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為盜所得。妻聞知，責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嶇，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計盜來未已，用絳細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時江無舟，躊躇間，俄漁人棹小舟向岸來。伯華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水錐挖土，饑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覷也，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

出未幾，明興四海大定，民各復業。於是伯華歸，即舊基而尾之，孑然一身，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塘楊氏為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至，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鳴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曾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三子生，八孫，顯者曰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

### 卷二十

四

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孫夔贊曰：夔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善人也。嘗寄人綾帛衣以數百計，一夕火發，家資燬盡，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掩之給以火，可信也。伯華明日按籍各還其主，無一失者。客有過其肆，少憩，遺一巨囊，視之乃鈔也。急追還弗及矣。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不自記憶，出囊還之，封識宛然。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城典史，以事坐臺獄，既釋乃死。其內弟火其骸，携歸匿之。給曰：得錢事可解。伯華罄其所有不足，復鬻畬田四十餘畝，付以去。既而歸語曰：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

置黃山寺，盡性取之，衆知爲所給，欲暴其情。伯華曰：弟得兄骸歸葬足矣，置勿問。於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伯華不自享，而特以遺後之人。後之人不忘其所自，而復以遺之後人，庶乎餘慶可延也。

### 朱公

朱煦者，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皆擊之不已。煦事之盡恭，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輪作城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輪役。時城役嚴，日川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貴力豈足任

### 卷二十

五

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守視之。時在役，告枉今歲甚，告而皮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恨。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亦死。嗚呼！得免於刑幸矣，而父子俱以病死，豈不謂有命哉？是時黃巖陳叔弘坐賊論死，其子圭請代。上喜，欲原之。刑部尚書來濟以爲法有常，不宜稅法開僥倖路，論

如法。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圭之志也。於圭何憾焉。

### 毛公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泰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泰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不避我？聚泣曰：我老母在，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虎狼，聚弗憚，跣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衆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安忍棄之？卒掩壙而還，再從母

### 卷二十

六

殯城隅，人取其塋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爲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貧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旦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紘、緄，皆好學。紘由國子生，爲殿廷儀禮司序班。

### 劉公

劉謹，浙江山陰縣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

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遣拜年。十四歲。嬰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携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又復歸。悉嚮家資。以往。益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倬。爲傳其事。

程公

卷二十四

七

程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喪。歸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孥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差通乃上書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願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高皇帝憐之。特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既至。乃并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帝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

孫公

孫孝子。惟中。離州昌邑人也。爲農。孝子長身美鬚。朝耕暮讀。善談古今事。亶亶也。雅愛宋名臣言行錄。亟稱之。時以爲省括。爲海寧州吏目。推擇上益都。會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既葬。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孟而止。晨起。拂雪。纔而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返。哭不對。事間縣令。夜半携二蒼頭往。覲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也。歎息而去。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年。劉亦居望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錢公

卷二十四

八

錢璣。字可大。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滙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酉以來。士大夫顛頗甚矣。可大奉其祖及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本和被鎗不死。縛之。可大聞。卽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本和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

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然視良久即解其姑縛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携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肯行遂死之人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薦者三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為之悲痛本和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名之曰思樓然其為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於家一子曰遂志似科第得官為山東按察

卷二十四

九

金事云

瞿公

瞿孝子嗣典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為百夫長遷蘇州應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懦口提頰孝子天性純慈依依親側若不忍斯浪釋者母患難瘴瘴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燂湯洗滌執扇驅蚊蚋歷晝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投以割股可療法初大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額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幸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晝嘆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芝食贈孝子求諸市

卷二十四

十

不獲凡川有菱者解衣入水覆其葉覓之雙脰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明不相我乎俄得三菱水中人以爲精誠所感云其宅心仁厚單寡者必思賑給而不欲使其知璽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卧疾不能興難初鳴孝子往以錢二十緡投其憲隙而去民有告糴者聽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陽問曰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甯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慍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買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惟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擇窮近舍之舍屬氣作病者相枕藉孝子每晨躬携粥藥撫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囊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亡契券及白金者孝子感額曰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所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鄉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孝子年且耄及見介子莊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孝子病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煩語吾兒莊善事聖天子毋以老身爲念遂終宋太史論曰漁待罪禁林日與莊爲同官莊念父在遠一語及之涕泗泫然流漁因

歎曰非誠心愛日者乎已而蘓人來言孝子之賢絕於醜夷有未易追躡者漁又歎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乎是有闕世教民彝之大故造瞿孝子傳使圓冠方履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 趙公

趙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爲島夷所虜轉商日本其王知其中國人召見之留侍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爲土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蒙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

### 卷二十

十一

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上意在柔遠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暫詣金山獨其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未幾重遊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啟以聖意番王允之仍令人貢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二十載又有華夷之恨得遂其養難矣祥事母備極甘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喪葬皆以禮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 洪公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遽色事親孝養備至服勞終身不怠父友璋病癘延年餘起卧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妻完顏氏貴家女也瑣念兒即孝而婦或少嗔心終不安一日強坐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傍是夜父少起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參脇驚曰爾爲誰士高曰兒也知父晝所云非實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乎兒孝至矣已而父疾良已祥與妻益竭力承事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至見父形於懸薦鏡中人謂誠孝所感士高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無疑滯嘗值暴雨或勸其急行笑曰緩急等濕耳壽九十七終里閭評祥行號曰隱德洪先生子六人俱賢曰亮者金華武義丞亦曲盡孝愛云

### 卷二十

十二

### 虞公

孝子姓虞氏諱謙字靜之世居明州南村姚浦鄉孝子卽幼時即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傳讀詩至明發有懷燕燕隕涕尚書楊文懿公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既長迎顏承志唯謹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憐其衰老命孝子代之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吳謁陸績墓次彭

城訪劉士雋遺事過沛拜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其爲他人者文懿公爲之請得免歸歸拜父母跪且泣曰兒不孝不能朝夕左右貽親萬里憂罪何言弘治辛亥父邁病孝子侍疾醫禱備極惻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悔千余身父之願爲墳赤血縷縷見及卒哭絕復甦飲殯率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爲一舉母入復輒去坐卧苦塊袒髮面黑如圻嘗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浸磚磚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所生備陳平生若所見又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逝哭飲哀奠一如其父至遠其內子非祭

卷二十四

世

不相接非病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武勸之曰人就無室家之養子何自苦乃仰天拊心嘆曰余天地間一罪人也吾身亦已多矣遑顧其他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舊容尚書楊公大舉張公修爲歌章以憐其志里中人咸稱曰虞孝子孝子云先是月朔哭有白鴿鶴來巢寢室馴甚每聞哭聲鳴鳴若助之者

楊公

楊孝子淮安人名旻字克彰然鄉族長老交游士夫未嘗名字之咸呼之曰楊孝子楊孝子故楊孝子名最著孝子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恭父蚤世哀毀特甚母陸

解之卽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事母之道備至家無專資而甘飢無不如志母酷愛其孫時牽率抱弄於前枚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業某當作官顯門閭母聞之大悅門戶有憂戚不以告母嘗愉色在左右以安其心暇則坐塾中誨諸子及鄉鄰之秀必以躬行孝弟爲先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改則厲聲斥絕之母嘗病醫禱備至晝夜未嘗安寢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廬於墓側哀經不解晨奉櫛頰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烏爲之翔獸爲之伏時左布政使蘭陽丘陵爲太守兵部尚書王竑爲都

卷二十四

世

憲鎮淮聞孝子名遂上奏旌其門自後以其子理賁封刑科給事中東海張弼曰子嘗過淮問楊給事則有知有不知者曰楊孝子則皆能道其行事指其里巷噫孝子之孝誠可謂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夷考其事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蒙莊有言事親而能適不問所養矣然則世之立異爲高而未必能悅親者非其孝也

王公

文安氏王原在襁褓其父珣貧甚苦於里役謀于妻張氏曰吾卑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不能辦歲役

吾將逝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存活。別後勿相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冀以居。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于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避差。今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曉其母曰。吾將尋吾父以歸。母曰。汝父去家久。不通音耗。尋可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去。涿鹿轉而東行。將徧齊魯之交者數年。一日至田橫島。時日已西。颶風甚急。宿於土神祠。夜夢入古刹。日近午。見廊僧炊飯。就乞食。與以一盂。曰。此莎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曰。如來如來。好去好去。忽祠門軋然有聲。驚

卷二十 四

十五

覺。丈人携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且語以夢。曰。日常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父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山寺求之。原如其言。趣清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寺。名夢覺。原雪夜造其寺。寢於門下。天將曙。一苾芻出。見而問曰。少年何處人。何爲至此。原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住持哀而予之食。珣方爲衆供晨炊。住持素知珣。文安人也。因召問曰。汝識此少年子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易相問訊。問知。卽珣也。不覺欬歔相抱。持而哭。然珣絕無歸意。曰。妻妻子二十餘年。何顏復見。汝母乎。當竟爲輝山下鬼耳。

原以頭觸地。牽珣。永望。住持大號。住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口占七言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惱衆生。今有此援筆併述其始末付原。時珣年已六十有四。歸而相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遠近鄉間盛傳以爲孝感之餘慶云。

唐公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蔭。嘗知郴州。歸老於家。得危疾。時儼年十二。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曰。是非藥

卷二十 四

十六

酒所能攻也。將刳股以救親疾者。尚可爲耶。乃潛刳右臂肉。鼎臠進之。父服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家人始驚。嘆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儼游學從兄于毫。其嫡母蒙疾。寢疾于家。儼妻鄧氏年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於是割右脇肉進蒙。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義子何自苦如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事方危急。雖召何及。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儼嘆曰。吾得子。吾無憂於事親矣。儼事嫡母甚謹。於生母朱儀。節衣食。視



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殺二十年而宋殿儼朝夕號慕。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苦枕塊，惟從一童子，蛇虎縱橫其間，儼不怖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樵牧相其勞。儼曰：吾爲母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卒謝遣之。金陵顧璘知全州，賦詩詠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先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力辭曰：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避去。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表其門。儼終於太學生云。姚太史涑曰：昔鄆人之對，謂毀傷絕滅，黷政傷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

卷二十

七

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況於一股之剔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觀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濱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說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困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且以毀傷爲非，則韓子持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且爲之，而況其餘乎？

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生夫婦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

劉公

羅子洪先曰：正德丁丑，余鄉南嶺劉居士喪母，廬墓玉華山左，朝夕哭，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緘履易之。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虎夜遶廬，不相驚，其始人以爲詐，已而鄉之士人聞其果然，多往慰問，然不肯者惡所行異俗，且不利已。謀陰沮其事。又明年，聞知且滿喪，乃結黨僞爲盜，夜火其廬，執而苦楚之。久乃得脫，抱木主徑

卷二十

七

山麓道院中避焉。時天苦寒，童子以承進色不能素者，郊不受，黎明乃歸，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是時余見居廬時莫文，皆哀痛語，久之乃盡知其爲人。蓋篤行者也。當年十三時，聞父理豫溺死池州，痛哭嘔血，以母周氏解臂，得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輒悲痛不食，設酒殺江許，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爲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客九江，聞母喪，棄貲而葬，家益貧，然遇忌日，齋必三日而祭。往年兩臨余父喪，見余哭亦拜哭不止，蓋其性純至若此。平居寡言笑，事必效古，遇人非笑而自信益堅，不喜戲劇或強之言，卽掩戶不顧，有欺侮者忍以待之。故嘗自號耐辱居士，人

既莫知重其行及其既老而貧皆以邪人視之無談其事者余讀書見古人行事多奇偉可誦嘗怪今世不然以是觀之豈非泯沒者衆而失紀載者之罪哉夫忘其紀載而使其泯沒猶且不可況欲陰沮以違戾其誠心哉此惟今世有之在古人所未經見也以其陰沮者衆則今世之鮮所紀載抑又何疑居士名和字元中子廷翰縣學生廷翰娶羅氏實余從女兄亦無子而側室有子曰天昭生五六月值居士喪能茹素助哀與之內食輒哭不食雖百試不改嗚呼將氣類之感耶亦天有以厚之也劉氏自廬陵遷南嶺北坑十傳而得榮陽尹深深生桃源丞砥砥生修修生禮禮世皆不顯豈天之所厚者各有在與

卷二十四

七

訓導劉公

劉閔字子賢福建莆田人幼有至性少長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清疾不解帶母或怒則永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隣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歿哀毀骨立廬墓側哀經歲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家禮閔門嚴肅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留壘踞于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

青官講讀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關其乏所着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啟蒙孝經刊誤等書藏于家姪孫自省鄉舉歷長沙府同知持身敦樸臨事周慎頗有閩風

歸公

歸氏二孝子一名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贍每竈突煙舉釜鬲間氣蕭然矣太倉娘設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乃

卷二十四

二

每半飽食孝子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在涕泣求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游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云一名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

鹽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為管救緯又下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疏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與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

### 何公

何倫字宗道別號東山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忌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謹溫晴定省事事必如禮家雖貧而甯肯不飲冰服必備或營辦不

### 朱三十

### 王

足轉借貸於人固不若是何以慰母心及母亡續飲一遵古禮三年蔬食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日吾親在淺土吾其忍乎郡守李公縣尹劉黃二公咸貽之葬賻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造訓曰吾罪人不致至公庭也孝子貧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初從陽明先生講學於越既而復從王心齋王龍溪薛中離諸公游晚年復拜甘泉先生於南都及歸克然如有得也日與西山東溪諸公切劘以終其身孝子無子一女塔柴惟道亦高士云趙先生鍾曰余髫時猶及見孝子今屢過孝子巷門輒低徊景慕不忍去因詢其遺事知孝子和而介人

也一邑令欲見孝子孝子不屈適族人有重役令曰孝子見我可免也孝子薄其人竟不往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酒者擠孝子於溝同行者欲飲之孝子曰此飄瓦觸舟者類也奚飲為又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煖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為盜噫若孝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歟

### 崔孝童

吳桂芳曰上二十四年九月余自雲南都來董行廳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變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

### 卷二十一

### 王

激義請于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余親訊其事壯其志為作傳焉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于市性嗜酒有親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構王之闕訴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而王含忿入室撫床涕泣忽鑑自學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為娼所構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它也語畢即潛入學舍挾刃以歸歸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

賜深入寸許，媚隨斃。鑑以刃匿牆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媚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下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右塘聞公金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切，且情可原，議併釋之。」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可寬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爲母冒辟情，可矜卹，其原之鑑，遂釋。」論曰：余觀於崔鑑殺媚，全母寧，豈不毅然！烈士哉！富其父志已，疊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於人，奮義勇，一刃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續藏書卷二十四終

卷二十

三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五

秣陵 焦竑 輯

員外郎杜公

杜環字叔術，其先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公尤好學攻書，爲人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九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九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九恭友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九恭嘗仕金陵，親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隸涇州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兩行至公家，公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故，公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公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食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九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是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公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公

卷二十五

三

令滕女從其行至暮無所遇而返坐定公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公以下皆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公私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因故與較母有痰疾公親爲烹藥進七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公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公歸半歲伯章來是日公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家人以爲不祥止之公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公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公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絕公具棺槨殮如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公後爲晉王府錄事晉水部員外郎

樂公

樂枏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枏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輪撫甬自緡追小民倍其輸以掩已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亭戶大家皆罔上賦下如一律卽遣使緡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鞠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枏亦在建中

卷三十五

上

方治行其仲氏祝願代往枏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祝又詣縣庭請代枏枏自於官曰枏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枏也祝周知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枏行可一舍許祝又追及之枏叱之去不聽卽乘塊垣以塊提祝垣之塊去者半祝度伯氏心不可回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枏果死京役中年三十六枏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之人聞其死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爲鄉之碩儒常被貢天官方以老丐歸而枏死惜哉鳥思道曰枏之就禍祝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祝雖不死昔固分其死矣枏雖死猶不死也古彼壽之死雖不幸詩與傳記稱之不朽者以莫彼壽若也孰謂枏祝復爲倣壽祝動郡縣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相仇虐者苟聞其風當何如哉

卷三十五

三

李公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僦以出入曉鍾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鹽濯水皆自具然月資錢數千石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睛未瞑卽與棄之而斂其資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令其少忍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

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于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問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困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部。得疾。無宅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莫舍我。問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許諾。延就坐。泚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脉。躬為煮糜。煉藥。且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浸矢汙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為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

卷二十五

四

宜爾。何以報為。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為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而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書往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廬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育而為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

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為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宋學士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為人。疑姍姍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為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葉公

葉伯巨。字居升。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選為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領。人知其無它。亦不恨。

卷二十五

七

也。叔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奉天有三事。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絲棼而理之。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責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

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諳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伏有事則易為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其語甚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久之度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為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為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壹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宜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七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議獄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

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而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于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王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我跪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

不屈然猶輪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 高公

高處士瑾者大梁人也為人孝弟儉直少事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爲歡事其二兄旦趨侍上食而退出則爲執轡道傍伺顏色猶事父云長而喜讀書史說先王生不務裘馬不喜酒不畜媵婢嘗歲暮出取逋負見多窘乏輒割券馳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瑾不較也子珣爲東明丞強逆處士之官邸養輒感願求歸曰吾往未嘗入公府乃今公府居耶輒歸我母困時舊令得代去問處士曰我孰與新令賢處士默然熟視久之曰君似弗如也人歎服其直

### 卷二十五

八

於是鄉間從化家居子弟見輒趨拜却立里中人假僮僕使不復關白其主人雞豚放猶一家斯益足爲淳風矣妻侯亦孝諫有幼子爲嫂子捉殺之侯泣謂瑾曰吾幸尚有珣奈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嫂子以百金詣瑾謝瑾不受詣侯謝侯不受曰吾利而金出汝耶

### 汪公

汪灌慶衍者娶金華西山里人也爲人廉直能急人患難人有故叩之卽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徭役不均而訟訐滋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兄則吾屬子弟也顧竊思肥義而問於役者獨

憚追胥科繇驥肩之擾焉耳請率里正一歲所預錢長短相覆亡虛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之

差次於籍而衆哀金以畀當役者從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時戶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仰給於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願與父兄慮之衆翕然稱善卽日立約束無違者既又以哀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竣於役而反則會衆擊豕醺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一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矣太守吳公大善之延灌等及它父老與爲

### 卷二十五

九

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飢民羣起爲攘寇以救死守召灌爲畫欲調兵灌曰無以爲也此直丐升斗救死耳下片符可致何侯兵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巡檢與俱灌止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逮至莫不畢集更覲功悉論以死灌請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東手隨檄來未嘗扞法也今以逆論之後復無凶歲乎且灌實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死也守感悟亟解散其獄黥者纔二人其著信如此國初土田之稅設糧長主出納而供轉輸華亭夏宗顯者奉法最謹愛細民升斗無妄取繇賦輒先時而集聽事皆則之宗顯長母毀兄及婦姊老



而養恭養之撫異母弟有恩訓誨子弟勉於善歲凶多賑貸稱長者云

王公

王義士者蕙之太倉人也名芳字尚義一字德遠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閱翟雲書故殺之物不食即遇一蠅亦存悲濟每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恩質公被逮裹糶奔赴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界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錠貸焉簿尋視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鸚鵡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廷槐病滯

卷二十五

十

旅舍與語嘆曰奇士奇士乃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饑飽寒煖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携至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輿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籍市衾在躬爲淋除旁睨者率不堪無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藥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昇舟輕舸欲就姑蘇召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王君曰生平心事百不一伸天乎已矣儻理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概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三月廿有三日也雙眸炯然王君曰古今

旦暮孰爲彭殤豈君達人而恒化邪摩其眶者久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非而命也何憫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托毋戚戚爾生嗾間書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丘稱貸管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計其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柩弗前遲明王君祭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噴噴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隕涕者論曰昔郭仲翔負吳保安之骨歸葬故丘范矩卿夢張元伯之喪素服追挽彼皆父要猶譽千古之齒頰乃若王君之於費生萍逢莫逆遂爲死友千里維持半塘挽別其艱辛歟有戚屬所難者謂之義士非與

卷二十六

十一

義僕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跟踰老僕迺費我藜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十二兩界寄寄則入山販漆暮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

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檉則家計無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姬一兒，僅敵組掩體而已。田汝成曰：阿寄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緇與綬者，或不諱為盜臣、五都之豪，為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阿寄村鄙之民，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畢心殫力，斃而後已。嗚呼，不可及已。嗚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勿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為常。見主母，不睨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

卷二十五  
十三

雖然，即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奉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李宏甫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則其天定者，雖奴亦自可托。而況友朋，雖奴亦能致孝。而況父子，彼所謂天性者，不過測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奈何之辭耳。奴與主何親也？奴與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於奴焉三歎，是故不敢名之為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為，我實不能也。

義倡

邵金寶，故倡也。口西俠戴綸所與游，綸為京營參將，以善威寧侯下獄，將生重辟，念事非朝，可竟去家數千里，無可庇朝夕，罄囊金三千餘，屬邵曰：余生死不可知，若其舍我乎？持此贖余以待命。邵含泣收之，為畫策日費以給權貴公子驪，而買少妓博市井富兒金，展轉出綸綸庭，鞠赴市。邵歲罄資于權貴，因得周旋，推楚弗避，十餘年所如，而需給用不缺。綸卒，藉其力以出，尋補建昌游擊，贏金尚四千有奇，悉付綸而從之。任綸妻自其家來省，請邵升高座，侍女強持之，委棄不拜，令勿答報其救夫恩也。君旬而返，將行，語綸曰：夫難妻以疾不能為力，而邵能代之，妾當愧死矣。無以謝邵氏，惟君念之，垂涕泣而去。噫，金寶出於倡，而能委曲以全大義，武墨朝臣所難者，其妻以不能救夫難，而能念為救者，且以結髮嬪，拜下風而避去，不亦晉趙氏夫人之遺風哉？

卷二十五  
十三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六

林陵 焦 堃 輯

詹事魯公 事 長陵 景陵

曾襄敏公榮字子敬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命解縉選取進士進學文淵閣名翰林庶吉士公學問日進時召入試迅筆千言立就理詞皆到上屢摘羣書隱僻事問公悉能對以故喜公公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陞侍讀數侍燕閒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曾榮否考其文竟不及榮遠甚內艱起復從邑人坐奸黨事詞及公詔特原曰朕惜爾

卷二十六

才也公居長安右門外火延禁垣亦不問陞侍讀學士修天下郡縣志為副總裁書成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講從宣皇帝自南京還陞少詹事公預修三朝實錄再尾北巡三考會試為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爛然興致所到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自解胡後獨步當世性孝友喜獎拔後進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灑落能飲酒善談論平生以及物為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三十年從以文學自見卒贈禮部左侍郎袁宏曰明興劉朱以宗工司制代言文體渾厚繼以東里溫醇雅則有歐陽少師之

鳳子昭天才雄麗倚馬萬言其文如蘇長公浩如懸河注之不竭詩古體有魏晉風律宗和盛唐亦一代之鴻匠也

修撰康公 事 景陵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數歲與羣兒嬉為嬉師焉父繼授之業輒退而嬉怒欲筆之明日課所業無可筆乃已就傳於牛生授以小學之節使無嬉時病焉稍長語及牛傳未嘗不潸然泣也弘治戊午舉於鄉壬戌狀元及第于書覽而不誦憑乎若登春之臺遊乎而低焉而無所索也蓋悉其意而遺其詞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鬼焉吾得其鬼焉已矣譬之酒善飲者澆其醇不善飲者啜其醜其下則食

卷二十六

糟醉焉耳又曰上士恒逸下士恒勞夏然而冬雪估僱焉不足而繼之夜不亦勞乎誠虛吾儕尋夫博之人而友之則博不在彼而在此矣吾何發雲為哉故其在辟雍也什九在外而日乎友朋此海之學也而後開者笑之既而同試笑者方咨議構思顧海已投卷而逝矣凡撰著中煩而外疲弗為也惟靜而虛虛而意生泊泊乎來矣夫然後操觚而揮雖衆咻弗聞未及乎置也止焉蓋養其鋒而善川之恒若新發剛也在史館凡三年凡諸著作必宗經而子史以宋人言為便以唐為巧以秦漢為伯仲而有駁焉故同進者忌錫以國老文就而正之實禍之也海不疑筆削

而授之十存一二焉故諸老咸病海海遭內艱而歸也及順德遇盜而失財捕盜者欲追財以還消殺水而不可收也後理敗忘者謂誦交瑾故失財而復獲遂罷其官而禁錮焉誦愛人之心長而自好短嘗援人於死而獲生者數人非望其報也生者或誦誦其為交瑾忘者微焉由是陷于網羅而不可解矣誦之綱也以文為身累曰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為吾詠歌舞蹈于泉石間已矣何以小技為哉乃為樂章求律於太常氏又自審定黃鍾而用之然後宣以七音舞以羽籥用以祀先樂賓使聲容並作蓋自是有安石東山之典用效樂焉然恐友朋規則道有卷舒其名

卷二十六

三

教之樂固未嘗虧也事親自少以承顏為事九族待而舉火者數十餘家尤精于曆數隔年求日月交食分秒不爽用掌鈴天時決傷寒人之死生又明諸脉絡孔穴以處鍼灸藥餌悉不謬為所親喪家葬者點穴陰陽家弗能駁也用六壬太乙占事知來輒驗唯博奕薄而不為年六十四而卒所著有武功志及張氏族譜對山文集其論文有曰古人言以見志故其性情其狀貌求而可得焉此孔子所以于師襄得文王也故昔人陶則陶杜則杜韓柳則韓柳自成家今或不能自立傍人門戶效顰而學步志意性情略無見焉無乃類諸譯人也耶君子不鳳鳴而鸚鵡

言陋矣哉

修撰楊公 事 唐陵 永陵

公名慎字用修別號升菴其先廬陵人徙蜀之新都父廷和號石齋山翰林院庶吉士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相兩朝有除難定策之功子四長即慎生而岐嶷穎達七歲母夫人教之句讀研授以唐絕句輒成誦慎奮志誦讀不出外戶惟母憂極其悲號廢食骨立未幾祖母葉訃聞隨石齋公回蜀守制大父留耕公授以易兩句而洽不遺一字擬作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嘆白日照翠苔之骨數語公極稱賞復命擬過秦論益大奇之曰吾家賈誼也一

卷二十六

四

日石齋公與二弟觀畫問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作人曰似真孰為正慎舉元徽之詩以對二叔曰詩亦未佳汝可更作慎輒呈稿云會心山水真如畫好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別御定影形用贈晉詩人二叔曰只此四句大勝前人矣時年一十二幸門石齋公服闋慎亦入京師有過渭城送別詩及霜葉賦一日偶作黃葉詩李文正公見之曰此吾小友也乃進之門下命擬出師表及傅奕請法僧尼表文正覽之謂不減唐宋詞人弘治乙丑侍石齋公禮閣時崔銑試卷在外考劉武臣簾下旋其刻澤未錄慎見之愛其奇雋以呈石齋公遂擢詩魁崔知而以小

座主稱焉。時年一十八。正德丙寅。與同鄉士爲麗澤舍。丁卯。歸應。四川鄉試。督學劉丙試而奇之。曰。吾不能如歐陽公。乃得子如蘇軾。是秋。果擢易魁。十一月上禮部。戊辰春。試入國學。祭酒周玉類試之。曰。天下士也。已已。歷事禮部。尚書劉宇。見。廣問曰。子爲誰。對曰。楊慎。劉曰。本部天下人。多必一大臣子弟耶。乃稱歎不置。未。禮部會試。新貴擢慎第二。殿試。則及第第一。制策授吏部經。敕陳弘勳讀卷。官李東陽。劉忠楊一清相與稱曰。海涵地負。大放厥辭。共慶朝廷得人。授翰林修撰。時年二十四。祭西。丁繼。毋喻憂。明年。監鄢諸寇作。慎在邑城中。日夕戒嚴。有賊數百。詐稱

卷二十六

五

官軍以給門者。慎率守雉堞者詣之。散去。乙亥。服闋。冬十二月。北上。丙子。入翰林。爲經筵展書官。及校文獻通考。丁丑。爲殿試掌卷官。得舒芬策。以呈閣老梁公。乃得首第。時武皇遊幸宣大。榆林諸邊。返而復往。慎疏切諫。不報。乃以養疾乞歸。庚辰。九月。慎北上。仍舊官。辛巳四月。世宗皇帝卽位。五月。慎爲殿試受卷官。八月。開經筵。慎首作講官。進尚書金作賻。刑之章。言聖人贖刑之制。用于小過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姦元惡。無可贖之理。時大閣張銳于經等。皆犯先朝事。罪當死。以進金銀得免。故及之。壬午二月。命慎代祀江濱。及蜀。諸陵寢。著江祀記。與給事熊洪。御

史簡霄遊浣花溪。載酒賦詩。有烟霞誰作主。魚鳥自相親。十酒千金會。扁舟兩玉人之句。十二月。北上。復命。癸未。纂修武廟實錄。慎練行朝典事。必直書總裁。蔣冕費宏曰。官階雖未及。實堪副總裁者。乃盡以藁草付之。刑定。甲申七月。兩上議。大禮。奏。嗣復。晚門哭諫。中元。日下獄。十七日。廷杖。二十七日。復杖之。慎。蒙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時同事死者配者。黜者左遷者。二百八人。慎。舟山潞河而南。值先年被革挾怨諸人。募惡少。隨以伺害。慎知而備之。至臨清。始散去。時年三十七。乙酉正月。至雲南。病馳萬里。疏。德特甚。栖栖旅中。方就醫藥。而巡撫台州黃衷促其慎。

卷二十六

六

力疾冒險抵永昌。幾不起。巡按郭楠。清。戊江良村。極爲存護。卜館雲峰居之。且上疏乞省議禮諸臣。郭亦被。詔下獄。斥爲民。丙戌九月。聞石齋公寢疾。疋馬問道。十九日至家。石齋公悅而疾愈。七月。携家就戍所。十一月。尋甸府土舍安鈴變起。十二月。武定土舍鳳朝變亦起。女掠城壁爲患。慎歎曰。此吾效國之日也。乃戊服率旅倥及步騎百餘往授木密所守禦。入賊與副使張嶧謀固守。明日。賊來攻城。寧州土舍陸紹先率兵戰城下。慎促城中兵鼓噪出以助外兵。賊敗去。慎復歸會城。戊子春。慎一足病。有半人啗。鑿齒一足笑。虞葵之句。已丑八月。聞石齋公訃。奔告巡撫。

歐陽子重疏上得歸襄事十一月還旗壬辰正月布政高  
公韶聘修雲南通志時鄉大夫有欲目副賴川侯傳友德  
以觀世爵者慎不可乃乘張紹澤復相流言欲中之慎遂  
去庚子八月巡撫劉大猷聘慎及元正楊名纂修蜀志  
辛丑還滇至東瀛疾作幸歲全留之返成都壬寅七月還  
成所丙午冬大理推官吳宗徽署安寧州奸規州利欲確  
民鹽牛慎言於當路得免丁未居高曉水莊名十二景日  
與交遊倡和四月屬簡紹芳錄焚王褒移金馬碧雞文於  
羅漢寺之崖凡招提作勝會意處便操觚留題數與滇之  
鄉大夫遊昆明池有池賞詩社集庚戌四月海口疏雲南

卷二十六

七

臺司顧若溪諸人記其事於石壬子二月時在逸武弁得  
委祭龍海口題肆狂感請丁夫六千督往注濬剝衆利州  
人苦之有言於慎者慎歎曰海已涸矣田已出矣民已疲  
矣後古通按趙炳然罷之九月復至滇已未春還戊所六  
月還旗感懷詩曰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歸  
休已作巴江叟重刊蘇爲海海因遷滴本非明主意細  
難中細人謀故園先脫離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又談  
李張唐三公詩云題題衆客八千里義皇上人四十年怨  
誰不學離騷侶正飽仍爲風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筆今吾  
故吾道遙篇中溪李元陽半谷張含池南唐錡叟此意非

公誰與傳卒年七十有二丁卯穆宗皇帝卽位奉遺  
詔追贈光祿寺少卿慎孝友性植穎放過人家學相承益  
以該博凡宇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俚官小說醫卜技能  
草木蟲魚靡不究心多識閭其理博其趣而訂其訛謬正  
德間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內閣取秘書  
通考又作注張中使下問欽天監及翰林館中皆莫知爲何  
星也慎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周禮史記漢書以復又湖廣  
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同官疑爲三地名于長  
官司上添一三字慎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證之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喬宇

卷二十六

八

鬼瑣之語上問之內閣慎適在館中即取荀子非十二  
子篇以復嚴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乃  
若論王導之賊晉室辨太王之非剪商魯之重祭不始于  
成王周公春秋五伯深斥乎楚宋秦繆引墨子及修文御  
覽以辨范蠡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發植東坡之言及李  
漢聲文序以辨文公與太顛書之僞駁歐陽氏非非堂之  
說傳節婦唐貴梅之外此又證據古今開揚幽隱謂其有  
功世教也非乎至若陶情乎聲聲寄意于聲伎落魄不羈  
又慎所以用聯行權匪恒情所易測者也昔重慶守劉綰  
貽書曰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識則有所棄寄

之鶴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  
下所爲益求其適與安也古人買田宅擁壁役皆豪傑蓋  
世之才豈獨抱尺寸者之凡也僕視足下自蒙難以來嘔  
心苦志慕文讀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蹟鑿不辨剝泐破塚  
出遺忘有碑銘苦士白首蓬蒿日自纂索所不能盡而謂  
竭精竭神於逸欲聲色者能之乎斯言也可謂諒慎之深  
者也慎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心力中來  
故好學窮理老而不倦平生著述百餘種

轉注古音略

古音彙目

古音韻要

古音複字

古音駢字

古音附錄

卷二十六

九

古音餘錄

六書索隱

六書練說

古篆要略

說文先訓

韻林原訓

奇字韻

雜字韻寶

丹鉛餘錄

丹鉛摘錄

丹鉛續錄

丹鉛別錄

丹鉛問錄

丹鉛贅錄

選詩拾遺

選詩外編

風雅逸編

唐音精絕

唐音百絕

絕句辨體

蘇黃詩體

五言律祖

宛陵六一詩選

五言三韻詩選

五言別選

六言詩選

古韻詩略

李詩選

杜詩選

宋詩選

元詩選

瀛奎律髓選

詩林振秀

皇明詩妙

填詞選格

詞林萬選

古今詞英

填詞玉屑

百琲明珠

書品

詞品

草堂詩餘補遺

升菴詩話

詩話補遺

桃林伐山

文海鈞鑒

謝華啓秀

病榻手狀

楊子卮言

卮言聞集

譚苑醍醐

酸帶

墮戶錄

清暑錄

墨池瑣錄

逸古編

引書品鈺

檀弓叢訓

金石古文

叙管子錄

卷二十六

十

莊子刊誤

夏小正錄

名奏菁英

羣公四六節文

古文韻要

古文韻語別錄

經書指要

經義模範

升菴經說

山海經補註

禪藻集

禪林鈎玄

銘心神品

千里面談

希錢統錄

洞天玄記

赤牘清裁

赤牘拾遺

漁載記

漁候記

蜀仇文志

交遊詩錄

江花品藻

升菴文集

升菴詩集

長短句

長短句續

玉堂集

南中集

南中續集

南中集鈔

月節詞

翠書麗句

寰中秀句

哲匠金樞

異魚圖贊

素問糾略

豚位圖說

空侯新咏

古今風謠

韻藻

古諺

古傳

瀑布泉行

崔氏志銘

洛神賦

梅花賦

樂志論

陶情樂府

續陶情樂府

七十行成稿

第一百九種

副使李公

事

秦陵

康陵

韓夢陽寄獻吉 陝西慶陽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

卷二十六

廿一

帝癸丑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倡爲古文辭時外戚張氏佑

寵驕恣聲焰薰灼莫敢問夢陽上疏論之語極切直下錦

衣衛獄掠問辭氣慷慨無所撓孝廟召見大學士劉健

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健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

足深罪遷從容對曰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盡忠於

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孝廟

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問日來外間事何如大夏曰近

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

夢陽獄有勸朕杖之者恐殺直臣故釋之大夏曰此亮齊

定心也夢陽既材高不肯同流俗人以是多忌之者久之

遷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士習時宸濠懷逆召致

文學士以夢陽有大名折節下之按察使鄭岳爲濠所陷

而夢陽與岳素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夢陽傾之也遂相訐

奏夢陽開住歸大梁濠敗辭連夢陽賴刑部尚書林俊力

救得免後桂萼方獻夫霍輶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卒于枝

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終海州判官

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去古未遠而

遷何雄固之下亦鮮稱矣殆後韓柳歐王蘇氏父子各以

所長擅稱唐宋間說者猶低昂之昭代文章發下金華

數子宋劉二公潤色鴻業特尚典則雖奇麗不足而朴醇

卷二十六

廿二

有餘氣運熙洽使然也弘治間李公夢陽以命世雄才洞

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西漢古詩莫如漢魏近體詩莫如

初盛唐乃與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作爲古文辭以蕩

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彬彬郁郁茂以尚矣

李公才最高其人負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終其

身世咸疾之如讐世傳李公雙瞳炯炯如電論古今終夜

不少休世莫能容良有故矣若李公者安能使無聞哉

副使何公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

第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太學比歸祭酒林瀚



賦詩贈之弘治壬戌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方連瑾用事上  
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連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  
瑾敗大學士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勅房經  
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爲直  
者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解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  
事不修天變將作且詆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  
不下時四方學士咸願知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欲交驩  
景明持畫求題謝曰此名書不可點汚卒不許進吏部驗  
對洞員外郎仍直內閣陞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政尚嚴  
務濬渠奉起葬士初稍不堪久而安之病喘血棄官歸卒

卷二十六

十三

于家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雞大記常曰文靡於隋韓  
力振之而古文亡於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于  
謝人以爲知言

論曰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爲古文辭變宋元之習文稱  
左遷賦向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會  
然從之同時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及景明最有名世稱  
四傑四人者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陶冶精融而景  
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傑也邊華采不足而質樸有餘亦  
稱哲匠云

考功郎薛公

荆川唐子作傳曰薛公名蕙字君采亳州人蕙個學者瀟  
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論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  
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之說之外而不知養  
性之爲養生也世信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  
有爲也作老子解其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  
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  
年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  
墨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  
濂洛諸說至于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  
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

卷二十六

十四

與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窺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  
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  
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  
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  
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蕙直援世儒之所  
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蕙少嘗刻鏤于詩世  
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  
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  
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始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  
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忤吏部主事嘉靖中在吏

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  
子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愆自為刑部時值  
武廟南狩抗疏諫禍臣淵而獨晏然後大禮之議起遇  
為人後解為人後歸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為權貴  
人所不憚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構其罪上書訟坐是罷  
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赴官時權貴人且張其口是  
可寒矣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慈貌麗氣清行已素  
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制期破去厓岸豪傑皆慕與之交  
卽庸衆亦無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片不用且藝  
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為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為  
之檢方製藥膏脫衣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  
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編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  
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同時按察使高叔嗣會  
事陳東皆有文學盛名與慈相倡和不絕

### 山人孫公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為舉子章  
句日闔戶獨居一室家人亦罕窺其為十八則入終南山  
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崖下時有所得赤腳散髮走  
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奇石為歌歌曰食蘭桂兮薜荔  
衣馭月兮從蛭螭笑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

焉終乘元氣今游無窮聊歸來今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  
一元日然坐觀天地之化萬物之原及于心自吾心而合  
之不異以為世俗物一無可好尚獨喜為詩詩甚喜唐人  
音節凡感伏思作可喜可愕可悲可嘆一以寓之發之以  
豪縱恣肆時出入畦徑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  
探其學輒撫掌大笑不為答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  
祝融峰遂謁山渡汴謁關里思孔子遺文依依不忍去遂  
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吐自以為奇  
偉復南經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橋遂過石州殷  
雲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楊子江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

卷二十六

十六

山關海門月餘別去殷子曰吾嘗與一元縱論古今成敗  
夫得豪傑士志術有成有不成愕然驚聽也顧自謂愧取  
於世多矣彼將何為哉吾聊以著其大都焉

### 參政王公

參政王公名慎中字道思別號遵嚴祖家由固始徙居晉  
江之安平里父紀生五子慎中其次也衆四稱王仲子云  
慎中生有奇質母李教以詩經記誦不忘父教以對語應  
答如響年十三四盡通舉子業且多讀古人書時授學易  
時中時中於虛齋高弟一見謂當遊生三令嘉靖乙酉舉  
於鄉明年舉進士年纔十八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往監

曾王歐三氏文即眉山兄弟猶以爲過于豪而失之放矣以此自信乃取舊所爲文悉焚之製作一以曾王爲準唐荆川初見不肯服久之相解亦變而從之嘗語人曰吾學問得之龍溪文字得之遵嚴其推許如此丙申陞山東提學僉事慨然以古風教爲已任章程條約爲之一新時下察參調曲膝過恭乃痛爲禁革士以士禮見教官以教官禮見踵舊習者一體懲戒之所試卷品藻彈射自無一失其高等士率以次得傳去東人至今思之未幾進江西參議江西乃陽明先生過化地故老猶能道其遺事慎中尋陳跡發新議往來白鹿爲湖間與雙江聶司馬東郭鄒司

卷二十六

十八

成念菴羅殿撰南野歐陽宗伯交遊講習學益進俄遷河南參政抵任禁有司不許科擾章聖粹官過河南俱億繁多下吏有棄官遁者慎中身任其役察吏咸仰賴之陳後同歿收拾遺文撫其孤厚賻而還之鄉族傾戶部王侍郎奉旨賑濟上檄慎中將事慎中爲親歷郡邑開倉發粟民獲更生王具以狀聞且薦當大用辛丑考察忽從中報罷值之乃權相夏怪其爲屬日不曲意奉承其心腹劉鑒又恨張汝思與之齟齬慎中用言庇之遂并惡之而告于夏吏部坐以不及夏徑票據不謹慎中既罷因約同罷滿江劉泰知遊淇水王屋太小二室及武當山相携而歸

劉意不從慎中因獨至淇上徜徉百泉蘇門之間訪學士崔後渠談數日而歸時年甫三十有三耳慎中少年英氣太露如太阿出匣知其難犯久之涵養深沈藏鋒歛鋦而世竟莫能用矣其爲文也恒以構意爲難每一篇必先反覆沈思意定而辭立就細觀之鋪敘詳明部伍整密語華瞻而意深長按之不亂而呼之應簡片紙隻字得之者有如至寶嘗言吾之爲文不外古人而有高出古人者其自負如此闕士口以所業請正門牆幾不能容凡監司部使者行縣莫不造其虛講道問政居常念從仕之早不獲盡力于父母之奉故其罷也葬父養母稍無遺憾又以爲國

卷二十六

十九

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變作東南海上通遼是爲大患泉固濱海且與漳隣深爲可慮建州爲八閩上游吾嘗有意于此其子聞之乃卜居焉後倭患作一如所料將遊武夷築室九曲深處遂躡屨至衡湘登南嶽棲息天柱回鴈芙蓉响嶼諸峰澄神反照爲長生久視之道復與八才子等一晤因母病遂已戊午夏賊自武榮入郡境市鎮居民扶老携幼驚逃山谷中有倡爲清野之說者督責入城慎中撫髯嘆曰是大失計清野乃北邊虜至急歛人畜使彼無所掠若內地惟在郊關外村落生聚然後能成治耳今宜速令各鄉大姓盡還故居相度地利自相團結使盜

至不得逞而後城內可恃以爲安耳後數年卒壽止五十

### 金都御史趙公

趙公名時春字景仁別號浚谷陝西平涼人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必引繩按矩詰責之不少貸故賢者服其正而在中人咸疾其太剛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試禮部哀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有所製作爭傳誦之而時春則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之不修爲大戚或藉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惟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

卷二十六

二十

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旣掩難丘福不足平也故在賢者幸壯其志及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都城世宗皇帝用薦召爲兵部職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鴈門諸關初嘉靖丙戌時春舉南宮第一人改廣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即疏請禁諛佞正士風又疏錄用諫官明善惡闢異端等七事下詔獄爲民暨改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疏請正東宮朝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本又罷爲民其爲政於晉斤貪墨皆征徭抑求請絕餽遺口吾不敢竊府庫以自潤亦不

能借府庫以市恩宗藩貴官相戒莫敢犯法一時文學氣

節政事之聲振動天下乃皆曰此儒者之末事其志專在

攘夷狄復祖宗之疆宇遺後世以長治永安而卒不獲

試此世所爲深慨也其在職方坐議馬市非策又以能兵

爲逆鸞所忌幾得謫戍在山西檄將士禦虜代州身甲冑

督兵經進斬虜若干級而總兵李淶乘勝入虜伏中敗沒

詔解官聽調卒以不起時春少讀書日記萬餘言凡史所

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數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

銘屋屋誦之無爽所爲文若詩豪宕閎肆伸紙行墨滾滾

而出若不經意而於古人之法度靡所不合說者以爲有

卷二十六

三十一

詞馬子長李太白之風不虛也荆川唐公於文士許所稱許嘗有言曰宋有歐蘇明有王趙其推重若此王謂遵嚴也

### 尚書王公

王公諱世貞字元美年十五誅寶刀詩師爲之避席弱冠舉丁未進士以刑曹郎與李于麟諸子相唱和名藉公卿間世貞又日坐公署剖決案牘所讞獄度得情輒手錄付吏趣書之各以輕重決遣不三日而畢自是銓部兩以督學擬世貞皆爲權相嵩所沮又半歲遷青州州兵備青多大俠巨盜探丸殺人有司不能制世貞集強壯教之射申飭

保甲重捕盜之賞又於州邑置地爲界以義官統之盜當  
時捕獲者爲上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勦者又次之凡  
盜從其所起而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傳捕者罰  
釋盜而覺者立杖貳以其法行之期年盜盡解散無何父  
忤變作世貞解綬奔還伏草土中幾十年當戮薦起之堅  
不欲出以八事應詔曰此可藉手以謝朝命矣固辭  
不報乃勉起就官大名之俗凡婚者之將嫁也其姻族相  
聚而共酒食之多者匝月不止既嫁則婚家亦如之蓋一  
婚而中人之產去半矣喪家之有喪也則姻族相聚而食  
者亦不貲蓋一喪而中人之產去半矣世貞至定婚喪禮

卷二十六

三十三

其俗至今守之大名爲州邑十有一而真定以三十餘以  
軍興論供輸則大名與真定等而是時大名關飭兵使其  
治真定者復委十之六於大名曰大名饒而真定瘠也世  
貞力爭乃不果增居一年移浙江參政下車摘一二累吏  
及巨室裁抑之吳興又兩郡富人故閉糴粟賄貴世貞首  
捐俸五十金郡縣長而下次之又募民入粟廩中給冠服  
及冬報粟得三十萬石又疏乞改折得十五萬石人賴以  
活者甚衆未幾自浙參長晉泉以內艱去服除補楚臬旋  
遷廣西轄未一月入領同卿又八月以御史中丞出鎮鄖  
世貞爲糾劾貪縱咨訪將才刷軍政清屯田郎遂隱然爲

重鎮江陵相弗謂善也世貞意不自得解官歸久之補南  
大理又久之補應天府尹皆不赴其後兩京臺省交薦起  
官刑曹侍郎又其後以父忤卹典其疏陳謝而少司馬之  
命下又以考績至淮揚而大司寇之命下自尚書郎歷新  
長凡四十年其間條論封事皆天下大計而所至吏事精  
絕尤不可悉數最奇者莫如青州治盜及楚中樂平王事  
都下盜劫縱帥陸炳索不得後濟南獲盜房四者晏承之  
世貞曰狡賊欲緩成耳立訊曰若盜陸公耶曰然賊安在  
曰在請械某而取之曰若劫陸公何狀曰髯而肥何衣曰  
紫絁而留玉世貞大笑曰若未嘗識陸公陸公非髯而肥

卷二十六

三十三

者盜搏額大服部民雷齡以捕盜橫萊濰間海道宋購之  
急而遁宋以屬世貞世貞欲掩取而微露其語於王尉捕  
者還報又遁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世  
貞知其爲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之曰若奈何匿雷  
齡往立階下聞捕齡者汝耶王驚謝無所逃責願以飛騎  
往俄捧齡至世貞曰女當死然女能執所善某盜借來女  
生矣而令王尉與之日果得盜世貞遂以還宋而請寬之  
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妄報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稱  
寃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踞階上其足躡絲履  
盜首數從後窺之世貞審呼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

殷以入令盜者證之盜首不知其易也卽指絲履者曰此是也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卽釋縛者去徐進道者蓄養亡命而以橫占伎女被訟捕之不獲俄有令請間曰進道勒兵反矣世貞偵之果然而故緩其獄令縛賊自効會有李卿者進道密友也世貞召謂之汝交關進道罪應死能以進道來貸汝卿應命去俄報進道飯某所矣卽遣二十騎往取之而以一騎入營立散其黨亡者卽時驛報有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祝髮爲沙門行遊天下勅郡縣供帳世貞曰藩王有宗正條銅城中不得出而請張如此遣輕騎孟光化偵之則其人以御女

卷二十六

子四

術游藩邸間崇王賜以樓船紅杖所至備守令而姦人李汝貴等爲之翼鞠之則平涼民賀祿也諸摘發隱伏皆此類能聲日馳都下都下士聚而嘆曰王介州文而豪乃任吏耶方陸炳貴幸用事受巨指指匪奸狡圖其欲貸其灰世貞搜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既復因執政以請卒不許當時無不側目世貞者已新鄭柄國世貞獨引母疾乞休新鄭曰吾出而彼歸者何也已南牀輒伺高旨中之江陵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唯會荊州地震世貞引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又有譴辱邑令者王生江陵婦弟也世貞論奏不少貸江陵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

以貌示用而竟以浮言嘆之去大抵新鄭蘊江陵橫其鋒鍛視分宜逮甚而世貞亦時起時蹟不能安其位于朝矣世貞生而美姿貌風采玉立與客談笑溫秀之氣溢于眉目間語及古人忠孝節烈則又慷慨淋漓爲泫然然在湘中修岳武穆于忠肅祠墓爲文以奠辭極悲壯南陽祠張睢陽及鐵尚書銘在南部請崇文廟登配享世貞嘗言曰吾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入每欲牽衣窺廊廡之末則世人譴譏臯比招搖門戶而聚生徒者吾方耻之吾雖未聞道然誦法一念迄未敢忘故其居喪也凡三年始葬卽室凡十年始具衣冠預燕會家無姬侍臧獲輩以

卷二十六

子五

百指亦無一人曉聲律者質巷公義田千畝倍拓之又爲祠專祀晉卽丘子始典文獻公而配以宋左司諫元學正公歲時伏臘率族人跪奠惟謹生平夙故舊兄弟白首無間言好推于鱗而遜敬美尤不借以齒牙筆札緩急人客或一歲數及門或一人迫得數十函書或進而附世貞以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戶且恐於世貞以示角世貞弗爲異也客至而復請者與如初其門賢醜好靡所不具而中問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幾百變世貞皆安之彌成其大而巳人父倬仕至南京兵部侍郎倬生南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贈尚書行弟世恕仕至太常少卿其詞

學與世貞埒大抵天下但知世貞爲文章大家而不知精于吏事但知觸禍嚴氏而不知與新鄭江陵實復相左但知其正位六卿而不知老臥開曹有才而不竟其用但知少年跌宕而不知其言動務依鄉魯家法但知其氣籠百代意不可一世而不知其獎護後進永食寒土惓惓如自己出嗚呼賢已所著曰介州四部稿續稿介州別集觚不觚錄若干卷同賄少司馬汪道昆按察使李攀龍皆以文名有集行于世

卷二十六終

卷二十六

五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七

林陵 焦 竑 輯

知府方公 事 孝陵

方克勤浙寧海人也少從鄉先達學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季亂卻穀隱山谷中國初被徵辟索之急起家爲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比至官首爲書一通懸廉檣諭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即有不樂聽府自言禁隸卒誰何之引耆耄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賢者爲師撤浮屠氏以葺廟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至千人始有 詔民開廢閑田者聽閱三歲乃稅吏微近功不俟期輒歛之復以田定科繇民益惜且散克勤奉 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析爲三有徵發視差等書吏不得竝緣爲姦歲暮轉戍衣于燕時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歿于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僦役克勤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與援募貴人爲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哀號往卽工克勤奮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爲密聞之中書卽日 詔罷役先是不雨克勤祖跣徧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詰朝大雨民驩呼而散

是歲五穀俱熟。五年秋。隣境蝗。克勤聞。卽省憲。輟食。稱首  
額天。迨夜。聞空中。亮亮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  
年。民有獄訟。大者皆辱。小事論遣之。不留案牘。庶獄轉  
日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作糜遍食之。每秋成。卽修文與  
民期。日輪倉粟。聽民樂解。不遺吏。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  
省。歲運糧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  
怨懟。言之。朝。蠲其耗。每徵發。下信符致民。民得并力耕  
桑。徭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  
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  
無流殍。并羊雞犬。散牧郊垌。諸社稷山川祠壇。禮器服威。

卷二十七

飭。無所闕。修驛傳於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役工。  
於農隙爲之。民不知勞。冬寒河凍。驛舟不行。命舟人伐木  
作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郡故以葦困。時糧  
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屋。百餘間。中成火令。編民居爲什  
伍。通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填燕。官吏索糧。無  
相轉轉于前。克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  
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勸民夫五千決河。  
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  
而去。克勤爲政。以風俗爲急。以德化爲本。郡最煩劇。民孚  
化。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

卷二十七

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府  
庭不陳桎梏。懸韋鞭。極開示。無刑罰。奏六歲績。績最。錫燕  
賞還郡。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爲屬吏。楊貞  
所構誣。詔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峻治之。以用倉中炭  
葦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子孝孺上書  
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又就逮。  
而沒。克勤孝友備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  
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  
子。進二木瓜。筍而却之。鄉人爲饒陽令者。以澤鴈脩書力  
辭去。而於人。緣恩。南冠通郡者。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僦  
車。送之。同列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會飲醉。投案大詬。  
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爲不知者。曰。昔之夜  
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益畏慎。晝所爲。夜必白之。天  
俯仰無愧作。宋太史以爲古體道成德之君子云。

知州吳公 孝 考 陞

吳履字德基。浙江蘭谿人。國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民  
以爲丞儒者也。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偽。有  
發。隨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  
語。弗加叱。民或授丞裙。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大姓坐  
廳下。好言慰諭之。聽人人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吏



卒不能爲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苦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悲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華之濱火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顧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數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僅不顧歟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瓊輝悟頓首惟命履乃捕縣華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刺流至鹽令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縣令至召民轉輸不難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罵令吏卒以語勸令令怒欲逮論一鄉民獲六七人下獄嚴錮之而往捕其餘民大駭履計民無罪出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僅急且有變自古未有窮刑法逮衆而不變者也事得已南康俗好祀淫祠祠有蛇出戶限民驚惟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履罪神至十人按其主江中爲丞六年而去去三月他吏用法急而亂民益追思之知安化縣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爲兵天下既定豪酋易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險阻自全江陰侯吳璘檄旁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履曰易氏自逃歟

無他惡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爲逆用兵未晚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檄取故兵請爲農者民自驚奔相告勢危甚履屬耆老諭之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履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且恐叛安可責以事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陷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越三載入朝擢知濰州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匹廐守核其孽息駒欲責償諸縣皆以勸民買驢洵矣履不聽曰民實不欺烏可妄責其償國家當極海內爲吏者當宣布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於是事得罷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稅吏聽之履曰牛羊後有疾瘠患不如粟也獨收民粟以他縣牛羊送陝西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離獨完役金人部送隣縣牛履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中道牛歟誰當爲償力爭不奉命履爲吏不求威名以愛利爲先重刑獄凡有訟召受訟者面質之平其怒而止不忍置民於獄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踴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感之以爲愛已居濰二年會改濰爲縣召還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履交戲謂之曰若願爲長者教乎履曰公

何以命之。瀨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思甚大汝知保之道乎？願謝曰：願卒教之。瀨曰：慎毋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履至家如瀨，戒竟以自介。

知府陳公 事 孝陵

知府陳淮，江西廬陵人，幼孤，事母孝，好讀書。元季憂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良田皆棄之，築塲圃，樹木焉。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賴以安。陳友諒強禮致之，淮度其不足與有為也，去。系顧高皇帝克武昌，淮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請止與語，奇之。淮因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納中。

卷二十七

六

山主北征，以經歷贊軍，已擢為寧國府知府，興學育才，除民所疾苦，抑兼并，創戶帖，數戶口之欺隱者，上聞取為式，布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洩，民至今賴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廩，獨虛籍其數以上，淮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必發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以某月日行視，廩穀儲備，民間爭輸補及期，廩皆實，而弊亦盡。革有盜四十人，以劫麥升獄，當死，淮視其詞曰：此愚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引行劫為比？乃獨坐為首者一人，餘減死論。淮風采凝峻，秉行清介，訟者至，片言立斷，為人所畏服，其為治務寬厚崇禮。

教辭失所之民，三年政化大行，其武四年，謂告歸首召至京，未命卒。

知縣錢公 事 孝陵

錢本中，常州武進人，讀書習法律，洪武中以人才舉，歷知故城、元城縣，有聲。改知吉水，豪民宿吏，素為民患苦者，捕其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墮墮學舍，召諸生躬教之，旌別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嘗有盜聚山谷間，時出掠，郡守欲以兵殲之，本中單騎詣賊，諭禍福，咸相率縛首賊自歸，會赦免。本中廟清操，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裁足朝夕，黻黻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留不獲，郡人學士胡廣力保之，得復官。民聞本中且復來，空閭井迎拜，如見父母，未幾以疾卒，民哀慕，留葬吉水，爭為負土營墓云。

卷二十七

七

知府況公 事 景陵 幕僚

况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以尚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陽為不解事者，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鍾左右領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盡悉識之。於是吏大喜，謂府公恩通判趙悅，肆慢侮，不校。既月餘，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汲僚屬畢來，云有勅未宣，今宣勅，勅中有僚屬不法，徑自奉問語，於是諸僚皆惕息恐慄，禮畢，坐堂上，呼里老前。

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善良吾不能如關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為百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諸府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羣胥股栗不敢辨鍾命引出擇有臂力者四人擲一胥空中擲殺之不灰鍾大怒曰吾為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為我盡力耶高投之必灰不灰若鼠輩灰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覈屬吏出食墨者五人庸懦者計餘人郡中不寒而栗謂太守神威威畏法不犯於是郡中諸宿舊無通關勘合簿防欺詐痛絕衛卒之為暴橫者而郡體始尊簿得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禮諭告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威禁大行蘊賦重而官田尤甚民苦之鍾為奏減重賦焚香祝天乃具疏上卒得請復與周文襄書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緝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又甚不難大抵鍾為治專戢豪役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故吏畏民安逃職錫宴賜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萬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重迎張益州鍾剛果敏達不畏疆禦嘗上奏與巡按御史爭指見儀弗憚然度量廓如也典學禮士蘇人至于今謂之

以為廉潔之操一塵不染操履之介千夫莫回云其後南京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邑縣人亦起吏由光祿寺典簿累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鬻歸家嘗偕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問所由能奮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累諸公也獨受責降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况鍾者殆士人高等何可以資林樞也

知府劉公 事 景陵 郡陵 景帝

公名懷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自陳才薄職老乞教職會有部汰庶官累千人實意目得之竟為

恂知金華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廉操直節紳有聲稱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悉為修葺鄭義門合費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山西為疏乞免其役權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見他人書不合已意輒大笑聲徹閣陛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藁示實權南雄知府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苛辱之去至留館人為言南雄守且驛言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實抗勅使毀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不飲欲為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居恒喜著書，尤長於春秋。中夜有得，躍然于然燈起書，為人清強，甘心貧窶，彭文憲稱其躬遇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不回，勢惕不沮，蓋實錄也。

知縣丁公 事 茂陵

知縣丁積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則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梁綸修儲李主事祥為先容。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為政以風化為本，而注於愛利。始下車，貴弟梁

卷二十七

十

又

長責民，通過倍，復訴之。積廉得其情，追其秀焚之。出是權豪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為書擇邑老成人，生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盜之禁，榜門示耻。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為講解，冀變化其情習。春秋祠事，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歲單丁小戶亦不下五六千，積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歲大旱，春

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曰：「此令責也。」於名山頂築壇以祈，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因得疾，疾既甚，猶日究心民事。遂卒。官民相與吊哭於途。歸德里有一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父歿，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

知府徐公 事 康陵 永陵

徐咸字子正，號東濱，以尚書領湖廣正德辛未登進士。俊才穎發，與人交不詭于俗。居官不事儉察，務持大體。人樂其寬，初守沔陽，沔屬兵燹後，且值陵谷懷襄，民嗷嗷待殍，咸務在撫輯惠養，區畫中理，民多全活。初沔地宜黍，鮮植嘉穀，咸為之陳厥疆畝，引渠灌泉，略倣吳地播種之法，與

卷二十七

十一

又

民習之，民享其利。居三載，入覲，屬吏託餽，臚名盛貨帛以進，率謝却之。廉譽益彰。隨陟夏官郎去。民思之，肖像為生祠。夏卿喬白巖公雅知咸會，武宗南巡，咸凡事豫戒，備無不周。白巖公曰：「能助予者，咸也。」銓曹聞其賢，擢守襄陽。為政一以平易近民為本，民以是益親附之。歲值恒陽躬率父老，恪修零祀，憊暑不輟，而甘澍應，妖民感聚，禍區測，咸計磔渠魁，脅從不問，悉解散，其牧養一如牧沔，故襄人戴之猶沔人也。廖太史鳴吾作楚紀，列咸於登績傳。童太史內方以餘姚孫衍，華亭張弘與咸先後同官，均有懿政，目為三高。嘉靖丙戌，入覲，忌者阻之，罷歸。日事繅纂，有國

朝名臣錄澤山野錄詩有東漢三稿平生天性孝友宅心坦夷侍奉直公昂及太宜人王寢處飲食省事必躬官至二千石田宅不侈常祿之羨悉畀仲兄節奉怡二親不制其出入無毫髮留爲筐篋計又爲仲兄築室以居後家事日落寒暑製衣及食溫涼適體有疾奉美飲食至老不衰以故稱孝友者無間言嘗築園城關曰餘春每遇勝日邀伯兄豐厓及郡中名士携齒櫺棋棊于禪扉竹徑觴咏陶然仙如也嘉靖丙寅夏六月卒年八十有八

主事唐公 事 永陵

唐佩丹徒人少從丁璣學爲高第弟子薨號勵名檢平生

卷二十七

十二

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自代弗得乃藉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夜不解衣竟父獄乃止及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携妻子獨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羹豆藉茅以居令永豐知山東武定州皆悍訟侃者弟務掩人疵瑕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始若甚迂闊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念以爲永豐健訟起於錐刀競利與靡侈不節相高於是躬率以儉約進父老爲陳務本齋用周恤相保之義俗尚鬼有獄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日又喜爲俳優使民淫於飲而墮於財侃曰此大蠹也痛革之立木牌二立於庭左

曰從刑右曰從化令曰從理者左欲和者右久之民多立於右以求解言或當于理雖賤吏必改容謝爲立行之無理雖權貴人百方請說終無所假借以是告訐之俗爲之一變在武定以鎮靜撫綏疲人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二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萬二千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議欲濟州境徒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填巨壑皆得寢章聖粹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哀民開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昇一空棺旁舍中諸內閣牌校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誼言供張不辦者大矣欲以恐嚇錢同事者並逃

卷二十七

十三

法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諸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矣錢不可得也於是諸關務胎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稍遷刑部主事以執法得情者稱病卒貧不能殮部尚書而下及諸僚賻之錢乃棺而歸其家

少卿程公 事 永陵

程鄭字文純建昌南城人舉鄉試授景州學正從身範士務砥礪名節次乃及文藝當塗引重命主瀛洲書院逮十八庠弟子員雋者從講習克浙江行省考官所錄稱得人

尚書鄭曉其首選也。以母憂去職。服闋補曹州。轉松江府學松俗習靡。懈力鎮浮誕。崇廉質。謹條約。上禮讓。斥奔競。黜履絕墨。以身爲諸士先。直指使視學。一生於講求致頌美。實紙倍當道出。懈惡其諛佞。取紙散諸生。斥責之士習。丕變。權知鹽城縣。鹽城海邑。民竄賦役。多奸避。嚴正之。歲旱蝗。民饑。懈亟行賑助。有冤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申雪活。之。築堤捍決河。制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懇功。惟恐後。轉上元縣。在留輦下。俗雜政殷。勲閭越驚。臺諸奉制。懈意。測民弗趨避。心誠平感。與前翁然。內。以事。過。陰陵。所至。寒。墟。決。凍。外。無。備。地。霜。寒。嚴。辱。之。懈。抗。陳。

卷二十七

十

民艱。瑞爲改容。民居近。孝陵者。以誤殺死中獸。入獄。莫爲直。懈白司寇。得未減。諸散荒錢。平市直。酌公費。後咸守以爲法。益宰二邑。三入覲。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隸馭馬而已。時霍尚書輅爲南宗伯。風稜矯矯。莫與匹。民爲之語曰。禮部霍輅。天有日上元。程懈。月無雲。蓋以並也。歷南刑主事。郎中。守鎮遠。鎮遠。央方也。懈勁恤其隱。無鄙薄心。屏私餽。去煩苛。寬推市。公聽斷。懲暴橫。清驛傳。時供億加意節損。省浮費十五六。屢決疑獄。毀淫祠。建社學。有黠卒妄奏。辨其誣誕。反坐之。豪民侵貧弱者訟地。四十年未決。斷還之。戍伍有三十年未支糧者。多方給與。叩齒叛豪。

建世  
第

猾與私通者。痛鉅禁。擒其首。夷。不。敢。犯。官九年。轉陝西苑馬寺少卿。馬政弊已久。懈竭力振整。至不下堂五日。夜稽侵地。役牧單。簿。丁馬除補。疾作。致事去。懈入官四十年。初終一德。廉勤端惠。所至樹風教。白建節婦孝子忠烈祠。毀妖廟。以其址葬野。次者。其析獄不務苛訊。要以理屈其心。或書聯語韻語于牘。置訟者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去必有頌聲。或勒思于碑。或尸祝于家。或祀名宦祠。歸家無餘貲。自奉儉節。既屬疾。猶倡建宗祠。定祭儀。增墓田。修諸乘。諸先產。盡讓其伯氏。居室與昆季共。獨所宿樓。兄子又舉其汴。鬻之。作籬自障。爲詩有風雨半間樓。蓋紀實云。

卷二十七

知府徐公 事 永陵

徐公九經。初爲句容令。歷九載。治行爲天下第一。其始至。麻服坐一筍輿。延見諸僉人。恂恂無所詰難。諸僉人出相語。與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無其黠豪而治乎。居三日。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內裏中。九經接得之。詰其狀。羣吏皆叩首曰。爲一某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賄也。九經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之法。已曉戒察佐。毋得擅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胥吏。於是人人懍恐。於法不敢有所舞。每受訟謀。必命其人與親識偕往從和處。其不即和處者。面諭使之心服。問一扶之。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至於

武斷并兼輩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催科受役預爲期過期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督責之終不遣一隸卒下鄉落逮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去久之益習民貧富與道里近遠諸顧役之輕重必以資其受顧而役者必以便即田吏村稚得用身應毋使宿猾奪之諸賦長收賦於各區故未有定額司筭者得上下其手悉聚之署書一於冊以示各賦區邑故有賄賦米四百石聚其欺隱者應之賦得所歸不爲累他運解費有輕重官故量資之難豪起輕而資重不相當久矣九經已審得其槩要諸處之紳而俾劑之既定爲閭使拈各以分去毋俚色居

卷二十七

恒謂卽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而役第在我曹酌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失所者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結籍邑耳是跡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爲恒邑故稱孔道輪蹄輻輳取資於民不可計九經減舊額夫三之二馬三之一無弗給者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筭器食不以貴重故加益有廢圃廣輪數十畝躬率吏卒治蕪穢稅蔬果鑿池種魚開養牧雞豕客過宴飲取諸宮中而用之客更欣然爲醉飽去邑西距二十里東距白土五十里爲衝衢車馬所踐塵土空積可三尺許遇雨雪泥濘至沒股輒仆相尾乃積顧役之

羨苑石以道之行旅無所苦詎諒藉藉歲大侵民至屑榆而食而上方祠董竹宮多遣中貴人方士醮神三茅山三茅九經所治也款詔曰吾民困至此而忍更驅之役或謂應天屬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曰救災恤隣古道也民卽吾民吾何忍紆此而困彼搜故囑商引之金宿於府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費躬爲經書諸使者臨其清嚴竟政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役然歲侵益甚穀價踊貴丁中丞發庚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糴取其直於官九經曰今流孽載道數百石幾何而徒以資糴者彼糴者皆豪也於是從府價糴其半還而糴官而取餘米者謂石三老受而分

卷二十七

食其饑者居三日報饑者起矣輒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傍富人穀而取償於倉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改變有十七人禦貨而逞殺者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饑民乃風盜以飢文其惡者咸備備相戒道不拾遺九經於卑赤無所不極意而馭案乃特嚴然不敢修怨視諸博士弟子弟也歲時課經論經受義餽粥膏油之費不乏而其鄙無耻者懲之又方於事主幾用此得罪時應天尹汰邑庾故富有席富人謀之尹欲以席市謝曰賦長已儲之矣尹有所任直時胥下邑索吏賄不得酌而詣諸庭九經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

也。他日又以永康侯之幣徵教請呂某。九經報謂呂某者，蓋買人子，不習書，不足以辱侯聘。尹逾怒，而會丁中丞又他有所下治荒者，淵略不甚稱。九經以意格之，且不平憤。雖也，而諸生見懲者，中以蜚語中丞，悲甚，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九經賢，泣涕數行，下曰：「微徐令，吾曹有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下朕暗曰：「今不宜若等，故且為移之。」知謬稱也。眾遂大哭曰：「必移令，請成於此。」因極敘九經救荒諸奇策，與居恒善狀，且詆無耻諸生，謂彼不自知罪，以小懲而中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中丞意解，入都，以歸。某曰：「此強項吏，好以抗上自為名，移之便會中丞。」

卷二十七

十八

入內臺有所舉刺，而公在刺中，普及公操直，指使亦報命。中丞要之同刺，刺僅中考而已。事下吏部，尚書熊公炎拂然曰：「吾故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刺耶？」考功郎郭彥具前後為刺語報尚書，乃論諸中丞於外，而特留九經。時謂中丞力不能勝一縣令也。九經既以廉儉著聲，其下化之，民有華冠侈服者，出必遇責，曰：「何以見令君為？」其稍過侈，必相戒令，若知之，得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部。詹繕司主事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登，爭延請過舍治鴈炙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毋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淚曰：「母以。」

訓而曹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墮，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唯啜菜佐脫粟，嘗謂一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公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肖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已又立祠祀，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民於荒，獨茅山之役巨也。在繕部，議嘗築外城，而城址有犯陸都督炳圖者，都督挾上寵，橫甚。人謂避之便，對曰：「何奴未滅，何以家為？」孰謂陸將軍不如霍將軍乎？陸崇不敢發，圖分為三，亡何，出權荊州，商稅奉諸額，裁止之一，諸難雜者蠲集，倍溢於故，乃屬其餘於歲。」

卷三十七

十九

自吾裁而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所分枝，最堅而又速，役夫不告病，還署員外郎，以功賞授員外郎，督清源碑廠，舟北者，毋論勞人運官，必使附碑之，將作大司空吳公多鄉戚，屬以司空意請，皆不免，曰：「此法也。」法且自司空出，還都水司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故通漕者與通鹽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漕水溢，則汎濫為田，患九經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通，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涸，工成至于今，賴焉。時司空進而冢宰倖臣文華代之，尋督大軍平東南，侯所過，張甚，河渠郎遂送，恒出境外，幣餼充溢，猶不得一欵色，而九經察。」



道一介齋牒謁之云郎有事涉潯不敢離也文華嫂罵殺  
陳於地而九經以資重得知高州府或謂高雖遠雄郡也  
公稱名令久獨不能名二千石乎答曰吾老矣安能自苦  
以儻身外物陳陳於家宰謝不之任居一載大察吏罕宰  
司空比而欲絀之考功郎持不可乃坐以老令致仕九經  
笑曰老自吾分何至煩考功令臥貴溪山中二十有二年  
非禮會不入官府守令以時問政言之無所諱於吏胥弊  
尤切聽者為縮舌族貧立義田周之立義學教之為擴田  
於學以給頽仰同年之婦何娶不能自贍力資之又推以  
資邑娶之貧而勵節者居恒自奉儉不以老益益承絕泉

卷二十七

辛

帛然用施子故第行視廢丘之瘠得杜家山斥地移流亡  
授以牛種教之樹稅相土宜通水利而率藏獲與之分功  
而耕皆成沃壤時子給事貞明長矣九經慨然謂曰吾昔  
用之邑不盡而以施諸家若既習矣異日毋忘用世給事  
拜受教是故其居官首請屯田三輔興水利雖不盡究識  
者猶目望之九經既有年德貴至大夫無聲色好晚節會  
閭里集子姓童子歌風雅濂洛數章談說義理典章雅密  
竟日居家又提學御史定何按部旬容習其政而仰之  
時謾傳九經物故歌撤祠名宦再徵貴溪祠鄉賢然九經  
雖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其誕日設醴迎釐於三茅祠下

時訊問以為恒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即却醫藥不御曰  
有正命在安能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  
於山之神而已瞑矣守祠道士夜夢九經朱衣從數騎啓  
扉而入嗚呼異已天性孝友重節義不侵然謙澹而自遂  
四歲失母劉安人未冠失父儉庵公侃侃自樹立奉大母  
周孺人繼母艾安人尤孝謹屬疾痢大作相染染二母病  
幾不起家人皆避徙去獨以身周旋其間幸以俱安為  
諸生王屬文博通諸經尤精戴氏禮讀書樟棧庄農有耕  
而乞火者時估俾猶未已也家與少師夏言同里自舉鄉  
薦至調遷未嘗遺其門及夏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九經

卷二十七

辛

獨使一老蒼頭侍行履謹夏從權車中問而得之為感泣  
按御史楊爵工部郎劉魁給事周怡沈東先後以直諫下  
獄窮獄擢月俸橐橐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生與中人  
競遠戍範白金為巨羅而銘之曰不愧明時無負此心以  
遺節然諸有所為自達其志而已不務為名高故少能舉  
其事者

知府履公

李 永陵

麗嵩字振卿居南海弼唐鄉學者稱為弼唐先生嘉靖甲  
辰由鄉舉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缺  
屢攝府事初至早應為火嵩督賑委悉需洽公果既竭資

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獨其積通于以勞來拊循之所絲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所部民苦役重乃取公貴議寬之令甲首輸銀免其置辦付之印簿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役後僻驛馬匹以甦衝塗嚴冒濫優免及詭稱官戶寄止戶女戶神帛堂匪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惠焉時江寧葛仙承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尚爲築堤闢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代輸之苦百姓至今賴之析獄無細大必得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嵩躬至婦所見室

卷二十七

七

時縣厓矗立林木彌然心動行數十武而前伴執村老謂問之對曰我但見屍遂得元二被殺狀又高厚備人亡其妻妻家以爲成執之嵩偵知隣有舊工以其妻歸日避也計致舊工奪還之聞者以爲神咸晚王所舉人彭若龍占良人妻殺人并論成居間者萬方拒不聽嵩饒吏幹在事拮据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捐俸以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爲諸生發疑扶異無不虛往實歸者早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至是奉其緒論爲諸生規建會于新泉書院日與講習以故一時文行之士成就興起者爲多天性嚴明新粉不可犯而又與有

聞于名儒巨公以是施之政亦以是持其身見義勇爲獨信一力雖責育不能奪也卑駢行縣所至肅然一號片楮不以煩民人目爲鳳青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觀察嵩謂非理上疏請止之至今著爲掣令晉南刑部郎中曲靖軍民府知府所在士民銜德既去而追思之至今想豆不絕云

卷二十七終

七

熙朝名臣實錄二十七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明焦竑撰此書明史藝文志不著錄前有自序謂  
明代諸帝有實錄而諸臣之事不詳因撰此書自  
王侯將相及士庶人方外縉黃僮僕妾伎無不備  
載人各爲傳蓋宋人實錄之體凡書諸臣之卒必  
附列本傳以紀其始末而明代實錄則廢此例故  
竑補修之其書郭子興諸子之死及書靖難諸臣  
之事皆畧無忌諱又如紀明初有通曉四書等科  
皆明史選舉志及明會典所未載韓文劬劉瑾事  
有太監徐智等數人爲之內應亦史傳所未詳頗  
足以資考證然各傳中多引寓圃雜記及瑣綴錄  
諸書皆稗官小說未可徵信又或自敘事或僅列  
舊文標其書目於體裁亦乖所附李贄評語尤多  
妄誕不足據爲定論也。

# 歷代內侍考十四卷

〔明〕毛一公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歷代內侍

考十卷》提要

## 歷代內侍考序

夫當吾世而欲籠罩古今情涉衆代含往牒其何途之從顧搜奇剔異徒煩書丹割脂取精無當小火即手破千卷悉索漢魏南北之腹皇王神鬼之秘羅而載諸側理總之不過奚蒙雜俎即握管文人奉為駭犀青瑣然試一繫其竅會於國家理亂之故如夢光脚駭之較牴牾無當也余不敏嘗橫覽千古其間得失之林興亡之數史牒所載較若列眉其以閑奇覆國者皆可

縵屈閣寺而不基亂者百無一二每觀  
賜飯指鹿陪席分虎阿父門生諸史輒喋  
不欲請請不欲了即

明興以來鑒古塞亂

二祖已無遺力然歎振毒直逆瑾狂保其

諄亂之趾亦復後先相錯居恒常苦無深

心者囊括往代腫列龜分爲千古立一榜

樣獨快吾伯兄給諫氏之有歷代內侍考

也家給諫壯歲登朝公輔在望願遭時坎

壘頻年家食環堵一室結志千秋凡門牆

戶牖皆施筆硯即中壘觀覽茂先博聞恐  
無以尚而一段忠愛徘徊之思時載毫楮

常憶出入禁闥時習見彼飾貂璫而處常

伯者雖非深賊未免穢指乃倣小雅巷伯

之意祖司馬傳紀之體取往古寺人緝爲

全書其有竅繫關切委緒明楚者則區分

之其有蔓引蒂結依襲串合者則彙載之

而又逐段另爲論次兼以斷案大約提要

而判篇多載而少裒則家給諫緝是書深

心也書凡數易寒暑始成會余罹閔里居

得昕夕追隨相與商榷古今一日出以相  
示余章以片刻新暉恰符十餘年風采即  
枯腸無能點綴半字乃向之請不欲了者  
今讀之輒恐卷盡因深歎家給諫之用心  
與人殊也非斤斤一範圍辭壇之任也如  
欲高駝執圖雄睨辭壇夫豈不能纂引鈎  
玄矜夢花吐鳳之奇又豈不能截蒲編柳  
炫嘗鼎索黍之多而必沾沾於內侍考也  
其論次內侍也又寧第腐心扼腕取一二  
刀銘餘生永巷小醜而筆之削之為刑餘

董狐已哉蓋力剖賢愚詳分理亂屬意深  
遠矣蓋遠不可多不可用事不可昔令狐  
綯有言第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漸耗以  
至於盡此雖休盤據之樂言實杜元溫之  
確論亦千古有心人乎不知與家給諫大  
意雅合何如也家給諫素嗜書林尤耽史  
癖是編僅其嚆矢儻異日者獲賜上方筆  
札袖金匱石室之籙而悉示之於盛世休  
明必另有一番鼓吹不獨是編為千古榜  
樣也余姑引其端以談採鴻業者

第一驚序卿父頓首拜書

歷代內侍考自叙

古於中官未有傳也有之自范曄始是後  
代有作者而得失之林備矣今天子盛  
袞冕御大廷而臨百辟維中材固不微庸  
然得毋時有厭苦歟及居深宮則所與共  
使令者唯是二三奄尹容可情貌可藝腹  
可枕願氣可驅祕戲可預日漸月劇忽不  
覺其耳而易入而頓咲既熟窺牖彌工主  
強邪柔以操之主弱邪剛以制之主察邪  
巧伺而中之主闇邪叢侮而欺之伏則鼠

踞則虎依社負嵎奚所不至赤紱而困於  
剝則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君子誦車隣  
而歎吾夫子之先見也寺人之令其聞聲  
稱朕之漸乎噫宦者四星側近帝座天猶  
垂象王者惡得而遠焉第無道而處於此  
則無如不孫何耳乃或謂大臣親戚父子  
兄弟人主皆不可近求其差可近者唯婦  
寺嗚呼世有遠大臣疎親戚離父子兄弟  
區區婦寺是近而曾不底於亂亡者未之  
前聞也矧大臣如操懿親戚如莽堅父子

兄弟如劬廣之倫皆千古希覩而婦寺之  
禍固已縈縈往牒矣夫唯處之有道近而  
能遠遠而不刻則怨與不孫庶可坐而銷  
乎聞之周禮宮正宮伯宮人內宰率以士  
大夫為之且與閭人寺人內小臣內豎  
統於太宰斯其為處之之道哉於是上稽  
春秋史漢并各史列傳旁及諸方裔國諸  
奄悉為論次其得失以資法誡即不無遺  
佚其大較可觀已  
萬曆乙卯仲秋遂安逸史毛一公書



歷代內侍考目錄

卷之一春秋內侍考 萬字號

齊暨紀 風沙衛

賈舉 孟張

晉勃疑即寺人拔

宋惠臨伊安寺人柳附

楚管蘇

卷之二戰國內侍考 萬字號

秦景監

趙繆賢

秦內侍考

趙高

卷之三西漢內侍考 萬字號

張卿 中行說

蘇文常駐 李延年

張賀 徐甲

石顯 史游

卷之四東漢內侍考 萬字號

鄭眾

張程等十九侯 附

張防張造

曹騰

侯覽

呂強

卷之五三國內侍考 永字號

漢黃皓

吳何定

晉內侍考 附五刻

董猛

漢王沉

秦趙整

燕趙思

卷之六南北朝內侍考 永字號

南朝

宋華顧兒

齊徐龍駒

蔡倫

江京 樊豐附

良賀

單超等五侯 附

曹節王甫

張讓趙忠

孟玖

郭持 陵休

王寶孫

俞三副

朱買臣

陳蔣裕

北朝

魏宗愛

仇洛齊以霸

張祐

劉勝實舉

齊歸實舉等

隋內侍考

樊叔容

卷之七唐內侍考

楊思勳

趙令誠

程元振

卷之八唐內侍考

劉貞亮吐突承璀

張僧胤

王子晉

蔡臨兒李善度

王昭 趙然孫小張宗之 劉鵬

王通 符承祖王贊 李聖 秦松

楊範 成執 王溫 山崇 劉思遠

田敬宣

趙宇號

高力士

李輔國

魚朝恩

寇宇號

馬存亮

仇士良

王守澄劉克明

王宗範楊公慶

卷之九唐內侍考五代附

楊復恭

韓令諤張言弘

後唐孫承業張居翰

楊希聖

趙奉弘規

前蜀唐文家宋光嗣等

高居實澄樞

閻林延遇

卷之十宋內侍考

王繼思

王仁康李神福

劉承祀

卷之十一宋內侍考

秦翰

楊復光曹知慤

劉承偕

田令孜

耳中既

劉奉述 王仲先附

李從衆馬紹宏

五溪堡

楊守珍

韓守英

藍繼宗張惟吉

李憲宋用臣

王守規馮世事

史志聰武繼隆

卷之十二宋內侍考

魏字院

張茂則陳衍

程昉

高居簡

童貫

梁師成楊戩

魏字院

卷之十三宋內侍考

魏字院

邵成章

藍珪康履馮蓋張去為

白諤

陳源昇昇王德謙

關禮

董宋臣

卷之十四遼金元內侍考

魏字院

遼王繼忠趙安仁

金梁琬宋珪馮守恒

元李邦

朴不花

歷代內侍考卷之一

春秋

齊

豎貂

蘇陵毛一公霍維父著

國朝

國朝

國朝

僖公二年秋。齊人昭。始滿師於多魚。初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蔡侯好內。多內嬖。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高嬴生昭公。宋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五有寵於衛。其姬。固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僖公十七年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卒已夜殯。十八年春正月。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曰。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是月。宋敗齊師於鹹。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僖公二年。乃齊桓公二十八年也。肅王。即易牙。武孟。即無虧。衛共姬。即長衛姬。

論曰。蘇明允言。管仲垂殞之際。區區欲去豎貂。易牙。開方。而不能。薦賢以自代。吾以為齊廷諸臣。孰與仲賢。仲不能去三子。將以遺之。誰乎。故去三子。莫先豎貂。蓋江黃方服。齊師已

焉。幸公爾。屬於卒。而王族進於君。當仲未國時。昭已慨然。無  
忌矣。仲胡不蚤見而逆折之也。逆。唯。唯。之。狗。削。牙。宮。闈。而。後。  
寔。其。器。我。假。而。勿。使。焉。其。為。計。不。太。晚。乎。生。不。能。制。其。元。命。  
而。致。彼。行。其。宜。言。此。心。不。得。之。數。也。平。之。宮。中。亂。而。昭。復。矣。  
易。乎。聞。方。可。以。保。難。而。相。處。矣。夫。昭。之。和。足。以。殲。宮。中。之。亂。  
亦。必。有。過。人。者。而。仲。不。能。奪。焉。之。計。則。委。緩。之。言。亦。近。知。三。  
子。此。不。可。去。姑。以。室。人。升。月。而。自。害。其。言。云。爾。其。難。欺。人。哉。  
則。凡。人。謂。有。仲。則。三。子。若。三。匹。夫。噫。仲。所。恃。僅。此。公。也。假。令。  
桓。公。而。先。仲。殺。乎。吾。未。知。三。子。之。果。為。三。匹。夫。也。

風沙衛

魯襄公二年。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路風沙衛。以索馬牛。  
皆百匹。齊師乃還。十七年秋。齊靈公伐魯。獲城堅。靈公使風沙  
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易。賜。不。終。姑。又。使。其  
刑臣。禮於士。以裁決其傷而死。十八年冬十月。魯平公率諸侯  
會於魯。齊師。再。梁。梁之言。同伐齊。齊靈公禦諸平陰。堅防門。而守  
之。廣里。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  
多元。靈公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  
至。必師而踰陳之。使乘車者左。寔右。傷。以師先與齊。而從之。  
之。靈公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而齊師夜追。十一月。丁卯。  
朔。晉侯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隘。而殿。殖。糾。郭  
最。曰。子。殿。固。師。齊。之。辱。也。子。始。先。乎。乃。伐。之。殿。衛。殺。焉。於。隘。以  
塞道。晉州。韓。凡。之。韓。韓。長。十九年秋。齊公與於魯。曰。顏。終。姬。無  
子。其。驟。駭。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驥。仲。子。生。乎。屬  
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聞。諸。侯  
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事。然。而。以。難。犯。不  
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身。以。為  
太。子。風。沙。衛。為。少。傅。靈。公。疾。崔。杼。殺。逆。光。疾。病。而。主。之。光。殺。成。

子戶諸朝夏五月壬辰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司  
清之丘以風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秋八月崔杼殺高厚於  
濰蓋而蒸其室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  
城上死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攝之乃登聞師持傳食高  
唐人植鐙王倭會夜繼納師臨衛于軍

論曰小人之情作止惟君風沙衛一寺人耳而師以明義道  
以枝塞高唐以叛投衛軍政失此士而千廢立微靈公之為  
衛也衛証至此乎然蹇蹇之氣至臨不悛外亦其天性邪嗚  
呼威堅以衛信為辱而高厚與之比肩傳耳其心焉則懷我  
之與功利其漸入之效相去遠矣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  
變至於道

賈樂

魯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武子娶棠姜而美莊公通焉驟如崔氏  
以崔子之寵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  
固是又以其問代吾也曰吾必將報欲試公以說于吾而不獲  
問公殺侍人賈樂而又逐之乃為崔子問公夏五月甲戌樂營  
于于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已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  
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推棹而歌侍人賈樂止棠從者而入問  
門公登臺而請弗許自刃於廟弗許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  
遂執之

論曰齊莊宣無忌崔杼暗欲刺刃之日以矣復報賈樂  
而逐之二惡構而甲與焉踰牆反隊自作之孽也其猶可活  
乎賈樂小人不遜而盡之以惡將何所不至哉故夫子以非  
禮不動為几經之首務在人主自防而已

晉

勃殺即寺人拔

僖公五年春。晉獻公使寺人拔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敢不從。曰校者。吾儕也。踰垣而走。拔斬其袂。遂出奔翟。僖公二十四年二月壬寅。公子入於晉師。而子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呂卻果偏將焚公宮。而獻晉侯。寺人拔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從今從。伏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未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見命。何其速也。夫誰謂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備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伏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伏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若善。聚豈唯利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諄而殺之。僖公二十五年。晉侯降原。問原守於寺人勃。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臣而弗食。故使處原。從猶行也。一連下句讀作經。

論曰。寺人拔。大詐而託之乎小忠。因倖變。初幾不可方物哉。大君命不貳。是也。獨不有亂命乎。亂而共之。滋之亂耳。獻公

溺驪姬。殺太子。復使拔刺刀於蒲。公執亂而拔。即不能諫。猶不可以說。須臾以逸公子乎。既曰不貳。則垣雖踰。公子適未遠也。胡不追而感之。而僅以一袂復命乎。逮至以示其新法。以示信。而逸公子以市德。詐我拔也。事獻公。比獻公事惠公。比惠公。武宮甫朝。復欲以此二公者。比文公。讓而辭焉。公猶為能思矣。於是懼之以難。惕之以蒲。伏拔之以行者。之樂公能無悚然。勃耶。蓋至呂卻平。而公所為。比於拔者。亦無異於獻惠二公矣。噫。趙衰。公所最親信者也。守原之。問拔。遂為公意。而以表對。又微示以壺飧得之。詐我拔也。真不可方物者哉。雖然。士萬其新。里元中立。苟息復言。夫三子猶不知所以。而何七乎。寺人拔。

孟張

魯成公十七年十二月。晉厲公田。與嬖人先穀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秦弒寺人孟張。齊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

季子殺三卻皆尸朝。

季子即至也。三卻皆尸朝也。

論以人臣之義。不敢盡君之路馬。而矧賊其寺人。卻至於是。予不臣矣。然田而秦弒。則於臣節未虧也。孟張以寺人而奪卿位之歡。何居乎。傷公節。知季子之欺余。而不悟孟張之欺季子。即欺公也。卒之三卻就戮。而公亦不還。雖驚馬。安見其

主左右之足情也。

宋

惠臨伊庚 寺人柳附

魯襄公二十六年。初。宋簡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其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其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七姬納諸御。聲生淫。惡而婉。太子產。美而依。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臨伊庚。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魯。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事之。公使性。伊庚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子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敢以侍命。敢有貳心。子縱有共其外。其共其內。臣請往也。逆之。至則飲川。

性加害微之。而駢告公曰。太子特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因太子。太子曰。唯位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位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幸伊庚。

其姬平公母。公左師向戌也。夫人即性母。不棄棄。寺人同。

魯昭公六年。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川性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合比代右。

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微。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十年冬，十

二月甲子，宋平公卒。初，元公為寺人柳，殺殺之。及喪，柳熾炭於

位，將至則去之。比墓，又有寵。元公即大子位。

論曰：并我，宋公之聞也。而伊庚與柳之同也。向戌華亥之比

於祁也。夫尚女雖變，佐固婉也。即太子亦信佐能免已。則君

臣父子兄弟之聞，初未嘗有幾微之節。而伊庚之無寵於大子

又平公所知也。享客而請從，偶發而馳告，何其果於周問乎？母

亦知平公易欺，而夫人左師，必能寔其言，故肆然而無忌耳。其

時，君聞於上，大臣與內寵比于下，而無人得以行詐於其間，則

本安得不帥邪？若柳之誣，合此則伊庚之故智也。伊庚既烹

而備不悟，柳之為誣，則其害焉鮮矣。元公於柳也，予焉而平

乎寵，真平公之子哉！傳稱其無信而多私，則誰謂信也而婉

楚

管蘇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管蘇，與我處，當思我以道，正我以

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此厚

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常縱恣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

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功不

細，必出遠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解管蘇為上卿，而遷

申侯伯出之境。

論曰：常侍而以道義匡王，則其功尚非細哉。然共王垂歿而

後思其功，晚矣。所以，上卿識者得無繫縛之惜乎？



戰國

秦

景監

衛公孫鞅自魏而入秦。因秦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來。吾人耳。安及同邪。景監以請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志不聞。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並愈然而未中。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謀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蘇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志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利自如鄉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驕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勿遠。吾不能待。見賢者

趙

譙賢

趙惠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官者今澤賢曰。臣舍人蔣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畏趙。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蔣相如。相如曰。秦以十五城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

亡歸壁于趙

論曰。昔公叔文子與其臣俱同升諸公。孔子贊之曰。可以為  
文。深賢之。蔣蘭相如也。唐義近之矣。倘惜知勇如相如。而其  
初為賢舍人也。蘇子稱其類學道者。然觀其始進。則猶不失  
為戰國士哉。

秦列傳

趙高

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兄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傳  
世世早賤。秦王聞高強。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  
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當高罪  
元。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數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三  
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李斯。中車府  
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  
直諫。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除  
子英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  
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蒙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  
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宦者五六  
人。知始皇崩。除蒙氏皆莫知也。高得璽於胡亥。欲立之。又恐  
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  
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  
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  
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趙高曰。不然。今天下之權。存  
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請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

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臣聞湯武救其主。天下稱義。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戴其德。孔子善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雖由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顏小而忘大。後必有害。臣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時乎時乎。聞不及謀。羸雞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長會咸陽。而立為副。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孰與蒙恬。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三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因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力策之。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罪。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候終不悞。通侯之印。歸於將軍明矣。高受詔。蒙恬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為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誅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副。

君計而定之。斯曰。斯上。秦聞恭布衣也。上幸指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厚。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高曰。蓋聞聖人達視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未而知本。觀指而視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北星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固福。為福。其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元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命。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將徧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罪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殺。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且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副。蒙恬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蒙恬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固使還報胡亥。斯高

大喜。至成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遂殺李斯。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大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宋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其所以快快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多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有罪者富之。無罪者貧之。盡除去先帝之功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福謀塞。秦臣莫不咸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無不誅。高令勅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俱死咸陽市。十公子死。死於社。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請從先帝。願葬南山之足。書上。胡亥大說。召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

錢十萬。以葬。法今誅罰日甚。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人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成平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欲請間誅。二世不許。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秦弗能禁。李斯以政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請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今法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大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李臣百姓教過不給。何變之敢圖。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之術。稅民深。若為明文。教人衆者為忠臣。初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者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開禁。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當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律者待事。事未有以撥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高問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聞東郡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

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間。於是高待二世方燕樂，嬖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閑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高謂中如此治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不肯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倍縣之子，以故起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寃，故不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棄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井泉，方作戲抵罪，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高之姪二世已前信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與高田常所為，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治罪。高與子由謀叛狀，皆收捕宗族賓客，高治斯，榜掠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寔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因得工書，高使其家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吏徒復

訊斯，斯更以其寃對，輒使人從移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前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泰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我為丞相所害。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高皆要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全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高散其女塔咸陽，令閭染，初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戲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速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鄒，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頸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欲誅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群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扶之，置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利殺之，夷其三族。論曰：大崩盡伏而夜動，鵲鳴書暝而夜明，小人顯國小，每

同聞主而竊發焉趙高自始皇時進秦宮莊事二十餘年不  
 聞有所顯擢蓋始定暴酷而能攬權雖無道猶難集矣及沙  
 丘晏駕而嫡孫易儲高遂推其所欲雖以李斯之機智玩弄  
 而弗成之不意嬰兒見然人况身事如胡亥者乎指鹿為馬  
 立以聞主戲耳天下之口莫待至是始辯也嗚呼方之帝王  
 則四日達四時十起三握以通天下之情而猶懼其壅而預  
 第以聞聲為貴耶夫君而日與廷臣隔則未有不失於禍者  
 九亡秦者胡亥不遠已

歷代內侍者卷之三

西漢

張卿 一名澤一名赫又一名赫卿卿宋仲云釋澤仁澤  
 如何改改即其字赫其字也

高后時齊人田生游泛漢以書奸營陵侯劉澤澤大說之用金  
 二百斤為田生青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  
 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時幸  
 大謁者張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往見田生  
 帷帳具置如列侯張卿辭酒酣過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卿  
 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呂氏權故本推故高帝就天下功  
 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  
 為呂王王代呂后又重登之恐大臣不聽今卿家重大臣所最  
 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必喜諸呂已王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  
 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  
 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  
 卿千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  
 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今卿  
 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並同矣張卿入言  
 之又太后女弟呂嬃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

和玉高后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諸中官宦者皆明爵關內侯食邑秋七月太后崩八月釋免

論曰高帝之約非劉氏不王故高后心欲王諸呂而重祿也誠懼非先事約大臣不我聽耳及張卿入而生之書而大臣休於張卿之風諸呂之王始決矣然則卿一言而遂得后之欲敗高帝之盟開官者封侯之端而厚諸呂前戚之安連北軍既入則又論去以高執戰者以為自全地漢文不誅而僅免其侯封何哉雖然微田生則卿之智固不及此生真戰國傾危之士哉

### 中行說

司奴老上精附單于初立文帝復遣索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侍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戎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印於漢今單于愛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繒以馳單棘中衣袴皆裂碎以視不如匈奴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漢用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跪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倍驚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戎言匈奴俗賊老中行說竊漢使曰而漢俗也戎從軍當發者其親愛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者乎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關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字廬時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妻其妻長無冠帶之難關度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舍畜而飲其汁

衣其皮。言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意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未便易行。君臣間可久。一國之政。備一體也。父兄兄則事其妻。妻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割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集城郭以自衛。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頗其喋喋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願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糴。令其望中。若美而已。何以言為乎。且所給繒絮。則已不備。若而若惡。則無賴。熟以騎馳逐。逐稱福也。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虜人民畜產甚多。遂止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其衆。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十乘。十萬騎。軍長安。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穿侯魏遼為北地將軍。陰盧侯周黨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敖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迎出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遼。殺人民甚衆。雲中遼東最甚。郡為除人。漢甚患之。遣使使道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

親事。孝文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屯西。細柳。謂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

論曰。人臣委身事主。常險性命。忠敬自持。雖之帝。不可棄也。中行說以強傳翁主之憾。反面事虜。日散而道。是年為漢患。大計衛備。知報本而說乃茂。悔舊君其間。故同恨。然其所指忌。立易使耳。人謂李陵衛律。罪過於天。以說所為。其人李衛之罪人也。雖然。此小足以資明和親之無益矣。吾不意敏達如高祖。而過聽建信之策。始後世無窮之患也。



蘇文常駢

文帝時趙誅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著愛人故親近武帝時  
行案常以役事付太子然帝用法嚴太子寬多平反雖得百姓  
心而大臣深酷同法者皆不悅皆毀之黃門蘇文常駢等亦微  
伺太子過趙誅加白馬帝頗不悅或以謂太子太子以第少為  
過行其父等上此則不信邪會帝小不平使駢召太子駢言太  
子有喜色帝默然及太子至帝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伴談語如  
平時人情之少誅駢及巫蠱事起使者江充持太子急太子懼  
不知所出從侍石德計捕斬充白皇后廢長樂宮衛卒自衛前  
文懼亡走耳泉白帝言狀帝曰太子獨恐懼又急充等故至此  
尚無意深罪之也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  
成欲斬臣臣逃歸帝乃大怒發三輔近兵詔丞相持之捕斬反  
者太子收亡匿泉鳴里自縊死後帝頗知太子皇恩無他意會  
高麗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帝大感悟為詳千秋為大鴻  
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  
臺於湖

論曰父丁天性而武帝又明威之主也蘇文常駢敢以不根  
之語離間英主之骨肉無亦知事之多欲有所為而動乎充

母召門子大恩替太子日夜度知木朽蟲生又何怪焉亂國  
若趙唐皆直束其義朽而伐之耳惜矣多欲之貽禍烈也昔  
秦盡心害趙誅而以廷辱權之去君如文帝即有趙誅亦未  
必能行其殺也藉令當武帝時父子猶不可保而況君臣之  
際乎

李延年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除事  
伯監中。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為新聲  
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  
承意強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歸  
是音為協律都尉。佩二十石印綬。而與上卧起。其愛幸埒諸婦  
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妃上  
遂誅延年兄弟宗族。

論曰：李延年歌伯城。進女弟。遂致者寵。愛幸埒於諸婦。及  
弟季一不謹。俱陷大罪。而蒙赦之託。竟不能照帝之恩。而極  
雖才不盡耳。雖然。亦相誇郭穠。誅太子。同蘇文死。則李之口  
可畏哉。故曰：投之有北。有北不受。而青娥得止於樊。則漢淵  
帝受之行易矣。此有李氏所為。泰於適言也。

張賀

張賀者。安世兄也。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賀家皆誅。安世為賀  
上書。得下獄室。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  
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相附。恩甚盛焉。及曾孫壯  
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微怪。語在  
宣紀。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雖止以為小主在上。  
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  
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為恩德侯。置守  
冢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  
上同席讀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大夫。  
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  
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  
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西。關難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  
明年。復下詔曰：朕微時。故掖庭令張賀。輔道四事。朕躬修天  
學經術。思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封賀  
弟子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諡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  
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論曰：張賀不死於衛太子。天也。夫賀幸於太子者。也。當太子

弄兵長安天子哀愁任安以二心誅田仁以故縱誅恭勝之  
以禮止誅諸客客出入宮門者一切以太子誅而留頗得  
下禁室後又得為桓度令視養皇曾孫豈非天子所為盡  
心於曾孫若寔以舊恩故非有它望而及其見微怪數稱村  
則意不能無義幸矣其語許番夫曰曾孫體近下人乃開  
內侯斯亦足以窺其微哉然則其死於本始之前亦天也後  
及見宣帝即位安知其不德色而與許史比乎班史傳後幸  
而縱張彭祖於獄中有以也

徐甲

齊厲王次昌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  
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無  
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為齊有宦者徐甲  
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子太  
后憐之修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  
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  
齊以取后事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之王後宮甲至齊  
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中齊有八及為官  
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  
女充後宮甲大驚還報皇太后曰王已聘高城然事有所害恐  
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最生也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母  
復言嫁女齊事事變誰聞於上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少幸  
用事因言齊臨苗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  
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並疏乃從容言呂太后  
時齊欲反及與楚時孝王嘗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  
帝拜偃為丞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  
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為吏所執誅乃敢棄其

齊王母，意王母也。修成君王太后，初嫁金氏所生女也。  
論曰：嗟乎。徐甲之禍齊也。夫皇太后，情愛修成君而欲嫁其女  
於諸侯也。將第以王后榮之乎。則齊王有后矣。抑欲諸侯寵  
愛其女乎。則齊王有后而弗愛矣。紀太后又欲王之愛其  
后也。而使翁主正其宮矣。固肯聽中而請修成君女乎。即幸  
而聽中，請修成君女。然以紀太后為之母，翁主為之正其  
宮，猶不能強王之愛紀女。而皇太后能使修成君之女必愛  
乎。然則中之策，聽與不聽，無一可著也。而祇足以禍齊。雖修  
成自主父脰而中其戎，首裁其後，復諍而不聞，中竟於法若  
幸也。

石顯 弘恭附

石顯，字君豪，潯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生法，厲利。為中書門以  
選為中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  
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元，顯代為中書令。  
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為典事中人，無  
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可  
除，皆敬事顯。顯為人巧其習事，能操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說  
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雖後以免法。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  
光祿大夫周堪，案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  
權。邪辟違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  
之。武帝游宴後庭，故同官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官。應古不  
近利人。元帝不聽。顯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博更生  
廢黜，不得復進。顯在望之傳後，大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  
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曹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  
求索其辜，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罪，徙居城旦。及鄭  
令蘇建，得顯訟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卿以下畏顯重足。  
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  
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即何索。彼若若邪。

言其無官擬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為言昭儀兄諸君遠修勳，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開官事，且聞逆言顯顯權。天子大怒，罷逆歸即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群臣皆舉逆兄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眾賢，私後宮，親以萬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逆下詔嘉美野王，發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問已，逆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寄使至諸宮，有所微發，顯先自白。恐後漏言，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稱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言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事難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任天下之患。」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昭儀薨，一萬萬，初顯開衆人句句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士已病之，是時明廷著節士，卿部皆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而

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妬諸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定陶恭王受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功。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驕逸，及其黨宗族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口無言，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為官，廢罷以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鷹門都尉，長安諺曰：「伊徙鷹，鹿徙菟。」去年與陳寔無言。口無言。論曰：易之九五皆所謂以陽剛居尊者也，而不能不竟隍於大剝，則於困險哉！小人何其易溺而難御乎！漢興中官用事，始自恭顯，而子恭顯以操柄者，宣帝也。帝起民間，張賀許廣漢皆素樹德於帝者，帝遂謂此輩率皆可信，而恭明法令，顯吾探人主微指，又足以達帝而中其欲，故不覺挈政柄予之。而卒以基禍。惜哉！論者謂帝開三大案，然自武帝時，素已任中官典尚書，相親其武安者，大將軍青而大臣自丞相而下，往往不得其死。則帝特不善於法祖耳。案用不問於帝，而大武宣非剛明之主乎？易之為戒於九五，有以哉！若元帝又焉，疆陽托於少壯，及其奄奄且就木而青以攝生，此之不知類。

史游

元帝時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所著有急就屬行於世。

論曰。真文忠有言。是時石勒覺執樞機。肆為暴惡。而游乃勤心納忠。有所補益。賢哉。嗚呼。以優柔之孝元。當顛覆之石勒。自大臣不得闢其忠。而游安所得補益邪。乃其志則足嘉矣。

歷代內侍考卷之四

東漢

郭舉

郭舉字虛。南陽穽人也。為人謹敬。有心機。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黄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勳庸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舉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舉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謀事中官。用權自舉始焉。十四年。帝念舉功美。封為郭鄉侯。食邑千五百戶。永初元年。和帝皇后崩。封三百戶。元初元年。舉子閼閼。閼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詔封舉曾孫石驪。為閼內侯。

論曰。竇憲之誅。首謀自郭舉。而左瑤封侯。亦自舉始。大憲且乘者耳。鴻權怡寵。挾執作威。此端舉故態。非操莽比也。其以為國不執者。誣也。執之。舉誣之也。憲而不執。何謂者。肯達印綬。隨上休迫自殺。不啻孤雛。商民棄我。蓋舉有心懷人也。兼以東歷三朝。旦夕左右。聞帝之微火矣。故舉朝附憲。舉獨一心。非一心王室也。知帝欲其心於憲。而示忠以堅倚任。

為漢編計耳。賈嘉瑞舉公。唐為人即備矣。乎縛之僅一士。力  
何全。吾校尉。初與張皇若。不若。則求其以見功。使其其  
半分虎。傳作類。鈴者。張皇之。也。其後。張皇。而五。其  
鍾。定而十九。侯。與。張。父。趙。母。與。謀。俱。然。夫。非。眾。作。之。何。耶。暗  
呼。初。密。謀。之。說。策。微。類。叙。之。殊。封。干。威。福。之。大。權。朕。願。據。之  
烈。禍。論。中。官。之。涯。分。昭。非。誅。之。于。孫。室。惟。不。忠。抑。亦。不。智。矣  
而。論。者。或。取。其。辭。多。受。少。曉。辭。多。受。少。正。其。所。以。如。賊。也。

###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不。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為小黃  
門。及和帝即位。轉中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教。慎。數。化  
嚴。顏。匡。御。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恭。體。四。野。後。加。位。尚。方  
令。永。元。九。年。監。作。祀。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  
古。書。契。多。編。以。行。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  
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  
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元。初  
元。年。鄧。太后。以。倫。以。右。宿。衛。封。為。龍。亭。侯。邑。三。百。戶。後。為。長。樂  
太。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詣。者。劉。珍。及。博  
士。良。史。詣。東。觀。各。雕。校。漢。家。法。今。倫。監。典。其。事。倫。初。受。書。后。誤  
告。詔。隔。帝。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初。使。自。致  
廷。尉。倫。恥。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因。除。  
論。曰。蔡。倫。非。誣。構。宋。貴。人。者。構。宋。貴。人。媚。害。皇后。也。史。稱。倫  
盡。心。教。慎。數。化。嚴。顏。匡。御。得。失。盡。心。則。不。貌。為。悅。教。慎。則。不  
肆。為。說。化。顏。則。不。面。為。說。言。失。則。不。曲。為。順。此。心。非。肯。受。諷  
旨。若。而。后。亦。詎。以。諷。旨。湯。校。之。化。顏。匡。失。之。倫。哉。且。夫。書。宋  
失。德。無。大。貴。太。子。者。太。子。之。廢。以。貴。人。見。疎。也。倫。爾。時。不

誅則已。又誣而構之。惡在其能化禍而重失乎。故曰。倫非構  
宋者人者也。而為高平貽恨於倫也。時間顯兄弟。王聖母子  
與江禁諸閹。方共賄賂鄧氏。而倫為長樂太僕。群豪得無誅  
詠乎。蓋非倫之構宋者人。而此輩構倫耳。然則宋人孰構之。構  
宋者人者。構宋者人者也。雖然。倫嘗豫奏帷帽。而害憲之誅  
嘗不與聞。則自和帝已不能無疑於倫。而況其以憾構何哉。  
也。誅詠之。昭然未矣。

孫程等十九侯李固江京樊豐劉安陳達樊登附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安帝時。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  
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固。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譏  
太后兄執金吾悺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怒。悺及太后  
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固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諂諂  
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固京並遷中常  
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留令陳達。及  
王聖聖女伯榮。肩動內外。競為侈言。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  
兄大鴻臚閭顯。更相阿諛。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為濟陰  
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專朝。卒權。乃誅有司。奏  
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元徙。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  
詠陰王。謂若長興。梁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同謀。遂至廢  
然。若北鄉侯不起。共斷江京閭顯。事乃可成。梁等然之。又中黃  
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大  
官丞京也。王固。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閭顯白太  
后。徵諸王子。問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  
八人。聚謀於西種下。皆戴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  
上。固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固。陳達等。俱望省門下。程與



王康共就新車安達。以李開權執持。為省內所服。款引為主。因  
舉刀脅問曰。今當立齊陰王。無得極款。問曰諾。於是扶開起。俱  
於西鍾下迎齊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召尚書令傑射以下。還華  
寺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通行內外。開頭時在禁中。憂迫不  
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  
會中郎將閼崇。也胡平門。以禦程等。請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  
曰。餘濟濟陰王者。封萬戶侯。詩等聞者。五十戶侯。顯以詩所將  
衆少。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也守。顯弟  
衛尉景。適還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  
景。尚書郭璜。時卧病閣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  
吏士。板白刀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  
斫璜不中。鎮引劔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又其背。遂禽之。送廷尉  
獄。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大表功  
錄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劉  
盾。今陳連。與故車騎將軍閼兄弟。謀逆惡逆。傾亂天下。中黃  
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進。王  
成。張賢。史汎。馬閼。王道。李元。楊佺。陳子。趙封。李劉。魏猛。苗光等。  
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竭滅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

雖無德不報。程為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洋陽侯。食邑萬戶。  
康為華容侯。國為鄴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五千戶。彭愷  
為西平昌侯。孟叔為中廬侯。李進為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  
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馬閼為廣平侯。王  
道為范縣侯。李元為襄信侯。楊佺為山都侯。陳子為下邳侯。趙  
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戶。魏猛為勇陵侯。二千戶。  
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  
李閼以先下謀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  
賢孟叔馬國等。為司隸校尉。案劾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  
怒。遂免程官。因患還十九侯。就國。從徒封程為宜城侯。程既到  
國。怨恨志難。封還即殺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沒  
故府上。賜車馬衣物。還還國。三年。帝念程年功勳。免徵還京師。  
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除免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革。即  
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中郎將。追贈車騎將軍印綬。  
賜諡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舁北郭。尉傳曉望車騎。  
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平。封程養子黃  
為洋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典渠為高望亭侯。四年。詔宦官蔡  
子。悉徙為後。封爵之。王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

位六人皆平。帝龍楊位孟叔李達張賢史沈王道李元李剛  
九人與阿母山陽君朱娥更相贊助。求高官。增邑。又詔問中常  
侍曹騰孟章等。永和二年。發覺。孟達就國。減租四分之一。朱娥  
奔歸。歸田舍。唯馬園陳于前。光。保全封邑。

論曰。嗚呼。帝之為太子也。微失婦寺之心。於中。華。斐之口。蕭郎  
龍潛。誰不心惻。胡遂以問。顯之。播。飛。乎。孫。程。察。人。情。並。求  
時。會。而。建。友。立。越。官。而。空。陳。微。天。意。人。力。詎。至。於。此。而。攘。臂  
稱。功。一。十。九。侯。同。朝。封。拜。高。皇。舊。約。不。繫。焉。然。地。邪。及。程  
獲。罪。不。自。刳。也。而。難。於。就。國。封。殺。亡。歸。將。之。甚。矣。後。前。微。運。

帝何答：若是也。今有千金之璧。而藏之。若固有焉。一  
為人。駐。望。而。懷。有。進。而。還。之。者。其。德。之。也。不。啻。十。金。矣。此。帝  
之所以。答。於。程。乎。嗟。夫。虎。奔。正。位。東。海。退。藩。而。後。世。逆。焉  
家。法。清。河。以。當。之。寵。焉。而。雍。陰。以。聞。之。寵。焉。而。隴。平。今。中  
官。同。問。關。羽。長。而。漢。以。此。地。亦。以。此。然。夫。非。作。之。偏。者。階  
之。厲。哉。劉。案。坐。疑。之。易。尚。不。可。不。謹。焉。善。矣。一

### 張防張達

司隸唐誦。勅中常侍程璜。陳束。孟生。李閭等罪。三府即劾誦。盛  
憂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誦上書自訟曰。法禁者。倍之。陟防。刑罰  
者。氏之。衛。今州曰。任。郡。即曰。任。縣。百姓。怨。更。相。委。遠。以。苛  
容。為。賢。盡。節。為。惡。臣。所。發。舉。賊。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相  
詆。詆。臣。將。從。史。無。元。節。以。尸。諫。耳。又。案。中。常。侍。張。防。張。達。不。報  
不。勝。忿。遂。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災。亡。社。稷。今。張。防。復。再。成  
權。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空。論。輸。左。校。二。日。中。傳。皆。四  
獄。浮。陽。侯。程。入。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時。常。無。異。臣。知其。何  
圖。今。即。位。而。復。自。為。之。何以。非。先。帝。乎。唐。誦。書。志。吏。被。拘。同。張  
防。賊。罪。明。正。反。播。忠。良。今。家。星。守。羽。林。占。為。宮。中。有。異。宜。急。收  
防。送。獄。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令。下。收。之。且。曰。無。令。送。阿。母  
求。請。於是。防。生。被。送。理。出。朝。時。太。尉。王。襲。為。官。官。詆。誣。音。首。笑  
大。將。軍。梁。商。立。為。帝。京。事。得。釋。中。常。侍。張。達。等。害。高。寵。謂。商。與  
官。者。曹。騰。孟。章。謀。為。逆。帝。曰。必。無。是。但。汝。輩。妒。之。耳。達。出。橋。詔  
收。騰。曹。繫。獄。帝。聞。震。怒。命。窮。治。達。等。伏。誅。  
論曰。按。勅。司。隸。職。也。而。虞。拜。卿。以。輸。左。校。大。將。軍。后。父。等。首  
失。而。梁。忠。侯。受。謀。逆。之。誣。雖。事。旋。得。白。而。收。防。昔。中。官。孫。程。

之外不開有左袒升都張達如不矯詔而日沒則大  
將軍詔許晏然已乎蓋是時帝所待信何諸閣侍其交亂固  
查有以耳乃三府何以詆司隸哉時事可歎已

良智

初順帝見廣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情高。楚長秋長趙嘉承良  
智。樂長夏外皆以無逆獲罪。生徙朔方。及帝即位。並指為中常  
侍。楚坐賊罪減元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智清儉。退厚仁。  
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智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  
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文知士類。昔  
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然。今許臣舉者。匪榮伊屏。固辭  
之。及平帝惡智忠。封其妻子為都鄉侯。三百戶。  
論曰。良智籍建。皆望順帝故。無罪遠徙。興漢。漆陰。詩。長耳。  
及帝即位。高望東鄉。儼然通侯。而智不侯也。陽嘉中。詔九卿  
舉武猛。而智不舉也。諫曰。退讓君子。其後丁雷徐。郭。脫  
達。相里。巷。其。仇。養。志。寺。合。並。亦。開。智。之。風。乎。李。巡。刻。經。趙。祐  
校。吉。子。猶。以。為。越。祖。矣。



單超等五侯 劉善等八鄉侯附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日暖，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陰人。唐衡，潁川郡人也。桓帝初，超璜、璜為中書侍。悺、衡為小黃門。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為大將軍，丹世權威，威振天下。冀自謀太尉，李固、杜喬等，駱構益甚。皇后妹，冀志多所，冀上下口，冀有言者，帝過畏之，恒有不平。冀言世下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固如前，獨呼衡、悺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推手。衡對曰：「單超在。」前詣河南尹不疑，推舉小。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日暖，常私怨疾外舍，故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弟，專國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送其風旨，今欲誅之。於當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賊，當誅。」曰：「臣等弱，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當然。」常侍宦者，對曰：「國之不振，皆因陛下中執疑。帝曰：「臣臣費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璜等五人，還定其謀。帝驚起，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悺、衡連中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日暖、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十五百萬。悺上奏，侯、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十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

劉善、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病疾，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時帝將軍、郎、校、使、署、理、喪，及冀、費、五、營、將、士、侍、御、火、護、喪，將、作、大、臣、起、家、室，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田、天、日、備、坐、除、虎、唐、兩、腹，皆、競、起、華、宅、轉、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窮、耗，施、於、大、山，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珍、華、作，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相、戚，皆、宰、州、縣、郡，事、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為、河、東、太、守，弟、子、良，為、濟、陰、太、守，璜、弟、盛，為、河、內、太、守，悺、弟、為、陳、留、太、守，璜、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姦、害，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萬、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史、卒、五、萬、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善、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為、東、海、相，有、告、言、宣、淫、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操、史、以、下、因、誅、平、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兄、是、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懼，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刑，輸、作、右、校，五、侯、宗、族、富、家，雲、集、天、下，氏、不、堪、命，超、為、冠、賊，七、年，衡、平、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轉、發、布、賜、家、室、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悺、罪、惡，及、其

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害實家機縱侵犯吏民信稱皆自故漢又秦璜兄沛相恭誠罪微詣廷尉璜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賜為都鄉侯卒於家超及衛璜襲封者並降為鄉侯祖人載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上劉善年貶為關內侯

論曰梁冀跋扈無君而日持桓帝不能冀行天罰而臣區與二三近習而固室而固其臂而盟也豈不亦無君之甚乎及大廷赫怒元惡隨滅則與其國於空易若揚於庭之萬計哉且當是時勅兵者尚書令周舉著司隸校尉持節收印綬者光祿勳然則在廷諸臣自足辦此又何必與二三近習室而固也嗚呼一梁冀耳備臨臨焉難收其柄况如冀者既數舉兵豈得不倒大阿而授之邪是故一將軍元五將軍出雲徧天下而勢勢者親起為盜則桓之功臣夫非漢之無賊哉

### 侯覽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得進倚勢貪放受納皆違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奏詠五侯租稅覽亦上賺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典謀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黄門段熲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海北界僚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怒以事訴帝延坐多故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漢高帝地有埋名世稱為長者覽年時此愈放縱覽兄參為孟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權專傲於道自故京地身素遠欲舍關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還官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家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獲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雘之屬制度重深僭擬宮省又豫作青冢石椁變關高廡百尺破人屋室焚燒墳墓虐奪良人妻累婦孺及諸罪繫請誅之而覽伺候通載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家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入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還不得御覽遂誣儉為勃

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伯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禍害，策收印綬，勿故阿黨者皆免。

論曰：侯覽無它功能，徒以佞媚進耳。夫以佞媚進，則本不以權勢進。若是故專人田宅，破人屋室，毀人家墓，害人墳墓，網如蛛舍，如狼噬如虎，而又通載奏章，冀憲統歸，其於佞媚之為國賊也，恒與黨也。方且假之神策，鈞黨升治，善類靡遺，平之人亡，相珍林折而慶已，然後策北印綬，嗟嗟晚矣。胡不蚤自為社稷計，而其以炎陽坐覆，是佞媚之乎也。

### 曹節 王甫

曹節字漢卿，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還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時靈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諫議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瑁，選官史共善。張亮中黃門主簿，長樂諸曹，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等。事具著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有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瑁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曹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瑁等陰於明堂中請皇天曰：「當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今事必成，天下濟寧，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案具，賜瑁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靈太后崩，有何人書朱省關，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逆捕，十日一舍，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盟不立，猛坐立轉諫，諫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

乃四出逮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鄭等怨位不已使類以他事奏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爲言。乃免刑。復公車從之。鄭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渤海王理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詔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爲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鄭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專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專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法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胡廣相告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者。忠以爲朱瑁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濟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湯舉伊尹。不仁皆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珍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瑁。如事覺露。禍及其身。遂造逆謀。作亂王室。持璽當關。執奔壘。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勲等。因共割裂城社。自封賞。父子兄弟。被常誅繫。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几列。或據三司。下惟祿重位尊之貴。而皆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

伯承順風旨。時召選舉。釋賢取愚。故嘉理爲之生。弄冠爲之起。天意情盛。積十餘年。故雖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致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雖非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降怪。陛下。獲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就戮。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思蔡臣之類。不遠於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自道其禍。虞公托寄。魯昭見逐。就侯。以不同官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今以不思之赦。夷族之罪。誅一戚。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瑞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滿刺之時。裁省臣表。悔滅親類。以答天怒。與瑞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皇子并健。以紀寄宮之路。事寔不報。即遂請尚書。今四年卒。昭車騎將軍。後瑞亦病卒。皆奏于傳聞。害忠字公誠。官官誅後。時公府。論曰。余讀曹卿傳。而益信董之爲害也。夫班班之車。所以入河間者。以劉儉稱其賢。實武主其謀。而太后爲之援立也。曹卿討命北迎。此何等功。而謀以定策封侯。則帝固已成志於卿矣。及陳實誅。誅官實志。清朝政。耳何患於帝。而惟卿所以維鷹擊犬噬。皆自王甫。而播詔群曹。雖與帝不能討。索已失刑。又裂土而封賞之。豈以太后可出正人。可保定策之功。



可忘詔可過而威福之柄可授之官豈乎甚哉。靈之為靈也。渤海王安得下死於就邪。封當無藝。而吾是務。豫戒矣。嗟。靈志之論未端也。彼其志意非不憤激。而曹弗齒及於節。豈畏其震主而懼不敢發邪。自志既下報。而節遂顯。尚書令。蓋前此猶有所忌也。今計張而問孤。孤志亦巧取名而工於免禍者矣。陽球固酷吏。墮不使官。吾未知節之為有緒也。噫。節之不高月。結固也。靈之下耶。為山陽。豈非奇哉。

呂強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皋人也。少以宦者為小黃門。拜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強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蒙四十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皆郎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郎等宦官。祿薄品卑。人曉。諛媚媚主。佞邪。微龍。致為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敢。裂之。誅。持劍。泛之。明。成。私。樹之。實。而。陛下不悟。安校。幸。土。問。問。承。承。小人。是。周。又。并。及。家人。重。金。無。戴。相。繼。為。善。朝。受。國。重。恩。不。念。兩。祖。述。休。展。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群。倖。陛下。裁。其。瑞。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亦。越。賢。才。不。升。素。餐。私。俸。必。加。榮。耀。陰。陽。乖。判。穰。穰。荒。既。人。用。不。康。固。不。由。茲。臣。試。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冀。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妹。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較。維。時。而。戶。有。饑。色。業。法。當。省。而。今。更。賦。者。由。賦。費。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晉。楚。七。悲。怨。則。西。宮。致。災。况。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主。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

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化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而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清之院。陛下寵賜即位。雖從舊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既遠。解清遙絕。而當勞民軍力。未見其便。人今外戚四姓皆侍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轉相相持。丹青素壁。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其輪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其肯播拂。教誨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難。尸子曰。易如栲。民如水。村方則水方。村圓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從欲之敕。至使禽獸食民之耳。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其柱未臈。民無親衣。池有素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暢。此之謂也。又聞前日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今中書侍曹郎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違闕。而切言極對。致刺音臣。諫呵監官。陛下不察其言。至今空虛。群邪頌頌。音聲狀舌。競效咀囁。造作僥倖。陛下下而受諱謫。致邕刑罪。宦家洗洗。老幼流離。豈不昌忠臣哉。今郡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初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坐貶服戎。功

成結首。歷事二主。忠烈備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高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奏。一身既覺。而妻子連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微邕更受任。反顧家屬。則志直路開。衆思以錫矣。常如其志。而不能川。時常多福。秘域。收天下之珍。每部國音獻。先輸中音。召為導行。強上既諫曰。天下之時。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書方欲諸部之寶。中御府精天下之練。而國引司農之域。中既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窮。費多獻少。若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敕。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誦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遼棄。委任三府。三府有進。參謀謀屬。審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漢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所免。過舉之責。尚書亦復不生。音當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七。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舉。也不欲明鏡之見。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則為音。音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舍。音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當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微還。帝親子弟在州郡者。中書得趙忠

夏惲等。遂共謀張。云與黨人共謀。朝廷數請重賞。張兄弟所  
在。並皆含藏。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張。關帝召。怒曰。吾死  
亂起矣。大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傲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謂曰。  
張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兵明審。遂取捕宗親。沒入  
財產焉。時官者漆除丁肅。下却徐衡。南陽郭耽。汝陽李延。北海  
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志。皆在里巷。不事威權。是以為諸博士。就  
中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賄。定蘭臺。泰吉姓。以合  
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  
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學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善作校書。諸  
儒稱之。又小黃門王陵。吳氏。善為風角。博達有奉公稱。如下濟  
用。帝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論曰。呂張忠矣。而納忠則拙。何以明其然也。當帝以用黨之  
害。除貞疾之會。舉守標滿之義。而躬整斷之行。非世所稱。  
殘廢者耳。群賢糾張。子且殿。辭而盡。感之而後也。奮其孤忠。  
並以苦口杯水車薪。乃問而知其不敵矣。及黃巾起。帝懼  
而詢張。張直正對曰。公所日為黨人者。皆一時若偶。奔救出  
之。俾得入京。惟雖出。領牧守則黃巾不還手矣。獨奈何以危  
言動之乎。夫黨人於黃巾黃龍也。如謂黨人可合黃巾也。昔

則強亦可合黨人。又可合黨人以合黃巾。而危杜絕。而趙忠  
夏惲等。因得以成市虎之疑。矣。故曰。杜於納忠也。大抵近習  
日侍君側。阿意不如納忠。陰謀不如種諫。而與其後恒無寧  
自禍其後。朱子作綱目。於張書故而不其官予之也。亦聞  
之也。

張讓 趙忠 夏惲等十常侍

張讓者涿州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為小黄門。忠以與張讓共功。封都鄉侯。延熹八年。點為關中侯。食千五百戶。重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節死。讓忠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守略。威形詭譎。扶風人王佐。有產陵。與奴相結。伯瑀請問。無所適。或奴成德之。問佐曰。若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官為我一拜耳。時省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而佐時詣讓。讓至。不待。其奴乃車諸答頭。跪拜於路。遂共攀車入門。省客咸驚。謂佐善於

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佐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佐為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舉孫璋。華歆。朱高。段珪。高望。張恭。韓悺。朱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害。黃中既作。遂成廢。郎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未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專擅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謀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郡。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謂師旅而大冠自消。天子以勅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認罪。並出家財。以

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到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若者不。乃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通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到學黃中道。收祿元獄中。而讓等寔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諸徐奏事。獨發覺。空讓。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嘗言。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明年。南宮安。讓忠等說帝。令秋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伏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却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諶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額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穢。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還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騙家。約。鈔。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賂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遭除。皆音助。軍修宮錢。大。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罪。若或至自故。其守清者。亡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或責三百萬。直被誣。憤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衣赭。自。殺。書奏。帝為驚絕。修名

論曰張謙趙忠域狐假虎耽：勇竭內外諸臣充位者哀哉  
賊者據阿音昔實遷惠者誅而貪殘之患偏於四方外非謙

巨蟲。止於國者。未有不害於家。而遷及其身者也。前車固水  
鑒哉。

歷代內侍考卷之五

三國

國集

蜀漢

黃皓

漢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款自容入。董允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教養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然允之世，位不過黃門承允，延熙九年，陳祗代允為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始預政事。祗死後，皓還黃門，為中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然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蜀父老，問皓其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謝父老，乃得免。

論曰：黃皓以趨走小臣，操弄威柄，沮抗軍機，一時文武大臣親相比周，葉連枝附，跡跡如陳祗，聞守輩，吾無意耳。善雖才武自雄，亦畏其內逼，而求出督中以避之。主辱臣死，人誰容焉？若董允可謂潔，大臣風節矣。是故君側肅清，則唯在擇相哉。

孫吳

何定

烏程侯皓立時，何定以內侍弄威福，丞相陸凱，惟奇之曰：卿見前漢主，主不忠，亂國政，卒當有自全者邪？宜刻鵠，至止有不測之禍。及疾病，力陳定不可用，薦梅玄智、邵等。九年，吳主衛之從其家建母，遂智即亦言何定之妄與事役，發江遠戍兵，以驅廢虎。老弱隳潰，大小怨歎。吳主深恨之，遂與梅玄，俱以諍誅。論曰：烏程，淫雪關戶為嫌，而陳青國志略焉，亦故始孫何定，而當時山欽亦張可睹已。

晉

董猛

賈后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趙粲賈午。專為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瑒等。皆臨獄。專斷。官人董猛。參預其事。猛武帝時。為寺人。監侍東宮。得親信於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為亭侯。天下咸怨。及太子廢。趙王倫孫芳等。同衆思誅。後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喜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少與芳入宮。使兩軍校尉賈王同。入殿廢后。后與同母有隙。故倫使芳。后驚曰。邪。何為來。同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煩。使人廢之。亦作自廢。又問同曰。起事者誰。同曰。梁越。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而見歸。猛。并舉聲而哭。遂止。倫乃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趙粲賈午。結青董猛等。皆伏誅。

論曰。昔宣室代漢。故終親世。不聞有閹豎之禍。晉武臨謀。不善。胡說匪人。致南風噴其腐爛。而寺人董猛。又噬而燬之。於是乎楊駿。以權死。汝南以忠死。衛瓘以直死。楚隱以疑死。悲懷以偏死。人神共憤。而宗社幾於覆亡。賴寺之禍。

人。聞。烈。其。矢。而。呼。晉。方。指。充。禍。親。而。旋。以。充。女。自。禍。悞。歟。夫。綱。可。畏。哉。可。畏。哉。元。亡。

五改

成都王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穎假陸機將軍河  
北大都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等諸軍二十餘萬人。奉  
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穎遣人立其弟超。並為穎所  
寵。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機與大將。機誅其主者。超將機將  
百餘人。並入機麾下。令之。穎謂機曰。路奴能作勢不。機引馬  
操。動機放之。機不能川。超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  
言機將而。機不達。及戰。超不受機。機於獨進而沒。機  
疑機殺之。遂謂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郗公師、諸  
皆以所用。與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家收機。其夕。機夢  
機繞車。手決不開。大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看白恰與秀相見。  
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兵到。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人侍惟  
謹。出則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  
因與穎談。其情惻然。既而歎曰。非乎。鶴吸。豈可復開乎。遂遇害  
於軍中。機弟雲。為穎右司馬。穎晚即政。雲要以正言忤旨。正  
改其用。其父為郎。今在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  
不許曰。外縣皆公府掾。豈有黃門父居之耶。以深怨。機之  
改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東高。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

明。臣下盡視。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殺以陸機。後夫軍期師  
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三軍。咸示遠近。所謂  
一人受戮。天下知戒者也。且聞重殺以機。圖為反逆。應加誅誅。  
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  
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  
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秦平之期。不日則久矣。機兄  
弟並掌機。俱受重任。不當背同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  
山之安。而赴羣師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量攝。群帥致  
果殺敵。追退之聞。事有疑似。故今聖鑒本察其寔耳。利誅事大。  
言機有反逆之微。宜令王粹、李秀、檢校其事。今半驗。然暴之  
萬姓。然漢加雲等之誅。亦不足為晚。今此舉措。實為太急。得則足  
今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詳。不可不令詳  
慎。統等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  
竭愚懇。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迴者三日。盧志又曰。  
昔趙王叔中護軍趙浚。殺其子驥。詰明公而擊。即前事也。  
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米  
見殺。罪無彰驗。群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  
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省。雲已。孟玖挾穎入。催令殺雲。與弟毗



同選書

論曰。陸機處非其地。失津表師。法固當罪。然微孟致逆。罪不過貶斥止耳。奈何以修却故。擢誣人譽。而并及其弟。豈既太甚矣。成都情。生殺惟政。雖諸臣苦口之諫。竟不能奪。則豈腹心之報。衆望何薄。不大夫却。及東海移檄。遂指為共逆。身且就誅。猶不覺悔。而區區以知命責守者。嗚呼。胡不以惑於陸幸。運自責也。

王胡

休漢

王沉

宣懷 俞容 郭傳 陵修

劉聰中常侍王沉。宣懷。俞容。中宮。陳射郭傳。中黃門陵修等。皆寵幸用事。聰將宴後宮。或百日不出。群臣皆困沉等言事。多不呈。聰幸以其意愛惜而失之。故或有勸聰功臣。而弗見叙錄。品授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昔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資。漢宮之衣。賜食及於塗。餼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宅宇。皆論于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為內史。今長苦三十餘人。皆金帶金環。誠害良善。新準合采內外。誦以事之。郭傳有憾於劉人。謂劉榮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患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舍。執不係。傳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太將軍為皇太子。人又許衛將軍為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豈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俞歌之不若也。皆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

室有金銀，殺下兄弟，故在志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  
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已，因誣作難，事遂寢生，宜早為之。時春秋  
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啟主上，主上性敦友  
子，謂臣言不實，利臣刀鋸之除，而蒙主上殺下，成逆之思，故不  
慮逆歸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殺下不泄  
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虔、衛軍司  
馬劉惔，假之思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黎洪然之  
倚，蘇謂大悼曰：二王送款，王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  
曰：無之。倚曰：此事必無疑，吾情卿親見，并見族耳。於是歎歎沈  
渾，大悼大懼，叩頭求哀。倚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  
謹奉大人之教。倚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言卿何不先  
啟，卿即答云：臣誠負元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惠，殺下為於骨  
肉，恐言成誑，故也。大悼許諾，黎洪然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  
辭若出一，黎以為信然。初，新車從林，為入諸子誦于侍人，人於  
殺之，而屬以嘲諷。洪然志說，黎曰：東宮萬機之副，殺下宜自  
居之，以順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非又說黎曰：昔  
華成誅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黎曰：何可之有。準曰：  
然誠如聖旨，下官愚昧，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

忘言暫出，漏威已及，故不敢耳。黎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  
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大弟，起事春構，殺下  
宜為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黎曰：為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  
於大弟，恐卒開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  
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侍士，必不思防  
其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動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  
能如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殺下露表其罪，殺下與太弟相  
太弟時與交通者，皆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持之罪，之  
不然，今劉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憂驚，恐殺下不得主矣。於是  
黎令卜抽引於去東宮，既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  
事，一決於黎。唯發中書，故生除殺，王沉郭琦等，意所欲皆從之。  
又主帝於漢庭，與宮人謀戲，或三日不醒，臨臨上秋闕，誅其特  
進，慕容達、太中大夫公師武、尚書王琰、田欽、少府陳休、左衛卜  
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群閣所忌也。倚中卜欽，泣諫，聽曰：陛下方  
隆武宣之化，欲使凶谷無考，奈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出  
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  
三卿之沒，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  
日尸七卿，詔尚在，臣聞猶未宣露，乞由吳天之澤，迴雷震之威。

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  
訊之法耶。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下侍中欲詔乎。詔拂水  
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子劉易及大將軍劉毅。御史大夫陳元達。  
金紫光祿大夫王昶等。皆聞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  
之本也。都佞者。宇宙之類。王化之惡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  
岡。桓桓以群聞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  
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室足為故事乎。今王沉等。乃廢常  
伯之位。擬生元與奪。於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誑  
日月。內誹陛下。外侮相國。威權之重。併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  
曰。卿等望陛下車。發所迫之還。舉不讓以憲。士以屬舉。政以暗  
成。多樹姦徒。殘害忠善。知王璜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若  
萌貴寵。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復加誅戮。思感宵蒼。痛入九  
泉。四海悲悅。野惡傷懼。況等皆刀鋸之餘。皆思忠義之類。豈能  
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寄  
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華懷。委黃皓而滅。此皆遺事於前。  
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而血大災。皆沉等之由。願陛下割舊  
山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  
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達其意。則黎民自解。和氣

呈祥。今遺晉未殄。已屬木索。石勒潛有跡。趙魏之志。曾疑容有  
王全恭之心。而復以沉等助亂大故。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  
復誅王成。戰戰兢兢。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  
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願以表示沉等。曰。是兒等為  
元達所引。遂成廢也。殺之。沉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  
識拔。幸得備潔掃宮闈。而王公朝士。無臣等如仇讎。又深恨陛  
下。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肓之病。願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  
曰。此等狂言。臣恐。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察。黎盛稱沉等忠清。  
乃心王室。聽大悅。封沉等為列侯。太子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  
聽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忿而死。元達笑之。悲慟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然。然生乎。歸而自殺。劉毅使  
王平謂劉入。過春中詔云。東師將有變。勅襄中以備之。人以高  
信然。今宮臣襄中以居。黎範違告新準。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  
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華白之。聽大驚曰。室有此乎。王沉  
等同聲曰。臣等以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黎園東宮。黎  
達沉等。收氏兄商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慙首高格。曉曉曰。乃  
自誣與人。同造逆謀。聽謂沉等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  
也。當念為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入素所親厚

大臣、凡東宮官屬數十人皆新準及開壁所恐也。唯人為杞部主，繫使畢賦教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巷街為之空。成兒版者十餘萬落，主繫為皇太子。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獻主為左皇后。尚書令王粲、中書監崔曄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主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采二儀教育之義，生示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孰脩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垂開教令，訓四海之望，解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妣氏以興，關雎之化，繁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為后，使皇親亡絕，社稷海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漢麟嘉以來，亂淫於色，縱沉之弟，弟，刑餘小醜，猶不可廢禮教，汗清廟，況其來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璽玉著，而對腐木朽樵哉？臣恐無福於國家也。昭覽之大怒，使宣懷謂粲曰：粲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違考竟。於是繫等送市，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繫等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汝無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繫暝目叱之曰：雙子使皇漢滅者，坐汝亂華與新準耳，要當斷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誌之曰：新準最聲貌，形，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又主其中常侍定懷養女萬中

人曰。劉昭主人而貴。擊故沉。非清肆其器。石季龍王而龍。故隨生。清行其間。語曰。木朽而蟲生焉。況生能為蟲耳。大誰先白朽邪。有國者不可不鑒。

薛泰

趙整

初泰王堅有宦者曰趙整。強記能屬文。好直言面諫。慕容垂大  
人得者。堅與之同輩。遊後庭。整數曰。不是勸來八萬室。但見浮  
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整與群臣飲酒。以極醉  
為限。整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執議。儀狄先知。封  
來殷邦。築傾夏國。由此言之。前漢危則。堅大悅。命書為酒戒。自  
是見群臣。惟禮飲。泰王以諸成。策策使宗親分領之。散居方鎮。  
咸不叛行。別其父兄。皆慟哭。整侍宴。覆聚而歌。歌曰。阿得脂。阿  
得脂。情勞勞。父皆仇。尾長髮。短不能飛。遠從種人留。鮮卑一  
二。顯惡當語誰。堅笑而不納。漢竟如其言。

論曰。趙整好直諫。忠矣。且不殺從臣種。留鮮卑。度其處。智  
矣哉。泰王於五胡。最號賢明。整諸所諫。應之如響。而獨不見  
於鮮卑者。毋亦漢於邑而惜。乎其凡。且矣。

慕容燕

趙思

慕容燕。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趙思。召慕容鍾來  
迎。鍾本有謀。勸德稱尊號。聞而與之。執思付獄。肥使白狀。德請  
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  
昭主。故權順群議。以繫眾望。今天子悔禍。嗣帝浮還。吾將其駕  
奉迎。謝罪行闕。然後南中執第。卿等以馬何如。其黃門侍郎張  
華通曰。夫平季之世。非雄才不振。鯁梗之時。豈懦大能濟。陛下  
若猶匹類之仁。捨天授之業。或備一士。則身首不保。何足謀之  
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遂取。雖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惟恐  
未決耳。慕容護請馳問。帝虛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  
隨思而北。因謀殺帝。抄皆遠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至  
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開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聞君見主  
曾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除。而國寵重。大馬有。而  
況人乎。已還就上。以明是節。德固留之。思怒曰。肉食采微。吾  
大補。漢有七國之難。吳賴梁。陛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公。不能奉  
先君后以匡王室。而奔根本之傾。為獲倫之事。思雖無中齊哭  
秦之效。猶慕名實不生莽世。德怒。斬之。

論曰。蔡京嘗。繫其黑之除。不能除而賴之。至於執。雖衆。而端奔亡。而趙鼎。獨能除之。迎。損生。均義。雖未。遂。失。泰之。而。味。德。主。忠。矣。孰。竟。醜。虐。利。除。通。有。烈。烈。如。思。者。於。即。諸。夏。不。多。諒。指。已。

歷代內侍考卷之六

南北朝

南宋

華顯兒

戴法興。初為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為孝武征虜將軍記室。後從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帝於已。建義。法興與戴。戴明。帝。奉。恩。轉。參。軍。督。護。上。即。位。並。為。南。臺。侍。御。史。同。無。中。書。令。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武。崩。前。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晏。王。華。恭。錄。尚。書。事。任。以。此。已。而。法。興。榮。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禮。相。畏。服。至。是。憚。憚。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悉。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事。斷。之。顧。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廢。帝。年。已。漸。長。志。轉。次。政。有。所。為。法。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郡。帝。意。稍。不。能。平。所。使。幸。閤。人。華。顯。兒。有。盜。寵。賜。與。金。帛。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顯。兒。甚。恨。之。帝。嘗。使。顯。兒。出。八。市。里。察。聽。風。竊。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廢。天。子。顯。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法。興。是。一。人。帝。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顧。柳。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

庶幾不畏服之法典是孝武左右履。久在官閣。今將他人作一家。誅惡此坐席非履官許。帝遂先法典官。從付達郎。尋於家賜元。元一宿。人致其二子。載法典棺焚之。指其財物。

論曰。載法典。宋孝武之賊也。而前廢帝之賊也。不仇。則致多。同惜其元於願見之。夫願見。載法典非為帝也。直以自洩其恨耳。假令法典與願見比。即有道器之言。必重不以聞。亦必為之地矣。夫法典猶能禁帝。使不得大肆其暴。自法典死。而凶志遂成。宋室大臣。注。不保其首。而帝亦卒。營陽王也。即家備覆則唯利。之以我。

### 我藍生

既佃夫。明帝初。出關還為王衣。後又請為世子師。善見信。待京和末。明帝被拘於殿內。住在祕書省。為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陽周整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明帝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悅。先告帝立皇后。尋。暫撤諸王卷人。明帝左右錢藍生。亦在側中。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帝筆泄。藍生不敢自出。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今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曉時。帝出華

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王。並侍側。明帝猶在祕書省。不敢易。燕。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人告主衣吳興。壽寂之。細強王。南彭城善慶之。慶之人語所領細強將。臨淮王敬則。幼人告中書舍人戴明寶。並警應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晚。佃夫等勸取開門鼓。幼預約物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閣將軍宗越等。其力並聽出外裝束。唯有隊主黎潛。整防華林園。是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即受命。善慶之。又要隊副陽平縣慶。及所領壯士。會稽富家符。吳郡俞道龍。丹陽宋達之。陽平田嗣。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更欲招

今青嶽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至現言後堂有鬼其夕帝  
竹林堂前與丞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王並從帝素不悅  
嶽之見無切齒嶽之既與佃夫等謀又慮禍至袖刀前入善  
度之隨其後諱于文祖繆方盛同登之富室符屏慶曰嗣王敢  
則命道龍宋達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姑曰作矣相  
隨奔景陽山帝見嶽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嶽之追殺之事  
定宜今宿衛曰湖東王受起后令除狂王今已太平明帝即位  
論功青嶽之封應城縣侯嶽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侯王道  
隆吳平縣侯諱于文祖陽城縣侯李道見新渝縣侯然方盛劉  
陽縣侯同登之曲陵縣侯富室符惠懷縣子屏慶建陽縣子王  
敬則重安縣子命道龍恭陵縣子宋達之零陵縣子  
論曰子業真狂主哉銳於播惡而闇於防惡彼且較畏湘東  
而出之內特戰之矣猶使藍生得以在側竹林之狀母亦天  
奪其魄耳嗚呼藍生與阮佃夫青嶽之技巧也佃夫筆得然  
既爵而藍生獨不與焉則其人亦鋒鋒者矣

南齊

徐龍駒

徐龍駒以粵人本給安陸侯後度來宮為齋帥帝即位以後便  
使見龍駒諸部諸雜事皆所請勸帝與文帝幸龍駒氏誦通改  
姓徐氏龍駒初長留宮內聲云度霍氏為尼以除人代之龍駒  
位羽林監後開舍人黃門晉令淮陵太守帝為龍駒置婚御  
樂帝往念幸殿著黃綸帽被貂裘而面向帝代帝意教內左右  
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謙之徒莫之能比封忠懷縣男事  
未行明帝請謀之龍駒乃見許帝尋亦廢裁于西吳吳戶出龍  
駒宅破敗以王禮霍氏及廣昌名宋並賜死徐黨亦見誅事  
也  
論曰並子罪戰國諸臣一曰長君惡一曰逢君惡乃徐龍駒  
則雖有此二罪者也贊林顧寵任之椒殿賜材飾增置妓且  
今儼然南面代行天子事而其罪愈不可贖矣故身不亦宜  
于然贊林卒不免焉則小人何利而工使使而使汝又莫益  
於人國哉



王寶孫

卷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為依子。家有寵。來預朝政。維王嘔之。梅森見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初詔。乃至騎馬入殿。試討天子。公卿見之。莫不嘆息。及黃符師至近郊。帝遣王寶孫督戰。寶孫切厲諸將帥。直開將軍席。索費。突陣死。帝將也。既薨。衆軍於是士崩。茹法珍。梅森見之。說帝曰。大臣不留意。使國不解。且惡林之。王珍固。依。懼禍。乃謀應黃符。以計步。後聞公人。我。許之。家。今游。蓋王。崔。叔。夜。開。雲。龍。門。提。及。珍。固。勅。於。入。殿。公。軍。人。從。西。上。閣。入。後。宮。御。力。豐。勇。之。為。內。應。是。夜。帝。在。舍。德。殿。坐。飲。作。見。女。子。卧。未。熟。聞。兵。入。起。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暗。閣。已。閉。聞。人。禁。防。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邪。直。後。張。蘇。斬。首。送。黃。符。宣。德。太后。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其。佐。昏。成。賊。者。法。珍。森。見。及。王。嘔。之。命。寶。慶。俞。雲。韻。祀。雲。勇。范。亮。之。徐。僧。重。時。桑。渝。海。母。春。劉。文。泰。呂。大。慶。胡。輝。光。梁。買。養。車。道。之。楊。敬。子。李。聚。之。同。管。之。范。雲。濟。石。雲。悅。張。惡。奴。王。勝。公。王。懷。柔。梅。師。濟。即。伯。兒。史。元。孟。王。雲。範。席。休。文。解。濟。及。太。史。令。駱。又。歟。大。王。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卷。官。王。寶。孫。王。法。昭。許。朗。之。許。伯。孫。方。佛。念。馬。僧。徒。盛。即。王。竺。兒。隨。要。袁。係。世。等。十。人。梁。武。年。

建康皆誅

論曰。書云。商。敵。詢。茲。黃。髮。則。同。所。惡。東。昏。何。暇。辟。小。如。水。就。王。寶。孫。以。乳。臭。依。童。蔑。然。作。威。致。將。士。解。體。而。患。成。土。崩。則。亦。不。可。勝。誅。者。矣。雖然。先。秋。之。笑。也。鮮。菜。之。營。也。孰。為。之。濕。而。孰。為。之。死。乎。吾。於。寶。孫。何。尤。

梁

俞三副

初昭明太子母丁貴嫔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地將新葬有貴地者因問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啟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言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藥罪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我便可中延乃為蟻窠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官監脫避之魏雅者初為太子所愛避之晚見疎於雅密啟武帝云雅為太子厭請帝密遣檢掘果得蟻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於是唯誅道士由是太子近終以此慙慨故其嗣不立

論曰李延壽之論曰以昭明之親之賢梁武之愛之信諸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然而聞其陳者俞三副也三副徒以百萬之賂巧中多忌之主致昭明或圖墓者言而梁武入厭請之諸父子猜嫌流嗣遂不得立矣令人敗類豈三副之謂邪

張僧胤

邵陵王綸初昭明之薨簡文入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豫章故以次立廢陵之沒缺望滿基於是伏兵于莽用伺車駕而害舍人張僧胤知之其謀逆淺僧胤常候都官尚書羊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

論曰邵陵缺望而伏或逆矣張僧胤知之果與逆者乎抑中立者乎或知而洩其謀者乎跡羊侃移牀則僧胤固非貞士所屑與者也雖然卒不聞其憾倪而傾之也則猶賢乎而況又能訟劉之幸之功也視俞三副實堪矣

朱買臣

蕭棟昭明太子之孫。簡文見廢。侯景奉以為主。朱榮行謀。讓棟  
棟封淮陰王。及二弟橋棟。並錮於臺室。景敗走。兄弟相扶出。遂  
杜蒨於道。蒨去其頸。蒨曰。今日免橫死矣。棟曰。侍伏難知。吾猶  
有懼。初。王僧辯之為都督。將獲。諸元帝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  
未審有何保注。帝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後。臣  
為已注。成濟之事。請別崇人。由是帝別教。遣征將軍闍人朱買  
臣。使行忌酷。會簡文已被害。棟并與買臣遇見。呼往船中。飲水  
竟。並沉于水。武陵之平。謀者欲回其舟。檻送都建鄴。宗懷帝所  
謀。皆楚人不願。帝及胡僧祐。亦俱未敢動。僕射王褒。充戶尚  
書。同弘正。驟言即楚。非使。宗懷及御史大夫劉懿。以為建鄴王  
氣已盡。且諸宮洲已滿。於是乃留。及親軍通。買臣按劍進曰。  
惟有新宗懷。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義是吾意。宗黃何罪。二  
人退入於人中。及親人懷機。買臣謝答仁。勸帝乘時清國。出就  
任約。帝素不便馳馬。曰。事必無成。徒增辱耳。答仁又求自扶。帝  
以問王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是可信。成彼之勲。不如降也。  
遂使皇太子王褒出督諸降。

論曰。梁元忠於骨肉。而以朱買臣為成濟。世豈有救批而救

不得者乎。則建鄴王氣即微。魏師亦已盡矣。買臣不自愧悔。  
而顧欲斬宗黃以謝天下。誤國之罪。買臣豈在宗黃下哉。

王子晉

侯安都與周文育。西討王琳。軍至郢州。琳將潘紀。於城中遙射。安都怒。圍之未起。而王琳至。命口。安都乃釋郢州。無衆往。沈口以禦之。遇風不濟。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為琳囚。縋以一長縋。繫之。置於船下。令所親官者。王子晉。堂視之。琳下至。金城白水浦。安都等。且言許此。王子晉。乃為以小船往。船而釣。獲戴安都。交。郭敬成。上。呼。入。洋。草。軍。校。官。軍。還。都。

論曰。王琳雖非純臣。而能下士。多歸心焉。故赴謝而陸幼。請元。見執。而故吏。早。被。戰。而朱瑒。求。首。老。吏。懷。血。士。致。極。者。五。人。義。故。會。募。者。數。千。人。蓋。自。田。橫。而。後。未。易。一。二。時。也。獨。王。子。晉。以。琳。親。信。保。守。敵。國。而。縱。使。遂。焉。小。人。洵。難。泰。哉。御。之。宜。何。如。陳。之。矣。

陳

蔣裕

沈皇后。陳文帝之后也。廢帝即位。皇后為皇太后。宮曰安德。時。宣。帝。與。僕。射。頭。仲。舉。舍。人。劉。師。知。等。共。受。遺。輔。政。師。知。忌。宣。帝。稱。重。矯。執。令。還。東。府。理。州。務。宣。帝。將。出。毛。喜。止。帝。曰。今。若。出。外。便。受。制。于。人。如。曹。真。頭。作。富。家。公。不。可。得。也。宣。帝。乃。稱。疾。召。師。知。與。諸。使。毛。喜。先。入。宮。之。於。后。后。曰。今。伯。宗。年。幼。政。事。最。重。二。郎。此。非。武。意。又。言。於。廢。帝。廢。帝。曰。此。自。師。知。等。為。非。朕。意。也。喜。出。報。宣。帝。帝。因。因。師。知。自。入。見。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短。仍。自。舉。執。請。盡。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賜。死。自。是。政。歸。宣。帝。后。是。間。計。無。所。出。乃。密。略。官。者。蔣。裕。令。誘。達。安。人。張。安。國。使。提。部。反。其。因此。國。帝。安。因。事。發。被。誅。時。后。在。右。近。侍。頗。知。其。事。后。恐。達。達。黨。與。並。殺。之。宣。帝。即位。以后。為。文。皇。后。

論曰。陳宣帝之於臨海。亦猶周公之於成王也。而此晚側目。必欲解其重組而佩之。自劉師知死。而廷臣無復為臨海計。文皇后蔣裕之略。蓋亦計畫無俚之甚耳。惜裕之關於計也。夫一張安國。惡足為宣帝難。而冀因此圖之邪。藉使其計得行。適以激之怒。而無慈訓廢立之詔耳。然安國被誅。而裕不

聞達達后亦終於陳亡之後則宣帝猶寬矣嗚呼文皇后頗人也見不除間無是怪者獨怪梁武帝意而顧於趙叔諱諱也  
趙叔祖蔡標事文獻王燕內齊直帳間人時事梁武帝

蔡臨見 李善度 附見一作脫見

陳後主急於政事百司改奏並同官皆蔡臨見李善度進請後主倚臨素直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疏條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姦於理者但求恩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改其事而後從官為言之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諧之言無不聽時蕭引為中庶子建康令李蔡及殿內隊主吳璉多所請屬引一皆下許引誘于璉時為黃門侍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來亦豈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璉竟作僞書李蔡證之坐免官  
論曰大宦官宮中其於人主甚便而易曉則其明喜怒感憤而竊太阿也亦甚不難此即劉明之主猶往之溺焉而況間弱者乎則後主之溺於貴妃李蔡無惑也獨惜三人者比而禍人國而因以自禍也噫

北魏

宗愛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事為閹人。歷辟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元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群臣。以愛為奉即公。景穆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景穆每銜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為權勢。太武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并棄其事。遂播告其辜。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還以愛惡。是後太武逆詐不已。愛嘲諷。遂謀逆。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為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

和元。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哀表。延元二人謀以文成沖幼。欲立長兄。徵秦王輸置之秘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召。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事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曉。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輸。殺之於永巷。而三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門立余。住居元輔。錄三省。無縱或禁。豎召公卿。擁護日甚。內外憚之。群情咸以為愛必有趙高關東之禍。余疑

之逆謀奪其權。愛情怒。使小黃門曹同年。迫殺余。文成立。誅愛同年。皆具五刑。夷三族。

論曰。宗愛之聞以罪也。而其後所行。卒多非法。所謂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非乎。不意嚴明如太武。而惑一愛也。又不意果於誅戮。如太武。畔恩其子。而竟不忍一愛也。則愛人莫有於其兄。弟哉。嗚呼。愛。刀錐之餘耳。乃敢危嗣君。霸王公。專廢立。賊二天子。而恬不為異。豈一朝一夕之故也。

仇洛齊 王瑒 趙默 孫小 張宗之 劉鵬

仇洛齊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款始出馬湖重泉。款仕石季龍。徙鄆南坊頭。仕慕容暉。為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高。小曰騰。高仕慕容暉。遷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盆。高林子洛齊。生而非常。高養為子。因為仇姓。初高長女有妾色。兄冉閔嫌。閔破。入慕容。偶。又傳賜廣。廣生子。當元。當元有寵於太武。而知外祖高已死。唯有三男。每言於帝。帝為訪其舅。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益。皆不樂。八平城。洛齊獨隨行。曰。我養子無人道不全。當為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慕容

元侯知將至。結送者百餘騎。迎於桑乾河。見而下拜。送者亦同致敬。入宮於太武。太武問其才用所宜。當元曰。臣男不幸生為胡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而不言其養子。帝矜焉。引見。數用。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魏初某細疏。胡人戶隨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統羅戶人樂泰。因是請誅漏戶。供為綸。白後。通戶亦為細疏。羅數者。非一。於是離營戶。帥過於天下。不。守。實賦輕易。人多附戶。口籍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謀羅戶。一。即。送征平涼。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進爵。案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內都大官。卒。諡曰康。養子微。散騎。太武

時。又有段霸以謹敏見知。歷中書侍郎。中書省。定州刺史。

王瑒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瑒以奉常中。被刑。入宮禁。小。守。即。以乃見。叙用。稍遷。都。尚。書。明。府。廣平公。孝文以瑒。恩。奉。前。朝。志。存。公。正。授。散。騎。常。侍。後。遷。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進。爵。高。平。王。孝。文。文。明。太。后。來。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物。不可。稱。計。又。降。爵。為。公。扶。老。自。平。城。徙。遷。洛。邑。當。廣。平。乳。邑。如。廣。子。年。九。子。時。冀。州。刺史。誡。清。公。

趙默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人。自云其先河內溫人也。五世祖述。晉末為西夷校尉。因居酒泉。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沒。入。而。為。胡。人。因。改。名。默。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非。陽。侯。累。遷。迎。都。能。自。謹。勵。當。官。任。舉。領。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默。文。將。傳。位。京。北。王。子。推。訪。諸。群。臣。百。官。唯。三。莫。敢。先。言。惟。默。贊。辭。兼。正。立。不。肯。奉。詔。默。文。怒。變。色。後。以。問。默。默。對。曰。臣。以。元。奉。戴。皇。太子。默。文。默。然。良。久。遂。傳。位。孝。文。孝。文。主。持。事。而。當。林。賜。優。厚。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默。文。與。默。對。館。選。部。訢。奏。中。書。侍。郎。有。鑒。為。東。徐。州。北。部。主。書。即。公。孫。虔。顯。為。荊。州。選。知。監。公。孫。遠。為。幽。州。皆。曰。有。能。莫。有。私。焉。默。疾。其。對。亂。選。體。遂。手。於。殿。建。曰。以





張祐 花巖 王遇 符承祖 王質 李聖 秦松

白整

張祐字安福，安史石磨人也。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末，坐事誅祐。充腐刑，特遷至宮監中給事。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寵幸。寵諸閹宦，特遷尚書，進爵隴東公。仍館內藏書，未幾監都書，加侍中，與王獻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為道甲第，宅成。孝文太后親幸，文武往宴會焉。拜尚書左僕射，遷爵新平王。受賜於太華殿，傳載僕於宮城南。觀者以為榮。孝文太后親幸其宅，宴會百官。祐性恭恭，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嘗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帛，許以下死。薨，孝文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贈司空，諡曰恭。葬日，車駕親送近郊。祐養子顯明，後名廢，少歷內職，有容貌。江陽王紹以女妻之，後爵降為隴東公。又降為侯。

贈生，拜大中大，將還，見於皇信堂。孝文執手曰：「老人歸，金數日可達，好慎行路，其見幸如此。」贈生卒，贈秦州刺史。諡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綵練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并別使勞慰。加巖大長秋卿。巖老疾乞外祿，乃出為涇州刺史。特加古光祿大夫，將之州。孝文踐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送駕南征，以老舊，每見勞問。數道稱巖之正直，今乘馬出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誕同例。年巡運州，自以故老，前官為政多弊，往法不嚴，遵用新制，侮慢士族，簡於禮接。天性酷薄，雖弟姪呼，累無存潤。卒於州。先以送弟老壽為後，又養大師馮顯子，與巖死後，二人平立。巖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厭于為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昭雪。汝興還於本族，老壽几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崇，積射將軍，犯老壽，遂為非執，易室而居，膝聲布於朝野，既音被於行路，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為獸之不若，請以見事虎官，付廷尉正罪。」詔可之。老壽死後，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老壽及石崇祖父皆造碑銘，此鄉建，立言西方真谷，出二貴人。石崇自殺後，遂廢。顯子長宣位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顯，李潤鎮羌也，與雷黨不素，俱為羌。

中強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爲鍾耳氏。宣武時。改爲王馬。自晉  
已來。恒爲渠長。過坐事腐利。累遷吏部尚書。齊高帝公。出爲華  
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出后之前廢也。遇賴言其過。又後進李孝  
文。對李冲等。中后無咎。而稱遇諍謀之。李遂免過官。奪其爵。  
武初。爲光祿大夫。復舊爵。馮氏爲尼也。公私軍相供恤。遇日以  
書更奉接。往來抵諒。不替舊敬。遇性工巧。強於部分。北都方山  
重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洛東。東都。馬射壇殿。修德文  
昭太后墓園。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  
老。朝夕不休。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間。每逢嘉節。觴勝精豐。

然競於榮利。趙求勢門。趙修之寵也。遇深附會。受教爲之造宅。  
增於奉旨。苦擊作。人莫不嗔惡。卒於官。初遇之疾。太傅北海王  
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慨爲之泣下。其善奉諸帝。致相悲悼。  
如此。贈雍州刺史。

符承祖。略陽人也。因事爲關人。爲文明太后所寵。賜爵襄陽  
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  
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生賊應元。華文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  
授侍養將軍。任滿子。月餘遂死。

王賢。字紹叔。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初下禁室。頗解書學。爲中

書吏。內典監。稍遷秘書中散。賜爵永昌子。領監御史。遷爲侍御史。  
事。又領選部監御史。二曹事。進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出爲瀛州  
刺史。風化粗行。人懷畏服之。而刑政峻刻。號爲威酷。華文相念  
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賜司徒亡。察馮后。陸敬務。恭等事。皆  
賜贊以璽書。手筆。莫不奉至。同之威者。皆皆實掌。入爲大長秋  
卿卒。

李堅。字次青。高陽易人也。文成初。坐事爲關人。稍遷給事中。賜  
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賢等。而亦見任  
用。宣武初。自大僕卿出爲瀛州刺史。本州之禁。同於王賢。所在

受納。家產巨萬。卒於光祿大夫。贈相州刺史。太和末。又有秦松  
白整。位並長秋卿。

論曰。文明初。險諱。當任情。而張祐。托茲。王遇。符承祖。并振自  
微。開。驟躋王公。又與所奉王猷。俱入八。謀許以不死。則勿問  
而知其爲侍侍也。夫文明。吾無意。已。華文。勅。毀。乃於祐  
之宅。焉而幸。疑之。父焉而寵。王遇之。酷焉而任。承祖之。辜焉  
而無。何不思。自爲天子。官者。備。而與秋。即舊惡。不足念。  
乎。故。堅固。宜。也。况。後。河。恃。義。可以。多。官。則。於。刑。當。其。當。代。  
此。后。失。行。伊。成。自。詔。合。構。之。強。吾。於。白。整。何。尤。

劉騰 晉書

劉騰字青龍，本京人也。徙居南兗州之龍鄉。幼時坐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掌文之在縣。騰聞其中事，騰具言。出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由是進。從僕射，仍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兗，承召人女還，還中給事。靈太后臨朝，以與子忠謀，誅除。崇訓太僕，加侍中，封長樂縣公。拜其妻，其氏為拒，竟即君，每引入內受賞，帝亞於諸王外，所養二子，為郡守尚書郎。騰曾為靈太后所或下教，靈衛將軍保同三司，後疾瘵，騰之辭命，孝明嘗為臨軒，會日大風，寒甚，乃遣使持節授之，騰仍克勞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而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崇進寵，多所予託。內外辟塞，極極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營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為郎，帶戎人資，并越清河，王呼，抑而不奏。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叉詐取主食，中黃門胡度，胡定列，誣譖，皆度等金帛，令置其罪。御食中以害帝，騰乃白帝，故懷，靈重太后，於宣光殿，宮門，盡短長，開內外斷絕。騰自執管，明帝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又使中常侍曹纂，假言持明帝書，密令防察。又以騰為司空，表求積榷，共相樹置，人為外禦。騰為內防，遂直

禁闕，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車執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人騰之手。八生九卿，且造騰室，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請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稅，所在因護，剝削六鎮，交通低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設嬖倖，時有微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通奉諸后，廣開室宇，天下咸苦之。靈於位，中官為美，靈經昔四十五餘人，騰之立室也，靈並都封同侍，為之室，不吉，深諫止之。騰而不從，侍告人曰：此因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靈事有陳亮其下，遂贈太尉，冀州刺史，冀，聞官為義服，杜絕哀編者，以百數，朝者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閥存亡之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進奪爵位，發其家，散其骸骨，沒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取入梁，太后大怒，悉徙騰除，養於北宮，尋遣使使追殺之於汲郡。

曹纂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得書記，與元叉劉騰等，同其謀，謀進也。祿勳卿，專侍明帝，與又騰等，同帝動靜。石衛莫康生之謀，殺人也。靈太后明帝同年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繫給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繫便扶明帝出東序前御，顯陽，遂

開太后於宣光殿。擊阮又憂。戚福亦震於京邑。自云奉出武威。親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居焉。時武威太守常景。承擊竟以其兄緒為功首。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為西平太守。靈太后反政。欲誅擊。以人騰言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出擊為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靈。馳報殺之。

論曰。嗚呼。小人無忌憚。甚矣哉。劉勝始昔。蓋嘗樹德於靈后。而后所以報德。亦既不遺餘力矣。其後稍。國。遂復為肆。其不肯之。濟河雖艾。似乎。而一聞官。敢於蔑天子之輔哉。天子之淑。豈天子之甘。而又隔絕天子之省之官。公昨日參其。顧藩王請為之。息寒心哉。勝也。區區實聚。勝實大耳。聚謀而。勝死於。下。發家。敵。未主其事矣。

梁膠實大耳梁誅而  
藩王河間王孫也為  
騰素急。

楊範，成軌王溫孟樂平季封津劉思送  
楊範，字法信，長樂唐宗人也。文成時，坐事宮刑，為王琚所養。思  
若父子，累遷為中尹。靈太后臨朝，為中書侍，崇訓太僕，領中書  
藥典御。賜爵華陰子，出為華州刺史。中宮內侍費著，靈太后皆  
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範為難，故遂其請。父子納貨，為御史所  
糾，遂廢於家。後為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卒。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也少以孝刑入事宮掖以謹厚稱爲中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掛軌候容色時有奏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延昌末遷中常侍嘗食典御光祿大夫統京染都將孝昌二年以勳封始平縣伯明帝所幸潘嬪嬙以軌爲假父頗爲中官之所敬憚後進爵爲侯卒於衛將軍贈雍州刺史諡曰孝忠

王溫字桃湯趙郡樂城人也父慧高邑令坐事誅溫與兄鑠俱充宦者補遷中書舍典御中給事加左中郎將宣武之前群官迎明帝於東宮溫於卧中起明帝與保母扶持明帝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家寧慮中人朋黨出為鉅鹿太守靈太后臨朝徵為中常侍賜爵樂城伯累遷至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進封樂城縣侯溫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改封武陽縣侯建義初

於河陰遇害。

孟樂字龍兒。不知何許人也。坐事為閹人。靈太后臨朝。為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黧黑。於九龍殿下。暴疾歸家。其夜亡。樂初出。靈太后聞之曰。樂必不濟。我為之憂。及奉其死。為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所樂時也。賜帛三百疋。黃練一疋。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為設二百僧齋。

平季字勿機。燕國蔚人也。坐事為閹。累遷新興太守。明帝崩。與介朱榮等。謀立莊帝。莊帝即位。超拜肆州刺史。尋除侍中。以參謀勳。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驍騎大將軍。卒。

封津字醜。勃海蓀人也。父令德。與常寶女。嘗伏誅。今德以逆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宮掖。累遷奉正都尉中給事中。靈太后令津侍明帝書。遷書山太守。津少長官閣。給事左右。善解時諱。為機密。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為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冀州刺史。諡曰孝惠。

劉思遠。平康人也。以罪少充腐刑。初為小史。累遷中侍中。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閹寺在明帝左右。靈太后亦密伏之。通傳意計。於明帝。元人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以妹故。未即戮。人時內外喧嘩云。又運哉。

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已。乃啟明帝。欲詔右衛將軍楊津。泰位殺入。詔書已成。未及出外。又事知之。告太后。景嵩暢與清河王。惠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音暢。暢出詔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已狀。意小解。然又喜暢之不己。出暢為輔正太守。景嵩為魯郡太守。尋今捕殺暢。景嵩。景靜時。位至中侍中。出事元。論曰。夫以閹官臨民。鮮有不歸於貸者。然楊乾枝。科而廢。則當時御史之法。尚得行於中者也。成軌。封津皆善。後時止。色而海外。情以明帝幸。雖不羞父執。則軌固然於津矣。劉思遠。張景嵩。毛暢等。計非元人。抑亦靈后之功臣乎。後暢等復欲殺入。思遠欲殺高澄。謀雖不此。其志足悲矣。

北齊

歸實業等

官者歸實業。盧勣又奏紹泰于微。並神武舊左右唯關內驅使不被恩遇。唯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實業至長秋卿。勣又等武為中常侍。武成時。有曹文標。是侯通。伊長海。曹侍伯。郭弘。鄧長。顧。及實業。亦有至保同食錄者。唯長顧武平中任參軍相。于預朝。如實業。及勣。又。齊。于。後。並封王。俱自收歟。不通侯。又有陳德信。亦永時。與長顧並開府封王。俱為侍中。左右光祿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德。劉。通。研。一。光。并。劉。通。遠。王。弘。遠。王。于。立。王。玄。高。高。伯。華。右。右。才。能。絕。范。宮。鍾。危。趙。野。又。徐。世。謐。荀。子。溫。斛。子。慎。宋。元。寶。康。德。汪。並。於。後。主。之。朝。拜。其。品。位。敗。政。害。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中。侍。中。中。常。侍。以。二。職。以。至。數。十。人。但。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詔。讀。贊。言。勣。意。多。會。深。古。一。戲。之。費。動。逾。巨。萬。丘。山。之。積。會。無。厭。猶。以。皮。新。狗。為。伴。同。郡。君。分。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者。慈。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却。懸。諸。閣。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十。數。為。

群。馬。摩。心。金。諸。音。走。至。唐。趙。韓。駱。皆。應。騰。越。避。不。敢。為。言。齊。盧。陳。鄧。之。徒。亦。意。所。尚。意。卿。月。宰相。既。不。為。致。言。時。主。亦。無。此。命。唯。以。工。巧。矜。口。用。長。顧。為。大。府。卿。馬。神。武。時。有。金。頭。陳。山。提。孟。豐。樂。俱。以。驅。馳。使。御。顧。常。思。遇。魏。木。山。提。通。州。刺。史。豐。樂。等。食。典。卿。又。有。劉。都。斤。趙。道。德。劉。桃。枝。梅。滕。郎。辛。洛。同。高。合。洛。劉。黑。面。李。鋼。提。王。思。洛。並。為。神。武。驅。使。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是。贈。王。府。雖。賜。與。無。貴。顧。所。深。重。乃。至。陵。恩。寧。輔。然。皆。不。得。于。預。朝。政。武。平。時。有。胡。小。兒。洪。英。康。阿。賊。穆。叔。兒。等。富。家。子。弟。簡。選。點。點。數。十。人。以。為。左。右。思。所。出。處。始。與。開。官。相。埒。亦有。至。開。府。僚。同。者。其。言。借。奴。借。奴。子。妙。達。以。能。彈。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十。洪。珍。開。府。封。王。尤。為。親。要。洪。珍。侮。其。權。勢。繁。微。貴。官。其。何。朱。弱。史。視。多。之。後。十。數。人。咸。以。能。為。工。樂。及。善。音。樂。者。亦。至。保。同。開。府。開。官。猶。以。官。振。驅。馳。使。著。左。右。漸。因。此。悅。以。至。大。官。金。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勣。舊。之。勞。致。此。叨。寵。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峻。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擠。朝。者。尤。為。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通。兒。官。至。開。府。僚。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使。假。節。還。州。刺。史。時。又。有。

開府薛崇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漢主曰。臣已發遣解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當信之。經古家。崇宗謂舍人行恭。是誰家。行恭戲之曰。林宗家。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崇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送家出。着大帽。吉莫靴。極馬鞭。問臣。我阿育來不。是時。群妾多皆觀此。

論曰。伊尹之訓。三風十愆也。曰。邪君有一於身。則亡。大矣。仁達義之主。豈其復即於敗。而若臣謀國。簡禦禦防其漸焉。渤海起自成行。開大體。蒼頭則官。驅使任情。時雖未改。思過而業已開。用事之隙矣。天保以來。漸有職任。武成之世。遂預

朝。武平晉重耳。又何怪其昵群小。酣歌舞也。簡賢附勢。莫繁有徒。氣輔公卿。言成禍福。其所以遠政禁人。靡所不至。嗚呼。內奉一賜。外教萬匹。而送戎者。曾無釋。不亡。要待焉。是故南安之反也。教於光弁。建安之王也。困於長。雖揚之群。也。切齒於德信。微盧潛以指。舉撫慰之。不幾揭竿起乎。及西軍日侵。朝者多叛。高勸奮然。將甘心于。以清其情。而卒沮於。之月也。悲哉。故君子創業垂統。求為可。煌

穴江河。若齊事之始末。其前車已。

武成后胡氏父胡延之。母盧氏。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

武成后胡氏父胡延之。母盧氏。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

田敬宣

田敬宣，本字瞻，梁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為蘭寺，何陳便  
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親古  
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流涕，顏之推重其勤學，其加開獎，後遂  
通顯。歷開府中侍中，後主之奔青州，遣其面出，參同勳靜，為周  
軍所獲，問齊主何在，始云已去，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  
竟斬四體而死。

論曰：敬宣，當時稱性忠義者耶？夫居常尚論，感激流涕，易耳。  
一臨患難，鮮不自失矣。敬宣從容就死，辭色不撓，徵性忠義

能乎哉！傳伐更事二姓，秉節不終，九原如有知，敬宣不恥與同  
傳乎。

隋

樊叔略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龍仕，為南兗州刺史，阿陽侯。為高氏所  
誅，叔略被虜，利給事，敏省，身長九尺，有志氣，頗見忌，內不自安。  
遂奔開西，周文器之，引置左右，較都督，叔略為德，大家守宇文  
護執政，引為中尉，漸被委信，無督內外，位開府，同三司，護誅  
齊王憲，引為國監，數進兵謀，為其奇之，從武帝平齊，以功加  
上開府，封清鄉縣公，拜汴州刺史，號為明決，宣帝營建東都，以  
叔略有巧思，拜營繕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尉遲迥之亂，鎮

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後為汴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加位上大  
將軍，進爵安成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為當  
時第一，上降書褒美之，賜以乘帛，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  
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之，徵拜司農卿，史人莫不流涕，相  
與立碑頌德，自為司農，凡所種植，叔略別有條制，皆出人意見，未  
刺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叔略輒為詳理，雖無學術，有所依  
據，然師心獨見，聞與理合，甚為上所親喜，高祖楊素禮遇之，叔  
略雖為司農，性：參督九卿事，性頗豪倨，每食方丈，備水陸十  
四年，送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錄因徒，將奏晨至獄門，於馬上奏



年上嗟悼以之。時臺州刺史諡曰襄。

論曰。余聞崇者不倫。倫者不孝。樊叔略既稱孝信。是得為崇。倫。余憐水陸。夫獨非民。子且師心獨見之人。未必一一奉法循理。特任其智數。足以徵時舉耳。是故上同兵。則以兵謀見。奇上營謀。則以制度見。巧知隋文。銳於興理。則又以治行見。裴清卿公。豈滑稽之七者哉。不然。前此寄兩刺史矣。地至隋而始有聲跡也。李延壽傳之循吏。特有評意。和。稱姑。史而妥之。改也。

歷代內侍考卷之七

序

楊思勳

楊思勳。羅州石城人。本蘇氏。嘗所養姓。由給事內侍省。遷。封內親。指充監門衛將軍。帝倚為牙爪。開元初。安南蠻梁梅叔。竊叛。號黑帝。衆三十二州之衆。外結林邑。真臘。金部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思勳請行詔募。有願于第十萬。與安南大郡護光楚客。孫馬援故道。出不意。賊駭怖。不暇謀。遂大敗。封戶為京觀。而還。十二年。五溪首領車行章亂。詔思勳為黔中招討使。率

兵六萬。往討行章。斬首三萬級。以功進輔國大將軍。給祿俸。隨關。還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號國公。邕州封陵。梁大海。及破。省。稱等州。思勳又平之。禽大海等三千人。討新支黨。皆盡。流州。蠻陳行範。自稱天子。其下何游魯。號定國大將軍。馮曉南越王。破州縣四十。詔思勳。嚴永通達。三州兵。淮南。弩士十萬。襲新游魯。曉於陣。行範走。盤。遠。諸洞。思勳意衆窮。遂。生縛之。阮其黨六萬。獲馬金銀鉅萬計。平年八十餘。思勳勢。思勳。敢。故。所。得。俘。必。剝。面。筋。腦。視。髮。皮。以。示。人。將。士。悍。服。莫。敢。視。以。是。能。立。功。內。給。事。牛。山。童。納。張。守。陸。略。詔。付。思。勳。殺。之。思。勳。時。子。格。等。祿。不。

可勝乃擇心哉乎。足則而以食。而食乃得元。楚客若樂安人。後歷桂州都督。致仕封松滋縣侯。

論曰。定天下者英主。而能禍天下者亦英主也。大英主何以禍天下哉。彼其才智足以籠蓋天下。而耳目之通時有時不反。察左右進習之小有才者。又往往旬間以求中其說。而後且自負聰明神聖。天下無足為吾難者。而離然舉而用之。一當意。即屠越祖宗之制。而踰尊卑威弗惜焉。其後遂至於清敗决裂。而不可收拾。此非英主之過邪。若漢宣帝。宣帝是已。未宣帝漢中興今主也。而開三大豪。與漢俱然。唐宣之禍。所為

託於厄亡而莫解者。惟是方鎮開官擅權。跋扈而開之。肇者玄宗也。唐初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則時事已即解制甚善也。自開元九十年始於朔方置節度。而方鎮之權日重。漁陽一叛。帝已身蒙其禍矣。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而執意玄宗之弁髦之也。當請難時。楊思勳雖當選事。而本奏皆辭。酬以金帛可也。據為內侍長。如太宗制可也。而願倚為牙爪。豈在廷諸臣無一送任。而臣臣藉思勳為邪。而之討思勳。故於自請者。蓋亦有以窺帝之微耳。而京觀一封。無權辱。官職特。皆一品。遂尋是於晚年。中尉監

事內外。盤據將相。多出其門。而天子直拱手以聽焉。大誰附之。屬我。吾故曰禍天下者。英主也。嗚呼。安南亦不幸而勝耳。將今思勳而喪師奔。則未必非唐之福矣。而奈何屢出屢勝也。殆天意乎。德安。唐平於思勳之選。絕不與言。彼豈不知其必訴我。冀以感悟玄宗於萬一。而惜乎其終不悟也。亦天

高力士

高力士，馮蓋曾孫也。聖曆初，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閣見，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強悍，教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與食，司宮堂。既北長六尺五寸，體容甚偉，詔令為宮閣，與玄宗在藩，力士領心附結，已平常氏，乃啟扇內珍，指內給事。先天中，以誅諸李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有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水當出，祇息殿帷中，微侍者，頗一見如天人然。帝以力士當上，我後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

運、韋堅、楊慎矜、王鉞、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躋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隱、尸鳳翔、韓非、牛仙童、劉承延、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達、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脩功德市，鳥獸皆為之使，使運所哀獲，勅巨萬計。東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寵與力士略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輕重，乃能然。肅宗在東宮，凡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為翁，咸星諸家，尊曰翁。帝或不召而呼將軍，力士切與甘參相失，後廣南節度使得之，亂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曾有七黑子在否，力士

視示之，如言，毋出金環，曰，所服者，乃相持頸，帝封為絳州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督，延福與事，及力士嘗時，故在侍養，與參均。金吾大將軍程伯獻，賜力士為兄，後參亡，伯獻嫁經受弟，河間男子呂玄晤，文宗師女國妹，力士娶之。玄晤指力筆吏，至少卿，子弟仕皆王侯，玄晤喜死，中外時時送菜，自筆至墓，半徒皆相望不絕。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李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賊黨助漕，及用和親法，教誨，國用稍充。帝廢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止約導外，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初，古制也，稅人有常

則，人不告勞，今賊黨充漕，臣恐國無日月，蓄和雖不止，則私藏竭，運未若衆，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諫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帝為置酒，左右呼萬歲，由是還內宅，不復事。加果毅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於來廷坊，建佛祠，典寧坊，立道士祠，珍饈寶屋，國費所不逮。鍾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鍾，約禮錢十萬，有悅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減十。都北墻，連列五壁，日戲三百斛，直有素思藝者，帝亦愛奇，然驕倨甚。士大夫疏畏之，而力士陰巧，得人譽，帝初置內侍省，監二員，秩三品，以力士恩，為之，帝奇罪，思藝逐臣賊，而力士送帝，進齊

國公。帝聞。帝即位。苦曰。吾見應天。明人。改元。至德。不忘。孝子。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萬戰。臣。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遂上。皇。還。進。閣。府。傳。同。三。司。定。封。五。百。戶。上。皇。從。而。內。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誅。除。籍。長。流。五。州。力士。方。逃。遁。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赴。至。閣。外。遂。內。養。校。誅。制。因。曰。臣。當。死。已。久。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輔。國。不。許。帝。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還。詔。北。何。哭。歎。血。曰。大。行。升。遐。不。得。舉。梓。宮。死。有。餘。恨。恸。而。卒。年。七。十。九。代。宗。以。護。衛。先。帝。勞。還。其。家。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初。太子。瑛。竄。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勝。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婦。我。何。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遣。將。平。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衆。不。禁。付。諸。將。寧。不。暇。邪。對。曰。臣。聞。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強。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今。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雖。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

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傾。相。上。下。雖。相。然。至。當。處。敗。不。肯。爲。然。力。故。生。年。無。顯。顯。大。逆。謀。者。頗。恨。平。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論。曰。高。力士。善。揣。時。事。識。玄。宗。於。藩。邸。而。傾。心。結。納。卒。以。宗。廟。被。罷。將。相。藉。其。力。近。侍。結。其。體。到。主。王。公。成。致。禮。敬。即。天子。亦。弗。名。也。光。祿。尊。隆。赫。赫。得。君。既。久。時。進。諫。言。毋。以。此。塗。耳。日。而。塞。清。謀。乎。玉。州。之。流。非。不。幸。也。雖然。主。長。一。言。諸。當。遂。定。至。謂。大。柄。不。可。假。北。兵。不。可。禁。皆。確。論。也。時。遣。詔。而。悲。恸。至。死。則。不。第。賢。於。未。思。藝。矣。

通今議

女祿山反范陽。玄宗命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如東京募兵禦賊。以高傑為副元帥。統諸軍屯陝州。祿山兵本邊人。精於習戰。常清所募皆市儈不識兵。戰于瓜。戰上東門。戰東亭驛。皆却戰。虎牢大潰走。賊遂陷東京。傑用常清為保潼關。中使邀令賊。數以事干傑。傑不從。遂言常清以賊接衆。而傑芝素厭地數百里。入盜賊軍糧。帝大怒。遣令賊齎。即軍中斬之。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世世無忘臣言。時刻謀皆以祿山狂悖。不日當授首。故云。然今誠宜救。常清乃謂傑芝

曰。大夫亦有恩命。傑芝起下。今誠宜救。傑芝曰。我遇敵而退。營死。謂盜賊糧。則有士衆仁。傑芝得士心。士卒大呼稱狂。今誠曰。我救使。何知。遂斬之。以牙野給萬到元帥。遣中使趣戰。師覆于靈寶。而原。給部將執給降于賊。於是賊入潼關。帝遂奔蜀。始祿山不意帝遽而。壁潼關者十餘日。不敢進。而崔光遠。遂令誠。遣迎賊。賊乃入京師。屠地主皇孫留者數十人。王使將相。危車駕。家留長者。皆被禍。

論曰。封常清。高傑芝。喪師棄地。罪固當死。然退守潼關。猶足以致京師。并家室。策未失也。而遽死於說。則今誠含沙之以

我。此延秋南駕。而通賊之使已而潼關。今得悉其屠戮。廟社幾亡。即寸斬今誠。寧足滅神人之怒。惻乎。吾不意關元英主。後乃至情。憤而不能決也。故祿山反形已著。猶入張琳之節。說。及神威。胞論。而臨賊不拜也。辱矣。貞。庶不死。并代。補張琳。馮神威。皆中使。

李輔國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開奴為開殿小兒。號傳隨。略通書計。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殿中簿最。王鉞為使。以典水至。能檢捕。執款。馬以故肥。為之皇太子。侍東宮。陳玄禮等謀楊國忠。輔國陳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遷即位。係天下心。相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稍信任。以肅宗事。更名輔國。又改今名。凡四方幸奉軍行。皆一委之輔國。能隨事觀變。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啻掌時。為浮圖說行。人以為采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中

監。開殿五坊宮苑。皆由裁接。總監使。無隴右群牧。京畿。歸德。長春宮等使。以府殿中二監。封成國公。定封戶五百。宰相群臣。致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陳事。聽見數十人。吏雖有執。過無不許。得輒推說。州縣獄訟。三司制勅。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利。應。因稱制。然未始關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群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為衛。音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按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帝為聖元。指女為妻。指以故為州長史。弟兄皆住。李現輔國。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殺不錄。中書出者。現必審覆。輔國不悅。時

太上皇居興慶宮。帝自後道來起居。太上皇亦間至大明宮。武相達道中。帝命陳玄禮。高力士。王承恩。親視。王真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禁園子弟。日奉聲伎為娛樂。輔國素微賤。雖恭貴。士等猶不為禮。怨之。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樓。南偏大道。因裝回觀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上元中。勳南奉事。吏過樓下。因上謁太上皇。賜之酒。詔公主及如仙媛主之。又召郭英人。王統等。奏于頗厚。輔國因言。官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不自安。師使太上皇入禁中。帝不聽。先時興慶宮有馬三百。輔告

輔國。即伏兵凌霄門。連太子伺變。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因之。而殺。後他殺。代宗立。輔國等以逆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默然。欲剪除。而憚其兵。因尋為高父。事無大小。率問白。群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人得進。司室兼中書令。定封戶八百。木幾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為開殿群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中外聞其大勢。眾相賀。輔國始惻然憂。不知所出。表乞解官。有詔。建封。帝即王。仍為司空尚父。許朝朔望。輔國歎入中書監。謝

未門者不納。曰。高父羅宰相。不可入。輔國氣塞火。乃曰。老奴死  
罪。事即不。下。請地下事。先帝。事後。辭謝。遣。有。韓。劉。趙。房  
步。元。乾。元。中。待。詔。翰林。韓。位。司。天。監。趙。起。居。舍。人。與。輔。國。曜。基。  
輔。國。領。中。書。趙。進。秘。書。監。趙。中。書。舍。人。裴。冕。引。為。山。陵。使。判。官。  
輔。國。深。恨。流。南。陽。死。自。輔。國。從。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  
趙。不。平。既。嗣。位。不。敢。顯。職。遣。使。者。反。利。殺。之。年。五。十。九。其。首  
湘。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諡。曰。  
僖。從。梓。州。判。文。杜。濟。以。武。人。為。守。門。將。自。言。判。輔。國。等。

論曰。本朽則生。酸酸則納。豈。未。聞。家。族。之。君。而。守。人。得。以。

售其術者也。肅宗之即位也。年踰四十矣。想自為太子時。意  
不能不吞茶於前。而李輔國日侍東宮。必有寵其微。而冀  
得一中其計者。故馬亮反。誅。室武致。策。送。史。之。力。為。多。逆。者  
名。再。錫。帝。且。主。去。震。神。符。之。而。彼。從。何。所。願。志。乎。是。故。輔。國  
則。多。官。可。無。八。座。可。據。宰相。可。求。而。南。北。司。之。事。可。兼。而。視  
也。位。勢。則。口。教。可。行。相。臣。可。逐。妖。人。可。庇。而。梓。州。判。文。卒。不  
得。其。死。為。犯。上。則。建。寧。可。謀。上。皇。可。劫。張。皇。后。越。竟。二。王。可  
殺。而。睥。睨。運。庭。之。主。不。雪。蝦。蟻。矣。先。正。有。言。肅。宗。信。任。輔。國。  
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而要以利天下。

念階之禍也。何以知其利天下哉。於乾。輔。國。知。之。乾。輔。國。之  
傳。知。以。天。子。崇。年。事。後。知。有。播。遷。之。君。父。故。後。之。遠。圖。而。將  
其。神。於。輔。國。其。成。為。噫。輔。國。不。當。以。柔。謹。當。乎。當。之。而。知  
其。易。與。而。後。傲。然。肆。其。毒。則。肅。宗。利。天。下。一。念。階。之。禍。也。  
相。臣。謂。事。相。多。視。也。一。妖。人。中。泰。也。建。寧。王。休。越。王。傳。免。其。例。  
梓。州。判。文。庶。亦。為。也。

程元振

程元振，京兆二原人。少以直人直內侍省，遷內射生使，飛龍殿副使。後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數，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為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樂平郡判元帥行軍司馬，固辭，乃以命元振，封侯。尋遷驃騎大將軍，即國公士，總禁兵，不輸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山陰人送之，軍中呼十郎。王仲昇者，初為淮南節度使，與襄州張維理部將戰中州，被執，賊平，元振薦為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將軍魚大夫，由仲昇始，裴冕與元振忤，乃持韓誦等罪，貶池州。承鎮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譖屬不應，因仲昇共誣殺鎮，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構，憂甚自殺。素惡李光弼，數媒娼以疑之，瑱等上將冕光弼元勳既誅，亦不自省。方帥歸，是揭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舍黃，出居陝，京師陷，賊剽府庫，焚閭閻，蕭然為空。於是太常博士翰林侍詔，柳伋上疏曰：大戎以數萬眾犯關，度隴歷秦渭，掠卻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切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為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喜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群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

者，此公即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嗟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至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雖一魚朝恩以陝即戮力，陛下獨能以此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勢為安，而危，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計？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除，藥亦當廢，猶無恙也。陛下視今日病何難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費千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諱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割尊號，下詔引發，幸德勵行，屏殫妃，任將相，若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乎？且即募士，而與朝廷會，若以朕為未收邪？則帝王大器，敗於奸豎，賢其時天下所往，如此而無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亦臣談以謝疏聞。帝雖公諱不與，乃下詔責制元振官爵，致歸田里。帝還，元振自三原衣婦人衣，私入京師，令司農卿陳景諒家，圖不執。御史劾按，長流涪州。景諒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時人有駭不先著，亦三原人。歷右驍衛大將軍，數送帝討伐，尤見信。廣德初，監僕固懷恩軍者，奉先特恩，舍其懷恩不平，既而懼其譖，遂叛。事平，擢奉先軍容使，掌畿內兵權，煇然承太初，以此著數驚京師，始城郭以奉先為使，悉毀城外。



唐舍無尺祿。系封江國公。監鳳翔軍。大曆末年。

論曰。寄閣王者無私。夫以父母天下之人。而猶存私忌。私德則受增辟於斥。念而威福於然。身其榮。必且中於國。而其勢卒至於不可圖。大非私之為害乎。吾讀唐史。張后本謀。非私之。越王係也。不勝輔國之憾。其所以心。而代宗弗許。如轉而校中於係。元振黨於輔國者。其謀以自殺也。豈為代宗忠計。而胡德之。深和寵。既降威權。遂成。蓋上將元。然相繼誅斥。而天下索然。解體。永興。越。復。輪。不。而。迫於公。其而。待以不死。帝可謂厚於報德矣。而元振。即。以

思報代其矣。王者之不可私也。

### 魚朝恩

魚朝恩。涪州涪川人。大寶末。以品官路事黃門。由陰。善宣納。詔令。至德初。監李光進軍。宗師平。為三宮檢書使。以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凡都度園賦相州。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以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思明長驅至。使子朝義為游軍。肅宗詔銳兵十萬。循渭而來。以濟師。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之。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鴻臚卿。公寶應中。運屯陝。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恃功岸忽。無所憚。僕固瑒攻歸州。使姚良媛誘回紇。陷河陽。朝恩遣李忠誠討瑒。以霍天賜監之。王景岑討良王布。遣監之。敗瑒於萬衆。生擒良。高暉等引吐蕃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充獲。竊以自高。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功臣第一。心媚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譖。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羅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故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

思從十餘人持兵出曰。唐敬犯部。則。許。李。洛。云。何。宰相。木。對。有。近。臣。折。曰。教。使。及。耶。今。違。兵。以。得。免。何。違。骨。天。子。素。宗。廟。焉。朝。思。色。沮。而。子。孫。亦。謂。不。可。乃。止。朝。思。好。引。輕。浮。後。生。虛。門。下。謀。五。經。大。義。作。文。章。指。才。無。文。武。微。詞。誤。亂。永。泰。中。詔。判。國。子。監。魚。鴻。臚。禮。賓。內。飛。龍。閣。庶。政。封。鄭。國。公。始。詣。學。詔。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鴻。臚。京。兆。設。食。內。教。坊。出。音。樂。俳。倡。侑。燕。大。臣。子。弟。二。百。人。未。禁。雖。然。為。附。學生。到。廡。次。又。賜。錢。千。萬。取。子。孫。供。秋。阪。每。視。學。從。神。策。兵。數。百。京。兆。戶。黎。幹。率。錢。勞。送。者。一。膏。數。十。萬。而。朝。思。色。常。不。足。凡。詔。會。群。臣。計。事。朝。思。怙。貴。詭。辭。折。說。

坐。人。出。其。上。雖。元。武。辯。雖。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衡。酬。詰。性。送。未。始。降。屈。朝。思。不。懌。然。併。以。勸。造。又。謀。將。易。軌。故。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氣。解。群。生。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諸。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然。然。尚。可。賴。乎。宰相。悅。首。坐。皆。失色。造。從。坐。送。之。曰。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我。且。軍。擊。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維。鎮。人。七。十。萬。儲。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思。拂。衣。去。而。南。謝。朋。黨。且。害。我。會。釋。某。執。易。升。坐。百。官。咸。在。

言。時。有。覆。餗。案。以。從。宰相。王。紹。懿。元。載。始。然。朝。思。曰。然。若。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對。之。未。發。朝。思。有。賜。豎。觀。酒。膳。奏。表。為。佛。祠。為。章。款。大。后。萬。福。即。后。臨。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修。造。公。使。四。江。諸。鎮。華。清。宮。樓。榭。百。司。行。署。皆。相。故。舊。收。其。材。估。價。作。費。無。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遠。盜。賊。其。先。家。子。儀。跪。辭。自。解。以。安。衆。疑。火。之。讓。判。國。子。監。鴻。臚。禮。賓。等。使。加。內。侍。監。使。封。籍。增。建。封。百。戶。俄。魚。檢。校。國。子。監。初。神。策。軍。都。虞。候。劉。希。範。忠。健。能。騎。射。最。為。朝。思。昵。信。以。大。僕。卿。封。交。河。邵。王。兵。馬。使。王。駕。鸞。獨。許。厚。亦。封。徐。國。公。希。範。誡。朝。思。置。飲。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

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資。產。入。之。軍。皆。壯。服。死。故。市。人。號。入。地。牢。又。萬。年。吏。曹。明。觀。侍。朝。思。摘。捧。恣。行。稍。財。鉅。萬。人。無。敢。貲。其。資。朝。廷。裁。決。朝。思。或。不。預。若。然。然。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今。歲。者。尚。幼。為。內。給。使。服。絲。與。同。然。乎。念。歸。白。朝。思。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全。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童。服。大。稱。滋。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學。以。財。結。其。黨。皇。尚。溫。周。皓。溫。方。也。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思。隱。朝。語。意。為。帝。知。希。範。覺。帝。指。崔。白。朝。思。朝。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

逆傳裁決除之懼不克裁曰陛下第專房臣必濟朝思入殿帝  
從武士百人自衛結號之而溫握兵在外裁乃從鳳翔尹李勉  
王即度山南而道以溫代即度鳳翔陽王其權寔由溫以自助  
裁又謀斬鳳翔之郭典示北以郭盤屋及鳳翔之郭寶雖典抱  
玉而以典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大典與神策軍朝思利其地  
自封疆不知為度也郭子儀密白朝思嘗結同智光為外應久  
領內兵不早圖變且大裁留溫京師未即遣與結共誅朝思  
謀定以聞帝曰吾國之少安禍兮安矣安禁中既罷將運營  
有詔留謀事朝思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裁守

中書省朝思至帝責其異朝思自辨悻傲時與左右禽繼之元  
年四十九外無知者帝臨之下詔罷觀軍容等使增實封戶六  
百內侍監知故外咸言既奉詔乃投繯云還尸於家賜錢六百  
萬以葬帝懼軍亂進制布通王駕鶴並兼御史中丞又下詔慰  
曉將士獨布通自知同惡言不避駕鶴白奏之遂賜死而賈明  
觀棄得幸於裁故裁奏請江而便立功自贖路嗣恭轉殺之而  
厚禮却尚書禮儀使裴士淹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嘗貶  
論曰使未有以觀軍容名者有之自無朝思始夫軍容亦參  
以觀也凡節度之師誠不相統一於號而一之獨不有郭汾

陽在帝即觀軍容亦與將朝思為也奈何歷事二主思龍陰  
赫然而問府僚同矣像而事與禁兵矣俄而天下軍容兵人  
俄而判國于藍矣其初指掌也文武悉從未業難皆東北其  
際與方奏樂徘徊備燕樂與天子時身倚朝思漫何憚而不  
請伯宰相榮天下事盡出其手和撫陳既開乃始倚元裁決  
意誅之而天子知臨大威憚憚為不克是處則安制家以微  
伺文宗然矣雖然帝路已決近臣一折即謂帝指不備有還  
一白即懼朝思雖怙者裁亦嘗嘗不可以理勢禁論者悉列  
國子時廷臣皆如常裁持議不抗吾意朝思之氣必奪而蒸

官之讓寧待封爵之日乎此言將家辱京戶則其熱已成  
川田父惡能以同恥者軍相之中雪也  
手將李璣京戶自也  
川田父知曉

審文場 霍仙鳴

審文場。霍仙鳴者。始並歸東宮。事德宗。未有召。自無朝恩。宦人不復與兵。帝以禁衛書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至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奉宣。及親王左右。送至奉天。帝迎志貞。并左右。付文場主之。與元初。詔監神策左右兵馬。以王希遷監右。而烏有麟為左神策軍大將軍。軍帥由此始。帝自山南還。而軍復完。而帝志當時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審官。權震朝廷。諸方即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可

援引者。足相驅。衛士朱華。以持摩得幸文場。來應補置。索賕數萬。而藩鎮贈遺。累百鉅萬。募士妻女。無所憚。詔殺之于軍。其隆赫如此。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其希望為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為右中尉。護軍自文場等始。後仙鳴移病。帝賜十馬。令諸祠祈解。後稍愈。已而暴死。帝疑左右進毒。捕詔小使問狀。誅數十人。暗開府。保同三司。以內常侍第五守亮代之。文場推累驃騎大將軍。時監察御史崔遠行因于軍。吏為具酒食。遠歡悅。故不拒。文場劾奏。詔流遠遠方。文場年老致仕。卒。其後楊志廣孫。禁家為

左右中尉。招補驍騎。與審官略等。帝晚節。開氏開詔。禁中事而北軍。極太學。止何誅曾者。繁訊人情。大懼。司業武少儀。上書有知罪不測。願明示四方。俾得釋。是時宦官復盛矣。希聖者。涇陽人。歷明威將軍。贈洪州都督。尚進河東人。歷忠武將軍。贈開府保同三司。志貞弘農人。歷左監門衛大將軍。禁家涇陽人。歷右武衛大將軍。並贈揚州大都督。

論曰。舍大收。小人亂。其白志貞之謂乎。當朝思有誅。開。德宗初政。斯然攬權。光起杖志。其說。而特學兵柄。校之志。志貞不干是時。失心報主。則斯是。不天之幸。曾不

能效一甲一騎之用。致審霍輩。滋得以終其臂而奪之。而禁衛重兵。世歸閹宦。夫非情帥之誤。國哉。雖然。當是時。元勳上將。豈無可與禁兵者。而德宗輕畀之志。貞。旋漢敘而運之內侍。夫竟同然。遂泥不振。則誤國之罪。吾又不獨為志貞責矣。嗚呼。崔遠之為御史也。而流朱華之為衛士也。而志。韓全義之貪。而此。李景略之威。望也。而說。則文場。較仙鳴不。陰而橫。邪。德。微。鄭。細。一。諍。中尉之。麻。逐。宦。矣。史。稱。德。宗。多。猜。收。不。知。何。以。獨。推。心。此。屬。也。即。光。起。使。誰。受。錄。馬。德。宗。杖。之。劉。忠。異。與。黎。幹。比。而。茲。故。張。氏。成。元。

唐

劉貞亮 吐突承璀

劉貞亮，本吳氏，名文珍，冒所養宦父，故改焉。性忠謹，強義理。平涼之盟，在深城軍中，會虜襲，被執。且西，俄而得歸，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考益衆，會順宗立，淹廟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上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殺定，然後下中書。然未得趣款，遂奪神策兵以自鍾，即川范布朝為京西北禁軍都將，收宦者權。而忠

言素儒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事。又惡朋黨蟻結，因與中人劉光琦、薛文珍、尚衡、解玉、呂如金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為太子監國，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絪、李程、王涯，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書運叔文黨，善政大臣，謀者美其忠。高崇文討劉闢，諡為監軍，勅東川節度使李康為關所破，因之。崇文至，聞歸康求雪，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故以專悍見譽。遷累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憲宗之立，貞亮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且呂如金歷內侍省，內常侍翰林使坐擢取梓材治第，送來都獄，至開御

自執，人知笑。解朝夜禁，故之五坊未起，吳王志忠繼厲，身入民家，榜二日，奪職，由是莫不憎畏。

吐突承璀，字仁貞，關人也。以黃門直學官為振廷局博士，容察有才，憲宗立，擢累右監門將軍。左神策護軍中尉，左衛功德使，封荊國公。王承宗叛，承璀指帝親征討，因請行，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即詔承璀為節度使，討盧元，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慰兵送之。內寺伯宋惟澄、曹進玉為館驛使，自河南陝河陽惟澄主之。京華河中至太原，進玉主之，又詔內常侍劉國珍為朝江分領易之。出法等州糧料使，於是謀宦李卿許

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呂元膺、魏盾、孟簡、獨孤郁、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廷英謂古無中人任大帥，恐為四方笑。帝乃更為招討宣慰使，為御通化門慰其行。承璀御衆，無亡遠畧，為盧從史侮，押諭年無功，相中詔攝使，執送史而問遣人說承宗上書待罪，乃詔班師，還為中尉。平仲勸承璀輕謀禁賊，損國威，不斬首無以謝天下，帝不獲已，罷為軍器莊宅使，尋拜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會劉希光勸羽林大將軍孫璘發二十萬騎，求方鎮，有詔賜死，跡姓承璀，故冷出監淮南軍，纖人太子通事舍人李澄授，歷官承璀等冤狀，於是北威知惡事，聞其副不受，即表其義，遂

為峽州司會參軍。累官於承順殊厚。會李隆在翰林。苦論其過。故去遠之。帝後欲還承順。為羅將軍相。召為內子前使。復左神策中尉。忠昭太子亮。承順請立。王不從。常歸一室。藏所賜詔敕。地生元二人。為之影。集陰謀之。論年事。稱承順前謀。殺之禁中。敬宗時。左神策中尉馬存亮。論其死。詔許子士晔收葬。宣宗時。得士晔古神策中尉。是時諸道歲遣朝見。號曰白閣舊。取多。後皆任事。當時謂為中官居職。咸通中。杜宣猷為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教使。墓戶。宣猷卒。用群臣力。從宣猷親家使。

論曰。忠昭之立。劉白亮與有力焉。而終身無所寵假。似得叙之。道矣。然吐突承瑊。立以青宮舊侍。淫孽忌。其封成德也。寵以大帥。親為慰遣。從獲平天下。以佐軍興。雖榮。賊擒。成而弗忍。誤罪。尋且羅宰相。而執運其故。物為。宣易。許謂子。刺者。子為呼。忠昭如李隆。受主知。如李隆。卒不能回英主之意。而然一姑寵之。則則格心難矣。

馬存亮

馬存亮字李明。河中人。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時將九十餘萬。存亮科求尤精。任無羅士。部無元。敬宗初。張署上張。與上若司。李明。善。李明曰。我書為子。子當御殿。我與馬。吾聞上書。夜獵。出入無度。可謂也。若每輪。乘材八。衛士不可也。乃除。諸上。百餘人。通兵車中。若輪。村。若。入。右。張。臺。門。約。各。度。為。幾。有。計。其。載。若。知。謂。謀。覺。殺。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洛。堂。門。間。時。帝。學。德。清。思。敬。驚。將。才。右。神。策。武。曰。賊。入。宮。不。知。家。事。道。遠。可。虞。不。如。入。左。

軍。近。且。連。從。之。初。帝。常。親。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而。軍。前。戲。帝。多。敬。右。膝。而。右。軍。以。為。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走。注。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并。御。坐。盜。承。典。除。膳。揖。李明。偶。食。且。曰。知。占。玄。明。勢。回。止。此。乎。詔。惡。之。悉。以。寶。器。賜。其。徒。攻。子。前。庫。伏。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將。軍。何。文。哲。宋。叔。起。孟。光。亮。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將。軍。李。泳。尚。國。忠。率。騎。兵。討。賊。日。暮。射。部。及。玄。明。皆。死。始。賊。入。中。人。倉。卒。錄。望。仙。門。出。奔。外。不。知。行。在。遲。明。書。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車。駕。還。羣。臣。詣。延。英。門。見。天子。然。至。者。不。十。一。二。豈。賊。

所入關不築者數十人故而不誅。賜存亮建封戶二百。恭守謙  
進開府儀同三司。它論功賞有差。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李  
楷勢。求監淮南軍。代運為內飛龍使。太和中以右領軍衛上將  
軍。致仕。封政國公。卒。贈揚州大都督。存亮運事德宗。史六朝。皆  
諱。長。善。訓。上。始。去。禁。衛。衆。皆。注。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  
西門季玄。嚴運。三人而已。運。父。季。亮。為。延。局。博。士。大。中  
時。有。官。人。謀。弒。宗。亮。在。李。義。直。成。寧。門。下。聞。變。入。射。殿。之。明  
日。帝。勞。田。昨。前。吾。危。不。免。相。北。院。副。使。然。內。樞。密。使。運。莫。應。在  
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勝。形。給。事。今。執。易。過。矣。樞。密。使

無廢事。唯三柱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此楊復恭奪宰相權  
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遂延此宗還鳳翔。求致仕。隱青城  
山。年八十餘卒。

論曰。此。然。重。昏。神。曜。辟。小。時。右。軍。偏。水。氣。過。及。金。年。弟。難。判  
意。所。未。屑。之。焉。存。亮。也。存。亮。歷。事。累。朝。精。簡。士。位。固。非。虛。臣  
估。者。若。乃。功。成。不。居。謝。權。求。出。當。守。證。証。排。申。致。廣。受。主。行  
而。用。諸。公。議。南。司。督。兵。戎。何。為。小。頃。稱。柱。尚。未。離。一。生。之。務  
耳。嚴。運。美。引。分。自。安。絕。類。上。矣。

昭然數宋張

### 仇士良

仇士良。字直英。涇州興寧人。昭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即位。再遷  
內給事。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嘗次穀水驛。與御史元稹爭。上  
厭。稹。驕。橫。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後。至。許。正。寢。請。如。舊。章。  
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大。和。間。數。任。內。外。五。坊。使。秋。後。唐。內。幾  
所。至。遺。吏。供。餉。暴。甚。冤。盜。文。宗。與。李。訓。誅。殺。王。守。澄。以。士。良。素  
與。守。澄。陳。故。擢。左。神。策。軍。中。尉。無。左。衛。功。德。使。使。相。廉。內。已。山  
訓。謀。逆。逆。中。官。士。良。恃。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益。肆  
使。安。守。奉。扶。帝。還。宮。王。涯。舒。元。興。已。就。降。士。良。肆。其。辱。辱。自。承

反。示。疎。於。朝。於。時。英。能。辦。其。情。皆。謂。該。反。士。良。固。難。免。捕。無。輕  
懲。斃。而。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統。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  
將軍。兼。中。尉。守。義。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石。輔。故。積。積。有。風。岸。士  
良。與。論。謀。數。反。誅。志。之。使。賊。判。石。於。親。仁。里。馬。還。而。免。石。懼。辭  
位。士。良。蓋。無。憚。澤。潞。劉。從。諫。奉。典。訓。約。誅。鄭。注。及。劉。元。情。士。良  
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願。保。富。貴。何。苦。而。反  
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令。情。九。泉。不。然。天。下。畏。夫  
即。士。良。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邪。即。以。訓。所。移。書。遣。部。將。陳  
季。卿。以。聞。季。卿。至。會。石。還。監。京。師。據。疑。不。敢。進。從。諫。大。怒。殺。季

卿勝言于朝人言臣與訓誅法以注本官整所提掣不使聞知  
今四方共傳宰相除內官而兩軍中尉聞自赦死互相殺戮  
謂為反逆有如大臣扶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安有懸停初  
橫尸閣下哉陛下視不及聽未聞也且臣人根索受逆在內臣  
款面陳論橫遭殺害謹脩封籍歸甲兵為陛下腹心如罪難  
制望以死請名例言聞人人傳觀士良泣悲即進逆謀檢校司  
徒欲誅其言逆謀知可動漢書臣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宜洗  
宿罪等罪不可聽則責不宜出安有死光不中而生者薛據  
固辭系上書恭指士良等罪帝雖不能去然倚其言若白諱自  
是鬱鬱不樂兩軍遂讎事會絕矣開成四年苦風痺少間召宰  
相見延英退坐思政數日左右曰所直學士謂議曰周焜也召  
至帝曰自爾所况朕何如主焜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  
陛下先帝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報漢獻執愈焜惶頓曰陛  
下之德以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報獻受制雖臣  
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注下焜伏地涕淚不復朝至  
大漸云始樞密使劉弘遜薛季昶宰相李瑄楊嗣復謀奉太子  
監國士良與弘志謀更立弘不從乃燭詔立賴王為皇太子士  
良以兵奉迎而太子還為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貴妃謀立安

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罷其事勸帝除之以絕人言故王地皆  
死士良遂驍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美封戶三百俄  
而莊嗣復罷去弘遜李程誅矣帝每防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廷  
堪之陽示尊寵李德裕請召士良念忠令召二年上尊號士良  
宜言宰相作故書減禁軍陸贄言殺以極惡語兩軍曰客有是  
據前可乎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今日朕意宰相  
何豫爾渠敢是士乃帖然士良惶然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使  
無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為內侍監知省事因請老詔可每車贈  
楊州大都督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雖曰諸君善事天子能  
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開眼暇必觀書見儒  
臣則人納諫智深慮遠或玩好當游幸吾屬思且薄而補輕矣  
為諸君計莫若恒財貨盛鷹馬日以逆獵聲色盡其心極侈靡  
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監衛聞外事萬機在哉思深補力致為任  
我衆再拜士良教二王一紀四年相舍醕二十餘年亦有術自  
持忌禮不表示死之明年有舊其家藏兵數千詔削官爵籍  
其家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屠殺庸幸有嘆由為翰林  
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秋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同  
坐謂僕由曰上不得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



三副長學士當作誤慎由萬四上高明之德在天下。豈可輕議。慎由親族中未千人。兄弟群從。止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元不承命。士良等然。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矣。帝促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或曰。甘汝福及爾來。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校其子胤。故胤墓中。嘗封除之。蓋禍原於士良私志云。

論曰。自周公以無違勗成王。而天子之不可開眼也。法家拂士。難能言之。乃仇士良亦以是語其徒。抑然法家拂士。不歟。

天子開眼。思即於淫也。而士良之不。改天子開眼。則思其邪。於理也。故日以聲色狗馬。雜然誘而中之。今其蛇鼠為微。而。不能已。而後乃可以得志。陰代士良。是腹之蠱而苗之蠱也。何其敢於禍人國至此哉。雖然。盛之刺矣。自將幸。其後。唐祚尚未告終。而內侍省已先索血。則其所以禍人國者。亦。適足以自禍耳。獨恨其貽禍於天下後世未歟也。

### 楊復光 曹知慤

楊復光。閩人也。本喬氏。有武力。少養於內常侍。劉家。頗以即。詔自奮。主伶奇之。宣宗時。玄价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果有。威名者。世訟其冤。稍遷左神策軍中尉。詣去宰相楊。權。權。震。時復光有謀。果監諸驍軍。乾符初。佐平盧節度使。曹元裕。擊。賊。王仙芝。敗之。招討使朱威。與仙芝於江西。復光在軍。請判官。吳彦宏。約賊降。仙芝。遣將高君長。自歸。約。或疾其功。密請。傳。宗諒之。故仙芝。復引兵叛。復天子。為威。陷。羅。之以。與。復。光。乃。遣。舍。徐。唐。葛。王。錫。為。招。討。復。光。仍。監。軍。錫。之。棄。劉。而。也。山。

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定其地。以忠武列將朱浩。領荆南。泰寧。將段彥謨。佐之。復光父嘗監忠武軍。而浩已為大將。見復光少。之。不為禮。彥謨亦耻居浩下。遂有隙。復光曰。胡不殺之。彥謨引。謀士擊殺浩。復光以客常。留。漢。而。秦。浩。罪。薦。彥。謨。為。朗。州。刺史。詔。鄭。紹。業。為。荆。南。節。度。使。以。復。光。監。忠。武。軍。屯。鄧。州。還。賊。右。衛。帝。而。奔。召。紹。業。見。行。在。復。光。更。引。彥。謨。為。荆。南。節。度。使。彥。謨。給。行。違。謂。復。光。以。黃。金。數。百。兩。為。謝。其。遂。忠。武。周。岌。受。賊。命。害。夜。果。召。復。光。左右。曰。彼。既。附。賊。必。不。利。公。不。如。毋。行。復。光。固。往。酒。酣。語。時。事。復。光。泣。曰。大。夫。所。威。獨。思。與。蒙。耳。彼。不。顧。恩。家。

視利害何丈夫哉。公奮曰：大封侯，乃指十八。業列于北，而臣賊何思義利？李林甫、李進曰：吾力不足，陽合而陰離之。故召公討，同持杯盟曰：有如酒，即遣于守宋新賊使于傳舍，秦宗權據蔡州叛，張光以忠武兵三千人見之，宗權即遣部將王淑持兵萬人，從張光定劉震，師次郾城，遂光斬之，并其軍為八，以應李弘。李弘遣李師泰、王建福、建芳為之將，進攻而賊將朱溫何物，遂戰大敗，遂拔郾州，進北藍橋，會甘肅，匪師，遂起為天下兵馬都監，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朱溫守同州，遂光遣使賜諭溫，以所部降，方賊之強，重榮憂不

知所出，謂遂光曰：臣賊和，且負國拒戰，則兵寡奈何？遂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患難，其為人奮不顧身，此數召未即至者，由太原道不通耳，非忌禍也。若論上意，彼宜必來。重榮曰：善。白王鐸，以詔使至太原，克用兵乃出。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同華制置使，封弘農郡公，賜號宣忠，拜武，重國平難功臣，奉河中，時觀軍容使，諡曰忠肅。遂光御下有恩，軍中聞其死，皆慟哭，而麾下多立功者，諸子為將帥數十人，守宋亦為忠義節度使。

中人皆知惡蔡，當家下，頗能勢，賊在長安，知惡以清濁二谷之

人，傳山為也，不屈賊，除教士卒，變衣服，言語，與賊類，暮夜入長安，攻賊營，賊大懼，帝聞，賜金紫，指內宮侍，關帝時還曰：大言我且重來，大散關下，關帝臣可歸，若勤之，曰：今欲謂然，密令王行諭以郾州兵度岷峨山，焚殺其衆。

論曰：楊遂光以大義，音同友，而溫酒為盟，當知蔡賴，許山谷間，乃能糾衆，故音斯皆足以被賊之魄矣。惜哉！阮音謀而終宋法之却。遂光于是乎不應，而知惡旋以失言，實禍其大。

王守澄 劉克明

王守澄者。史亡所載。元和中。監徐州軍。召還。方憲宗喜。方士說。詔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鎔。在舍。吾將軍守澄古等。白見楊仁。書浮屠。大通仁。直史姓名曰柳洪。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元藥。並待詔。翰林號人。曰元佐。言有秘方。能化元藥為黃金。詔。除執令。與黃景珍。李元載。皆介。必大通。為天子。天子感其說。必以金石道。守澄之謙。數暴怒。意。言有方。守澄。禁中。累。息。守自是不豫。十五。年。元會。群臣。尼。尼。會。義。成。劉。時。來。朝。賜。對。麟。德。殿。侍。出。曰。上。體。平。矣。而。外。乃。云。是。在。守。澄。與。內。常。侍。陳。弘。

志。載。帝。於。中。和。殿。降。所。解。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常。元。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道。罪。久。不。討。故。以。梁。中。賜。為。宰相。謀。回。事。除。之。不。克。更。回。其。黨。劉。注。李。訓。乘。其。解。於是。流。楊。承。和。於。驩。州。常。元。素。蒙。州。道。中。人。劉。忠。諫。遂。殺。元。素。於。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召。守。澄。以。軍。容。使。就。第。使。內。養。齋。醢。賜。死。事。秘。時。無。知。者。時。楊。州。大。都。督。其。弟。守。清。自。徐。州。監。軍。召。還。死。於。中。年。劉。克。明。亦。亡。所。載。守。澄。崇。崇。善。擊。運。於是。陶。元。結。新。道。良。趙。士。則。李。公。定。石。定。寬。以。迷。工。得。見。便。殿。內。籍。宣。徽。院。戎。教。坊。然。

皆。出。神。策。錄。事。或。里。間。無。少。年。帝。與。神。息。殿。中。為。戲。樂。四。方。聞。之。爭。以。趨。帝。進。于。帝。帝。問。角。敵。三。殿。有。時。首。衛。臂。血。流。廷。中。帝。瞋。甚。厚。賜。之。夜。分。帝。所。親。近。既。皆。不。道。人。小。過。以。音。辱。自。是。恐。帝。帝。夜。艾。自。稱。狐。狸。為。祟。謂。之。打。夜。狐。中。人。許。道。振。李。少。端。端。魚。志。弘。侍。從。不。及。皆。削。殺。帝。獵。夜。還。與。克。明。回。務。澄。許。文。端。石。定。寬。蘇。法。明。王。嘉。憲。閻。惟。立。等。二十。有。八。人。群。飲。既。醢。帝。史。衣。燭。思。滅。克。明。與。佖。明。定。寬。載。帝。更。衣。室。語。詔。召。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今。終。王。師。軍。國。事。明。日。下。達。詔。終。王。即。位。克。明。等。時。功。將。易。置。右。右。自。引。支。黨。類。兵。柄。于。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

中。對。梁。守。謙。說。弘。簡。與。宰相。梁。度。共。迎。江。王。在。右。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務。澄。等。皆。斬。首。以。徇。藉。入。家。嘗。久。故。其。黨。數。十。人。始。克。明。謀。逆。母。禁。不。許。文。宗。立。嘉。母。志。賜。錢。千。緡。絹。五。百。匹。給。婢。二。人。論。曰。王。守。澄。劉。克。明。等。身。為。武。選。法。在。不。赦。克。明。雖。被。殺。受。戮。而。守。澄。搖。勢。三。朝。文。宗。已。差。十。載。僅。得。醢。焉。而。李。訓。如。注。逆。罔。然。自。稱。其。力。謂。中。人。之。命。可以。談。笑。割。之。矣。功。功。情。禍。身。露。之。變。非。不。幸。也。雖然。女子。小。人。近。之。不。獲。遠。之。則。怨。惡。宗。或。方。士。最。崇。好。擊。鞠。而。右。右。親。昵。物。見。指。辱。是。擇。遠。之。

術。馭道之人。彼倖倖者。方道不避之。以改其不堪之態。則將何所不至乎。以是知尼父之處遠也。

### 劉永僧

魏末時。昭義監軍劉永僧。使刺督。舉軍誹謗。執永僧為亂。帝問裴度何施而可。度相首譴曰。臣藩臣不敢與大決。故辭。因問之。對曰。臣承僧怙寵恣睢。悟不能悟。愚當以書自訴於臣。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帝不自平。故持情書聞上。陛下知之乎。帝曰。未知也。悟誠惡承僧。何不自以聞乎。度曰。上下懸絕。臣去天稍咫尺。尚有未能自明者。況乎上單辭。悟豈自意能回聖聽哉。故不敢也。帝默然曰。為當奈何。度曰。必欲拔忠義心。獨下白紙詔書。赦承僧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卒感

帝。雖萬陛下元矣。帝遂曰。久之。曰。承僧太后養子。更思其次。度曰。拔荒可乎。曰可。乃流承僧。而昭義遂平。

論曰。唐以監軍釀亂者數矣。承僧恣睢。舉軍誹謗。雖暫載於曹真官之盾。而業已賊小使。被囚係馬。擬裴晉公忠言。悟主則昭義不與河朔並起。而為四平。故人主職在綏相也。雖然。開弘開與元學士比。而授晉公。而師延無成。河朔之患。小禁蘭之患大。諒哉。弘蘭。魏弘蘭也。元學士。魏。

王莽傳 楊公慶

宣帝二子。長即王。漢。無。寵。幼。愛。王。漢。愛。欲。立。之。以。非。次。故。猶。豫。者。久。及。漢。漢。相。不。得。見。以。中。尉。王。莽。嘗。懷。二。心。不。可。原。內。侍。王。歸。長。等。三。人。使。權。主。愛。王。於。是。三。人。相。與。計。出。莽。安。敦。准。南。軍。未。嘗。受。教。出。右。軍。副。元。帝。謂。四。聖。人。不。豫。論。月。安。中。尉。何。不。入。一。見。聖。人。而。遂。遠。出。乎。莽。嘗。悟。入。至。殿。殿。帝。已。崩。東。有。宮。人。環。泣。矣。莽。嘗。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律。之。亡。命。乃。迎。即。王。立。為。太。子。已。即。位。取。歸。長。等。殺。之。是。為。怨。帝。帝。初。立。內。樞。密。語。中。書。相。杜。博。出。封。封。書。授。之。莽。視。則。宣。帝。太。漸。時。官。官。請。監。

國。泰。也。宣。帝。使。楊。公。慶。繼。至。四。時。事。相。無。名。者。當。反。法。處。之。矣。傳。供。千。四。此。非。出。下。所。呈。疏。封。運。之。謂。公。慶。四。上。改。罪。事。相。當。於。延。英。而。承。旨。行。何。舍。卒。乎。公。慶。出。謂。而。樞。密。四。內。外。一。體。上。新。拜。許。當。施。德。天。下。何。許。遂。督。成。教。事。相。乎。若。習。以。成。性。中。尉。樞。密。亦。豈。能。自。保。事。清。矣。

論曰。宣。帝。子。即。王。長。王。長。法。也。雖。溺。於。幼。者。而。後。中。尉。懷。二。心。大。二。於。初。不。忘。於。長。乎。況。建。儲。大。事。寧。相。不。謀。而。內。侍。是。屬。宣。帝。樞。密。且。求。是。以。撼。相。臣。矣。謂。宣。帝。為。其。主。其。然。哉。

田令孜

田令孜。字。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傳。宗。即。位。擢。今。孜。在。神。策。軍。中。尉。是。時。西。門。匡。範。位。右。中。尉。世。號。東。軍。而。軍。帝。沖。順。喜。關。為。走。馬。教。步。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開。鵝。一。鵝。至。十。萬。錢。典。內。園。小。兒。尤。耽。狎。以。聚。暴。橫。始。帝。為。王。時。與。今。孜。同。野。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常。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為。父。而。荒。廢。無。稽。舊。左。藏。齊。天。諸。庫。金。幣。賜。位。子。敬。見。者。日。鉅。萬。兩。同。托。重。今。孜。語。內。園。小。兒。尹。希。濤。王。士。成。等。勸。帝。籍。宗。師。兩。市。著。裝。華。商。寶。貨。茶。道。內。庫。使。者。監。閭。樞。密。坊。茶。關。有。未。訴。者。

皆。杖。死。京。北。府。今。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內。外。垢。玩。既。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時。賢。人。無。在。者。惟。任。部。咨。會。相。典。儀。員。偷。音。紫。紫。而。已。左。拾。遺。侯。昌。業。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既。入。賜。死。內。侍。省。宰。相。盧。攜。素。事。今。孜。每。建。白。必。阿。色。倡。和。初。黃。巢。求。廣。州。願。羅。兵。揭。鼓。亂。高。駟。使。有。功。不。聽。賊。因。又。易。置。關。東。諸。節。度。賊。乘。之。陷。東。都。今。孜。急。歸。罪。攜。奉。帝。而。奔。步。出。金。光。門。至。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果。為。陛下。除。害。臣。乘。與。今。西。泰。中。父。老。何。望。願。運。當。今。孜。叱。之。以。羽。林。騎。馳。斬。即。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

馳令駱谷。時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今敬兒也。故請帝奔蜀。有詔以今敬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環衛使至成都。進左金吾衛上將軍。無刊四衛事。封晉國公。帝見蜀地險。精銳皆日典。侍衛。時時懷北望。然流涕。今敬問問。開釋。呼萬歲。帝為怡悅。因盛稱。敬王。輝。程。宗。楚。李。鉉。敬瑄。方。并。力。賊不足虞。帝曰。善。初成都。其陳許兵三十。服黃頭。召黃頭軍。以得。帝至。大勞將士。危送者。已賜而不及。黃頭軍皆竊怨。今敬。牧置酒會諸將。以黃金樽行酒。即賜之。黃頭將郭。其不肯飲。曰。軍容能易。偏惠。均。衆士。誠大難也。今敬曰。君有功。郭。答曰。戰

北司至。急。忘。於。南。司。廷。臣。豈。無。同。於。教。使。文。宗。時。宮。中。哭。左。右。巡。使。不。到。皆。被。誅。音。有。天。子。播。越。而。幸。相。無。所。豫。群。司。百。官。素。若。路。人。已。事。議。不。足。謀。而。來。者。其。可。道。也。既。入。今。敬。臣。不。泰。矯。詔。貶。昭。國。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于。墓。賜。津。初。昭。國。知。止。言。必。見。害。謂。家。諱。曰。大。盜。未。殄。官。豎。離。間。君。臣。吾。以。誅。為。官。不。可。坐。觀。覆。亡。既。入。必。死。而。能。拔。吾。骸。手。隸。許。諾。卒。葬。其。尸。朝廷。痛。之。賊。平。今。敬。以。王。輝。為。儒。臣。且。無。功。而。首。謀。召。沙。陀。者。楊。漢。光。也。敬。歸。重。北。司。故。羅。輝。都。統。以。漢。光。功。第。一。又。忌。漢。光。且。逼。已。故。薄。其。當。自。謂。惟。唯。大。勝。繫。王。室。輕。重。出。入。僞。甚。今。復。死。死。大。喜。即。羅。漢。恭。極。家。使。入。密。令。王。行。瑜。以。兵。襲。殺。內。常。侍。曹。知。恩。由。是。蓋。自。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幸。語。右。右。輒。流。涕。漢。光。部。將。鹿。晏。弘。王。建。等。以。八。都。眾。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即。度。使。牛。勣。奔。龍。州。晏。弘。白。為。留。漢。以。建。及。張。造。韓。建。等。為。部。刺史。帝。還。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率。眾。勇。四。軍。迎。帝。而。將。漢。以。建。及。韓。建。等。主。之。號。隨。駕。五。都。今。敬。以。漢。光。故。號。授。諸。衛。將。軍。皆。奉。為。子。別。募。神。策。新。軍。以。千。人。為。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為。十。軍。統。之。又。遣。親。信。視。諸。鎮。不。附。已。者。以。罪。除。徙。養。子。匡。祐。宣。慰。河。中。王。重。榮。厚。為。禮。匡。祐。傲。甚。舉。軍。怨。重。榮。因。數。令。

秋罪責其無禮。監軍和解乃去。臣祐還新。今改且勸國之。今改  
白以兩鹽池歸鹽鐵使。即自無兩池權鹽使。重榮不奉詔。表暴  
今改十罪。今改自改自持封重榮。重榮不奉詔。表暴  
御延重榮等。兵凡三萬。壁沙苑。重榮說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  
上請誅今改。改帝和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改走還邠州。  
與呂符皆肥為今改。用。運與重榮合。神策兵清運。累所過皆盡。  
克用還京師。今改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放。開遠門出奔。自賊  
破長安。大宮室。今廢。十七後。京兆王徽。草復粗完。至是。今改囑  
曰。王重榮及命大宮城。唯昭陽蓮菜二宮僅存。王建以羊芳四

軍危帝。夜亂軍水。遂次陳倉。克用還河中。改畏克用且偏。與重  
榮連章請誅今改。而駐鳳翔。今改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今改以  
兵入褒斜。通帝夜出。群臣無知者。宰相蕭道等。皆不及送。改動  
興元。即度使石昂。焚關道。絕帝西意。通惡今改劫質天子。生  
萬鎮之難。改進迎東興。改引兵進。行在改興鳳陽。成軍。帝次梁  
洋。稍引而南。改兵及中營。左右被剽。戰者不勝計。今改懼入關。  
已。當面以行。使王建長劔五百。清道。蒙傳國璽校之。次大散關。  
通險阻。帝危及難數矣。分軍守重壁。元連兵。改長驅驍帝。帝以  
關道敗。走他道。因基。枕王建膝。且寐。覺而報。僅能至興元。改重

榮表誅今改。安慰群臣。詔以今改為勸南監軍使。留不去。重榮  
請奔河中。今改沮而止。宰相通率群臣在鳳翔者。表今改勸國  
煽禍。惑小人。計文亂。群帥請誅之。帝不及省。且招重榮。餉糧十  
五萬。解給行在。重榮以今改在。不奉命。改乃奉嗣襄王煚。即偶  
位。改敗。帝乃得還京師。世帝入司。諸王徒步以送。帝王至斜谷。  
不能進。今改驅使前。王辭乏。且拘得馬可濟。今改怒。扶王種之  
行。王耻之。及帝病。中外屬意王。今改入侯。帝曰。陛下託臣。否。帝  
直視不能語。今改自署勅南監軍使。關拱宸不望。自衛。蓋夜  
馳入城。固表解官求醫藥。詔可。俄削官爵。長流涪州。然猶依款

璽不行。王即位。是為昭宗。楊漢泰代為觀軍容使。出王建為壁  
州刺史。建則利州。自署防禦使。因略定閬州。鄂黎雅等州。詔即  
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今改謀興建。連謝元朝廷。且曰。吾子也。  
書召之。建喜。將至。漢印之。建怒。進圍成都。今改登城譴建曰。老  
大父相厚。何見困。答曰。父子恩何故忘。鎮父自脫朝廷。苟改國。  
則父子如初。今改曰。吾欲面計事。建然許。今改夜負印節。投建。  
明日入成都。因今改。若難坊。若古神策。既軍來文通。為諸軍所  
疾。今改因事召見。許救之。既見。乃欣然更養為子。乃責賓。即李  
茂貞也。改獨上書言其罪。詔為湖南監軍。九二歲。與張瑄同。

死。賜刑。裂帛為冠。授行刑者曰。吾幸位十軍容。殺我庸有禮。因  
數人法。既死而邑不變。北軍中。記漢官爵。

論曰。田令政以充役之資。際冲較之。主權在。威福任情。

交亂強藩。劫制天子。至於金皇播越。而備殺三誅。臣以稱天

下。天下可盡。孫乎。卒之將相交論。而裂帛受誅。則生乎所為

作。成作福。皆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三陳正者。拾遺信。品。五。昭。國。常。澤。也。

歷代內侍考卷之九

唐

楊復恭

楊復恭。字子休。本林氏。守。後。光。從。兄。也。宣。父。玄。昊。咸。通。中。領  
樞密。世。為。權。家。漢。恭。略。涉。掌。府。監。驛。驛。兵。服。動。亂。戰。有。功。自。河  
陽。監。軍。入。拜。直。徽。使。權。樞。密。使。黃。巢。亂。京。師。令。收。顯。威。福。新。喪  
天下。中外。莫。敢。亢。惟。漢。恭。與。吳。平。得。失。於。茲。愁。下。遷。飛。龍。使。漢  
恭。乃。卧。疾。藍。田。傳。出。居。興。元。漢。恭。為。權。樞。密。使。制。置。經。略。多。更。其  
手。車。駕。運。遂。代。令。收。為。大。神。策。中。尉。六。年。十二。衛。觀。軍。容。使。封

親。國。公。實。戶。八。萬。賜。號。為。驛。驛。使。國。初。臣。帝。崩。定。策。立。昭。宗。  
賜。號。恭。加。金。吾。正。將軍。獨。據。驛。驛。使。驛。驛。使。曰。朕。不。德。爾。拔。立。我  
矣。當。減。省。後。長。示。天下。我。見。故。事。亦。不。上。御。服。日。一。襲。太。常。新  
曲。日。一。解。今。可。禁。止。漢。恭。稱。百。餘。官。帝。是。問。游。幸。帝。對。曰。聞。恭  
宗。以。來。每。行。幸。無。處。不。發。十。萬。金。幣。五。車。十。部。樂。工。五。百。指。單  
紅。綢。朱。細。生。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几。曲。江。溫。湯。若。收。獵。曰。大  
行。送。宮。中。苑。中。曰。小。行。送。帝。乃。語。驛。驛。使。恭。於。是。率。相。常。昭。度。張  
澤。杜。讓。能。等。為。帝。言。大。中。政。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歛。漢。恭  
橫。恣。王。環。者。惠。安。太。后。弟。求。即。度。使。帝。問。漢。恭。對。曰。產。祿。傾。漢。

軒





三思危處。臣等不可封拜。陛下誠愛瑛。任以官職可也。不宜假  
節外藩。恐負勢驕。地不可制。帝乃止。瑛聞之。至禁中見復恭  
訪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欺分已。惟白為黔南節度使。道興  
元。而兄子守亮方領節度。除勅利州刺史。要瑛舟于江。宗廟賓  
家皆元。以舟自取。聞守亮知。復恭謀。謀是深術之。復恭以諸子為  
州刺史。號外宅郎。召大。奉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  
其門。守亮為天威軍使。本朝弘立也。勇武冠軍。人畏之。帝欲斥  
復恭。懼為亂。乃好謂曰。卿家胡子在否。吾欲令衛殿內。復恭以  
守立見帝。賜姓李。名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光寵甚。既勢鈞。遂與

復恭爭。恨相中傷。暴發其私。遂奉密敕。與太極殿。宰相對延  
英。論叛臣事。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覽然。歸指復恭。復  
恭曰。臣豈負陛下者。帝曰。復恭陛下家奴。而扇與至前殿。廣州  
不道。皆姓楊。非反邪。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收士  
心。胡不殺李姓乎。復恭無以對。會韓休守江陵。乃使人劫之。衣罪  
狀。斬其髮。節皆盡。韓休免。復恭子守亮為龍勳節度使。守忠  
洋州節度使。皆自擅賣賦。上書誅藩。朝政大順。二年。罷復恭兵  
出為鳳翔監軍。不肯行。因致仕。詔可。遣上將軍賜几杖。使者  
還。道腹心殺使者於道。遣兵高山。俄入居昭化坊第。第近玉山

營。守信為軍使。數省候出入。或告父子且謀亂。時順節遣  
領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與神策軍使李守節  
率衛兵攻復恭。為殺使者罪。帝御延喜樓。酒之。家人拒戰。守信  
亦率兵至昌化門。陣以待。會日入。復恭與守信榮族出奔。遂走  
興元。順節已斥復恭。則積募出入以兵。從兩軍中射。劉景宣。而  
門重。恭其意非常。以狀聞。帝詔召順節。執以甲士三百人入  
至銀臺門。訶止之。景宣引順節至殿前。却將副光審出斬之。送  
者大譟。出延喜門。刺永寧里。盡夕止。實德歲與順節。皆為天威  
軍使。順節誅。順德憤。重連。亦奏誅之。於是鳳翔李茂貞。邠州王

行瑜。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皆動守亮。納叛臣。請  
出兵討罪。軍陳不仰度。茂貞請假山南招討使。官戶惜類。執  
不可。帝亦謂茂貞。濟山南。必難制。詔兩解之。茂貞動復恭。自謂  
隋諸孫。以恭常稱唐。故名復恭。是狀明白。且請削守亮官爵。遂  
僅與行瑜出討。自號興元節度使。詔宰相書。悻悻不臣。帝為下  
詔。令茂貞行瑜討之。景福元年。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奔閬州。  
茂貞以子繼。繼與元。詔吏部尚書徐彦若。為鳳翔節度使。而以  
茂貞帥興元。不拜。請繼。繼為留後。帝不得已。授以節度使。自是  
茂貞始驕。復恭與守亮等。自閬州將北奔太原。趨高山。至乾

元為韓建通士所舍。即新漢恭守信。權車送守亮京師。表首長。守亮。茂貞上表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兒但積。業訓兵。何進奉為吾拔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之。策圖老。奈。有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賴此。假子。唐傳奔太原。收。其尸。李克用為中書。詔復官爵。

論曰。承天門雖隋家舊業。而楊漢恭非隋氏諸孫也。李茂貞。前漢所寄似不足信。惟是后弟。獲於江。詔使戍於。則誰莫。尸之代。況與元拒命。身為戎首。即不如茂貞言。亦安得逃。無。將之戮乎。雖然。向微激於張。或亦不至於此。信乎端。極重。地。

必非小有才者所主。楊守亮。本姓名守亮。守信。守亮。弟也。為漢恭所。天。

劉李述

劉李述者。本微軍。稍顯於信昭間。捐棄極微。使楊漢恭之。帝。以而門重。為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時李茂貞得與元。愈。跋扈不軌。宰相杜讓能。與內。極微使李周謹。及李述。謀誅之。乃。與師。以副軍王武正。為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鐵剛之。茂。貞引兵迎。盤屋。薄典。平。王師。遂逼。歸。鼻。以陳。暴言。讓能等。罪。京師震恐。帝。安福門。新。遂。周。謹。以。讓。茂。貞。更。以。駱。全。權。劉。景。宣。代。為。兩。中。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李。克。用。率。師。討。茂。貞。次。渭。北。同。州。即。度。使。王。行。瑜。奔。京。師。謂。景。

宣等曰。以。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鋒。景。宣。方。與。茂。貞。時。致。全。權。與。鳳。翔。衛。將。關。主。共。脅。帝。降。岐。王。行。實。及。景。宣。子。繼。成。繼。火。刺。東。市。帝。登。承。天。門。天。嘉。驛。閣。帝。懼。暮。出。城。城。士。民。送。者。數。十。萬。至。谷。口。人。昭。死。十。三。夜。為。盜。掠。哭。聲。殷。山。從。駐。石。門。茂。貞。恐。乃。殺。全。權。景。宣。及。主。自。解。天子。還。京。師。以。景。務。脩。景。道。弼。代。之。賊。專。固。率。相。崔。胤。惡。之。徐。廣。若。王。持。權。禍。不。解。稍。抑。胤。以。和。北。軍。胤。怒。勸。持。黨。官。監。不。忠。罷。去。俟。賜。死。流。道。弼。耀。州。務。脩。愛。州。並。元。滿。橋。迎。者。若。于。南。海。乃。以。李。述。王。仲。先。為。左右。中。尉。候。亂。尤。甚。時。帝。嗜。酒。怒。責。左右。不。常。李。述。等。愈。自。危。先是。王。

子病李遂引內醫工平讓讓弱。久不出。李遂等共白帝。宮中不可幸處人。帝不納。詔書籍不禁。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金忠為兄弟。遣從子希正與許卿官程巖謀廢帝。會令忠遠天平即度劉使李振上計京師。巖因回。主上嚴忌。內外惴恐。左軍中尉欲廢帝立明。若何。振回。百戰戰事三歲。即主帝也。亂國不義。廢名不祥。非吾敢聞。若正大沮。帝夜視苑中。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滿。上門不啟。李遂見胤西宮中。殆不測。與仲先車王亮。亮薛蘇偃。李師度。徐君回。總衛士千人。殺闖入。謀所主未火。是夜宮監竊取太子以入。李遂等。回歸皇后。今日平讓讓弱。勅上殺人。讓讓弱。皆大不道。兩軍客知之。今主皇太子以主社稷。禁明陳兵廷中。謂李相曰。上所為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太子見群臣。即召百官看養。胤不許。對。李遂衛皇太子至禁廷院。左右軍。及十道御官。介澤程巖等。指思玄門請對。士皆呼萬歲。入思政殿。遇者輒殺。帝方坐。乞巧。見兵入。驚墮於牀。將走。李遂仲先持帝坐。以所持對狀。查地音帝曰。某日某事。爾不逆我。罪一也。至數十。止。皇后出。偏拜曰。讓大家勿使怖。若有罪。唯軍客謀。李遂出。百官奏曰。陛下捨保子。勅。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明。東宮。李曰。非與爾等歡喜。何至是。后曰。陛下知軍客語。宮監

提帝出思政殿。后偏言曰。軍客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曰。朕久疾。今太子監國。巖等皆呼萬歲。后以傳國寶授李遂。就帝。左右十餘人。入因中陽院。李遂泣。全以金以充贖。師度以兵守太子。即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大赦天下。東宮官屬三品。賜爵一級。四品以下一階。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群臣加爵秩厚賜。致。附上下。改東宮為問安宮。李遂等皆先謀殺。以主威。夜報。書出尸十輩。凡有亂於帝。悉殺之。殺帝弟。王。師度。尤奇。帝左右出入。搜索太子勅。報曰。李遂。李衣盡服。夜洗。食自害。進。下至紙筆銅鐵。疑作詔書。兵器。皆不與。方寒。公主增御。無余。喪。聞外廷。胤告。雖於朱金忠。使以兵除君側。金忠封胤書與李遂曰。汝翻覆豆圖之。李遂以責胤。胤曰。吾人偽言。從古有之。必以為罪。請誅不及族。李遂易之。乃與胤胤。胤金忠曰。左軍與胤盟不相害。然僕歸心於公。并送二侍兒。金忠得書。志曰。李遂使我為兩面人。自是始離李遂。子希度至。汗。言。胤立奉計。又遣李奉本。齎示太上皇。語。金忠狐疑不決。李振入見曰。聖力伊庚之亂。以省霸者。今聞奴出。初天子。公不討。無以令諸侯。乃因希度奉本。遣振至京師。與胤謀。是時李遂欲盡誅百官。乃就帝決天子。今天下都將得德昭。量從實。盜沒發。

五十端。仲先家傳之。皆其情。林達喜。臥問其不道。曰。能殺兩中尉。迎太上皇。而王大功。何小罪足羞。又達家告德昭。對帝內。家凡通意。德昭迎。則得周永。期十二月時。伏士。每福門侍。且。仲先。來肩與達朝。德昭等劫之。新來宮門外。叩少陽院。叩申。送賊新矣。帝疑未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昭擲仲先頭以進。宮人歎。扉出。御長樂門。群臣稱賀。永詣馳入。左軍執李達。房範。至。樓前。胤先。或京兆。尹郭元規。集萬人持大械。帝訪李達。未已。萬。械皆進。二人同死。械下。達尸之。兩軍支黨死者數十人。中官奉。太子適入左軍。收傳國璽。齊經死并中。出其尸斬之。金忠。權送。

嚴京師。斬于市。李達等夷三族。以德昭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使。送塞檢校司徒。容管節度使。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氏李。曰。德昭。曰。房範。永詣亦檢校司徒。管節度使。視宰相。皆被。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圖形。凌煙閣。留宿衛。凡十日乃休。賜內庫。珍寶。賜之。當時號三使相。人臣無比。初。延英宰相奏事。帝平可。否。樞密使立侍。待與聞。及出。或矯上旨。謂未然。數改易。撓捕。至。是。詔如大中故事。對延英。而中尉。先降樞密使。候告殿西。宰相。奏事已畢。業前受事。師虔請於屏風。後錄宰相所奏。帝以候官。不許。下詔。與徐青。同誅。

論曰。唐室開元。當劉李逆時。月已逾於戡。望而操于扶。矢者。群。然。時。既。於。高。城。之。側。矣。猶。弗。少。戢。而。壯。是。務。用。至。殷。顯。廣。主。而。幽。君。父。是。自。達。其。禍。也。萬。械。俱。進。踴。足。以。對。一。時。之。忿。示。

李德昭。賜姓。名。李。顯。昭。  
李達。李。顯。昭。李。顯。昭。

韓全誨 張彥弘

韓全誨、張彥弘著，皆不知所來，並監鳳翔軍。全誨入為內樞密使，劉季述之誅，崔胤、陸展見武德殿右廡，胤曰：自中人與兵王室愈亂，臣請主神策軍，以康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昭宗意不決。李茂貞語人曰：崔胤奪軍權未及手，志滅諸藩矣。事聞，召李勣昭等，問以胤所請奈何。對曰：臣世世在軍，不聞言生主衛兵，且罪人已誅，將軍還北司使，帝謂胤曰：謀者不同，勿庸主軍，乃以全誨為右神策中尉，彥弘為右，皆拜驃騎大將軍，表易簡，同發客，為樞密使，胤怒，約東地鄭元規，遣人狙殺之，不克，全

誨等知胤必除已乃已。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卿徽繼之，胤亦諷米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毒散恩顧之，韓俊聞此，汴交戍，數誅止胤，胤曰：兵不肯去耳。俊曰：初何為召邪？胤不對，諸皆知京師不沒安矣。全誨彥弘及李勣，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胤因請盡誅之，全誨彥弘見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始詔囊封奏事，宦人更求麗妹，知書者數十人，侍帝為內詞，由是胤計多露，始張濬判度支，楊漢恭以軍贊之，奏假監餉一歲，入以濟用度，遂不沒還，至胤乃白度支財盡，無以饋百官，請如舊制，全誨摘李繼筠，訴軍中匿

者，請割三司隸神策，帝不能卻，詔罷胤，胤憤發，胤繼之，全誨等懼帝誅已，與繼筠彥胤繼筠交通，謀亂，帝聞，令狐漢、潘請召胤自新，彥誨必息，不然皆自疑，禍且速，繼和之，山崎孟群，帝乃止。是時全忠并河中，胤為急詔，令入朝，又詔書曰：上及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若漢至，必先見討，全忠得詔，還汴，急師討全誨，帝以高忠，又欲其與茂貞同功，即詔并力，全胤詣二鎮書，示帝意，全忠取同州，汴兵九七萬，咸震關中，全誨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下，幸聞東，將謀傳謀，臣不忍見高祖天

下移它姓，願至鳳翔，合義共討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全誨急，即火其下，帝降樓，乃次西齋，彥胤等以帝未即駕，愈諄，宮中禁索苛，帝與后相視泣，宮人私逃出都，民崩沸，或奔開化坊，依胤第，自固，聞無留家，鳳翔軍與右神策兵，陣大衛長樂門外，若此，雖然，於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望恩政殿，時彥胤先入鳳翔，全誨通帝出，惟皇后諸王數百騎為衛，帝繡袍塗金帽，以右軍軍進寶，天復元年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遂火宮城，繼筠彥胤致初百官，遣天子，李德昭等，按兵衛之，乃得免，茂貞以帝居監屋，全忠取華州，下令自釋曰：吾被詔及得宰相書，令入朝，既至

皆偽也。遂召全詣寒驚天子。會朱輿出還。暴寒草莽。吾當入對。言賦時。公卿皆在長安。數日不聞朝廷教命。亂使王濤見全忠。曰。上猶在盤屋。公宜亟進。群臣虛知敬等。奉祀全忠請而迎天子。各曰。進則似脅屈。退則有國。然敢不勉。風車百官迎全忠滿橋。八舍長安。一音而西。茂勇聞全忠至。以帝入鳳翔。從臣燒三四人。全忠遂移達萊請入鳳翔。奉來天子。許部將康懷英數破李繼昭于武功。禽賊六千級。全詣懼。請救於李克用。克用遣全忠書。勸執崔胤。洗海內諍。全忠不從。進屯鳳翔。來僞。茂勇登城。附語曰。天子欲哭于城。說人誤公來。公當入覲。全忠曰。官官脅

驚車輿。吾以其罪。迎上東還。王非同謀者。尚何所言。明日圍鳳翔。茂勇不出。帝遣中人詔全忠班師。不奉詔。使若丹往。全忠曉命。引兵攻邠州。李繼昭嬰城三日乃降。唐其妻。漢茶繼藏守回壁三原。胤與鄭元規至三原。邀說全忠。全忠亦自開茂勇將戰。從營渭北。據高原。戰不勝。全忠夜入盤屋。拔藍回。復屯三原。時李克用攻慈隰。救鳳翔。全忠還河中。克用部將李嗣昭戰數不利。全忠取晉汾二州。嗣昭通運河東。全忠曰。賊茂勇所倚。今敗矣。何能久乎。胤復說全忠曰。宜整謀擁帝入關。且注全忠執其手。乃定計迎天子。會朱友寧敗岐兵于莫父。居人皆入保。全

忠以精甲五萬。與茂勇決戰。岐兵敗。什萬餘。茂勇帳下八百人就降。乃舉城自夏北去。其連不能解。昨敗略相惜。拔軍十餘里。救為全忠捷報。不濟連。城中日困。全忠由是取鳳翔坊咸隴等州。間劫穀以饋軍餉。故能不乏。茂勇與全忠有舊約。增甲士守宮殿。初帝至鳳翔。有鴉數萬棲殿樹。謂之神鴉。俄而鴉不來。人以為凶。全詣等小人既勢富。更相惡。不浸遠慮。時則用事短。帝報附御膳。賜全詣等三銀。帝曰。難濟時款。同味身茂勇食則菜。帝曰。此漢池魚。茂勇曰。臣奉魚以饋天子。聞者皆驚。於是全忠軍攻東城。焚橋慶戰。部將李繼龍出降。茂勇懼。塞關

誅中官以解難。先遣書曰。禍亂之生。全詣首之。變與舍卒。故迎天子至此。且公未至。懼它盜為陵。公既志輔社稷。請奉乘輿還宮。俾得以救賊從。全忠然許。然軍稍薄。城大譁者。三岐軍皆投整無關意。帝召茂勇。全詣。唐僞。及宰相薛檢。李繼茂。繼忠。謀和已決。中官漢溫羅。它日帝召茂勇等曰。十六宅諸王。日奉殺死。若十三王。公主夫人皆問日食。今又將湯奈何。皆不敢對。有衛士十餘人。叩左銀臺門。遮全詣罵曰。破一州。賊死者十萬。徒以軍容教人耳。全詣謂茂勇曰。頭訴。茂勇雖曰。士位亦何知。漢訴于帝。不許。李繼昭見全詣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驃

騎漢改吾族子焉之乃出降。官堅數傳援軍至皆相賀。百姓笑曰。始我乎。是時全忠令四鎮兵十餘萬。營壘相屬。晝夜攻。外兵詔守者曰。初天子賊。守者亦詔外兵曰。奉天子賊。諸鎮見崔胤。皆狐疑不出師。唯青州節度使王師範。取兗州。聚華州。李克用攻晉州。以為機。全忠懼。圖孟憲。全指尋素請除。當為全忠胤所憚。乃請先殺之。以迎天子。帝既見官人背違。而茂貞又其黨。全忠雖外示順。終持逆。皆不可倚。故特裏漢。休趙匡凝。然不得去。乃定計歸全忠。以好近禍。三年正月。茂貞請遣使諭全忠。詔崔樛扶中入都。達詣性。既行。又命官人龍顯龍見全忠。諭要

旨。乃以薛玄暉入衛。二日。茂貞獨見。至日。全諭彥弘恨甚。連食不能捄。自見勢去。計無所用。出頭喪氣。帝召韓偓見。求權門。執手涕泗。帝曰。今先去四大無。除以次誅矣。於是內奏八輩。候廷中校命。每一輩以衛士十人。取一首。賊而全諭彥弘易簡。敬容皆死。即詔第五可範。為左軍都尉。王知古楊虔朗為樞密使。知古領上院。虔朗領下院。贈筠雖誨彥弼皆伏誅。茂貞取其輜重。是夜誅內諸司。使常處廷等二十二人。悉以首內布囊。詔將玄暉學士薛昭矩送全忠。以是皆不肯使東。東者。既斬之。全忠大喜。漏告軍中。以姚洎為岐洋通和使。全忠詔茂貞書曰。

官者乘驛于不已。回粟王音。是示茂貞有懼。遂誅小使李維基等十人。於是開聖門。全忠猶攻北壘。帝遣龍翔賜御中箱。寄器使羅兵。又捕散中官七十人。全忠亦使東北誅黨與百餘人。天子入全忠軍。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家皆傳呼。徹三伏。有詔釋全忠罪。使朝服見。全忠伏地泣曰。老臣位將相。勤王無狀。使陛下以此臣之罪也。帝亦嗚咽。命韓偓起之。解玉帶以賜。召之食。帝顧衛兵。或有惰廢者。因顧偓曰。全忠為吾繫之。全忠跪謝。許決于背。而左右莫敢動。是夜帝三召皆辭。未及倫。以兵衛帝。李克用引軍去。帝還京師。胤全忠謀誅華五可範等八百餘人。

於內侍省哀號之聲。聞於路。留華弱數十人。係宮中。薄掃。胤以鎮人性謹厚。即詔王鎔擇五十人。為敕使。內諸司。官官主碩者皆罷。於是連諸道監軍。所在賜死。其財產籍入之。詔以中官骨遂狀。及全忠迎東。與本末。告方鎮羅監軍院。咸視國初故事。以二十人為首。衣黃衣。不得養子內諸司。皆歸省。若寺西軍。內外公鎮兵。悉屬六軍。全忠還汴州。帝以第五可範等無辜。頗憐之。為文以祭。自是宦傳詔命。皆以官人。始劉季述專廢主。中人皆與聞。帝反正。誅季述。及薛齊隆數族而已。餘皆不問。又悔之。後稍誅戾群宦。歲不安。時帝懲幽辱。能勵心庶政。數召見群臣。

問治道。有志中興。而全諱能手權。外召疆臣。初奉朝以相吞黿。年同閭里。窮討秦諫。名側雖清。而全志勢逐張。帝卒就死。全以亡。其禍本於全諱。諱私云。

論曰。崔胤受父秘記。謀除中官。必欲去之。以快其意。勢不待不假外兵。外兵入。而唐社移矣。嗟。嗟。即詎獨自壞其門。已和史臣悲漢唐之季。亂亡一轍。而推本於人謀。洵利大。使小人當國。則其謀米有不測者也。故易曰。窮折之復。公。陳其形。澤。論相者。尚三漢焉。

李德裕。即同水諱。於李德裕。李唐何。同時賜姓者。也。

歷代內侍考

五代

漢唐

張承業 張居翰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初閭為內常侍。張承業。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通意。因以承業為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為承業。不忍殺。屬之解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遷為監軍。晉王

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我子累公等。莊宗常凡事承業。歲時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富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自貞簡太后歸德。地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歎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發蒲情。當賜伶人。而承業主裁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席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為賜。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



臣所請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老臣教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致用之，何必問臣？」則盡其散。豈獨臣受賜也？莊宗顧允行致曰：「朕勅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當家國之歸。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聞者泣。承業手今去，承業齊承殿寶跡焉。曰：「聞寶未溫之誠，常思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忘，而反指使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苦懼，乃酌而進。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救此。」為吾分過。承業不肯救。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譴承業曰：「小兒忤公，已嘗之矣，明

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府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懷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府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唐因以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誅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親。誅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耻，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皆之仇讎，而天下行於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

之洪範，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宗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西歸，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諸人指而數曰：「此本朝教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僕老奴，有與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振廷令。張從政之養子。昭宗時為宛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

晉山之北，以先其漢軍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率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宗滅梁而歸，宦官固以用事，郭崇韜入專任政，居翰默然苟免而已。親王政司，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州，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親王殺之。詔書已即書，而居翰費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往指去衍字，改為一家。時有降人與衍俱來，某十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祐三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

論曰吾聞張留侯始為韓永霸至其苗裔揚何天心唐室  
之元而唐有它也。嗟乎。唐室養士三百餘年。而我意伏難詢  
哉。僅得之一擯。余之老奴。代居翰以一字活千人。仁矣。而不  
事明宗。求歸田里。豈徒然。苟免者乎。大此兩人。當昭宗時  
諸元矣。幸以區免。而其後皆足以自樹。然則內侍省之誅。誰  
謂無冤濫哉。是政當固者。權不可。威亦不可。賜先。而杜  
諸微。結事而去其泰。斯已矣。

### 李從襲 馬紹宏

宣宗李從襲。莊宗供奉官也。同光三年。莊宗封長子。贈友親王。  
與郭崇韜。將兵六萬伐蜀。自出師至王衍降。凡七十五日。兵不  
血刃。然贈友親王為都統。而軍政號令。一由崇韜。初莊宗遣從襲  
監中軍。高品李從安。呂知柔為典賜。從襲等。素惡崇韜。又見崇  
韜專任軍事。至不平之。及岐蜀。蜀之李重光。自王宗弼以下。  
皆多以蜀官。故崇韜。崇韜父子。而親王所得。匹馬米常。唯坐  
席柄而已。崇韜曰。大軍寧。將吏賓客。趨走並庭。而都統府。唯大  
將展謁。衙門閉然。由是從襲等。不勝其憤。崇韜亦素嫉宦官。嘗

謂贈友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為太子。俟王上千秋萬歲。遂  
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從襲等聞此言。皆切齒。已而崇  
韜率蜀人見贈友。請留崇韜。驛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  
贈友為備。贈友謂崇韜曰。陛下侍侍中如御。尊之廟堂之上。  
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墮勇之地。此事非予敢  
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贈友。延嗣  
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甚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  
嗣。崇韜有異志。恐危親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  
贈友。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

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崇勳方遣任國等分出招集。恐漢  
生變。故師未即還。而虜時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  
事勢已不可。獨攬之作。固不容髮。若能三千里往漢軍。命乎。則  
皇后以青瑣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使今果決。皇后  
不待請。因自為數典。遣使收崇勳。明年正月。崇勳任國等可  
以待知祥之至。崇勳期班師有日。青瑣至蜀。出皇后教示。崇勳  
繼發。因今大軍將發。未有警謁。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衆等泣曰。  
今有敵。王苟不行。使崇勳知之。則吾屬無賴矣。崇勳曰。上無  
詔。徒以皇后教。豈能執招討使。從衆等力爭。崇勳不得已。

而從之。詰旦。從衆以部統命召崇勳。崇勳登樓以避之。崇勳入  
升階。繼發從者李環。極碎其首。繼發遂班師。至興平。聞明宗反。  
兵入京師。繼發欲退保鳳翔。至武功。從衆勸繼發馳趨京師。以  
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筠。斷浮橋。繼發不得渡。乃循河  
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衆謂繼發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  
且自圖。繼發徘徊注下。久之。面稱而卧。今李環極殺之。  
宦者馬紹宏。嘗與郭崇勳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  
即位。二人當為樞密使。而崇勳不欲紹宏在上。乃以張居翰  
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勳。因置內勾使以

紹宏之。天下發救出於祖廟。皆經內勾。既而文潯繁州  
縣為樂。遂罷其事。紹宏尤側目崇勳。因請王寵祀劉氏為皇后  
以自固。劉皇后卒。故崇勳。明宗自魏州入覲。奉朝請于崇勳。莊  
宗雖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  
宗之反。紹宏啟之也。

論曰。郭崇勳與韓偓。固且不待其死。然崇勳不死。明宗猶  
虞而顧。而莊宗或可恃以無恐。豈遂至狼狽而失權乎。故崇  
勳之首方碎。明宗之將已前。繼發聞韓偓子繼澤。持不斯勢  
亦不待漢生也。嗚呼。韓偓大臣。通表元子。如從衆者。雖服上

刑。不足以其辜矣。馬紹宏見信於莊宗。而奉命不忠。輸情  
所忌。罪寧減從衆乎。第不知明宗猶誅閹宦時。此輩得免。利  
保否。身向延嗣。樂得於王衍。而喪身於張發。天道好還。乃爾  
哉。崇勳子延諒。

同光四年二月己丑。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此即  
馬紹宏。賜姓李也。

楊希聖

楊希聖，莊宗平盧監軍也。即度使符習，以鎮兵討趙在禮。習未至親，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胙縣。希聖聞習為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為希聖所信，臨希聖曰：「內侍志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致命？且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遠慮也。希聖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聖，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因自求為節度使，明宗以尋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浸鎮天平。

論曰：楊希聖忠矣，而關於事機，卒為王公儼所愚，以元惜哉。然事雖未成，而其心則可無愧也。故特表而出之，以風末世。

孟漢瓊

孟漢瓊，明宗監微使也。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與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未弘昭，漢瓊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初，晉重梅討閬西，漢瓊自行營還，用晉重梅過岳，遂罷重梅。重梅見救，長興四年十一月，明宗幸士和亭，得疾。奉王遣榮入問起居，帝疾甚，不能知人。既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弘昭等奉方圖其事，張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奉王反，即以兵誅之。明宗聞奉王已死，悲咽幾墜於榻。越六日而崩。弘昭賁漢瓊至魏，召奉王逆厚入立，是為愍帝，而留漢瓊，權知

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等乃謀從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召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兵已東，愍帝大懼，急召弘昭計事。弘昭乃自按于井，安從進亦殺瑛于家。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與而殺之。廢帝即潞王從珂也。

論曰：五代時有石昂者，為節度使符習所重，召為臨淄令。習朝宗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彥朗，贊者以彥朗父諸石，更其姓曰石昂。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

害。俗謂姓石非右也。青朗大德。擢衣趨去。即趨出解官歸。謂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利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為戒。當明宗已病。送榮極起有端。而朱弘昭過營。不能見。幾而作。翻反依阿。婦寺人。竟相機殺。送榮立悲。帝傷然。自以為功。而不知坐席未溫。身已殛死。為天下笑。夫非萬世之炯戒。代若孟漢。漢者。則足以發其軀而已矣。

趙

李弘規

趙王王孫。儒於富貴。人好老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拙。留游西山。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富貴。富貴者石希蒙。與孫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孫自西山宿龍營。孫將還府。希蒙止之。在昔李弘規諫曰。今吾王身自暴露。以親兵石。而大王錫軍。因之同。為游政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還。使一大門。門不閉。送者大。王秋何歸乎。孫懼。從繁。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探中。塞於於帳前。四軍士營矣。雖送王歸國。弘規雖而

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誅軍士。孫不答。弘規呼甲士新希蒙首。擲於路前。孫懼。還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請以萬亂。起平。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孫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孫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

論曰。蜀莽兵諫。君子非之。漢昭親太后弟也。殺一漢使。文帝執裁以法。蓋人臣無將。將而希諫。其何以訓焉。石希蒙。昭祚。王孫。侯進。志。李弘規之諫。是矣。然一不見聽。而帳前露刃。希蒙矣。元。外漢法。所亡刑者也。且弘規本諫。豈真為王孫立

忘計獨特以已與希常立侍左右而希常引起獨親不勝懼  
恨故希常而前之耳其與漢御俱談非不孝也然法至於談  
止矣而必談窮究則舉心動搖即微張文禮親軍其無難  
者乎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微矣夫

前司

唐文康 朱光嗣等

司王王達晚多而寵賢地餘氏與林叔地皆以色進事房用事  
文結官著唐文康等子與外改建年老昏老文康判六軍事無  
大小皆決文康初建以幽王宗務親親已信王宗傑子諸子最  
材賢致於西人擇立為太子而郭王宗衡最幼其母徐賢地與  
文康數相士言所相最善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由是得王  
及建康文康以其入宿衛誅去建康將故時大臣間建康皆  
不得入見久之王宗衡等排闥入言文康致為變乃赦之建國

以謂是時大臣多許高故人也必不為太子用思擇人未得而疾  
急乃以宣著家光期為樞密使判六軍而建康太子王去宗名  
衡年小寵法幸其政於光期光期景潤澄王承休時陽晃四  
泰傳等而以轉昭潘在迎顧在鴻展肥等為伊家起堂華苑元  
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請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  
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伊家瑤人日夜醉飲  
其中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  
若仙乾德六年以王承休為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泰州也承  
休以書著詩寄為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街通之安重霸

彼說多智，若事人，是時深結承休，因勸承休求襲秦州。衍遂以承休為節度使，重霸為其副，使承休多取秦州花木獻衍。衍東游，衍亦以承休妻嚴氏故。十月，李秦州、群臣切諫不聽。衍至秦州，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還。留王宗弼守秦州，遣王宗勳、宗儀、宗昱、宗英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弼、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賊於唐師。衍自秦州還至成都，百官及漢宮迎謁七里亭。衍謂宮人作回鶻降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群臣相對涕泣。而宗弼亦自秦州馳歸，登大玄門，收成都戶籍，昭官著，未光嗣、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于

難矣。母主蕭亦以計迎承休，而以秦成階三州降于唐。可遂亡。

太后太妃，  
休賢妃淑妃。

論曰：王建崛起屠豕，屢經戰陣，始事楊漢光為都頭，繼膺白令，故為限子復光，猶知有朝廷。而十軍阿父欺君謀國，則違昨日擊者也。奈何晚年昏于祀義，而中官用事，獨不察唐之覆轍乎？至為太子擇人，而竟以宋光嗣當之。大衍駭然于耳，彼見其父之簡任在此，安得不信而幸之以政也？是故君子創業垂統，務為可繼，斯善矣。

南漢

龔澄極

南漢王晟，初名洪熙，性剛忌，不能任臣下，而倚任其嬖倖。宦官林延遇、宮婢盧瓊仙，內外專恣，為教戰，晟不復省。晟卒，子張立，張尤惡，以謂群臣皆自有家室，勸子孫不能盡忠，惟官者親近可任，遂專其政於官者。龔澄極，陳延壽等，至其群臣有敢用者，皆聞，然遂用。澄極等既專政，張乃與宮婢盧新女等，淫戲漢宮，不復出省事。延壽人引女至龔胡子，自言至皇降胡子身，張於內殿設帳，陳寶日，胡子冠連遊，冠衣紫霞，極坐帳中，宣稱福。

中張為太子皇弟，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瓊仙、龔澄極等，事附之。胡子乃為張言，澄極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尚書左丞鍾允章奏政事，深嫉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曰：「大寶二年，張祀天南郊，前三日，先事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者，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先事迎叱之。帝真馳走告允章，張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玉治之。允章與用玉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兄，俟其長，公可告之。』帝真聞之，為曰：『及賊敗，使而子報讎，卿遂入曰：『張、薛角二子繫獄，遂誅之。』陳延壽謂張曰：『先帝所以

得傳陛下書。由是殺群弟也。勸張誅諸王。張以爲然。殺其弟  
桂王曉。與是歲建隆元年也。張將即延項。言於張曰。漢唐亂  
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廷歸於無事。今兵不  
戢。而人主不知存亡。天下亂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  
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直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張  
修兵爲備。不然。恐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張情然其言。爲虎  
惡延項言。五。漢恨之。四年。芝蘭生宮中。野獸所咬。門。苑中羊吐  
珠。并。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樂胡子皆以爲符瑞。詔群臣入  
賀。五年。張以官著李托養女爲貴妃。身寵。托爲內太師。居中專  
政。許彥真既殺。先章。惡。龔澄樞等居已上。謀殺之。澄樞使人  
告彥真反。誅之。七年。宋師南伐。克郴州。龔彥實。陸光國皆戰  
死。除宋退保韶州。張始忌延項言。遣延項以舟共出。說口抗宋  
師。舍師退。延項訓士卒修戰備。藉人倚以爲良將。有諸著。殺無  
名。言。于延項反。張遣使者賜死。九年。宋太祖詔李煜諭張。使稱  
臣。張怒。因遣使著。龔澄樞。十三年。宋遣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  
師次白霞。張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  
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  
張喜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

思如此。開寶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張將內侍潘崇徽。先降師。  
次瀧頭。張遣使和求贖師。二月。師度馬道。張遣其右僕射蕭道  
奉表降。潘行。張遣使。漢令整兵拒命。美等進師。張遣其弟祥王  
保興。率文武詣美降。不納。龔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  
吾國寶貨。而焚馬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運也。乃立焚其府庫。宮  
殿。張以海船十餘。悉載珍寶。將入海。官軍果竊其舟以  
逃。師次白田。張素衣白馬以降。張弟名。與  
論曰。嗚呼。劉張聞至此乎。自古中唐之志於國也。孰與朝。師  
而張疑。有家室者。必懷內顧。然則當安師之南。澄樞守賀  
州。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皆不能發一矢以抗敵。而連降  
者。崇岳。竊通著。樂。龔。張。謂所謂無家室而親近可任者也。  
竟誰爲張盡忠者。耶。不亡又真待焉。柳開諸大氏。書人。或  
衆君子。且于社宮而謀亡書。言叔張。請待公孫。張爲政。其  
後。曹伯陽。王公孫。張爲司城。以聽政。而曹亡。南漢主。龔。更名  
龔。有胡僧言。漢書。滅劉。者。龔。也。由是。龔。爲。龔。至。張。而。果。用  
龔。澄樞等。以亡其國。主。小人。柄。用。困。辱。天。意。而。人。力。無。如。之  
何。耶。柳。亦。世。澤。既。折。而。繼。世。者。五。以。自。作。之。孽。故。然。不。可。述  
也。大。書。之。世。澤。備。述。耶。劉。隱。之。澤。僅。足。沒。身。而。龔。爲。刀。鋸。支



解劉劉之利。至於校學。此豈長世之術哉。况虞其是。而張  
又承之以間。縱微繫澄極等。固亦未有不亡者也。昔秦始立  
羅天下以得胡。而卒亡秦。祥者。近在胡亥。然則滅劉之弊。主  
即劉之弊。子孫不肖。遂世如風。八平。即其亦自指其必  
亡。微與亡之故。都又安可盡得之。大憲代。繫吉儀。

問

林延遇

問。國人林延遇者。問主娶南漢。置國付所。子漢使。延遇主之。南  
漢主數問以閒事。終不對。延謂人曰。去問語。去粵語。廣人  
宮禁。當如是。今問主死。求新。不許。素服向其國哭者三日。  
論曰。世降五季。其國人道哉。路人親。傳令視國者。舉朝主  
是。而林延遇乃心居國。以去問語。問為。正豈孫孫之。百乎。獨  
其初何以與宮婢比。而專恣為殺戮也。則其哭也。亦許善忘  
之哭。故主耳。為許而已矣。



歷代內侍考卷之十

宋

神官

神官。父思。五代時為內侍。奉勅皇城使。元神興。左領軍衛大將軍。致仕。神官初為黃門。太平興國中。從征太原。探甲營。中流矢。補遣入內高品。監并州戍兵。傳出。聚賊前。流賊若三十。六。斬十餘級。大獲鎧甲牛馬橐駝。因築三營。詔賈之。凡斗。命與。戶部。長州。時。廣。御。羅。賦。等。十四。族。以。故。神。官。率。兵。大。破。之。焚。其。廬。帳。斬。十。餘。級。虜。獲。甚。衆。雍。熙。中。朝廷。遣。使。給。爵。府。州。茶。

通部。肅。政。契。丹。者。歸。以。金。帛。神。官。上。言。張。子。野。心。由。此。或。生。邊。隙。乃。止。俄。轉。殿。頭。高。品。淳。化。中。使。河。東。閱。視。堡。柵。其。時。慕容。德。瑩。自。邢。臺。渡。沁。州。水。五。部。詔。神。官。奉。傳。權。州。事。環。州。通。遠。內。接。與。陳。德。立。封。之。破。牛。家。族。二十八。部。且。親。度。通。遠。入。宣。武。路。就。命。環。慶。同。駐。泊。牛。家。族。復。歸。求。報。又。破。之。賊。降。黨。於。杜。泉。頭。獲。其。渠。帥。九。人。而。或。死。即。以。獲。之。之。等。遣。供。奉。官。與。四。部。城。部。道。重。州。署。糧。即。命。駐。泊。李。繼。遠。入。寇。與。慕容。德。瑩。聚。破。其。堡。柵。焚。帳。集。獲。人。畜。數。萬。計。連。詔。嘉。獎。遣。內。殿。崇。班。至。道。初。繼。遠。再。寇。重。武。神。官。遣。人。問。道。告。急。關。下。賊。聞。之。或。除。地。震。二。百。餘。日。城。



中。種。穀。皆。瑞。潛。遣。人。市。額。河。外。寄。運。以。入。開。出。兵。擊。賊。賊。引。去。以。功。拜。西。京。作。坊。副。使。又。命。于。滿。洛。河。清。遠。軍。援。署。糧。與。楊。光。泰。詳。遠。小。車。三千。運。糧。至。環。州。三年。遣。西。京。左。藏。庫。副。使。出。使。重。武。還。奉。對。稱。旨。由。授。供。備。庫。使。咸。平。中。出。為。高。陽。關。餘。糧。從。日。翼。地。檢。會。原。州。野。徑。族。三千。餘。衆。從。帳。于。岫。成。谷。大。森。壕。與。無。執。族。排。戰。詔。神。官。和。治。之。至。則。定。其。經。界。遣。悉。還。舊。地。入。為。內。侍。古。班。副。都。知。真。宗。朝。陵。留。與。劉。承。珪。同。掌。大。內。事。大中。祥。符。初。勾。當。三。班。院。又。掌。諸。王。宮。事。遣。西。京。左。藏。庫。使。領。案。州。牧。史。無。辜。性。來。國。信。神。官。在。職。精。恪。性。本。善。言。皆。鉅。萬。大。福。功。以。

宣。武。使。歷。內。職。三。年。卒。年。七。十。一。錄。其。子。守。志。為。入。內。供。奉。官。諡。曰。文。稱。宋。侍。宦。者。最。然。自。太平。興。國。中。神。官。已。典。兵。出。鎮。矣。大。軍。寇。神。官。前。年。非。遠。宋。之。初。改。明。於。警。方。鎮。而。關。於。防。內。臣。展。於。常。關。重。而。忽。於。于。軍。缺。創。制。立。禁。可。謂。無。遺。其。子。則。重。官。梁。師。成。之。禍。毋。亦。作。法。者。臨。之。存。耳。

王仁康 李神福 李神祐

王仁康，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歲，事太宗于晉邸，服勤左右，甚淳謹。及即位，宣侍讀，頗稱旨。歷入內，小成都知洛苑副使，命典宮闈出納之命。最居親近，嘗與崇為錫等，發奉印陰事，雍熙四年，被疾，遣太醫診視，年四十一，特贈內侍省內侍，安朝以來，內侍都知押班，不領他職，淳化至道沒，皆內殿崇班以上兼充。多至諸司使，有領觀察使者，沒皆有暗官，官路蔡事，舊制內侍人，許養一子，以充繼嗣，開寶四年，以其事則起訟，詔自今滿三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違者準前詔杖元。

咸平中，徐志通為溫台等州地檢，坐取李猷男四人為假子，又縱李畧民家小兒，致其母抱，杖海元，決杖配掃灑班，復中前詔，以戒厲之。

李神福，開封人，父繼美，仕漢唐為內侍，顯德初，為御廚都監，時內臣止以服色為貴，太祖特賜紫，遂至右領軍衛將軍，神福少路事晉王府，謹恪，解上意，未嘗少怠，太宗即位，授入內高品，從征太原，攻城之際，性來梯衝，開宣講詔命，即行在所，遷殿頭，太平興國六年，指入內高品押班，遷副都知，勾當翰林司，轉入內班，都知兼勾當，祇候內品班，淳化四年，遷崇儉副使，勾當皇

城司庫，初為黃門之號，轉入內黃門，都知，咸平初，宮苑使太宗封，華札，神福每侍側，多獲剽奪之賜，及不豫，神福朝夕左右，躬視藥膳，真宗即位，遷皇城使內侍省，入內侍都知，領忠州團練使司書，永熙陵行宮事，時樸馬太宗聖容，以神福立侍未幾，求罷，都知，加昭宣使司書，皇城司，賜華宮城側，遷侍內上，為算之咸平二年秋，開其東郭，以神福為大內都部署，是冬幸大名，與王繼英並為行宮使，四年，勾當三班都，情合先啟，賜奉其德，景德初，真宗親王，攝宮使，三年，改宣政使，遷詣諸陵，復為行宮使，兼西京昭顯，命神福主其事，大中祥符初，天書降，神福與劉

承瑋，鄭永達，李神祐，石知顯，張景宗，藍繼宗，同直禁中，賜以器幣，賜錢，示師訓會，又令神福與白文舉，開承翰，同典之，是歲封泰山，與曹利用同經度行宮道路，及車駕進發，又為行宮使，禮畢，授宣政使，領昭州防禦使，整肅禁衛，先是諸司使止于宣政，故特置使，以寵之，三年，卒，年六十四，贈湖州觀察使，神福性恭儉和易，每為衛尉所詬罵，皆引避不校，在禁闥五十年，稱為長者，然父掌三班，無規制，遠近失敬，有請託者，不能拒之，人諷其所守，子懷誠，懷瑋，弟神祐。

神祐初以父任，授殿頭高品，太祖時，幼奉章皇后，命神祐奉聘，

禮于華州。乾德五年，征太原，帝御軍還行。開寶二年，人從征太原時，有詔歸還和市軍糧，車駕在潞州，聞之，且慮後民，令神祐馳驛止之。時詔下已五日，神祐一夕而及晉陽，一日甲士既陣，賊潛蹤大焚梯衝，至令神祐卸衛兵為援，新賊甚衆，除患得去。王師伐唐州，隨軍當險，劉銀平先卸衛藏之物，赴東師，及上寇周瓊等叛，人到戶蒙河討平之。六年，隨曹州南征，克開城，擒偽將朱令瑋，令神祐馳入獻捷。賜神祐金帶，太宗即位，遷南作珍副使，錢徽歸朝，令神祐往授府藏之積，再征太原，師工徒十人，隨駕以備賜元甲兵，劉繼元表納降款，太宗降衛城，比臺

以受之。繼元移時未至，神祐馳單騎入城，俄復引繼元至，及北伐燕薊，命與劉廷翰統精騎為大陣之援，車駕還，又令車兵也定州，以保契丹。太平興國六年，滑州治河防，材蓄未具，令神祐馳往，由代薪薪四百萬，以濟其用。七年，契丹寇遼，命領兵也瀛州，俄改葉保使，提點左右藏庫，遷洛苑使，至道初，西鄙不寧，命為靈夏排陣都監，車駕至烏白池而還，俄駐永興，復護糧運抵朔方，真宗嗣位，轉內園使，鄧州都監，車駕北巡，改天雄軍都監于城內巡檢，時北兵充斥，道途阻塞，令神祐單騎諭塞，皆於諸將，敵騎數百忽至，神祐乃周麾而呼，若召伏兵，敵懼而遁，遂

達其命，俄克邢州，排陣都監，內當西八作司，平德祐，上壽潭州，領隨駕糧營，三年，遷入內都知，遷來封還，遷南作坊使，時內侍將還秩，有危送非山，或不預送祀者，令神祐第其勤狀，上親聞而取遣之，有范守選，皇甫文，史崇貴，張延訓等，皆嘗有隼果，而丘陳勞効，且言神祐等品第非常，注新于上，止而後來者數四，守選等先改內常侍，上怒，悉停其官，神祐泊石知顯，副都知張景崇，監繼宗，范坐割賊，尋掌御廚，七年，平，年六十六，大中祥符六年，張其孫永和為三班奉職，神祐性謹愿，晚音律，頗好屬詩，于懷岳，太宗時嘗請為道士，後復內侍，多乞還郡，常持大鐵鞭

以開賊，屢中流矢，至供奉官，懷恨為內殿崇班。論曰：內侍侍左右，供使令，一理處足矣。吳閭村語載：王仁暉奉神祐，神祐內侍之以理處，聞者也。神祐有犯無校，在禁閤五十，稱長者不虐耳。神祐明命隨軍，頗善勞効，而品第危送，定進多。若仁暉發茶，却除事，理處者亦為之和服，勤左右，傳宣稱旨，蓋點而處出之，若也。巧於微氣矣。

王繼思

王繼思，陝州陝人。周顯德中，為內班高品。初，秦於張氏，石德鈞開寶中求還本宗，太祖召見許之。因賜名馬，累為內侍行首，會封江南，與審神興等部禁兵，及戰於板橋，石九年，敗，求而內班小底都知，賜金紫。十月，加武德使，太祖崩，副班戶主兼行陳地，尋充永昌陵使，太子與國三年，遷宮苑使，以之領河州刺史，掌軍器，子檢庫，雍熙中，王師克雲朔，命繼思率師屯馬州，人為天雄軍駐泊都監，自此講關，君子陰敗，賄之，後河朔諸路為其丹所擾，城壘多圯。四年，詔繼思與翟守素、田仁朗、郭延海、公孫

接行增集之，及還將北伐，人為排陣都監，屯中山，改皇城使，就挾板，領本州團練使，又為鎮定高陽關兩路排陣都監，洋化初，賜甲第一區，五年，加昭宣使，日當皇城司，李順亂成都，命為勤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其制置，不從中，覆管內諸州繁，因非十惡正賊，思得以便宜決進，二月，命為步軍都軍頭王果，赴對門，崇德使尹元，由峽路分遣討賊，並受繼思節度，詔前軍所至，其賊黨敢抗王師者，即須殺戮，如本非同惡，受制充使，先被脅從，今能歸順者，悉釋其罪。四月，繼思由小鈞門路入研石營，破賊斬首五百級，遂北還青犢嶺。州進，破賊五千于

柳池，將斬千六百級，賊眾望風奔走，殺戮溺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開歸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級，獲順及致中，皆偽服，用其眾，制謀有功，中書，致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請前代史書，不致令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思有大功，非此任無足以為賞典，上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與若水謀，列主宣徽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進領順州路防禦使，繼思握重兵，以留成都，轉陷不路，尋以宴飲為務，每出入，前從奏音樂，人令騎兵執博局棋枰自隨，戚推即孫，僕使軍用事，悉權，昭所部制，孫子女金帛，軍士亦無顧忌。

陳賊退，使山公問，州縣有漫陷者，太宗知之，乃命入內押班衛紹敏，同領其事，又遣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使馮守規，來傳督其捕賊，謀分減師徒，出司境，以便糧運，高品王文壽者，陳繼思麾下，繼思遣領虎翼軍二千，分還州路，進討，文壽，御下嚴急，士卒皆怨，一夕，卧帳中，指揮使張嶧，遣卒排闥入，斬文壽首以出，舍夜昏黑，嶧備疑其非，然炬照之，曰是也，時嘉州賊帥張隆，有衆萬餘，嶧即以所部與之，賊勢甚盛，初，秦之太宗，致書誅軍人妻子，進臣或請勿殺，恐索營中書，遣帥招撫，諭以釋罪，親屬皆全，不自引來歸，因可破賊，上然之，今巡檢程通得諭者。

繼思流彙稿。頗欺罔。漏泄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賦題。往來  
 多請託。至有違宮禁者。素與胡旦善。時將加恩。密委其為竊辭。  
 又士人詩。頌盛門。上卷其朋類。點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  
 籍沒營產。多得蜀土。陳穉之物。昌齡責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  
 旦刺籍長流。尋州。詔中外臣僚。曾與繼思交識。及通書尺者。一  
 切不問。咸平二年。卒於貶所。遣使將其家屬還京師。假官舍處  
 之。四年。聽歸葬。大中祥符三年。特詔追復官爵。以白金千兩賜  
 其家。子懷瑾。轉入內高班。

史 107—543

劉承規 閩承翰 張素音 張耀祿 謝昭欽

石知勳 石全彬 鄭守恩

劉承規字大方。楚州山陽人。父延福。內班都知。承規建隆中補高班。太宗即位。起拜北作坊副使。時衆帥陳洪進歸朝。遣承規疾置封具府庫。會土匪常聚為寇。承規與知州喬維岳率兵討定之。太平興國四年。命與內太庫使張紹勣等六人帥師屯之。州以備契丹。又護滑州決河。雍熙中。勾當內藏庫兼皇城司。出為廊延路排陣都監。改崇保使。遷洛苑使。至道中。與同瑩同奏。言提點樞密宣徽諸司公事。仍加六宅使。承規懇辭。帝雖不許。

而嘉其退讓。真宗立。營為宣徽使。以承規領勝州刺史。簽書宣徽院公事。尋讓宣徽之務。加莊宅使。咸平三年。遷北作坊使。時遼境未寧。謀脩大雄軍城壘。命承規來傳經畫。又命提舉內東崇政殿等諸門。還宮苑使。上詢承規西事。請益保州本波鎮戍兵。以為諸路之援。從之。俄無日當群牧司。景德二年。與李允則使河間。按視營經戰陣等處。將卒之勞。是歲置官提舉京師諸司庫務。以承規領之。所創局署。多所規制。改皇城使。與林特李溥議更茶法。四年。三司上言。新課增羨。承規以勞。加領昭州團練使。大中祥符初。請封泰山。以章隆運使。遷昭宣使。長州防禦

使。會脩玉清昭應宮。以承規為副使。祀汾陰。遂命督運。請者以自京至河中。由陸則山險。其舟則滿。承規法謀水運。凡百供應。悉安流而達。自朝陵東封及是。皆留掌大內。禮成。當進秩。表求休致。予詔數勉。仍作七言詩賜之。拜宣政使。應州觀察使。五年。以疾求致仕。帝遣使丁謂。言承規領宮職。藉其賢。望勿許。所請。第使賜告。詔特置崇福殿使。召以寵之。班在客省。使上仍改新州觀察使。上作歌以賜。承規以兼使自康。歸於有司。予詔褒美。遂受致仕。奉以給之。奉召承規。以疾辭。上為取道家易名度厄之。奉改珪為規。疾甚。請解務還私第。聽之。仍許置族。

常務。上印。日內藏庫有初制。就取商度。又再表求罷官。檢校太傅。左衛上將軍。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致仕。七月。年六十。四。唐昭宗左衛上將軍。鎮江軍節度。諡曰忠肅。承規事三朝。以精力開。樂較簿領。孜孜無倦。自掌內藏。僅三十年。檢察精審。鈔善格式。又製定權衡法。語在律曆志。性沉毅。徇公沒所倚信。尤好伺察。人多畏之。上崇瑞命脩祠祀。師宮觀。承規患預間。作玉清昭應宮。尤為精麗。屋室有少不中程。雖金碧已具。比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所費二聖殿。塑配饗功臣。特詔塑其像。太宗之側。承規遇事亦或寬恕。錢錢工常訴本監。前後盜銅瘞地數千。

所承規伴為不納。因密遣人發取還官。不問其罪。咸平中。朱昂杜編編次。館閣書籍。錢若水情相宗。美錄其後。脩冊府元龜。圖史。及編晉學校之事。承規忠典。頌之。頗好儒學。喜聚書。問接文士。唐訪其是。其有已於朝者。多見禮待。或為延賓。自發疾。非以公家之務為念。遺奏求免。賄賂。詔其。上其。嘆惜之。遣內臣與鴻臚典。親為奉文。玉清昭應宮成。加贈侍中。遣內侍。卿守恩。就墓告祭。于從。為西。詣院使。

間承輪。真定人。用顯德中。為內侍。入。未事太祖。以謹。顯。太祖時。擢為殿頭高品。稍遷內侍供奉官。內殿崇班。先是。一作司材。

本頗有隱。承輪建議。於都城西。置事材場。治材以給之。雍熙中。知廣州徐休。復奏轉運使王延範。不執狀。遣承輪馳往。同遠捕下獄。就鞠之。考掠過苦。延範遂坐誅。李順亂。命為川陝招安都監。賊平。授西京作坊副使。會增募金吾兵。以承輪及劉承勳。分充左右金吾都監。兼衛仗司事。賊罷之。真宗即位。改西京作坊使。內侍左班副都知。咸平三年。河決。鄆州王陵埽。遣承輪。謁。時。謀徙鄆州。以避河患。又詔承輪與工部郎中陳若拙。乘傳。規度。徙于舊治之東南。五年。入內都知。韓守英。為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幹。上以其素無執事。諱別擇人。因謂宰相曰。

承輪雖無武勇。然辦事勤恪。乃今代守英。時中山也。其。於飛。就。承輪請擊。計。引唐河水。自嘉山至定州三十二里。又至滿。除。六十二里。合沙河。經過。吳。入界河。以濟。運。亦可。事。為。方。四。上嘉而。之。梁。成。人。以。為。使。使。詔。復。之。景。德。初。契。丹。謀。寇。順。安。軍。承。輪。奉。詔。發。雄。霸。精。兵。與。判。副。張。延。同。葉。重。德。之。賊。入。遣。詣。德。清。軍。規。度。重。脩。城。壘。車。營。北。征。承。輪。也。在。瀋。州。北。城。寨。契。丹。兵。在。近。請。不。度。河。上。不。聽。但。為。度。浮。橋。二。年。加。領。應。州。判。官。年。當。群。牧。司。多。除。上。馬。改。遂。集。群。牧。到。使。時。契。丹。始。封。置。國。信。司。主。文。時。之。事。以。承。輪。之。多。所。規。置。大。中。祥。符。初。

改西京左藏庫使。充。吳州。趙。德。明。加。恩。官。若。使。還。請。於。蒲。洛。河。置。館。以。待。契。丹。進。奉。使。上。以。荒。廢。勞。役。不。許。四年。遣。內。閣。使。左。班。都。知。顯。州。團。練。使。有。西。京。左。藏。庫。副。使。趙。守。倫。久。典。廐。牧。至。是。入。掌。估。馬。與。承。輪。聯。職。任。維。素。為。姻。家。然。不。相。得。遂。各。訟。訴。三。付。御。史。臺。承。輪。坐。擅。同。群。牧。司。錢。當。賄。金。三十斤。守。倫。坐。違。制。移。估。馬。司。當。免。所。居。官。典。史。當。杖。春。詔。寬。其。罰。承。輪。賄。金。十斤。守。倫。賄。金。二十斤。典。史。亦。降。從。杖。群。牧。都。監。張。繼。能。判。官。陳。越。回。後。自。當。驛。驛。院。楊。保。用。估。馬。楊。繼。能。皆。釋。之。制。置。使。陳。克。復。時。免。限。同。六。年。上。製。內。侍。嚴。賜。之。承。輪。表。請。刻。石。省。中。明。



平。建應天府為南京。作為慶宮。叔太祖太宗像。連承翰自京奉  
注。授南作坊使。入內都知。永義。年六十八。贈懷州防禦使。承  
翰性剛。時至過於檢察之。和之。孝子文。應而末左藏庫使。  
張素。真定人。太祖時為內中。高品。稍遷殿頭。太平興國中。以  
善射。遷為御帶。致仕。納土。命往開城防備。時之。親往太原。  
從崔彥進。李漢瓊。先路視水草。瑞拱。初。補內供奉官。淳化四年。  
命承傳之。延州。招范武之內附者。貴。庫。致。瑞。給。以金幣。賜首領。  
將行。轉內班右班押班。此命。晉。句。即。延。也。兵。李。繼。隆。封。李。繼。還。  
詔。素。貴。以。延。安。兵。特。再。進。討。及。擒。趙。保。忠。留。素。貴。與。石。霜。李。繼。

州。使。平。夏。氏。以。是。之。繼。還。北。索。肥。路。腰。背。內。所。戎。人。素。貴。與。田  
敏。率。熟。舍。族。北。遇。戰。於。雙。城。敏。二十餘。既。掠。牛。羊。素。肥。野。甲。甚  
衆。連。詔。襲。諭。繼。還。走。漢。中。遣。其。將。伏。趙。光。祚。張。浦。求。納。疑。會。于  
石。堡。砦。素。貴。推。牛。驪。滿。瑞。謝。之。給。以。錦。袍。帶。會。改。內。班。為。黃。門。  
合。為。黃。門。右。班。押。班。仍。加。內。殿。素。班。又。改。黃。門。為。內。侍。職。隨。易  
焉。既。而。繼。還。素。素。馳。召。為。侍。罪。遣。素。貴。性。賜。品。帶。茶。藥。木。物。至  
道。元。年。進。素。保。副。使。內。侍。右。班。副。都。知。時。繼。還。漢。叛。初。留。陳。于  
蒲。洛。河。二。年。詔。李。繼。隆。大。發。師。進。討。賊。圍。靈。州。急。太。宗。將。棄。之。  
廷。議。未。決。命。素。貴。與。馮。訥。承。傳。往。議。其。事。乃。並。兵。固。守。就。命。為。

靈。環。慶。州。清。遠。軍。路。監。軍。又。為。排。陣。都。監。真。宗。立。拜。洛。苑。使。右  
班。都。知。管。勾。并。州。軍。馬。自。至。道。漢。五。路。討。賊。兵。戰。相。繼。年。無。或  
功。及。是。保。吉。沒。惜。資。詔。以。定。難。而。度。校。之。命。素。貴。持。詔。亦。在。帶  
器。幣。以。賜。使。還。加。六。宅。使。咸。平。元。年。又。命。管。勾。即。延。也。兵。治。延  
安。改。駐。泊。都。監。又。為。鈴。轄。其。後。繼。還。沒。與。熟。戶。李。繼。福。為。陳。田  
路。內。樓。素。貴。與。張。守。恩。擊。之。焚。廬。舍。獲。寶。書。器。甲。生。口。甚。衆。又  
與。王。榮。德。賊。獲。其。裝。馬。數。十。匹。再。詔。襲。賊。四。年。詔。歸。賊。領。靈。州  
刺史。沒。莊。即。延。也。仍。制。置。沿。邊。青。白。鹽。亭。與。衛。超。伯。軍。入。敵。境。焚  
廬。舍。帳。幕。獲。庫。積。牛。羊。沒。敵。詔。獎。素。貴。優。調。契。丹。事。傳。通。以。開。

頭。身。當。一。隊。為。前。鋒。詔。不。允。景。德。元。年。保。吉。元。其。子。德。明。尚。幼。  
素。貴。移。書。諭。朝。廷。恩。信。德。明。請。俟。釋。服。束。命。詔。書。慰。撫。以。向。敏  
中。為。緣。遣。安。撫。使。自。是。邊。防。事。宜。經。制。大。小。皆。素。貴。專。主。之。非  
臺。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會。議。與。之。盟。約。二。年。春。召。赴。開。而。校  
方。畧。許。德。明。以。定。難。而。度。面。平。王。賜。金。帛。賜。錢。各。四。萬。茶。二。萬  
斤。給。內。地。節。度。本。聽。回。圖。往。來。致。青。鹽。茶。凡。五。事。而。今。德。明。約  
靈。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衛。送。累。去。官。吏。盡。散。蕃。漢。兵  
及。順。口。封。境。之。上。有。侵。擾。者。東。朝。奇。凡。七。事。德。明。悉。如。約。惟。以  
子。弟。入。質。及。納。靈。州。為。難。故。亦。禁。鹽。如。舊。不。許。回。圖。三。年。九。月。

以德明警表來工。某者因請入朝。許之。以功拜皇城使內侍。左右班都知。領博州團練使。又持節即詰命。授德明太常博士。趙相為之副。四年使還。會平篤上陵。次瓊林苑。某者對于苑中。即命為行宮使。是秋還。延安。供奉官曹信。時監遠軍。信善某者。與石季華中某集。今信奏之。信以久廢為辭。某者與曹國撫其他通以聞。某者知其詞。奏不問。大中祥符元年。加昭宣使。某者以在遠。苦諫免其情偽。西人畏服。每德明有所論議。及境上交割。皆先計其利。某州進遣有二路。其文移至遠慶者。皆付延州。某者請直經遠安撫使。如北面之制。上曰。西部別無姓。營

司德明能守富貴。無慮朝廷失忠信也。增置署局。徒為張皇。不若委卿節制之。二年。上言以去卿里。願得告歸葬父母。許之。錫典甚厚。復命為都鈐轄提舉。榷場。某者已留京師。面諭某者之意。聽成入奏。事四年八月。年五十七。帝憐惜之。贈豐州觀察使內侍。護養還京師。子承東。梁院副使。

張繼能。字守拙。并州太原人。父贊。晉本為內班。繼能建隆初。以黃門侍禁中。太平興國初。為內品。從征河東。命主城南洞屋。以勞遷高品。某丹入寇。命為高陽縣。受路先鋒都監。從曹彥進戰長城口。多所俘馘。明年。又與曹進戰。某丹于唐興口。韓殷頭高

品。雍熙中。某州叛。命李繼隆為張晏都部署。以繼能監軍。某者護定州也。其時繼能提卒三千。屯五回嶺。竊拱助。遣入內殿。趙保忠討李繼遷。保忠薦其有材。命與保忠同進。某者代還。某者內子某。淳化三年。與白承瑞。某者入靈武。會繼能還。施造。命繼能承瑞與知靈州侯延慶。領統卒五千。同主軍務。俄留為本州都監。及鄭文寶謀城威州。清遠軍。繼能護其工役。某與西京作坊副使張延洲。同知軍事。又與四州同掌積石。某就遣內供奉官。某環慶清遠軍排陣都監。與西人轉關。賊走之。某還清遠。詣關奉事。還內殿某班。未幾。拜供奉庫副使。某還護

環州也。其從涇原。保渭都巡檢使。真宗即位。遣某保使靈環十州軍兵。為都監。無巡檢。安撫使。咸平三年。王均之亂。命為川陝兩路招安巡檢使。咸平三年。留為利州招安巡檢。尋召歸。會張英寇。某為都軍駐泊都監。某入寇。清遠軍營于積石河。繼能與楊瓊為守。規在慶州還。不時赴援。致陷城堡。又焚棄青岡。若持詔下。御史府免死。長流保州。景德二年。會赦還。為內侍省內常侍。人為陝西捕賊巡檢。獲千餘人。改內殿某班。從朝陵。為行宮四面巡檢。四年。宜州卒陳進為亂。初知州劉承規。駭下嚴酷。深澄海卒。伐木。某州廨。數不中程。即杖之。至有率妻挈赴山林

以承旨。雖甚風雨。不傳其使。致遣因。聚惡殺承規。及監軍。國鈞  
補。利官盧成均。為帥。據其城。七月。奉至。詔東山。關門。使志州。利  
史。曹利用。供備庫使。賀州。刺史張照。為廣南。東而。路。子。樞使。如  
京。副使張從吉。及。繼能。副之。盧。部。員。外。郎。薛。顏。同。司。書。轉。運。事。  
獲。利。湖。新。黃。州。兵。討。之。上。詔。近。臣。曰。番。而。密。皆。相。富。賊。若。募。號。  
果。立。謀。主。治。流。東。下。赴。廣。州。則。為。患。深。矣。遣。內。侍。高。品。同。文。廣。  
廣。州。監。屯。兵。會。隨。路。巡。檢。使。控。要。路。集。東。西。海。戰。權。扼。瑞。州。  
峽。口。賊。悉。聚。來。攻。柳。城。縣。殿。直。韓。明。許。音。郝。惟。和。以。所。部。兵。千。  
餘。禦。敵。明。音。死。之。惟。和。僅。以。身。免。成。均。奉。至。州。印。遣。使。詣。舒。音。

求赦罪。是夕。進。渡。隔。柳。城。官。軍。近。保。象。州。賊。又。寇。懷。遠。軍。知。軍。  
殿。直。任。吉。與。邑。桂。巡。檢。殿。直。張。崇。實。侍。禁。張。守。榮。擊。走。之。賊。退。  
而。復。集。若。累。日。古。軍。固。守。屢。與。開。大。獲。其。器。甲。又。攻。天。河。營。若。  
兵。甚。少。監。軍。奉。職。錢。吉。却。分。嚴。整。一。戰。敗。之。賊。家。屠。切。頗。諸。去。  
衆。心。勢。二。將。棄。宜。州。以。家。屬。之。悍。董。若。五。百。人。陷。江。中。率。其。衆。  
戕。三。千。赴。柳。家。將。入。容。管。初。至。柳。州。限。江。不。能。度。知。州。王。星。望。  
賊。遁。走。城。遂。陷。朝廷。以。詔。書。四。十。分。揚。要。路。諭。賊。歸。順。若。其。釋。  
其。罪。賊。挈。族。居。思。順。州。分。兵。攻。蒙。州。利用。命。入。內。高。班。于。德。潤。  
以。千。兵。信。道。聚。逆。利用。等。躍。至。遇。賊。武。懷。縣。之。李。練。誦。賊。初。不。

知。覺。惟。進。率。衆。來。抵。直。犯。前。軍。寄。班。侍。班。郭。志。才。麾。騎。士。  
左右。縱。擊。賊。不。暇。水。甲。親。經。陣。以。進。飛。矢。擗。鋒。不。能。却。前。軍。即。  
持。鋒。刀。巨。斧。破。其。陣。火。華。音。登。山。大呼。曰。賊。走。矣。急。鼓。之。賊。心。  
動。衆。遂。潰。遂。北。至。蒙。州。城。下。賊。營。猶。有。權。長。竿。賊。中。著。成。均。  
始。擊。其。族。以。詔。書。來。降。乃。斬。進。并。其。衆。生。擒。賊。帥。六。十。餘。人。斬。  
首。級。獲。器。甲。戰。馬。甚。衆。利用。分。兵。捕。餘。寇。遣。于。德。潤。馳。奏。其。事。  
授。利。同。引。進。使。照。如。京。使。遣。古。莊。定。副。使。繼。能。供。備。庫。使。志。吉。  
供。備。庫。使。又。以。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郭。全。豐。為。都。軍。頭。  
領。勅。州。刺史。韓。遠。軍。士。千。餘。遣。者。李。天。劉。希。趙。敏。並。補。本。軍。頭。

張。守。榮。為。供。奉。官。關。門。祇。候。張。崇。實。任。吉。並。為。供。奉。官。錢。吉。為。  
右。侍。禁。又。以。知。蒙。州。大。理。寺。丞。何。師。最有。勝。後。拜。祠。部。員。外。郎。  
賜。姓。又。賜。師。三。子。知。道。知。有。知。常。出。象。師。巡。視。屬。同。行。寇。若。急。  
凱。叙。之。并。蒙。州。為。防。禦。使。初。賊。攻。蒙。州。城。在。高。丘。上。衆。無。井。開。  
壘。之。日。皆。以。之。水。為。虞。賴。天。而。得。水。將。竭。而。雨。復。下。如。是。者。兩。  
月。汲。之。以。濟。山。中。無。峰。候。每。故。破。賊。即。禱。於。城。西。神。祠。或。見。巨。  
塔。吞。龜。是。日。果。有。克。復。衆。以。為。神。靈。助。順。之。應。張。守。榮。病。瘳。  
遂。尚。醫。馳。往。視。之。未。至。而。卒。贈。如。京。使。諡。其。子。官。十。二。月。餘。寇。  
悉。平。東。封。留。懷。能。為。京。營。城。內。巡。檢。幹。轄。俄。加。東。萊。院。使。大。中。

祥符二年，入內都知李福等，坐事，悉罷職。繼而內內侍省副都知時崇，多召侍講說書，上嘉其勤學，令詳讀日別錄公牒。尋遣昭能主之，俄又與內殿承制岑保正，提即昭能，主指院事。三年，其群牧都監祀汾陰，留掌大內，兼舊城巡檢。昭能，成州刺史，賜大清宮，為天章扶侍都監。七年，成求解職，不許。命為涇原軍節度使，成軍內移，終未幾，徙昭能為都監。先是，內戶救漢口，止罰草，昭能則廢於常法，昭是西人，具而不改，昭明雖受朝命，而尤部不絕，昭能少謀，卒成竹為茶，番字其上，且言以備將士，記救獲功，昭能聞，甚懼，歸朝，復進。

群牧，仁宗在儲宮，嘗親書一幅賜之，繼能以聞，真宗亦為標題。其末人以為榮。九年，坐前護衛莊禧皇后陵，推陷左校西華院使，崇往來國信，天禧初，復西京左藏庫使，國信司史陳誠者，頗巧黠，繼能欲拔置群牧司，而誠先歸群牧，坐事停職。至是，群牧史左宗，扶其宿負，白制，置使曹利用，故誠不遂，所求，繼能怒，宗之沮已，遂遣親率平領宗，會宗帝元喪妻，宗帝為假教，賤軍校馬，送娶及還元，抵散肆，與酒保相毆，繫府中，而假為之事，未幾，試即白繼能，請府府中，并勅其事，知府樂黃日受屬，繼能未就，為群牧副使，楊崇勳所獲，繼能坐羅內職，降授西京作坊使，出為

邵寧縣尉，繼能自陳，不願外任，得掌瑞聖園，尋領往來國信。三年，遷為西京左藏庫使，內侍右班副都知，未幾，遷崇傳使，以衰老求解職，轉內園使，掌瓊林苑。五年卒，年六十五。特贈汀州團練使，錄其子懷忠為大理寺丞，孫進為三班奉職，遊為借職，春坊祗候。繼能性流宕，知兵，頗勇敢，喜讀書，然好治生，晚年志於聚蓄，崇以此少之。何而後，歸朝，知磁州，而卒。一子知崇，數十餘歲，特補大廟齋郎，又徙其侄平夷尉，知古為澄陽尉，皆即無貴延之例，猶以城守勞，故旣叙焉。

太宗即位，補入內高品，甚被親倚，從征太原，命督諸將攻城，劉繼元降，命領驍卒先入城，燒其營柵，遷殿頭高品。雍熙二年，權入內西頭供奉官，淳化中，卸脩皇城，功畢，授內侍押班。五年，加崇儀副使，李順之亂，王師攻討，與王繼恩同領招安，授賊事，遇賊，開學射山南，又攻清水壩，破裴流砦，招降數萬衆，斬千餘級，順元，餘黨保險為寇，又與楊瓊先扼要路以邀之，擒斬萬餘人，獲器甲槍槊千餘，遣別將曹習，領兵捕餘賊于安國鎮，斬三百級，時嘉眉二州賊，尚擾城郭，又遣內殿崇班宿翰討之，兩川平，召還，遷殿頭高品，真宗即位，拜宮苑使，領慶州刺史，充入內副都

知開奉永熙都監既復上遂為陵使景德二年改皇城使送年  
河朔命為車駕前護行宮四面都巡檢次潼關命領屯營兵守  
河橋三年加昭宣使制諸陵復為行宮巡檢駐洛陽命為皇城  
內外都巡檢歷掌三班院皇城儀衛翰林司平年五十六昭宣  
奇懷小忠不為衆所附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  
壽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兄其請命昭宣往督營繕  
既訖從遞積薪於庭請僧如願僧言欲見至尊面謝昭宣曰昨  
朝辭日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懷怖懼塞願道俗望有救之者  
昭宣即促令齊薪上火既盛僧致投下昭宣遣左右以人擁按

而焚之于承慶王內殿永制

石知顯與定人曹祖承遷梁高食使祖守忠晉內供奉官父希  
釋高品知顯形貌甚偉建隆中授內中高品太宗即位改供奉  
官雍熙中遷江州刺史以知顯隨軍歸掌儀司洋化中明州  
初置市舶司與蕃商貿易命知顯往經制之轉內殿崇班親王  
諸宮都監送王繼恩平蜀寇就遣而京作坊副使咸平初遷正  
使帶御器械契丹犯邊上北巡命為天雄軍澶州巡檢使俄改  
德博等州河巡檢使景安撫加領長州刺史三年戊辰遷高  
陽關三路押大陣是冬改高陽關駐泊行營於路歸制復掌親

王諸官事景德中自京執酒還徙治河堤命賜其後移計正果  
月及是法日而畢上由加褒諭賜白金千兩授入內都知大中  
祥符初遷內園使俄以定內侍遷秩品華不當為其列所誣坐  
罷都知三年為并代州鈐轄遷並安使徙鎮定高陽關鈐轄四  
年命與內殿崇班張繼能供奉官侍其他同修太祖神御殿上  
封求親闕下復掌鈐轄司三班院親王諸官事天禧二年為并  
代州鈐轄兼管內諸路驛馬事三年卒年六十九孫全彬  
全彬字長卿以知顯奏補入內小黃門景道西頭供奉官仁宗  
使致書幣于南海蔡紹蔡所過州縣吏治民俗遷其以對帝以

為忠謹陝右群盜殺鳳州巡檢遣往擒滅之元昊叛全彬監廊  
州兵救延州解圍去經略使明鑑言其勇畧善將得邊人情除  
并代州都監加內侍押班進鈐轄徙鄜延遷為押班僕智高寇  
廣南以萬湖南江西路安撫副使出桂林請于宣撫使狄青願  
獨當一隊以自效於是使將依分兵力戰于邕州南方平鎮歸  
州防禦使張貴地居寧華殿閣令全彬提舉地堯治喪遇制皆  
劉沆王洙與全彬共為之數月進宮苑使判州觀察使路兩使  
留後奉俄為入內副都知知制誥劉敞封還詞命居三月復授  
之轉領信武軍留後為永昭陵鈐轄時去永定復上四十二年

有司多亡其籍。全期以心計辦治。遷福建宮使提舉奉先院。熙寧中。年七十六。贈太尉。建武軍節度使。諡曰恭僖。

鄧守恩。并州人。十歲以黃門事太宗。淳化中。盜起成都。送王繼恩往討之。至道初。北護西蜀。屯兵咸平。移為內高班。契丹入寇。命石保吉為鎮定都部署。以守恩為都監。踰年入掌鎮定院。會龍麟叛。剽劫環慶。遣守恩擒之。景德初。為鎮定都巡檢。又使環慶及咸寧等州巡察邊事。大中祥符初。按獄于濮州。嘗覓人十餘。預監洛王清昭。應官。會靈觀七年。又兼脩真遊殿。某重宮。累遷入內高班供奉官。官成。遷內殿承制。八年預備大內。

改西京作坊副使。九年營造皆畢。授東染院使。充會靈觀都監。天禧二年。掌軍頭引見司。又脩祥源觀成。遷崇儀使。三年。授入內押班。河決滑州。命為脩河鈐轄。都祀召為行宮使。改如京使。復還本任。四年春。河復故道。遷文思院使。歸朝。加領昭州刺史。是秋。掌皇城國信二司。整肅禁衛。遷入內副都知。會建天章閣。命領其事。又向當宿善堂。兼太子左右春坊司。守恩長七八。除狀貌甚偉。壯事幹敏。以種果稱。于時。五年卒。年四十八。贈滑州防禦使。錄其子官。

論曰。左右近習。其才足以受知於主。則必足以立威於外。世

主不察而任之。恭高諸將有不可言者矣。宋自太宗以來。時取典兵。茲依。察吏。觀風之任。委之閭人。而其才。亦每足。以集事。熙寧。翰名在五鬼。紹興。奇復少思。全期。治喪。故。驟。得。美。遷。系。貴。繼。能。且。固。私。憾。橫。肆。評。語。而。知。而。不。問。出。而。歸。其。自。陳。利。害。不。費。頓。乎。嗚。呼。未。讓。伯。公。如。劉。承。規。猶。以。何。家。使人。畏。其餘。不足。尤。已。吁。幸。主。皆。英。明。故。不。大。至。決。裂。耳。

宋

秦翰

秦翰，字仲文，真定藁人。十三為黃門，開寶中，遷高品。太平興國四年，崔彥進，翰為都監，以善戰聞。太宗因加賞，與謂可屬任。雍熙中，出為瀘州駐泊，仍管先鋒事。遷入內殿頭高品，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監。淳化四年，補入內押班。趙保忠叛，命李繼隆率師討之，翰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遁，即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緩其陰計。王師至，翰又諷保忠

以地主之禮郊迎，因互馳而出。保忠遂北，翰以功加崇儀副使。至道初，為靈州清遠軍四路都監。真宗即位，加洛苑使，入內副都知。咸平中，河朔用兵，以翰鎮定高陽關排陣都監。改契丹于冀州，東進新數萬，盡奪所掠老幼，詔發之。徙定州，行營終將王均之亂，為川陝招安使。時上官正與石晉不睦，翰恐生事，為曉譬和解之。親督衆擊賊，中流矢不却。五戰五捷，遂克益州。上手札勞問，其日進至廣都，斬首千餘級，獲馬數千匹，歸朝。遣內園使領恩州刺史，出為鎮定高陽關前陣鋒將，又徙漢陳，破契丹二萬衆于威寧軍面，俘其鐵林大將等十五人。又為

御軍涇原路鋒將，兼安撫都監。率所部按行山外，召戎落酋帥，諭以恩信。凡三千餘帳，相率內附。未幾，康奴族拒命，翰與陳興許均，深入擊之，斬級數千，焚其廬帳，獲牛馬甚衆。復與陳興許等，聚殺董理軍主于武延城泊川，詔書加獎，賜錦袍金帶，白金五百兩，帛五百疋。景德初，率所部北徙，先遣翰乘傳往澶魏，裁制兵要。許便宜從事，俄克那洛路鋒將，與大軍會德清軍張持節之勢，又召為鄆前西面排陣鋒將，管勾大陣。翰即督衆環城，後溝洫，以拒契丹。功果，契丹兵果暴至，翰不脫甲冑，七十餘日，契丹乞和，凱旋，留泊澶州月餘。今率所部兵還京師，加宮苑使。

入內都知，出為涇原保靖鋒將。先是西鄙無藩籬之蔽，翰親度要害，築巨壘，計工三十萬，役年數年而成。不煩於民，就邊皇城，使入內都知，以翰在邊久，宣力勤盡，特置是名以寵異焉。翰表讓不聽。大中祥符初，求還東封，手詔諭以西垂委任之意，改昭定使。又為群牧副使，祀汾陰，是歲夏州屠戶有獲燒上者，即日遣翰往，肅上按視，適巡邊部，及翰至，事復還。遷延，凡行在諸司細務，悉令裁決，不煩中覆。種界，加領平州團練使。奉祀亳州，掌如汾陰。八年，營葺大內，詔翰參與其事。閏六月，暴卒於內庭之廟。年六十四。上甚悼惜，為之泣下。贈具州觀察使，時議加等

傳內界。詔遣使以繫金帛。賜其家。翰側雖有武力。以方暴自  
任。前歲戰。開身被四十几創。李繼遷之未害也。翰因使常出入  
其帳中。無疑。問書曰。太宋。言臣一內官不足惜。願手刺此賊。死  
無所恨。太宋深嘉其志。翰性溫良。謀理。待人以誠信。群帥有剛  
狠不和者。翰皆得其惟心。輕財好施。與將士同休戚。能得衆心。  
皆樂為用。其視也。禁旅有注下者。九年。至時。彰國軍節度。詔楊  
億撰碑文。億以其不言。則去辭所贊物。維朝廷不許。而時論議  
之。于懷志。內殿崇班。

論曰。宋治唐制。率以內侍監軍督戰。其以勇畧自雄者。時亦

有之。若夫和輯群帥。思結衆心。而家不蓄財。則惟奉翰獨有。  
翰其內侍中之言武將哉。一時時士生而樂為之用。歟。而注  
下。此足以知翰已。

### 同懷政

同懷政。并州人。父紹忠。以黃門事太宗。送征河東。得懷政于亂  
苑間。養為子。給事禁中。累至入內尚書。太宗祥符初。真宗東封。  
命修行宮。補通。及奉泰山天書。馳驛赴闕。轉殿頭大書。每出宮  
與皇而耀明。並為夾侍。東封禮成。典內殿崇班康崇元。留泰山  
脩園臺。轉入內西頭供奉官。祀汾陰。轉東頭。六年。別承規。擢  
內殿崇班。入內押班。月當皇城司。會朝謁太清宮。典開承輪等  
同。管內大內事。七年。奉天書。奉刻于乾元殿。為刻玉都監。又為  
脩克州景靈宮太極觀都監。俄遷內殿承制。是冬命起居舍人  
知制誥。盛度為會真宮醮告使。懷政為都監。遷為玉清昭應宮  
都監。兼掌景靈宮會靈觀使。刻玉成。遷知宗副使。九年。建清善  
堂。以懷政為都監。專立宮觀。成。後賜繫金帛。遷崇懷使。天禧  
大禮。又為脩奉寧殿都監。加領長州刺史。是冬。遷洛苑使。二年  
春。遷左藏庫使。仁宗為皇太子。命為入內副都知。管內左右春  
坊。轉左驍驍使。三年。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懷政日侍內廷。  
權任尤盛。於是附會者頗衆。性性方事獲從。同列位望居右者。  
必排抑之。中外聲譽。皆得專取。同多人其家。性識凡近。酷信妖  
妄。有朱祿者。奉單州團練使田敏所養。為人凶狡。遂路懷政。親



付清見同典侍平婉感。李楚神性以謀之。懷政大惑。授能至御  
藥使。領階州刺史。俄於南山脩道觀。與劉益等遊。命記神  
書。因李休咎石。或大臣及寇。李永興。能為巡檢。倚準舊望。破  
其真事。準奸謀。喜其附己。多依違之。朝臣傳言懷政之。李永興  
忿怒不。然漸疎遠之。懷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中出。許稱  
宣召。入內東門。坐別室。久之而還。以欺同類。會準為相。論年而  
罷。懷政愈畏。遂不自安。四年七月。與弟禮賓副使懷信。謀潛  
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古。開門板候。楊懷玉。會皇成  
期。以二十五日病。殺丁謂等。遂相寇準。奉真未為太上皇。傳  
位太子。前夕。崇勳懷古。詣丁謂。謂告之。謂即在僧崇勳懷古  
至。謂利用弟計謀。翌日。利用入奏。真未。命收懷政。今宣徽北  
院使曹瑋。與崇勳。於御藥院劫訊具伏。帝坐承明殿。臨問。懷政  
坦新衣而已。命斬於城西晉安寺。父內殿承制。紹忠。及懷信。並  
杖配沒岳州。子姪勒停。皆產沒官。未能父左武衛將軍。致仕。子  
母周氏。到綱百斤。子守昱守吉。公配即蔡道州。懷政使親送。  
並杖配海島遠州。部下使臣。貶秩有差。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  
詔之曰。所願望子然。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且早詣上  
書寃。崇勳雖典。及其謀亂。人注拜止之。不聽。故皆得免。右衛

僧羅漢達。以預開妖詐。去秋。配柳州。內供奉官譚元吉。高品  
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黃門楊允文。與懷政協同妖妄。皆杖配遠  
州。入內押班鄭志誠。與能言問往還。制兩任配房州。入內供奉  
官石承慶。嘗為懷政所召。復二鼓不下皇城門輪。以待黃門。黃  
守忠見之。戒門卒勿納。至是言其事。承慶坐制兩任配宿州。楊  
懷玉。次日。始詣樞密院。自陳。言授侍禁杭州都監。擢崇勳。內客  
省使。桂州觀察使。懷古如京使。賜以金帶金銀。懷政既誅。至道  
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郭文慶。馳驛永興。捕朱能。劉益。李資。康玉  
唐信。道士王先。張用和。悉免死。配遠州。能信知使者至。表甲出  
殺守明。以叛。詔遣內殿承制江德明。入內供奉官于德。潤發其  
捕之。能入森林自縊死。永興。乾羅。都地檢供奉官李興。本軍十  
將張順。斬解及其子。首以獻。補興。開門板候。年城都頭。以劉  
益等十一人。黨能害中使。謀于市。王先。李資。唐信。張用和。八人  
皆處斬。能少妻于某。皆去秋配隸。開門板候。積介。知永興。軍府  
朱翼。轉運使楊詢。劉楚。知鳳翔府城。來等。生與懷政能交結。相  
稱。皆論罪。降寇準太常卿。再貶道州。凡朝士。及永興。鳳翔官  
吏。與準厚善者。悉降黜焉。  
論曰。同懷政。都大。和。起亂。屍間。獲侍官禁。年矣。及付權。嚴。逆

不勝悲夫。而致廢置君相。以快其不肯之心。卒蒙大侮。夫非其自取者。抑嗚呼。人望如寇平仲。而幾為懷政所誤。陷於不測。鄙夫可與事君也。與代。

楊守珍

楊守珍。字仲實。開封祥符人。為入內黃門。習古史學。其家方略甚射。家傳過堂下。一獲首藝。人服其精。選為環慶路走馬承受公事。契丹謀入塞。為鎮定高陽關行營同押先鋒事。會許氏同繼宗。為人誣告。與外夷交通。干證者六十人。辭服。遣守珍覆問。悉辨理出之。徙真定保趙州。駐泊都監。邑桂等十州。兼撫都監。從曹克明降撫水州。壁築二柵。以扼其要。天禧初。擒盜於青灰山。累遷西京作坊使。帶御器械。永興軍兵馬鈐轄。徙真定。鄆路。為內侍省內侍押班。提點內弓箭軍器庫。進內園使。右班都知。領瑞州刺史。嘗侍仁宗。苑中命乘馬馳射。賞其便習。賜錦袍。色酒。卒。贈原州防禦使。

論曰。古稱罪疑惟輕。夫疑且輕之。而况明知其誣者乎。顧交通外夷。立典也。周繼宗之獄。證者既繁有徒。而辭亦具服矣。楊守珍雅好方畧。稍有窺邊啟塞之思。或懼失出之罰。繼宗豈得免焉。而致然出之。噫。若守珍者。豈獨庸中佼佼已邪。

韓守英 梁廷吉 劉惟簡 盧守恩 李祥

韓守英字德華開封祥符人初為入內高品從征河東數奉詔至石碣關督戰取隆州還殿頭久之以西頭供奉官擢入內侍侍押班遷副都知隨王繼恩招安西川為先鋒戰于叙門有功遷西京作坊使殿門都監遷白雲三班院進入內侍都知歷定州鎮定高陽關并代路兵馬鈐轄契丹圍奇嵐軍守英與鈐轄張志吉知府州折惟岳帥所部渡河抵朔州以奇賊勢遂破張未營俘數百人獲馬半千鎗甲以數萬計賊為解去賜錦袍金帶俄領會州刺史解都知并遷昭宣使復領三班出為廊延

路都鈐轄徙并代路建官舍路宿兵多百姓困於飛輓公奇遷都無事請留騎軍千餘人悉徙內地真宗曰遷臣能體朝廷恤民之意宜詔諸路視此行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司當宣域司為總德明官告使歷宣政宣慶二使內侍左班都知領契州團練使雅州防禦使入內都知管勾脩國史嘉成進奉福殿使又為延福宮使入內都知遷提舉諸司庫務年贈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

梁廷吉字君祐開封人補入內高班王則反奉命宣慰還言小寇無多慮諸將之兵以蕭除若得重臣統其事不案刑可平

先是仁宗以文彥博為平撫招討使賊平又奏請分河北為路每路以一帥府統之遂建魏鎮定瀛四帥熙寧初為鄆寧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是人寇大腫城圍慶州七皆從吉率兵八百餘人與戰獲其酋領又討平寧州叛卒以功升都鈐轄累官皇城使從高遵裕至寧武督士卒攻城身被創甚進入內侍班遷永州團練使為副都知元祐中卒贈成德軍節度使諡曰敏恪

劉惟簡開封人由入內黃門積官至昭宣使康州刺史高陽關路兵馬都監為入內押班英宗初立惟簡自河北來朝請對殿門內侍者雖之獨引見皇太后惟簡主福寧殿下而泣水不進帝起坐懷中見之呼問曰諸路如汝者幾人何以獨來對曰陛下新即位臣來自邊塞未瞻天表不敢報還不知其他帝歎曰小臣知所守如此識其姓名屏問他日神宗覽所題屏推幹當延福宮自是常親信交人叛詔馳驛至桂州審視事勢還言帥臣劉晏貪功生事罪當誅乾德征重頭不足繫帝信之郭遵趙萬南征以為竹營示愛遠高被誣惟簡亦奪一官陝西五路師還安命撫犒士卒以疾先還者不賜惟簡心知其不便至慶州跪言士卒不幸以將臣上違聖恩釋食不賜進生以歸其情可

皆不同王度中而不預焉。恐患生舍卒。卒用其言。均予之。又使  
轉開河北保甲。振濟京西水災。奉定諸陵屬。既而為言者所  
動。擢不同。移宋在藩時。惟簡奉服勤。及親政。召至左右。以內  
侍押班。卒。贈昭化軍。留從。

盧守愬。字君賜。開封祥符人。自入內內品。累遷禮賓使。御宴環  
慶路鈐轄。還為入內內侍省押班。領昌州判史。明道中。改華亭  
鈐太。而舊藏有水。以守愬嘗典其事。深為永興軍兵馬鈐轄  
徙鄆。還路。再遷。充使。加青州州團練使。進禁州防禦使。兼御宴  
環慶路安撫都監。元吳寇保安軍。守愬率兵擊走之。特遷左

驍使。移陝西鈐轄。抄剽平石元孫被執。守愬撫慰涕泣。不敢出。  
又嘗為蕃官馬。延州通判。計用章。勸范雍棄城。持保鄆州。雍欲  
遣安撫都監李康伯往說賊。不肯行。賊去。而守愬同章更相論  
奏。知制誥葉清臣。以守愬擁兵觀望。請正其罪。并接二人。守愬  
奪防禦使。為湖北都監。用章除籍配雷州。本城康伯。均州都監。  
久之。復恩州防禦使。遷利州觀察使。歷真定府定州北京路鈐  
轄。以七衛大將軍致仕。卒。贈保順軍節度使。謚安恪。養子昭  
序。

李祥。開封人。為入內侍。門。皆統殿。善騎射。用射武中。遷懷遠原

保。謂同地。檢從京思。立于河邊。以功。道內。殿。崇。為。河州。駐。泊。  
兵馬都監。遷都。達。討。交。賊。駐。富。氏。江。賊。兵。大。至。與。汪。源。將。姚。元。  
力。戰。敗。之。遷。皇。成。使。領。大。軍。沿。邊。都。地。檢。使。遷。刺。昌。非。征。靈。武。  
謀。功。加。沂。州。團。練。使。武。言。時。部。兵。失。亡。多。降。蘭。州。判。史。權。熙。河。  
蘭。會。路。都。監。熙。州。兵。是。人。攻。蘭。州。祥。赴。援。保。險。待。變。數。日。虜。  
微。圍。去。沒。圍。練。使。進。階。州。防。禦。使。遷。神。龍。繫。恩。身。有。功。升。兵。馬。  
都。鈐。轄。在。熙。河。二十。餘。年。以。宣。懷。使。內。侍。押。班。卒。

論曰。宋內侍典兵者。若歸守英之。民。梁。從。吉。之。料。賊。皆。不。  
勇。任。使。者。也。李。祥。雖。有。失。亡。之。過。而。時。不。功。亦。足。相。準。處。

守愬。嘗。編。觀。望。傳。奉。防。禦。使。而。旋。即。還。之。且。復。贈。謚。當。不。與。  
於。溫。乎。劉。惟。簡。嘗。斬。主。謀。非。來自。遠。塞。而。內。謁。者。顧。獨。引。見。  
太后。則。兩。宮。交。構。有。自。未。矣。然。惟。簡。兩。中。之。主。意。在。微。示。左。  
袒。今。事。知。之。以。微。淺。福。耳。豈。真。能。知。所。守。者。哉。觀。其。次。服。勤。  
藩。邸。受。知。持。節。則。其。衛。固。已。點。三。朝。矣。

藍繼宗、張惟吉、李奇舉

藍繼宗，字承祖，廣州南海人。事劉張為官者，轉朝平十二，還為中黃門，遷征太原。傳詔營陳，問多稱吉。泰州並遷，有大小洛門，皆自唐末，陷西苑，雍熙中，溫仲舒前奉使獻其地，徒祭清化，言者以為生事，請罷仲舒。太宋遣繼宗往視，還奏二營校要，害，產良木，不可棄。帝悅，復使繼宗勞賜仲舒，累遷西來作坊副使，勾當內東門。元德太后，章赫皇后，為按行園陵使，車駕北征，勾當留司皇城司，車駕謁諸陵，進陵舊之水，繼宗跪奏陵下，百司進官皆取以濟，權入內副都知，為天官扶侍都監，詔與李

神祐第東封，是進內臣之勢，而入內供奉官，范守選等，折其不公。繼都知，祀汾睢，復為天官扶侍都監，再遷東梁院使。明年，領惠州刺史，進崇儀使，勾當皇城司，脩玉清昭應宮，與劉永建共工作，宮成，遷洛苑使，高州團練使，充都監，坐車轉皇后陵，暨整，延如京使，典脩景靈宮，進南作坊使，復脩會靈祥源觀，車駕幸，臺州，管勾留司大內公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脩國史院，為趙德明加恩使，德明與繼宗射，繼宗每發必中，德明遺以所乘名馬，為內侍省，右班都知，遷入內都知，仁宗即位，遷右班都知，志州防禦使，永定後，修奉鈴轄，歷昭聖宮，改宣慶使。

累上章求致仕，特先入朝辭，及還行幸，留之，復用請罷都知，以景福殿使，是州觀察使，家畜養疾，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諡傳靖。繼宗卒，四朝，諡自持，每朝職未久，輒請罷，求有恩，進朝即止歸，同列式留之，繼宗曰：「我非歸種花弄，弄游魚為樂，而景福殿置使，自大中祥符間，至繼宗，授者雖三人，養子元周元，累，元周終左藏庫使，轉州觀察使，元累以兄蔭，補入內黃門，轉高班，路事，明肅太后，崇中，夜大，后擁仁宗登西華門，左右未集，元累獨傳呼宿衛，以功遷高班，為三陵都監，條列防守法，其後諸陵以為式，歷群牧都監，監三館秘閣，籍官皇城使，累遷入內

副都知，志州防禦使，仙韶院大，元累救護，大以時忌，詔棄之，賜繫衣金帶，卒，贈鎮海軍留從，元累養子五人，不事聞示。張惟吉，字祐之，開封人，初補入內黃門，遷殿頭，高陽關路走馬，承安公事，護塞滑州，天章時，後，遷西頭供奉官監，在京權貨務，知嘉州張約，以職敗，詔與御史王軾，往劾其微，運庫內東門司，為修奉章獻章懿太后二陵，承安時，議，復用李誥權茶某，賜法，乃以惟吉為內殿崇班，復監權貨務，凡內侍領內東門，次遷勾當御藥院，而惟吉雖進官，衆以為薄，惟吉欣然就職，再奏，以是降遷承制，為趙元昊言，遣使，還言元昊驕悍，勢既張，請預防邊

保及元吳延州。連提視延郡環慶西路。若平訪政守利害。敵既退。夏殊轉時。謀自廊延深入。乘虛擊之。今惟吉。募并汾銳勇。副以土兵。輕齎赴河外。惟吉以為我師當持重伺變。不宜馳赴。不測。以自困。已而元吳果引去。還本輯吉。領皇城司。連內侍省押班。群牧都監。蘭陝西元兵。領軍頭。引見司。遣供備庫使。盡汰軍頭司。軍校之蘇。蘇。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領恩州刺史。為入內都知。商湖決為澶州。脩河都幹。轉運使施。高。請。塞崔。嶧。以為歲。民困役。置。命惟吉。按視。言。河可塞。而。氏。誠財。用不足。宜少待之。遂其。遂如京使。果州團練使。漢。領皇城

司。平。惟吉。任事。父。頗見親信。而。弗。阿。拘。張。貴。地。愛。將。治。喪。里。議。職。諸。官。皆。以。為。可。獨。惟。吉。曰。共。事。于。典。禮。清。望。日。閑。事。相。既。而。事。相。不。能。執。謀。惟。吉。以。為。非。時。時。信。軍。節。度。觀。察。留。從。逾。月。又。時。保。順。軍。節。度。使。溫。忠。安。奏。于。若。水。字。孟。之。以。惟。吉。塞。補。小。黃。門。給。事。事。急。太后。殿。轉。入。內。高。品。王。師。平。日。州。征。漢。賊。皆。以。幹。旅。遂。為。走。馬。承。受。賊。平。以。夢。進。官。三。遷。環。慶。路。幹。封。環。州。解。也。曰。族。沒。有。功。恩。帶。御。器。械。內。侍。押。班。副。都。知。照。遷。初。造。神。臂。弓。成。神。宗。御。延。和。殿。臨。閱。置。戰。甲。七。十。步。保。衛。士。射。未。有。中。者。若。水。自。請。射。連。中。徽。札。建。慶。青。宮。舊。兩。宮。典。領。工。作。不。

遷。嘉。州。防。禦。使。以。病。新。解。職。領。輝。州。觀。奉。使。提。舉。四。圍。苑。諸。司。庫。務。平。時。天。平。軍。留。漢。

平。昭。吉。字。祐。之。開。封。人。初。以。內。侍。殿。頭。為。英。州。州。巡。檢。捕。盜。有。功。再。遷。內。殿。崇。班。京。東。路。都。巡。檢。奉。州。武。衛。小。校。馮。坦。率。營。年。二。百。突。入。州。廩。事。殊。為。變。昭。吉。單。騎。馳。往。戒。所。送。將。士。操。兵。在。外。先。獨。見。亂。卒。諭。以。禍。福。令。推。首。惡。自。時。衆。疑。沮。不。敢。動。已。而。操。兵。皆。入。即。共。執。十。餘。人。告。曰。此。誘。我。者。也。昭。吉。主。殺。之。縱。其。餘。去。州。無。事。特。遣。供。備。庫。副。使。等。御。器。械。漢。內。侍。省。押。班。關。仁。宗。記。前。功。特。以。授。之。遷。入。內。副。都。知。英。宗。即。位。之。昭。吉。

直。禁。中。翔。衛。有。勞。自。文。思。副。使。起。遷。供。備。庫。使。康。州。刺。史。昭。吉。奏。曰。臣。本。孤。微。無。左。右。之。舉。而。先。帝。知。臣。朴。直。自。小。官。拔。用。至。此。分。當。送。策。今。願。詩。酒。掃。陵。寢。足。矣。帝。愛。其。忠。特。授。永。昭。陵。使。加。如。京。使。運。朝。衣。辭。職。以。左。龍。武。軍。大。將。軍。致。仕。卒。昭。吉。數。美。慎。密。人。士。稱。之。

李。舜。舉。字。公。輔。開。封。人。世。為。內。侍。曾。祖。神。福。事。太。宗。以。信。謹。終。始。舜。舉。少。補。黃。門。仁。宗。使。督。工。治。金。為。器。既。成。有。差。數。并。上。之。帝。嘉。其。不。欺。出。為。奉。鳳。路。走。馬。承。受。英。宗。立。奏。事。京。師。會。帝。不。豫。內。謁。者。止。之。宮。門。舜。舉。曰。天。子。新。即。位。使。者。從。遠。方。來。不。得。

一見而去。何以慰遠人。賜者以開。至召對。帝意良悅。因言。承受公事。以察守將不法。為職而然。更論取。乃使帥臣保任。乞免之。遂刪舊制。照憲中。恩於當內。東門御華院。請選閣守錄院。郭達討交州。以為廣而幹當公事。軍中之政。詩與謀畫。或疾置入朝。舉受成策。會達既。亦降左藏庫副使。以文忠院使。領文州刺史。帶御器械。進內侍押班。制置涇原軍馬。五路帥出無功。謀再舉。李運督諸將。言受密詔。自都轉運使以下。乏軍無告。皆聽新氏。繼前日之役。多死於凍餒。皆悍行。出錢百緡。不能在一夫。相聚立柵山澤。不受調。吏往逼呼。輒毆擊解州。至城縣令以督之。不

能集。會舉入奏其事。乃罷兵。退詣中書。王佐迎勞之曰。朝廷以違事屬押班。及李留後。再而顧之。憂矣。會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相公當圖。而以違事屬二。臣可乎。內臣止。至供禁庭。潔掃之職。豈可當持帥之任。聞者代泣。慚焉。轉嘉州團練使。沈括城永樂。遣會舉計謀。被圍。急斷衣糧。作奏曰。臣元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尋以死聞。時昭信軍節度使。謚曰忠敏。會舉嘗性安重。與人言未嘗及官省事。頗覽書傳。能文辭。筆札在御案院十四年。神宗嘗書李會舉公忠。奉。恭勤。檢身。始終惟一。以安以榮。十九年賜之。

論曰。自甘味之中人也。士雖高明者。時猶染指。重名。而輕爵祿。代不數人。况閑官日侍禁。耳目之所聞。靡非當者。客也。謂宜滿染。不能自拔。而繼亦辱辭權任。託興園池。惟方欣就清遠。昭言。願末陵寢。皆庶幾知止足之奉矣。至如殿廷治者。北長。獨惟方一人。以為不可。則時事謝其風烈焉。李會舉。夙夜不。死而後已。亦左。之。者。其。其。而折王佐。意欲留中。必不以將帥為榮矣。獨惜其愛一通天之。舉。進。裕陵仁民之雅意耳。

李憲 宋用臣 王中正 石得一

李憲字子晃。開封祥符人。皇祐中。補入內黃門。稍遷供奉官。神宗即位。歷永興太原府路走馬承受。教諭邊事。合音。幹當漢苑。王都。上言請復河湟。命憲往視師。與鄧遵收河州。加東路院使。幹當御藥院。渡戰平精谷。拔珂諾城。為熙河經畧安撫司。幹當公事。按視郡延軍制。行至蒲中。會本征合董遵晃章之兵。攻破。然白城。敗景忠。立圖河州。詔趣赴之。憲馳至軍。先是朝廷出黃旗書教諭將士。如用命破賊者。倍賞。於是憲晨趨帳中。張以示衆曰。此旗天子所賜也。視此以戰。帝寔聽之。士爭呼用命。以進。

督諸將傍山焚族帳。即日通路至河州。賊餘衆奔踏白。官軍出與戰。大破之。進至餘州。又破賊堡十餘。本征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降。提開以功加昭宣使。嘉州防禦使。還為入內侍省押班。幹當皇城司。平南叛。副趙高招討。未行。高建言朝廷宜招討副使。軍事須共謀。至鄧制觀令。即互歸一。憲銜之。由是屢紛。遂罷憲。而令朱驥討。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聽節度。於是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久恭。承禧。彭汝礪。極論其不可。又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其禍大。事再上弗聽。冷雖封請山後生荒擾邊。本征請自討。衆以為不可。

憲曰。何傷乎。羌人天性畏服。種睦之性。本征盛裝以出。衆莫視。皆無關志。師未之敗。復萬計。斬冷雖。封。董遵晃。即遣使來。勦。加宣州觀察使。宣政使。入內副都知。入遷宣慶使。時用兵連年。度支調度不繼。詔憲無經制財用。裁冗費。什六。歲運西山巨木。給京師營繕。賜瑞應坊園宅一區。元豐中。五路出師討契丹。憲領熙秦軍至西市新城。渡蘭州。賊之請建為帥府。帝大詔。憲帥兵。直趣興靈。董種亦解款。往。宜來機協力。入掃巢穴。若興靈道阻。即通河取涼州。乃縱兵東上。平夏人于高川石峽。進至屈吳山。營打囉城。趙天都。燒南牟府庫。次葫蘆河而還。憲既不

能至靈州。量遣亦失刺。師無功。憲欲以開蘭會進功。稱善。同知樞密院。同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新。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赦。帝以憲備有功。但令諸擅運之由。憲以魏餉不接。為辭。稱。帝。殊。遣上再舉之策。無陳進集五利。且送之。會李奔舉入奏。具。陳。師。老。民。困。狀。乃。罷。兵。起。憲。赴。關。道。賜。銀。帛。四。千。為。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給衛三百。進。兵。福。敏。使。武。信。軍。留。後。使。復。還。熙。河。仍。兼。秦。鳳。軍。馬。夏。人。入。蘭。州。破。西。關。降。宣。慶。使。憲。以。蘭。州。乃。西。人。必。爭。地。衆。數。至。河。外。而。相。年。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數。壁。接。據。具。備。明年。冬。夏。人。果。大。入。圍。蘭。州。步。騎。號。八。十。萬。衆。十。日。



不克種立引去。又詔遣問諭阿里骨結策。且選騎度河與賊遇。破之。坐尋奉功狀。羅內省職事。哲宗立。改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提舉崇福宮。御史中丞劉摯論摯會功生事。一出款。遂與重會師之期。損兵以城蘭州。遣惠至今。永樂之圍。遂迎不急赴援。降宜州觀察使。又貶右千牛衛將軍。分司南京。居陳州。年五十一。紹聖元年。時武泰軍節度使。初謀叛。改忠敏。遂以中人為將。雖能招他降敵。而同上書民。然貽患中國云。

宋用臣。字正卿。開封人。為人有精思。雖力以父蔭。隸職內省。神宗建東西府。罪京城。建高書省。是太學。主庶廟。導洛通汴。凡大

工役。悉董其事。性敏給。善傳詔令。故多訪以外事。同列悉藉以進。朝士之之康節者。往往附之。權勢震赫。一時精勞。至登州防禦使。加宣政使。元祐初。言著論其罪。降為皇城使。謫監滁州太平州酒稅。四年。主管宣德觀。紹聖初。召為內侍押班。進瀛州刺史。徽宗即位。遷蘇州觀察使。入內到都知。為永泰陵降奉。終轉。年陵下。時安化軍節度使。謫傳敏。謫詳謂用臣為廣平朱公。有天子念公之勞。外徙于外之語。豐稷論奏。以為凡稱公者。皆謂者宿大臣。與卿當有德之士。其曰念公之勞。外徙于外。斯乃古同公之事。於用臣非所宜言也。止令賜謚。論者是之。

王中正。字希烈。開封人。因父仕補入內黃門。遷赴延福宮掌詩書。曆其仁宗嘉其才。命置左右。慶曆衛士之變。中正援手失。即殿西督捕射賊。悉沈擒。時年甫十八。人頗壯之。遷東頭供奉官。歷幹書院院。陞延環慶路公事。分治河東邊事。破西人有功。帝御呂城。神宗將還。照河。命之規度。還言照河壁乳虎。抱玉水。底手未備。可取也。遂從王部入照河。治城壁守具。以功遷作坊使。嘉州團練使。擢內侍押班。吐蕃圍茂州。詔率陝西兵援之。圍解。自石泉至茂州。謂之隴東路。土田肥美。而羌獫有之。中正不能討。乃因吐蕃入寇。言其路經靜州等族。榛僻不通。適年商旅

稍往來。故蕃因以乘間。雖至。與茂道里均。而龍音有都巡檢。緩急可倚仗。請割石泉隴東。而置其故道。遂之隴東。遂不可得。還使照河。姓奎兒。進昭宣使。入內到都知。元豐初。提舉教養縣保甲。將兵捕賊盜。地檢獻民其伍保法。請於村。時及縣。以時聞。悉行其言。遂往都延環慶經制邊事。詔凡所須用度。令兩路取給。無限多寡。既行。又稱面受詔。所還募禁兵。願從者將之。主者不敢違。問罪而反。以中正簽書。沮原路經界司事。詔五路之師。皆會靈州。中正失期。糧道不繼。士卒多死。命權分屯。廊延。並邊城營。以供從衆。自請罷省職。遷金州觀察使。提舉西太一

宮。生前敗賊。元祐初。言者再論其將王師二十萬。公違拒。言之罪。劉摯比中正與李遇。李用臣。石得一為回。又貶秩兩等。久之。提舉崇福宮。昭聖初。遷嘉州團練使。辛。年七十一。石得一。開封人。為內侍黃門。累官內殿承制。神宗時。常御器械。管幹龍圖天章寶文閣皇城司。回。遷入內副都知。元祐初。領成州團練使。蘇內省職。御史劉摯言。得一。頃荒皇城。恣其殘刻。縱遣通者。所在索布。張軍設網。以無為有。以有為實。朝廷大吏。及富家小人。飛語朝上。暮入徑行。上下惶恐。不能自保。至相顧以目。若。殆十年。生降左藏庫使。卒。昭聖中。時隨州觀察使。

論曰。夫開邊塞。作威福。人臣之大戒。而王法所必絕者也。神宗銳志於強。遂以特權幸之。開宣而李憲。王中正。據臂助中。藉口受詔。恣意解縣。重州之令。並以觀望夫期。罪在國教矣。用臣。得一。威福自擅。論者目為回。而卒免於竄逐。此宋之所以終於不競也。

王守規 馮世寧 李繼和 蘇利涉

王守規。真定樂城人。入內都知。守忠之弟也。守忠事真宗。諱。慎密。恭遜。嚴厚。明道時。守規為小黃門。禁中夜半。大守規先覺。自寢殿至後苑。皆擊去其頭。乃奉仁宗及皇太后。至延福宮。回視所經處。已成堆爐。翌日。執政候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導朕至此。我不與卿等相見。以功遷入內殿頭。遷治京城。水決汴河。于公曹村。決蔡河于西里橋。水患以息。加帶御器械。轉官至宣慶使。康州防禦使。內侍右班副都知。辛。年六十七。贈昭武將軍。自後。

馮世寧。字靜之。以入內黃門。累遷昭聖使。忠州團練使。入內都知。楊國公主薨。疾。哲宗欲夜出問訊。世寧執言不可。帝雖微忤。卒為改容。再遷景福殿使。明州觀察使。至副都知。崇寧初。召世寧。世寧言。知入內侍省。事禁中夜火。使宿衛士撲滅之。既定。令自化。途出。置不欲使知。言者曲折也。徽宗嘗數。遣德軍留後。政和初。以內客省使。彰化軍留後。致仕。世寧出入禁閣六十年。備歷無過。辛。年六十七。贈開封府保同三司。謚曰恭節。李繼和。開封人。以父任為內侍黃門。慶曆中。為河北西路承宣使。保州兵叛。塞城門拒守。官軍重圍之。不得入。繼和獨上南門。

蘇州府內應考論以禍福。宋言侯李昭亮至。即新聞自疑。已而果然。賊平。遂而秩。王則反。日州。為城下走馬承愛。沙苑關。為部。泰州。置。以。承市之。繼和。領職不數月。得為千數。而人不提。舊制。內侍入仕三十年。始得磨勘。至是乃令以磨進官者。無拘於年。環州。子。箭十。歲時。給酒。州將不與。宋。推。新。水。關。府。門。不。敢。出。繼和。次入。宋中。翌曉之。四。治。曹為一杯酒。遂。食。繼。舍。手。宋。情。散去。事聞。相。帝。御。呂。械。累。遣。宣。慶。使。文。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事。子。送。善。提。例。求。贈。官。神。宗。曰。此。獎。事。也。繼和。無。軍。功。何。必。贈。自。是。為。定。制。云。

蘇利漢。字公濟。祖保遠。自廣州以閩人逆劉鋹入朝。利涉初為入內內品。慶曆中。衛士之變。以護衛有勞。當。滋。加。等。英。宗。為。皇。子。利涉。給。事。東。宮。及。即。位。還。東。宮。供。奉。官。故。以。為。輔。王。府。都。監。力。辭。拜。當。御。藥。院。遷。供。備。庫。使。帝。不。豫。侍。醫。藥。最。勤。言。輒。從。洋。及。帝。崩。乞。與。醫。官。同。眠。三。上。表。待。罪。不。許。神。宗。即。位。授。遠。州。判。史。歷。內。侍。押。班。副。都。知。轉。海。州。團。練。使。保。韶。院。大。營。教。導。力。賜。繫。衣。金。帶。年。六。十。四。贈。奉。國。軍。節。度。使。致。四。勤。傳。利。涉。嘗。幹。當。皇。城。司。捕。故。事。廟。卒。還。報。不。皆。以。聞。漢。石。清。一。代。之。事。無。巨。細。悉。以。奏。性。有。疎。飛。語。愛。賜。嘗。人。始。以。利。涉。為。賢。

論四王守規等。就。獎。錫。賜。功。當。足。錄。而。幸。繼和。以。未。主。軍。略。獨。新。其。贈。新。之。誠。是。也。而。以。無。軍。功。新。則。非。矣。夫。中。官。也。何。必有。軍。功。如。以。功。論。則。下。保。州。之。城。定。懷。州。之。謀。者。獨。不。得。比。於。軍。功。也。耶。蓋。神。宗。志。勤。遠。畧。繼和。連。決。戰。即。不。以。軍。功。見。錄。耳。其。漢。重。賞。卒。以。討。賊。疏。王。爵。則。神。宗。一。言。昭。之。禍。哉。

史志 武職

宋仁宗嘉祐二年春正月帝方親朝疾暴作趣扶入大内時三皇子皆早夭雖有宋室子宮中皆出外邸未嘗顯正名之也中外意洶洶相文意憤呼內都知史志願問帝所患狀對曰中禁秘不敢言帝情此之曰爾嘗出入禁闥乃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故何為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且行誅先是相嘗獨用李昌言策自澶州南湖穿六塔渠北京留守李昌言素惡相故相之除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監二人言國家不當事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平又言當請皇后同聽政帝情視而袖之徐召

詰厲聲曰天文變異爾職也當言國大事於爾曹何預而妄言可斬也司天官怖失錯謝罪死帝情直視者久之徐少霖曰吾親汝直庸吾人耳未忍遽法汝自今謹勿為此矣叱之去既而達司天官詣六塔相河道即達上言昔往繼隆由不可方情曰彼本何敢妄言有教之耳繼隆覆然不敢對而其人至六塔廷得罪遂更言六塔在京東北非正北不害當是時宋師業已稍

論四時陵偶疾皇儲未定中外洶洶微文海公者張安世嘗是時宰相之加補能制其力也陵寢至於建中靖國則然焉

原缺

歷代內侍等卷之十二

宋

張茂則 陳洵

張茂則字平甫開封人幼補小黃門王還至百頭供奉官時當內東門禁庭夜有盜茂則首登屋以入既獲賊還領御藥院仁宗不豫中夜促召茂則趨入扶掖左右或欲按宮門茂則曰事無可處何至使中外生疑耶帝疾間瘳茂則以押班懇求補外轉官苑使未州團練使為永興路兵馬鈐轄入為內侍押班再遷副都知照憲勅司馬光相視恩獎深瀛四州生隄及六塔二

服河利客進入內都知上元夜宮中大警眾即撲滅始曰宮禁不警警賊如故惟忠與子固嘉之賜以常衣金帶果乞退休言受固厚恩康食過量持而末請者七年乞今三月毀券詔囊之仍進其官指宋即位還塞國軍留漢如兩省都知平年七十九茂則性儉素食不重味衣裘素十數年不易紹聖論元祐人以茂則嘗預任使追貶左監門衛將軍榮燕中入黨籍陳師開封人以內侍給事殿直累官供備庫使張惟簡薦諸宣仁聖烈皇后主營高韓王宅明御藥院內東門司宣仁山陵為按行使賊以左藏庫使文州刺史出為真定路都監御史來之

邵方。元祐故事。甘言所在。並置日。結龍驤。交感。咸。黑。道。  
退大。臣。方。引。所。私。保。居。耳。日。之。地。張。商。英。亦。論。所。交。通。事。相。御。  
服。為。之。賜。珠。結。託。詞。臣。儲。祥。為。之。賜。膳。並。指。召。大。防。蘇。軾。也。所。  
出。監。州。河。稅。務。惟。簡。以。振。引。張。士。良。梁。知。新。以。黨。附。守。河。  
渠。已。又。編。管。白。州。提。配。朱。庭。忠。起。獄。誣。元。祐。諸。老。大。臣。云。昭。  
附。華。以。謀。廢。立。士。良。與。附。同。在。宣。仁。后。間。自。柳。州。召。之。使。還。其。  
說。士。良。至。但。言。宣。仁。獨。留。之。際。附。嘗。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實。付。  
外。而。已。既。錄。無。所。得。其。情。亦。京。乃。奏。附。既。隔。而。宣。仁。隨。龍。內。侍。  
十。餘。人。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附。真。意。在。動。搖。大。道。不。道。乃。昭。

慶元。今。廣。西。特。選。使。程。即。准。其。利。

論。曰。嗚。呼。王。母。石。之。禍。人。國。也。烈。矣。哉。夫。汴。宋。之。亡。吊。古。者。  
予。罪。重。蔡。勣。二。氏。所。始。述。者。誰。氏。之。政。而。其。所。得。以。為。黨。人。  
者。又。誰。氏。之。孽。乎。端。裡。一。碑。無。論。將。相。諸。臣。盡。於。一。網。即。閭。  
戶。之。賢。者。亦。不。免。焉。茂。則。獨。有。泣。先。而。陳。涉。遂。以。枉。死。悲。哉。  
惜。矣。猶。今。不。有。照。寧。之。新。法。則。必。無。元。祐。之。政。正。彼。二。氏。昔。  
將。何。所。昭。述。又。何。所。繫。於。元。祐。而。汴。都。之。黨。或。不。遽。至。北。轅。  
耳。再。致。四。安。石。之。禍。之。烈。也。雖然。皇。前。規。目。以。西。州。豪。傑。壯。  
不。與。黨。則。陳。涉。茂。則。沒。有。餘。榮。矣。

程時

程時。開。封。人。以。小。青。門。稱。運。西。京。左。藏。庫。副。使。熙。寧。初。為。河。北。  
屯。田。都。監。河。決。秦。隴。二。股。河。導。之。使。東。為。諸。牙。下。以。竹。運。塞。  
決。口。加。帶。御。署。棧。河。決。高。胡。北。流。與。御。河。合。為。一。及。二。股。東。流。  
御。河。運。淡。澱。時。以。開。決。功。遷。官。光。祿。使。又。宋。津。河。作。浮。梁。于。沽。  
州。無。外。都。水。丞。詔。相。度。興。修。水。利。河。決。大。名。第。伍。埽。時。議。塞。之。  
因。疏。塘。水。溉。沃。州。田。又。導。葫。蘆。河。自。樂。壽。之。東。至。滄。州。二。百。里。  
塞。五。家。口。開。乾。寧。軍。直。河。竹。橋。于。真。定。之。中。渡。又。自。衛。州。王。侯。  
埽。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累。遷。通。州。防。禦。使。制。置。河。北。河。防。

水利。御。史。盛。陶。言。時。挾。第。五。埽。之。功。專。為。已。力。假。朝。廷。威。福。恐。  
動。州。縣。所。開。共。城。河。頗。廣。人。戶。水。墾。以。無。成。功。又。謀。開。沁。河。因。  
蔡。訪。官。持。行。始。知。不。便。津。河。渾。泥。之。役。水。占。郡。治。趙。深。祁。五。州。  
之。田。王。廣。康。孔。開。宋。錢。龍。趙。子。襄。皆。嘗。論。奏。其。害。數。之。狀。則。多。  
置。趙。口。指。決。河。所。使。使。為。淤。田。其。事。權。之。盛。則。舉。官。廢。吏。惟。其。  
所。欲。情。便。委。積。則。受。聖。旨。者。三。受。提。點。利。欲。司。謀。者。十。二。故。有。  
遠。拒。小。人。誤。當。實。權。福。恭。自。隸。願。遣。官。代。運。以。行。究。治。神。宗。曰。  
王。安。石。以。時。知。河。事。故。加。任。使。令。開。津。河。用。工。七。百。萬。渾。泥。八。  
九。百。萬。已。堪。體。量。矣。始。安。石。發。興。水。利。雖。用。防。防。使。安。石。勢。而。

慢轉時。漢安石覺其意。欲亦誅之以憂死。時群小觀察使。遂罷都大制置河防水利。

諸司。國家經政。凡皆以興利而除害也。顧治水獨稱利者。其說時於孟子論性。而以禹之治水微之。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者也。無事即利。即內地中行。豈可以兵無事矣。有所事焉。決與塞。皆害也。故河渠者。其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宋初都汴。治河尤急。要在行所無事耳。王安石嘗圖。繫講水利而偏任一主事之程時。時安石任其私智。而昧然多事。迄無成功。直驅無事之然。皆不皆之。雖錢以信陽侯一怒。轉求師論。時罪十六。吾以謂安石之罪。係於時。而時以憂元安石竟。護前備後。其所謂小人而無忘悔者哉。吾觀安石行新法。妨亦結內侍。張若水。監元憲。以為與。則人矣。其行詐矣。

高居簡 雷允恭 剛文惠 任守志

高居簡。字仲珍。世本番禺人。以父任為入內黃門。謨作溫成原。廟。奉神物以精辦稱。起轉殿頭。領設苑事。坐奉使。梓潼路多占。鮮兵。降高品。恩領龍圖元章寶文閣內東門外。幹當御藥院。神宗即位。御史張唐英言其資性險巧。苦逆。合取容。中丞司馬光亦言其久成近職。罪惡已多。祖宗舊制。幹當御藥院官。至內殿。未班以上。即請出外。今陛下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竊議。況居簡頃在先朝。依憑城社。物論切齒。及陛下親臨。乃復見自慰。使。覆信之思。遂於先帝。顯明治其罪。以解天下之惑。於是羅為供。

併庫使。稍違帶御器械。進內侍押班。以文惠使領忠州刺史。卒。時輝州觀察使。居簡聞外廷議論。必以入告。省中目為高直。奏。仁宗時。常使南海。過廣州火。救者不力。居簡聲衆護軍。留中伏。二座。賴以獲全。事聞。詔褒之。

雷允恭。開封人。初為黃門。頗慧黠。稍遷入內殿頭。給事東宮。因。陳政。偶為大書。允恭豫其書。懷政死。指內殿。遂承制。再。遷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內。侍省押班。章獻后初臨政。丁。謂。謂。結允恭。凡批密事。令傳達禁中。內是允恭。輒橫中外。山陵。事起。允恭請效力。陵上。章獻后曰。吾意汝有善。恐為汝累也。

乃以爲山陵都監，乞奉詔至陵下，司天監郭中和爲之恭言。今山陵上可少遲，漢子孫，鄴汝州秦王墳，乞恭曰：何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與水，乞恭曰：上無他乎？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履按，動則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乞恭曰：第務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乞恭素奇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入白其事。章獻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乞恭曰：先帝漢子孫，何惜不可？章獻后意不然曰：此山陵使謀可否？時丁謂爲山陵使，乞恭其進，所以謂唯唯而已。乞恭入奏曰：山陵使亦無異謀矣，既而上穴，果有石，不害水出。乞恭是以是并出。

盜金寶，賜元，籍其家，中和流沙門島，謂尋寶海上。聞之應，開封人路事捷，請遷至入內副都知，仁宗初親政，與宰相呂夷簡謀，以張普夏陳亮佐范雍趙鼎，尋味陳亮，皆章獻后所任用，悉罷之。退以語郭后，郭后獨不附太后，但多機巧，善應變，由是并夷簡罷。夷簡素與文應相結，使爲中副，以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遂怨后，及拜相，楊尚二美，方輩尚美人於仁宗前，有語侵后，仁宗不勝忿，批其頰，仁宗自起救之，誤中其頸，仁宗大怒，文應休職，遂與謀廢后，且勸以承慶示親政，夷簡以怨，乃主廢事，因奉仁宗出陳亮，竟廢后爲淨妃，以所

居宮名瑞華，皆文應爲夷簡內應也。郭后既廢，楊尚二美人，寵專，仁宗體弱之際，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望以爲吉，仁宗未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仁宗款其頰，強應曰：諾。文應即以建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謝云：不肯行。文應罵曰：官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以尚氏爲女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定安置。既而仁宗復悔廢郭后，有復后之意，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請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恭肅，實文應爲之也。累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時諫官劾其罪，請并其子士良出之，以文應領嘉州防禦使，爲秦州鈐轄，改鄭州，士良罷御藥

院，爲內殿崇班，始楊尚二美人之出宮也，左右引陳氏入宮，父疏陳于城，楊太后嘗許以爲后，宋殿不可，王尊召夷簡蔡齊相繼論諫，陳氏女時進御，士良聞之，遽見仁宗，仁宗被重案，排曰：士良曰：陛下聞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爲后邪？仁宗曰：然。士良曰：子成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納其女爲后，無乃不可乎？仁宗遂命出之。文應後徙相州鈐轄，卒贈鄆州觀察使。任守忠，字履臣，蔭入內尚門，累轉西頭供奉官，領御藥院，監事，願以之沒故官，稍遷工御藥供奉，初章獻后聽政，守忠與郭知江德明并交通，請移權罷通，爲仁宗親政，出爲黃州都監，又轉

監英州酒稅。稍遷潭州都監。徙合流鎮。而都司兵。又為其鳳。沿  
原路駐泊都監。以功拜遷永泰院使。內侍押班。出為宣州幹轄。  
加內侍到都知。其遷宣政使。洋州觀察使。為入內都知。仁宗未  
有嗣。屬意英宗。守忠居中建。其援立。以微大利。及英宗  
即位。拜宣慶使。安靜軍留後。守忠又語言說。交亂兩宮。於英  
知諫院引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為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  
于都市。英宗猶未行。宰相韓琦出宣頭教一通。參政殿陽降。已  
奏。趙鼎難之。降曰。第言之。韓公必自有說。琦遂出政事堂。主守  
忠庭下曰。汝罪當死。朕保信軍節度使。新州安五。取宣頭教

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殿則中變也。守忠以被置。亦同  
事于中。人不敢言其過。及既。中外快之。起為左武衛將軍。致仕。  
卒年七十九。

琦曰。直其名也。而居簡以直。本濟其素。夫妻子甘。至情也。而  
文應力主廢。守忠離間兩宮。其罪不容於死矣。先恭穆公  
意屬愛君。而傲然任事。不大橫。先恭伏誅。而文應守忠。守  
保守。則亦仁柔之過耳。昔真宗時。內侍江守恩。以擅取民  
產。杖殺軍士。極法則真宗之用刑。較仁英不猶賢乎。

童貫

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貽事官。極。即善策人主。懷指。先  
事順承。徽宗立。直明金局。于抗。曾以供奉官主之。始與蔡京游。  
京進。貫力也。京既相。贊策取青唐。因言貫嘗十使陝右。審三路  
事宜。與諸將之能。否為最。悉力薦之。合共十萬。命王厚。貫聞。寄  
而。貫川李憲。故舉。監其軍。至涇川。遇禁中大。帝下。手札。驛止。貫  
母。西兵。貫。視。遞。納。解。中。厚。問。致。貫曰。上。起。成功。耳。師。竟。出。復  
四州。權。崇。福。殿。使。袁。州。觀察。使。內。侍。寄。資。轉。兩。使。自。茲。始。未。再  
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界。要。樞。制。置。使。累。遷。武。康。軍。節。度。使。封。

漢。哥。威。証。沒。積。石。軍。泥。州。加。檢。校。司。正。頗。恃。功。驕。恣。遷。置。將。吏。  
皆。提。取。中。旨。不。復。關。制。廷。遂。帝。京。意。除。開。府。儀。同。三。司。京。曰。使  
相。宜。應。授。官。官。不。奉。詔。政。和。元。年。進。檢。校。太。尉。使。契。丹。武。吉。以  
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開。貫。破。死。於。敵。見。之。因。使。現  
國。策。之。善。者。也。使。還。五。展。奏。廟。議。兵。柄。皆。屬。焉。遂。請。進。孫。夏。國  
橫。山。以。太。尉。為。陝。西。河。北。宣。撫。使。俄。開。府。儀。同。三。司。兼。書。樞。密  
院。河。西。北。兩。路。不。三。歲。領。院。事。更。武。信。武。寧。護。國。河。東。山。南。東  
道。知。南。東。川。等。九。鎮。太。傅。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稱。貫  
為。樞。相。將。亦。哥。說。即。沒。入。河。隴。歸。于。蕭。關。古。骨。龍。可。制。夏。人。



元命遣大將劉法取朔方。法不可言通之司馬在京師時。就受命於王所。自言必成功。今難之何也。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元法。而州名將既死。諸軍恟懼。皆隱其敗。以提聞。百官入賀。皆切齒。然其敗言。聞者既固。夏人亦不能支。乃因遣人進誓表。劉法使至。授以誓。將不敗。曾張館伴使固與之。還及境。棄諸道上。皆刺熟。死不投漢官。曾故引拔之。有至即定使者。子番子其分地。而使守新。禁卒進止不死。而得改隸他籍。軍或去。漢政和元年。劉法以中使于遼。得燕人馬。拉歸。舊諸朝。遂逆奔燕。謀謀。遂健時勁卒。劉日發命。令方顯起。壯州。勢甚張。改江。測淮南。

宣撫使。即以所聚兵。帥諸將。討平之。追有太師。使國楚。然雖平。而北伐之使遂起。既而以遼燕山功。討解。即錢為真三。公。如封除。豫兩國。越四月。命致仕。而代以韓。明年。漢起。顧樞密院。宣撫河北燕山。宣和七年。招用神。宋達。劉。能。護。金。燕。之。境。者。非本邦。疏王。爵。還。封。廣。陽。郡。王。是。年。始。平。而。後。曾。在。太。原。達。馬。擒。手。與。宋。往。時。以。密。金。之。以。納。張。毅。為。責。且。遣。使。告。興。兵。曾。厚。禮。之。謂。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使者勸曾。遠。別。兩。河。以。謝。曾。氣。就。不。能。應。謀。通。鮮。太。原。守。張。孝。純。請。之。曰。金人。渝。盟。王。當。令。天。下。共。悉。力。援。援。不。委。之。而。去。是。秦。河。東。與。敵。也。河。東。入。敵。手。

秦河北。平。曾。怒。此。之。回。曾。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君。必。致。留。曾。至。何。為。考。純。相。掌。掌。曰。平生。意。太。師。作。我。許。威。望。及。臨。事。乃。普。結。長。嫌。未。頭。漢。窺。何。面。目。沒。見。天。子。乎。曾。奔。入。都。致。宋。已。受。樞。下。詔。親。征。以。曾。為。東。來。留。守。曾。不。受。命。而。本。上。皇。南。池。曾。在。西。遼。宋。長。大。少。平。就。昨。提。軍。我。為。人。以。為。親。軍。環。列。曾。舍。至。是。擁。之。自。隨。上。皇。通。浮。橋。衛。士。攀。望。號。恸。曾。唯。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殆。者。百。餘。人。道。路。泥。濘。於。是。諫。官。御史。與。同。人。謀。者。議。起。初。能。在。衛。上。將。軍。連。請。昭。化。軍。節。度。副。使。策。之。其。州。吉。陽。軍。行。未。至。詔。殺。其。十。大。罪。命。監。察。御史。張。徹。述。其。所。至。往。新。之。

及於南。韓。既。謀。區。甘。赴。關。聚。于。都。市。曾。極。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通。於。制。殺。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助。一。動。一。息。曾。悉。傾。得。之。先。家。以。曰。且。陷。以。他。事。助。及。得。罪。遂。死。曾。狀。魁。梧。情。貌。視。視。下。生。頭。十。數。皮。骨。勁。如。鐵。不。動。聞。人。有。皮。量。蘇。疎。時。漢。官。旬。地。墳。以下。皆。獻。胸。貼。肉。左右。相。率。雖。舉。古。日。開。蓋。情。翁。赫。庭。戶。雖。運。成。市。苦。於。轉。獨。多。出。其。門。斷。養。僕。園。官。諸。使。者。至。數。百。輩。窮。我。枯。竭。流。毒。四。海。雖。益。服。不。惜。責。已。馬。韓。即。趙。氏。論。曰。其。若。國。之。大。事。而。將。則。三。軍。之。司。命。國。之。輔。也。可不。慎。與。大。將。帥。蓋。詳。我。其。言。之。矣。曰。大。人。志。第。子。出。州。時。非。其。人。

則執言雖利。尚不免於與尸耳。童曹少出李憲之門。性多  
同。志遠邀功。寢至東征北伐。進止自由。壞亂軍政。流毒四方。  
汴宋之亡。形已成。而曹且倖然使相矣。俄而三公矣。又倖而  
昨土疏王爵矣。刺致金人。收盟宋社。皮炭而始棄之。碎之。嘆  
何及乎。然後蓋信聖人之慮遠。而王者敦懷萬邦。慎不可輕  
三錫之命於小人也。

梁師成 楊載 附

梁師成字守道。慧慈習文法。稍知書。初辟曹州書藝局。拜元  
碩憲恩殿文書外庫。主出外傳道。上言。政和間。得君青睞。至  
召進士籍中。轉遷曹州觀察使。與德軍留後。達明堂為都監。既  
成拜節度使。加中書。一神霄宮使。恩授國鎮東河東三節度。至  
檢校太傅。遷拜太尉。開府保同三司。攝節淮南時。中外奉寧。機  
密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苦逆通。帝恩寵。帝以謀合者之  
命入處殿中。先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微帝書難  
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是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

出子。是時天下禁詞賦文。其人情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折於  
帝曰。先正何罪。自是賦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己任。四方儒秀  
名士。必相致門下。往往遺燕污。多置書畫。勅於外舍。邀省客  
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款款加汲引。執政侍送。可階而升。王輔  
父事之。雖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醜相。兩領職局至數  
十百。制遣代無擇。師成始猶依違。幸乃贊決。又為諫諍為盜撫  
燕山平。策勅進少保。蓋通賄職人士。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  
為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前。辭需升殿。其小吏儲宏。亦  
豫科中。而能獻養之役。如初。李若樞民曰。於京東西。所至臨生

之。正叶薪。當勝之。故。而。臣。臣。以。散。樂。其。一。忠。直。近。侍。發。  
遠。敵。人。則。又。異。望。其。能。中。興。已。頃。不。思。明。受。之。變。母。亦。在。右。  
近。習。日。興。供。散。樂。者。故。之。樂。和。

歷代內侍考卷之十三

姚集

邵成章

邵成章。號。宋。朝。內。侍。也。常。入。青。城。命。成。章。衛。皇。太。子。赴。宣。德。門。  
糾。制。行。事。太。子。北。去。成。章。留。于。汴。康。王。時。即。位。元。祐。太。后。遣。成。  
章。奉。乘。輿。服。御。至。南。京。送。青。楊。州。金。人。掠。陝。西。京。東。諸。郡。辟。道。  
起。山。東。黃。澤。著。汪。伯。夷。復。不。以。聞。及。張。遇。焚。真。州。奉。行。在。六。十。  
里。亦。不。之。知。也。成。章。上。疏。條。其。潛。著。伯。夷。之。罪。因。乞。誅。問。且。  
中。潛。著。等。使。問。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監。管。侍。御。史。以。其。言。成。章。  
服。上。言。得。罪。今。是。何。時。以。言。為。諱。以。之。帝。思。成。章。忠。直。召。赴。行。  
在。其。徒。忌。之。謂。于。帝。曰。邵。几。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  
州。金。人。入。洪。聞。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如。公。忠。正。能。事。吾。主。可。  
出。事。為。貴。成。章。不。應。帝。之。以。成。亦。不。逆。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  
殺。遣。之。金。帛。而。去。

論曰。高。宗。剛。剛。峻。難。假。息。一。隅。此。何。異。越。王。棲。會。稽。時。而。汪。  
黃。文。茂。使。免。疏。以。前。經。離。之。外。一。切。不。見。不。聞。我。何。不。為。靖。  
康。之。時。哉。賴。邵。成章。發。情。陳。言。條。其。罪。非。不。第。疏。寘。之。而。  
除。名。幽。管。以。降。其。怒。斯。豈。中。興。今。主。之。作。用。乎。當。不。共。戴。天。

堂上監引郡守不敢抗禮有方於索師成遠在旁抗聲曰王人  
難微序於諸侯之上豈足為道者懼而止師成貌若不蘇言  
然除賊除數通問即發家后與諸將幸幸請策見其交通狀已  
悉未動又以應本與諸將同乘陳及之帝罷朝相師成由是益  
怒耶王楷寵益有勳孫東字意師成力保護孫東立時臣多  
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不歸於是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  
力疏其罪炳指之為李輔國止言官未敢相應變恐不測東  
復請其有異志操逆策功當正典刑帝迫於公議猶未謂言逆  
之師成疑之設食不離帝所雖未明亦侍於外未有以發會

鄭望之使金營還帝命師成及望之以宣和殿珠玉器玩漢沈  
先令望之持中書論宰相望則留之始知恭其罪帝為彰化軍  
節度副使開封吏護至延州行次八角鎮驛殺之以恭亮開將  
其求

楊戩少賂事張氏主掌漢苑善測伺人主意自崇寧後日有能  
知人內侍省立明堂驛賜賜起大禹府龍德宮皆為魏恭政  
和四年驛彰化軍節度使首建期門行幸事以固其權魏與梁  
師成時驛魏安清海鎮東三驛由檢校少保至太傅遂謀魏東  
宮有茶吏姓才者飲策於戩立法索民田契自中乙乙乙乙乙

辰轉充兵至無可證州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汝洛于  
宋東西淮西北括廢陸棄垣荒山退灘及大河洪流之處皆新  
氏主佃願一室後雖得舊田復不可減號為西城所築山澤古  
征野澤陷丘數百王濟鄧數州賴其蕩無之利主租界始約立  
犯者盜執之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五十餘萬緡水旱獨稅  
此不得免惟公才為觀察使宣和三年我死時太師吳國公而  
李才繼其職才天資狠愎家與王漸表裏且居汝州臨事愈劇  
凡民聞吳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券皆不肯  
曹山閭縣士括為公田焚民故表使田主輸租佃本業斯者執

加威刑致死者千萬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均  
諸別州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劉崇任輝彦李士源王游  
毛孝立王隨江懷忠等錢械未還皆助彥為虐如奴事主民不  
勝危痛前執政寇崇操勞迎謁馬首獻媚花朝夕造詩賓客往  
趨揚舍不敢對之上馬而彥處之自如貨物供奉大板類朱砂  
几竹數竿同一大車牛驢數十頭其數無極皆責辦於民經時閭  
閻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彈財靡費力竭誠死武  
自羅陳耗問如龍麟薛薦一本輩致之費輸百萬喜實怨刑  
福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眾賴昌兵馬鈴轄范寒不為取

竹、詔刊蘇軾詩文于石、為十惡、朝廷廢其祀、蘇亦令勒、使當時  
謂未始結怨於東南、李月結怨於西北、皆康初、詔追我、時官  
孫、月則官賜死、將其家、劉等以下十人、皆得康、復范審官、

論曰、梁師成手不握兵符、並不履邊圉、第以翰墨自任、而一  
時人士、驚走其門、即巨寇如蔡京、敢於格使相之說、而不敢  
不媚師成、則以短相之長、捨大綱、不惜於隱相之毛、雖耳楊  
我、機賊虐民、不堪命、而李月承之、蓋致其毒、勞者弗息、既  
者、弗食、去縣元元之命、斃蓋楚而路道、天下惡、得不敢乎  
嘆夫、道名之、罪狀、則人、厚矣、而卒不免於北、得、錄、豈、貴、以、軍  
能師成以翰墨、我、以、賊、與、勸、之、駕、耳、悲、代、其、養、蛇、也  
以自焚也、

藍瑤 康履 馮金 張去為

藍瑤、康履、初皆為康王府都監、入內東頭供奉官、嘗從康王使  
金人行營、及開元帥府、蓋主管機宜文字、朝廷遣人赴師入機  
履等請王留相州、王叱之而行、既即位、二人俱侍恩、用事、履尤  
要作威福、大將如劉光世等、多由意事之、帝知之、詔內侍不許  
與親、兵官相見、違者、侍官編錄、履終無所忌憚、與內侍曾擇渡  
急、諸將或路過、洗足、立諸將於左右、教唱、甚至馬前、故疾之者  
來、咸還內侍省押班、金州觀察使、帝在揚州、金兵卒至、帝馳出  
出門、百官不戒、得從行者、惟履等五、六人、自是履等益自衛、愈

有輕外朝心、及奉浙道吳江、其黨競以射、為樂、比至杭州、江  
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統制苗傅等、切齒曰、此輩使天子  
至此、猶敢爾、和、傅、暴客王世修、亦疾中官恣橫、以告武功大夫  
劉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王淵躋樞密、正彥以萬由宦者所  
薦、愈不平、謀逐去、伏兵新洲、遣兵圍履家、分捕中官、凡無須者  
皆殺之、履馳入向、傅等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凡中官所  
主者、皆得美官、王淵遇賊不戰、文康履得樞密中官、在外者已  
誅、更乞康履、藍瑤、曾擇等誅之、以謝三軍、帝不忍除傅等官、以  
安之、傅等曰、欲逐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何處至此、帝問百

官軍安出。主營浙西機宜文字時希孟回中官之為忠。至此盡矣。不除之。天下之志未已。軍器監葉崇諤言。陛下何惜一康履。不以慰三軍。帝不得已。遣人執履至。履望帝呼曰。大家何獨殺臣。遂以付傳。即將斬之。衆其首。帝幸慶聖宮。傳等留內侍十五人。奉左右。尋捕趙祥等。皆編置遠州。祥昭州行一程。追逐斬之。傳等誅。贈履官。諡崇諤。召趙祥等還中書舍人。李陵言中官復召其黨。與相賀。氣味益張。中外切齒。不報。趙至。自武功大夫擢內侍省押班。慈寧宮建。命提點事務。尋升內侍省都知。及迎太后。命充都大主。管太后既還宮。趙奏。應于補受恩。已。聽慈寧宮詔。

行。遂之。廷初與履同進。而驕橫不及履。故幸以壽終。有安石者。與趙同姓。為內侍省副都知。至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卒。贈保寧軍節度使。諡良恪。渡江後。中官贈諡。自安石始。又有與履同姓者。名諤。為內侍省押班。亦親幸用事。與知閤門事藍公佐善。每邀公佐至其直舍。必縱飲大醉。諤乃歸。安瀾泄禁中語。劉光遠被劾。諤與內侍陳永錫。受其金。力為營救。言官劾之。帝詔永錫與祠諤。遣吏部按。累官至均州觀察使。卒。贈保信軍節度使。諡忠定。

馮益。康王即舊人也。王即位。自入內東頭供奉官。遷至幹辦御

藥院。尋兼幹辦皇城司。恃舊恩。驕恣。帝幸漸來。並與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復以語侵。俊。止訴于帝。帝下御史臺侍御史趙鼎。言明受之變。起於內侍。覆轍不可不戒。事乃已。紹興三年。授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時帝用侍御史常同言。趙皇城司。且諫臺察。言非祖宗舊制。帝為追寤前詔。特遣宣政使。並自言。趙即舊吏。已加恩。遂升明州觀察使。內殿舊有驍驍院。官並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便門。侍御史沈與求。以為言。趙等皆患之。會劉豫搆移山東。言趙遣人收買飛鶴。固有下避諱。張俊請斬。以釋諱。帝不許。賜言事關國體。當

解職加罰。帝喜。回。問並交關外事。漸不可長。與初放歸。沒意未息。男解之。並自是家居康州。十四年。先是偽柔福帝姬之來。自稱為王貴妃李氏。並自言。帝在貴妃閣。帝遣之驗視。並為所詐。遂以真告。及事覺。並坐驗視不實。送昭州編管。尋以與皇太后。后運。得免。十九年。卒于家。

張去為。內侍張見道養子也。初為章太后宅提點官。累遷至安撫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又遷內侍省押班。時見道為入內侍省押班。父子並充景福殿使。去為寢有寵。請以一官回授見道。帝嘉而許之。其後見道以保康軍承宣使致仕。而去為與奏請

王繼先俱同事。升延福宮使。遷至入內侍。皆都知。情思干  
外朝。謀金兵將至。遣使來。出慢言以相懼。去為除沮。用兵。退  
去。而之計。宰相陳康伯力非之。帝悟而止。侍御史杜莘老。已新  
去。為以作士氣。先是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充其項。疑都  
人駭之。莘老復劾其罪。帝不許。已。今去。為致仕。莘老亦出補外。  
及內禪詔落。致仕提舉德壽宮行移。如內侍省。仍請印賜之。修  
宮有勞。又特遷安慶軍承宣使。初。安恭后入宮。去。為寢進之。后  
崩。上皇又遣去。為傳旨。主。謝者。妃為后。故亦貴重。然至死。不復  
談朝廷事。

論曰。中官自仁宗時。浸執帥權。然第取危法中軍校耳。迨童  
貫梁師成始。益尊大。迨乎渡江。除爛儲。康履等。丁播遷之  
會。身不任。汗馬之勞。射鵰觀潮。全忘歸恤。諸將出萬死一生。  
以悍卒壁之天下。而顧敢傲然凌忽。奴虜視之。即微苗劉亦  
豈無激而生變者乎。二尤雖狂謬。然樓下教語。切中膏肓。吾  
不知高宗於是時。將何以詭而目也。至如馮益平。渡去為見  
其。其中有一如苗劉者。明受之變。不幾再見。和鴻呼。李志道  
以徽思。復言。發機以退。開復起。劉炎以禁市。通姦。利李。與  
飲酒。刀。考人。帝雖迫於人言。勉從罷斥。而卒不思終寔之法。

易曰。見陸夫。夫。中。未。光。之。高。宗。如。此。舉。殆。雖。其。外。亦。不。得。為。  
先矣。 枕紳權者。中官。閹士。良。也。禁市。昔。禁。中。市。也。

白謬

本特以洪皓既直街之。次骨族侍御史李文。幼時不省母。出知  
杭州。明年大水。中官白謬。宣旨與理中。洪尚書名聞天下。乃  
不用。此其時遂致。諫官厚大。遂論皓與謬為刎頸交。更相推  
崇。罷提舉江州太平觀。洪謬頗失。然謬特送太后在金。知時名。  
云然。初不識時也。

論曰。洪志宣。本特。白謬。皆自金選者也。志宣不屈粘罕。洪避  
冷山。而特為粘罕草檄。其人之賢不肖。謬在房中知之熟矣。  
既從宣言。激於義也。豈相重哉。乃特為房門。而志宣斥謬。又

以志宣故。流也。悲夫。故實全無心肝。吾於高宗亦云。

陳源 昇 王德謙

陳源。淳熙中。提舉德壽宮。頗有寵。俄帶潮西副總管。給事中趙  
汝愚。言內侍不當干軍政。遂罷。源恃恩。頗恣。本宮書史徐彥通  
者。為源掌家務。不數歲。官至經武大夫。甄士昌。源廝役也。工理  
髮。奏補承信郎。又補臨安府都吏。李庚。以官使之寵。伺府事。考  
宗聞而惡之。十年春。詔源應奉。日以特落階官。與宗祠給事中  
宇文价。封還錄黃。改外祠。臺官黃洽等又劾之。乃謫源建州居  
住。籍其貲。進德壽宮。彥通除名。道州編管。士昌廬皆抵罪。言者  
猶未已。移源郴州。源有園名小曉。其制視禁藥有加。高宗以賜

王才人。光宗即位。優召。遷。紹熙四年。自拱衛大夫永州防禦使。  
除入內侍省。打班。帝以疾不朝。重華宮。源與內侍楊舜卿。林  
德年。數有間言。寧宗即位。命三人俱事光宗于泰安宮。御史章  
穎論其離間名親。乞行誅寃。以懲青室在天之靈。詔罷源等官。  
源。州。德年。常州。居住。舜卿任使居住。慶元二年。以生皇子恩。  
源德年許自便。舜卿與內祠給事中汪藻。竊取之。乃移源婺州。  
德年湖州。某瑞再取舜卿內祠。反坐外補。其後源等卒。聽自便。  
德年養女也。以別業。源在貶所。與妓遊。俱以淫媒聞。人疑其非  
官者云。



其昇內侍省押班。澤之子。昇累遷亦至押班。乾道中。帝頗親昇。昇以此同事。昭安其胡與可為小官時。乃貸於昭安。昭安為氏。不如欲。謝之。至是。馬以昭官監輪格。繫獄。與可諷有司以私監論。御史陳升卿決獄平反之。昇之子。與可也。乃除為典可地。謝升卿于帝前。謂為家氏請事。時得至萬壽。上疑遂論罪。馬流嚴州。升卿由是罷去。時曾觀以使領京祠。王抃以知開門。兼樞密都承旨。昇為入內押班。相與盤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既而觀死。抃逐。獨昇在。朱熹力言之。帝曰。昇乃德壽宮所養。謂有可耳。熹曰。古人無才。何以動人主。昇用事二十

年。招權市。賄貴由。對策亦頗及之。後帝察其姦。遂振之罪。將其皆。竟以廢死。帝為淳熙末。新辦內東門。帝御器械。光宗朝。累遷至親衛大夫。保康軍承宣使。提舉祐神觀。慶元初。為內侍省都知。帝遷壽康宮。馬有力焉。遷官二秩。頗音寵。

王德諫。初為嘉邸都監。頗親奉。孝宗大漸。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黃由。時為王府贊讀。奏請嘉王詣重華宮問疾。既得音。德諫固請覆奏。王斥之。遂行。孝宗崩。王在喪次。中外洶洶。王以告直講彭龜年。龜年以為建儲。則人心安。須白中宮乃可。即諭德諫奏之。皇太后。德諫不敢強之。既而無報。王即位。德諫黑邊昭

慶軍承宣使。內侍省押班。昭安其胡與可為小官時。乃貸於昭安。昭安為氏。不如欲。謝之。至是。馬以昭官監輪格。繫獄。與可諷有司以私監論。御史陳升卿決獄平反之。昇之子。與可也。乃除為典可地。謝升卿于帝前。謂為家氏請事。時得至萬壽。上疑遂論罪。馬流嚴州。升卿由是罷去。時曾觀以使領京祠。王抃以知開門。兼樞密都承旨。昇為入內押班。相與盤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既而觀死。抃逐。獨昇在。朱熹力言之。帝曰。昇乃德壽宮所養。謂有可耳。熹曰。古人無才。何以動人主。昇用事二十

溫僧擬。詔降國諱。使移居撫州。他事勿問。中書舍人高文虎。請改馬安。置。諱復言其姦說。已自今不以赦。維特旨亦許。其奏。帝用其言。德諫遂坐廢。斥以元。

論四。重有梁師成之機。高宗親耳而目之。而登壇一記。亦既翔其子孫。以示明誠。而卒無意中官何也。又以其志遠之。人。是故陳源者。提舉德壽宮。昇昇德壽宮所屬。以為才。而源盜名。器。私其排。昇昇臣區為子。相成。詔當室。而逆軌法之。臣。孝宗。科南渡。英王。僅斥源。而幾為昇所惑。馬其後。昇喜康死。而源復用事。遂與林德年等。交構。而官。卒。隔光宗於不孝。

重華不得見其父。若王不得面受禪於其父。非德壽宮而執  
遣之志哉。王德謙。嘉耳親幸。而除尼重華之朝。又嘗歸於建  
儲之志。此於變志。其類。顧寵秩之。平日驕橫而犯上亡等也。  
向今不有此。肯有此。肯矣。而不有劉德。有諸。嘉堂。馬之。則  
則德謙不終以計。勝而並。其。子。雖。計。勝則德謙。其。  
勝則此。肯。吾未見任外戚。果。於任中官也。

高宗禪位。復居德壽宮。孝宗遷居之。稱重華宮。

### 開禮

開禮。高宗朝。官者。澤熙末。轉官至親衛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孝  
宗頗親信之。後命提舉重華宮。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樞密  
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光宗御批。又有念欲退閑。請丞相  
留正。懼納。祿去。人心愈搖。汝愚遣戚里韓侂胄。因內侍張宗尹。  
以禪位之謀。奉太皇太后曰。此豈可易言。明日汝愚再遣侂胄。  
附朱尹以奏。未復命。而侂胄退與禮遇。禮知其意。問之。侂胄不  
以告。禮指天曰。誓不言。侂胄遂向其事。禮即入宮。泣告太后。以  
時事可憂之狀。且曰。留丞相已去。時時者趙知院耳。今欲定。以  
計而無太皇太后之命。亦將去矣。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也。事體  
與他人異。禮曰。知院未去。侍有太后耳。今有請不許。計無所出。  
亦惟有去而已。知院去。天下將若何。太后悟。遂命禮傳旨。侂胄。  
以諭汝愚。約明日太后乘輦上其事。又明日嘉王入行。禪祭。汝  
愚即簾前。進呈御批。太后遂命王即皇帝位。尋除禮入內侍。  
省都知。又召無辜重華慈福宮承受。兄提舉皇城司。遷中侍大夫。  
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免推恩。又不許。南渡後。內侍可  
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云。  
論曰。嗚呼。當紹熙甲寅之歲。其宇宙間一大變乎。大親喪。人子



日。一時廷臣平子才諱之而不曉。漢諱論之而不曉。池元聖趙崇素李昂英等諱之而不曉。洪天錫文天祥以去留決之而不曉。雖其民以收田控之而不曉。宋臣方且引金人社誼士。逐相臣。恬不為異。一知州言及內庫。即詆堂諫。初而罪之。而止由為諭。抑何春春不能割之。母亦聲色宜室之。好是以中事之心。而不覺神為之驚乎。是故起梅堂。開其家。建者蘭亭。乃偶侵入宮禁。此皆宋臣時為榮感主心。而自固其寵者也。盧允升雖亦同事。恐天子不若宋臣易然矣。及元兵刺膚。連避告警。宋臣賊然喪膽。亟請遷都。而徵軍若太監

何子舉。言諸吳潛。則崖山之覆。已見於開慶之元。而區區寵一宋臣。竟莫益我。吾書方於漢仁如文。其如景。神如武。高宗先武之罪人。而理宋極重庸耳。雖然。理宋末年。以宋臣言而罷事。志誠。豈亦悔心之萌乎。獨奈何卷卷一宋臣。即以病請利。而猶子告也。

金人丁大全也。諸去洪天錫等。相臣。雖方。知州。知縣。州。吳。誠。事。諱。即。得。也。

歷代近侍考卷之十四

連

王繼思 趙安仁

王繼思。梓州人。唐知皇后南征。繼思被俘。虜皇后以公私所獲十載以下見。容貌可觀者。近百人。載赴涼陁。並使開為堅。繼思在焉。聰慧通書。及遠語。指內謁者。內侍左廂押班。聖宗親政。果連尚衣庫使。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內庫都提點。繼思好清談。不喜權利。每得賜食。市書至萬卷。我以自隨。請詩不厭。每宋使來聘。繼思多充宣賜使。後不知所終。

趙安仁。字小嘉。汝州樂壽人。自幼被俘。號和。中。為黃門令。奉晉國王府祇候。王亮。授內侍省押班。御院通進。開禧八年。與李勝等謀奔南土。為游兵所擒。初仁德皇后。與欽哀有隙。欽哀密令去仁。同皇后。動靜無不知者。仁德皇后。威權既重。安仁懼禍。謀亡歸。仁德欲誅之。欽哀以言警救。聖宗曰。小嘉言父母兄弟。俱在南朝。每一念神魂。隨越。今為思親。肯死而亡。亦孝子川心。遂可憐。赦之。皇熙初。欽哀攝政。欽哀帝立。以子重。元帝與安仁謀。遣太后慶州守陵。授安仁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充北丹漢人勅海內侍都知。兼都提點。會上思太后。親馭東廂。太后青

說集

四法有萬死。或嘗營救。不望汝報。何為離間我母子耶。安仁無答。淡不知所終。

請曰。王雖思好清談。喜誦詩。而潛於權利。其猶賢乎。趙安仁始附致哀而復靖。後復附嗣君而還生母。反覆變詐。離間骨肉。其有萬死矣。僕與宋無大怨之悔。則致哀不為仁德之歸乎。雖然。自述律太后。已不免祖州之逐。豈適俗同然。不足為異邪。

金

梁統 宗姓 潘守恆

梁統。本大吳東鄉。隨元紀入宮。以剛整事海陵。統性倨傲。善逆合。時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庭宮閤之事。天德三年。始以王光道為內藏庫使。謝愈梁安仁。皆以宦官領內藏。海請光道等。四。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為不然。漢唐以來。委張承業以軍光。立大功。此中多無人乎。為卿等且急此意。智藏之物。皆出民力。曹十數。一當酬答。要。此者必罰無赦。宦者始與政事。而統事任尤甚。果官通侍局使。及營建南京宮室。海陵數。使統往視

工役。是時一殿之費。已不可勝計。統或言其未善。即盡撤去。雖丞相張洸。亦由意事之。與之均禮。海陵欲伐宋。統因極言宋割者北。地色隴國。海陵大喜。及南征將行。命縣君高師姑兒時食。稱之新裁者。侯得刺者北用之。謀者言統與宋通謀。初。宋伐宋。微天下兵以疲殺中國。海陵至和州。開統與宋人交通。有狀。謂統曰。開統與宋通。傳泄事情。謂本奴隸。朕拔擢至此。乃敢通耶。若至江南。詢得是跡。殺汝亦未晚也。人謂校書郎田悅信。曰。爾面日亦可疑。必與統同謀者。皆命執於軍中。海陵遇統。統與信。皆為亂軍所殺。

宋建本名元於燕人也。為內侍殿頭。宣宗嘗以元久於觀瞻。命已以監作。已以許語示社稷。乘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何者。即宣宗殿閣之杖之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諭。宋未敢鵠沒。鵠逸去。初近侍連訪之。市中一農氏臂此鵠。近侍不敢言宮中。所遺者。百方索之。農氏不與。與之物直僅乃得。事聞。宋未敢送其人於有司。已以送旁諫曰。昔宮中人。生可。宣宗四方。宋未惡其大計。人杖之。身亦悔。賜物慰遣之。及宋未至歸德。為軍元帥。蒲麻官奴為變。殺左丞李璣。參政石益。世魯歎以下。送官三百餘人。倉皇之際。宋未不得已。以官奴權參知政事。既為所制。合

恨。欲誅之未能也。及官奴往亳州。唯陰與宋御言。古孫愛是。納爾忙答。護衛甘宴親光。出范陳僧王山兒等。誅之。官奴自毫還。宋未御臨時亭。詔參政大綱。及官奴謀事。官奴入見。建等即送旁救之。及其黨阿李。合白進習類。及燕城敗。宋未自縊於幽蘭軒。建與完顏糾其眷和等。皆逆死。有潘年恒者。亦內侍也。素稱知書。南遷後。規畫甚多。宋未自滿城失歸德。過次民家。守恒通稱曰。蘭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人業。上聞其言。悵然皆嘆久之。

論曰。海陵淫虐。其天性也。宋既將而迎之。如恐不及。其德也。

陳同覽其狀。梁道勳車未。勳車紀。車新喜與車紀王衛。志忘其新王。而此胡沙虎。始末雖無可攻。其為國亦可知也。宋建。潘守恒。雖時進諫。亦莫能於勳。廢乎。然建之功。難守恒之知體。不可謂非偏中。使彼若矣。

車新喜與車紀。梁王衛王承齊。守恒謂此大事。宜了大主。謀之。文辭其如大體。

元

李邦寧

李邦寧字叔固。號唐人。初名保寧。宋故小黃門也。宋亡。遂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內庭。聲譽稱上意。今李國書及諸蕃語。即通解。遂見親任。授御史中丞。監御史。遂遷都南宮。提點太醫院使。成宗即位。進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帝嘗疾。邦寧不離左右者十餘月。成宗立。命為江刺行省平章政事。邦寧辭曰。臣以老病除命。無望更生。先朝素誠而用之。使得承之中。高爵厚祿。榮寵過甚。陛下漢置臣事。輔臣何敢當。事輔者

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輔人。陛下雖不臣惜。知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使大臣詢其言于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故舊。問邦寧曰。此何輩也。對曰。此世祖時舊著者。臣聞有聖訓曰。載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為華侈之戒。帝命張景親之。對曰。非御言。朕親知之。時有宋王在側。遂曰。世祖雖神聖。然貴於時。和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為。漢世法。一子每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同不報。必致陷之。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宋藩。當費無算。且恭不給。必將橫徵倍怨。豈美事耶。太后及帝深

然其言。俄加大司寇。而服院使。遂授丞相。行大司寇。領太醫院事。階金紫。光祿大夫。太廟。舊者違宮行事。至是復欲如之。邦寧諫曰。先朝非不欲親致祭祀。誠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功。正宜開張。若道以率先天下。躬祀大室。以成一代之典。循習故弊。非臣所知也。帝稱善。即日傳法駕宿齋宮。且命邦寧為大禮使。禮成。加恩三代。曾祖時。張青光祿大夫。大司寇。誥。張德。祖德。德。贈。像。同。三。司。大。司。使。誥。志。獻。父。張。贈。太。保。開。府。像。同。三。司。大。司。使。仁。未。即。位。以。邦。寧。舊。臣。賜。鈔。千。錠。辭。弗。受。國。學。將。釋。奠。獻。達。邦。寧。致。祭。于。文。宣。王。照。視。果。至。位。立。殿。戶。方。開。忽。大。風。驟。殿。

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破。燭入地尺。無不滅者。邦寧休思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固慚悔。累曰。初。仁宗萬皇太子。丞相三寶奴等。用事。長仁宗英明。邦寧揣知其意。言於成宗曰。陛下當於春秋。皇子新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王弟者。成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來。當言之。邦寧慚懼而退。仁宗即位。左右咸請誅之。仁宗曰。帝王膺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像同三司。為集賢院大學士。以美年。

論曰。李邦寧。亡國人也。以華敬見親。歷事四朝。榮賤極品。

雖亦時進諫言而陰揣時相之私意欲搖已樹之副焉其言則是其人不足取也。致祭文廟先師固必不飲矣。大風滅燭。皇天威怒可畏哉。

### 不花

不花。高麗人。亦曰王不花。皇后奇其氏。徵時與不花同鄉里。相為休戚。及還為官人。有寵。遂為第二皇后。居興聖宮。生皇太子。愛敬誠理達顯。於是不花以姻入。事皇后者有年。皇后懷幸之情。意甚膠固。累遷官至榮祿大夫。省正院使。省正院者。皇后之時賦意驕焉。至正十八年。京師大饑。時河南北山東郡縣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婦。避居京師。以扶死者相枕藉。不花欲要譽一時。請于帝。市地收瘞之。帝賜鈔七千錠。中宮及興聖隆福兩宮。皇太子。皇太子妃。賜金銀及他物有差。省院施者無算。不花出玉帶一。金帶一。銀二錠。米三十四斛。麥六斛。青絹銀。各一襲。以為費。擇地自南北兩城。故盧溝橋。掘深及泉。男婦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賂以鈔。并置相踵。既覆土。訖萬善寺。寺建無遮大會。至二十年四月。前漢瘞者二十萬。用鈔二萬七千九十餘錠。米五百六十餘石。又于大慈寺。修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病子之藥。不能食者。賻之棺。翰林學士承旨張瑄。為文頌其事。曰。善惠之碑。於是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乃謀內禪皇太子。而使不花喻意。不花承相太平。太平不答。二十年。太平乃罷去。而獨糊思監為丞相。



時帝孟秋政不花承問用事與相馬未幾四方警報  
臣功狀皆抑而不聞內外解體然根株盤固氣焰薰灼內外有  
官趨附之者十九又宣政院使脫歡與之用惡相濟為國大害  
二十三年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也先不花傳公讓等乃劾  
奏朴不花脫歡奸邪當屏然御史大夫老的沙以其事聞皇太  
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御史乃皆坐左遷治言侍御史  
祖仁連上皇太子書切諫之而皇太子皆辭職皇太子乃  
言於帝今二人皆辭退而祖仁言猶不已又上皇帝書言二人  
亂階禍本今不芟除後必不利漢唐季世其禍皆起此輩而權

臣藩籬衆之故千尋之木及舟之患其腐敗必由於內陛下  
思之可為寒心臣願俯從臺諫之言將二人特加擯斥不令以  
辭退為名成其奸計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此二人始將  
士執不効力寇賊亦皆喪膽天下可全而有以逐祖宋之舊  
僕棄不斬彼惡日盛將不可制臣寧獻元子家誓不與同朝  
然及禍語其陳仁祖傳會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不  
花驕恣無上招權納賂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駭有趙高張譚  
田令放之風漸不可長衆人所共知之獨主上與殿下未之知  
耳自古官者近君親上使少得志未有不為國家禍者望殿下

思慮當堅水之戒早賜奏聞投之而棄然則紀綱可振  
紀綱振則天下之公論為可畏法度為不可犯政治情而百廢  
舉矣由是帝大怒因畋祖仁等亦皆左遷時老的沙執其事驕  
力皇太子因惡之而皇后又指之於內帝以老的沙母舅故封  
驤王還歸國已而漢以不花為集賢大學士兼正院使皇后之  
力也老的沙皇大同遂留李羅帖木兒軍中是時相思監朴不  
花方侍講耶帖木兒為外戚思李羅帖木兒居老的沙不遠遂  
誣李羅帖木兒與老的沙謀不軌二十四年詔削其官使解兵  
柄歸四川李羅帖木兒知不出帝意皆相思監朴不花所為也

不奉詔宋王不羅帖木兒等為表言其誣枉而朝廷亦畏其強  
不可制遂下詔數相思監朴不花且相壘殺蓋欲王曉之罪屏  
相思監于端北窺朴不花于右肅以快衆憤而漢李羅帖木兒  
官爵然相思監朴不花皆留京師是未嘗行木數李羅帖木兒  
遣充監帖木兒以兵向關聲言清君側之惡是月十二日駐于  
河帝遣遠達國師問故往獲者數四言必得相思監朴不花乃  
退兵帝度其勢不可解不得已執兩人昇之其兵乃退朴不花  
遂為李羅帖木兒所執事與相思監李羅帖木兒傳  
論曰朴不花因緣而害遂致柄用朋比權重肆其凶噬雖矣

事論列。而根株寔不可拔矣。及其觀漱餘蘊。輯其精。而國亦隨之。意。理。寺之以人國微。亦也。詎可棄。八。

歷代內侍考十卷 兩淮盛政  
孫進本

明毛一公撰一公字震卿遂安人萬厯己丑進士

官至給事中其書取古來閹寺事蹟輯為一編自

春秋及宋以時代次之各序其善惡而加以論斷

大旨褒少而貶多一公天啟末蘇州巡撫一鷺之

兄也一鷺黨魏忠賢事具明史其兄此書儻亦有

為而作乎

皇明十六種小傳四卷

〔明〕江盈科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十六種

小傳四卷》提要

皇明十六傳小序

自劉義慶之為世說稗官家誦  
之矣絕大要弔詭之譚風流之  
餘緒而已然玄宗雅義徃徃藉  
之以行於世而貞觀初纂脩者  
遂盡蒐獵之以成一代之史蓋  
藝苑之精言而史局之別派也  
吾友江進之雅以論著顯居嘗  
慕說古詰纒纒不休暇則採  
國史之奇事可為法戒者大率  
彷彿世說之意葺為十六傳而梓  
之謂不佞曰秘不易傳也冗不

易竟也是編也辟之戎行夫非  
所謂選鋒也乎哉夫以漢之季  
也而晉之東也卽名德不乏微  
言具在碩傾覆之餘世道交喪  
一時言論風旨亦激切而少衷  
矣 明德方隆士習醇正善無

皇明小傳二序

二

近名惡無隱慝一二澹辭皆可  
書而誦此盛世之軌也異日者  
發金匱石室之藏付進之以筆  
削之事此其前茅也夫

萬曆辛丑夏閩中鄧原音題于  
句町官舍

皇明十六種小傳自叙

十六傳者不佞因閱 國乘摘  
出二百餘年新異事凡十六種  
各綴緝其語而爲之傳彙爲四  
門有曰四維者忠孝廉節是也  
曰四常者慈明寬慎是也曰四

皇朝小傳序

一

奇者隱怪機俠是也曰四凶者  
姦諂貪酷是也四門之中其目  
十六十六種之中種或十餘人  
或三四人總計凡若干人或因  
一事紀一人或就一人摘一事  
大都事不能槩當人人不能槩

當代要于挺拔突兀不經聞見  
使人讀之能有所聳動而感發  
焉譬如燕會看演傳奇全本演  
完又于別本中抽演襍劇夫襍  
劇非全本也而實全本中之艷  
麗新特者也故更盡酒闌之後  
醒人睡眠者必襍劇也然則茲  
編也謂之國史中襍劇不亦  
可乎編次既成將求序於  
縉紳先生乃自述其崖畧如此  
萬曆辛丑仲夏月

棘寺江盈科題

皇明十六種小傳卷之一

楚桃源江盈科輯

四維

忠類

于光

光字大用南康都昌人磊落有大志初從徐壽輝為元帥守鄱陽浮梁未幾陳友諒弑壽輝光謂其衆曰我不能殺友諒友事之乎庚子七月光及左丞余椿等擊走友諒部將辛同知遂取

皇明小傳卷之一

饒州來歸上命光為江西叅政同鄧愈鎮饒

已而遣楊憲齋印賜光令開設分省于饒州與愈整理城池軍務尋入金陵謁太祖于龍江授行樞密院判遣伐徽州比行上解金連環并絳賜之光頓首曰臣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辛丑八月從上伐漢至安慶破其水寨癸卯從戰彭蠡大捷轉武衛指揮同知甲辰春武昌平進應揚衛指揮使階懷遠將軍戊申從大將徐達取陝西遂領兵伐潼關九月元兵來

寇光出禦始接兵持稍大呼橫衝其陣敵衆披靡元兵大敗已酉移鎮鞏昌飭號令練行伍敵至輒擊却之是冬十二月故元王保保盛衆襲蘭州守將張溫以兵少不敢戰嬰城自守光聞即赴援比抵馬蘭灘遇王保保戰却被執虜以光至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佯諾及至大呼曰我不幸被執甘為斷頭將軍以死報陛下公等宜厲志狗城徐總兵大軍且至獬狗革亡可立待矣虜怒批其頰立殺光城中聞光言相戒曰我等須無負于將軍用是益堅守不下保保進攻不利懼大軍至引還光死年四十三事聞上遣使祀以中牢享功臣廟噫着于光者可謂義以成信信以致命者矣

濮真

真鳳陽人太祖起兵時率衆來投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總兵征高麗國兵敗見執國王愛其驍勇欲脅真降真瞋目厲色曰我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犬豕耳敢以此望我王

怒欲殺之真大罵曰爾害我命我主必滅爾國爾不知我烈丈夫心可剖志不可屈即抽刀剖心示之立死王初意止欲脅真不虞真死真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真從行軍士上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時真子璵生甫數月即襁褓中封為西梁侯報真功

景清

景清陝西真寧縣人號禽山登進士官至左僉都御史建文時受密詔為北平恭政圖燕成祖時為燕王曾燕清見其言論與明陰相器重及靖難師克金陵清知建文行遜頗欲効荆軻豫讓之計衆間一逞乃詣上自歸上見之喜曰故人也善遇清命仍舊官一日司星氏奏火星犯帝座甚急適清入朝委蛇觀望神色有異上意疑焉命搜清于衣襟中得利匕首長有尺蓋清衣緋應火星之占及匕首出清知事洩濟乃躍起大罵上立命殺之抉齒截舌罵

轉厲不少衰止 上命解其皮實草其中懸長安門警反側者是夜 上夢清仗劍繞殿相追逐幾為所逼甚窘翌日駕過其所懸忽斷皮囊奮躍三步許若將指 上者 上愈怒命赤其族夷其祖父墳墓按清初舉于鄉借計過淳化逆旅女子被侵于妖清宿其家妖不敢至清去復來女詰問故妖答曰避景秀才耳旦日女以告父父追及清問計清為書景清在此四字界之父歸粘于戶上妖遂滅跡噫景公忠烈異常

皇朝傳卷之一

四

即為鬼猶思犯萬乘以報故主至今思之令人吐舌髮上指冠此其生必有自即滅妖事觀之益信

### 徐輝祖

輝祖即武寧王魏國公達長子襲封公爵 成祖之后徐氏輝祖姊也 成祖未舉兵時謂婚姻之故祈助于祖祖乃心王室每對建文主密圖防燕之計會 成祖自燕遣其二子來進太廟香是為輝祖甥輝祖察次甥高煦有異氣

且志慮叵測言于建文文曰必留此兒若縱歸他日有事將為社稷患建文不從高煦竊入輝祖廐中盜得名馬以歸家人以為言輝祖曰盜馬小故爾此子異日且盜天下及 成祖舉事高煦每臨危制勝全 上于窘迫中具如祖料祖自燕起兵至改王屹然一節不搖于親戚不動于利害以故 上深恨之登極後引輝祖陞見命署供狀輝祖取筆書曰先臣達功在山河盟在冊府若微 高廟之靈得貸斧鉞之誅及于

皇朝傳卷之一

五

### 鉉鉉

鉉仕建文朝當靖難兵起時陞山東布政使守濟南府及李景隆大兵為燕師所敗濟南被圍人謂旦夕且破鉉與大將盛庸設法固守燕師百計攻之城中隨機應變終莫能克一日 成祖命軍士壅水灌城鉉度勢急乃詐令軍民

數百人詣軍中約降。上喜，遂下令止。雖鉉于城門上，令其械伏勇士其上約候。上入城，下械擊殺之，訂既定。上方單騎入城受降，比及城門，械板自上墮下中。上馬顛，上大驚，始悟其詐，勒馬歸。至管舉，擊不遺餘力。鉉乃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雪涕激軍士死守城終不可破。又時募死士斫燕兵營數破之。上甚憤，僧道衍謂曰：「師老矣，遂下令引兵還北平。」鉉及盛庸因恢復德州諸郡，縣兵勢大振。朝廷即軍中擢鉉兵部尚書，贊理大將軍，事封盛庸歷城侯。其後，成祖既定天下，使人縛致鉉。鉉被縛入見，用背抵。上上命回顧不肯。上怒，割耳截鼻，亦不顧。遂縶之至死，罵不絕口。遂誅其族二女，俱充教坊，皆守貞不污。並善詩。一日，姊妹作咏懷詩，姊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挽臨粧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詩稍不逮。

姊然亦有致而貞情凜然言表。上聞憐之，聽嫁士人，噫若鉄尚書守濟南，亦何減張巡之于睢陽也。嗚呼烈哉！

方孝孺

孝孺，天台人，自幼有奇才，為學士宋濂所愛重。聞于太祖，太祖大奇之，讀其文，謂在濂上。然終不用孝孺，但曰：「留為子孫作宰相。」爾及建文主御，極孝孺起家為學士，值靖難兵作，多與帷幄之謀。先是燕師初出，上發北平僧道衍郊送之，心念孝孺密啓。上曰：「願有所託。」上問云：「何對？」曰：「方孝孺，南朝好秀才，武成之日，彼必不屈，幸曲救焉。」上首肯。及燕師駐金陵門，宮中火傳言：「駕崩。」孝孺服斬衰號哭，鎮撫伍雲執以獻見。上不遜，乃繫獄遣人諭旨，終不從。及議頒即位詔，問誰可草，皆舉孺。乃出之獄中，衰衣入見，號哭不少休。上慰之曰：「朕家事耳，先生何自苦？」孺取筆擲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上大聲謂曰：「我能滅人九族，孺曰：『即滅十』」



族何怕乃仍繫獄并其族朋友門生皆抄沒之  
坐死者八百餘人妻鄭氏及諸子先縊死考孺  
被磔于市孺學術純正文章類大蘇嘗應蜀王  
聘號曰正學所著周禮考等書皆以厲禁不行  
惟遜志齋集晚出噫方公之死三綱是係然危  
行言孫聖人貴焉過于激亢致干震怒宗族并  
誅不啻蟻蝨揆之周是修未免遺恨昔建文遺  
臣有行遜者題詩我眉亭云一箇忠臣九族殃  
全身遠害自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吾君

皇明小傳卷之二

八

固首陽讀此令人心惻云按神怪報應儒者所  
諱然世往往有之聞遜志之父卜葬得吉夜夢  
朱衣而冠者來謂曰公所卜地適當我宅請改  
卜焉公曰不可然則改期焉又不可朱衣怒曰  
公將殺我我亦必報公云及掘地朱蛇如輪盤  
據中央辟蛇千頭環其左右方盡殺之付諸烈  
燄有赤氣自空中逶迤入方宅久之乃化期年  
而生公面色赤舌長及鼻人謂其蛇象也及罹  
赤族之誅說者以為蛇報云

王良

良建文朝昺甲第二名先是擢第一後嫌其  
貌不及胡廣豐偉遂首廣次良歷官浙江按察  
使時靖難兵已下金陵良聞之度無可為但東  
向痛哭自為引決計會成祖遣使來召良良  
初欲誅使者已而嘆曰誅此豎子無益有自家  
乾淨死耳乃整衣坐堂上召同官與訣曰良今  
日無力以報陛下請先諸君死願諸君還我所  
佩諸印章乃收諸印章置一篋封識之退語其

皇明小傳卷之二

九

妻曰吾死矣妻曰君能死國妾亦能死夫有同  
死耳良曰然此時只有各自完事無他策于是  
其妻先赴後苑池中溺死良舉猛火痛哭携所  
收印章赴火死嗟夫當登第之日胡廣偶以貌  
先良及臨大難廣乃甘心事二主而良身投赤  
燄完名全節殊烈烈然令人起敬語曰以貌取  
人失之于羽廣之于良是已

劉璟

璟青田人誠意伯劉基次子洪武中同其兄璉

侍父入朝 太祖兄之賞曰阿璉明秀阿璉疑重伯溫有子矣後基及璉相繼卒詔璉襲父爵璉曰叔齊子臧伊何人斯璉亦男子也寧因兄之死以為利乎 太祖嘉璉能讓改詔璉子薦襲伯爵然愛璉偉貌豐髯論說英侃欲令日侍左右命為閤門使以峻直為朝臣所憚遂共譖璉授谷王長史建文初隨王入朝獻策不用辭歸 上登極遣人逮之鄉里餞璉或諷曰主上英武今之唐文皇先生此行魏徵不足為已但

皇明小傳卷之一

十

宜少降毋觸逆鱗璉瞠目曰魏徵老漢乃足學耶至京 上善遇之欲授以官不受對 上稱殿下遂下獄一夕辮髮自經死噫若璉者甘子臧而願附薄魏徵而不為丈夫哉丈夫哉伯溫真可謂有子矣

### 顏伯瑋

伯瑋廬陵人顏魯公後洪武間以里舉知沛縣成祖靖難兵起將攻沛會守將王顯心貳于燕瑋使人偵知之具悉其情乃曰是夫不可與

圖遂獎率民兵登陴盡守及度以卯抗石終難自完因雪涕謂其子曰我顏家男子自祖以來有死無降爾報大人因忠虧孝願恕瑋罪父子相抱哭送之出城瑋題詩官署有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之句夜二鼓燕師入城瑋衣冠焚香南向慟哭再拜曰伯瑋不能為朝廷完此城死不瞑目願陛下赦臣萬罪遂自縊其子聞之不忍去歸抱父尸慟哭亦自刎主簿唐清典史黃謙被執不屈皆死嘻伯瑋性固忠義然魯公兄弟遺烈其風遠矣有國者貴世臣以此瑋子名有為

皇明小傳卷之二

十一

### 馮貴

貴湖廣武陵人仕 宣宗朝為交趾左叅政善撫輯流民交人深德之凡中上士夫仕交者或遷謫者皆倚貴為重貴度交南初定黎氏巨測每為桑土綢繆計所募土兵二萬餘結以恩誼甚勁勇習戰聞適中貴馬騏鎮交疾貴乃以計盡奪貴所募兵會黎賊果反貴所部羸卒纔數

百人耳貴仰天泣嘆曰死戰自吾分也但恨奸閹奪我勁兵使我不能樹尺寸功報國死與螻蟻等吾目終不可瞑也于是及右叅政侯保率處卒與賊戰皆死交南聞貴死無不人人隕涕云

### 何忠

忠荊州人起家進上以御史出知平州在官大著能聲及黎賊圍鎮城守者欲遣使促兵念無可者衆皆目忠忠慨慷請行納秦懷內變服出

皇明小傳卷之二

十三

為賊所得酋長皆曰何知州好官飲之酒曰但少屈無憂富貴忠大罵曰臊狗奴我天朝臣豈臣汝奮杯擲中賊面而流血賊大怒叱縛之忠曰吾有死耳願賦一詩以見志賊聽之遂賦詩曰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懷秦乞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馬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蠻應有日生歸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殺夷酋覽之贊曰詩到好又罵我忠回言曰何知州只死一遭要我不罵不得賊殺之事聞

### 上痛悼旌其門謚忠節

#### 劉子輔

子輔江西廬陵人宣宗朝仕至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交趾諒江府知府有惠政拊循其民民樂為用會黎利反夷氛甚熾所攻城皆破及攻諒江輔約守將風勵民兵誓必死守賊攻之數月守益固賊愈益兵來攻城中饑甚不能支然其衆皆曰我輩寧從劉公死不從賊生至城破無一人降者輔見城破曰吾分當死第吾頸

皇明小傳卷之二

十三

不可污賊手遂自經一妾一子皆先子輔死輔嘆曰不如此不算得我廬陵劉家人上聞之悼甚贈子輔官叅政復其家

#### 楊源

源按察使楊公瑄子弘治間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適內監劉瑾專橫手執國柄擅作威福舉朝悼之源乃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闕內侍杜寵倖節賞賜親

元老大臣講習詩書疏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為眾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譬喻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曰爾何等官亦學為忠臣乎將令龍逢比干車載斗量不可勝計矣蓋三絨其口多喫幾年飯為得算源答曰官豈在大盡職為良吾所司天文也知而不言職守安在寧懼死乎且生苟負君固不如死瑾愈怒又矯旨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創重竟死河陽驛無賞殯歛其妻刈蘆覆尸塋之先是公父瑄論曹石謫戍嶺外僅能生還源盡忠抗疏不減阿父遂以杖死桐棺不具幾飽狸貉然而忠臣孝子之名千載而下耿耿不磨豈不愈于盜跖之壽終桓魋之石槨也耶

孫許

皇明小傳卷之十一

十四

孫名燧仕武宗朝為都御史巡撫江西許名達同時仕為江西按察司副使會宸濠又蓄異謀燧與達下檄所屬整飾兵糧以備緩急燧屢具疏疏濠逆萌皆為濠所置用事人阻截不得達濠定計擇日大舉適孫許以他事入謁濠行禮畢濠大聲語二公曰太后有密旨召我入監國二卿可保駕否燧問密旨安在濠曰既云密旨安得輕洩達曰若此則無旨矣安得輕有舉動天朝何負殿下毋自作孽悔將弗及濠乃伏劍起曰毋多言不用命者視吾劍二公知濠意不可回又度其身必不容不死乃相與大罵濠達遂脫所着皂靴擲濠不中濠立命左右引出門外斬以徇眾時天正午白日忽黯黑如夕城中民間二公死罔不流涕其後濠被擒朝廷旌二公死節為立廟賜額雙忠有司歲時祭祀勿絕一書生謁廟題詩壁上中二聯曰黃雲紫霧群鴉散白日青天雙鳳飛在我到頭成箇是笑他平地做場非亦自清新可誦

皇明小傳卷之十一

十五

沈鍊

鍊仕 世宗朝為錦衣衛經歷會北虜入犯薄城下求貢下廷臣議時翰林趙貞吉力言虜挾衆要我宜勵兵與戰不當甘城下之盟忍春秋之耻執政嚴嵩方主款虜恨貞吉所言非是時鍊在衆中大言贊貞吉語喋喋不休尚書夏邦謨目之曰何物小吏多言乃爾鍊曰大臣噤不言故小吏言且臣有大小忠肝義胆當一般大莫得分別又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

皇明小傳卷一

十六

軍儲合勤王師數萬邀擊虜虜必情歸可大捷不報鍊以嚴嵩沮抑其奏乃抗言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虜引衆內犯不聞諮諏方畧但圖自保妬忠悅佞納賂市交且朝廷賞罰皆自嵩出故人人皆計嵩愛憎不復知有朝廷因歷數其父子奸貪十罪嵩痛恨之諧于 上編發鍊保安州為氓鍊至保安父老問其被放始末皆相與詈嵩父子而爭敬事鍊鍊于暇時執弓矢演射乃束芻為人者三其一曰李林甫一曰秦檜

一曰嚴嵩日夕挽弓射之曰吾射奸相嵩聞之

益啣鍊而前後總督多殺避虜人報首功掩敗鍊復念憑貽書請讓既而總督宣大侍郎楊順至殺避虜人益多鍊讓之語益峻復為詩嘆曰割生獻賊古來無解道功成萬骨枯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覓頭顱順聞大恚恨陰白世蕃謂鍊結客為復讎計世蕃以問巡按李鳳毛鳳毛曰似有之然已解散其黨鳳毛尋遷光祿卿以路楷代世蕃又以鍊為屬楷至與順共圖

皇明小傳卷一

十七

鍊適有白蓮社妖人通虜順亟捕之竄鍊名籍中以謀叛聞下兵部議舉朝皆知其枉尚書許論竟不為雪嵩擬旨殺之籍其家乃任順一子錦衣千戶擢楷太常少卿順疑嵩償已薄意毒鍊未甚復取鍊二子箠死又逮其長子生員袁日拷掠幾不免及順楷敗乃得脫禍司寇王世貞為沈鍊銘墓其銘曰為國擊嚴不勝公猗為嚴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神燁燁者百千萬禩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楷乎死而死矣

楊繼盛

繼盛北直隸人性忠鯁 世廟時第進士仕為兵部員外以諫阻馬市謫為嘉興縣典史其後馬市不效 世廟思繼盛先見擢為令一歲之間四轉仍為兵部郎繼盛乃上疏極論相國嚴嵩父子誤國十大罪嵩痛恨之諧于 上竟坐誹謗罪當死獄具至冬月繼盛三本詣朝審諸內臣士庶夾道擁視共指曰此天下義士又指其三木竊嘆曰柰何不以此囊嵩與世蕃繼盛

皇朝小傳卷之一

六

口吟曰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厚德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僻生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 上雖論盛死心實器之每譴輒執筆躊躇者久之卒不忍殺惟邊防軍務失律者必殺不貸嵩揣知 上意乃以張經李天寵疏覆奏附繼盛于尾 上覽之謂江南驤寇遺患遂下旨行刑繼盛妻張氏疏言臣夫諫阻馬市預伐仇鸞聖旨薄謫旋因鸞敗首賜前雪一

歲四遷臣夫御恩圖報誤聞市井之言尚徂書生之見妄有陳說荷上不即加戮俾從吏議杖後入獄割肉二觔斷筋二條日夜籠梏備諸苦楚年荒家貧臣紡績供給兩賜奏謝俱蒙特宥今混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倘以罪在不赦乞將臣梟首以代夫命夫生一日必能執戈矛禦魑魅以報陛下奏入為嵩抑不得達遂與張經李天寵同死西市是歲論大辟囚當刑者凡百餘人詔決九人而經天寵繼盛三人與焉由是

皇朝小傳卷之一

九

天下惡嵩父子益甚按楊忠愍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與忠魂補天下相與傳誦先是忠愍在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夫人張問其故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張曰嚴相國方用事豈君直言時耶忠愍不應遂沐浴具疏方燒燭草疏時一鬼披髮旋繞案前啼號甚哀忠愍叱之鬼復啼草罷鬼乃不見方其在獄時一吏應生極為周旋尚書屢禁之不為動又欲具草申救之忠愍感此吏誓曰藏

予血三年而北君即地下必有以報應生及過  
害王世貞吳國倫徐中行王世懋等執手泣訣  
經紀其喪王遂撫之曰君無憂身後予有弱息  
請配公次子應尾繼盛謝曰罪人之裔何足以  
辱賢女遂曰不如此則世上無朋友矣夫世  
廟天威嚴峻然當其時披鱗逆耳者不絕于前  
其極抗直嬰觸者稱三楊謂大理卿楊最御史  
楊爵與忠愍而三乃其受禍惟忠愍最烈要之  
至死不變其忠固根于天植也好漢哉好漢哉

金英

英閩人也仕 英廟時為司禮監太監及 英  
廟被王振誤陷駕虜廷京師恟恟懼有宋室南  
渡之禍會姑蘓人侍講徐程素稱諳習天象輒  
遣妻子南歸曰毋令作達子婦倡言燕京王氣  
已盡須南徙金陵人心益惶惑無措獨太監金  
英見程遂唾其面曰京師宗廟百官六宮三軍  
及累朝儲畜皆在柰何不言固守輒圖退避臨  
弱宋亡國之轍耶于是謀于兵部于謙謙深以

英言為然遂相與請旨曰有再言南徙者斬自  
是人懷罔志日練兵秣馬為戰守計神京乃安  
其後英以使事赴金陵比歸金陵士夫皆餞獨  
大理卿薛瑄不餞英還京語人曰南都固多好  
官然當以薛卿為最及 景皇帝在位久欲易

英廟所立故太子即

憲廟也一日于宮中

微露其意曰十月初二日東宮生日英叩頭曰

陛下豈誤記耶

景皇問故答曰東宮生日在

十一月初二日

景皇默然蓋 景皇所指東

宮乃已子金英所指則故太子 憲廟也吁英

之遏止南徙推轂正人及作婉詞陰沮 景皇

易儲之計皆關係重大其與懷恩申救林俊覃

吉輔導 孝皇皆中貴中之大賢人也令中貴

人人如此三君子豈不造福國家流芳史冊也

哉故特列忠臣傳後以風來者

覃吉

吉閩人也仕 憲廟時充東宮典璽局時東宮  
即 孝皇帝是也吉為人溫雅誠篤知國家大

體通書史議論方正輔導東宮之功為多學庸  
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  
說官箴民瘼農桑軍務至官者專權蠹國悉直  
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  
矣 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言不當受曰天下  
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  
利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吉適至東  
宮駭即改誦孝經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  
讀孝經耳其見憚如此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

皇明小傳卷之一

三

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屬丞張端  
不以為然吉曰尊師重傳當如此嗟夫弘治十  
八年中興盛治為我 朝臣子所豔慕者固由  
聖性高明上符商高宗周成王然當其幼時  
所賴覃吉啓沃不少矣嘻中貴如吉者豈不令  
人歛衽起敬

懷恩

恩闈人也 憲廟時仕為司禮監太監志在效  
忠 上甚重之會妖人繼曉濁亂宮禁南刑部

員外林俊具疏論之 上覽疏怒甚下俊鎮

撫司獄將誅之懷恩于宮中叩頭諍曰國家百  
餘年未聞有殺諫官者今一旦殺諫官將失天  
下心臣不敢奉詔 上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  
我彼安知我宮中事舉所御石硯擲之恩免冠  
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 上命左右拽  
出至東華門恩使人謂鎮撫司曰若等誚梁芳  
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歸卧于家稱  
疾不起 上遣醫調治使者旁午于道俊獄乃

皇明小傳卷之一

三

得解尋擢按察使 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  
王敏請于 上九馬房傳奉祈免黜袖疏來謁  
恩怒曰星之示變專為爾輩壞朝廷法外官何  
能為今甫欲正法爾等又來壞他日雷擊汝首  
敏辭辭不敢言尋死時武臣章瑾以進寶石得  
幸 上欲命為鎮撫司使懷恩傳旨恩曰鎮撫  
掌天下獄極武臣之選奈何以瑾為之執不肯  
傳 上曰汝違我耶恩曰非敢違旨恐違法也  
上乃命覃昌傳旨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



尚可行出語尚書余子俊曰第執奏吾為汝贊之子俊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無人喜恩蓋中貴中之最賢者微恩林俊鬼父矣奚其官奚其官

### 孝類

#### 王溥

溥貴溪人父名晉母葉氏生溥及漢元亂陳友諒據江西兄弟俱從諒漢任宣慰溥守建昌至正辛丑漢為胡大海所獲及太祖破江州溥

皇明小傳卷之一

三古

亦自建昌來降拜中書右丞仍鎮建昌初溥父早世兄弟二人奉母傾側亂離中相與避兵貴溪之苑源山無何兵至倉卒母子相失後溥從陳氏日夜思母不置及洪武庚戌春正月忽夢母若告以所在比寤號泣因卜者筮之其繇辭曰非巖非穴水土之際朽骨無依將魂飲泣溥益大慟上疏太祖曰臣父晉母葉氏實生臣溥兄弟而父棄諸孤蚤恃母以長中罹世變母死亂兵中十有八年上不以臣無似推恩褒崇

假寵于母甚厚念去鄉日久倘賜之告得歸展丘墓伸烏鳥私情臣不勝大願太祖惻然聽之仍勅賜祭以歸溥還鄉乃率家僮詣母舊時避兵處伐木入山適覓之不得夜號三日禱告山靈曰不得母骸誓不復歸適居人吳誨能告溥曰昔賊兵劫里有老嫗病不能行自投井死其君母耶溥乃披榛棘得廢井俄而一鼠自井中跳入溥懷復入井溥掘井索之遂得遺骸乃具衣棺卜地塋焉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皇明小傳卷之一

三五

#### 朱煦

煦台州人福州知府朱季用之子洪武中太祖惡積年官吏能為民害乃盡逮諸郡邑守令年久者入京論罪季用在福州視事僅五閱月亦挂名籍中罰充城旦日費錢數十緡季用貧又病痢不能勝役泣謂煦曰吾力豈堪此旦夕死矣汝收吾骨歸塋先人丘墓耳煦知父意欲圖自盡與其弟委曲慰之得不死然度終必以役死時罹罪之家凡上書告枉者非擬極刑即

坐遣戍無人敢告煦謀于父僚同役者曰吾無術脫吾父訴亦死不訴亦死萬一由訴免父雖身被戮萬萬無恨遂陳詞通政司以聞上憐之赦季用復其官同時得免且復者十有四人皆拜季用曰微君有此孝子我輩皆為城下土矣其後煦感疾未久死噫若煦者所謂為子死孝者也賢矣哉

張鈞

鈞石州人正德間舉于鄉以親老不忍求仕其

皇明小傳卷之二

三

父名赦太學生安鈞之養隱居自樂泊如也歲辛丑北虜寇石州城破赦為虜所掠驅之北去鈞自外至索父不能得號哭幾絕收淚覓乘馬自荷短刀馳入虜謀奪回父道中流矢累創奮往不輟比至父所父已死賊刃血淋漓布地鈞大哭跪而飲父血皆盡並刎死父傍土人哀之為殮其尸又相州于博二歲而孤母撫之至十八歲有孝行時博家城外從城中經師受書虜至城下執其母以去博追之取大石擊賊賊怒殺

博博罵不輟口賊剖其心心自膾內雖起若將擊賊者賊相顧駭愕母乃乘間脫去遯而歸同時若相州學生張承相因虜至負母逃被執叩頭求免母虜俱殺之抱母死掾吏張永安父被虜執永安持挺擊殺二賊父逸去賊發憤于安刺刃其腹重創死噫若四子者剛柔之用不同然其為子死孝則一也其志可悲行可風矣父之撫按錄其事以聞世廟詔表其閭曰孝子

陳茂烈

皇明小傳卷之二

三

茂烈其先世為福建興化衛總少喪父烈繼其役晝入公署夜讀書每至丙夜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輟燈點誦及長登進士仕為吉安府推官行取為御史以母老上疏陳情乞終養疏曰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蚤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連綿不禁跋跣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語氣悲切臣待罪于茲二年矣願以

菲才無補風紀又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感被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萬一柰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酌母年不可以多得也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尤可慮也伏望皇上憐臣母子孤苦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伸寸草之忱臣惟祇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涓埃之報於將來再效犬馬之勞於未死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

上憫其情特許之其後屢召不起朝廷念其貧月給俸米亦不受吁若茂烈者真古之孝廉也夫本朝士夫終養之疏不知幾何而惟茂烈一疏懇切諄至使人讀之一字一淚可與李今伯報劉之疏並傳彼其孝心篤于中故所言自爾耳有德者必有言信夫

張宗魯

宗魯

宗魯鈞州人生四歲病瞽白晝張張無異昏夜其母每持而泣曰世亂家貧即兩目睜睜者尚不能奉母而况雙瞽乎安卜所終及宗魯稍長乃謀于母請學卜曰瞽而卜可得精庶幾不餓吾母耳已乃學卜為人占吉凶頗有符驗及年二十里中盜起宗魯自負母令妻掖之以行所至賣卜給母食妻拾野蔬佐之盜每見魯瞽而負母率憐焉不忍加害後亂定與其妻奉母歸鄉里仍求前母曹沈吳三氏遺骨合塋父塚有司上其事 朝廷曰瞽人孝行如此誠為可嘉世之明目而甘不孝者當扶其眼矣命旌其門曰瞽孝噫余居鄉見饒裕之家其父母臨死諸子不復候永訣相與乘其彌留競取筐篋貲帛以多為勝若此輩者可令宗魯見耶

儲福妻

儲福無錫新安鄉人洪武初隸燕山衛籍年二十餘頗知書慕氣節建文末因靖難兵起挈母

妻逃去 文皇即位詔勾戊卒實戎伍福在錄  
中調曲靖衛挈母妻以行因仰天哭曰我建文  
皇帝卒也不知有今皇帝而奚為役卧舟中日  
夜泣不輟竟不食死母韓妻范為營地瘞其骨  
范時年二十有色欲殉其夫死而不忍其姑之  
獨也乃強活奉姑甚謹每念夫輒走山谷中大  
號哭聞者皆為隕涕然實不欲令姑聞恐傷姑  
志所居地有士人聞其寡且美將委禽焉既悉  
其事嘆曰節孝婦也我安忍犯之止不敢言范

皇明小傳卷之一

三

甚苦養姑無策偶浣衣山澗見其傍草生若姑  
蘓席草因取織席售于市每席可易粟一斗自  
是姑饗資皆賴焉姑年七十餘終營葬其夫  
墓側廬墓致哀已而范亦年八十餘卒席草遂  
不復生土人義之即其廬葺為庵集尼居之祠  
福母子姑媳三神主名崇孝庵

廉類

胡壽安

壽安徽州人性清儉永樂中任新繁縣令官厨

止食脫粟佐以園蔬屢月未嘗啖肉阿郎自家  
往省之居兩月烹食二雞安怒曰雞亦性命也  
奈何妄殺爾父居官二十年一味澹素尚且兢  
兢虞于玷缺爾一介布衣好爵若此雞非所恤  
將毋累我遂遣之歸其僚勸慰安曰父官而子  
饗之亦世情也且月食一雞其費幾何乃云好  
爵彼五鼎食獨非人乎而奚怒阿郎為安答曰  
君所言者未詎為非吾亦非一雞之為恤不聞  
箕子之怖象箸乎象箸無幾而基亡國故曰吾

皇明小傳卷之一

三

畏其卒怖其始我輩讀書起家窮巷初心砥礪  
期于自見久而身處脂膩因沾成潤因潤成汚  
敗名喪檢者踵相接也矧夫膏粱之子生長宦  
室菽麥不分稼穡不諳若恣其所欲如水之流  
隄防也隄防峻則性堅而載道有基故吾新食  
雞于吾子非不愛子懼夫以愛之之故戕之也  
彥曰菜根嚙斷百事可辦其僚喟然嘆曰謹佩  
教矣

虞信

虞信字尚忱沔陽人永樂中貢入胃監拜監察御史有直聲猶敦尚廉節取予之際一介不苟累官山東觀察使一屬吏覬其子金研受之置案頭信忽見研訝曰適從何來爾父橐中無長物爾清白吏子胡為金其研也亟述所自子跪以情告信怒曰墜我家聲者必癡兒也遂繫付獄吏以其事聞英宗命付信自治信竟撲殺此子噫父子天性也受一研罪不應死而必殺之蓋矢志清白即骨肉有所不暇念行雖過當然令貪夫聞之汗流浹踵矣沔陽志載此事亦嘉信之清而少其度予謂獨往之行可以風故述其畧

毛吉

毛吉成化元年官廣東按察司副使時廣賊掠郡邑甚熾吉率縣令王麒驛丞秦瑄督兵往殺賊為賊所乘死于陣先是吉出軍時以兩家僮自隨支官帑千金充犒餉付從事余文掌犒

繞十之二文見吉陣死骸骨暴而未收也心甚憐焉乃語其僮曰明公領軍時付我千金今所存尚八百金此金固出官帑然公死無覈者且公為國捐軀即以國之帑金殯歟非過爾持金去豐其衣棺餘者付明公夫人治行計可也僮如其言以百餘金治衣棺存七百金付其夫人人無知者忽言鬼魂憑其家一老婢衣冠束帶坐廳事語左右曰為我請夏憲長來吾欲告以心事左右謂是祟也異之會經歷官署與毛近

聞其言走白夏夏曰此必毛公英靈欲以後事屬我耳遂往謁之老婢下階相迎揖讓舉止皆如吉平日狀夏與坐定叩曰公有何言見示願聞教吉乃詳述余文授金家僮顛末曰文之雅意我非不感但吉平生勉持清白志存報主奈何才畧短淺身死戰場不能滅賊以報國家而又因之以為利吾所不為即暴骸野草見蠹鳥為吾甘之矣四知之金非所敢受願公諭吾家出其金使歸故帑吾目瞑矣夏聞之太息泣下

語同列曰毛公清忠即死猶耻以金自辱真兩  
間正氣也遂如其言歸金于帑老婢乃復噫人  
臣如毛公死而不欺心者蓋少矣微獨毛公若  
余文者亦庶幾爾然不滓者也

### 楊翥

楊翥字仲舉吳郡人少負才名以清節自砥擄  
文貞薦之仕至尚書平生取予之際凜然四知  
一無所苟忽夜夢入隣家園食其二李而甘比  
醒深自咎曰畫之所思夜之所夢精神感召如

皇明小傳卷之一

三

響咎梓隣家之李我夢食焉必旦畫義心弗明  
乃有此耳蓋余聞一人嗜飲夜夢人持酒飲之  
乃曰酒欠熱盍往溫焉遽然而覺深自懊悔其  
妻問故因述所夢且曰早知夢覺即酒冷何妨  
進數觥也今無及矣故觀貪飲者之悔其失飲  
于夢中則清如仲舉悔食夢中之李固宜矣

### 山雲

雲永樂中為指揮使從征北虜有功陞都督僉  
事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精騎射曉兵畧性

更廉潔等敝屣于千金避微嫌于二卯即文臣  
中罕見其儼鎮廣時一皂衣姓鄭素有直名雲  
召問曰人言將不忌貪有之乎鄭跪曰將能而  
貪欲用其能故畧其貪然終以貪敗不如不貪  
雲又曰人言蠻酋餽遺若不受彼且疑我故受  
蠻餽者非貪也畏彼之疑我也有是乎鄭曰蠻  
酋亦人耳豈有兩心世有受餽而人疑之者未  
聞不受而反見疑于人者且將軍受命天子若  
以貪著則天子且奪之印柰何不畏天子畏蠻

皇明小傳卷之一

三

于耶雲曰爾言良是謹識之矣命犒鄭皂酒食  
嗟夫雲之清廉固將領中所絕少而鄭皂能持  
正論以成雲之廉抑亦人所難能也噫若茲皂  
者豈其賢而隱與廝者耶可以傳矣

### 于謙

謙浙江錢塘人仕 景皇帝時為兵部尚書內  
籌軍國外攘夷狄 朝廷倚以為重然性甚廉  
潔自其登第後先世室廬田園盡畀其弟歷官  
至大司馬自常祿賜予之外一無所受故所居

敝屋數椽僅蔽風雨及身受國家重託念王事多艱不暇自為計姑就朝房棲止携一蒼頭與俱瓦器蔬食即儒生不如會謙有疾上遣中貴傳旨省視見謙自奉太薄相與嘆曰于先生窮得怕人令上知之必且感動遂以間上命廩庖每日給謙資用輟尚膳醬醢蔬米為賜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和藥餌時有謂朝廷柄用謙太重者太監興安曰比如于謙這般不要錢不受官不顧身晝夜憂國的更能覓得第

皇明小傳卷之一

三

二箇否其人慙服及英廟時謙得罪被誅命籍其家僅僅常俸賜予無他長物英廟後籍他司馬見其貲貨充物乃始嘆服于公之賢悔其初殺云按于公七歲時咏石灰詩曰千錐萬斧出深山烈火坑中過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間若此詩者可謂一生斷案矣古云勞其心窮其身以憂社稷于公之謂也

秦紘

秦紘仕憲宗朝為右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秦

藩旗校橫肆大為民害有司莫敢問紘遣人擒治論如法不少貸王不勝忿奏紘欺欺親藩上怒逮紘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敝衣數具亨回奏紘貧狀上親閱其貲嘆曰好清官幾被枉命釋之調巡撫河南既抵任太監汪直以事至直威權震赫擬于至尊他巡撫率屈事直紘獨與抗禮直聞上賞其廉亦加敬不為較紘密疏直侵擾地方後直回上問各撫臣賢否直曰秦紘好上示

皇明小傳卷之一

三

之疏直叩頭伏罪稱紘不置上釋之按英廟時太監金英以使事往江南比歸南都士夫皆具席致餞獨薛瑄不餞及英抵京師所稱南京好官必以薛瑄為最今紘比他巡撫獨慢直又密疏直而直終賢紘不容口殆與金英之賢薛瑄無異然金英立身自賢故其賢薛瑄也秉彝好德之意也若直之專橫遠非英比特秦紘以一黃絹之故受知憲宗有素故直不得不稱其賢嗟夫以極專橫之汪直不得不稱極疎

慢之秦紘則士君子立身可不思所以為取重  
小人之地也哉不能取重小人而徒罪小人輕  
我其去小人一問耳

### 石璞

璞臨潼人舉于鄉至景泰時歷官兵部尚書性  
清介食祿四十年家無餘貲致政歸田僅百畝  
敝廬數椽取蔽風雨而已其鄉人有為典史歸  
者官橐甚豐璞詰其家典史治具款璞出所藏  
金卮銀盞十餘具羅列案上璞問曰汝官幾年

皇朝傳卷之一

三

曰未滿考曰何歸也答曰刁民見訟璞叱其人  
曰老夫食祿四十年叨列尚書今歸田陶甕瓦  
器猶夫人也汝兩年典史而富如此不貪安從  
得來假令無懷氏之民見汝革也須訟汝奈何  
誣民刁也汝命應富耳若遇老石相按問人歸  
獄中器歸帑中久矣安能在此遂拂衣出

### 節類

### 蔡子英

子英河南人元進士位通顯元滅英遜入終南

山有司物色得之械送京師渡江逸去至是又  
為捕者所得械而經洛陽遇湯和不為禮和怒  
焚其鬚子英曰頭可斷志不可屈况腮毛耶焚  
即焚耳至京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上書  
曰士不二君女不二夫國之經也陛下奄有六  
合從龍從虎者如雲如風臣亡國俘囚與死為  
伍計既不能存元室謀何足以補天朝天朝留  
臣如蠱中添蟻不見其多天朝放臣如氈上抽  
毛不見其少臣之去留不足為天朝多少而一  
念故主之思但得陛下放臣臣即暴死草野萬  
萬無憾上覽疏命館于儀曹忽一夜大哭人  
問之曰吾思故主耳上聞之嘆曰為人臣者  
當如是勅有司送出塞

皇朝傳卷之一

三

### 楊維禎

維禎號鉄崖元時人第進士官翰林及元亡隱  
居山中以詩文自娛蓋卓然一名筆也太祖  
御極間禎名遣使召之上愛其才欲使為詞  
臣禎不肯就著老寡婦詞以自况示已無再嫁



意每見 上必着方巾 上問此巾何名對曰  
四方平定巾 上喜倣其製命天下文士皆着  
之禎既不仕又于 上前禮節偃蹇或勸 上  
殺此老 上曰老蠻子正欲我成他名兒奈何  
墮其計中不殺未幾放之還山

雪菴和尚

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九族皆  
赤當是時和尚壯年祝髮為僧西南走重慶  
慶有善慶里墟中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

皇明小傳卷之一

四

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傍有松栢灘灘水清  
駛蘿篁森蔚和尚欲棲焉景賢豪有力亟為創  
寺寺成率其徒數人居之朝夕誦經山中人不  
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景賢曰  
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和尚知景賢  
意遂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好觀楚詞時時  
買置袖中登小舟急棹中流朗讀一葉輒投於  
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性好酒日  
注一壺俟客至輒飲客不至即拉樵牧入飲飲

半醅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焉而寐和  
尚頌碩秀與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  
然意氣渙發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  
為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因逃禪以死死之日其  
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張目曰松陽問其  
姓名不答有詩若干篇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  
舉賢良方正為監察御史

河西傭

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 成祖入金

皇明小傳卷之一

四

陵即帝位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于市  
金城地極寒傭常衣葛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  
魯家為傭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  
故葛衣其上葛益破縷縷竟不肯脫人勸之棄  
故葛直問問不答傭錢稍有餘走市中易牛脯  
酒與諸乞兒食飲傭力作倦時每自吟哦或夜  
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  
浪者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中避之旬月留都  
官去乃還或問留都官傭何人亦不答在莊浪

數年病且死呼主人燭曰我死勿殮我但西北風起火我揚其灰可矣魯家如其言

### 東湖樵夫

樵夫不知何許人棲住浙江臨海縣東湖上家無恒業采樵為生每一日入山芟刈草木成兩束明日擔至市中易米自給市人信之口不二價易米有餘即易酒約隣人共飲相與譚古說今縷縷可聽人問其姓名不答建文壬午歲成廟革命詔書至臨海鄉民相率走縣庭聽詔

皇明小傳卷之一

星

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矣樵夫愕然曰舊皇帝安在或曰燕兵圍金陵已燒宮自投火死樵夫放聲大哭遂赴湖水死竟不知其何許人

### 補鍋匠

蜀中補鍋匠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為人補鍋取直自給所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即教之不索謝但令負擔從行後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人識之皆呼為老鍋匠囊中稍稍積

有錙銖遇風雨寒暑不出即出錢買酒自飲常寄宿寺中一日忽于夔州市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語竟日屏學補鍋者不得聞其語語畢又相持哭且別去言從此永訣不復相見已竟莫知所終蜀中蛾眉亭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此輩大抵建文行遯之臣也

### 范理

皇明小傳卷之一

星

理仕宣廟時為江陵縣知縣誠心實政不求人知會內閣文定公楊溥子自石首赴京他守令以其相公子也厚遇之獨理平平相與耳比至京文定問其道路所經狀公子具悉江陵縣令薄視已且曰兒不足惜獨不念阿翁乎公聞之唯唯然心已服理之高非他守令所及後廉其為政政恬靜愷悌似其為人公乃薦理于擢守德安府一再轉遂至貴州布政或勸理曰公驟陟方岳南楊相公力也盍往謝理曰相公

念我恬靜故取我我往謝之即走奔兢路上恐反辱相公之知公聞之愈服理及文定沒之日理乃走數千里來哭奠曰吾無以報相公惟此一掬淚耳後理仕至吏部侍郎噫理之特立鏗鏗之節固非今人所能辦乃文定處此真可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評三楊相業者謂南楊有相度信哉

### 薛瑄

瑄仕 英廟朝官至宰相其先為山東提學通

皇明小傳卷之一

四

大璫王振操柄振時內閣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士奇薦瑄振為言于 上召拜大理少卿瑄至士奇謂瑄宜詣振謝瑄曰豈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後遇諸途瑄復不為禮振甚恨會指揮某死其妾美而豔振姪王山求娶焉揮妻不可妾忿妻扼已遂誣妻毒殺夫經刑部都察院審鞫妻苦掠誣服妾乃得自如隨所適會瑄覆鞫既悉揮妻寃狀以孽妾幾殺無罪妻三尺安在馭還之都察院王文怒訴于振振嗾言官劾

瑄故出入人死罪遂下獄欲處以死瑄曰辯寃得死死亦何恨在獄惟讀易自娛會大臣有申救瑄者振亦憚瑄時名得減死放歸里久之復起官至宰相乃止嘗觀薛文清公未嘗以皎皎之行求標于世獨其自守一節于利害死生看得透徹了不介意他人視公勇如黃育公自視等閑事耳文貞欲見而不能金英飲餞而不與孰非行所無事者哉

### 陳敬宗

皇明傳卷之一

五

敬宗慈谿人仕正統時為南京國子祭酒清介拔俗會以考績詣京大璫王振方握天憲欲引賢者以為重念無繇致宗適南直巡撫周忱亦在京方謁振振以忱與敬宗同年微示之意忱達之敬宗曰某忝為人師無故謁中貴恐諸生目笑我我乃無面目相見謝不往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振然之乃遣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走筆書之反其禮幣竟不往故為祭酒十八

年不遷於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噫若敬宗者非必有心立異其自處之道恰宜如此語云中

### 魏驥

驥初舉鄉試仕為松江府訓導陞太常寺博士累遷至南京吏部尚書賫捧至京上疏請骸骨時內閣陳循為驥所取士聞其乞休乃詣驥謂曰先生位冢宰于大臣為極品然未及立朝盡少需之事在我輩必有以報先生驥遜謝退語

皇明小傳卷之一

四六

人曰名器屬于朝廷臧否由于人品大都公出之則為公典私行之即為私情陳公所言乃欲以朝廷公典當自己私分耶此非老夫所樂聞此君亦恐終不免耳竟以乞骸歸里舉朝高其節云先是大璫王振摧抑士大夫獨敬重驥驥謁振所送惟怕一幅振欣然受之

### 楊守陳

守陳鄞縣人登進士官為翰林文采蔚發性恬澹無營于世其後官五品凡十六年不調泊然

處之無少介意會有權幸重其賢將援之先使所親喻意欲致守陳附已而後應焉守陳語所親曰我猶嫠婦守節二十年齒髮變衰無情門外東風久矣子乃欲我塗脂澤粉靚顏自媒從新取媚少年為耶我沒這一副厚臉皮實耻為之幸謝某人無以守陳為念先是守陳受命教內監教成率去為近侍同事因之取貴寵者多矣守陳獨無所藉由此觀之揚公盛年即已耻為自媒之行而況于老歲寒松栢公之謂也與

皇明小傳卷之一

四七

豔陽桃李取媚春風者根柢自別

### 女節類

### 潘氏

潘氏其夫為徐允讓浙江山陰人也元末兵起允讓奉其父安逃避山中為賊所執加刃安顛將殺之讓跪而號哭曰願將軍殺讓讓父老矣吾不忍見老父之就屠戮也且人孰無父子耶賊乃舍安殺讓蓋賊睨讓妻有色欲圖之故遂殺讓非真念其父子也讓死賊欲辱潘潘曰妾

夫死矣從將軍何憂富貴但不忍吾夫尸飽烏  
驚耳願為我焚之妻乃從將軍無遺憾賊遂聚  
柴火其夫火正烈潘氏大哭投火中死賊驚嘆  
去至是事聞 上曰孝子節婦乃可蹈火可赴  
此正氣也命旌其閭

郃氏孫氏

郃氏花雲將軍妻也雲與知府許瑗共守太平  
府時陳友諒悉衆來攻城中乏食士馬俱餓城  
遂陷雲與許瑗皆被執罵賊不屈死雲妻郃氏

皇明傳卷之二

四八

生一子方三歲雲與賊戰危郃氏抱兒語家人  
曰城且破吾夫必死吾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  
無後乃引侍兒孫氏出曰觀諸女奴惟汝諱厚  
有機智存花氏孤非汝不可乃泣拜畀之孤付  
以路貲曰花氏存亡皆在汝手我為花家祖宗  
下拜耳孫氏泣受之及聞雲就縛郃氏赴水死  
孫氏瘞其尸抱兒竊逃為漢軍見虜軍中忌小  
兒啼孫氏乃出簪珥屬孤兒江上漁家鞠之而  
自逸去偽漢兵敗孫氏至漁家索兒將歸 上

夜宿陶穴天曙登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梓孫  
氏及兒投江中偶值斷木氏抱兒附之順流達  
蘆渚渚有蓮實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  
一老人至鬚眉如雪白稱雷老氏泣訴故雷老  
曰爾但隨我行因與俱忽達上所孫氏抱兒泣  
拜 上亦泣實兒膝上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  
衣已失老所在蓋神人憐雲夫婦忠節孫氏瀕  
危而特著靈異存此孤耳噫郃氏死節之正孫  
氏存孤之奇皆花將軍宗祔攸賴焉故並著之

皇明傳卷之二

四九

韓黃兩真女

國初明王珍據四川保寧府城中有韓氏女年  
十七懼見掠乃偽為男子混處民間而果被掠  
編行伍七年人莫知其處子也後從王珍掠雲  
南還道遇其叔贖歸成都適尹氏同事者皆驚  
異稱韓真女云陸鉞曰此無愧古之木蘭矣成  
化中金陵淮清橋一女名黃善聰年十二失母  
有姊已適人其父業販香往來廬鳳間憐其幼  
且無母乃令男服携與俱父客死於外女乃詭

姓名張勝會鄉人李英亦販香勝與結伴同寢食踰年恒稱病不脫衣襪漫溺必以夜弘治辛亥正月與英俱還時年已二十突然我冠往見其姊姊謂我實無弟惟一妹隨父客外爾胡為者女乃言曰我善聰也泣告之故姊惡之曰男女同處何以自明汝辱我家矣拒不納善聰不勝憤謂姊曰妹此身在可以自明苟受汚死未晚姊亟求穩婆驗之果屬子始返初服明日英來候善聰出見英大驚遂歸屬媒將委禽焉善

皇明小傳卷之二

幸

聰執不從曰此身若竟歸英人將有詞于我姊與隣里皆勸之乃始歸英一時閑者亦皆以况木蘭焉噫以二女觀之志苟先定即慶汚不穢在緇不染彼昂然丈夫與俗俱化者可以愧矣

吉慶奴

吉慶奴大學士胡文穆廣女永樂間廣與解學士縉同官並見寵任一曰侍譙文淵閣成祖謂曰縉廣生同鄉少同業仕同官遭際同朝可謂奇遇聞縉有子若得廣生女為配詎羨朱陳

之好耶廣對曰臣妻方娠第與凡難可預度倘生女願奉 上旨 上笑曰定生女矣已而果然廣謂聖料所及因名吉慶奴會入侍以聞

上上喜曰佳兒佳婦天上良緣朕為作伐廣與縉皆叩首謝遂訂盟縉子貞亮久之縉以定策事為漢王陰搆重得罪謫戍遼左廣輒謀毀婚忽謂慶奴曰解郎遷處煙瘴大半為鬼無還理爾身將安託其自為計慶奴知廣意泣數行下答曰薄妾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王音在

皇明小傳卷之一

幸

耳未寒也金諾在口未滅也群臣百工夫誰不知解郎而戍妾與俱戍解郎而鬼妾與俱鬼一女二夫義所不出父奚惑焉輒出此語言畢入洞房引刀截耳血淋漓被面家人覺而救之不然者幾刎死矣廣聞之知女志不可奪不敢復議改婚閱數年洪熙改元特宥解氏時貞亮歸自遼左因完娶如舊盟噫胡文穆蓋建文所拔昂元也甘背周是修死難之約從 成祖久之謂是修子曰我若與爾父同死誰為爾父作傳

已復序文信國集梓之以傳此與娼女豔嘆節婦何異蒙莊有言厲之人夜半生于亟取火燭之惟恐似已文穆失節于君又欲使其女失節于夫噫以文穆其智乃不逮厲之人耶

### 邵門二節婦

福建上杭縣民邵縉紳妻陳氏弟縉縵妻黃氏當成化時鄧茂七反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難他往止遺二氏與其母相守皆被執賊見其少且美欲納之語二婦曰爾夫走他鄉死亂兵手

皇朝小傳卷之一

五十二

為魚肉矣爾能從我當共保富貴否者我且魚肉爾也爾計安出婦詒之曰妾婁人婦耳陋劣之質不堪充將軍下陳將軍若不棄收之幕中俾薦床褥誠大幸第野合非所欲也將軍有意願僦民居以禮見納請奉巾櫛以從賊大喜引與同載渡河二氏就舟次耳語姑謂寧死不辱相對蘇蘇泣賊以手按其淚曲慰之至梅谿渡各抱嬰兒懷中泣謂姑曰氏不能終事老姑從此長別命也並投水死越三日二屍浮出嬰兒

在其手見者莫不流涕為歛棺殯之巡按余裴言于朝詔賜旌表

### 何氏二女

何氏女盱眙人居民何雄出也長年十七次年十二幼喪母與其父居會嘉靖十年歲饑轉死溝壑者甚衆雄計無從得食欲鬻二女娼家女聞之泣告父曰娼非人所為奈何以父母遺體墮煙花為門戶辱雄撫之曰吾亦不忍第不如此將枵腹待斃爾與父皆旦夕為鬼矣女無言

皇朝小傳卷之一

五十三

惟脉脉飲泣然度父意不可挽乃陽許之退而語其妹曰今日事勢甚難處我若不為娼則逼于父為娼則辱父再四思之惟一死可免爾年更少計將安出妹泣曰姊死我與俱死同遊地下耳寧能以乳臭之軀事不可知之人以為娼羞于是相持泣以帛繫臂姊妹相連投水死越三日屍並浮出雄抱哭曰早知吾女烈吾甘餓死不忍言娼矣隣人見之皆傳誦咨嗟多泣下者事聞 世廟詔有司為立祠賜額雙貞

張氏

皖款從

張氏蘄州嘉定縣人其夫汪綬嘉靖間商販他  
境遺母陸氏與張家居張事姑備盡婦道陸故  
淫縱私通于隣人某陸時時諷諫姑惡其形已  
也乃謀于所私者曰不殺此婦終不利我兩人  
于是定計候漏下二鼓陸與其人執婦將捶殺  
焉婦跪告姑曰各行其志何必乃爾即我死恐  
亦不利姑姑何忍殺我且自陷也又詈所私者  
曰爾辱吾姑天理不容爾而復殺我我死當為  
鬼以殺爾所私自度騎虎不暇反顧遂與陸執  
石與木掩其口襍毆之立斃因而舉火焚室欲  
燼其屍以滅口會天曙火熄屍得不壞事覺御  
史按治之以聞世廟嘉焉詔有司建祠祀張  
賜額哀貞

胡氏

胡氏江西南城縣民李華妻華隨父行賈于外  
胡與其姑易氏獨居姑縱淫日通于隣人徐璉  
等相與百計誘胡胡貞白自誓不忍願言姑惡

時時切諫姑遂百計凌之逼與同汚國戚口胡  
終不從姑與璉計夜竄土于囊梓胡其下墜殺  
之胡號曰各行其志何乃爾我死為鬼肯容爾  
耶竟死囊下鄰人聞之白于官事聞命正璉及  
姑罪詔為胡氏立祠題曰哀烈賜祭一壇夫  
揚姑之穢標已之芳非胡氏意也所遭不幸有  
無可奈何者耳嘉靖年事

莊氏

莊氏乃廣東民金童妻金童因家貧與其兄吳

皇朝小傳卷之一

五五

祈謀赴新會縣傭力餬口挈妻同往附土民劉  
銘渠約之舟以行比及岸暫止銘家其兄吳祈  
方出外覓傭主童亦他有所往獨莊氏在銘處  
銘與狗見莊氏少而美百計誘之不從二人乃  
誘童往捕魚持斧斫其腦投之江江濱民關道  
安聞童呼不敢救銘歸欲犯莊氏愈急氏拒愈  
堅閱數日童屍浮銘門氏往汲識之見頭上斧  
痕慘毒痛哭幾死心計曰劉銘數欲犯我則殺  
吾夫者非銘其誰顧度力不能報又不忍其夫



以已死輒擁幼女以身附金童屍溺死相抱如  
縛隨潮上下旋繞銘門其隣李春心憐之然  
憚銘等不敢發但買棺瘞三尸銘計屍不滅事  
且終覺乃發棺棄尸海中童兄吳祈歸自備所  
得弟屍于海上鳴于官儒生李啓及關道安爭  
述莊氏節義并士人哭吊詞且曰不殘銘與狗  
無以懲奸惡而慰貞魂地下所司坐銘狗死罪  
上之刑部副郎馮俊為具奏詔梟斬銘狗旌莊  
氏刑部尚書陸瑜曰此非獨莊氏貞也李逢春  
收塋三屍蓋亦義士焉當于其塋處立石題莊  
氏夫婦名以無沒春之義詔從之嗟嗟莊氏一  
傭人婦耳觀其堅拒劉銘不為所浼矍然無瑕  
之璧及覩夫死屍浮水上斧痕狼藉知其死于  
銘手度無如彼何乃擁抱幼女赴水并死抱尸  
不脫此其一念貞烈直貫幽冥感天地要于所  
性自然夫寧有一毫求知之心哉余每覽其事  
為之起敬為之灑淚

皇明十六種小傳卷之二

楚桃源江盈科輯

四常

慈類

仁廟禁告謗 宣廟論肉刑

國朝自 二祖刑亂用重一時臣工奉行不善  
者率多以刻為明圖博聲譽 仁宗在青宮時  
深觀其弊及即位遂下詔禁民告誹謗面諭金  
純劉觀虞謙曰往者法司務於刻深不恤民命  
凡語涉朝事輒羅織之目為誹謗奸人借端傾  
陷良善皆以藉口一入其中家破身亡無復能  
出是使惡者張吻肆毒善者斂手就吞為害甚  
巨聞近來此風未滌朕深恨之其嚴禁犯者無  
赦及 宣廟御極其治率以精明為表渾厚為  
裏一日御文華殿與侍臣論古之肉刑未免過  
慘或對曰肉刑慘民畏之故重犯法及漢文除  
肉刑民輕犯法則肉刑亦自有益 上曰不然  
古人詳于教民民皆知耻故犯法少後世教弛

民散不知有耻故犯法多不干肉刑存亡假如  
操肉刑止亂民譬如以撻止兒啼啼轉甚慈母  
不為爾言不中用又曰漢文帝除肉刑唐太宗  
禁笞囚皆皆是堯舜用心噫若仁宗之除誑  
謗宣宗之論肉刑皆其一念真慈盎然流出  
無所矯飾蓋自二祖洗滌穢濁之後又得  
二廟邕以淳風養以寬大靈長之運所以愈培  
愈固于萬斯年莫有紀極匪無自也至今讀  
二廟之紀者其身如遊光天化日之中欣快自

皇明小傳卷之三

二

遂况生當其世哉

劉髦

劉髦江西永新縣人領永樂戊子鄉薦公車下  
第歸而道淮徐會澤水大至一女子浮楂出沒  
波濤間危甚亟呼求救水勢洶湧莫有應者髦  
曰螻蟻亦性命古人尚編竹渡之况人乎奈何  
疾視其死遂厚犒長年迂舟往救女乃自濤中  
得附舟不死髦詰其所自則富商女也舉家漂  
溺而女以楂故獨存髦甚憐焉女蓄之載與俱

歸比入門妻見而諗曰買妾乎髦告之故妻留  
女帷中欲使侍髦巾櫛女亦感髦活已不惜以  
身報也髦謝曰彼良家女不幸罹此吾力尚能  
歸之若因而納之如初心何乃遣人至女所居  
地覓其父母親識已窅然無跡矣髦曰如此當  
為擇一佳壻使歸之髦妻曰渠已無家君亦無  
後妾復不宜子縱娶他姬何如此女賢即君為  
此女擇壻亦詎能勝君再四勸之髦乃納為貳  
室生子定之寅之皆登進士為顯官有聞于時

皇明小傳卷之三

三

蓋髦一念真慈蒼蒼固默相之矣

徐昂

徐昂泰州人登弘治丙辰進士年踰強仕尚乏  
嗣息客都門有風鑑王姓者為人相面多奇中  
昂往問嗣王曰君相實不利嗣當擇猶子入繼  
可耳久之昂登第就途次納一姬為生子計姬  
頗妍徐詰其所自出姬縷數以告蓋其父宦遊  
沒于官扶櫬歸受掠于盜遂轉販至此言畢泣  
然淚下昂歔歔憫焉還其券而遣之擇部民士

行者一人出簪服使為之配女乃得所朝夕未嘗不注香禱鬼神願徐公子孫繩繩也比昂秩滿入京前風鑑復至一見輒大驚曰君相有異子孫滿容豈非行陰德天為換骨歟昂心領之亦不言所以後果因衆妄一歲誕五子皆磊落越人然則慈心之能感神鬼工之能改相信不誣已

### 李時勉

時勉仕仁宣二廟時為御史其人言動舉止

皇明小傳卷之三

四

皆以聖賢為師自處鄭重偶以元宵諸縉紳約遊燈市市中男女襍還簪履幘集會時勉左右從地上拾得金釵壹股珠貝簪飾備極巧麗蓋千戶侯李姓之妻所遺者勉語左右曰此釵必有主失而不得或夫婦相詬子母相怨將釀大禍且爾輩安用此釵為可從我受金錢數百文酤酒為樂足矣釵當畀我俟釵主來索我當畀之于是貯釵篋中揭示門上曰有遺釵者但以所存壹股比驗相符即畀之已而千戶妻使人

持原釵見比儼然相肖時勉從篋中出所拾釵交付之其家持金相謝勉固卻不受已而千戶自他所歸妻告之故相與嘆息時勉之賢非人所及千戶乃具禮詣時勉致謝勉一無所取千戶曰固知大人守嚴一介不取求納但今所覩有真血蝎者乃夷方物不易致能續骨肉重創有起死之功幸大人存之以活欲死者亦一陰德也時勉乃受血蝎謹藏之無何時勉以上疏

皇明小傳卷之三

五

許仁廟旨大怒命駕校撲以金瓜折勉筋扳出筋骨琳琅作碎器聲且下鎮撫獄衆皆謂勉必死會涖獄者即前遺釵者之夫李千戶也見而痛曰大人忠義士胡罹此毒向者所餽血蝎尚存否存則骨肉可續命可活勉使家人取諸筒中持以傳創處其痛楚立止不旬日痊愈如初人謂公忠義大節固有鬼神呵護然所得血蝎之力不少矣夫當歸釵時勉豈望報若此耶特一念之慈不忍婦人女子以微物起釁或致釀禍故歸之然竟獲此報則天道也時勉何心

貳

明類

宣廟釋閭群兒等辟

宣廟勵精躬親庶政萬幾畢照會有義勇將軍閭群兒其妻毛氏與人私通李宣吉之故群兒日撻毛氏氏忿乘陳貴家被劫事覺輒赴官誣首其夫與宣等九人共劫法司擬群兒等斬獄既具群兒等自度冤甚又度陳貴家被劫時身赴某所有左驗于是擊登聞鼓求白 上命都

皇明小傳卷之二

六

察院鞠之群兒所稱左驗果有之乃訊得毛氏誣閭及貴等情節請釋群兒等殺毛氏 上嘆曰此輩不自白幾為冤鬼而毛且漏網矣法司失出入死罪幸猶未決不然不汝貸遂從後擬意人主留心庶獄如此法司安敢不慎又安得有冤民哉

宣廟釋何回

何回仕 宣廟時為刑部郎有兗州護衛指揮宋真誣小旗馬全父阻滯鈔法往就全換之全

護其祖真命子彬等殺金子事下刑部何回獄論真斬論彬配曾有言回受真金者事聞下錦衣衛掠問回不勝痛楚遂承服回家人上書訴冤 上覽書言曰彼果受金即免真死論真死必不受金真豈覬金求死耶命三法司同訊奏無受金事遂釋回因諭錦衣衛指揮李順等曰凡人臣以賊得罪者不但喪身子孫猶被玷累豈可不究情實專事拷掠今後鞠獄必秉至公不公枉人朕必誅汝不汝貸

皇明小傳卷之二

七

黃淮言虜部宜分

淮仕 成廟時與三楊金幼孜解縉同典機務備顧問多所裨益會虜酋阿魯台來款請并女直吐蕃屬其約束 上問侍臣此請應否聽達侍臣皆曰酋率衆來附觀我聽達為喜怒宜從所請順適其意黃淮曰不然虜狼子野心狡詐百出即彼能自併尚宜用間解散其黨而我乃代為聯屬設彼一旦內訌將不召自聚其為國害豈不更烈譬諸虎豹至猛然單行獨步

落之民持挺逐之有如驅羊蚊虻至微細然千百為群撲之則難滅驅之則難去此分合之較也可以喻虜勿聽便上聞之喜曰黃淮之言如立千仞高岡無遠不見他人直平地耳遂不許嗟夫祖宗時每有大政大事未嘗不與諸大臣面相商確聖謨從中決之故動合機宜且諸臣才品亦可立見如呂震與楊士奇等對日食而忠佞見陳山與楊士奇對伐趙而厚薄見黃淮與侍臣對虜部分合而明闇見然則為

皇明小傳卷之二

八

聖子神孫者何可不復此芳規為鑑別人才之地也哉

周新

新廣東南海人成廟時舉孝廉官御史權貴憚之目為周鐵面巡按閩直赫奕有聲及擢為浙江按察數決疑獄時人比之包孝肅焉蓋新既廉直又善發奸偶一日坐廳事風飄一葉旋階下新曰此何葉左右曰城外某寺有之新即詣寺直造樹下視其地墳命掘焉得婦人屍蓋

僧匿之與者恐人窺焉殺以滅口因瘞于此按之僧伏罪未幾新有所往忽青蠅數萬團聚車前新曰豈冤魂耶當群詣寃地我按治之命廝徒隨蠅所向至一處掘得男子屍帶間繫小布印新祥曰此骨無主地方其瘞之即陰遣人赴市易布諸家皆遍于群布中覈印記同者知其殺人盜布按而誅之又所部一人久客于外及歸夜將半去家三舍許謂携貲頗重不能疾行乃置古廟一石下擬明辰早取之至家坐定妻曰君為客經年乃空手歸乎夫委曲告之故辰起往取貲杳然石耳其人忿甚鳴于新新繫之遣人逮其妻及至語之曰爾夫昨夜回爾所私人從床縛起立壁間竊聽久之爾知之乎妻不能隱但曰所私誠有之竊聽與否不知也新叩其名即遣人逮至問曰爾昨夜于某廟石下取某人金可持原封見還否者立誅汝其人如命持金至封識宛然新異政大較若此當時婦人小子無不知新名者會緹騎使者紀綱有

皇明小傳卷之二

九

網使千戶往澗新因其恣肆捕之急千戶走白  
網網以他事中新于上上逮之至陛前厲聲  
曰按察司比內京都察院明詔也臣奉詔捕奸  
究柰何罪臣觸上怒遂命殺之久之上悟  
其冤語侍臣曰朕枉殺一直臣可惜嗟嗟世之  
折獄者亦多矣求其得于耳目之外若有神授  
而大奸隱慝燭照數計靡有遯情新其尤哉豈  
其胎骨原屬鬼神而坐見其奇若此哉

謝子襄

皇明傳卷之二

十

子襄新淦縣人洪武間舉人材知青田縣有惠  
澤擢知慶州在慶州甚著異政郡多虎襄禱之  
虎徙又多蝗襄禱之蝗滅會竊盜官鈔不獲襄  
禱于神盜就其家發所竊忽大風從室中起捲  
鈔墮于市盜乃獲又盜竊牛鬻于市將屠牛掣  
縛奔赴子襄階下倪首如訴襄逮屠牛者按得  
其實真盜于法軍校吳米嘯聚山谷時出掠朝  
廷發兵二千勦之襄曰此小寇耳奚大兵之辱  
止兵勿動用計掩獲吳米餘黨皆解夫襄所發

盜鈔盜牛可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矣而皆  
若有神助之觀其禱虎禱蝗動獲顯應豈其誠  
能感神誠至而明生歟至小寇不煩大兵以計  
擒剿則燭事之明自應如此

魯穆

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間第進士官監察御史  
執法不撓獻陵監國時列上漢庶人不法狀留  
中擢福建僉事摧強懲墨一意孤介尤注意雪  
冤泉州有李姓者其妻吳美而豔風私于富姻

皇明傳卷之二

十一

林姓者會李之官西粵林故遣二健僕從行李  
謂姻也感其雅意不謂有他比至中途二僕如  
其主指使竟殺李并殺李姪故謾于盜聞所在  
官司殮其尸與吳氏扶櫬歸未久吳遂改適林  
為側室李宗人訴林于郡請治殺人罪郡受林  
厚賂反坐宗人繫獄數年不得白穆覆按其事  
嘆曰冤哉坐也不誅殺人者而誅被殺者之宗  
人死者含冤地下生者含冤地上錢有神法無  
用一至于此乃毅然謂林曰爾僕與李俱往明

為姓李者皆死姓林者皆生乎胡為其夫死其妻生乎胡為妻不歸他人而歸爾爾不娶他女而娶李妻乎非爾僕殺李誰殺之也非爾使爾僕殺李誰使之也林語塞遂出李宗人而論林及吳氏與其二僕皆死聞者嘆曰天開眼矣漳州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生子與兄子贊三之一託已子許死兄子恨其所畀纔三之一而妾子所擁贊且倍已也遂誣妾之子非許子而逐之盡有其贊妾携其孤訴于穆穆詰兄子曰妾子非許子爾胡不及許未沒之時言之耶受其贊三之一而又誣其子為非子盡奪而據之是許之養虎自貽患也立還其妾之子并贊三之一皆給焉人莫不翕然稱快

### 劉大夏料魯麟

大夏仕 孝廟時為兵部尚書有甘肅副總兵魯麟者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部在大同甚衆麟賄結近倖求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甚怏怏萌不臣之念漸聞于 上上召劉

大夏曰魯麟怨望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自歸耳 上曰彼部落衆將無起反念耶對曰邊將跳梁亦必能結士卒而後士為之用命乃可麟貪且酷士卒切齒彼度其下不為用必不敢萌他志今直解其兵權有窮而歸耳果然麟家積黃金數十萬遣使詣大夏所覲曰但得掛印願致千黃金為公壽大夏曰總兵印能者得之縱黃金高北斗無可買屢麟前奮忠義為國滅虜朝廷且不靳封侯之賞何但一印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以不得印為恨恚病死 上嘆曰大夏明于料人

### 謝汝儀

汝儀嘉靖間官福建按察司副使初晉江巡檢為海盜劫殺追捕不獲所司督責捕盜官員及兵甚急會漳州民陳大淵等操舟往他所販米粟適至其地舟中所置兵仗甚具為防盜也捕盜者見而執之謂前劫殺巡檢即大淵輩官司拷掠備至皆誣服坐死者十有五人展轉敲詐

死囹圄中者已三之一汝儀覆案淵等視成贖  
嘆曰盜非細犯也斬首非輕刑也大淵等何振  
而遽坐之盜累累就死若曰舟中器仗是盜兵  
也此中濱海之民皆以舟為家誰不設器自衛  
將何人不可論盜耶彼殺人奪貨者贖入其手  
委仗于水水濱莫可問人莫敢執矣夫此十數  
人固可惜且奪民救而授盜資如吾丘壽王所  
言關係更鉅遂為平反其獄請于直指使者并  
宥之而罪妄執者汝儀所平反他獄皆若此直

皇甫傳卷之二

十四

寬類

成祖釋盜書者

成廟在御用法嚴峻蓋刑亂用重之意法司奉  
承風旨亦所尚在嚴會京師民有盜勸善書者  
事覺刑部擬黥戍具奏上曰黥且戍下死刑  
一等以之待他盜則可此人所盜非殊非實非  
金銀布帛乃書耳又勸善書也安知其非嗜書

而有意向善者乎以嗜書向善之故坐黥戍是  
絕人好善之念矣夫鞭撻寧戚以立威名霸者  
且羞為之而況王天下者乎命釋其人仍畀以  
所盜書噫成廟釋一人而鼓舞嗜書向善之  
人不知幾何大聖人作用其不几如此

楊文貞諫止伐趙

宣德時漢王高煦謀叛宣廟躬帥六師往伐  
之擒煦凱旋時大臣陳山楊士奇榮溥蹇義夏  
原吉皆護從尚書陳山言于上曰漢趙一體

皇甫傳卷之三

十五

漢亡趙存如剪草留根終必滋蔓莫若乘滅漢  
之威並擒之二王就擒陛下高枕卧無憂矣  
上以為然召榮義原吉議之皆曰山言是榮曰  
事須有名今宜降勅趙王數其通漢之罪因而  
六師猝至趙趙亦亡漢之續耳上喜遂命楊  
士奇草勅士奇曰事固須有名亦須有實況舉  
大逆之罪加于叔父之親不實何以服天下趙  
王當先帝時辭常山護衛至再至三其意固欲  
以自明今乃比于漢王同類共誅何以昭陛下



平明之治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聲曰汝欲沮撓大事耶我不圖人人將圖我但令緹騎嚴訊漢府繫繫責趙通漢狀必有承者何患無詞奇曰詞則有矣然非其實假令趙王含冤死謂公論何公等不畏鬼神乎因謂榮及原吉曰文廟止三子 上親叔二人誅其反者厚待其不反者庶可仰對 皇祖之靈時楊溥意與奇合相約見 上請寢其謀門者不納奇乃屬義代白之 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自是駐蹕

皇明傳卷之二

六

亦不復召士奇溥議事至京 上始思奇言召奇諭曰伏卿言使朕不獲罪 皇祖又趙王妻子得免繫囚此仁人之言但今臣下論趙事者益衆何以處此朕意欲封諸臣疏致趙王以明朕之不疑且絕小人口而堅王翼戴之心如何士奇再拜稱善且曰得陛下手書數行親諭之更善 上從之遣駙馬袁容都御史劉觀齋至趙趙王讀勅語及諸臣疏北向痛哭曰微陛下鑒臣孤忠臣妻子為魚肉矣即遣人謝恩獻護

衛言者乃息噫此舉乃文貞寬厚轉移聖慮所裨國家元氣多矣

于謙不較王禕

謙仕 景皇時為本兵託心膂重寄所言皆見聽有王禕者其先為兵部職方司郎謙謂其才可任用薦于 上未久擢本部侍郎與謙共筭樞密一日禕伺謙他事密疏于 上上覽而笥之及謙入見命左右取以畀謙謙覽疏叩首謝曰臣在樞密久所行容或未當誠有如禕言者

皇明傳卷之二

七

非陛下聖慈臣罪無所可逭叩辭出禕迎于殿下問謙曰今日見 上曾議何事謙曰姑入徐語之既入禕復問謙笑曰老夫在位日久每事安能盡中機宜第有不是處為公所覺當面教我我豈敢憚于改圖而乃密疏我也此于公盛德固無損祇見老夫行劣不能取信于友可耻耳因出密疏示禕禕踴躍無地愧汗久之嗟夫于公薦禕禕乃用密疏反中之他人處此當如何忿怒而公從容引過不責禕而自責真可謂

休休有容者矣

夏元吉

元吉湘陰人仕永洪宣三朝官至吏部尚書雅量恢擴于物無所不容嘗以出使宿郵館會天寒命館卒炙所着襪卒置襪熏籠上火猛誤灼其一公伸足索襪卒惶懼不敢白謀典衣貨諸市中以償公聞之曰卒誤耳非出有意何用償并棄所存一隻着靴而去卒感泣曰尋常貴人無故見撻今灼公襪即撻固甘心焉而故不撻

皇明小傳卷之二

十九

若公者貴人中所僅見也公在部堂時吏捧精微文書請押風迴受染于墨吏懼肉袒以俟公命吏去乃携所污文書入朝朝畢至便殿跪白曰臣昨不戒因風拂精微文書為墨染污請伏罪上命易之吏大感悅免冠謝公曰以風故免汝若汝自污須撻汝矣吏曰微公寬大吏有死而已諉過于風其誰肯赦又一廝隸曾污公金織賜衣懼甚公白是可浣也毋懼所寶硯石受碎于吏吏懼公曰物之成毀有數無與汝事

嘗夜閱文案執筆躊躇欲下屢止夫人問之答曰此大辟奏吾筆一下遂決死矣吾故憐之公之寬大類如此

韓雍

雍仕英宗朝為都御史會總兵石亨以逆誅凡亨黨罹罪咎者甚衆有緹騎指揮使劉敬曾與亨往來至是有謂其被亨邀與同飯者應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國政者方坐今敬與亨交亦士夫往來之常耳况亨得

皇明小傳卷之二

十九

意時聚羶其門者譬如蠅蟻安可數計乃欲以一飯誅劉敬其他可盡誅乎敬遂得釋按雍征大藤峽時甫入境有儒生十餘輩皆青衿伏迎道左雍遽命左右搜之各藏短刀在身雍立斬以徇蓋藤峽賊酋所遣健卒故為儒衣匿匕首刺雍者也雍發其奸賊大驚以為神後卒成大功雍之英槩若此而今處劉敬獨用寬蓋所居之位不同隨時從道與拘儒狃定一局者自別

陳智

智威寧人初為御史巡按陝西有德政秦民懷之起陞江西左布政宣德末年江西永豐賊曾子長聚眾作亂官兵擒戮之從賊嚴季茂等千餘人皆繫智謂其中有因饑被誘者捐俸作粥賑之奏上報決首惡三十人脇從皆宥時有告富民三百人與賊通者智令被告入皆自白狀面諭之曰如人言下吏鞫訊爾能保家乎今爾曹自赴官能出粟濟民當貸爾眾流淨乞如命得粟萬石所活不可勝計事聞召陞右都御史

皇明小傳卷之二

干

慎類

徐武寧王

武寧王姓徐名達開國第一元勳也性端厚慎重其功愈高其心愈小蓋古郭汾陽李西平之流也太祖定天下後既已剖封勳臣然察其中驕恣不馴者率繩以法即親姪如朱文正亦

無少假借獨武寧以敬慎取信于上上極愛重之一日召武寧飲武寧不勝杯杓上命命之飲所受踰涯遂大醉上命閹侍送至舊內安宿比睡至午夜酒力微醒武寧問左右曰今所睡為何地閹侍答曰舊內乃遽然驚起曰舊內上所居故宮尚方諸器物皆在豈臣子所敢居達因醉誤犯罪不可赦于是整衣冠趨丹陛下北面拜叩謝罪出次日上問閹侍知其狀心愈敬愛之先是武寧南征至姑蘇于舟次

皇明小傳卷之二

王

見一絕色女子心憐焉聘以金幣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久之自悔其事曰我為國大將奈何悅一女子犯色戒耶使人諭女父母令改適女家堅求見納固拒不從更遺五十金助其奩資意武寧之慎如此此功臣中之聖人也非天篤王朝安能得此王佐哉

杜太常

杜太常逸其名洪武時人業梳剔居恒挾其技侍太祖一日為上修髻手足舉爪甲之遺

用佳紙包裝納諸懷 上問持歸何處杜對曰  
聖躬鍾天地山川之秀即一爪一甲如龍髯麟  
趾皆自不允臣謹持歸櫝而藏之以遺子孫  
上笑曰汝詐也向者吾遺爪甲豈盡藏耶杜對  
曰節次所遺實藏諸家可覆按也 上留杜命  
人往按之見杜所藏爪甲以朱櫝封鑰置佛龕  
前香燭森嚴供具甚飾比奏 上喜謂杜敬慎  
知禮即日拜為太常寺卿終其身見寵異焉

夏原吉論慎封

皇明小傳卷之二

三

原吉湖廣湘陰人仕 成廟為吏部尚書以國  
之元老日夕資啓沃獻籌畫多所裨益會張輔  
等既定交趾朝廷論功進封新城侯張輔英國  
公西平侯沐晟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世襲豐  
城侯李彬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其他若  
王友進封清遠侯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高士文  
追封建平伯並世襲親擒黎季犛軍兵王鼎胡  
陞指揮使次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總計  
纔十數人爾先是交趾平 上問原吉曰

賞孰便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

窮多陞不若重賞 上從之嗟夫夏忠靖此言

足為萬世賞功之法蓋作始既鉅則末流濫觴

莫可收拾其後王驥儼川一役冒封賞至萬人

成化正德間抑又甚矣昔 英廟一日語內閣

李賢曰國家錢糧出多入少即如京師武官支

薪俸每季四十五萬何以處此賢對曰武官有

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那有世界裝得盡一時

君臣非不商畫及此然竟不聞有所救正遂為

皇明小傳卷之二

三

室言惟是 世廟初御采諫議夏言等說毅然

汰洗歲損祿米百餘萬此二百年一大快也要

之慎封爵于初嚴比試于後毋事姑恤毋避仇

怨然後武弁清而財之末流稍可搏節近日中

丞郭相奎氏亦言本朝武弁無封建之名有封

建之實欲漸裁之此即夏原吉李賢同意

徐晞

睢江陰人少為縣吏有才能性更端慎曾辦事  
兵曹有縣民某誤被勾攝將往代戍謀禱于晞

求脫然念家貧無貲。六可以餽晞者乃語其妻曰。欲脫我戍非藉力于爾。不可。妻曰。爾男子不能自脫。婦人何能焉。而欲藉我脫戍耶。其人曰。戍與不成。徐掾能主之。顧我無以賂掾耳。爾若肯以身薦徐掾。必喜。喜則必為我脫戍矣。妻不得已從之。乃夫婦治具夜飲。晞止之宿。遂以其妻薦晞。曰。爾何至此。毋論汚爾夫妻。且汚我矣。請言所欲。言吾力苟能辦。當無所靳。謝遣其妻。次日為治文書。明其人不當戍。得不戍。後晞

考滿筮仕。歷陞兵部郎中。同部主政薄其出身胥也。每對胥輒斥為狗彘。意在晞。晞不介意。後其人沒于官。晞為經理喪事。無異骨肉。晞旋以賢能歷陞兵部侍郎。巡撫陝西。噫。好色之戒。人所易犯。晞乃能力卻。自薦之婦。若將免焉。此庶幾不愧屋漏之儒者。非但區區慎于人所共見已也。起家功曹卒為名公。鄉有以哉。

鄭堃父

堃。宜章人。正統間。以戶部侍郎扈從北征死。堃

木之難。其父平生教堃有法。大約謂為人居官。總只一慎。初堃為陝西按察副使。父為楚中司教。曾以絨褐一段相寄。蓋關中土物也。父詫曰。提刑之官。所貴清慎。此褐何從得來。得無汚我。且自汚耶。耶封還。以書諭堃。堃方思見其父。而秦楚道路阻。修會其年。當大比。故事。凡為教官者。得應聘為他省考官。堃欲藉此與父一面。先期以聘考之事。請命于父。父曰。兒誤矣。子居憲司。父為考官。將防範乎。不防範乎。防則非孝。不防

非法。無一可者。堃悟乃止。夫堃天性自端慎。而父又以慎教之。如此安得不為名臣。噫。若鄭父之教堃。不獨可以教子。實可以教天下之子。抑亦可以教天下之為人父者。故為之著其槩云。

李賢論慎陞賞

賢。南陽人。仕英廟時。為宰相。甚見信任。其時有內直將軍自言天順初。以迎駕陞擢。後以冒功。繫革求復原官。上念其父役許之已。而訴者蜂起。上問李賢曰。何以處此。賢對曰。石亨

貪天之功濫陞若輩凡數千人名器隕越莫此為甚夫國家令甲非軍功不候非從征斬級不世襲所以慎名爵重操柄也陛下光復舊物此輩何功而滿朝陞擢金紫輝映印纍纍綬若若所以取富貴者何其易也人見取富貴之易日夜冀幸朝廷有事謂可僥倖乘機得富貴夫使人人懷有事之心則無事尋事為人主者豈不甚危宜慎重之以遏濫觴杜瑕釁上善其言命兵部查迎駕陞官者遂輩太平侯張瑾濟陽

皇朝小傳卷之二

主七

伯楊宗等以下凡千餘員歲損費鉅萬嗟夫韓昭侯蔽一敝袴曰以待有功彼一諸侯猶能慎于其小如此況為萬乘之君大者且不能慎將安所底止哉南陽此論可為萬世慎賞者之法

### 劉大夏慎密揭

大夏仕孝宗朝為兵部尚書甚見信任凡國家大事輒與面相籌咨一日上謂大夏曰朕每欲召卿商確又念非卿職掌此後朝廷有當興當革者卿宜具密揭見奏與朕覽閱如何大

夏對曰不敢上問云何對曰陛下所欲咨臣皆係公務所言公公言之若具密揭踪跡韜晦易以叢疑恐左右揣摩外庭臆度耳目既眩口舌橫恣君將失大臣臣將失身遺患匪小宋李沆所以不具密奏非無見也上曰朕意在求言未念及此稱善者久之按本朝蹇夏三楊仕仁宗朝各拜銀國書之賜使具密揭惟楊文貞具揭獨多為仁宗所稱賞至劉忠宣則遂以密揭為不當具然則即密揭可行不可行而國

皇朝小傳卷之二

主七

家人心風俗百餘年間固自有升降矣要之忠宣所論終是大臣慎重之道乃其晚年猶且遭擠排于群小幾死竄謫噫慎且若此况不慎乎考父循牆武公箴警何可不一日三復

皇明十六種小傳卷之三

楚桃源江盈科輯

四奇

隱類

焦隱士

焦隱士江陰人逸其名少與太祖善太祖登極思隱士遣人召之不赴議遣大行往趣隱士聞焉曰柰何以我故勞貴人為里中苦遂裹裝詣金陵謁上用竹籠盛雞瓦罍貯酒為贊謁

者為通上喜延入便殿促膝道故上問曰

公謂隱士樂耶天子樂耶對曰各有其樂兩不相入如受圖納貢撫華賓夷天子樂也嗽泉枕石釣月眠雲隱士樂也然天子能憂乃能終樂隱士但樂不復知憂竊謂隱士樂乃勝天子樂耳上曰何居焦對曰天子未明視朝日中聽政日夕糾刑丙夜就寢中恒念曰民失所乎啼饑乎號寒乎泣隅乎官失叙乎累乎殘乎四夷叵測時跳梁乎思之終身備環無端而後太平

可期抗捏不生是謂以憂而易樂若夫隱士則

藜藿自飽肯于膏粱矣濁醪自醉美于醇醴矣

溪毛為席山石為枕倦而偃卧穩于象床矣花

開以當錦繡鳥鳴以當管絃麋鹿以當友朋煙

霞以當帷幕不營而足不取而得一年之內四

時之中陶陶然自樂其樂寧復知有所謂憂乎

上嗟嘆久之曰信哉天子之樂不逮隱士之

樂也因留焦盤桓凡數日稱觴壽焦酒既酣命

左右持三帶置案上金銀革各一束曰朕欲授

公一官請自擇帶焦無意于官然感上雅意

不忍拂遂取革帶上乃命司馬授焦千戶侯

已而別上乞歸上送出焦徘徊趨欲去

未去上曰公有所欲言乎願聞教焦曰臣野

人也無所欲言但臣雞籠酒罍與臣俱出不與

臣俱入臣不忍也上笑命左右取畀之焦乃

自負以歸行至高橋門取上所賜革帶及冠

服挂桑枝上曰朱皇帝待老焦厚則厚矣非知

我者夫老焦懶人也蟲癢懶捫飯熟懶喫柰何

以進賢冠為我牯革帶。我綫耶語云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出此三物用付桑君。浩然長歌而去。有司以其事白。上上嘆曰。焦君焦君。矯矯鴻鵠。腐鼠非嗜塗龜。自附孰謂季世而無巢父。作焦隱士傳。

### 郭德成

德成其兄名子興。又名興濠。人從太祖征伐。屢立戰功。封鞏昌侯。食祿千五百石。女弟郭氏入宮。進位寧妃。成事。上充驃騎舍人。性嗜酒。

皇明小傳卷之三

三

不擇甜苦好惡。得即飲之。終日大嚼。醉則欹枕醒復嗽醪。其于爵祿澹然。不以為意。上一日召授成其都督。固辭不拜。上變色曰。朕念爾椒房戚屬。又兄弟皆列通侯。爾獨未顯。故畀之都督。乃固辭。豈謂爵免爾耶。德成免冠泣謝曰。臣性疎放。懶慢耽酒。喜卧自卯至酉。非沉醉如泥。即鼾睡如尸。耳官常世務了不關心。若不自揣。謬託高位。必且曠職。必且怠事。曠且怠陛下鈇鉞之誅。將必及我。臣欲留此頭飲酒。願陛下

皇明小傳卷之三

四

赦臣。臣得優游。麤里糟丘間。受饗不啻萬戶侯。于臣足矣。都督之命。敢以死辭。上嘆曰。卿可謂能自度。能擺脫富貴者。令人人如卿。世豈有竊位之患。立書勅賜黃封百罌。秫田三百頃。曰。穀爾一生。大醉無煩。荷杖頭之錢。盜比隣。釀成再拜。受賜。請曰。臣渴矣。願發黃封一罌飲之。上曰。可成于。上前鯨吸立罄。匍匐免冠謝。項肉兀然。秃也。上笑曰。風漢當節飲。醉脫兩莖頭髮。直如葫蘆狀。成仰首曰。頭髮原是剩物。臣懶事梳掠。盡髡之。然後快寧。能需醉脫耶。上默然。比醒。懼觸忌諱。遂盡剃髮。披緇入見。口誦佛不輟。上笑謂寧妃曰。爾兄果為僧矣。向意其醉言不謂弄假成真。復問曰。爾為僧。願成佛耶。做菩薩耶。成對曰。佛與菩薩。臣一切不願。願生生世世作酒泉郡小民。快活飲酒。于臣畢矣。久之黨禍起。成竟以酒自全。禍不及焉。

### 耆儒鮑恂等

太祖即位後數徵山林耆逸。咨訪治道。其時有



鮑恂全思誠余詮張長年者皆宿飽經學年俱七十餘隱居山林絕意當世上聞其姓名具書致幣命有司聘之及至賜坐各與語甚愜上意未久命四人皆為文華殿士輔導皇太子恂等叩首辭曰良璧不付于拙工美材不畀于凡匠太子天下本必擇英賢俊碩道德名世者可輔之臣等性甘田牧具乏經綸誤居匡弼之司必召尸素之耻有死不敢拜命上曰朕念公等春秋高故授以此官所以逸公輩也其他

皇明傳卷之三

五

晨起趨朝之禮俱不必與群臣為伍但昕夕從吾兒遊俾黃髮在坐嚴憚自生不久公等求歸當從所志恂等又固辭曰鹿麋不可以服廂為其野也朝菌不可以刻鏤為其朽也臣等質野而朽實不堪東宮輔導之任願陛下全臣等之愚上不能強乃賜宴賜勅放還嗟乎四君子者可見而不可留上能致其來而不能居其人即商山高蹈何以加諸非氣運正盛安所得冥冥飛鴻如四公者哉

陳遇

遇江寧人仕元為溫州路教授元末兵起歸隱于家國初秦元薦遇宿學可備訪問上致書具禮徵之及見與語大悅每相籌咨機務禮待甚隆上時稱為先生屢幸其第所商確皆人所不衆知者數命遇拜官輒辭曰臣野人也犬馬餘年桑榆暮景能更幾何陛下不棄臣使得以方外僭延訪其榮乃勝于官故初命為翰林又命為太常卿禮部侍郎及尚書屢命屢不肯受上不能強每召見賜坐賜宴賜肩輿昇以校尉出入群臣有誑誤被譴者時為救解上亮其朴誠多曲從之命其子充宿衛亦辭蓋恬淡靜退始終一致及卒上悼之遣中使致祭賜塋鍾山噫若遇者蓋猶有不事二姓之心焉特機隱不露莫有窺者然當太祖時以賓禮終其身亦不可謂不遇矣

姚姊

姚廣孝姑蘓人既佐成祖定天下封少師仍

不蓄髮寄住禪寺 上賜之二婢嘆曰此火坑  
地獄也乃欲以陷我耶姑拜受焉閱數月終無  
所近復還宮已而奉 上命往賑姑蘇蓋即其  
梓里示寵異也比至有老姊與一子寡居廣孝  
往見姊詈之曰曾見敝和尚不到頭的是甚好  
人妾雖賤且老終不以汝為見廣孝固請隣媼  
亦力勸姊曰少師國家重臣且姊與弟至戚也  
別之數年覩面不相覩豈人情乎姊乃出少師  
再拜姊答拜甫畢姊問曰吾弟行差路頭今亦

皇明傳卷之三

七

悔否廣孝曰固然第天命有在不得不爾姊不  
答廣孝曰姊老矣又家無恒產可遣爾子與我  
俱北當為乞一官所入常俸差足供姊饘粥耳  
姊拒之曰和尚且休老身止此一子不要教他  
做歹事即家貧餓死吾子母甘之矣廣孝察其  
真誠不敢復言官遂別去噫若姚姊者其心即  
夷齊首陽之心也至于蟬蛻富貴雖丈夫難之  
矣小史載狄梁公亦有姊梁公欲官其子姊拒  
曰我兒是男漢他不肯跟人事女主梁公聞之

慙甚蓋姚姊大與相類嘻可謂真隱者也

賀三老

三老逸其名 英宗時人蓋閭閻庸保之流也  
生一女適曹欽及欽與總兵石亨以奪門迎駕  
偃然處于元功之列天順初政大抵欽與亨手  
握其柄一時赴趨者填集其門三老見而憂曰  
此非好消息也乃自往視女女歎之老輒感不  
甘飲食女問故答曰爾家火焰太高不戢將自  
焚矣老夫賤性怕炎願處清涼之地今而後不

皇明傳卷之三

八

敢以汝為見欽自外歸妻告之故欽曰岳父豈  
真我相視簡薄耶當奏于 上畀以一官何如  
使人諭意賀老老曰我崦嵫之日耳又稚鄙不  
習事若為官不効必且褫職必且得罪輕則譙  
遣重則誅戮朝而仕籍夕而鬼錄吾願留老性  
命優游光天之下足矣不願以官賈禍竟不受  
後曹欽被誅其黨延蔓無數獨三老宴如京師  
嘯曰若要好問三老起于此

怪類

張邈

邈，姓張，名君實，字玄一，又字玄玄，遼東義州人。張仲安第五子，丰姿魁偉，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自號三丰子。寒暑衣一衲，出遊市井，沾沾自如。傍若無人，與論三教經書，吐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每遇事輒先知，或浹旬累月始一食，登陟山巒，其行如飛。隆冬，躬卧雪中，汗出如暑。月雪為之釋，俗呼為張邈。邈元末居寶鷄金臺觀，嘗一日辭世從者為棺殮。

皇明小傳卷之三

九

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遊襄鄧，往來長安，歷隴岷，甘肅，洪武初入武當，登天柱峰，徧歷名勝，使其弟子丘玄清住五龍廬，秋雲住南巖，劉古泉、楊善登住紫霄，而自結廬于展旗峰北。曰：遇真營草菴于土城，曰：會仙館。令弟子周真得守之。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之。明年太祖遣三山道士請玄玄造朝，了不可見。或曰：住青州雲門洞窟，永樂初遣給事中胡濙指揮楊永吉等徧物色之，不可得。十年二月，成祖

為書云：皇帝敬奉書真仙張三丰足下。朕父仰真仙思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徧詣名山，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風駕，惠然降臨。訓朕拳拳，仍御製詩賜之。有若遇真仙張有道為言：竚俟長相思之句，然竟弗獲。天順末，或隱或見。上聞之，封通微顯化真人，嘗遊揚州，詠瓊花詩，句超逸，曾寓黔中。張揮使名信家為治小

皇明小傳卷之三

十

兒，輒効以貧老故出入房閭，無忌。一日遺屎，乃自脫禪，謂揮使妻曰：為我浣此。妻怒，告揮使。揮使曰：老實頭不曉事，何足較？使婢為浣。婢以竹竿持禪，就池水，簸蕩成蓮花，俄而滿池皆花，異香襲人。婢走白其主，夫妻同往觀，大詫。自是乃拜事之。邈過因為信父母卜葬，皆有奇兆。密約信謂當有異貴已，而信果與靖難功封國公，俱如其言。

鐵冠道人

道人姓張名中字景華臨川縣人元末舉進士不第遇異人授以太極數談禍福多驗好戴鐵冠因號鐵冠子至正間太祖起滁陽道人詣軍門告曰天下大亂非命世之才不能定明公殆其人乎上因叩其說對曰明公龍瞳鳳目狀貌殊常直少須之滯氣盡釋神采煥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日也上留寘幕下從征伐鄱陽之戰僞漢兵勇猛勁悍上每令道人占風測休咎一日兩軍對壘陳友諒已中流矢死軍中未覺道人望氣曰楚氛甚惡僞主其隕首乎探之果然軍中始知友諒死漢兵遂大潰及上定天下都金陵諸所營建多與商度雞鳴山寺高出層霄可瞰大内上心欲毀之未形諸言道人計上且遊寺因告僧使中道遮訴上駭曰朕無此念誰為此語僧輒對以道人云云上自是罷前意時徐武寧王為大將軍道人相之曰功業官階世俱無偶所惜者僅得中壽耳後果以五十四薨梁國公監王嘗訪道人

偶遊寺顛出遊與同飲翠微亭上密戒僧閉之空室一粒不入口凡旬有三日顏色渥然如故一日于上前以手畫地作二圈顧謂上曰爾打破一桶再做一桶及我師征陳友諒上問顛此行云何顛應曰好好上曰彼已稱帝矣顛仰視搖手曰上面無他的分遂從征以手中杖作壯士揮擎示必勝舟抵皖城無風顛曰雲從龍風從虎殿下但行風且至矣已而果風瞬息達小孤山偶見江豚吹浪顛曰水怪出損人多左右白上上怒令投顛江中久之復與衆俱蓋頻擲水水不能溺上更與同食食畢別去莫知所之有言顛在匡廬者上使人物色無所遇洪武癸亥秋八月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至闕下自云匡山中一老人遣來謁上上不令見示以二詩而遣之壬申冬太祖患熱症危甚諸醫療治弗効俄而赤脚僧復詣闕言周顛及天眼尊者遣進藥曰溫涼藥溫涼石各一其方用金盆磨藥注沉香盞內以服自

未時至點燈周身抽掣藥之應也服後則舊病  
香盞底有丹砂殷紅迥異病遂愈上自是精  
神倍常赤脚仙即廬山住持湖口人其後上  
思顛遣行人往廬山踪跡之得顛所在顛引行  
人赴一所見宮室羅列如人間官司聽治處凡  
二十有八中各有主者南向衣冠視事百役森  
列至一室空其中有大虬據案微出血視畢恍  
惚不見行人請曰此回何以復上顛曰適所  
至乃二十八宿出治之所叟宿今處世間治天

皇明傳卷之三

高

下即上故其室空微血者病也然旋愈矣行  
人曰雖然何以畀我將使上見信顛乃賦一  
詩封固以獻比歸啓視之語率不可解久之  
上為立祠廬山御製周顛仙碑記云

冷謙

謙字啓敬武陵人號龍陽子元中統初與劉秉  
忠從沙門海雲游博學精于易允深邵學及百  
家方術靡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為相謙乃棄釋  
從儒居雲川交趙孟頫常於四明故相史彌遠

家觀李思訓畫因契之遂善繪後隸淮楊遇異  
人授中黃大丹傳張氏契有共旨迨至正間年百  
餘歲貌渥如童避亂金陵坐肆市藥國初仕為  
太常博士考定樂律會京邸主人貧數求賑于  
謙謙一日即邸壁畫為門一鶴守之語館人曰  
第入可得富然毋多取毋有所遺館人叩門入  
見金寶珍貝充牣如山久貧之人驟而見之如  
餓夫入大庖恣意揀取比出頭頂衣袖腰脇襖  
桶皆重寶也因遺謙所畀列文旬日內帑守  
者告失物持引為証上命逮館人及謙謙就  
逮語逮者曰我能遜能飛拊楊桎梏不能制我  
須以大甕貯我我乃得赴上前逮者如其言  
取一甕置庭中謙以脚插入良久身盡入甕端  
坐其間明日視之甕空矣逮者懼甚從甕口呼  
謙謙輒應比昇甕至上前白其事上親呼  
謙謙應上曰朕赦汝汝宜出見固不出上  
怒命左右碎甕凡百餘片片而呼之而無不  
應也竟逸不復可得

皇明傳卷之三

五

胡日星

日星元末時人以談命為業 上微時命日星布筭筭畢跪拜曰帝王之命也當為真主 上戒勿言然心喜之其後掃除群雄混一天下思日星蚤見遣人召之賜以酒食慰勞甚洽 上問之曰爾為朕布筭有驗今當相酬爾欲金乎欲官乎恣所自擇日星叩首辭曰臣為人布筭自可得楮不願金也布筭之人性好閒散罔諳吏事不願官也 上曰然則將何所願對曰臣

皇明小傳卷之三

十六

願得陛下為臣題一詩俯賜褒譽遨遊四海足矣 上乃取白扇題詩曰白頭一老叟腹中羅星斗許我作帝王果應仙人口賜錢錢不用賜官官不受持此一握手橫行天下走又自注曰逢店支酒遇庫支錢用寶其上日星叩首受之遂辭去足跡所歷遍于四方未嘗支人酒一觴錢一文一日倦遊歸家餘一年忽語其妻曰吾將往謁 上妻曰老年之人不奉召命休息里中可矣願無往日星曰吾往就死耳妻曰爾未

得罪朝廷何以死為答曰數固然耳不可避也

遂赴京及入見 上慰勞之甚厚適大將軍藍

玉征西還召星布筭星曰公命當加保傅加後

七日當刑我乃與公同難無何玉果拜太傅王

素恃功頗驕傲乃曰我國當太師奚而太傅為

上聞之怒使人按王謂王謀反有狀命斬于

市王臨刑嘆曰從日星言辭加太傅或無此禍

上聞其語召日星問曰爾知藍玉死日乎曰

然 上又曰爾亦知自死日乎曰臣死在今日

皇明小傳卷之三

十七

臣出門時已先言于臣之妻矣遂見殺噫日星知 太祖之當帝又知己之死與藍將軍之死同日欣然往而就之凡此皆非祿命家書所經載蓋日星實仙人特託之談命以自見其奇耳大抵此君學術頗似郭景純云

全寅

寅河南安邑人少警性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正統間客遊大同 上皇未北狩時已聞寅善占卜及幽虜庭日夜思南還乃遣使命太

監裴富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賀夫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馬或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正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古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衡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幕下召問休咎寅筮之曰無能為也且彼氣已驕我戰必克虜果敗去喻年也先欲奉 上皇南還時以為詐獨撫寧伯朱謙上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寅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奉迎獨不為夷狄笑乎亨遂與于謙協議遣使乘輿果歸居南宮八年復辟其歲月日皆符寅占授寅錦衣衛百戶

機類

太祖

太祖徵時以避難入濠州偶屬知滁陽王郭子興使掌兵事每有密謀輒與商確噴噴稱善及領軍攻伐所向多捷威名日著滁陽王遂以養女馬氏配 上比于館甥王二子忌 上謀殺之一日置酒別業邀 上飲飲中將置毒毒上馬太后知之陰以語 上上如期赴飲與二郭並馬出郊行數里許立馬仰天俯伏者久之勒馬回二郭問曰何故回 上佯答曰爾不見空中人乎郭曰不見 上曰適空中一人長髯偉貌介而馳出一幅命余俯聽其詞云二郭立心酒中殺人往則得死不往得生然則爾兩人且將鵠我微神告我幾陷虎口矣二郭相視錯愕下馬羅拜曰賤兄弟何敢萌此心當由神誤 上亦佯曰或者神誤耳仍赴飲酒二郭遂寢前謀傾心 上以為有天命不敢更懷異志噫當二郭之邀飲也知其謀而不往怯也知其謀而往墜其計中愚也 上未嘗不往乃于道上託神人之言以降伏二郭之心而使之不得逞

英雄制人往往如此此豈庸儒能窺其藩者哉  
太祖敗陳友諒

時友諒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康群議皆欲先復太平牽制之上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城逐為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攻舟師十倍我猝難敵或勸上自將擊之上曰此亦不可敵見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以舟師順流宜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非良策吾有一計足破之於是召指揮康茂才謂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上曰陳友諒欲來為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宜作書遣使偽降友諒約為內應招之速來仍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弱其勢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閭者舊事友諒具書令齎以往必來無疑將行上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為憂何為更誘致之上曰此策不可失及今不為久則患深使

二虜相合勢逾難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遂遣閫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中友諒見閫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呼老康為號閫者急歸以告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甯治之及旦橋成有富民自友諒軍返歸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又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上命馮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等伏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上總大軍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山左偃赤幟山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若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待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乃石建驚疑連叫老康無應者始知閫者之謬即以弟號五王



者帥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  
銳時酷暑上衣紫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  
去蓋衆欲戰上曰天將雨諸君且就食當乘  
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信忽風起西北須臾雨  
大注赤幟舉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友諒  
至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震黃幟舉馮  
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集張德勝朱虎舟  
師交禦内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  
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  
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諭國興等皆降獲巨  
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鯨者百餘艘  
及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所乘舟床下得  
茂才遺書上笑曰彼愚至此乃欲以天下為  
事乎命諸將追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賊衆大潰  
追至采石江復大戰友諒復敗走遂復太平按  
友諒乘勝率大兵攻我又約偽吳合攻時我兵  
見敵勢重大頗有怯心上知彼銳我怯利于  
速戰且士無固志必予以死地乃可決勝故用

茂才偽降致其必來誘之分兵此皆所謂先勝  
後戰者也神機哉

成祖致吳傑等與戰敗之

成祖領兵欲與南將吳傑等戰會傑暨陳暉等  
擁重兵屯守真定郡中上語諸將曰敵有三  
策未卜安出衆問策何在上曰傑等嬰城以  
禦我旅上策也師出即歸歛鋒不戰中策也若  
來索戰是下策矣諸將請曰殿下度吳傑當出  
何策上曰必出下策諸將曰何以知之上

曰彼可誘而來也來則出下策矣于是命士卒  
聲言糧盡將四出取糧又令民間婦女提携幼  
穉東奔西驚為避兵狀吳傑等聞之曰敵糧糧  
且盡宜乘虛急擊遂出軍渾沌河距燕師七十  
里上大喜命連夜趨兵渡河諸將請俟明日  
且曰今日十惡兵家所忌不宜進上曰陰陽  
家言疑而多忌不足深信機會便利制勝在我  
何得拘細忌誤大謀遂麾兵進與南軍遇于葉  
城傑等列為方陣以待上曰方陣四面受敵

我悉精騎攻其一隅一隅潰則三隅從之于是分軍縻其三面選精銳攻其東北隅相與大戰上自以驍騎數百循澤沁河繞出敵後突入大呼南軍矢下如雨上所建旗矢集其上如蜩毛燕師被創亦多忽大風起發屋拔樹燕師乘風縱擊傑等大潰追至真定城下俘斬六萬餘人執都指揮鄧戩陳鵬等吳傑平安單騎走入城南兵降者上盡釋之還上遣人送所建旗回北平諭世子曰謹蒞之令後世子孫視

皇朝傳卷之三

語

此旗乃祖艱難宛然在目噫兵家有言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吳傑等方擁師真定萬一頓兵城下仰而攻之不免師老之嘆成廟直示弱示鐵致傑等之來而與之戰犯陰陽之忌違士卒之諫竟收全勝以歸所謂致人而不致于人者也聖筭若此欲不混一天下得乎

### 成祖計劃卜萬

成祖領兵攻大寧大寧一鎮居遼東宣府之間在喜峰口外俯瞰北平其都司所統華戎錯雜

欲用都督劉真陳亨都指揮卜萬宋鑑四將分領其地成祖將攻之使人偵諸將強弱具知真性怯懦亨有二心于我獨卜萬驍勇忠義次則宋鑑乃用計間之會邏者獲大寧遊卒數人乃故作一書與萬盛推獎託重而極詆亨就中召一卒飲之酒厚賞之金置書衣間俾歸與萬其儕問曰彼何為者曰今彼持書回報事耳卒乃跪請曰若得遣我偕行不敢希酒與賞守者為言故遣與俱歸及至其不得金者恨得金者

皇朝傳卷之三

主

立發其事亨搜之得前書遂執萬下獄籍其家萬極口不能自白但仰天稱冤曰爾等自壞干城復何言哉有死而已燕王聞之喜曰卜萬執惟餘宋鑑吾何憂大寧哉及克大寧真負勅印單騎走回京師宋鑑戰死卜萬繫獄中為我兵所殺嗟夫李梁在則楚不敢謀隋子玉在則晉不敢謀楚以成祖之聖勇天縱尚憚一卜萬不敢遽加兵大寧乃用一卒反間之力俾其黨代我縛萬如縛腐鼠卜萬縛而大寧遂指顧定

矣顧不稱神機歟

成祖破宋忠之計

成祖駐通州將攻居庸關時都督宋忠守懷來都指揮俞瑱守居庸相為犄角謀攻北平王謂諸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襟喉也必據此乃無北顧之憂聞俞瑱不量力欲來攻我莫若乘其猶豫探甲趨之一鼓可破衆皆曰善乃遣指揮徐安等率兵攻瑱前鋒千戶徐羊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遂拔其城瑱走依宋忠王語諸

皇明小傳卷之三

主

將曰宋忠擁兵懷來見居庸破必提兵相救可乘其未發先擊之皆曰敵衆我寡宜慎待之王曰爾不知宋忠寡謀而躁剛愎而自用又其衆初集非素所拊循以寡謀之將御新附之卒利在急攻十保九破遂帥馬步八千倍道而進先是忠以計怒士使人給士曰爾家北平妻孥皆為鯨鯢墳墓皆為燕士卒發掘取其骨充爨薪將士聞之怒甚王知之乃使燕人張舊日旗幟為先鋒凡燕父老子弟皆列陣前忠士卒望見

相顧曰我家無恙頃所傳聞妄耳遂不復怒多

來降者忠倉卒率衆列陣未成王麾士卒馳渡河直衝其陣忠軍大敗走匿廁中搜執之王曰好將軍噉飯不飽欲啖糞耶并執俞瑱噫兵法有言多算勝少算不勝若宋忠者非無算者也昔田單保即墨拒燕師詭謂燕人曰吾恐燕人剽吾降卒以戰也吾恐燕兵掘吾士卒墳墓而燬其骨也燕如其言齊士卒怒乘怒用之遂大破燕然則宋忠詭謂北平士卒其家皆鯨鯢其墳墓皆發掘亦庶幾激三軍之怒足當一戰而

皇明小傳卷之三

主

成祖已偵知之張舊幟列舊人陣前以示無他于是士卒之怒解而聞志遂挫忠遂為虜若成祖者可謂以多算勝少算者也

仁廟計護大臣

仁廟時李慶呂震蹇義夏原吉楊士奇皆為大臣其年適值朝覲先是李慶等言于上曰比歲北民牧馬頗蕃頃解入京散給軍伍尚餘數千匹散于民間則疊役難支莫若勅入覲官各

領馬一匹比民間募牧 上令與蹇義夏原吉  
議皆曰可獨士奇力陳不可曰朝覲諸臣尊者  
岳牧次者守令皆朝廷賢良所使牧民者也不  
聞使賢者牧馬況與百姓同牧則官民無等牧  
民之官兼使牧馬則人馬同類非所以尊賢敬  
臣貴人賤畜之意甚不可 上曰李慶幾誤朕  
顧士奇曰少頃即批出比及兩日不得旨兵部  
督諸司領馬幾半士奇復奏 上曰朕偶他冗  
遂忘此爾乃密召士奇諭之曰朕豈真忘耶朕  
使人伺慶震皆許汝恐汝府怨頃得陝西按察  
陳智疏論官牧馬非是此可為汝弭怨汝但據  
此疏草勅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  
不孤矣 上曰繼今有事須盡言慶等不識大  
體不足與語第先朝舊臣不欲輕退陳智疏畧  
曰按察風紀之官陛下所使肅僚貞度而今乃  
使牧馬降同皂隸諸僚將目攝臣曰是馬曹耳  
奚彼之憚又何肅焉不肅則弛弛則亂從生夫  
以馬易亂所得幾何頗與士奇同意噫大臣在

人主左右權位相軋議論不合動至彼此相忤  
賢不肖相擠及至相忤相擠往往小人勝君子  
不勝因而引去遂使人主有孤立之嘆而國事  
日非朝政日壞惟識微之主能察其機而幹旋  
之俾和衷之風著于上而又安之福逮于下若  
仁廟處楊文貞一事真可謂萬世君人龜鑑  
已嗚呼仁哉仁哉  
上皇計誅喜寧  
寧本閩人陷入虜遂為也先用凡虜入寇多寧  
為鄉導及 上皇陷虜庭寧數見扼時扈從  
者止袁彬一人寧一日幾誘殺彬賴 上皇力  
解得脫至是 上皇語彬曰不誅喜寧吾南歸  
無日乃故意遣寧傳旨入京令戍卒高磐與俱  
密繫書磐臂曰爾至宣府屬將官縛此奴及抵  
城下磐出書示叅將楊俊遂呼寧縛送京師誅  
之寧死虜失導稍厭兵矣嘻 上皇不能誅王  
振于為天子之時而能計誅喜寧于蒙塵之日  
因能進人信哉

英宗計制內臣

院款

英廟復辟後大小政事皆自留心猶嚴束閣宦一日鷹坊司內臣奏請以時出獵上不許固請曰獵以擊鮮獻宗廟供太后充上用舊制固爾上乃許之曰獵則獵矣毋擾吾民朕必按之擾者罪無赦內臣應曰不敢各辭出相與言曰此謾說耳誰按我者比至州縣不獲一禽乃亟令有司督促小民捕得獐鹿兔雉遣人進曰獵得也上固已遣人按實所歛州縣多寡

皇明小傳卷之三

三

數目具悉及至出示曰此爾獵得乎朕固戒爾柰何故犯杖黜之自是內臣屏息莫敢有擾民者噫英廟之于內臣懲其一警其百此蘓老泉所謂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是不測之說御世之大機也英廟以困衡進德此亦其一端矣

憲廟安儲

憲廟先寵萬貴妃權傾六宮上亦為所制每事唯唯而已萬有子已冊立東宮久之薨謚曰

悼恭太子初上曾幸紀妃感娠生一子是為

萬孝皇帝妃憚萬妬不敢以聞上微聞之然亦憚萬佯為不知也者至是上慮乏嗣聞紀妃所生子已長未敢明言恐生他釁或不利于皇子乃委曲諭意宮監張敏敏因用厚賄結納萬貴妃宮監段英啓曰娘娘無子今紀妃有一子不敢子娘娘胡不言于上令他日紀妃子非儲而儲則娘娘無子有子萬氏之澤可久矣萬妃大喜曰何不早令我知遂啓上即召見

皇明小傳卷之三

三

天性感動持泣萬亦泣上見皇子矩度不凡嘉曰此震器也然非萬貴妃孰能為先容此其德加尋常一等命皇子拜之欲以固萬氏之心而安儲嗣萬妃即易服進賀召其母紀妃厚賜之徙居西內永壽宮禮數視皇妃中外聞之大悅上命內閣擬名不當意乃自名之群臣隨請立為東宮夫憲皇不戒履霜之漸至令萬氏專寵自恣莫可如何然能從容幹旋順適其意以殺其妬而俾震器無虞嗣位有託弘治十

八年中興盛治實基于此亦可謂于緊要處發機停當者矣

### 世宗登極

上自興邸即皇帝位改元嘉靖先是司禮監太監韋霽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尚書毛澄賚詔命金符趨安陸迎上上拜受辭興獻王陵及聖母涕泣鳴咽別聖母曰兒此行入主天下好為之母負祖宗之託上拜受教啓行所過止貢獻戒騷擾民大喜

皇明傳卷之三

三

及駕次良鄉禮部員外楊應奎進儀注上覽畢無言至京城外御行殿楊廷和等朝畢請

上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上曰我所至日百神効靈吉莫大焉安事擇遂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當時間且見者莫不曰聖天子獨斷獨行不惑群疑不牽陰陽度越凡品萬萬四十五年精明之治于此已露其機矣

李文忠敗偽吳兵

偽吳將李伯昇率衆二十萬元諸全新城圍之胡德濟堅守遣使求援於李文忠文忠率兵馳赴援之未至新城十里曰龍潭據險立營德濟遣人詣文忠曰衆寡不敵姑避之俟大軍至再圖文忠曰以衆論則制勝在彼以謀論則制勝在我昔符堅擁八十萬衆謂江流之險投鞭可斷謝安乃以八千勝之然則衆何必強寡何必弱顧用之何如耳況我若見寡少生怯心彼因而蹂躪將坐受困雖大軍至無能濟莫若奮兵

皇明傳卷之三

三

擊之伐謀取勝將在此舉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寡而銳驕者敗之徵也銳者勝之符也以銳當驕一可當百保為諸軍破此虜既破之後輜重悉歸軍士士皆喜明日交戰文忠復語軍士曰國家大事在此一舉爾輩勉之予亦何敢自愛處三軍後即橫槊據鞍垂高而下繞敵後衝其中堅敵列陣迎戰文忠格殺數人所向皆靡因督衆乘之敵大潰自相蹂躪德濟帥城中將士鼓噪出呼聲震天地莫不一當百斬首數萬

級血流膏野溪水盡亦遣指揮朱亮祖等追擊  
餘寇燔其營落俘偽同僉韓謙元帥周遇蕭山  
等六百餘人軍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彌  
巨山丘舉之數日不盡其五太子僅以身免張  
士誠自此氣益奪按兵者氣也卒所貪者利也  
文忠提兵救新城諸將皆以衆寡不敵爲虞乃  
且曰所得輜重盡予士卒誘以利也彼三軍之  
士勝氣既橫貪心復熾不至破敵不止所謂得  
其機者歟

皇明小傳卷之三

三

解縉

縉字大紳江西吉水人弱冠舉進士高等爲文  
天才宏放世罕其儔太祖時官御史危言讜  
論取忌儕偶即上威嚴特甚縉亦數進骨鯁  
之詞竟蒙包茹然亦恐其英鋒太露或遭摧折  
命歸進學及成廟時起家拜翰林與胡廣楊  
士奇金幼孜四人朝夕左右偸顧問多所裨益  
會儲嗣未建皇長子以忠厚見厭于上但愛

皇長孫以爲妙齡英赫可託宗廟次子  
勇健犀銳上起兵時數出奇制勝拔上于  
窘迫之際既正大位高煦甚見寵于上自謂  
當代兄爲皇太子上一日密召武臣丘福等  
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焉皆靖難股肱也諸臣  
咸曰二陛下扈從北征臨危制勝古今寡儔今  
海內一統多藉其力非皇長子所敢望請乞聖  
裁金忠獨曰立嫡以長制也宜遵古上猶豫  
召解縉問之縉曰建儲之道齒均論貴貴均論  
長不易之道宜立長子從民望上未答縉復  
贊曰好聖孫上喜復密召黃淮尹昌隆問之  
其對皆如縉上意遂決先是仁廟爲皇長  
子監國南京最久高煦百計中傷之數得罪左  
右皆見斥譴長子危甚上殊無憐愛意忽一  
日宮中出虎顧諸虎圖命解縉題其上縉題曰  
虎爲百獸君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  
回顧上覽詩慨然動念即日命使者迎皇長  
子于南京始見懼洽噫高煦以功結知于上

皇明小傳卷之三

三

上意業已有屬此殆張子房所謂難以口舌爭者而縉以題虎一詩激發成廟之慈心于離間之後又以好太孫一言堅定成廟之長慮于猶豫之時震位以寧大寶遂定所謂得其機者也雖其後竟以譴謫死為可惜而功在社稷九原瞑目矣

### 楊埴

楊埴又名瑄京衛彩漆匠也當天順年適錦衣衛都指揮門達職緝捕有寵于上羅織傾陷

皇明小傳卷之三

三

以數百計惡指揮袁彬為上所親信懼其軋已乃緝彬陰事數十條上之上時意在行法謂于貴近無所曲護則法立而人知憚因付彬聽門達訊治達將得彬而甘心焉彬入其手十有九死矣先是土木之變鑾輿北狩陷虜庭扈從臣工或死或徙無一人與上俱獨袁彬以旗校侍左右絕塞苦寒畢嘗萬苦扶持調護罄殫心力每夜卧上足凍幾墮裂彬以腹溫之上語彬曰昔嚴陵為光武故人加足帝腹爾

皇明小傳卷之三

三

今于朕亦何必減嚴陵哉若天命不絕朕南轅有期爾乃朕故人矣久之上歸自虜踰八載復辟擢彬錦衣衛指揮同知彬自待甚醇謹會曹石挾奪門功妄奸政柄雪醵如焚彬獨斤斤繩尺無所干預識者謂其有內吉之風一旦為門達見構舉朝無不憐彬也者然莫敢訟言其寃獨楊埴嘆曰人臣從龍自古有之然未聞勞苦功高如彬也者跡其行事庶幾介推之割肱但欠嵇紹之濺血幸而北轅南歸重正大寶雖剖符錫壤不為賞溢乃今官不過指揮猶然被陷讒口行且加法豈非千古極寃萬人隱痛者哉于是慨然具疏救彬上仍將埴并付達速治達得上旨不勝攘臂將移其甘心于彬者甘心於埴也時達恨內閣李賢曾發其奸欲中之無繇適埴赴達所待訊陰自計曰門指揮含怒待我非口舌所能解若與辨雪恐拷掠之下立登鬼錄無補袁彬一毫徒自斃耳因而陽誣李賢以媚達而求自免其死為彬地比當訊達



備陳刑具以脅墳墳乃謊言曰某一匠人耳何敢指斥大將軍所以為此者內閣李相公嗾我也達聞之喜甚遂欲摘墳口語具奏謂可中傷李賢耳墳又詒之曰若大將軍自具詞恐朝臣不察且謂大將軍誣李莫若引墳赴法司大將軍與諸大臣會訊使墳得具悉李相公嗾使狀則李無容身之地而墳被誘之憤雪且藉此報大將軍不殺之恩豈非得計達信之遂具疏請將彬及墳付同朝臣會訊 上如奏及訊達首

皇明傳卷之三

三

問曰李賢教汝上書有之乎墳嚙指誓天曰墳小人也第念袁彬為國忠臣無辜被讒將入不測故出萬死圖伸孤忠扶公道與李相公何與而乃誣之皇天后土肯容墳誣善人以自活耶達叱之曰惡畜胡反覆甚墳曰非敢反覆前日所以言李相公者恐不如是將死錦衣挺刃下故權詞自脫今多官羅列耳目分明墳吐辭既畢誰能變白為黑傾陷善類墳今日得死所矣遂出短刀將自刎左右力救之得無害一時會

訊諸公咸吐舌曰楊墳丈夫也天不可欺匹夫不可奪志同聲贊之達氣沮袁彬之獄遂從輕典墳亦不及于難噫若墳者匪獨俠氣亮節可質鬼神乃其借李賢以媚達而自脫虎口全袁彬處變之機有高人數等者矣

劉大夏計止安南之兵

大夏仕 憲宗朝為兵部職方司郎中與陸容同官時太監汪直專橫無忌欲立功外夷以明得意且自固會安南國屢歲擾占城占城遣使

皇明傳卷之三

三

入奏請出師討之汪直乘機遂獻平安南之策郎中陸容言安南臣中國久未虧事大之禮一旦加之兵恐失夷心啓邊釁遺禍匪細直猶攘臂持議不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冊籍大夏故匿其籍不予以直詳叙利害告尚書余于俊力言沮之事遂寢嗟夫小人欲冒封賞圖富貴往往以人之國僥倖至于兵連禍結莫可救藥昔太監王振一試于麓川而萬乘之國半殘再試于土木而萬乘之尊且為俘虜大抵皆輕舉妄

動生于一念之貪而不顧國家安危之筭然則  
汪直此舉向非劉大夏以計遏之其流毒又不  
知所終矣

### 王守仁計破群奸

宸濠起兵反守仁率江西兵討平之擒濠欲詣  
闕獻時武廟駐蹕南京先是太監張忠安邊  
伯朱泰左都督朱暉勸上親征既聞守仁已  
擒濠甚不喜蓋不以其擒叛為功而以不待  
上親征輒擒濠為擅守仁發自南昌將往金陵

皇明傳卷之三

甲

至廣信遇忠等乃欲使守仁縱宸濠鄱陽中待  
上至親擒示武守仁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誰敢以叛藩戲忠等怒守仁夜渡玉山遇太監  
張永于杭州守仁浮慕永永嘉仁因語永曰伏  
祖宗之靈逆藩就縛忠等猶領軍至彼恐江  
西民不堪重毒足下胡不早赴稍約束之其猶  
有蘇乎永曰吾此出正欲監制群小使不得肆  
如足下言耳守仁曰足下此時與其赴江西何  
不聽守仁以濠相付借足下詣闕獻俘忠等聞

俘已獻久駐師無名將遂班師則江西之民陰  
受足下賜多矣水深喜遂從守仁受濠自是群  
小在上左右聞守仁者永皆陰解之且時時  
以所聞群小言亟達守仁使自為備守仁既付  
濠于永乃還南昌忠等所統京邊兵方聚城中  
劫掠居民淫其婦擄其財莫敢誰何見守仁至  
忠等陰嗾諸軍名呼守仁辱之欲激仁怒生他  
端仁故為不聞也者榜示軍門曰北軍南征跋  
跡數千里勞苦萬狀我民念其來為我宜客事

皇明傳卷之三

望

之母有所慢仍備牛酒致犒北軍皆喜嘆曰王  
都堂好官我等奈何受人嗾辱好官耶適冬至  
城中民乍罹干戈骸骨有葬者有存者守仁令  
部下陰諭居民曰此節氣各宜致齋祀亡者哭  
盡哀否者以不孝論于是日夜城中招魂哭  
慟傷酸楚北軍聞之皆泣下盡起故鄉之思忠  
等見軍士不肯辱守仁又思歸遂班師蓋曾記  
一道士饒口又忌果報每烹鰲必編竹為橋閣  
津湯上縱鰲度橋行數步自墮以為非我殺也

一日縱驚驚竟度不墮道士重縱之曰還須再  
度此直以驚戲耳宸濠雖擒其黨在鄱陽者何  
啻千數忠等乃欲縱之候上再擒使宸濠而  
驚也則可宸濠而故雄諸侯衆羽翼能無若鴻  
門之劉季乎甚矣小人之以天下戲可畏也按  
當日事勢群小合謀擠陷守仁則守仁之身危  
一太監一伯一都督提兵以肉江西之民則民  
危縱宸濠入鄱陽待上自擒則天下危守仁  
不自獻濠藉永以獻功若不自已出也者而忠

皇朝傳卷之三

四三

等亦遂無辭是安天下也以好言悅北軍之心  
以哭泣動北軍之思因而亟還民不盡肉則百  
姓安矣結一張永使永為我用而藉其力以破  
群小之謀則身安矣安身安民安天下皆有大  
機存焉而其機皆行所無事從天理中出此陽  
明先生所以為有用真儒也歟

### 王守仁撫田州討藤峽

新建伯王守仁督兵討廣西斷藤峽八寨賊悉  
平之初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諸蠻稍靜正德

時遺孽復熾橫掠商舟都御史陳金務姑息約  
諸商入峽者遺之魚鹽諸蠻就水濱取如摧然  
初蠻以坐得利不為害久之無厭大肆掠不恆  
即殺之道路皆梗守仁往田州時先檄湖廣土  
兵欲誅盧蘇王受等至則相機撫定湖兵當還  
蘇受亦願立功自効兩江父老遮訴峽寇猖獗  
狀守仁上疏請討許之乃命湖兵及蘇受等隨  
至南寧與諸守臣將率議襲峽約日會勦峽寇  
聞湖兵至先期逃匿守仁故為散遣諸兵狀偃

皇朝傳卷之三

四三

旗息鼓示無事寇不為備乃令官兵突進連破  
油磱石壁大皮等寨賊奔斷藤峽復追擊破之  
又奔橫石江溺死六百餘人俘斬甚衆賊衆潰  
散搜勦無遺遂移兵進勦仙臺花相白竹古陶  
羅鳳周安古鉢都者峒等寨次第破之擒斬三  
千餘人俘獲無算八寨悉平兩江底定昔人有  
言善用兵者因其勢而利導之田州之役廟堂  
決意主勦守仁見田民不勝故主之戀蘇受二  
梟衆人心而握其勢憑山靠洞如虎負嵎卒難

得志乃委曲招撫待以不死治以不治至于斷  
藤峽等賊肆毒亦既有年彼方恬然如處堂之  
雀謂朝廷遽無柰我何也守仁效驚鳥之伏  
用疾雷之計不動聲色一鼓破之八寨蕩平數  
十年劇寇遂就剷削兩廣之民遂有寧宇蓋有  
所不為于田州而非示怯有所必逞于斷藤峽  
而非要功卒令撫者懷德勦者畏威所謂處置  
得宜因其勢而利導之者也國家有用儒臣若  
守仁者庶幾第一流矣

梁儲計止秦藩請地

儲與楊廷和蔣冕同仕武宗朝為閣臣典機  
務會秦王違祖制疏請陝西邊地益其封厚  
賂嬖倖朱寧江彬張忠輩助之請三人在上  
左右勸予秦藩地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  
執奏謂太祖有令禁茲土不可畀藩封不宜  
聽上曰朕念親親已許矣勿復開口大學士  
楊廷和當草制欲草恐遺他日患不草恐生今  
日患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然梁儲曰二公引

疾余不得復稱疾矣有頃上震怒遣內臣促

草制儲草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此地不畀藩  
封蓋念其土廣而饒藩王得之儲糧蓄草養士  
牧馬馴至富強不免生凶謀窺社稷朕念親親  
特以畀王王其善自愛毋聽奸謀母倚富強母  
生不軌則此地可常保若得地之後如虎傳翼  
致滋邪謀朕欲保全骨肉不可得其何有手地  
草完上覽之曰若如卿言予王地恐有後患  
儲對曰後患更甚臣所言者百分之一耳上

曰若是且罷勿予按秦二世皇帝議欲漆城下  
令敢諫者死莫有諫者一優人善譎諫在二世  
前歌曰漆城湯湯湯冠來莫上二世喜優曰漆城  
固好只無許大廕室二世悟乃止漆此皆以不  
止止之所謂得其機者也

楊一清計誅劉瑾

一清仕武宗朝為宰相時太監劉瑾專政五  
年毒遍海內人人切齒然日與上起居莫有  
指者會寘鐺以誅瑾為名起兵內犯上遣太

監張永督兵往討之未久寘鐠就擒永自挾以  
為不世功也一清心欲除瑾念無間可乘獨計  
永有夙憾于瑾又新立功其言易信于上乃  
造永曰明公剪鋤叛藩勲在社稷封侯之賞所  
不必言然功更有進于此者亦惟明公能成之  
豈有意乎永問何事一清曰方今海內所共憤  
縉紳士民所共欲食其肉者劉瑾是也然城狐  
社鼠誰嬰其怒惟是明公親近主上又新立  
大功上所敬服若還朝之日密言于上立

皇朝傳卷之三

吳

誅此人不啻再克一寧夏明公功愈高望愈重  
矣否則養虎貽患彼且忌公功出已右思以剪  
其所忌明公欲食前功之報庸可幾乎永乃勃  
然作色曰吾亦恨此廝久矣第彼于上近而  
密未易措手奈何一清曰正為近且密故須早  
計之公不圖彼彼且圖公與其使彼圖公不若  
公先圖彼幸而勝則天下頌公能誅君側之惡  
萬一不勝亦使上知公曾以國事圖彼而不  
復聽其私譖未必非策永沉思久之曰公言是

也既回京獻俘與素所厚宦官張璉張忠等共  
訴于上言瑾流毒四方激變寧夏心不自安  
謀為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疏其大罪十七  
事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輩皆齏粉陛  
下安之上下乃允其奏當夜命牌頭往召瑾永  
等勸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  
方熟睡令牌頭入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  
瑾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頭數人  
執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衛坐謀反凌遲三日

皇朝傳卷之三

吳

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嚼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  
產金三千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  
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  
二斗金甲二副銀鈎三千金銀湯盥五百蟒衣  
四百七十襲牙牌二櫃穿宮牌五百袞龍袍四  
八爪金龍盔甲三十五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  
一百六十束噫逆瑾當日虐焰燔天楊文襄公  
不動聲色借力于永崇朝而夷大憝如撲蟻蝨  
世鮮測其所由者此與陳平交周勃以安漢狄

仁傑引張柬之以安唐豈不千載同烈稱大臣作用也哉

### 許遠計守樂陵

達仕 武宗朝為江西按察司副使死宸濠之難謚忠節其初仕為樂陵令會流賊劉七楊寡婦等作亂所至殘破莫有嬰城自守者將犯樂陵達預築城池貧富均役踰月城成使民各築牆高于屋簷開竇如圭僅容人各令二壯丁執刀俟竇內餘人各入隊伍曰守吾令視吾旗鼓

皇朝小傳卷之三

四

違者軍法從事仍設伏巷中賊至洞開城門聽其直入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不敢近樂陵賊又以千騎犯利津達率眾追至高苑斬首四千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賊遂遠遁去夫世率言兵法然兵法何可拘也譬如藥方方有定病無定病萬變藥亦萬變故不讀方書而能治病者無之執方書以治病而無隨症下劑之術亦未有能起病人者許忠節之守樂陵高其垣竇其門家自為守巷自為戰

兵法寧有是皆隨機應變之法耳其後在江西與孫忠烈同死難臨死時謂忠烈曰前日肯用吾言當不束手就縛此必有術先發制濠曾言于忠烈而忠烈未之行耳可惜哉

### 胡宗憲計誘倭酋

宗憲仕 世宗朝歷官兵部尚書初為御史巡按浙江時倭寇正熾大都擁兵者倭其誘倭入寇魚肉內地者率中國姦人為之主首如桐鄉之役巡撫阮鶚方在圍城中則實徐海麻葉領

皇朝小傳卷之三

四

之宗憲度我兵未聚桐鄉旦夕破賊虜巡撫去愈益輕我于是謀間徐麻二人遣一善說者詣徐所謂曰胡公慕足下威名終當為國保障若肯惠顧具有薄貺欲輸左右以示結納之意徐聞之甚喜說者還報宗憲業已買二美妓皆殊色絕飾佐之千黃金及繒幣數百純遣人從月下舁送徐海徐拜受之深感宗憲厚已遂無意攻城麻葉聞海受美女金幣之賜以為有貳心于我懼其賣已叱曰豎子乃肯我耶不足與共

事遂接岩去以此桐鄉得不破其後府縣然海  
遂別與陳東合部率倭攻我宗憲偵知之遂謀  
專結海遣前說客往說海曰胡公欲委心足下  
誠得足下陽比麻葉陳東示之無疑而以間圖  
之二人就縛則餘黨可解是足下以一身退數  
千倭衆為中國功甚大胡公請命于朝赦足下  
罪授之安東將軍傳諸後裔又有仗義之名孰  
與以寇終處安危不可知之地哉因與立誓曰  
胡公有言負足下者如日海念桐鄉之賜又察

皇朝傳卷之三

平

說者言非為欺者遂慨然許諾未久即計擒陳  
東麻葉等一百餘人獻軍門餘賊皆散走入海  
我兵追及之沉其舟無一生還時海既縛東等  
乃歛兵屯梁庄待命宗憲語督兵趙文華曰賊  
首就擒皆徐海之力此其功罪相等宜疏請宥  
海量予一官為歸義者勸文華方欲以殺敵為  
功力持不可曰阱中之虎欲復縱歸山耶宗憲  
爭之不能得適官兵四集宗憲尚心憐海未遽  
議戰文華乃遣憲婦人冠辱之憲不得已與文

華督兵攻梁庄營海知事變掘深塹自守總兵  
俞大猷等帥師進擊薄梁庄會大風縱火諸軍  
鼓噪從之賊大潰斬獲一千六百餘級海倉卒  
溺水引出割其首生獲倭魁辛五郎等餘衆解  
散後又有汪直者號五峰與毛教號海峰葉宗  
滿號碧川及王清溪謝和皆中國人亦各領倭  
攻我宗憲知汪直與已同鄉乃使人迎其母與  
子入杭厚撫之遣儒生蔣州持其母子書往諭  
直直等奉命傳諭各島俱如命乃裝巨舟遣夷

皇朝傳卷之三

至

目四十人隨直俱來求貢市直與毛教葉宗滿  
皆來見宗憲待以客禮命指揮為其館主給肩  
輿出入復予蔬米酒肉供膳舟人日費數百金  
且交質為信保無他宗憲上狀請赦汪直等御  
史王本固力持不可疏入上謂直元亮不可  
赦宗憲不得已乃密檄按察司收繫直等俱刑  
之直既刑其黨數千人恨殲其主益恚恨謂我  
不足信日散掠浙東溫台江北淮揚閩中嶺表  
所費兵力愈鉅按宗憲有智畧不惜金錢所使

說客皆用命諸戎首無不來降者令其訂得盡展可不煩兵革海波底定柰何一沮于趙文華而徐海擒再撓于王本固而汪直戮于是大姦解體謂我祖詐群倭益肆不易制至于煩兵損餉非宗憲過也昔酈生說齊其君臣業已傾心附漢韓淮陰聽蒯通之言以為將之功反出豎儒下舉兵屠之此徒草菅人命耳何益成敗之數也哉愚悲宗憲當日計倭苦心不盡知于世故為述其槩如此

陶魯

魯廣東人其父諱成為僉事曾單騎入山降賊久之賊復叛單騎出討之為賊所害朝廷錄忠贈成官廕一子胄學即魯也後仕為縣丞屢治賊有功歷陞憲副平潯梧荔浦府江諸寇擒斬數萬計皆親冒矢石身被數十創刀痕箭瘢布滿其體威名大著後進秩湖廣左布政奉勅撫治兩廣賊皆避跡號稱三廣公公為人多機智長于用兵要在不測如一歲後欲有所征勦

死事而以此報之耶

趙臣

臣廣西千戶為人性警有機智會都御史姚鏌巡撫廣西奉旨調兵討逆夷岑猛聞大軍至歛兵令毋戰裂帛上白狀姚鏌不聽督兵益急乃陳兵自固鏌下令旁近土官擒猛者予千金爵一級畀其土之半黨猛者先加誅又以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婦翁恐璋黨猛乃召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知璋女失愛憾猛對曰俟旬日



當探其情希儀知千戶趙臣善璋召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吾欲說之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希儀曰計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世仇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詢故臣故洩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檄鎮安兵臣過璋璋喜逐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耶臣默然佯為不豫者璋叩之不答湏臾復太息璋心疑之明

皇明小傳卷之三

五五

日璋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沉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耶臣曰無之璋曰隣壤有控訴將逮勘耶臣曰無之璋挽臣卧内跪叩之臣泣璋亦泣曰璋死即死耳君何秘不告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忍秘然君不死則臣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命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為自脫計我必以洩機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亦族不悟也猛如

視吾女吾欲圖猛久矣奈何以猛及我臣曰君意若爾盍自列于督府匪直免禍功且無量璋乃強臣留傳舍遣人馳詣希儀所告猛及願擒猛自効希儀佯追臣迂以其事白鏌鏌喜乃不備璋督兵顯逼猛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遣千人助守其實為間璋報希儀曰已遣千人內應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惑衆田州兵驚潰希儀斬邦彥猛窘欲出奔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君走歸順可達安

皇明小傳卷之三

五五

南再圖興復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涕泣迎猛館別墅辟田州人無得至左右璋詭曰天兵退矣猛喜不疑監軍胡堯元與諸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自往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被流矢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為變幸緩五日當搜致堯元等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

事不自為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為疏令猛出印印之璋知猛真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鵠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為計猛大怒罵曰以兒女子故乃墮老蠻奸計耶雖然死于兵不若死于酒界頭願老蠻邀賞千金若惠願前好當為猛後嗣地猛死不朽遂飲鵠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軍門上之鎮撤兵還按岑璋雖以女失所之故有恨于猛然其唇齒相依未必遽肯

皇明小傳卷之三

五六

相剪以犯齒寒之戒趙臣掉三寸舌故洩事機假託肺腑一激而璋遂傾心為我計誅岑猛無復回顧然則臣此舉其縱橫妙術亦何減戰國策士之雄者哉

### 龔遂榮

遂榮閩中千戶其人有機智能誘賊時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討閩寇鄧茂七茂七死其子伯孫繼之勢轉昌熾懋乃懋賞格曰能殺賊首來獻者賞萬金官都督遂榮計賊中梟將莫如張

留孫若能間伯孫使疑留孫則破賊有期餘人不足慮也于是偽為書遺留孫盛加獎詔約使來降曰朝廷賞功不薄君若先幾燭事舍逆歸順爾公爾侯富貴無量孰與以賊終有不可知之事書成故令持書者誤致伯孫所伯孫啓書視果疑留孫有貳心于我自此賊將人人見疑皆棄伯孫來降我兵遂進次沙縣破貢川掛口諸寨伯孫就擒分兵解汀漳等圍閩遂平遂榮之力也

皇明小傳卷之三

五七

### 劉大夏整理糧草

大夏仕孝宗朝為戶部侍郎奉命往北邊整理糧草時倉塲告乏處置甚難頗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中貴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須委曲計之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内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十

石草百束俱准雖中貴子弟不禁不兩月倉場有餘蓄蓋往時糴買告糧千石草萬束方准致中貴子弟賤買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貴賣入官大夏此法立糧草之家皆自往報中貴人即欲收糴無處得邊上軍民云劉侍郎收買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僅見此耳此所謂以事處事合于自然機宜故其善爾耳

### 項忠

忠嘉興府人 憲廟時屢立邊功仕至兵部尚

皇明小傳卷之三

五八

書謚襄毅先是正統己巳之變忠為兵部主事扈從陷入虜庭為虜所得虜喜其才俊善遇之命忠飼馬馬肥虜益喜畀之胡女以固忠忠與女好日飼馬不急馬歸必以日夕忠故漸晚至一鼓或二鼓虜問之忠曰馬食草方得意不矜促歸虜信之不復疑忠忠乃謀于女曰吾意終圖南耳爾能隨我否女許之乃擇兩胡馬裹糗與女南奔自四鼓發至天明虜覺度忠已去遠不復追然無從得道信意馳騁誤于紆路不能

達凡數日糗盡忠所乘馬疲極度不堪策告胡女曰本圖與爾俱南今不得爾肯以馬與我爾留此乎女曰從君久不能俱南命也然妾亦不求生矣遂縊死忠痛哭薰瘞其尸去又行數日女所與忠馬亦死忠乃徒步走三四晝夜始抵關滿脚蒺藜亦不覺痛忠南歸後念胡女為畫像虔祀云噫此女子視瀨水女飯伍子胥自殺滅口畧相似大抵英雄成事當危時自有為之死者亦天意也然項氏後裔多不言此豈諱之耶不知一段奇事何可諱按襄毅間關虜庭胡沙一片故鄉萬里乃能從容順適虜意使之無疑因而取開南還卒立功名垂芳竹帛彼其制御之機已畧見于傾覆之日昔陳平出奇安漢然其見獲于盜以袒裸刺舟自完英雄隨機應變大率如此

### 張綏

綏陝西人仕 武宗朝為吏部侍郎時大璫劉瑾專擅威福賄賂公行凡入計官員皆致厚餽

皇明小傳卷之三

五九

有萬金一飯千金一茶之誑。綵素負時名。又以同鄉故為瑾所厚。思有以遏瑾圖賄之念。一日說瑾曰。明公握天下重權。所亟者竹帛功名。寧賄是圖。而今內外諸司。頗以賄聞。皆若以明公為名者。此為明公累。不少宜亟止之。又曰。明公威名甚盛。左右之人。不無假虎人。謂明公且知之。綵獨謂此曹蔽明公耳。試懲一二。可延物譽。瑾皆納之。曰。非先生不聞此言。于是罪行賄如御史胡節。少監李宣。侍郎張鸞。指揮趙良。而賄

少息治門下。作威者若而人。而群黨之害。息噫。綵陽浮慕瑾。而陰規之。杜賄賂之門。塞群小之。盡不為無補。有類荀文若之于曹瞞。然亦卒以瑾故被誅。論者取其一事之機可也。

萬棋

棋南昌人。少為吏胥。知祿命。及寓京師。辦事吏部。諸曹郎聞其知命。每召棋布筭。時有驗者。久之名益著。景皇帝在位。問棋名召入宮中。布筭多不驗。然亦蒙白金文綺之賜。久之上不

豫儲位未定。朝議紛紜。總兵石亨召問棋曰。

皇帝在南宮。更復何求。于是亨等定計奪門迎。

英廟。復辟亨自挾功高。日侍上左右。所言

皆聽。一日偶及萬棋。皇帝在南宮之語。上喜

即擢棋吏部主事。進郎中。會曹欽反。執內閣李

賢加刃。其頸將殺之。忽棋至。欽素聞棋知命。乃

曰。爾為我布筭。後事當如何。棋答曰。將軍有大

功于國。今若能釋兵聽命。則勲名令終。無可虞

者。欽喜。又謂棋曰。李賢害我一家。此應殺否。棋

曰。是在將軍。棋何敢言。然將軍尊翁碑記。非李

宰相筆耶。若念尊翁則宥賢一命。亦孝德也。欽

兄繹贊曰。萬君言是。于是欽乃舍李賢。得不殺

及欽等。就擒賢。負傷見上。上且泣且謝曰。微萬

棋。言幾無性命。見陛下。上問故。具述所以。

上愈喜。棋擢為太常寺卿。屢遷至工部尚書。加

保傅。夫棋為景皇帝布筭不驗。則其術未必神。

至于皇帝在南宮。此諸人人能道。不必棋。惟夫

危急之間。以一言救曹賊之心。而脫李賢于刀

口下賢德之為言于 英廟遂致不次之推重  
其所言中理蓋其人機智且類有學者致身八  
座有以也世言萬祺以善祿命致位尚書殆未  
深考耳

### 阿丑

丑成化間優人供奉御喜宮性善諧謔每于御  
前打院本時有匡救頗類東方生譎諫之風時  
太監汪直有寵于上手握天憲舉朝憚之戚  
寧伯王鉞兵部尚書陳鉞皆附直起功名陞擢

皇明小傳卷之三

六三

濫觴名器掃地然直勢倖 主上人莫敢斥丑

一日于 上前打院本扮一醉漢大酌酒或駭  
之曰兵馬來亦醺又駭之曰御史來亦醺復駭  
之曰皇帝來亦醺既而曰汪公公來乃逡巡起  
避問者曰爾不怕皇帝怕公公乎醉漢曰皇帝  
當得汪公公那此 上聞之感悟久之又扮一  
人左右手各仗一鉞或問此鉞何名答曰左邊  
王鉞右邊陳鉞兩鉞在手橫行亂走問者曰爾  
何名乃叱曰瞎眼奴兩京十三省誰不知俺姓

汪的也須問 上微哂然心漸悟直橫矣無何  
御史徐鏞等劾直欺大竊柄與王鉞吳綬戴縉  
表裏為奸大肆羅織中外之人但知有西廠不  
知有朝廷知有汪直一不知有陛下直又言陳鉞  
執建州屬夷戮之鉞等冒功陞擢者無算復使  
王鉞襲威寧海達子戮之冒陞亦復如前旋致  
二方夷虜稱兵內犯遼民肝腦塗地白骨蔽野  
至今未卜所終開遼啓釁死有餘罪乞將直等  
明正典刑籍沒家產為茲臣結黨弄權誤國者  
之戒 上納之即命法司會審擬罪覆奏遂逐  
直盡竄其黨天下翕然稱快按直擅寵時死生  
禍福在其手人莫敢指阿丑乃能微詞調笑悟  
上于耳目娛弄間立祛大蠹然則馬遷所載  
優孟輩安可少哉蓋又傳阿丑一二事俱有關  
係時保國公朱永役團營兵二千人起私第丑  
於御前扮一儒生朗誦詩句曰楚歌吹散六千  
兵問者曰還少二千答曰那二千在保國公家  
蓋房子至 孝廟時程學士敏政受萬金賄題

皇明小傳卷之三

六三

事覺猶自展辨丑乃于御前扮二人相語其一  
曰昨日外夷進貢大猪一隻問者曰可如牛大  
曰不止又曰如象大亦不止然則何如曰我不  
知多少大只說割下一副頭腸蹄便賣一萬兩  
銀子 上大笑敏政聞之亦伏罪又汪直時有  
與丑類者直所歷郡縣縣令皆膝行見及道沛  
縣其令某性古而工謔直嗔其疎慢數之曰你  
這官頭上紗帽是誰與的令答曰知縣這紗帽  
去三錢白銀在缺匠衙門買的直意其痴漢也

皇明傳卷三

六

大笑不復計云噫凡諷諫得意者皆由其言中  
于機宜非苟而已也作阿丑傳

蘓州媼

太祖定天下都金陵每微服行城市中察民向  
背一日至某地見兩人偶語頗涉忤慢 上怒  
遂詣徐武寧王宅時武寧他出其妻知之遂朝  
服出見 上呼曰嫂爾知人欺慢我乎其妻謝  
不敢 上坐良久已諭左右調護衛兵若干人  
殺偶語者并及同里數百人一日又微行至三

山街見一媼問媼知其姓蘓人也 上曰張士  
誠在蘓州好麼媼曰張王無他好但能知大明  
天子是真主遂全城歸附百姓不喫虧是他好  
處 上翌日語侍臣曰張士誠在蘓州無德及  
民昨見一吳婦乃深德之蘓民忠厚即此媼可  
見南京人如此媼者絕少噫 上曰媼信蘓民  
忠厚近日乃云蘓人眉毛顛皆空可做筆管則  
又毀之太過要之媼對 上語似有為而發非  
衷言蓋明知其為 上故為好言諛之然不直

皇明傳卷三

七

諛 上却誇張王以寓諛 上之意 上亦不  
覺喜其諛也而曰蘓民忠厚不知此媼不忠厚  
正在此對要之因此對致 上之悅而蘓人皆  
陰受其庇不然又有前日殺戮之事若媼者謂  
之善用機可也

陳謬自全

謬廣東人 成廟時起家孝廉拜給事中彈劾  
不避一日奏事聲徹殿上 上目為大聲秀才  
久之以他事忤旨 上怒命所司掘坎瘞謬止

許露頂意在殺謬也謬度不可免臨瘞詒掘者  
曰 上欲我死我喫苦不得亦自求死我死則  
汝當受賞盍若覓大甕貯我瘞土中縱使露頂  
然四肢氣窒不半日死矣掘者如其言謬乃回  
旋甕中反得不死及數日 上聞其瘞而不死  
曰天欲留大聲秀才耳詔釋謬罰輸作象房謬  
躬自作苦 上過而見之憐焉復其官後擢順  
天府尹噫掘瘞之詔亂命也謬若求寬于掘者  
乃反取斃教以速斃之道而反得生亦可謂以  
機自全者矣

李

俠類

平安

安仕建文朝官至都督梟將也自成廟起兵  
靖難宿將如徐輝祖盛庸李景隆俱不能收克  
捷之功惟懼能父子及平安鋒甚犀銳北師每  
為所困 上頗憚之安善于馬上運槊淝河之  
戰橫槊逼 上幾為所中會安馬蹶槊得不及  
久之安戰敗為 上所擒問曰向者馬不蹶將

軍何以待我安叩首曰臣何敢無狀但恐臣槊  
不肯相饒耳 上壯之嘆曰好好 高皇帝養  
下這條好漢釋之及即位仍用為都督如故一  
日 上在道偶聞語安名者訝曰平保兒無恙  
耶保兒安小字也安聞之不自安遂縊死噫安  
數困 上于戎馬間其得緩死幸矣假令自引  
決于被擒之頃豈不更好漢哉雖然臣槊不饒  
之語何其壯而偉也若安者可謂勇且俠者矣

周敬心

李

李

敬心山東人洪武中為太學生時 朝廷訪求  
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者爵封侯食祿千五百石  
敬心上疏畧曰國祚修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  
陛下但當修德則祚可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  
人陛下連年遠征為不得傳國寶欲取之耳臣  
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卞和所得玉  
琢之秦始皇命李斯篆為璽然秦祚二世璽不  
能續易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仁  
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

其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亡不旋踵蓋徒知玉璽為寶不知仁義為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長乂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不在此寶明矣今為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大寶易無用小寶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重彼愛彼不愛此耶方今力役繁雜民勞者眾賦歛過厚民窘者眾教化博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

於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慾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糧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工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至于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不分臧否一槩誅之豈無善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然則水旱頻仍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

和氣所致疏奏上頗納之自是北征之議稍息先是上微行至一寺見厨下一僧方治饗上問曰爾僧耶答曰然上曰有度牒否僧答曰真和尚不消度牒真皇帝不用玉璽上悅問其姓名不告明日遣人召之已失所在蓋異僧也夫異僧應上語合機宜可必無罪若敬心一疏意既忤旨詞復多慙乃敢批鱗不諱非其俠氣亮節有過人者安能如此可為歛衽

高巍說燕

巍山東人居恒讀書慨懷有大志見靖難師起我兵禦之多失利乃憤然請于建文主曰古有掉三寸舌罷兩國之師歸于和好者臣請效其人往說燕王建文聽之去巍至燕國自稱國朝慶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曰臣志慕仲連與人排難解紛願王垂聽昔我太祖遺詔臣民同心輔政我明天子嗣位天下感戴朝野皆曰內有聖王外有良翰不意大王張皇六師其意安出在朝諸臣執言仗義臣以為謀動干戈孰若和



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明骨肉之親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以頸血汚地夫昔周公聞流言避位居東若大王擇始之謀逆者擒送京師釋猜忌之疑塞離間之口豈不與周公比隆乃大興甲兵襲破疆宇恐一旦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衆數萬突起橫擊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夫復何詞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掩真定易若建瓴但兵興以來已經數月尚不

能出區區一隅之地較天下十五未有一馬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大王與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為殿下死乎大王誠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和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不然執迷不回僥倖恃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幸而兵勝事成後世公論謂何魏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但父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故敢盡其

狂言書再上不報噫成祖擁重兵南伐英風銳氣即猛將軍當之尚爾膽落神沮魏以一老儒直入行間上書遊說詞嚴義正使人讀之凜凜然成祖卒不能有加于魏但停書不報而已豈非魏之容貌詞色亦能取重于上故不肯輕加挫辱以全其高歟不然軍旅之中寧少斧鉞高魏之頸豈足嘗試若魏也者庶幾藺相如曹沫之流矣可多得哉

李實楊善使虜

實仕正統間為都給事中善為都御史土木之變上皇陷虜庭景皇御極時也先兵威熾甚又南北間關萬里朝議遣使往候上皇頗難其人李實慨然曰主憂臣辱何得規圖自便不往候故主遂請往于是以實充禮部侍郎以羅綺充大理卿往使虜比至也先營相見畢也先詰實等南朝屢殺北使之故實皆致答如響也先曰大明天子與俺世仇墮落我手國中箇箇叫殺俺念人主加敬不忍殺若南朝捉住俺

肯留到今日否實答曰太師仁心古今稀少然謂中國有加于太師則亦不然昔我高皇兵至北庭見至正逃歸封為順帝其後獲元子孫皆令以禮入見不令啣壁久之遣人護送北歸不肯久留若太師以好辱臨中國豈其有愛也先喜明日即引實等見上皇進幣帛米酒君臣相持痛哭上皇自言不為敗遊特以邊庭有警誤聽奸臣王振遂蒙塵至此因問聖母及今上安好并舊臣數人且曰在此踰年始見卿輩朕心轉痛言畢淚下實等皆泣實等尋復見也先議請上皇歸也先謂中國再遣大臣來迎俺纔送皇帝南歸久之朝廷復以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克使臣往迎至虜營也先見善等喜許歸上皇其平章昂克問曰你們迎上皇禮物安在善曰太師仁心仰體天意歸我君父豈財是圖中國亦何敢用財污太師君臣愛我君父之意也先曰都御史言是俺們保全一箇大明天子只圖挂名青史上若圖財貨俺

上馬一番何求不得柰何以天子易財已又問曰皇帝此回還做否善答曰天位已定先曰堯舜亦爾中國之君今不可以相讓乎答曰堯讓位于臣今上讓位于弟正同堯舜明日善等于伯顏帖木兒營中見上皇又明日也先迎上皇餞行自彈琵琶妻妾起舞奉觴上壽餞畢上皇起駕也先率頭目羅拜送別伯顏遣兵護送次野狐嶺慟哭曰皇帝去矣何時復得見使臣聞之背語曰這箇相見便不復得也好伯顏目送良久乃還仍遣頭目以五百騎送至京噫沙漠險遠不測而也先狼子野心難可逆知乃李實楊善掉三寸舌於虜營中使虜君臣相顧太息慨然以好歸南狩之駕遂成千古以來所未有盛事此雖席中國寵靈若諸臣俠氣亦自有傾動胡虜者矣嗚呼誰謂中國無人哉

馬士權

士權秦州人有氣節善談論博極群書僑寓都下教授生儒多游搢紳先生之門武功伯徐有

貞與士權尊善會總兵石亨乃有貞同議奪門  
迎駕已而事定亨忌有貞權位軋已百計擠之  
必殺為快乃乘其謫官嶺表詐為給事中李秉  
彝上疏語多誹謗 朝廷逮訊秉彝至死不服  
亨乃言此疏係徐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為  
之託名秉彝規圖脫禍 上遂遣官逮有貞收  
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指揮門達希亨  
旨陳諸苦刑拷掠瀕死士權終無言乃摘武功  
伯誥券有續禹神功語謂出有貞自撰指為逆  
謀士權昂首大呼曰有功以迎立策勲朝廷報  
之不薄彼一介諸生遭際至此分願畢矣何苦  
謀反且大臣誥命皆詞臣代撰有貞豈得自撰  
即云自撰豈肯自露反意使人覷破此三尺童  
子所不為而謂有貞為之乎辨論慨慷門達不  
能折有貞遂得減死編發金齒衛為氓當是時  
假令士權稍怯懦有所逡巡貞幾不免虎口矣  
及出獄貞感士權高誼許以女婚其子久之負  
盟士權無言時論以此益高之

高瑤

瑤仕 憲廟時為湖廣荊門州學正上書云在  
昔已已之變先帝蒙塵陛下齒未社稷如髮伏  
景皇繼統勘定禍亂鞏固河山俾鑾輿之返有  
期靖康之耻頃雪其功非小夫何先帝復辟貪  
失功者遂于景皇厚加詆誣俾一切典禮俱從  
減殺伏惟陛下以至公之心特勅禮官集議增  
加廟號以篤親親以慰在天之靈事下禮部其  
後左春坊黎淳乃極詆景皇斥高瑤至引魯隱  
公為比議遂寢嗚呼若黎淳者豈不聞社稷為  
重君為輕之說乎景皇之不讓位雖乏子臧之  
節景皇之再造天下實同光武之功况其以疾  
正終未嘗失國淳乃引昌邑更始例之何其忍  
也夫以兄弟之情論則景皇有絕 英廟之心  
不帝亦可不廟亦可若以 祖宗社稷之統論  
則有功社稷自應帝自應廟况 英廟兄景皇  
弟置景皇廟次于 英廟之下有何不宜而乃  
亟口沮之毋亦欲阿 憲廟沴商文毅之臂而

奪之相乎且也言言安引春秋不思春秋子齊桓褒管仲黜魯昭者其義何居而謂景廟可盡訾哉嘻淳勢利心也假令英廟不復辟景皇有子而嗣彼且為王文革矣惜乎憲廟于議禮一節率從善如流而此美舉竟壞于淳之毒口可恨也已夫高瑤以一寒穉博士乃能不忘時諱獨出已見伸公議而昭國是議雖未行要之此舉終不可罷瑤亦俠丈夫矣

陳達

皇朝集事

卷七

于忠肅公諱謙當土木之變輔景皇帝內修朝政外捍強虜也先聞之憚中國威嚴遂以好歸我上皇避位南宮越八載重正大位其時總兵石亨太監曹吉祥挾奪門功圖釋憾于忠肅誣以謀立外藩嗾殺公與王文同斬西市忠肅子壻及族人懼曹石雷斂恐遂株連為家門累因屏伏不敢收忠肅七尺時有都指揮陳達者罷官居京師慨然語所知曰于尚書第一忠臣丹心報國赤手擎天宋轅既北而復南周鼎

皇朝集事

卷七

已危而再定誰之功也戡亂之烈千古無雙酬忠之典十世宜宥不意貝錦罹讒譖之口金牌遭迎立之誣遂使血染朝衣魂飛西市東門絕逐兔之想華亭抱聞鶴之悲凡茲都人誰不扼腕然而憚秦檜之威猛于烈火恐彭越之哭溺及餘波身首異處而不收骸骨欲葬而無地達人間男子當做人間好事從此具棺殯殮荷鍤瘞埋豈曰釣豪俠之名姑以慰秉彝之好耳所知聞達言諫曰曹石之權生人殺人提于反掌足下不自度乃欲撩虎頭編虎鬚恐不免虎口柰何達曰曹石能殺人耳達拚一死彼有何術更能加我且達為于尚書死死固甘心公等無復言達志決矣遂往西市哭于公淚迸如雨注具衣冠如式殮之舁其喪置城外蕭寺以俟其子于時達義聲動長安曹石聞之無以罪達噫若達者無論其他即此一事足稱奇男子矣

李繼

李繼吳人性豪舉成化間官助教多游戚畹公

侯之相引重時李時勉恬澹高潔見繼  
所為心薄之會大璫王振專橫惡時勉不阿已  
欲中之適國學有古樹元時物也其株合抱傍  
枝偃蹇下垂胃儒生巾服時勉命工修治之瑾  
謂其擅伐聖殿古樹白 上傳旨枷號時勉勉  
儒臣又齒長人謂且死太學生石大用為上書  
求以身代尚未見俞李繼乃曰事急矣不為營  
救不但勉無生理且使 上以細事有殺儒臣  
之名其累聖德不小於是謁所厚會昌伯孫公

皇朝傳卷三十一

主八

求為勉地盖 上母舅皇太后兄也孫公許諾  
其日孫誕期張宴珠履滿堂稱觴上壽太后遣  
中使致餽孫所孫見中使貌顰蹙不樂使問故  
孫答曰往歲誕日得佳客增光几席今歲佳客  
囊三木座上縱不乏人然無如此人佳者殊覺  
落莫中使問佳客為誰答曰李祭酒也比歸太  
后問曰舅樂乎中使述其事白后后亟召 上  
厲色言曰李祭酒好官也且諸生師囊三木祖  
宗無此事 上遽對曰兒偶弗知太后怒曰此

事不知如何做皇帝 上叩頭謝有罪遽傳旨  
赦時勉勉脫三木亟往謝會昌伯稱觴客蓋猶  
在其堂云噫若繼者其猶有俠士氣哉

康海

康海陝西武功縣人狀元及第有才名時關中  
李夢陽以古文詞著海雅知之然兩不相下神  
交有之耳會正德初大璫劉瑾專橫權倖人主  
生殺予奪屬其指掌瑾惡夢陽代韓文草疏劾  
已以他事矯旨下夢陽獄必殺之然後快夢陽

皇朝傳卷三十一

主九

亦自分死瑾手莫可救解夢陽有問客曰張生  
者語之曰公處今日之勢十有九死但僕私計  
惟一人能活公公以一言乞之當得請夢陽問  
何人張生曰康狀元海是也夢陽曰我與海不  
相下居恒不與締交臨急叩之其誰與我張生  
曰海素知公彼意氣中人也加之憐才試往叩  
必且有濟夢陽從之取手板大紙書數字其上  
曰對山救我非對山不能救我對山者海別號  
也授張生乞海海覽字掀髯起曰李夢陽關中

才子我若新一言不救此人此人死關中又弱一箇矣先是瑾慕海才又昂元也常以禮先期致海為重海不肯往但時及門投一刺不與面至是忽請瑾求見瑾聞海來倒屣出迎曰何處天風吹殿撰來耶延之上坐海坐定瑾目左右治具為海款海曰此來欲有請于足下足下許我我當留如不能許海從此去矣瑾請問于是海以夢陽為言且曰李生無知觸尊怒死不足惜所惜者關中文獻舍此生無與寄足下非關中人乎亦何忍殺李生今桑梓文獻自此墮墜瑾聞之曰主上怒夢陽甚必欲殺之今康先生以此責瑾瑾當為康先生為李子請命于上俾及寬政海遂大叫拜謝瑾曰若此海當為足下作竟日之留矣因與瑾飲浮白盡懽至天明方罷去夢陽竟得釋海自此感瑾活夢陽遂與交不復能絕為清議所擯官遂淪落噫海非有求于瑾者也瑾百計來之不能致乃以救夢陽故不恤其身不自有其名節濡足于瑾克是

心也可以託孤觀過知仁若海者真節俠也惜乎世之不諒然後世自有諒海者矣

王遴

王遴霸州人與椒山楊繼盛同舉進士居恒以忠義相砥比繼盛諫阻馬市貶粵西幕及馬市不效世廟思繼盛召還為兵部副郎又疏劾嚴相嵩誤國十大罪嵩怒甚嗾上重慶引誹謗律論斬上心悔繼盛忠故置圜圜不忍殺嵩乃乘間置繼盛姓名于邊臣失律者之末遂得旨處斬方赴市曹時繼盛吟詩自若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不了事留與忠魂補其時朝臣揣嵩意恨繼盛莫有省者獨王遴與吳人王世貞世懋楚人吳國倫省諸市曹繼盛臨刑遴賀之曰天下好事年兄做就了雖罹刀鋸可萬萬無恨繼盛曰不能請尚方劍誅奸臣何名好事然心實無恨天下事公等好為之耳遴曰兄亦有家事欲相託者耶繼盛曰身後事那管得許多遴曰公第去無慮公止有二郎

未娶適有弱女願託高門奉箕箒繼盛曰罪人之商當禦魑魅何敢辱配名姝適曰即如兄言是使天下但有臣節無友誼矣遂以其女許歸繼盛次子名應尾者與世貞等四人視公刑畢為經紀其喪噫嵩之威焰犯者必焦孰肯以其身就焚四君子置利害度外與公永訣而王公遊于刀劍之林締絲蘿之雅一言既出九鼎不移其後用邊功著聞歷官兵部尚書稱名目今上在御屢薦入內閣不起嗚呼若公者可稱

燕國男子矣

沈小霞妾

臨相令沈襄號小霞蓋忠臣沈鍊青霞子也鍊嘉靖間官經歷上書極詆嚴相國嵩編氓保安州于教塲中置梁三一書李林甫一書秦檜一書嚴嵩姓名日挽弓射之時巡撫張順巡按路楷為嚴氏鷹犬構陷鍊謀逆斬西市鍊三子嵩殺其二獄中止襄未死謫戍煙瘴嵩子世蕃囑解役曰必殺襄襄不死爾且死襄知蕃意挾一

妾與俱行數日度解役將殺已也陰以其意語妾且問妾曰爾能制此人乎我則逸去聽爾為計爾若不能我乃與爾同死矣其妾應曰吾與君俱死役人手與螻蟻等耳君宜逸妾自有術制之襄蓋度妾之必能也抵一郡治詒役人曰我有年伯住此城中往省之必得饋送當以遺汝役人縱襄入城止押其妾旅邸襄匿年伯所其年伯亦力匿襄越三日不出役人入城至伯家覓襄答無有役人出語妾曰爾夫逸去將柰何妾詈役役曰我夫素無恙今覓之不得必汝受嚴相旨殺之也往白官司官司無以詰屬妾城內尼姑菴而諭役人四索役人語妾曰大海茫茫誰能覓針我亦從此逝矣汝自為計可也于是襄處年家妾寓尼姑所凡半年嚴氏敗有旨錄忠臣後襄遂不死補國子生推擇為臨湘令向徵此妾且不免為道傍鬼矣噫若沈妾者亦女中俠也故為之傳

昌平妓

昌平侯楊信襲父洪爵善戰有父風功勳頗著  
會于忠肅劾其擅殺將領獄成詔刑諸西市綁  
縛既定監斬者未至適一婦縞巾素衣携一甌  
具觴酒豆肉詣信所蓋信故所狎妓女也信見  
其來搖手指之曰爾胡來來則無益于我祇速  
禍耳其亟去妓泣曰將軍國之忠臣無故罹此  
夫烏盡予歲兔死狗烹終古所悲非一人也今  
市曹無知不知皆冤將軍為之扼腕妾煙花賤  
品辱將軍垂盼列置下陳使得薦歌舞侍櫛沐

皇明傳卷之三

金

感恩非細柰何臨岐不一見相永訣因酌酒飲  
信信飲之盡數觥謝曰爾情至矣其亟去不去  
且死信非項羽敢要虞姬伏劍耶妓且泣且言  
曰將軍何厚待虞姬薄視妾妾畏死必不來所  
以來者恐將軍身首不得處所故來收之既收  
妾亦以身殉將軍不求生矣信聞之不勝哽咽  
無何法官至命行刑信頭落地妓乃盡飲其血  
出布囊囊信頭付其家人曰善葬此徐取袖中  
素練自縊信尸傍曰妾得從楊將軍遊地下心

事丁矣市曹人見之皆不感動噫若妓者可謂  
奇女子哉彼臨利害死生輕棄其主以去有愧  
于妓者不少矣此予所以貴若妓也

皇明傳卷之三

金





皇明十六種小傳卷之四

楚桃源江盈科輯

四函

奸類

序班楊善

楊善仕 成廟時以他事繫獄會翰林院庶吉士章朴亦在繫日從罔囹中彼此來往譚話朴固謂善無他腸靡所避忌先是 上因方孝孺忤旨既夷九族怒猶未釋仍禁其生平所著書

皇明十六種小傳卷之四

若詩文之類詔民間敢收藏方氏隻字者罪無赦而朴家適有遜志齋集一部自以語善善遂從朴借觀密以其書奏聞 上怒戮朴于市復善官嗟乎死生蜉蝣耳官至序班蟻螻耳善但欲自延其蜉蝣之生自完其蟻螻之官至于誘外擠朴無故而推之入井且下石焉小人之險心如此吁可畏哉可畏哉

彭德清

德清正統間官錦衣衛指揮時大璫王振權侔

人主德清因附振亦為朝臣所附時有翰林侍講劉球者為德清同鄉視清茂如也德清遂刻意傾球會球因雷震奉天殿鵠吻上言十事其一勸 上親政德清乃摘其疏語示王振曰劉球疏中所稱親政務總乾綱此語甚侵公振大怒曰當遂殺此厮會編脩董璘自請為太常得罪繫獄振使所親指揮馬順酷掠璘令招球主其謀既得詞遂執球下獄夜使順携一小校挾刃入獄中球共璘卧校持球球知不免乃呼

皇明十六種小傳卷之四

二

曰賊奴敢殺直臣我死訴汝于帝必殺汝校立斷球頸順見其屍屹立罵曰這漢死了還硬用足踢之嚙其肉裹以革囊偷瘞他所璘拾球血裙一幅既數日付其家人碧莖小校盧氏人耿九疇愛其少俊與有分桃之好怪其久不至一日忽至疇曰爾貌癯豈病乎校不敢隱曰小人被馬順強殺劉球球直臣今訴我于帝夢且告余余死無日始來與公別耳順之子亦佯狂披髮仗劍作球語數順罪順懼命縋流誦經識之

蓋忠直之氣鬱而不舒其應如此球死舉朝無敢犯振大臣如尚書徐禧侍郎王佑首媚振用金幣致餽且語人曰是宜餽不餽將若球革囊裹屍耳以此人益畏振侍郎而下皆膝見朝覲之歲開門納賂外吏陞擢視賂多寡而宰相楊士奇溥坐視莫可救若王佑獻媚尤甚翁事振振眷之一日戲曰王侍郎美好安得無鬚佑答曰翁無鬚兒安敢鬚其不顧笑罵如此夫振之敢挫折士大夫由彭德清導振殺球始然球死其英魂能殺小校又幾殺馬順而竟置德清不較豈其嚴于下手寬于主令者耶殆不可曉矣

### 馮益

馮益慈谿人天順中以游客出入諸權貴之門與太監曹吉祥姪曹欽極相善會欽以逆誅族盡赤獨一妾賀氏尚被拷訊治獄者令吐其夫共謀之人賀不應問曰誰為汝夫門下士賀厲聲曰公等誰非吾夫門下士衆愕然適邏卒捕

得馮益令與賀質對馮故為不識賀也者佯詈之曰此反賊婢妾不亟殺何為賀曰馮先生爾忘向者曹操之言歟益故不應治獄者鞠之賀曰吾夫一夕觴馮先生酒酣問曰古亦有宦官家為天子者乎馮先生答曰那得無有曹操非曹節一家耶今何嘗我為馮語塞遂與賀同死于市

### 王翰

翰吳人景泰中為御史上疏勸易儲與禁錮南城事甚力及英廟復辟又數言易儲與禁錮為非是且力攻于肅愍及其黨不已英廟甚悅之時見賞賜謂行將大用翰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度駕歷朝章疏凡留中者俱在焉忽驟風飄一本宛轉上前取閱之乃翰勸景皇易儲及禁錮事急宣翰來翰謂復蒙賞賜起赴之及至上發示前疏曰此非爾筆乎翰稽顙出血求死上命引出付法司誅之夫翰仕景皇則媚景皇以傾英廟仕英廟則

又媚 英廟以傾 景皇邪佞反覆巧于遮飾  
謂可長保富貴而烏知田風飄疏奸謀畢著立  
遭誅戮豈非景泰在天之靈有所不甘而故顯  
此奇異耶夫人臣所貴不欺心耳奸邪如翰縱  
無回風發疏之事終身富貴至死彼其心寧無  
赧然于暗室屋漏中也可戒已

都察院吏

顧佐自為都御史引繩持法毫不假借吏胥凜  
凜官署如秋其時奸猾見謂妨已圖傾之一狡

皇明小傳卷之四

五

吏曾被佐撻乃曰 上所為重佐以其廉也吾  
得計矣遂誣奏佐受皂隸某等賄賂縱放私歸  
具列姓名 上袖其奏示楊士奇曰爾不薦佐  
廉耶何乃有此對曰事誠有之然不獨佐臣及  
朝臣皆然 上曰何也對曰朝臣月俸止米一  
石薪炭薦馬咸資皂隸隸輸金貼役即得歸耕  
官民兩便永樂以來如此 仁廟聞之故議增  
俸若指此為貪何一人廉 上曰朕安得知此  
情幾妾授杼矣于是下奏事吏付佐治之吏惶

悲求死佐曰爾能奏我好膽氣吾姑宥汝汝若  
改過吾終不較久之又有重囚告佐慣枉人不  
聽訴者 上召士奇曰此必貴近犯法嗾囚傾  
佐佐去冀得倖免耳不治則三尺為贅物遂勅  
法司鞠之果得千戶臧清殺一家三人嗾此囚  
告佐 上立命誅之夫不直之本無不疾繩累  
者不良之人無不疾法度者官司清厲以法繩  
吏吏因而讎之世往往如此夫官以一耳目馭  
群吏群吏衆耳目以伺一人故每為所中顧佐  
受知 明主幾不免况其他乎近見京師諸吏  
胥如吏兵諸曹率父子兄弟更出迭入盤據為  
奸曹即自視反郵傳不若蘓文忠有言以急急  
求去之人馭老子長孫之吏欲毋為奸得乎詩  
云知而不已維昔然矣可嘆也

彭澤

彭澤嘉靖間官太常卿會吏部侍郎徐縉為國  
子生詹啟所訐澤遂謀代縉乃偽為縉書具黃  
精白臆遺內閣張孚敬以激怒之而因嫉孚敬

皇明小傳卷之四

六

去縉及縉斤吏部遂推澤代縉 上意欲用  
夏言澤遂謀傾言會行人薛侃見 上無嗣乃  
草疏請擇親王一人迎取入京司香疏具未上  
澤與同年偶見之謬加贊賞且曰願携歸細閱  
因而持白孚敬曰此侃疏出夏言筆也將上矣  
孚敬愕然密以聞 上澤乃詒侃曰相君見疏  
草深嘆忠愛胡不亟上侃猶豫孚敬復詰澤澤  
坐趨侃上之孚敬復密稱侃疏出夏言筆 上  
大怒命逮繫侃時 上御文華殿召孚敬問狀

書傳卷之四

七

對如密疏次召言示以侃疏問可否對曰陛下  
春秋富前星方耀安得此不祥語 上意其詭  
對命出待訊言出侃已械至群臣方會鞠言未  
知當鞠猶然就列時刑部尚書許讚都御史汪  
鉉以被論注籍孚敬趨令出比至孚敬首詰侃  
曰誰使爾為此侃曰我自為之誰使我者敬曰  
聞夏言主此胡不吐侃曰言雖同年久不通刺  
何得相誣侃初草此疏惟彭澤見之謂携白相  
君相君亟賞再四趨侃上侃乃上是相君固教

侃上也胡為妄及不相聞之夏言耶汪鉉從傍  
大言曰言實主之何飾稱無吾與爾矢對神發  
誓言不勝憤擊案大詈曰奸賊爾主此反陷忠  
良耶當與汝面奏孚敬怒趨入左掖門言排闥  
尾其後閤者不納孚敬乃入閤具奏言亦就史  
館草疏俱上頃之命逮言詔獄諭勿拷掠比再  
訊侃曰言實不知惟歐陽德黃宗明及弟僑見  
起草耳時給事中孫應奎葉洪面斥孚敬憮壬  
疏劾之孚敬乃奏逮德宗明僑應奎洪俱下獄

書傳卷之四

八

同訊明日復鞠侃五毒備至侃曰必欲投夏言  
請釋我繫矢諸天則可諸泣訊者縮不敢言獨  
戶部尚書梁材大理丞周鳳鳴論言無罪是日  
獄仍未決又明日甲寅慧出東井 上知言寃  
乃命司禮太監張佐出訊令孚敬坐閤中勿至  
訊所比訊彭澤見孚敬不在不敢復誣言侃對  
簿曰鍛鍊羅織非聖朝美事萬死萬死唯侃為  
之聖上至明不免為太傅誤如侃至愚宜其為  
彭澤誤佐等以聞晡時命釋言德宗明等明日

上詔群臣至闕下諭曰薛侃猖狂發言不諱法當重論彭澤狡詐交關口語且使輔臣亟于攻擊情犯甚惡當遣戍邊張孚敬昧有容之量專事忌嫉勒令致仕夏言實不預知然擊案誣詎亦宜有罪念受冤所激姑不問餘皆併釋于是彭澤戍山西侃納贖為民噫鄙夫志于富貴無所不至若彭澤者真其人執澤不過欲得吏部侍郎耳乃下石于徐縉設筭于薛侃借張孚敬之手以傾人即至于誤敬而不顧扼夏言之

皇朝傳奉高

九

嚴嵩

嵩分宜人 世宗朝官宰相典機務本朝稱奸相必首嵩嵩處尚書丁汝夔則猶其奸之最者先是北虜薄京城譟大同兵入衛以總兵仇鸞統之鸞怯而性狡會大同兵詭稱遼兵劫村落鸞遂不治京師人意其不遼兵而兵部尚書丁

汝夔山東人也故論者不謂仇鸞縱大同兵而誤疑汝夔以鄉曲庇遼兵時虜在城下鸞悍與戰乃故引兵遠出稱禦虜實與虜相左故城下之虜愈縱橫相嵩又陰諭汝夔謂我兵近城與虜戰即有敗初莫可掩飾姑聽其擄掠飽而去可幸無罪于是附京民被虜魚肉者皆怨汝夔怯不肯戰流聞大內 上震怒逮丁汝夔及侍郎楊守謙下獄立促刑部具爰書斬二人以狗彘當被逮時嵩恐其洩前語遣人諭夔曰無慮吾為汝地而陰反嗾 上行刑汝夔臨刑乃悟嵩詎已大呼曰奸嵩誤我夫嵩不過欲為歸罪計遂縱虜不與戰欲使飽去聞其被召入對亦但曰此搶食賊也飽即歸矣向非天佑 聖朝則一言喪邦即齏粉嚴氏可勝贖哉故人主慎論相若嵩者可畏亦可鑒也

皇朝傳奉高

十

周恂

恂之女適漢陰王徽銳為妃無子諸嫔妾亦皆無子及王疾革恂入問曰脫有不諱謂後事何

王因就詢問計恂曰請如陽翟呂君則無子而有子矣遂定議令兩宮詐娠候諸王問疾皆屬之曰趙氏孤在兩姬腹中敢以相累諸王唯唯及王薨恂乃以其乳子及他人子次第納宮中陽語人曰王有子比長俱冊封已而恂姻家仇恂發其事朝廷以為竊國奸雄不減大逆乃追降漢陰王為庶人賜其母死偽郡王皆死磔恂于市斬其妻妾吁富貴豈可以倖致哉薄功而厚饗之猶虞速禍况無功而欲以計攘人之國耶恂之剄尸妻子為肉皆自取耳

梁散人

散人逸其名挾術遊微王載瑜府中具悉王行事王所為多不法侵民間田園木石無數凡女子佳麗者輒奪為宮婢不當意則以予衛卒忤旨者或以啖虎豹及活閉棺中焚死所暱伶人縱使凌轢士夫時挾客微行鳳陽留都問散人以羽客出入王門下曾竊王所煉女癸詣京獻上上服之喜復見索散人不能繼貽書轉索

于王王怒曰我國自獻何乃假手於汝散人自是御王一日上從容問散人爾遊新安知王何如人散人前卻奏曰日者未諸事自遊留都還則大曉暢上愕然自是疑王會州民耿安有女在王宮被簪死安痛女非命走京師告王不軌窺留都鳳陽睥睨非分詔撫按勘覈果有狀上怒命削爵為庶人禁錮鳳陽邸王聞詔乃令其妃妾四十人俱麗粧經死王亦自經貨俱沒入官噫王所為固有亡國喪身之道然

散人實觸發其機可畏哉故君子慎所與處微獨諸侯王已也

劉金

金優人也隸楚府金有妓名宋么兒者聲色俱佳楚王顯榕姬之其世子英耀素淫縱既已私王宮人方三事覺王錮方三杖殺其使陶元燿明知其父與么兒暱乃亦暱么兒王怒欲杖殺劉金金度不免遂與其黨嗾世子曰殿下所為犯父王之忌罪在不赦與其坐而待斃盍若先

發制人事成即楚國皆王有何有于一妓而且  
有生之樂無死之憂願殿下圖之英耀善其計  
與金等軟血立盟圖殺父以脫已罪期定上元  
日舉事至期王召武岡王與飲移尊西室諸從  
者各分就食英耀乃舉炮為號劉金等分執銅  
瓜諸仗擊王中腦腦碎立死其黨仍鞭王尸曰  
更能殺我輩乎昇其尸入內寢收殮英耀與長  
史承奉等稱王中風暴卒而錮武岡王別室王  
從者挾門出告變撫按以聞 上詔司禮太監

皇明傳奉帝

三

駙馬都尉等官會撫按鞫之獄具告 廟斬英  
耀于市燔其尸凡與謀者皆磔之夫劉金奸人  
之細者也英耀誤聽其謀遂陷我父之罪身為  
灰燼然則奸人可遁哉

諂類

呂震

震仕永樂朝為禮部尚書性好諂遇事輒諂會  
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上召禮部翰林官問  
曰正旦日食應受賀否呂震對曰日食朝賀先

後不相妨儀智曰終是同日楊士奇曰元旦日  
食天變之大宋仁宗朝亦值此富弼請罷宴徹  
樂呂夷簡不從弼曰恐契丹行之為中國羞他  
日有自契丹回者言是日果罷宴仁宗深悔儀  
智言是 上曰這事呂家人說的都不中聽遂  
命免賀未久山東獻騶虞震又請表賀 上曰  
朕以時和年豐為瑞騶虞雖仁獸然無關民命  
其毋賀且諭之曰宋李沆有言人主當使知四  
方疾苦之事故遇水旱災變必奏比震退 上

皇明傳奉帝

古

目之曰是夫不學無術者也及 上再議北征  
夏原吉等謂宜且休息 上乃召方賓賓言糧  
餉不充復召原吉問邊儲幾何對曰居守之餉  
尚可支持大衆之糧未易卒辦且頻年師出戎  
馬器械費損不貲今宜養民俟其充盛惟 上  
所為况聖躬少安更須珍攝遠出非便 上不  
懌已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 上益怒召原吉  
籍其家與中等皆繫內官監獄賓懼自殺震因  
乘間諧三人請 上戮賓尸殺原吉等 上召

楊榮問原吉等平日何如人榮力言三人才薄不能仰副聖意則有之心實無他呂震言過上怒釋置不問久之仁廟登極在衰絰中呂震言喪服踰二十七日請遵遺命從吉上命廷臣議士奇准皆不可震乃固爭蹇義請兼二說上服素衣冠黑角帶群臣如之報可明日上衰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服餘皆從義等所定上召義原吉士奇諭曰呂震奏易服謂與卿等議定朕固疑之

皇朝小傳卷之四十五

及士奇廷爭乃知其詐夫梓宮在殯朕何忍易服張輔知禮六卿乃更不及至洪熙元年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殿朝群臣止奏樂先是震請曰陛下初御宇文武華夷諸臣朝貢者以萬數宜張樂受賀榮士奇勿攷准皆執奏不可時未得旨至夜二鼓上傳旨禮部懸樂不奏次日上召榮四人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執奏停樂極是夫君以受言為賢不受言則過日長臣以進言為忠不進言則忠日虧假如會朝從

震所請悔之何及賴卿同心遂免此失今後凡朕行有未當其悉盡言賜四人各鈔幣後宣德元年四月呂震以疾卒于官夫告子云有性不善孟氏闢之余觀文廟大臣若陳瑛與震殆真所謂性不善者瑛極毒遇物即螫震極佞啓齒皆誦瑛蛇蠍歟震媚佞歟然震遇問即欲殺死方賓殺活夏原吉蓋佞而又毒若夫瑛苦苦仇建文遺臣欲殺欲族無非結文廟懼心毒亦即所以為佞嘻兩臣真惡人哉瑛誅震善死幸不幸耳

皇朝小傳卷之四十六

李貫

貫建文朝登第第三人後仕成廟仍為修撰一日上命解縉審閱建文諸臣章疏凡關係兵馬糧儲吏道民事者留覽餘涉干犯者一切焚燬已而上顧縉曰爾等宜皆有疏衆未及對李貫獨曰臣實無有疏具在此可覆按也上曰爾以無疏為獨賢耶夫國勢傾側近侍之臣鉗口結舌惡得為忠朕非惡夫忠建文者惡



其導建文壞祖制者耳嗟嗟戰國說士論取再醮之婦曰在彼人所則欲其為許我者也今取之則欲其為詈人者也貫以建文第二名及第廿仕二君所謂許人者也欲其能詈人得乎自謂無疵本色面目畢露矣

### 黃珖

珖思明府士官景泰間以功屢陞廣西都指揮乃謀奪其嫡兄知府黃瑯祖職密遣刺客殺瑯等一家次日佯為聞變也者往赴尸所痛哭而

黃瑯傳卷之十

七

又故為摘盜狀以自掩飾未久事覺廣西撫按按治之當死珖計無可免度上欲易故太子未有其端于是詣闕上疏言父有天下傳諸子古今通義陛下紹大統數年于茲而青宮震器猶然未正非所以崇大本定大計此在遠夷尚且日夜冀儲位早端而况中國臣民乎願幸留意上久萌此念憚公議未發覽珖疏大喜遂命中官持示內閣仍賜內閣陳循等各金五十兩銀一百兩以開其口遂定議易英廟所立

故太子而自立其子為太子舉朝陞賞無數尚書王直嘆曰嗟嗟此何等事乃出西南夷罪累口其謂辱宗廟何珖會赦復職尋陞都督後英廟復辟珖仰藥死剖棺鞭尸其子政等皆伏誅

### 徐有貞

有貞仕景泰朝為左諭德以才自負然德不勝才亟于自見跡其遇合往往以諂干人當英廟北狩時貞謂北平王氣已盡宜南遷為太監

景泰傳卷之十

七

金英厭薄時有貞名程英遂記程名字以為不可用未久于謙為大司馬見柄任貞乃託謙求達于上轉祭酒謙乘間言之景帝曰徐程有才然心術不佳使他做司成教壞秀才心術遂不用謙亦不敢直述于貞貞心疑謙謂其不為已地久之貞伺陳循將柄用乃市玉帶一束筭祿命一冊往謁循自言善祿命預賀循當大拜因出所筆書及玉帶進曰此為兆也循喜無何循拜相貞又往候之循諭之口徐君徐君汝

嘆名累理問何也循曰內家習汝名理悟乃更  
今名有貞會治張秋河議舉能治水者循以有  
貞名上乃擢貞僉都御史其後治水有功景泰  
末附石亨奪門迎駕以功進內閣封武功伯旋  
敗噫若有貞者無他異能漢人有云具曉所言  
大抵教咸誦也

萬安

安眉州人 憲廟時為宰相專事容悅時萬貴  
妃寵傾後宮安認為同族結納萬氏兄弟與繼

蕭李汝省相比為奸黨同已者鋤異已者舉朝

九

側目 孝廟在東宮稔聞其為人會 憲宗賓  
天內豎于宮中得一小篋皆安前後所進春  
方 上見之遣太監懷安袖至閣下示安曰此  
宰相變理陰陽封事也安惶恐汗出言官因交  
章劾之安猶躊躇在位無去意懷恩令人摘其  
所懸牙牌曰請赴地下為先帝進時興房術安  
乃逡巡歸第比歸在道每夕望三台星冀幸復  
用其無耻如此先是有進士倪某者日進房術

媚安得選庶吉士又新安一吉士聞安陽痿自  
媒能治為煮藥洗之轉洗轉索乃笑曰太師見  
客解羞安亦笑曰吉士政不解羞其人後敗御  
史京師目之曰洗鳥御史噫宰相賣春御史洗  
鳥鄙夫無所不至信夫

貪類

吳中

吳中宣德間官工部尚書性嗜財積貲鉅萬置  
嬖妾數十人其妻剛正中嚴事焉凜不敢犯

宣廟傳卷之四

十

宣廟聞之嘗宴臣僚陰屬教坊扮戲嘲笑中優  
人扮大司馬點閣總戎等官內一人金兜鍪銀  
鎖甲跪階下司馬因事詰之其人叩頭曰奶奶  
見饒也罷司馬愈怒曰爾不呼老爺呼奶奶豈  
喪心耶其人答曰小將平日不怕老爺只怕奶  
奶左右因目之曰此是怕婦人的元帥 上大  
笑中亦知其嘲已然竟不敢有加于妻及一日  
受封誥迎置于家妻拜畢謂其子曰試為我朗  
誦一過誦訖問曰誥中語果出皇上抑翰林先

生代筆耶其子應曰亦翰林代筆耳其曰這翰林文章句句皆真子請曰何也答曰他道爾父事事好并不說清廩兩字豈非真言中聞之甚愧噫若中妻者性雖悍亦可謂責人以義者矣語曰棖也慾焉得剛中雖欲不怕婦人庸可得哉

### 汪巡撫

巡撫汪姓者逸其名直隸歙縣人嘉靖己丑進士累官至都御史巡撫湖廣性貪鄙無論其大

皇朝傳卷之百

王

即官衙所貯糠粃淘米汁必呼市民分給倍徵價値夫官至中丞非斗也擁全楚之大祿入非簡也而乃以細物剥民豈未讀孟獻子雞豚之戒耶余因噫古之貪吏有賦筭者散萬錢市筭萬箇民請輸筭乃曰寄養汝林待秋取之遂成萬竹因而計竹值徵十萬錢有賦雞卵者散萬錢市卵萬顆民請輸卵乃曰寄蓄汝家待秋取之遂成萬雞因而計雞值徵二十萬錢彼自謂巧于取民不知民亦非拙特制于上不敢不應

及至近世又有巧貪不啻賦筭與卵者聞一縣令嗜財無厭小民有犯必責贖贖一日坐堂上見一人尿屏牆下命隸持之曰爾犯不應當輸金二兩呼左右將撻焉其人曰幸赦予撻請即輸金遂解囊出金白令曰予罪應輸金二而予囊中金其數四願賜鑿鑿去其半令曰不須鑿爾往再尿可也因盡沒其金其人空手出亦不復尿噫若茲令者不猶巧于賦筭與卵者耶若夫糠粃米汁徵民如汪中丞者又其小者也

皇朝傳卷之百

王

### 酷類

#### 詹徵

詹徵武昌人同之子性殘忍用法好刻洪武中以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嘗陷太師李善長竟坐死又惡解縉為虞部郎王朝用草疏救善長并中縉危法初懿文太子惡徵刻嘗因錄囚欲有所出徵輒文附重法且密言于上謂太子妄有縱舍太子為囚白于上上執先入言謂太子曰爾所言者情也徵所持者法也太子因

言立國以仁厚為本 上不悅曰待汝做皇帝  
自為之太子懼因感疾卒謂建文君曰詹徽殺  
我及建文為皇太孫監徽錄藍獄徽詢王王不  
肯服徽叱王吐實無但株連王乃大呼曰徽實  
吾黨故欲促殺王恐相株連耳 上聞之命併  
鞫徽既服太孫令先斷徽手足戮于市人皆以  
為天道之報云

### 黃景隆

景隆為江西吉安府知府性殘酷杖殺百姓凡  
三百八十人巡按御史沃類特章疏之 憲宗  
覽疏詫曰景隆所殺人何多也豈漢屠伯復出  
耶胡不鑒許聰蓋先是吉郡知府許聰未久以  
酷誅遣官往勘虛實比回奏景隆所杖殺更浮  
于巡按所奏之數遂命逮隆至京磔誅之按向  
者許聰之死隆為郡丞曾助一臂之力至是隆  
復爾尸暴于市虫出于膚如蟻無憐而收之者

### 楚令

楚長沙有以歲薦起家仕為蜀中知縣者其人

揮霍敏幹所期立就縣務井井甚有能聲然而  
以酷濟貪世所罕見余曾于縉紳間聞其行事  
甚詫駭已于縣中晤侍御方麓宋公公蜀人也  
向余譚前令三數事余聽之不覺髮上指冠嘆  
曰此楚之禱杭也按令涖縣五年所罰贖錢凡  
五六萬大都嚴刑迫之他不具悉聞其民間一  
貧婦新寡再醮為活里人謂其服內嫁夫質諸  
令令呼其夫笞之數十責輸贖金三兩無何他  
里人質其事于令凡三次乃三罰皆三兩是夫  
已鬻所有恒產無可奈何最後一人又質之又  
罰三兩其夫無產可鬻乃語婦曰罰金無輸我  
且死棒下爾盍他適可得數金完贖我與爾皆  
得不死妻泣曰君所以鬻產為妾也產破而妾  
又去此心何忍誓死不他適夫乃操刀自割勢  
曰因此乃娶妻耳割後令所遣催贖者適至見  
其流血淋漓昏眩絕倒問得前故乃以礦灰醺  
其物而葉裹之曰非是不能取信于今比至今  
所以其事白令令曰爾誑我耳其人自神中出

其物示令亦不為動責使復催竟致其夫鬻所娶婦完贖乃已又有所墮庖人者軍丁也欲強與歸庖人不肯乃曰吾為爾娶佳婦適暮夜自他所歸見縣外有夫妻詬詈者輒喚之鞠曰爾婦必與人淫故夫詈爾律應離異夫婦叩頭曰偶以小故相詈安得有此又安得言離令嚴刑驅之謂不離且死至明日婦負其三歲兒于背與夫牽拽而前欲以感動令令亦不為動但曰兒付其夫婦留署中以配吾庖丁也于時夫

婦痛哭舉堂皆哭令亦不為動竟離異庖人因而有其妻焉令曾適一寺僧俱他往止小行者三數輩守宅令曰爾能誦經乎行者曰能命之誦皆薦亡往生諸呪令以為詛已也亟喚其師責而杖之各數十罰稱五十石僧迫于此乃鬻寺中古木數十株輸金代粟已而其僧語人曰我何罪令無故罰我我必告諸監司令聞亟持其僧二人各杖五十下獄戒禁卒母子食越數日不死令恨禁卒卒語二僧曰盍自為計否

者我且為兩君殉矣二僧不得已以繩繫頸彼此相背牽曳而死縣中有孝廉某者素為令所厚孝廉偶謁撫院撫院曰縣令佳乎孝廉具述令不佳狀撫院以語令令乘孝廉赴公車以他事持其寡姊立朴殺之比孝廉歸鳴于當路令竟無恙擢黔中知州去余曰令若此矣而擢宋公曰彼攘金凡五六萬以其半自潤以其半結客買聲名奚而不擢嗟乎世無天道則已苟有天道若此令者其子孫不知食何等果報余聞

之諱其姓名紀其事蘓老泉云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使夫人觀之則面熱背汗食不下咽且無彰之庶幾有悔乎夫悔則無及已抑亦使他人觀之有所鑒焉而不至以身為禱杭也若令之姓名則蜀中人人知之余雖為諱不勝諱也

明十六種小傳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江盈科撰盈科字進之號緣蘿山人湖廣桃源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四川提學副使是書採輯明代軼事分四綱十六目一曰四維分忠孝廉節四目二曰四常分慈寬明慎四目三曰四奇分隱怪機俠四目四曰四凶分奸諂貪酷四目大抵委巷之談自序曰因閩國乘摘出三百餘年新異事者妄也如方孝孺之滅族由殺蛇之報國史安有是事哉其分配諸目如薛瑄入節類于謙入廉類姚廣孝姊入隱類亦往往無義例也



汪應蛟  
陳大道  
一卿寺三人  
劉道隆  
滿朝薦  
楊漣  
一翰林七人  
李騰芳  
劉鍾英  
文震孟

鄭鄤  
縉昌期  
姚希孟  
錢謙益  
一臺諫十六人  
惠世揚  
周朝瑞  
熊德揚  
魏大中  
侯震陽

蕭基  
毛士龍  
楊鶴  
焦源溥  
周宗建  
左光斗  
李日宣  
方震孺  
江東謙  
李希孔

王允成  
一部署二人  
顧大章  
向日升



朝廷設臺省之臣職司風憲紀綱涉明黜幽以主持公論乃不為獬豸之擊邪反為窮奇之噬正是何異京下悖確敢于指斥司馬蘇呂輩為邪黨異世同符有如此

郭壞封疆錄

給事中郭鞏者先以劾廷弼被謫廷弼敗復官遂深結忠賢知忠賢家惡宗建乃疏劾廷弼因詆朝臣之薦廷弼者而宗建與焉南京御史涂世業和之宗建憤因疏駁世業語侵鞏扶其結納忠賢事鞏亦憤上疏數千言詆宗建益力并及劉一燝鄒元標周嘉謨楊漣周朝瑞毛士龍方震孺江秉謙熊德陽輩數十人悉指為廷弼逆黨天啓三年二月宗建抗疏言內臣魏忠賢曾於去歲指名劾奏忠賢無一日忘臣惟鞏素相暱可驅使乘鞏入都喉

以傾臣并諸異己鞏乃劾為大幽小幽之說把持察典編廷臣數十人姓名為一冊思一冊中之又為匿名書投之道左羅織五十餘人是察典不出於朝廷乃鞏及忠賢之察典也鞏直道在人鞏說不行始別借廷弼一罪陷之鞏又笑臣與王安有何瓜葛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乎鞏即心暱忠賢何至北首公滅私章連劉一燝周嘉謨楊漣輩謂盡安黨明史葉周宗建列傳

襄垣封疆錄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魏應嘉撰應嘉興化人萬厯戊戌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是書前有應嘉自序稱取劉方壺所臚列未盡者具名於左皆天啟中諸臣之不附魏忠賢者也其詞狂謬之甚所列執政一人司禮大璫一人部堂五人卿寺三人翰林七人臺諫十六人部署二人書後有跋不知何人所作詆應嘉爲京卜悖確然應嘉依附奄黨代爲搏噬觀其自序殆不知世有廉耻事實京卜悖確之所不爲者也

# 東林點將錄一卷

〔明〕王紹徽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宣統間長沙葉氏邵園刻雙株景閣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林點將錄一卷》提要

東林點將錄 據文孫符撰先撥志始

點將錄舊傳爲王紹徽所作而同志錄未見抄傳或是韓敬因紹徽原本而增改之者耶

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尙書李三才

總兵都頭領二員

天魁星及時雨大學士葉向高

掌管機密軍師二員

天機星智多星左諭德繆昌期

天間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

協同參贊軍務頭領一員

東鋒

地機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郎顧大章

正先鋒一員

天殺星黑旋風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

左右先鋒二員

天暗星青面獸浙江道御史房可壯

地周星跳澗虎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馬軍五虎將五員

天勇星大刀手左都御史楊漣

天雄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

天猛星霹靂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揚

天威星雙鎗將太僕寺少卿周朝瑞

大立星雙鞭將河南道御史袁化中  
馬軍八驃騎八員

天英星小李廣福建道御史李應昇

天捷星沒羽箭陝西道御史蔣允儀

天空星急先鋒山東道御史黃尊素

天退星插翅虎浙江道御史夏之令

天凶星沒遮欄吏科給事中劉宏化

天滿星美髯公刑科給事中解學龍

地獨星毛頭星刑科給事中毛士龍

地鎮星小遮欄工科給事中劉懋

總探聲息走報機密頭領二員

東錄

天速星神行太保尚寶司丞吳爾成

地速星中箭虎光祿寺少卿丁元薦

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

地囚星旱地忽律廣西道御史游士任

掌管錢糧頭領二員

天富星撲天雕禮部主事賀煊

地狗星錦毛犬尚寶司卿黃正賓

定功賞罰軍政司頭領二員

地正星鐵面孔目左僉都御史程正己

地奴星催命判官左通政涂一棣

掌管行刑劊子手頭領二員

地損星一枝花禮部尚書孫慎行

地平星鐵臂膊刑部侍郎王之榮

捧把帥字旗將校一員

地賊星鼓上阜內閣中書汪文言

守護中軍大將十二員

天壽星混江龍大學士劉一燝

天微星九紋龍大學士韓爌

地短星出林虎大學士孫承宗

地轉星轉一立地太歲吏部尚書周嘉謨

地角星獨角龍吏部尚書張問達

天傷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鄭元標

東錄

天貴星小旋風右都御史曹子汴

地軸星轟天雷禮部尚書王圖

天牢星病關索刑部尚書喬允升

地強星錦毛虎工部尚書馮從吾

地巧星笑面虎吏部左侍郎陳于廷

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諭德錢謙益

四方打聽遞接來賓頭領十二員

地明星鐵笛仙戶部左侍郎鄭三俊

地壯星母夜叉禮部右侍郎張鼎

地妖星摸著天光祿寺少卿史記事

地全星鬼臉兒光祿寺寺丞李炳恭

地文星聖手書生翰林院修撰文震孟  
地闊星摩雲金翅翰林院檢討姚希孟  
地陰星母大蟲翰林院檢討顧錫嘯  
地異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鄧鄭  
地滿星玉旛竿吏部員外郎周順昌  
地獸星紫髯伯吏部員外郎張光前  
地惠星一丈青吏部員外郎孫必顯  
地暗星錦豹子禮部主事荆養喬  
馬步三軍頭領四十六員

天慧星拚命三郎刑部尚書王紀  
天孤星花和尚兵部左侍郎李瑾

東錄

天暴星兩頭蛇兵部右侍郎孫居相  
地勇星病尉遲兵部右侍郎李邦華  
地惡星沒面目兵部右侍郎劉策  
地佐星小溫侯兵部右侍郎何士晉  
地奇星聖水將戶部右侍郎陳所學  
天哭星雙尾蝎左副都御史孫鼎相  
天佐星金鎗手右僉都御史徐良彥  
地刑星菜園子右僉都御史周起元  
地醜星石將軍右僉都御史張鳳翔  
地火星獨火星右僉都御史朱世守  
地巧星玉臂匠右僉都御史程紹

四

地暴星喪門神右僉都御史王治  
地健星險道神右僉都御史李若星  
天異星赤髮鬼左通政司劉宗周  
地俊星鐵扇于大理寺少卿章藩  
地定星小霸王太常寺少卿韓繼思  
地會星神算子太常寺少卿趙時用  
地佑星養仁貴太常寺少卿李應魁  
地闊星火眼狻猊太常寺少卿程註  
地稽星操刀鬼光祿寺少卿沈應奎  
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夏嘉遇  
地走星飛天大聖吏部郎中郝維璉

東錄

地察星青眼虎吏科給事中陳良訓  
地煞星鎮三山兵科給事中甄淑  
地雄星井木犴戶科給事中郝士膏  
地傑星醜郡馬兵科給事中沈惟炳  
地幽星病大蟲戶科給事中薛文周  
地孤星金錢豹子兵科給事中蕭基  
天罪星短命二郎湖廣道御史劉芳  
天敗星活閻羅江西道御史方震孺  
地僻星打虎將山東道御史李元  
地微星矮腳虎福建道御史魏光緒  
地捷星花項虎四川道御史練國事

五

地威星百勝將河南道御史謝文錦  
地數星小尉遲雲南道御史李日宣  
地猛星神火將貴州道御史張愼言  
地樂星鐵叫子山東道御史劉思誨  
地伏星金眼彪湖南道御史劉其忠  
地隱星白花蛇河南道御史楊新期  
地耗星白日鼠湖廣道御史劉大受  
地遂星通臂猿山西道御史侯恂  
地靈星神醫手雲南道御史胡良機  
地魔星雲裏金剛四川道御史宋師襄  
地理星九尾龜河南道御史熊則禎

東錄

六

鎮守南京正將一員

地煞星混世魔王操江右僉都御史熊明遇

分守南京汎地頭領六員

天竟一作天平星船火兒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允成

天損星浪裏白跳南京吏部郎中王象春

地英星天目將南京江西道御史陳必謙

地進星出洞蛟南京山西道御史黃公輔

地退星翻江蜃南京四川道御史萬言揚

地劣星活閃婆南京工科給事中徐憲卿

天啟四年甲子冬歸安韓敬造

按天罡地煞之名計氏北略所載天罡星李三才等有

名者僅九人地煞星顧大章等有名者僅四人而以青面獸屬左光斗金眼彪屬魏大中亦與此不同此則青面獸爲房可壯金眼彪爲劉其忠而左光斗則豹子頭魏大中則黑旋風且青面獸爲天暗星亦非地煞也惟某氏遺愁集所載天罡地煞之名較詳其略言王紹徽爲忠賢乾兒官至吏部尙書進退一人必稟命于忠賢時稱王媳婦嘗造點將錄獻之忠賢忠賢閱其書嘆曰王尙書嫵媚如閨人筆挾風霜乃爾眞吾家之珍也其稱東林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戶部尙書李三才總兵都頭領天魁星呼保義大學士葉向高天罡星王麒麟吏部尙書趙南星掌機密軍師天機星智多星右諭

東錄

七

德繆昌期天間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協同參贊軍務頭領地魁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顧大章掌管錢糧頭領天富星撲天雕禮部主事賀煥地狗星金毛犬尙寶司少卿黃正賓正先鋒天殺星黑旋風吏科給事中魏大左右先鋒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鄒維璉地走星飛天大聖浙江道御史房可壯五虎將天勇星大刀手副都御史楊漣天雄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天猛星霹靂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揚天威星雙鞭手浙江道御史袁化中天立星雙鎗將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又所列李應昇蔣允儀解學龍吳爾成孫慎行陳于廷錢謙益文震孟方震孺徐憲卿鄭三俊毛士龍夏

嘉週周順昌何士晉趙時用等皆南直人也按文氏此編一百八人全具意卽照點將錄之原本錄出者證之遺愁集所載惟左右先鋒二員一爲房可壯一爲周宗建與遺愁集以爲鄒維璉房可壯者異又以維璉爲地走星夏嘉週爲地飛星與遺愁集以維璉爲地飛星房可壯爲地走星者亦異其餘悉同攷之水滸傳所謂一百八人者除開山元帥數之今文氏所載合開山元帥共一百九人正與水滸合惟天罡星少一人地煞星多一人蓋立地太歲水滸作天劍星此誤作地劍耳至青面獸本係天暗星計氏誤入之地煞此傳寫之繆當以此編與水滸傳合者爲正

東錄

東林點將錄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王紹徽撰紹徽陝西咸寧人萬曆戊戌進士官至吏部尙書事迹具明史闕黨傳其書以水滸傳晁蓋宋江等一百八人天罡地煞之名分配當時縉紳今本缺所配孔明樊瑞宋萬三人蓋後人傳寫佚之卷末有跋稱甲子乙丑於毘陵見此錄傳爲鄒之麟作所列尙有沈應奎繆希雍二人與此本不同蓋其時門戶蔓延各以恩怨爲增損不足爲怪又稱許其孝陳保泰楊春茂郭鞏四人後列逆案不知何以廁名或作此書時四人尙未附忠賢耶閻若璩潛邱劄記亦有與王宏撰書曰頃問點將錄果出貴鄉王紹徽手否先生以此書實出阮大鍼王偶失闕歡謀所以解之術於阮阮授以是書而王上之而世遂以名之細思之殊不然兒時讀點將錄記沒遮欄穆宏乃大鍼豈有自作此錄而竄入己姓名者云云則當時已傳聞異詞然崇禎欽定逆案以此錄屬之紹徽於時公論方明諒非誣蟻明史本傳亦以此書屬紹徽然則輾轉傳寫雖或有竄改其造謀之人要終不能以浮詞他說解也

東林籍貫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李文田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林籍貫

一卷》提要

東林籍貫

北直八人

孫承宗

趙南星

呂兆熊

孫昌齡

劉廷棟

郭肇

丁乾學

張文熙

南直四十三人

繆昌期

錢謙益

孫慎行

陳于廷

鄭三俊

畢懋良

董其昌

高攀龍

明

撰

人

明





左光斗  
 吳用先  
 何士晉  
 畢懋康  
 姜志禮  
 曾師援  
 錢春  
 吳爾成  
 倪應春  
 薛敷政  
 許譽卿  
 解學龍  
 王心一  
 周宗建  
 夏嘉遇  
 程國祥  
 毛士龍  
 李應昇  
 蔣允儀  
 趙時用

賀垠  
 顧大章  
 方孔炤  
 沈正宗  
 文震孟  
 李凌雲  
 游漢龍  
 吳炯  
 史孟麟  
 鄭野  
 姚希孟  
 方有度  
 方震孺  
 姜士昌  
 賀學仁  
 浙江十一人  
 朱國禎  
 喻安性  
 丁元薦  
 周汝登

胡琳 陶崇道 魏大中 黃尊素 李日華 岳元聲 方達年 江西十六人  
 鄒元標 李邦華 饒伸 吳仁度 鄧漾 謝應祥 徐良彥 鄒德泳 黃龍光 鄒維璉 熊明遇 朱吾弼

徐紹燦 帥眾 熊明夏 李日宣 湖廣二十人 羅喻義 周嘉謨 陳所學 楊連 朱光祚  
 韓光祐 陳以聞 王佐 傅洲訓 孟習孔 沈惟炳 胡永順 游士任 程註 周應期

段然 鍾惺 袁中道 胡應台 魏說 河南七人 蔡毅中 喬允升 彭端吾 熊奮渭

周汝弼 練國事 馬之駿 福建五人 葉向高 董應舉 周起元 徐一棻 李炳恭 山東十三人

王象乾 畢自嚴 張鳳翔 劉策 柳佐 王洽 宋盤 翟鳳耕 程紹 史永安

房可壯 袁化中 王象春 山西十五人 韓爌 孫居相 程正巳 魏雲中 孫鼎相 尹同昇

張鳳翔 字伯敬 江蘇武進人 萬曆進士 官至太僕寺卿 卒諡文忠

張光房  
魏光緒  
趙廷慶  
張光前  
荆養喬  
姚鏞  
潘文  
潘雲翼  
李成名  
陝西十八人

王國楨  
王之棠  
馮從吾  
南居益  
武之望  
惠世揚  
劉復初  
韓繼思  
麻僖

史記事  
劉懋  
劉芳  
王淵沐  
薛貞  
張繼孟  
李一鰲  
趙老  
四川五人  
歐陽調律

王祚昌  
王仕杰  
孫之益  
吳良輔  
廣東一人  
曾陳易  
雲南一人  
王元翰  
貴州一人  
王祚遠

謝雲漢定稿近得十九人薛貞陝西籍人年已八十餘

香樹齋筆記天啓中北直黨林朋黨錄天啓中北直黨林朋黨錄天啓中北直黨林朋黨錄

東林籍貫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列北直八人南直四十一人浙  
江十一人江西十六人湖廣二十人河南七人福  
建五人山東十三人山西十五人陝西十八人四  
川五人廣東雲南貴州各一人其北直郭鞏陝西  
薛貞後皆名麗逆案是又當考其究竟不當以一  
時之記錄爲斷矣

案此書及東林同志錄東林朋黨錄天鑒錄  
盜柄東林夥皆天啓中書其作者雖不可考  
要皆萬厯時舊人也今附諸魏應嘉王紹徽  
後從其類也



# 東林同志錄一卷

不著撰者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崇文書局刻正

覺樓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林同志

錄一卷》提要

東林同志錄 補點將錄

政府六人

葉向高 劉 燾 韓 爌 吳道南

孫承宗 朱國禎

詞林十九人

孫慎行 王 圖 公 鼐 繆昌期

錢謙益 蔡毅中 翁正春 錢士升

盛以宏 李 標 郭 潛 文震孟

侯 恪 姚希孟 南師仲 鄭 鄭

酌中志餘 卷上

舌

方逢年 顧錫疇 趙秉忠

部院五十七人

李三才 趙南星 王 紀 高攀龍

鄒元標 余懋衡 畢懋良 曹于汴

周嘉謨 張問達 王象乾 陳子庭

楊 誼 苗應舉 左光斗 王之寀

鄒三俊 孫居相 王國禎 張鳳翔

李邦華 劉 策 喬允升 饒 伸

馮從吾 呂仁慶 吳用先 何士晉

朱光祚	周起元	周希聖	李成名
魏說	南居益	畢懋康	鄧漢
程正巳	謝應祥	韓光祜	徐良彥
朱槃	汪道亨	魏允中	孫鼎相
武之望	石崑玉	岳元聲	葉茂才
李瑾	李若星	熊明遇	趙彥
丁賓	解經邦	張我楨	鍾羽正
沈傲灼			

卿寺七十三人

酌中志餘 卷上

五

顧憲成	吳達可	于玉立	姜士昌
姜志禮	涂榛	翁憲祥	惠世揚
丁元薦	陳以問	程註	劉復初
柳德詠	陳宗器	錢春	麻禎
史紀事	張光前	吳爾成	史永安
黃龍光	章嘉禎	傅淑訓	孟習孔
吳亮	周道登	胡琳	薛敷教
遂中立	沈應奎	王佐	吳良輔
徐夢麟	朱吾炳	李炳恭	史夢麟

王時熙	胡忻	曠鳴鸞	姚鏞
彭瑞君	潘文	陳幼學	潘雲羽
劉元珍	趙昌運	鮑應熬	金士衡
霍守典	周朝瑞	陳大綬	洪文衡
王命新	傅振商	劉憲龍	曾回升
濮中玉	侯執蒲	朱萬春	顧際明
劉定國	陳一元	周爾發	陳伯友
馬孟禎	何棟如	文翔鳳	王玉立
劉惟忠	曾陳易	呂炯如	陳所學

酌中志餘 卷上

五

傳宗華

臺省七十六人

魏大中	陶崇道	熊奮渭	沈惟炳
解學龍	魏光緒	劉懋	房可壯
袁化中	毛上龍	李應昇	劉芳
趙延慶	翟學程	黃尊素	周汝弼
湯兆京	蔣允儀	李喬奇	練國事
游士任	周宗建	方有慶	李日宣
方震孺	李希孔	李元	郝士膏

卽中志餘卷上

毛

李遇知	張慎言	黃公輔	涂世集
萬言揚	張繼孟	王允成	侯恂
劉璞	陳必謙	楊建烈	楊維新
張雲鵬	鄭宗周	馬鳴起	喬永詔
宋師襄	馬鳴世	沈應時	薛大中
劉廷佐	蕭基	甄淑	劉之待
張宏化	劉思誨	謝奇舉	陳奇瑜
劉漢	譚錯	徐正芳	汪懷德
錢一本	潘之祥	孫振基	蔣貴
史學遷	霍鏌	張養德	王基洪
采肅	顧士奇	許譽卿	孫之益
劉大受	帥眾	胡士奇	樊尙環
邵曹四十一人			
王象春	鄭振先	劉永澄	李樸
夏嘉遇	鄒維璉	于孔兼	王士驥
張光前	馮時來	王則古	王士杰
劉廷諫	程國祥	賀煥	荆養奇
沈正宗	段然	王元翰	諸壽賢

卽中志餘卷上

宋

方一藻	方孔照	王淑泮	楊金通
涂紹炏	周顯昌	孫必顯	袁中道
臧照如	惠承芳	蔣宏憲	張篤敬
周應期	周廷侍	張懼芳	薛敷教
劉榮嗣	劉定國	李一鰲	王凝祥
熊明夏			
潘泉郡邑二十六人			
顧大章	吳正志	尹仲	韓萬象
鍾惺	陸大受	陸完學	劉可法
盛萬年	顧國寶	錢大復	以子貴松江人
三錢	李作	黃一鵬	邱懋煒
通譜	古	錢士晉	樊玉家
盧化鰲	康元穩	施天德	陳一教
周泰峙	陶挺	李若愚	沈惟堡
貲郎武弁山人二十一人			
吳養春	汪文言	黃正賓	賀學仁
許念敬	沈儼烜	陸基志	茅維
茅元儀	王鍾龍	臧煦如	汪宗孝



張懋忠 黃衍相 顧大猷 汪鏞

張思任 變易姓名見在宜興張州經

孟淑孔 周大成 陸基恕 平湖人

十二人滿屏人護國保佑楊左諸人無患

東林同志錄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題下註曰續點將錄所列政府韓

嶺以下六人詞林孫慎行以下十九人部院李三

才以下五十七人卿寺顧憲成以下七十三人臺

省魏大中以下七十六人部曹王象春以下四十

一人藩臬郡邑顧大章以下二十六人贊郎武弁

山人吳養春以下二十一人

# 東林朋黨錄一卷

不著撰者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崇文書局刻正

覺樓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林朋黨

錄一卷》提要

## 東林朋黨錄

趙南星處已甲辰北直高邑人

張問達處已癸未陝西涇陽人座師陳長祚

葉向高籍回癸未福建福清人座師陳長祚

孫慎行處已乙未南直武進人座師陳繼禮潘洙

余懋衡處已壬辰南直婺源人座師焦竑

王紀處已己丑山西芮城人座師徐應聘

鄒元標處已丁丑江西吉水人

喬允升籍回壬辰河南洛陽人座師周應賓

## 酌中志餘卷上

七

馮從吾處已己丑陝西長安人座師徐應聘

楊漣處重丁未湖廣應山人座師趙師聖

左光斗處重丁未南直桐城人座師李膺昌

汪道亨處已癸未人座師韓世能

曹于汴處已壬辰山西安邑人座師鄒德溥詹任祥

陳于廷處已己未南直宜興人座師傅新德

孫居相處已壬辰山西沁水人座師張尙學

王之宗處已辛丑陝西朝邑人座師朱之蕃

鄭三俊籍在戊戌南直建德人座師項應祥

劉策已辛丑山東武定人座師朱之蕃

饒伸同籍癸未江西人座師陳長祚

王圖已丙戌陝西耀州人座師趙用賢

葉茂才已丑南直無錫人座師楊起元

李邦華已甲辰江西吉水人座師曾可前

蔡毅中同籍辛丑河南光山人座師張主敬趙用先

何士晉已戊戌南直宜興人座師李騰芳

周起元辛丑福建海澄人座師孫如游

程正己已丁未山西長治人座師趙師聖

酌中志餘卷上

八

徐良彥已戊戌江西新建人座師韓熾

魏雲中同籍辛丑山西武鄉人座師趙師聖

翟鳳翀同籍甲辰山東益都人座師顧起元

李若星已甲辰河南息縣人座師王鏡宗

宋榮同籍辛丑山東人座師鄧世龍

畢懋康已戊戌南直歙縣人座師劉生中

李成名在籍甲戌山西太原人

繆昌期已癸丑南直江陰人

錢謙益已庚戌蘇州常熟人

文震孟級壬戌蘇州長州人座師周希令

涂一榛已甲戌福建鎮海人座師馬大儒

劉宗周已辛丑浙江山陰人座師孫如游

惠世揚已丁未陝西清澗人座師王學

程註已庚戌湖廣孝感人座師駱從宇

霍守典已庚戌山西沁州人座師張邦紀

錢春已甲辰常州武進人座師莊天合楊廷槐

史紀事已己未陝西渭南人座師傅新德

張光房已辛丑山西澤州人座師高承祚

酌中志餘卷上

九

徐夢麟在籍丙戌南直宣城人座師馮琦

李炳恭同籍甲辰福建閩縣人座師趙秉忠

丁元薦同籍丙戌湖州長興人座師楊起元

吳爾成同籍甲辰南直青浦人座師張問達

王時熙已辛丑江西南昌人座師侯光春鄧史歷僕少以癸死子錄定

陳伯友已辛丑山東濟甯人座師朱之蕃

周朝瑞已丁未山東臨清人座師耿廷柏

沈應奎同籍舉人南直武進人座師商周祥

魏大中已丙辰浙江嘉善人座師商周祥

郝士膏陝西郿縣人 座師李養正

李遇知處已庚戌陝西洋縣人 座師彭汝霖

張慎言處已庚戌山西陽城人 座師施鳳來

解學龍處已癸丑揚州興化人 座師龔三益

毛士龍處已癸丑南直宜興人 座師莊祖誥

楊維新處已未陝西人 全前

劉懋處已癸丑陝西臨潼人 座師周日序

徐憲卿處未癸丑南直太倉人 座師周炳謨

房可壯處已甲辰山東益都人 座師顧起元

酌中志餘 卷上 十

袁化中處已丁未山東武定人 座師耿庭柏

楊建烈處未癸丑陝西人 座師劉定國

劉璩處已舉人山東益都人

王允成處已舉人山西陽城人

魏光緒處已癸丑山西武鄉人 座師李養正

李應昇處已丙辰南直江陰人 座師張瑞圖周延儒

劉芳處已丙辰陝西渭南人 座師韓文煥

翟學程處已舉人山西人 座師周士顯

黃尊素處已丙辰紹興餘姚人 座師韓日繼

張鵬雲丙辰山西陽城人 座師韓日繼

蔣允儀丙辰南直宜興人 座師李標馬

李元丙辰陝西同州人 座師李標馬

鄭宗周丁未山西沁水人 座師李騰芳

游士任庚戌湖廣嘉魚人 座師朱世守

李日宣癸丑吉安吉水人 座師周日序

黃公輔丙辰廣東新會人 座師唐大章

陳必謙癸丑蘇州常熟人

萬言揚舉人湖廣孝感人

酌中志餘 卷上 十一

張繼孟處未已未陝西扶風人 座師吳亮嗣

張光前處未庚戌山西澤州人 座師雷思霽

程國祥處已甲辰南直歙縣人 座師全天敘

鄒維璉處已丁未江西新昌人 座師周道登

孫必顯處已丙辰陝西潼關人 座師聶心湯

賀世壽處已庚戌南直丹陽人 座師胡應台

顧大章處已丁未南直常熟人 座師靳于中

王元翰處已辛丑雲南甯州人 座師雷思霽

荆養喬處已乙未山西臨晉人 座師唐文獻

劉時俊處戊戌四川人座師韓燭

黃正賓處粟監南直休甯人

沈正宗處丁未南直吳江人座師靳子中

王象春處庚戌山東新城人座師王家植陳五昌

王命新處庚戌山東汶上人座師雷思需

酌中志餘卷上

十三

東林舊從

顧秉謙處乙未蘇州崑山人座師董元學

朱延禧處乙未人座師鄒德薄

吳用先處壬辰南直桐城人座師周應賢

熊明遇處辛丑江西進賢人座師郭昌

胡應台處戊戌湖廣瀏陽人座師吳道南

周希聖處己丑湖廣零陵人座師李廷機

吳仁度處江西人座師蔣時馨

朱光祚處乙未湖廣江陵人座師蔣時馨

酌中志餘卷上

十三

李先品處己未陝西人座師湯東明

王洽處甲辰山東臨邑人座師張文光

謝應祥處辛丑江西吉安人

南居益處辛丑陝西渭南人座師朱之蕃

韓光祐處戊戌湖廣人座師史繼階

孫鼎相處戊戌山西沁水人座師劉厚樞

姚希孟處己未南直長州人

周延儒處癸丑南直宜興人座師張延登

潘雲翼處癸丑山西甯化人座師郭尙友

霍 鎮處已丙辰山西馬邑人座師李標馬之

喬應甲級降庚戌山西介休人座師王家植陳

李喬嶠處已舉人陝西高陵人

周汝弼外轉丙辰河南商城人座師成基命

樊尙璟降在籍丙辰江西進賢人

宋師襄級降丙辰陝西耀州人座師李標馬之

馬鳴世處未丙辰陝西武功人座師張邦紀

方震孺處已癸丑南直壽州人座師何如寵

沈應時外轉未處癸丑南直無錫人座師郭尙友

酌中志餘 卷上

陶崇道級降庚戌浙江會稽人座師孫承宗曹

涂世葉處已丙辰江西南昌人座師韓文煥

薛大中處未外轉庚戌人座師孫承宗曹

暴謙貞處未癸丑山西人座師周炳謨黃

甄 淑處已庚戌湖廣黃岡人座師王家植陳

魏應嘉處未甲辰南直興化人

僕中玉雜丁未南直舒城人座師靳于中

曠鳴鸞級降丁未江西廬陵人座師李鼎昌

朱萬春故已辛未南直無爲人座師孫如游

陳一元處已辛丑南直建德人座師王士首

陳以問處已丁丑湖廣麻城人座師益以宏碩

麻 禧處已丁未陝西慶陽人全河

逆馮三元處未庚戌人座師駱從宇

高 推處丁未北直人座師高拱極

韓萬象處已辛丑山西太原人座師唐文獻

馬孟禎在籍處戊戌南直桐城人座師劉正中

趙連昌在籍丁未陝西臨潼人座師黃國鼎

劉憲龍處已壬辰浙江慈谿人座師馮 琦

酌中志餘 卷上

吳良輔在籍甲辰四川人座師全天敘

姚 鏞在籍辛丑山西人座師王士晉

蕭 基處未癸丑江西人座師錢象坤

金士衡在籍壬辰南直長洲人座師全天敘

顧際明在籍已丑浙江烏程人座師陸可教

范鳳翼處已戊戌南直通州人

張篤敬處已辛丑河南扶溝人座師侯光春

周順昌處已癸丑南直吳縣人座師黃士晉

段 然處已乙未湖廣江夏人座師薛三才

2072216

S  
Z121.5

東林朋黨錄一卷 江蘇巡撫  
孫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載趙南星等九十四人後列東  
林脅從顧秉謙等五十三人各繫以科分籍貫座  
主姓名而註以已處未處及在籍現任字考明史  
閩黨傳稱盧承欽餘姚人由中書舍人擢御史請  
以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內魏忠賢大喜敕所司  
刊籍凡黨人已罪未罪者悉編名其中後承欽官  
至太僕寺少卿云云此書中已處字與所言已罪  
未罪相合其是時之官本歟



ZW 21181888513977